

中國歷代名著全譯叢書

宋詩精華錄全譯

(上)

(修訂版)



中華人民共和國出版規劃重點項目
中宣部精神文明建設五個一工程獎

陳衍 選編 沙靈娜 陳振寰 注譯

貴州出版集團
貴州人民出版社

VISIT...

LANZAROTE
Caliente.COM

目 录

前言

卷一

帝羆 一首

在燕京作

徐铉 一首

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钱惟演 一首

对竹思鹤

杨徽之 一首

寒食寄郑起侍郎

郑文宝 一首

阙题

李昉 一首

禁林春直

寇准 一首

春日登楼怀归

晏殊 二首

示张寺丞王校勘

寓意

王禹偁 三首

暴富送孙何入史馆

寄弼山主簿朱九龄

村行

魏野 三首

书友人屋壁

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

送王希赴任衢州判官

林逋 三首

梅花二首

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

杨朴 一首

莎衣

范仲淹 一首

野色

韩琦 三首

九日水阁

北塘避暑

发白有感

蔡襄 二首

上元应制

梦中作

张咏 二首

新市驿别郭同年

晚泊长台驿

赵抃 三首

次韵孔宪蓬莱阁

和宿峡石寺下

答赣县钱颢 著作移花

程师孟 一首

游玉尺山寺

曾公亮 一首

宿甘露僧舍

张先 一首

题西溪无相院

司马池 一首

行色

吕夷简 一首

天花寺

石延年 一首

金乡张氏园亭

穆修 三首

鲁从事清晖阁

贵侯园

独游

欧阳修 十首

礼部贡院阅进士试

梦中作

沧浪亭

丰乐亭小饮

戏答元珍

丰乐亭游春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

别滁

招许主客

宿云梦馆

苏舜钦 六首

哭曼卿

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

静胜堂夏日呈王尉

过苏州

和淮上遇便风

淮中晚泊犊头

梅尧臣 二十四首

和才叔岸旁庙

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

送何遁山人归蜀

醉中留别永叔、子履

送潘供奉承勋

寄题徐都官新居假山

悼亡三首

书哀

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

月下怀裴如晦、宋中道

东城送运判马察院

许生南归

吴冲卿出古饮鼎

寄滁州欧阳永叔

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三首其一）

小村

梦后寄欧阳永叔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三首录二）

东溪

览显忠上人诗

缺月

宋祁 二首

落花

九日置酒

文彦博 四首

登平嵩阁右嵩亭作

雪中枢密蔡谏议借示范宽雪景图

招仲通司封府园避暑

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池

黄庶 五首

探春

望春偶书

饮张承制园亭

怪石

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

司马光 十三首

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

和君贶题潞公东庄

闲居（故人通贵绝相过）

野轩

闲居（闲居虽懒放）

别长安

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

久雨效乐天体

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

和邵尧夫年老逢春

华严真师以诗见贶，聊成二章纪其趣尚（二首）

客中初夏

句（三条）

刘敞 二首

短槐

微雨登城

杨杰 二首

勿去草

和穆父待制竹堂

石介 一首

乙亥冬，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斋，济北张洞明远、楚丘李缙仲渊，皆服道就义，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韩维 二首

答师厚夜归客舍见诒

酹

邵雍 二首

安乐窝

插花吟

句（一条）

蔡确 一首

夏日登车盖亭

杜常 一首

题华清宫

王令 三首

原蝗

暑旱苦热

春游

卷二

王安石 三十四首

元丰行示德逢

后元丰行

纯甫出惠崇画要予作诗

寄吴氏女子

明妃曲（二首其一）

明妃曲（二首其二）

书任村马铺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

哭梅圣俞

半山春晚即事

定林

壬辰寒食

送程公辟得谢归姑苏

思王逢原（三首其二）

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

歌元丰（五首其五）

谢安墩（二首其一）

山陂

北陂杏花

北山

勘会贺兰溪主

书湖阴先生壁

示公佐

金陵即事三首（录二）

乌塘

午枕

钟山即事

送和甫至龙安，微雨，因寄吴氏女子

夜直

越人以幕养花，因游其下

鄞县西亭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

苏轼 八十八首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

新城道中二首

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

泛颍

慈湖夹阻风

澄迈驿通潮阁

王维吴道子画

真兴寺阁

石苍舒醉墨堂

傅尧俞济源草堂

越州张中舍寿乐堂

和鲜于子骏《郢州新堂月夜》二首

南堂（五首）

游金山寺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

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作也。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故作一绝

雪后到乾明寺遂宿

泗州僧伽塔

寒食雨两首

守岁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

金山梦中作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录一）

暴雨初晴楼上晚景

有美堂暴雨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

聚星堂雪（并序）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

大风留金山两日

题西林壁

百步洪二首（并序录一）

夜泛西湖

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

舟中夜起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录二）

望海楼晚景五绝（录一）

九日黄楼作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

待月台

溪光亭

簔笠谷

寒芦港

南园

东栏梨花

司马君实独乐园

饮湖上初晴后雨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

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

於潜僧绿筠轩

陌上花三首（并引录一）

海棠

赠孙莘老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

和子由澠池怀旧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第二首（录一）

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不可为怀，因和其诗以自解。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录一）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

九日，寻臻阁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

文与可有诗见寄云：“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次韵答之

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

送子由使契丹

和子由踏青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

病中游祖塔院

惠崇春江晚景（二首录一）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录三）

东坡一绝

初到黄州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

书林逋诗后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自度不能堪，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东坡摘句图（十条）

苏辙 二首

与兄子瞻会宿二首

黄庭坚 三十九首

古诗二首上苏子瞻

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舜泉已酌尽，官酝不堪，不敢送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欵乃歌》二章与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欵乃，湖南歌也

宿旧彭泽怀陶令

秋思和子由

送王郎

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五首录一）

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

寄黄几复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二首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

题郑防画夹五首（录一）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

题伯时画松下渊明

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王宣义

题竹石牧牛并引

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
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
题苏若兰回文锦诗图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录二）
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
戏赠米元章二首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
题胡逸老致虚庵
武昌松凤阁
次韵文潜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录一）
寄贺方回
书摩崖碑后
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录一）
山谷摘句图（十四条）

陈师道 二十六首

妾薄命二首
赠二苏公
九日寄秦觏
绝句四首（录一）
谢赵使君送乌薪
放歌行二首
九日无酒书呈漕使韩伯修大夫
赠欧阳叔弼
即事
绝句
答晁以道
别黄徐州
赠寇国宝三首（录一）
舟中二首（录一）

东山谒外大父墓

次韵晁无^教冬夜见寄

和范教授同游桓山

春怀示邻里

和寇十一晚登白门

谢赵生惠芍药三绝句（录一）

和李使君九日登戏马台

次韵夏日

寄晁无^教

春兴

秦观 六首

泗州东城晚望

春日五首（录一）

秋日三首（录一）

春日偶题呈钱尚书

再遣朝华

赠女冠畅师

晁冲之 三首

留别江子之

戏留次褒三十三弟颂之

夜行

晁补之 四首

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

题庐山

遇赦北归

贵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

前言

《宋诗精华录》是清末民初的著名诗人、学者陈衍选编的宋诗选集，1937年由上海商务印书馆排印出版，六十年来，在中国诗界、学界都产生了相当的影响。

跟唐代一样，宋代也是中国古代文化的黄金时代，文学、艺术、哲学、史学、科学都有着突出的业绩。其中文学园地更呈现着百花齐放的盛况——词、文、诗、小说、戏曲、文论都成绩斐然，尤以词与文的成就最为突出。

词从本质上说，其实就是诗的一体，然而词在宋代的突出表现却掩盖了题材与存世数量远超过它的一般诗歌的光芒，使人们一提到“宋”便想到“词”，以至称词为有宋“一代之文学”（王国维），而很少把视线投向宋诗。

宋词固然是“后世难以继焉者”（王国维），其实宋诗的成绩也是不小的。

中国诗歌有广义的和狭义的理解，广义地说，从《诗》《骚》到词、曲都是诗，狭义地说诗指的只是“四”、“五”、“七”、“杂”言的古近体诗。中国狭义诗歌的历史有两个高峰期：汉末至两晋，盛唐至两宋，前者是乐诗的极至，后者是徒诗的顶巅。

虽然从总体上看，宋诗没有唐诗那样众星璀璨、生机盎然，但必须承认无论在题材内容和艺术手法的开拓上，宋诗都尽了自己的努力，显示了自己的特色，古近体诗的艺术张力至宋才庶几挖尽，南宋以后诗便真的步入老境，再难有回春之力了。宋诗是唐诗的继续和发展，在当代这已经成为多数学者的共识，然而在几十年前扬唐抑宋还是普遍的现象。扬唐抑宋由来久远，南宋张戒（《岁寒堂诗话》）、严羽（《沧浪诗话》）已开其端，至明前后七子达于顶点，他们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叫人“勿读唐以后书”，以至于当时人竟有“苟称其人之诗为宋诗，则无异于唾骂”的说法。清代以后，诗界虽逐渐认识到“宋人之长”，宗宋诗者也日多，然而多数人仍持着“一切好诗已被唐人作完，宋诗不足观也”的看法，而较少阅读宋诗。

扬唐抑宋的人，对宋诗的批评主要有两方面：一是瞧不起宋人学唐诗又不像唐诗；二是说宋诗爱发议论，爱讲道理，爱掉书袋；说唐人是情为诗，宋人则以文为诗，宋人多数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所以味同嚼蜡。宋代诗人确乎很重视学习唐人诗法，不少人还以此相标榜，就像抑宋的明人标榜非唐诗不读、非唐人不学一样。后人学习前人的经验是很正常的，问题是怎么学？江西派末流学唐诗是不成功的例子，而大骂宋诗的明代人学习唐诗“维肖而不维妙”（钱钟书

语)是更不成功的例子。至于宋之黄、陈、杨、陆等大家学唐诗又不像唐诗,借钱钟书先生的话说:“这一点不像之处恰恰就是宋诗的创造性和价值所在。”如果多读些宋诗,便会发现这不像之处并不止“一点儿”,有些人还很有些“个性”和“新意”呢!以文为诗,用诗来发议论、讲道理,宋人诗中是多了一些,但这一不是宋人的创造,而是古已有之;二只要用得再好未尝不可,这或许正是宋诗个性的一个方面!三只要多读些宋诗偏见自会减少,因为“宋人不论大家、名家、小家,好诗都是以诗为诗,重抒情,重意境,并不依赖议论”的(钱仲联)。说宋人多数不懂得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这肯定是一种感情用事的偏激之论。只要是诗而不是政论、哲论之类,总是要用形象思维的,总是蕴含着诗人的感情的。历来被举为以文为诗、以诗发论典型的诗篇像梅尧臣的《陶者》、苏轼的《题西林壁》,以至于朱夫子的《观书有感》,也还是有形有情,与纯用逻辑思维推理演绎者不同的吧?

宋诗的价值是到清代才逐渐被重视起来的。清初吴之振、吕留良、吴自牧编印了《宋诗钞》以示“宋人之长”,其后查慎行、厉鹗、王士禛都崇尚宋诗,程恩泽、何绍基、郑珍等人更以“宗宋派”相标榜。同治、光绪两朝出现了一批崇宋的“同光体”诗人,陈衍便是其中的主将,代表人物还有陈三立、郑孝胥等。

陈衍(公元1856—1937年)字叔伊,号石遗,福建侯官(今福州市)人。光绪八年(公元1882年)举人。他曾提倡维新,当过洋务派首领张之洞的官报局总编纂,后来又当过学部主事、京师大学堂教习。民国后在厦门大学等校任教,最后寓居苏州任无锡国学专修学校教授。陈衍是“同光体”的权威理论家,他把唐、宋诗视为诗史上的一个整体阶段,提出了著名的“三元”说:“余谓诗莫盛于三元,上元开元,中元元和,下元元祐也。”他既看到了宋诗对唐诗的继承,又看到了宋诗能“力破余地”,具有自己的特点。这些看法都极有见地的,对历史上和现实中尊唐抑宋的偏见,具有很强的冲击力量。《宋诗精华录》就是为了体现他对宋诗的评价而选编的。

《宋诗精华录》共选宋129家诗685首,另附100条摘句,分列四卷之中。四卷之分“亦略如唐诗,分初、盛、中、晚”。他说:“天道无数十年不变,凡事随之。盛极而衰,衰极而渐盛,往往然也。今略区元丰、元祐以前为初宋;由二元尽北宋为盛宋,王(安石)、苏(轼)、黄(庭坚)、陈(师道)、秦(观)、晁(补之)、张(耒)具在焉,唐之李(白)、杜(甫)、岑(参)、高(适)、龙标(王昌龄)、右丞(王维)也;南渡,茶山(曾几)、简斋(陈与义)、尤(袤)、萧(德藻)、范(成大)、陆(游)、杨(万里)为中宋,唐之韩(愈)、柳(宗元)、白(居易)也;四灵(徐玑、徐照、翁卷、赵师秀)以后为晚宋,谢皋羽(翱)、郑所南(思肖)辈,则如唐之有韩偓、司空图焉。”(第一卷所加总案)四宋之分,

虽学自四唐，但大体上是符合宋诗发展的实际的。其中，初宋39人117首、盛宋18人234首（占34%）、中宋32人212首（占31%）、晚宋40人122首。选诗十首以上者仅13人（梅尧臣24、司马光11、王安石34、苏轼88、黄庭坚39、陈师道26、陈与义21、范成大12、朱熹11、杨万里55、陆游54、戴复古11、刘克庄27），而所选诗达415首，占全书60%强，除少数因个人好恶略有加减外，真可谓轻重得所。另外，从他所选录的作品看，多数是比较好的，是能够代表所属作家的思想、风格的，也符合他所强调的诗要“性情”与“学力”相结合，要“有真实怀抱、真实道理、真实本领”的原则。

陈衍对所选录的诗都加了圈点，其中部分诗还写了评语，这些圈点和评语时有画龙点睛之妙。然而鉴于我们这部书的性质和读者对象——我们主要是借《精华录》向一般读者介绍宋诗而不是，至少不主要是为了介绍陈衍的诗学理论和他对宋诗的评析——同时也考虑到印刷的困难，我们略去了所有的圈点，评语也只是有选择地采用到我们的赏析（题解）之中。

陈衍此书当然也有一些缺点。例如他之选诗内容上偏重于感怀、闲适、山水、隐逸之类个人感情的抒发，对有关国家民族、人民生計的重大主题注意不够；形式上又偏重遣词造句、声律属对等艺术技巧，因而不少众所熟知的名篇、代表作未被收录，相反，个别平庸浅薄的作品却收录在编。再比如，他之选诗主要是为了授课，手边材料有限，所据主要是《宋诗纪事》《宋诗钞》之类总集，因而无论诗人、诗作的排序^①，还是文字的校勘都有一些粗漏不当之处，某些重要作品的遗漏，或许也与资料的限制有关。我们现在的条件要比陈衍当时好多了，《全宋诗》已出版35卷，南渡以前作品尽在手边，两宋大家别集校订过的新版本也多已出版，使我们得以一一校对善本，给我们的工作带来了很大方便。

这本《宋诗精华录全译》是《中国历代名著全译丛书》中的一种，体例上一仍旧贯，分作者简介（在每人第一首诗的诗题下）、题解、原诗、注释、今译几部分，题解、注释的原则也一如《唐诗三百首全译》《宋词三百首全译》，不赘述。需要提到的是陈衍摘选的100条摘句，体例不一，大半不注出处，我们则不但一一注出篇名，同时全引原诗，供诗者参考，以免断章取义之弊。

本书第一、第二两卷及第四卷前大半的注译者 of 沙灵娜，第三卷及第四卷后小半的注释者为陈振寰。我们都不是专门研究宋诗的，所见有限，学力不足，注、译、解析都难免有疏漏、错误之处，切望读者和专家们指正。

1998.12.

① 帝王最前、妇女僧道殿后的排次全仿旧选本体例，不属于我们所说的“排次不当”。

卷 一

帝昀 一首

在燕京作

帝 昀

【作者简介】

帝昀（公元1271—1323年），即宋恭帝赵昀，度宗子，度宗咸淳九年（公元1273年）封嘉国公，时元兵已破湘、鄂。次年，度宗死，即位，年仅四岁。理宗后即太皇太后谢氏临朝听政。恭帝德祐二年（公元1276年）正月，元相伯颜率兵驻于临安城外皋亭山，南宋奉表降元。三月，亡宋三宫被执离杭赴大都，帝昀降封为瀛国公。元至元二十五年（公元1288年），奉命往吐蕃学佛法，僧号木波（一说当为本波）讲师。长期居住于西藏萨迦大寺（在今日喀则市西南萨迦县），曾任总持，更名合尊法宝，从事佛经翻译，有《因明入正理论》《百法明门论》等译作传世。元英宗至治三年（公元1323年），被赐死于河西。

【题解】

孔凡礼辑校《增订湖山类稿》附录云，元陶宗仪《辍耕录》首载此诗称：“此宋幼主在京都所作也。”王尧引《山庵杂录》云：“瀛国公为僧后，至英宗朝，适兴吟诗，云：‘寄语……’谍者以其意在讽动江南人心，闻之于上，收斩之。”明瞿佑《归田诗话》及田汝成《西湖游览志余》皆谓此诗系送汪元量南归之作。然孔凡礼谓后说不足据，并说所谓“适兴吟诗”，乃吟其旧作。按汪元量南归时，赵昀已往吐蕃，不可能赠诗送行。汪元量《瀛国公入西域为僧号木波讲师》诗有“生前从此别，生后不相闻”之句，可证。本诗前二句化用王维《杂诗》三首其二诗意，写出对故国山川风物的深深眷念。后二句对身为降王客居燕地不得返回故乡的悲剧命运，寄无限哀感。陶宗仪评曰：“始终二十字，含蓄无限凄戚意思，读之而不兴感者几希！”这首小诗竟招致杀身惨祸，更令人叹惋不已。

【原诗】

寄语林和靖，梅花几度开^{〔1〕}？黄金台下客^{〔2〕}，应是不归来！

注释

〔1〕王维《杂诗》三首其二：“君自故乡来，应知故乡事。来日绮窗

前，寒梅著花未？”此处化用其意。林和靖，北宋初诗人兼隐士林逋，赐谥和靖先生。隐于西湖孤山，种梅养鹤，人称“梅妻鹤子”。有《山园小梅》诗二首最负盛名。此处暗指宋亡不仕新朝隐于江南的南宋旧臣，并以梅代指故国风物。

〔2〕黄金台下客：作者自指。黄金台：又名金台、燕台，故址在今河北易县东南。相传战国燕昭王筑台于此，置千金于台上，招延天下贤士，故名。此处借指元大都（今北京）。

【今译】

想要问一问西湖岸边的隐士，
自我离别后曾开过几度梅花？
我这黄金台下的异乡之客，
怕是再也不能够返回故家。

徐铉 一首

送王四十五归东都

徐 铉

【作者简介】

徐铉（公元916—991年），字鼎臣，广陵（今江苏扬州）人。早年仕于南唐，官至吏部尚书。后随李煜归宋，官至散骑常侍，世称徐骑省。淳化二年（公元991年）贬为静难军行军司马，死于贬所。在南唐时，文章与韩熙载齐名，并称“韩徐”。又精通文字学，长于书法。诗风平易清丽，多于浅切清淡中寄寓落寞怅惘之情。有《骑省集》。

【题解】

这是一首送别友人归扬州（南唐东都）的诗篇。首联点明时代特点，正值宋太祖进行统一全国的战争之际，烽烟四起，家国难保，别绪离愁的内涵因之更其深广，“泪易垂”即为自然而然之事。颌联一方面赞美友人格尽孝道，一方面仍抒离愁别恨。颈联则转致宽慰之词，以见大丈夫胸襟。尾联笔意新奇，特别拈出赠别之柳是向南之枝，亦即瞩望对方勿忘故友，勿忘京国，寓意深永。全诗情真意挚，于平易中见深切。

【原诗】

海内兵方起^{〔1〕}，离筵泪易垂。怜君负米去^{〔2〕}，惜此落花时。想忆看来信^{〔3〕}，相宽指后期。殷勤手中柳，此是向南枝。

注释

〔1〕海内句：公元960年赵匡胤夺取后周政权建立宋王朝后，先后用兵攻破荆南、后蜀、南汉等，南唐亦已朝不虑夕。

〔2〕负米：《孔子家语·致思》：“子路见孔子曰：‘由也，事二亲之时，常食藜藿之实，为亲负米百里之外。’”后以“负米”作为孝养父母的故实。

〔3〕看来信：原作“望来信”，据别本改。

【今译】

四海布满战尘兵戈正起，
在这令人感伤的离别宴会上，
更加容易清泪淋漓。
我敬爱你不顾辛劳去侍奉双亲，
还要叹息落花时节送你北去。
想念时只有看看寄来的书信，
可以宽慰的是毕竟会有重逢日期。
我殷切地将这向南的柳枝赠你，
愿你把南边的故友和京国思忆。

钱惟演 一首

对竹思鹤

钱惟演

【作者简介】

钱惟演（公元977—1034年），字希圣，临安（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钱俶次子。随父归宋，历官至枢密使。人品不足称，善趋炎附势，为朝士所鄙。然好读书，藏书可比秘府。又喜招徕名士，奖掖后进，如欧阳修、梅尧臣等均受其推重。诗歌宗法李商隐，为“西昆体”代表作家之一，辞采华丽，属对精工。《西昆酬唱集》辑其近体诗54首。其他著述今存《家王故事》《金坡遗事》。

【题解】

《宋诗纪事》本篇题为“留守西洛日作”，系仁宗天圣、明道年间外放时所写。诗人站在洛水之滨，对一片映水瘦竹，时当露冷风清的秋夜，这一派萧然世外的景象真令人忘俗。句中两个“宜”字用得最为精切，见出时令、环境与物象的极度和谐。于是诗人更生想象：若有亭亭仙鹤立于萧萧竹旁，当为人间第一流清雅之境。诗中“仙骥”实系自况之辞。此诗写得孤绝、清绝、雅绝。陈衍评曰：“有身份，是第一流人语。”可惜诗人一生行止、品格实不能与之相配。金元好问《论诗》评潘岳云“千古高情《闲情赋》，争信安仁（潘岳字）拜路尘”，正可移来评论钱惟演此篇的诗品及其人品。

【原诗】

瘦玉萧萧伊水头^{〔1〕}，风宜清夜露宜秋。更教仙骥旁边立^{〔2〕}，尽是人间第一流。

注释

〔1〕瘦玉：细竹的美称。萧萧：竦立貌。伊水：水名，即伊河，出河南卢氏县东南，东北流经嵩县、伊川、洛阳，至偃师，入洛河。

〔2〕仙骥：《相鹤经》称鹤为“羽族之宗长，仙人之骥骥”。神话传说中仙人多骑鹤，故称。

【今译】

萧萧瘦竹映在伊水之滨，
跟露冷风清的秋夜多么相称。
假如旁边再有孤高的仙鹤伫立，
那全是人间第一流物象情景。

杨徽之 一首

寒食寄郑起侍郎^{〔1〕}

杨徽之

【作者简介】

杨徽之（公元921—1000年），字仲猷，浦城（今属福建）人。后周显德二年（公元955年）进士。入宋，历官天兴、峨眉令，复知全州。太宗太平兴国初，进侍御史。真宗时历官至翰林侍读学士。《全宋诗》存其诗9首。

【题解】

这首寄赠友人的篇章，作于入宋后与友人郑起均被贬为地方官时期。首联描写诗人清明时节出郊寻春，满目虽见家家插柳应节，山城仍是一派寂寞冷落光景。颔联更以极其疏淡的笔墨，绘出种种凄清的风物，诗人政治失意的凄黯心境即由此隐然透露。“天寒”两句表达薄酒难以消愁，登高望远只是徒增忧闷的苦况。篇末直叙与故乡、挚友疏隔，离情别绪无谁告语之愁。全诗辞情哀惋，自然流丽。

【原诗】

清明时节出郊原，寂寂山城柳映门^{〔2〕}。水隔淡烟修竹寺，路经疏雨落花村。天寒酒薄难成醉^{〔3〕}，地迥楼高易断魂^{〔4〕}。回首故山千里外，别离心绪向谁言？

注释

〔1〕寒食：节令名，在冬至后一百零五日，相传春秋时晋文公烧山逼介之推出山做官，之推抱木焚死。为纪念他，定于此日禁烟火，只食冷食，后相沿成习。寒食后一日（或说二日）即清明。郑起字孟隆，五代后周时与杨徽之同受宰相范质赏识，擢任台省之职。郑起累官至殿中侍御史。宋太祖乾德初，二人分别贬为地方官。

〔2〕柳映门：孟元老《东京梦华录》卷七载，寒食时节，家家户户“面造枣锢飞燕，柳条串之，插于门楣”。

〔3〕酒薄难成醉：庾信《哀江南赋序》“鲁酒无忘忧之用”，因其薄。李白《沙丘城下寄杜甫》诗“鲁酒不可醉”。此处化用以上句意。

〔4〕迥：高远。断魂：谓伤心已极。

【今译】

清明时节我独自走出郊野，
寂寞山城家家门户绿柳隐映。
隔水淡淡烟霭中，
看得见佛寺修竹成荫，
一路上细雨萧疏，
经过的村庄落花阵阵。
天气寒冷，菲薄的淡酒，
不能让我在一醉中沉浸。
登上高楼只见天高地迥，
我思乡念友更容易极度伤心。
回望故家远在千里以外，
满怀离情别绪又去讲给谁听？

郑文宝 一首

阙 题

郑文宝

【作者简介】

郑文宝（公元953—1013年），字仲贤，一字伯玉，宁化（今属福建）人，仕南唐至校书郎。入宋，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历官至陕西转运使、兵部员外郎。真宗咸平中召掌京南榷货。善篆书，工琴，以诗闻名。风格清丽，多有警句传诵人口，为欧阳修、司马光所称赏。文集已佚，《全宋诗》录其诗16首。

【题解】

本诗一题作《柳枝词》。首句绘出一幅系舟杨柳岸的春江送别图。第二句“直到行人酒半酣”，含无限朋友情浓，彼此依依难舍之意，并表示唯以醉饮求得排

遣。言简意永。三四句不说人有情而怨别，却怪画船无情，一则表明居者相留不住，二则表明行者欲留不能的无奈，且将抽象的离恨化作有形体、有重量的东西，使人分外感觉离恨的深重，意象极为新奇。全诗语言优美，富于诗情画意，为后来许多词曲家所仿效。如苏轼《虞美人》词云“汴水无情自东流，只载一船离恨、向西州”；周邦彦《尉迟杯》词云“无情画舸，都不管烟波前浦，等行人醉拥重衾，载得离恨归去”。李清照《武陵春》词、董解元《西厢记诸宫调》及王实甫《西厢记》中的曲词，均受到此诗影响。

【原诗】

亭亭画舸系春潭^{〔1〕}，直到行人酒半酣。不管烟波与风雨，载将离恨过江南。

注释

〔1〕亭亭：耸立貌。画舸（gě）：画船。舸，大船，此泛指船。春潭：一作“寒潭”。

【今译】

高高的画船，
系在春水边杨柳岸。
珍重这分别时光我殷勤劝酒，
直到友人已喝得半酣。
画船径自去了，
不管烟波迷茫，也不管风雨凄然。
满载着一船离恨，
前往遥远的江南。

李昉 一首

禁林春直^{〔1〕}

李 昉

【作者简介】

李昉（公元925—996年），字明远，深州饶阳（今属河北）人。后汉乾祐中进士。仕后周，为翰林学士。入宋，累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曾参加编撰《旧五代史》，并主编《太平御览》《太平广记》《文苑英华》等。文集已佚，诗今存《二李唱和集》。

【题解】

本篇描写诗人作为太平宰相，在翰林院值班时所见春日熙熙、莺歌燕舞的融和景色。由此一院宁静和平的物象，引出对于“八方无事”的盛世的赞颂。即小见

大，笔致清丽，歌咏承平光景而不落颂圣的俗套。方回因而评曰：“合是宋朝善言太平第一人。”唯篇末自谦之辞似有蛇足之嫌，也给人一种言非由衷的感觉。

【原诗】

疏帘摇曳日辉辉，直阁深严半掩扉^{〔2〕}。一院有花春昼永^{〔3〕}，八方无事诏书稀^{〔4〕}。树头百啭莺莺语，梁上新来燕燕飞^{〔5〕}。岂合此身居此地？妨贤尸禄自知非^{〔6〕}。

注释

〔1〕禁林：同“禁苑”，本指帝王园囿，此处指宫廷。直，同“值”，值班。

〔2〕深严：极其庄严。《宋史·窦仪传》：“太祖谓宰相曰：‘深严之地当得宿儒处之。’”

〔3〕永：长。

〔4〕八方：四方（东、南、西、北）和四隅（东南、东北、西南、西北），此指国内。诏书：皇帝的文告。

〔5〕树头二句：杜牧《为人题赠》诗：“绿树莺莺语，平江燕燕飞。”此化用其句。

〔6〕尸禄：犹言尸位素餐，空受俸禄而不治事。语出汉刘向《说苑·尊贤》：“诚使周公骄而且悛，则天下贤士至者寡矣。苟有至者，则必贫而尸禄者也。”

【今译】

稀疏的竹帘在轻风中摇曳，
太阳灿烂辉煌。
我当值的楼阁多么庄严，
阁门一半儿开开，一半儿掩上。
看繁花开满庭院，
春天的白昼分外悠长。
海内处处都平定安泰，
君王诏书很少传达四方。
树梢上黄莺婉啾地歌唱，
新来的燕子在梁间欢乐飞翔。
难道我真配待在这枢要地方？
我深知自己白白享受着俸禄，
妨碍了真正的贤才来作国家栋梁。

寇准 一首

春日登楼怀归

【作者简介】

寇准（公元961—1023年），字平仲，华州下邽（今陕西渭南）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真宗时官至宰相。辽军大举侵宋，力劝真宗渡河亲征，稳定了国势。不久被排挤罢相。晚年再度起用，封莱国公。后又遭陷害远贬，死于广西雷州。他与宋初山林诗人潘阆、魏野等为诗友，诗宗晚唐，精巧淡远。同时代人范雍为其诗集作序，说他平昔酷爱王维、韦应物诗，深受二人影响。七言绝句意新语工，最富音乐味。有《寇忠愍公诗集》。

【题解】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云：“寇莱公诗，才思融远。年十九进士及第，初知巴东县，有诗云‘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为人脍炙”，可知此篇为早期作品，抒写了诗人在巴东作县令时深切的怀乡之情。诗中描绘了登楼所见平川辽远，野水孤寂、渡船自横，荒村唯见断靄生出的寥落景象。只“古寺语流莺”句，点明题中所言“春日”，而莺声仅从古寺隐隐传来，主色调仍是黯淡的，可以见出诗人心境的寂寞。由此进一步申诉故乡遥远、欲归不能的无限怅惘。全诗辞情清远苍凉。

【原诗】

高楼聊引望^{〔1〕}，杳杳一川平^{〔2〕}。野水无人渡，孤舟尽日横^{〔3〕}。
荒村生断靄^{〔4〕}，古寺语流莺^{〔5〕}。旧业遥清渭^{〔5〕}，沉思忽自惊。

注释

〔1〕引望：引领而望，伸颈远望。

〔2〕杳杳：深远貌。川：指平川、平野。

〔3〕野水二句：化自韦应物《滁州西涧》诗：“野渡无人舟自横”句。

〔4〕断靄：孤云、孤雾。靄：云气。

〔5〕旧业：故乡的田国家业。遥：一本作“通”。清渭：指渭河，黄河主要支流之一，源出甘肃渭源县西北鸟鼠山，东南流至清水县，入陕西省境，横贯渭河平原，东流至潼关，入黄河。黄河在陕西境内的渭、泾两条主要支流，渭清、泾浊，故称“清渭”。此借指诗人家乡渭南。

【今译】

独自登上高楼，
且把我的故乡遥望，
只看见一川平野，
深远而宽广。
寂寞的野水没有渡河的人，
摆渡的孤舟整天闲横在岸旁。
荒凉的村落中，
一片孤雾在空中游移彷徨。
从古老的寺院里，
传过来几声黄莺歌唱。

家园远在清清的渭水那边，
我深深怀想不由得满心怅惘。

晏殊 二首

示张寺丞王校勘^{〔1〕}

晏殊

【作者简介】

晏殊（公元911—1055年），字同叔，抚州临川（今江西抚州）人。十四岁以神童召试，赐同进士出身。仁宗时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兼枢密使。欧阳修《六一诗话》赞其“以文章擅天下，尤善为诗，而多称引后进，一时名士往往出其门”。词为宋初一大名家。诗风主要受李商隐影响，但比“西昆体”格调清婉明丽。词有《珠玉集》。诗文集久佚。《全宋诗》辑其诗三卷。

【题解】

本篇一题作《假中示判官张寺丞王校勘》，是写给幕下诗友张亢、王琪二人的。前四句点出上巳清明假期中，诗人在小园幽径独自徘徊，有感于风雨不定、时序更迭，为爱惜春光频频饮酒的情状。“无可奈何”一联，写出了诗人对美好事物难以挽留的无可奈何的悲哀，深含哲理意味。此联原系作者《浣溪沙》词中的名句，他自己特别爱赏其自然工巧，又搬到本诗中，却不如在词中那样给人突出的、生新的印象。尾联回应题目，将笔触由诗人内心转到赠诗的对象身上，以汉梁孝王的座上客比喻张王二人，称赞他们才情富赡，鼓励并期待他们写出更加出色的诗篇，显示了诗人作为文坛领袖的阔大胸襟，以及堂堂宰相的泱泱气度。全诗主旋律虽系感春，殊觉哀而不伤。尾联的诗意突转，给人出乎意外而又尽在意的感觉，且一扫前六句愁闷之气，使人心情为之一爽。

【原诗】

元巳清明假未开^{〔2〕}，小园幽径独徘徊。春寒不定斑斑雨^{〔3〕}，宿醉难禁滟滟杯^{〔4〕}。无可奈何花落去，似曾相识燕归来。游梁赋客多风味^{〔5〕}，莫惜青钱万选才^{〔6〕}。

注释

〔1〕张寺丞：张亢。张曾任太常寺丞。太常寺，掌宗庙祭祀之事。寺丞为主官的副职。王校勘：王琪。王曾任崇文院校勘，掌图书著作之事。

〔2〕元巳：农历三月第一个巳日，也称上巳，后专指三月初三日。假未开：谓假期未结束。开：销。

〔3〕斑斑：斑点众多貌。此指雨点浓密。

〔4〕滟滟：本指水光，此指酒在杯中闪闪发光。

〔5〕游梁赋客：汉梁孝王雅爱文学，筑梁园，当时著名文学家如司马相如、枚乘之辈皆为其座上客。此处借指张亢、王琪，而以梁孝王暗指作者本人。

〔6〕青钱万选才：比喻文才超众，如青铜钱，万选万中。《新唐书·张荐传》：“员外郎员半千数为公卿称‘^鸢（张^鸢）文辞犹青铜钱，万选万中’，时号^鸢青钱学士。”此赞誉张王二人文才出众。

【今译】

上巳清明的假期还没有结束，
我独自徘徊在小园幽径。
春天里寒暖不定，
忽地又飘下密雨一阵。
带着昨晚未醒的酒意，
爱惜春景禁不住再将清酒满饮。
人生最叫人无可奈何的是，
美丽鲜花随年光片片凋零，
那似曾相识的燕子，
倒又飞回这旧时巢居的屋梁顶。
你们，漫游梁园的出色文士，
多么富于风采诗情，
不要吝惜那青钱万选的超群才华，
请将新丽的诗篇哦吟。

寓 意〔1〕

晏殊

【题解】

本诗表达相思之情。前四句以飘忽的形象表明伊人远去，无迹可寻，空余清美寂寞庭院的苦况。五六句写主人公独自中酒、寒食时节更添萧索的情怀。末二句写出山长水远、欲寄音信却无由寄达的怅惘，极烟水迷离之致。诗中“梨花院落溶溶月，杨柳池塘淡淡风”一联为写景名句，以气象、意境取胜。

【原诗】

油壁香车不再逢〔1〕，峡云无迹任西东〔2〕。梨花院落溶溶月〔3〕，杨柳池塘淡淡风。几日寂寥伤酒后〔4〕，一番萧索禁烟中〔5〕。鱼书欲寄何由达〔6〕？水远山长处处同。

注释

〔1〕油壁香车：指女子所乘华丽车马。车壁以油涂饰，故称油壁车。南朝民歌《苏小小歌》：“妾乘油壁车，郎骑青骢马。”

〔2〕峡云：用宋玉《高唐赋序》所载神女典故。序中记楚顷襄王游云梦，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称：“妾在巫山之阳，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

朝暮暮，阳台之下。”此处峡云即喻所恋女子。

〔3〕溶溶：流动的样子。

〔4〕伤酒：犹言“中酒”，饮酒过量而不适。

〔5〕禁烟：指寒食时令。

〔6〕鱼书：即书信。古乐府《饮马长城窟》：“客从远方来，遗我双鲤鱼。呼儿烹鲤鱼，中有尺素书。”

【今译】

乘坐华丽车马的她，
竟然不能够再度相逢，
像巫山的朝云东飘西荡，
我难以找到她的行踪。
开满雪白梨花的空寂院落，
只看见月光冉冉流动，
掩映碧绿杨柳的静静池塘，
吹着一阵阵淡淡清风。
多少天落寞里我喝了过量的酒，
更添萧索在这禁烟寒食中。
我想寄递书信却又能寄往哪里？
水远山长一片迷茫处处都相同。

王禹偁 三首

暴富送孙何入史馆^{〔1〕}

王禹偁

【作者简介】

王禹偁（公元954—1001年）字元之，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出身农家。太宗太平兴国八年（公元983年）进士。历官左司谏、翰林学士、知制诰。为官清正，直言敢谏。一生三次遭到贬谪，作《三黜赋》表明“屈于身兮不屈其道”的坚毅心志。因曾任黄州知州，世称“王黄州”。以诗文著称，诗歌成就尤为突出。诗学杜甫、白居易，自谓“本与乐天为后进，敢期子美是前身”，多有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内容平实，风格简古。一些抒情写景短诗则清丽蕴藉，情韵悠长。其诗实开北宋诗歌革新之先声。有《小畜集》《小畜外集》。

【题解】

《宋史·孙何列传》云：“何十岁识音韵，十五能属文，笃学嗜古，为文必本经义，在贡籍中甚有声。与丁谓齐名友善，时辈号为‘孙丁’。王禹偁尤推重之。”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92年）举进士第一。后被召入直史馆。本诗化用孟郊诗意，为孙何得入史馆饱览典籍而欣喜，称其是“孙贫今暴富”，可见作者看重的不是功名

利禄而是学问的积累，显示了他胸襟的高尚磊落。后苏轼有《答程全父推官书》之五，云：“儿子比抄得《唐书》一部，又借得《前汉》欲抄，若了此二书，便是穷儿暴富也。”与此诗主旨相近似。本诗情调欢悦，语言古朴，有议论化倾向，艺术上并不出色，贵在情真意挚。

【原诗】

孟郊尝贫苦，忽吟不贫句。为喜玉川子，书船归洛浦^{〔2〕}。乃知君子心，所乐在稽古^{〔3〕}。汉公得高科^{〔4〕}，不足惟坟素^{〔5〕}。二年佐棠阴^{〔6〕}，眼黑怕文簿^{〔7〕}。跃身入三馆^{〔8〕}，烂目阅四库^{〔9〕}。孟贫昔不贫，孙贫今暴富。暴富亦须防，文高被人妒。

注释

〔1〕暴富：指孙何由地方官召入史馆，从此可饱览国家藏书，大开眼界，骤增知识，如穷儿忽然发财。孙何（公元961—1004年），字汉公，蔡州汝阳（今河南汝南）人。少时以诗文知名，受王禹偁推重。历官至知制誥。

〔2〕孟郊四句：尝贫苦，一作“常贫苦”。孟郊有《忽不贫喜卢仝书船归洛》诗，云：“贫孟忽不贫，请问孟何如？卢仝归洛船，崔嵬但载书……”此化用其意，以孟郊自喻，以卢仝喻孙何。孟郊：中唐诗人，终生困顿，诗多穷苦之辞。玉川子：中唐诗人卢仝号。洛浦：洛水之滨，指洛阳。

〔3〕稽古：研习古事。

〔4〕汉公句：孙何（字汉公）于太宗淳化三年（公元922年）中进士第一。高科：科第高名。

〔5〕坟素：古籍的素养。坟：坟典，三坟五典，后转为古书的通称。

〔6〕佐棠阴：指孙何佐理地方政治。棠阴：传说周召公奭巡行南国，在棠树下听讼断案，后人思之，不忍伐其树。后因以“棠阴”喻惠政。

〔7〕文簿：公文、簿书。

〔8〕三馆：宋承唐制，以史馆、昭文馆、集贤院为三馆，掌修史、藏书、校书。此偏指史馆。

〔9〕烂目：睁亮眼睛。烂：光明。四库：本指宫廷收藏图书的地方。《新唐书·艺文志》：“两都各聚书四部，以甲、乙、丙、丁为次，列经、史、子、集四库。”此处指史馆藏书。

【今译】

孟郊曾经十分贫苦，
忽然吟诗说不再贫苦；
是因为欣喜诗友卢仝，
载满一船书籍返回洛浦。
我于是懂得君子心性，
感到快乐的是钻研古书。
汉公得中了科第高名，
只是还欠缺古籍基础。
两年来佐理地方政治，
双眼发黑怕再审阅公文书簿。

现在腾身进入史馆，
将睁亮眼睛饱读四库藏书。
我如孟郊一样生活困窘，
精神却从来不觉贫苦。
孙何以前精神不够丰足，
而今一旦如穷人暴富，
学问富赡也还需要提防，
文才高超恐被他人忌妒。

寄砀山主簿朱九龄^{〔1〕}

王禹偁

【题解】

本篇大概是诗人中进士后，初授成武县（今属山东）主簿时寄给同榜进士、砀山（今属安徽）主簿朱九龄的。首联描述了当年在京师群贤毕至、同登科第、恍临仙境的盛况，并特别点出朱氏最为年少。颔联写出金榜题名春风得意之际，进士们脱下白色襦衫，以期交上好运，更换有色官服，并纷纷以红纸名片去和红粉佳人结识的风流行径。颈联进一步渲染了他们在歌楼妓馆、柳陌花衢欢宴流连的情状，笔黑艳丽，风调旖旎。尾联忽作突转，由往昔神仙般的生活片断，跌落到而今与朱氏均为异县小吏，折腰于尘埃的凄伤境况，而共同追想昔日风光，只如人间天上，对比极为鲜明强烈，宦情的落寞昭然若见。陈衍评：“此诗全似白乐天，又是《唐摭言》中材料”，因诗中所记场景、风习，具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原诗】

忽思蓬岛会群仙^{〔2〕}，二百同年最少年^{〔3〕}。利市襦衫抛白纻^{〔4〕}，
风流名纸写红笺^{〔5〕}。歌楼夜宴停银烛^{〔6〕}，柳巷春泥污锦鞦^{〔7〕}。
今日折腰尘土里^{〔8〕}，共君追想好凄然。

注释

〔1〕主簿：县令属官，掌户租、狱讼诸事。朱九龄：王禹偁同榜进士，生平不详。

〔2〕忽思：别本一作“闲思”。蓬岛：即蓬莱、蓬壶，传说中海上三神山之一，此借指京都。

〔3〕二百句：王禹偁《送朱九龄》诗云：“之子有俊才，弱冠中正鹄”，可见朱中进士时才二十岁左右。同年，同榜进士。

〔4〕利市：吉利，好运气。襦衫：《宋史·舆服志五》：“襦衫，以白细布为之，圆领大袖，下施横襦为裳，腰间有辟积。进士及国子生、州县生服之。”抛白纻（zhù）：指脱下庶人所穿白色细麻布襦衫，等待更换有色官服的好运。

〔5〕风流句：指新进士以红笺所写的名纸（犹名片）去结交妓女。《开元天宝遗事》云：“长安有平康坊，妓女所居之地……每年新进士以红笺名纸游谒其中，时人谓此坊为‘风流薮泽’。”

〔6〕停：放置，此处引申为点燃。唐朱庆余《闺意献张水部》诗：“洞房昨夜停红烛。”

〔7〕柳巷：指妓女所居之地。锦鞦（jiān）：锦绣的马鞍鞦。鞦，衬托马鞍的坐垫。

〔8〕折腰：谓折腰吏，地方低级官员。典出晋陶潜，潜为彭泽令，督邮将至，吏告当束带迎谒，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遂弃官归去。见《晋书·陶潜传》。

【今译】

猛然思忆当年在仙境般的京华，
相会的众多文士都风度翩翩，
两百个同榜进士中，
唯有你最是少年。
为求吉利早早换上有色官服，
我们扔掉了所穿的白色衣衫，
去和风流佳人结交，
送上写着名字的红色纸笺，
歌楼中深夜里还在欢乐饮宴，
把银烛高高点燃。
花街柳巷里春天的湿泥，
弄脏了我们锦绣的马鞍鞦。
又怎能料到如今做着小吏，
为五斗米折腰在尘埃之间，
与君一同追想当初的快乐时光，
令人心中心中感到万分凄然。

村 行

王禹偁

【题解】

太宗淳化二年（公元911年），王禹偁因论妖尼道安诬害徐铉罪，触怒了权要，被贬为商州（今陕西商县）团练副使。此诗于次年秋在商州作。前六句写出，虽在贬斥生涯中，诗人仍能保持怡然自乐的心境，尽情欣赏、领略秋日山村的美好风光。“万壑有声”一联最为精警，上句描声，下句绘色：山谷中秋声盈耳，金色夕阳下秋山寂然兀立，一闹一静的山景的描绘，融合着诗人的爱赏之情。尾联抒发诗人因见眼前美景而油然而生的怀乡深情，隐含横遭贬逐的淡淡愁思，使全诗主旨得以深化。整首诗摒弃藻饰，情韵天成。

【原诗】

马穿山径菊初黄，信马悠悠野兴长。万壑有声含晚籁^{〔1〕}，数峰无语立斜阳。棠梨叶落胭脂色^{〔2〕}，荞麦花开白雪香。何事吟余忽惆怅？村桥原树似吾乡^{〔3〕}。

注释

〔1〕籁(lài)：原指从空穴中发出之声，亦泛指声音，此处指秋声。

〔2〕棠梨：即杜梨，落叶乔木。一名甘棠，俗称野梨，树似梨而小，果实可食。

〔3〕原：平原。

【今译】

骑着马穿越山间道路，
黄菊花刚刚开放，
任随马儿自在地闲步，
我野游的兴味悠长。
傍晚时听处处山谷，
奏响了秋天的乐章。
见几座峰峦兀然矗立，
默默无语对着夕阳。
棠梨树叶片片飘落，
点点胭脂印在地上，
田野里荞麦花开，
如茫茫白雪散发清香。
吟咏过新的诗篇，
为什么心中忽地惆怅？
那村边小桥平原高树，
多像是我可爱的家乡！

魏野 三首

书友人屋壁

魏 野

【作者简介】

魏野（公元960—1019年），字仲先，号草堂居士。原为蜀地人，后迁居陕州（今河南陕县）。终生不仕，真宗西行汾水时曾召见他，他回避不见。死后追赠著作郎。当时显宦名流如寇准、王旦等多与之往来酬唱。诗效法晚唐姚合、贾岛，但风格平朴闲远，无苦涩之弊，为著名的山林诗人。生前诗名在林逋之上。有《钜鹿东观集》。

【题解】

诗人一生不求仕进，避官场唯恐不及，自筑草堂于陕州东郊，常在林泉间弹琴赋诗，他所交往的，也多为幽人隐士。此诗别题作《书逸人俞太中屋壁》。诗人赞誉了与之同道的友人轻视利禄而隐居林泉的生活态度。又以极其生动的笔墨，描绘了一幅“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的隐者生活小景，如不食人间烟火人

语。同时写出友人任随自然、不知老之将至的恬淡心境。而对给予他们这种生活的“圣代”厚恩，表示了较有分寸的感激。尾联显示诗人特别闲静、不同流俗的孤高品性。此诗虽系为友人而作，其实本为夫子自道，字里行间颇露得意之色。陈衍评此诗：“三四不落小方，第六句是高人语。”

【原诗】

达人轻禄位^{〔1〕}，居处傍林泉。洗砚鱼吞墨，烹茶鹤避烟。闲惟歌圣代^{〔2〕}，老不恨流年。静想闲来者，还应我最偏^{〔3〕}。

注释

〔1〕达人：通达知命的人。

〔2〕圣代：封建时代称当代为圣代。

〔3〕偏：指心境僻远，不慕荣利。魏闲为父辑《钜鹿东观集》，序言称魏野“秉心孤高，植性冲淡，视浮荣如脱屣，轻宠利如鸿毛”。

【今译】

通达事理明哲的人，
从来就轻视利禄和贵显，
一心只想居住在
远离尘嚣的山林和泉边。
你写完诗去池中涮洗笔砚，
水中鱼游过来吞食着墨点，
你燃起木柴烹煮清茶，
白鹤就走开躲避灰烟。
能享受这样的清静悠闲，
只有歌颂圣朝给予的恩典。
你恬然自适一任岁华老去，
并不遗憾虚度了似水流年。
你静静想想闲来相访的人，
是不是数我心境最最僻远。

登原州城呈张贵从事^{〔1〕}

魏 野

【题解】

本诗抒写羁旅客愁。首联以问句呼起，点明忧愁因独上边城楼望远，但见满目荒寒引起。颔联渲染原州冷落萧条的景象，“地寒西去更无州”句，极言置身于无尽头的孤寂之感，使人惊心动魄。颈联由听觉感受和视觉感受，衬托出诗人心境的悲凉。尾联总束全篇，写出友人为异乡贫官而自身为客，离恨均难收拾的情状。全诗写景高远开阔，情调苍凉凄楚，与其大多数诗作的闲淡风格殊不相同。

【原诗】

异乡何处最牵愁？独上边城楼上楼。日暮北来惟有雁^{〔2〕}，地寒西去更无州。数声塞角高还咽^{〔3〕}，一派泾河冻不流^{〔4〕}。君作贫官我为客，此中离恨共难收。

注释

〔1〕原州：辖今甘东宁南交界处，州治临泾（今甘肃镇原）。张贵：别本一作张贵。从事：州郡长官的佐吏。

〔2〕日暮句：唐岑参《首秋轮台》诗：“秋来唯有雁”，此化用其意。

〔3〕塞角：边塞上报时的号角。

〔4〕泾河：即泾水，北源出甘肃平凉，南源出甘肃华亭，东南流入渭水。

【今译】

处身在异乡，
什么地方最能引发忧愁？
那就是独自望远，
登上这边城的城楼。
暮色渐渐降临，
昏黄中只见北来雁飞向南走，
地域荒凉寒冷，
往西去更没有郡州。
听几声塞上号角，
时而高越时而低咽响在楼头，
一条辽远的泾河，
冻成冰再不能东流。
你作异乡贫穷的小官，
我在异乡客居滞留，
此中的离愁别恨，
一样都悠长难收。

送王希赴任衢州判官^{〔1〕}

魏 野

【题解】

此篇为送别诗。诗中描绘了想象中友人所行之处秋江红莲的情景，对他一路上能饱览山光水色表示羡慕。诗人曾写诗劝王旦、寇准辞官归隐，此篇本为送友赴任诗，但既没有祝愿之辞，也不作惜别之语，见出他胸襟的淡泊。

【原诗】

秋江四十有余程^{〔2〕}，称作红莲讯去清^{〔3〕}。从阙到州堪羨处^{〔4〕}，船中坐卧看山行。

注释

〔1〕王希：作者友人，生平未详。衢州：在今浙江省西部，因州西有三衢山而名。判官：州郡长官的僚属，佐理政事。

〔2〕四十有余程：指行程需四十天以上。

〔3〕称：通“趁”。红莲汛：即指秋汛。汛，涨水期。

〔4〕阙：宫阙，借指京都。

【今译】

你将在秋江上，
走过四十多天的路程，
趁着红莲花汛的时节，
离开此地江水正清。
你从京都去往衢州，
我怀着羡慕的心情，
想象你在船中无论坐卧，
都饱览山青水秀的美景。

林逋 三首

梅花二首

林 逋

【作者简介】

林逋（公元967—1028年），字君复，钱塘（今浙江杭州）人。终生不仕，卒谥和靖先生。早岁漫游江淮一带，后隐于杭州西湖孤山，种梅养鹤，称“梅妻鹤子”，二十年足迹不及城市，但声名远扬，常有士大夫、文人往谒。朝廷曾赐其粟帛，并“诏长吏岁时劳问”。与范仲淹、梅尧臣等有诗歌唱和。生前诗名不如魏野，身后享誉则远在魏野之上。诗风清远闲淡，多表现幽居生活情趣和西湖优美风光。有《林和靖诗集》。

其 一

【题解】

这首诗别本题作《山园小梅》，系传世名篇。苏轼《书林逋诗后》说：“先生可是绝俗人，神清骨冷无由俗。”这首咏梅诗正是诗人人格的写照，那在“众芳摇落”之后，独自盛开在小园的梅花孤高绝世又清美绝伦。“疏影”、“暗香”一联向来被誉为“警绝”，诗人不从梅花本体着笔，而由虚笔——水中倒影，来描绘它疏落横斜的花枝以及浮动于黄昏月下空气之中缥缈的香气，把梅花的姿态、神韵和衬托它的清池、月色融为一体，构成一幅清美而朦胧的画面，使人恍临仙境，以至此二句传为千古绝唱，“疏影”、“暗香”也成了梅花的代名词。“霜禽”二句再想象白

鹤、粉蝶对梅的极度喜爱，渲染梅的美丽，并显示诗人所居环境的幽雅绝俗。尾联归结到诗人自身清高的生活情趣。诗中所绘梅的骨秀神清，深含作者的精神底蕴。但就艺术造诣论，后半篇显得比较单薄，比较一般。

【原诗】

众芳摇落独暄妍^{〔1〕}，占尽风情向小园^{〔2〕}。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3〕}。霜禽欲下先偷眼^{〔4〕}，粉蝶如知合断魂^{〔5〕}。幸有微吟可相狎^{〔6〕}，不须檀板共金尊^{〔7〕}。

注释

〔1〕众芳：指百花。摇落：草木凋零，宋玉《九辩》：“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暄（xuān）妍：天气晴和，景物鲜媚，此处指梅花开得茂盛鲜丽。

〔2〕占尽：原本作“占断”，据别本改。风情：风采、丰姿、神态。

〔3〕疏影二句：五代南唐江有为残句：“竹影横斜水清浅，桂香浮动月黄昏”，此化用其句。

〔4〕霜禽：指白鹤、白鸟。偷眼：偷看。

〔5〕粉蝶如知：梅花开在冬春之交，尚无蝴蝶，故云“如知”。蝴蝶身上有粉，故称“粉蝶”。合：揣测之辞，恐怕。断魂：销魂神往。

〔6〕微吟：指吟诗。狎：亲近。

〔7〕檀板：檀木所制拍板，奏乐或唱歌时用以打拍子。金尊：酒杯的美称，此处指宴饮。

【今译】

百花早已都凋零，
只有梅花独自盛开分外明妍，
占尽了人间风采，
她向着我小小林园。
那疏落的花枝横斜，
倒映在清浅的池水间，
那幽雅的芳香，
在黄昏月上的夜空飘浮蔓延。
白鹤刚要从半天飞下，
禁不住先把她偷看几眼，
粉蝶如知花开消息，
定会深情神往在此间留连。
幸喜我能够低吟诗句去跟她亲近，
完全不需要热闹的歌席酒宴。

其 二

【题解】

本篇仍是咏梅，首联直写诗人对梅花的特殊偏爱。颔联描写雪后园林梅树半开，红白二色相映生辉，并暗示梅傲霜斗雪的坚强品格，并写出诗人在“水边篱落”忽见梅枝横出的惊喜之情。颈联先用欲扬故抑的手法，说红梅之色看似俗艳，

再作一转折说造物主赋予她幽香资质，使之有别于凡品。尾联更出新意，借大角曲有《大梅花》《小梅花》等曲调的故实，赞赏胡人高尚的审美趣味。

【原诗】

吟怀长恨负芳时^{〔1〕}，为见梅花辄入诗^{〔2〕}。雪后园林才半树^{〔3〕}，水边篱落忽横枝^{〔4〕}。人怜红艳多应俗，天与清香似有私。堪笑胡雏亦风味^{〔5〕}，解将声调角中吹^{〔6〕}。

注释

〔1〕吟怀：犹言诗情。

〔2〕辄（zhé）：每，总是。

〔3〕雪后句：唐齐己《早梅》诗句“前村深雪里，昨夜一枝开”，此化用其意。

〔4〕篱落：即篱笆。

〔5〕胡雏：即指胡儿、胡人，对北方边地及西域各民族的称呼。亦风味：也多有情味。

〔6〕唐大角曲有《大梅花》《小梅花》等。

【今译】

虽然满怀诗情，
总遗憾辜负了芳菲佳时，
每一看见梅花，
立刻就写进我的诗。
雪后园林里才开了半树，
忽见水边竹篱横出来一枝。
人们会怜念梅色绯红，
怕也跟凡花俗艳相似，
但是老天爷赋与她清雅芳香，
似乎独对她特别偏私。
真要笑胡儿竟也有高尚情味，
懂得在角曲中谱写梅花幽姿。

自作寿堂因书一绝以志之^{〔1〕}

林 逋

【题解】

本篇别本题作《书寿堂壁》。诗中从诗人生前结庐于湖山之间，说到死后也将独对坟前萧疏修竹，见出他生前身后惟钟情于林泉的真隐士风貌。司马相如死后留下遗稿，言封禅，颂帝德，可见其不忘媚上，不忘荣名。本诗反用其事，表明诗人始终坚持隐遁，一生不作谄谀文字的清高品行，且因此自喜自豪。苏轼《书林逋诗后》赞美诗人：“生平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自言不作《封禅书》，更肯悲吟《白头曲》？”对他清逸绝世的高标和不肯邀宠求荣的凛然风骨，

表示了由衷的景仰。

【原诗】

湖上青山对结庐^{〔2〕}，坟前修竹亦萧疏^{〔3〕}。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曾无封禅书^{〔4〕}。

注释

〔1〕寿堂：生前预造的墓室。

〔2〕结庐：筑室。晋陶潜《饮酒》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

〔3〕坟前：别本一作“坟头”。修：长。萧疏：稀疏。

〔4〕茂陵二句：《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疾免，家居茂陵。天子曰：‘司马相如疾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书言封禅事。”此处反用其事。茂陵：陕西兴平县地，武帝死后葬于其地。司马相如曾居于此。此借指诗人所居之地。封禅（shàn）：帝王祭天地的大典。在泰山上筑土为坛祭天，报天之功，称封；在泰山下梁父山上辟场祭地，报地之功，称禅。

【今译】

西湖畔对着远处青山，
我营造了幽居的屋庐，
身后安息坟堂，
前面也还有疏疏长竹。
将来如有人搜求遗文，
来到我居住之处，
我感觉欣喜的是
从不曾写过歌功颂德的《封禅书》。

杨朴 一首

莎 衣^{〔1〕}

杨 朴

【作者简介】

杨朴，生卒年不详，字契玄（一作先），郑州东里（今河南新乡）人。少与毕士安同学，后归隐。太宗、真宗时尝以布衣召，皆辞。《直斋书录解題》著录《杨东里聘君集》一卷，《宋史·艺文志》著录《杨朴诗》一卷，皆佚。《全宋诗》录其诗六首。

【题解】

杨朴淡泊名利，终生不仕，他的同学毕士安向太宗推荐他，他赋《莎衣》辞归。因“此诗对御所赋，天下传诵”（方回《瀛奎律髓》）。本篇借咏莎（蓑）衣，描写了诗人狂放不羁、清逸超群的个性与垂钓江湖、吟诗耽酒的隐居生活的极度融合、协调。篇中“蒹葭影里和衣卧，菡萏香中带雨披”两句，出色地绘出诗人神仙一样的生活环境及其风神标格，画面极美。尾联仍借对莎衣的珍重，婉言地谢绝了朝廷赐与的富贵爵禄。全诗立意新异，语言清丽。陈衍评：“第三联，晚唐人除陆鲁望（龟蒙）、张志和，无能及者。”

【原诗】

软绿柔蓝著胜衣^{〔2〕}，倚船吟钓正相宜。蒹葭影里和烟卧^{〔3〕}，菡萏香中带雨披^{〔4〕}。狂脱酒家春醉后，乱堆渔舍晚晴时。直饶紫绶金章贵^{〔5〕}，未肯轻轻博换伊^{〔6〕}。

注释

〔1〕莎衣：即蓑衣，以蓑草编织成的御雨衣披。作者原作杨璞，他本均作杨朴，据以改。

〔2〕著：穿著。衣，指一般的衣服。

〔3〕蒹葭（jiān jiā）：芦苇。《诗·秦风·蒹葭》：“蒹葭苍苍。”

〔4〕菡萏（hàn dàn）：荷花的别称。《诗·陈风·泽陂》：“彼泽之陂，有蒲菡萏。”

〔5〕直饶：犹纵使，即使。唐李咸用《依韵修睦上人山居》诗：“兼济直饶同巨楫，自由何似学孤云。”紫绶（shòu）金章：紫色的绶带和黄金印章，代指高等的官爵。绶：系印环的丝带。

〔6〕博换：换取。伊：第三人称，指莎衣，亦即指隐居生活。

【今译】

无论穿著什么样的衣裳，
都比不上柔软绿草织成的蓑衣，
它跟斜倚篷船吟诗垂钓的生活，
实在是最最相宜。
夏日在清凉的芦苇影中，
和衣睡在迷离的暮烟里，
又在幽雅的荷花香气中，
绵绵细雨下披着我的蓑衣。
春天在酒家痛饮，
狂醉后才将蓑衣脱下去，
当黄昏雨过天晴，
就把它随便堆放在渔舍里。
尽管紫色绶带黄金印章极其尊贵，
我也不肯轻易拿蓑衣去换取！

范仲淹 一首

野 色

范仲淹

【作者简介】

范仲淹（公元989—1052年），字希文，苏州吴县（今江苏苏州）人。真宗大中祥符八年（公元1015年）进士。仁宗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与韩琦同任陕西经略安抚招讨副使，兼知延州，负责防御西夏重责，二人齐名，号为“韩范”。西夏人称其“胸中自有数万甲兵”。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任参知政事，与富弼、欧阳修等改革弊政推行新政，为夏竦等所中伤，罢政，出为陕西四路宣抚使。一生忠正清廉。卒谥文正。工诗善文，诗文词均有名篇传世。有《范文正公集》。

【题解】

前六句以虚笔描写了在郊野弥漫、密密笼罩着楼台的摇漾的春气，它神秘而美妙，无以名之，诗人因而以“非烟非雾”来形容。这宁静的、半透明的，与天地连成一体的春气，似乎凝固着，但偶尔飞来的白鸟忽地将它“点破”，在夕阳的辉映下，又渐渐散开，画面也活动起来。“肯随”两句绘出游走不息的春气，显示了春天顽强的生命力。尾联用山简故事，抒写诗人陶醉于“野色”的愉悦心境。全诗以颔联最为精彩，吴子良借梅尧臣语，评曰“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林下偶谈》）。

【原诗】

非烟亦非雾，幂幂映楼台^{〔2〕}。白鸟忽点破，斜阳还照开。肯随芳草歇^{〔3〕}？疑逐远帆来。谁会山公意，登高醉始回^{〔4〕}。

注释

〔1〕野色：原野或郊野的景色。白居易《冀城北原作》诗：“野色何苍莽。”

〔2〕幂（mì）幂：深浓貌。

〔3〕肯：岂肯。

〔4〕谁会二句：晋山简镇守襄阳时，常去名园习家池饮酒游赏，大醉而归，此用以自喻。谁会，别本一作“谁谓”。会，理解。

【今译】

不是烟岚也不是云雾，
密密地笼罩着楼阁亭台。
一只白鸟飞来，
忽然点破这连天接地的春霭，
金色斜阳的照耀下，
它似乎在浮动散开。

昏黄中芳草已经消歇，
野色却不肯随之隐埋，
它仿佛跟着远处航帆，
又渐渐地走近前来。
有谁能理解我像山简公一样
欣赏自然景色的心怀？
我登高纵情眺望这秀野春色，
酣然酒醉才兴尽归来。

韩琦 三首

九日水阁^{〔1〕}

韩 琦

【作者简介】

韩琦（公元1008—1075年），字稚圭，自号赣叟。相州安阳（今河南安阳）人。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累迁右司谏。仁宗宝元三年（公元1040年）与范仲淹同为陕西经略安抚副使，指挥防御西夏战事。久在军中，功绩卓著。后又与范同时被召入朝，任枢密副使，为新政主持人之一。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拜相，英宗朝封魏国公。神宗朝坚辞相位，出为地方官。卒赠尚书令，谥忠献。徽宗时追赠魏郡王。有《安阳集》。

【题解】

细玩诗意，此篇当为晚年罢相后所作。诗中描写了重阳佳节在水阁延请宾客的情形。首联表明尽管池馆台榭一片荒败，诗人延客的情谊则十分殷勤。“虽惭老圃秋容淡，且看黄花晚节香”一联最富内涵，它一方面绘时令风光，一方面借秋景秋色譬喻主人公淡泊宁静、晚节弥坚的品格。诗人为北宋名臣，一生立朝刚正不阿，沛然之气流于诗句。后半篇描述饮宴之乐，并表示自己酒量虽衰，诗情却不减当年的豪情逸兴。全诗意境开阔，格调健朗。

【原诗】

池馆隳摧古榭荒^{〔2〕}，此延嘉客会重阳^{〔3〕}。虽惭老圃秋容淡^{〔4〕}，且看黄花晚节香^{〔5〕}。酒味已醇新过熟^{〔6〕}，蟹螯先实不须霜^{〔7〕}。年来饮兴难强^{〔8〕}，漫有高吟力尚狂^{〔9〕}。

注释

〔1〕九日：农历九月九日重阳节。《艺文类聚》四引《续晋阳秋》：“世人每至九日，登山饮菊酒。”六朝以来诗题为九日者，一般都指重阳节日。水阁：建于水上的台阁。

〔2〕隳(huī)摧：犹坍塌。唐李中《经古寺》诗：“殿宇半隳摧。”榭(xiè)：在台上盖的高屋。

〔3〕延：接待。

〔4〕老圃：原指老菜农、老园丁。《论语·子路》：“（樊迟）请学为圃，（孔）子曰：‘吾不如老圃。’”此处既指诗人古旧的园圃，又用以自指。秋容淡：亦意含双关，兼指秋光与诗人老年容色。

〔5〕晚节香：意含双关，兼指菊花与诗人自身。宋龚昱编《乐庵语录》三：“韩魏公（琦）尝言初节易保晚节难，《在北门九日燕（宴）诸曹》诗有曰：‘莫羞老圃秋容淡，要看寒花晚节香。’”

〔6〕新过熟：谓新酿的酒已很熟。熟，一本作“热”。

〔7〕蟹螯(áo)：本指蟹的第一对足，此处代指蟹。实：指蟹肉已长满。蟹螯：别本一作“蟹黄”。

〔8〕强(qiǎng)：勉力，勉强。

〔9〕漫：空。高吟：指吟诗。

【今译】

池畔的堂馆已经坍塌，
古老的台阁一片荒凉，
我在此地殷勤接待嘉客，
共同度过这美好重阳。
虽然惭愧古旧的园圃秋色疏淡，
就像我老去的面容一样，
但请看一看晚年的气节，
正如盛开的黄菊散放清香。
新酿的美酒已经很熟，
味道醇厚而又芬芳。
螃蟹早就长得肥嫩，
不必再等秋日的寒霜。
近年来豪饮的兴致衰败难以勉强，
只有高吟诗歌的才力还十分健旺。

北塘避暑

韩 琦

【题解】

首联描写在林塘消夏，荡涤了暑热烦闷，胸襟旷然如超脱于尘世之外的感受。颔联化用李白《襄阳歌》句意，感谢无价清风慷慨的赐与，且以悠闲度日作为最大的快乐，显示诗人心怀的淡泊。陈衍评此二句“笔力恣肆”。颈联写俯仰所见眼前景物，一为近景，一为远景，深含恬然自足、任随自然的人生哲理。尾联别出心裁，以“万柄莲香一枕山”作为清心澄怀的醒酒之物，见出诗人潇洒出尘的风致。此篇亦当为其晚年作品。

【原诗】

尽室林塘涤暑烦^{〔1〕}，旷然如不在尘寰^{〔2〕}。谁人敢议清风价^{〔3〕}？
无乐能过白日闲。水鸟得鱼长自足，岭云含雨只空还。酒阑何物醒
梦魂^{〔4〕}？万柄莲香一枕山。

注释

〔1〕尽室：全家，犹言一家子。

〔2〕旷然：开朗貌。尘寰：人世间。唐权德舆《送李城门罢官归嵩阳》诗：“归去尘寰外。”

〔3〕谁人句：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此化用其意。

〔4〕阑：残、尽

【今译】

一家人来到林中塘边，
洗尽了暑日的燥热烦念，
胸怀豁然开朗，
就像不是生活在尘世间。
谁敢估量这可爱清风的价值？
没有任何快乐能胜过长日悠闲。
水鸟捉到鱼儿总是心满意足，
岭上云片满含雨意又空自飞还。
酒醉后有什么能醒我心魂？
塘里万枝香莲，枕上几座青山。

发白有感

韩 琦

【题解】

神宗初，韩琦再次经略陕西，不久请归相州，本诗应写于判相州时期。诗中
以平易的语言写出流年虚度功业不成的惆怅和自惊白发丛生的情状。其间隐含着
对于朝廷的失望和不满。

【原诗】

区区边朔有何成^{〔1〕}？三失流年只自惊^{〔2〕}。无一事来头尚白，白
人头处岂堪行^{〔3〕}？

注释

〔1〕区区：谓奔走尽力。区，通“驱”。《汉书·窦田灌韩传论》：“凶德
参会，待时而发，藉福区区其间，恶能救斯败哉？”边朔：北方边地。

〔2〕流年：光阴，年华，因其易逝如流水，故称。

〔3〕白人头处：暗指朝中。原本作“白头人处”，据别本改。

【今译】

奔走驰驱在北方边境，
一点也没有做出成绩，
白白地又虚度三年光阴，
想起来不由得心魂惊悸。
闲居无事竟这样白了头发，
令人白头的朝中哪还能去？

蔡襄 二首

上元应制^{〔1〕}

蔡襄

【作者简介】

蔡襄（公元1012—1067年），字君谟，兴化军仙游（今属福建）人。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知谏院，支持庆历新政。次年，出知福州，改福建路转运使。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召回，历知制诰、知开封府等，又出知福、泉二州。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入为翰林学士。英宗朝迁三司使，再度出知福州。卒谥忠惠。为官有能名。景祐间，范仲淹忠直遭谤，余靖、尹洙为之救辩皆被贬，谏官高若讷附和权要，欧阳修贻书责之，亦被贬，蔡襄为作《四贤一不肖》诗传布四方。在福建时，多有惠政。主持建造的万安桥，横跨泉州湾，全长360丈，在我国桥梁史上有重要地位。工书法，为北宋四大书家之一。诗文清妙。著有《茶录》《蔡忠惠集》等。

【题解】

本篇当作于仁宗末年。《全宋诗》题为《上元进诗》，有序。诗文字稍有不同。诗中描写了京都元宵佳节灯火如山的盛况，以及君王临幸与民同乐，“天上清光”跟“人间和气”交相融合的良辰美景，歌颂了仁宗朝的太平之象。仁宗在位四十三年，较为贤明，社会也较为安定繁盛，此篇所写倒还不是粉饰太平的虚誉。但就诗的内容、艺术来看，较为平凡，无甚出色。蔡襄虽不失为北宋名臣之一，但也颇有阿上之嫌，任福建地方官时，曾出意造密云小龙团茶为贡品，富弼为之叹曰：“此仆妾爱其主之事耳，不意君谟亦复如此！”欧阳修叹曰：“君谟，士人也，何至作此事！”苏轼更尖锐地批评道：“吾君所乏岂此物？致养口体何陋耶！”（《荔支叹》）由以上事实看，诗人作本篇颂圣也就不足为怪了。

【原诗】

高列千峰宝炬森^{〔2〕}，端门方喜翠华临^{〔3〕}。宸游不为三元夜^{〔4〕}，乐事还同万众心。天上清光留此夕，人间和气阁春阴^{〔5〕}。要知尽

庆华封祝〔6〕，四十余年惠爱深〔7〕。

注释

〔1〕上元：农历正月十五元宵节。应制：应皇帝命而作的诗文。

〔2〕千峰：指灯山。孟元老《东京梦华录》：“正月十五日元宵……开封府绞缚山棚，立木正对宣德楼”为灯山，“山启上皆画神仙故事”。宝炬：犹言宝灯、宝烛。森：众盛貌。

〔3〕端门：宫殿南面正门。翠华：用翠羽饰于旗竿顶上的旗，为皇帝仪仗，此处代指君王。

〔4〕宸（chén）游：帝王的巡游。三元：唐人称农历正月、七月、十月的十五日为上元、中元、下元，合称三元，此处偏指正月十五上元。

〔5〕和气：指导致吉利的祥瑞之气。阁：停，止。

〔6〕华封祝：即华封三祝，华封人祝帝尧长寿、富有和多男，后人因称华封三祝。此处偏指祝君王长寿。

〔7〕四十句：仁宗在位共四十三年，多有惠政。惠爱，恩惠慈爱，此指对民众的惠爱。

【今译】

宫外千座灯山高高耸立，
无数宝烛点燃，到处彻亮通明。
令人特别欣喜的是，
君王的车驾来到了端门。
主人巡游并不为观赏元宵美景，
所乐的是能与万民同心。
天上团团明月，
留住清光专为把今夜辉映，
人间一派祥和之气，
赶走了初春常有的轻阴。
要知为什么普天共祝君王长寿，
只因四十多年对百姓惠爱至深。

梦中作

蔡 襄

【题解】

这首诗有人认为有政治托意，却因写作时地不明，难以指实。前两句描绘了一幅奇丽景象，一方面是乌云含雨，一方面是红日映山，不知是阴是晴，一派梦语。后两句借怀念嵩山古时的神仙、隐者，表明如今世上追名逐利人多，超然尘外的人少，独有自己与古人遥隔千载、万里而心相知契。陈衍评曰：“此诗虽不及欧公梦中之作，然已有神助矣”，未免稍嫌溢美。本诗于蔡襄集中，并不算是头等作品。

【原诗】

天际乌云含雨重，楼前红日照山明。嵩阳居士今何在^{〔1〕}？青眼看人万里情^{〔2〕}。

注释

〔1〕嵩（sōng）阳居士：汉刘向《列仙传》：“王子乔，（周灵王）太子晋也。好吹笙作凤鸣。游伊洛间，道士浮丘公接上嵩高山。”此处泛指古时神仙隐士。嵩，嵩山，在今河南登封县北。阳，山之南称阳。

〔2〕青眼：晋阮籍不拘礼教，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携酒挟琴来访，籍大喜，乃对以青眼（见《世说新语·简傲》与《晋书·阮籍传》）。后因谓对人重视、喜爱曰青眼。

【今译】

天边那团团乌云，
饱含着浓浓的雨意，
楼前一轮红日，
把青山照得多么明丽。
古时嵩山的隐者，
如今却在哪儿？
看重我和他心志相契，
万里以外向我传达情谊。

张咏 二首

新市驿别郭同年^{〔1〕}

张 咏

【作者简介】

张咏（公元946—1015年），字复之，自号乖崖，谓“乖”则违众，“崖”不利物。濮州鄆城（今属山东）人。太宗太平兴国五年（公元980年）进士。历官枢密直学士，出为益州知州。真宗朝，官至礼部尚书。因三上章请诛“竭生民膏血，奉无用之土木”、“启上侈心”的丁谓、王钦若，出为陈州知州。所到之地皆有政绩。卒谥忠定。善诗，集中多有同情民生疾苦之作。胡仔称其诗：“句清词古，与（孟）郊、（贾）岛相先后。”（《苕溪渔隐丛话》）有《张乖崖集》。

【题解】

诗题标明是在新市驿亭留别同榜进士郭某而作。首二句写出在驿亭门外与友人话别依依难舍，别酒饮毕扬鞭离去时泪下沾衣的情景，见出二人情谊之深。王勃《送杜少府之任蜀川》诗云“无为在歧路，儿女共沾巾”，高适《别韦参军》诗

云“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此诗则反用其意，表达“黯然销魂者，惟别而已矣”（江淹《别赋》）的深切感受，故三四句仍不作旷达语，而是进一步渲染临别所以频频回首，是因为此一去关山重叠与故友疏隔，离情别绪将无限深长。陈衍评末句：“眼前语说得担斤两。”

【原诗】

驿亭门外叙分携^{〔2〕}，酒尽扬鞭泪湿衣。莫讶临歧再回首^{〔3〕}，江山重叠故人稀^{〔4〕}。

注释

〔1〕新市：地名，在今湖北京山县东北，张曾为荆湖北路转运使。驿亭：古代驿站有亭，为行旅休息之所，常为送别之所。白居易《蓝桥驿见元九》诗：“每别驿亭先下马。”郭同年：与张咏同榜的郭姓人士，生平不详。

〔2〕分携：离别，意同“分手”、“分袂”。

〔3〕临歧：谓分道惜别。再：二次。

〔4〕江山句：王维《送元二使安西》诗：“西出阳关无故人”，此化用其意。

【今译】

我俩在驿亭门外，
细叙惜别之情，
喝完了离别酒，
扬起马鞭不由得泪湿衣襟。
别惊讶我临别的时候，
频频回头再三地沉吟，
此一去就只见水重山叠，
故友的踪影却难以找寻。

晚泊长台驿^{〔1〕}

张咏

【题解】

本诗主要抒发泊船于长台驿的感想。首句点明泊船时地，次句暗用《南史·谢弘微传》所载其玄孙谢朏事，隐寓诗人因犯颜直谏几度出为地方官的遭遇，并表明如今只沉于酒乡，不愿再行进谏的慵倦心情。三、四句笔锋陡转，申述诗人顾瞻京阙仍思报国，不愿退隐山林的积极用世之心，与前面所言很是矛盾，真切地显示了诗人内心一时泛起的波澜。陈衍评末二句“翻用《北山移文》，婉挚”。因为诗人为布衣时便有隐志，曾对隐士陈抟说“欲分华山一半住”（《青箱杂记》），显达后曾作《忆（傅）霖》诗云：“此生终不羡轻肥”，《西清诗话》又曾自言“事君者廉不言贫，勤不言苦，忠不言己效，公不言己能”（《宋史》本传），可见其高尚节操，本诗后二句为由衷之言。

【原诗】

驿亭斜掩楚城东^{〔2〕}，满引浓醪劝谏慵^{〔3〕}。自恋明时休未得^{〔4〕}，好山非是不相容^{〔5〕}。

注释

〔1〕长台驿：在今河南信阳郊外，有长台古渡。

〔2〕楚城：信阳为春秋时楚地，故云。

〔3〕满引句：《南史·谢弘微传》载其玄孙蒨刚正好直言，权臣惮之。其兄尝指其口曰：“此中唯宜饮酒。”此处化用其意。满引：犹引满，注酒满杯。醪（láo）：浊酒。

〔4〕明时：圣明的时代，盛世。休：指辞官归隐。

〔5〕好山句：南朝孔稚圭《北山移文》借山灵之口讽刺借隐居沽名钓誉的假隐士周顒，贪图富贵弃山林而趋朝市的丑行。此处翻用其意。

【今译】

暮色中长台驿亭掩隐在
古楚城东面的渡头边，
我一味将杯中浊酒斟满，
真懒怠再向朝廷进谏忠言。
但我仍然眷恋这圣明的朝代，
还不想就此退隐去到林泉之间。
倒并不是山神不肯将我接纳，
他完全知道我淡泊名利的心念。

赵抃 三首

次韵孔宪蓬莱阁^{〔1〕}

赵 抃

【作者简介】

赵抃（biàn）（公元1008—1084年），字阅道，一作悦道，号知非子。衢州西安（今浙江衢县）人。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进士。官殿中侍御史时，弹劾不避权倖，声名凜然，京师号为“铁面御史”。历官睦州、成都知州等。神宗时，擢为参知政事。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恳乞去位，出知杭州、青州、成都、越州等。以太子少保致仕。卒赠太子少师，谥清献。为人长厚清修，平生不治货业，不畜声伎，极有政绩，韩琦称其“真世人标表”。能诗，有《清献集》。

【题解】

本篇为和作，有人说系和孔延之所作，孔子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任

越州（今浙江绍兴）知州，《全宋诗》今存其诗二首，另断句一则咏钱塘江潮，作于杭州，他作已不可考。此诗看来并非和孔延之所作。宋时蓬莱阁有两处，一在越州镜湖之滨的龙山（一作卧龙山），并不临海；一在山东蓬莱县北丹崖山上，下临海岸，宋人多有题咏。从本诗“天地涵容百川入，晨昏浮动两潮来”二句看，当系咏海。诗人另一首《酬孔宪将还》诗有“许陪观海不知谁”句，自注“（孔宪）所处登、莱州，皆枕海上”，尾联还云：“感君按辔澄清外，遗我琼瑶两首诗。”可证此诗正为“孔宪”莱州咏海诗的和作。本诗首联描写了蓬莱阁地形的高迥，以及水阁凌空，足当千里快哉风的雄健气势。颔联以濡染大笔绘出大海涵容天地、收纳百川的壮阔怀抱和早潮晚汐变幻的动荡景象，陈衍盛赞此联比孟浩然“气蒸云梦泽，波撼岳阳城”（《临洞庭湖赠张丞相》）二语更高明，还说与杜甫“吴楚东南坼，乾坤日夜浮”（《登岳阳楼》）一联，亦难较高下。颈联笔锋勾转，使人顿悟前四句所写系想象对方所见画面，并点出遥思对方在蓬莱阁放眼千里，胸襟愈觉开阔的情景，自然地接入尾联诗人曾在杭州观钱塘江潮的往事，笔墨省净，引人遐想。全诗语言遒劲，画面壮美，格调豪迈，确是一篇佳作。

【原诗】

山巔危构傍蓬莱^{〔2〕}，水阁风长此快哉^{〔3〕}。天地涵容百川入，晨昏浮动两潮来^{〔4〕}。遥思坐上游观远^{〔5〕}，愈觉胸中度量开^{〔6〕}。忆我去年曾望海^{〔7〕}，杭州东向亦楼台^{〔8〕}。

注释

〔1〕次韵：和人的诗并依原诗用韵的次序，叫次韵。宪：对侍御史的称号，亦用于对人的尊称。蓬莱阁：参见【题解】。

〔2〕巔：山顶。危构：高的建筑，指蓬莱阁。危，高。蓬莱：此处指蓬莱县，亦可解释为指蓬莱仙境。

〔3〕快哉风：指令人舒爽的风。宋玉《风赋》：“楚襄王游于兰台之宫……有风飒然而至，王乃披襟而当之曰：‘快哉此风！’”

〔4〕两潮：指海潮的早潮及晚潮。

〔5〕游观：游历观览。

〔6〕度量：器量，胸襟。

〔7〕望海：此处实指望钱塘江潮。

〔8〕杭州句：原注“杭有望海楼”。

【今译】

靠近蓬莱的高高楼阁，
耸立在山顶上，
凌空的水阁四面来风，
千里长风令人心怀舒畅。
大海包容了高天厚地，
把千百条河川接纳进自己胸膛，
清晨和傍晚波翻浪涌，
每天两次潮落潮涨。
遥想你在蓬莱阁座上，
游乐观览，视野多么宽广，
因着那壮美的海景，

胸襟器量更加开张。
回想去年我也曾经望海，
在杭州东面的望海楼上。

和宿峡石寺下^{〔1〕}

赵 抃

【题解】

这首和人之作出色地描绘了山寺景象。首句先写山寺位于淮河之岸，佛塔高入云天。接着以想象之笔点明此为山僧远离尘缘的清虚之地，透出一派缥缈仙气。后二句绘出晚来寺门紧闭绝无人迹、“惟放钟声入画船”的幽寂之象。着“惟放”二字，使整个画面显得十分神秘。末句系化用唐张继《夜泊枫桥》“夜半钟声到客船”诗意，陈衍评曰：“令张继见之，前贤岂能不畏后生！”

【原诗】

淮岸浮图半倚天^{〔2〕}，山僧应已离尘缘^{〔3〕}。松关暮锁无人迹^{〔4〕}，惟放钟声入画船。

注释

〔1〕和：即指和韵，和他人诗词，仍用原韵。峡石寺：今河南陕县东南七十里有峡石镇，未详峡石寺是否位于此处。

〔2〕浮图：佛塔，梵语音译。《魏书·释老志》：“凡宫塔制度，犹依天竺旧状而重构之，从一级至三五七九，世人相承谓之浮图，或云佛图”，亦作浮屠。

〔3〕尘缘：佛教认为色、声、香、味、触、法为六尘，是污染人心，使生嗜欲的根源。唐韦应物《春月观省属城始憩东西林精舍》诗：“佳士亦栖息，善身绝尘缘。”

〔4〕松关：指植满松树的寺门。关：门栓，代指门。

【今译】

淮河岸边的山寺佛塔，
高高地半插云天，
想那寺中僧侣六根清静，
都已远离尘世的凡心俗念。
松林中寺门紧闭，
闲人来往的踪影看不到半点，
只有关不住的佛钟，
一声声传进我画船之间。

答赣县钱颙 著作移花^{〔1〕}

【题解】

此为酬答之作，钱顗原诗今已不存。前两句赞美对方爱花情意之切，意思、词语皆平常。第三句由人及己，写到诗人至四川为官后，因当地特多海棠，故年年得见。末句“今日栏边似故人”写得最为精警，一方面写出见花如见爱花之友人的殷切情意，一方面又以不同流俗的海棠，来比喻友人的丰采、神韵，立意新鲜，亲切动人。

【原诗】

令尹怜花意思勤^{〔2〕}，海棠多种郡园新^{〔3〕}。自从两蜀年年见^{〔4〕}，今日栏边似故人。

注释

〔1〕钱顗：作者友人，生卒年不详，字安道，无锡（今属江苏）人。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进士，曾知赣县（今属江西）。著作：指著作郎。

〔2〕令尹：县官别名。怜：爱。勤：犹殷，深切。

〔3〕郡园：指郡县官府的庭园。

〔4〕自从句：赵抃久在四川为官，曾两任成都知州，有德政。两蜀：犹两川，指东川和西川。

【今译】

令尹你对芳花特别爱怜，
殷切之情显然可见。
种植了许多株海棠，
郡县的庭园景色多么新艳。
自从我来到两川之地，
年年都见海棠盛开。
而今他站立在栏槛旁边，
我就像看见了老朋友你丰采无限。

程师孟 一首

游玉尺山寺^{〔1〕}

程师孟

【作者简介】

程师孟（公元1009—1086年），字公辟，吴（今江苏苏州）人。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进士。曾判三司都磨勘司，出为江

西转运使、福州知州。神宗朝官至给事中，判都水监。出知越州、青州。致仕。《全宋诗》录其诗40首，多登山临水之作。

【题解】

本篇当为诗人任福州知州时所作。诗中抒写独游玉尺山寺清悠闲逸的情思，以及因见石上野僧题诗，自愧无颜延之的高明的诗才，写不出妙句，每登山临水唯心中暗自领会却无诗而回的情状，其实这不过是自谦之辞。陈衍评此诗曰“自然”，实际上却有几分矫情。

【原诗】

永日清阴喜独来^{〔2〕}，野僧题石作吟台^{〔3〕}。无诗可比颜光禄^{〔4〕}，每忆登监却自回。

注释

〔1〕玉尺山：山名，在福建建阳县西南二十里的玉枕山左侧。

〔2〕永日：长日。

〔3〕吟台：指吟诗的场所。

〔4〕颜光禄：南朝宋诗人颜延之（公元384—456年），刘宋文帝时官至金紫光禄大夫，后世因称其为颜光禄。诗与谢灵运齐名，并称“颜谢”。其诗注重藻饰典故，喜镂金错采。

【今译】

在长昼的悠闲中，
我喜欢独自来到这满是清荫的地方，
见僧侣随意作诗，
题写在一些石头上。
我自愧没有美妙诗篇，
能和才思富丽的颜光禄相仿，
想起每一次登山临水，
返回时总是诗情满怀却写不成章。

曾公亮 一首

宿甘露僧舍^{〔1〕}

曾公亮

【作者简介】

曾公亮（公元999—1078年），字仲明，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进士。累官至知制诰兼史馆修撰、翰林学士。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为参知政事。五年，除枢密副

使。六年，拜吏部侍郎，同中书门下平章事。神宗熙宁二年，进昭文馆大学士，累封鲁国公。后以太傅致仕。卒谥宣靖。诗文集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四首。

【题解】

前两句以夸张的手法从感觉和听觉两个方面，来描写诗人夜宿镇江北固山上的甘露寺的不平凡的感受，他似乎被云气所包围，如置身于千山之中，而寺外风摇松林如涛声澎湃，仿佛万壑秋声哀鸣。后二句描绘大江上波浪拍天如银山重叠，当诗人打开窗户观看江景，只见大江朝他奔涌而来直入窗中，令人惊心动魄。全诗绘景壮阔瑰奇，清新自然，使人如临其境。

【原诗】

枕中云气千峰近，床底松声万壑哀^{〔2〕}。要看银山拍天浪^{〔3〕}，开窗放入大江来。

注释

〔1〕甘露僧舍：甘露寺。在今江苏镇江北固山上，相传三国吴甘露年间（公元265年）建寺。唐李德裕加以扩建，僖宗乾符年间（公元874—879年）寺毁，宋真宗大中祥符年间（公元1008—1016年）始移建于北固山上。

〔2〕壑（hè）：山谷。

〔3〕银山：比喻波浪白而高大如山。唐张继《九日巴丘杨公台上宴集》诗：“万叠银山寒浪起。”

【今译】

枕上云气缭绕，
就像置身在千峰近侧，
床底风摇松林，
万谷里秋声哀切。
想要观看江上波浪
拍浮青天如银山重叠，
我打开窗户，
让滔滔大江直涌进我的视野。

张先 一首

题西溪无相院^{〔1〕}

张 先

【作者简介】

张先（公元990—1078年），字子野，乌程（今浙江湖州）人。

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曾以秘书监知吴江县，后为嘉禾判官。皇祐二年（公元1050年）晏殊知永兴军，辟为通判。又曾以屯田员外郎知渝州。并曾任虢州知州。英宗治平元年（公元1064年）以尚书都官郎中致仕。此后常往来于杭州、吴兴之间，以垂钓和创作诗词自娱，并与当世名士如赵抃、蔡襄、苏轼等人登山临水，吟唱往还。词为一大名家，与柳永齐名。苏轼尝称其“诗笔老妙”，但为词名所掩。今仅存诗十九首，见录于《全宋诗》。另有《安陆词》，又名《张子野词》。

【题解】

本篇胡仔《苕溪渔隐丛话》题作《湖州西溪》，当系诗人致仕后居湖州时所写。诗中描绘了初秋雨后幽寂而清丽的溪上与佛寺景色，笔意极为明净。其中“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一联最为人所称道，苏轼赞曰：“……若此之类，亦可追配古人，而世俗但称其歌词。”（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十八引）此联上句尤为出色，能于小中见大、动中见静，摹写入微。张先词以善用“影”字而得“张三影”的佳名，“浮萍破处见山影”句，也不在其词中用“影”之下。整首诗意境浑融，清极丽极，句句堪诵。

【原诗】

积水涵虚上下清^{〔2〕}，几家门静岸痕平。浮萍破处见山影，小艇归时闻草声^{〔3〕}。入郭僧寻尘里去^{〔4〕}，过桥人似鉴中行^{〔5〕}。已凭暂雨添秋色，莫放修芦碍月生^{〔6〕}。

注释

〔1〕西溪：水名，在今浙江湖州境内，流入太湖。无相院：佛寺名，在湖州西南黄於山，吴越钱氏所建。

〔2〕涵虚：水天一色，流水澄清的样子。孟浩然《临洞庭湖赠张丞相》诗：“八月湖水平，涵虚浑太清。”涵，包容。虚，天空。

〔3〕小艇：一本作“野艇”。草声：一本作“棹声”。

〔4〕入郭：指进城。郭：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尘里：佛家称人间为尘世，故云。

〔5〕鉴：镜。

〔6〕修芦：别本作“修林”。修，长。

【今译】

西溪积满碧水，
包容了天空，上下一片澄清，
几户人家门庭幽静，
溪水与边岸齐平。
浮萍时而飘动，
缝隙间可看见青山倒影，
小舟缓缓归来，
能听得水草摇摆细微的声音。

进城的僧侣走向喧嚣的红尘，
过桥人如在明镜中徐行。
一阵短雨刚增添几分秋色，
可别让茂密的芦苇妨碍了明月东升。

司马池 一首

行 色^{〔1〕}

司马池

【作者简介】

司马池（公元980—1041年），字和中，司马光之父。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真宗景德二年（公元1005年）进士，授永宁主簿。兼侍御史知杂事，更三司副使。历知河中府、同州、杭州、晋州。诗仅存此一首。

【题解】

司马光《温公续诗话》载：“先公监安丰（今安徽寿县）酒税，尝有《行色》诗云：‘冷于陂水……’岂非状难写之景也！”意甚赞之。本诗将行役之人的羁愁客思，种种难以描摹的心境，用“冷于陂水淡于秋”的凄寒景象作一总体概括，化虚为实，将无可名状的行色写得如感如见。诗中又以行程的无穷无尽——陆路才穷又接水路的情状，显露行人对行役的厌倦，其中暗含仕途不甚得意的愁怨之情。后二句抒羁旅之感而借曲折笔法表现，真可谓丹青难画。

【原诗】

冷于陂水淡于秋^{〔2〕}，远陌初穷见渡头^{〔3〕}。赖是丹青不能画^{〔4〕}，画成应遣一生愁^{〔5〕}。

注释

〔1〕行色：行旅出发前后的情状、气派。《庄子·盗跖》：“车马有行色，得微（非）往见跖耶？”此处指行旅之人的心境。

〔2〕陂（bēi）：池塘。于：犹“如”、“似”。

〔3〕陌：道路。穷：尽。见：别本作“到”。

〔4〕赖是：幸亏是。丹青：原指丹砂和青^護两种可制颜料的矿石，此处泛指绘画用的颜色。此句别本作“赖是丹青无画处”。

〔5〕遣：教，让。别本“遣”一作“是”。

【今译】

行人心境比池塘水还更清冷，
凄楚寒淡如同凉秋，

旅程无穷无尽，
才走完遥远的陆路又见到渡头。
幸亏用颜料来描画，
画不出内心种种感受，
若是真能画成图像，
怕要让人一生都充满忧愁。

吕夷简 一首

天花寺^{〔1〕}

吕夷简

【作者简介】

吕夷简（公元979—1044年），字坦夫，寿州（今安徽凤台）人，一说先世居河东，徙居开封（今属河南）。真宗咸平三年（公元1000年）进士。真宗朝历任地方官，累擢刑部侍郎，权知开封府。仁宗即位，拜参知政事，曾三度入相，封申国公、许国公。执政时曾大力排挤忠良之臣孔道辅、范仲淹等。后孙沔、蔡襄、欧阳修等劾其为相二十年，专事姑息，大坏纪纲，以太尉致仕。卒谥文靖。诗文集已佚，《全宋诗》录其诗十一首。

【题解】

此诗咏镜湖之滨的天花寺，着重描绘环境的幽寂宁静。“不用闭门防俗客，爱闲能有几人来”二句，暗示诗人自己超然尘外、不同流俗的心怀和情致。他另一首《咏天宁院》诗有云：“眼界清虚心不息，浮生能有几人闲”，用意亦复相同。其实诗人一生官高爵显，从不是淡泊名利之人，诗中所言真有故作姿态之嫌。

【原诗】

贺家湖上天花寺^{〔2〕}，一一轩窗向水开^{〔3〕}。不用闭门防俗客^{〔4〕}，爱闲能有几人来？

注释

〔1〕天花寺：又名天华寺，南宋时寺址已在会稽东关（今浙江绍兴东关）。陆游《老学庵笔记》谓与吕诗“殊不合，岂陵谷之变遽如此乎？或谓寺本在湖中，后徙于此。”

〔2〕贺家湖：即镜湖，亦称鉴湖，在今浙江绍兴市南。唐开元中，著名诗人贺知章还乡里为道士，“求周宫湖数顷为放生池，有诏赐镜湖剡川一曲”（《新唐书·隐逸传》）。

〔3〕轩窗：窗户。孟浩然《同王九题就师山房》诗：“轩窗避炎暑”。

〔4〕俗客：指尘世间人，与僧侣、方外之人对举。

【今译】

贺家湖上的天花寺，
一扇扇窗户临水敞开。
用不着关起寺门，
去阻挡尘世的俗人前来，
几个人会爱赏这儿幽静的景致，
像我一样有淡泊心怀？

石延年 一首

金乡张氏园亭^{〔1〕}

石延年

【作者简介】

石延年（公元994—1041年），字曼卿，一字安仁。先世幽州（治所在今北京）人，后徙于宋城（今河南商丘）。累举进士不中。真宗选三举进士不中者授三班奉职。仁宗时以右班殿直改任太常寺太祝，知金乡县，通判乾宁军、永静军。入为大理评事、直集贤院。因事出为海州通判，官终秘阁校理、太子中允。《宋史》本传称其“为文劲健，于诗最工而善书”。诗歌称豪一时。有《石曼卿集》。

【题解】

仁宗天圣四年（公元1026年）诗人知济州金乡县（今属山东），本诗作于任上。宋庄季裕《鸡肋集》说“诗为此邑人作者，如《题张氏园亭》诗”，并称其“乐意相关禽对语，生香不断树交花”，“尤为佳句”。本诗先从大处着墨，赞美张氏园亭亭馆连城，构筑之宏丽及其幽情雅趣可与晋代谢安相比，次写园中四时景色之绚烂多彩。在以上概述之后，诗人再将镜头拉近，展示了一幅窗外竹林繁茂、园外连接瓜地的景观，其中用了《史记》渭川封侯竹和邵平东陵瓜两个典故，既显示张氏的富有，又揄扬其清高不随俗。五六句写得最为生动，所绘枝头禽鸟相向欢鸣、树上繁花相续芳香四散的情景，为园主人及宾客尽情游赏、宴饮，营造了充满生机的欢乐氛围。刘克庄《后村诗话》说此二句“为伊洛中人所称”。陈衍认为此二句能在白居易“绿杨直作两家春”外，辟出境界”。这两句确实达到了融情入景、情景交会的境界。篇末即由此自然接入宾主“纵游会约无留意”的欢乐。诗人并设想在园林、美酒中陶然而醉、留连忘返直待“参横月落斜”的情形，见出主人的殷切情意。全诗辞情明快，风格爽利。

【原诗】

亭馆连城敌谢家^{〔2〕}，四时园色斗明霞。窗迎西渭封侯竹^{〔3〕}，地接东陵隐士瓜^{〔4〕}。乐意相关禽对语^{〔5〕}，生香不断树交花。纵游会约无留意，醉待参横月落斜^{〔6〕}。

注释

〔1〕金乡：济州金乡，今属山东。张氏：名号、生平未详。

〔2〕谢家：指谢安，《晋书·谢安传》载其：“性好音乐……又于土山营墅，楼馆竹林甚盛，每携中外子侄往来游集，肴饌亦屡费百金……”

〔3〕西渭封侯竹：《史记·货殖列传》：“渭川千亩竹，此其人与千户侯等。”此用其典。

〔4〕东陵隐士瓜：《史记·萧相国世家》载，秦东陵侯邵平，秦亡不仕，隐于长安东，种瓜为生，瓜味甜美，世称东陵瓜。此用其典。

〔5〕相关：相向关关而鸣，关，关关，鸟鸣声。《诗·周南·关雎》：“关关雎鸠，在河之洲。”

〔6〕参（shēn）横：参星已落，表示夜深。曹植《善哉行》：“月没参横，北斗阑干。”参，参星。

【今译】

你连城的宏丽亭馆，
比得上风雅的谢安之家，
园内四时景色全都绚烂，
能斗过天空多彩的云霞。
窗迎号称西渭封侯的大片翠竹，
地接东陵隐士曾种的甜瓜。
快乐的小鸟关关地相对欢语，
飘香不断是那树头依次开放的繁花。
我们纵情聚会游赏不留意一切俗务，
酣然醉饮直等到参星横斜明月西下。

穆修 三首

鲁从事清晖阁^{〔1〕}

穆 修

【作者简介】

穆修（公元979—1032年），字伯长。郢州（今属山东）人，后居蔡州（今属河南）。真宗大中祥符二年（公元1009年）进士。曾任泰州司理参军，后为颍州文学参军。世称“穆参军”。推尊并倡导韩、柳古文，但目的主要在于“崇道”，对文学本身的性能重视不够。又曾师事陈抟受教易学，为宋理学的先导。亦长于吟咏，诗歌较其古文清新得多。有《河南穆公集》。

【题解】

此诗咏友人新建楼阁而作。首联直书其事，写主人公于溪边新造楼阁，句中

称其“庾郎”，以赞其风流儒雅。“水石精神出，江山气色来”一联写得很有气势，见出楼阁甫成，登高览远，万物为之气象一新的情景，令人神往。颈联绘出烟霭迷离中所见动景，视野广阔，突出表现了楼阁之高迥。尾联写主人公公事完毕倚栏吟咏的清兴。全诗清新自然，颇有情致。

【原诗】

庾郎真好事^{〔2〕}，溪阁斩新开^{〔3〕}。水石精神出，江山气色来。疏烟分鹭立，远霭见帆回。公退资清兴^{〔4〕}，闲吟倚栏裁^{〔5〕}。

注释

〔1〕鲁从事：作者友人，生平不详。从事：官名，知州的佐吏如别驾、主簿等。清晖阁：故址在江州（今江西九江）。刘禹锡《登清晖阁诗》自注：“在江州。”

〔2〕庾郎：指北周诗人庾信，后借指多愁善感的诗人。此处借指鲁从事。

〔3〕斩新：犹崭新。极新。

〔4〕公退：谓办公之余。资：助。清兴：清雅的情兴。

〔5〕裁：指斟酌、剪裁诗句。

【今译】

你像多才的庾郎，
特别爱好风雅和清赏，
刚刚建造了一座楼阁，
崭新地向着溪山开敞。
登上高处四下眺望，
水石佳秀的神采立即展放，
江山挟带来气象风光，
一片苍苍莽莽。
疏疏烟雾里见白鹭行行分立，
淡淡云气中看远帆点点归航。
公事之余楼阁将助你清兴，
想象你会常常倚栏吟咏斟酌诗章。

贵侯园^{〔1〕}

穆修

【题解】

这首题为“贵侯园”的诗以议论为主，写出达官贵人机关算尽，忙于人事纷争，忙于邀名夺利，虽拥有美丽的花园，却没有闲暇去游赏，而只能看看仆妾们采来插在瓶中的折枝花。这里隐含对他们的深刻讽刺，并对他们投以居高临下式的怜悯。诗中“任客闲游到日斜”句，是诗人淡泊名利、清高自赏的表露。本诗以平常的语言说出不平常的道理，真是喻世名言。

【原诗】

名园虽自属侯家^{〔2〕}，任客闲游到日斜^{〔3〕}。富贵位高无暇出，主人空看折枝花^{〔4〕}。

注释

〔1〕贵侯园：指某达官贵人的花园。在汴京（河南开封）城南。

〔2〕名园，著名的园囿。

〔3〕客：此处作者自指。

〔4〕折枝花：指采下的花枝。

【今译】

这座著名的园林，
虽然属于达官贵人之家，
却任随我这闲游的客人，
竭尽雅兴直游到夕阳西下。
主人官高富贵忙碌非凡，
到自家园里游赏都没有闲暇，
只能看一看采来插在瓶中
已失去盎然生意的折枝花。

独 游

穆 修

【题解】

这首诗前二句纪游，描写诗人独自一人手扶藜杖，到曲水幽林的佳胜之处去寻春游乐，携酒进入乱花深处，花气酒香浑成一片，令人陶然欲醉的情景。后二句写达官贵人们不懂得真正领略春光、领略大自然的妙趣，他们出游时仆从如云、笙歌相随，完全失去寻芳探幽的意义，不过是炫耀富贵罢了。诗人以高官之俗对比自身之雅，颇为自得，后二句语意过于直露，略欠余韵。

【原诗】

水曲林幽独杖藜，郫筒香入乱花携^{〔2〕}。轻肥不得寻春意^{〔3〕}，动要笙歌逐马蹄^{〔4〕}。

注释

〔1〕藜（lí）：指藜杖，用藜的老茎制成的手杖。

〔2〕郫（pí）筒句：为“携郫筒香入乱花”的倒文。郫筒，酒名，郫（今属四川）人截大竹长二尺以上，留一节为底，刻其外为花纹，漆成朱或黑色，或不漆，用以盛酒。相传晋山涛为郫令，用竹管酿酒，兼旬方开，香闻百步。

〔3〕轻肥：轻车肥马，语出《论语·雍也》：“（公西赤）赤之适齐也，乘

肥马，衣轻裘。”此处代指乘肥马，衣轻裘的达官贵人。

〔4〕动：动不动，动辄。

【今译】

我独自手持藜杖，
来到溪水迂曲青林幽静的地方，
带着竹筒酒深入乱花丛里，
四周满都是花气和酒香。
乘肥车穿轻裘的贵官们，
并不能真正领会寻春的雅赏，
他们一出行动不动就要
奴仆簇拥笙歌喧嚷。

欧阳修 十首

礼部贡院阅进士试〔1〕

欧阳修

【作者简介】

欧阳修（公元1007—1072年），字永叔，号醉翁，晚年又号六一居士，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曾任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正直敢言，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因范仲淹事痛责谏官高若讷，贬为夷陵令。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官至知制诰，次年为河北都转运使。庆历新政失败后，为范仲淹、韩琦等申辩，贬知滁州，徙扬州、颍州。后累迁至枢密副使、参知政事。神宗时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徙青州、蔡州。以太子少师致仕。卒谥文忠。欧阳修是北宋诗文革新的领袖，一代文宗，散文名列唐宋八大家，又是其中影响较大的一位。诗歌力矫“西昆体”流弊，清新俊爽，苏轼称其“诗赋似李白”。长篇古诗亦颇受韩愈影响。词也是一大名家，与晏殊并称“晏欧”。又是著名的史学家，与宋祁同修《新唐书》，独力完成《新五代史》。其它尚有笔记、诗话等著述。有《欧阳文忠公集》。

【题解】

欧阳修《归田录》云：“（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余与端明（殿学士）韩子华、翰林（翰林学士）王禹玉、侍读（学士）范景仁、龙图（阁学士）梅公仪，同知礼部贡举，辟梅圣俞（尧臣字）为小试官。凡锁院五十日，六人相与唱和，为古律歌诗一百七十余篇，集为三卷。”本诗即作于此时。这次考试对于宋代文风的革新有着极其重要的意义。叶梦得《石林燕语》云“至和嘉祐间，场屋举子为文奇涩，读或不能成句。欧公力欲革其弊，既知贡举，凡文涉雕刻者，皆

黜之。……及放榜，平日有声如刘辉辈皆不与选，士论颇汹汹”，群聚嘲骂，甚至在街上拦住欧阳修的马头哄闹，而欧公不为所动，终于使“场屋之习，从是遂变”。（《宋史》本传）此次考试，苏轼、苏辙兄弟同时中进士，曾巩亦在榜中，可谓一时胜举。欧阳修一生最喜奖拔才士，本诗写出他主持礼部考试时，见到考场中英才济济，考试场面寂静、肃穆而充满生气，他为朝廷得添新人而由衷地感到喜悦。尾联为自谦之辞。叶梦得认为六位考官的唱酬诗，以本篇“无哗战士衔枚勇，下笔春蚕食叶声”二句“最为警策”。

【原诗】

紫殿焚香暖吹轻^{〔2〕}，广庭清晓席群英^{〔3〕}。无哗战士衔枚勇^{〔4〕}，
下笔春蚕食叶声。乡里献贤先德行^{〔5〕}，朝廷列爵待公卿^{〔6〕}。自惭
衰病心神耗^{〔7〕}，赖有群公识鉴精^{〔8〕}。

注释

〔1〕诗题别本作《礼部贡院阅进士就试》。礼部：官署名，为六部之一，掌礼乐、祭祀、封建、宴乐及学校贡举的政令。贡院：科举时代考试贡士之所。

〔2〕紫殿：指京都贡院。一作“紫案”。暖吹：暖风，指春风。

〔3〕席：犹言列坐。

〔4〕衔枚：古代军旅、田役时，令口中横衔状如短筷的“枚”，以禁喧哗。此处比喻人人肃静。

〔5〕乡里：犹言“郡县”。先德行：以德行为先。

〔6〕列爵：分颁爵位。《尚书·武成》：“列爵惟五”，指公、侯、伯、子、男五等，此处代指官职。公卿：指执政大臣。

〔7〕耗：无，尽。

〔8〕群公：指同时主持考试者如范、王、梅等人。识鉴：能赏识人才、辨别是非。识鉴，一作“鉴裁”，又作“择鉴”。

【今译】

贡院里香烟缭绕，
春天的和风又暖又轻，
宽阔的庭中一清早
就坐满了各地来应试的精英。
举子们紧张肃穆地战斗，
如同衔枚疾走的士兵，
只听见笔在纸上沙沙作响，
仿佛是春蚕嚼食桑叶的声音。
郡县里向京都献上贤才，
首先重视的是品德操行，
朝廷中分等授予官职，
依赖着执政大臣。
我感到惭愧的是
身体衰病心神已尽，
选拔超群的英才，
全仗诸位来识别辨明。

梦中作

欧阳修

【题解】

本诗描绘了梦中所见、所感的四种情境。先写夜凉如水，听得一片笛声，千山唯映一轮冷月的凄清而迥远之境。次写道路迷离，百种鲜花撩人前行的瑰奇之境。再用王质观棋烂柯典故，喻世事沧桑之慨。末写沉醉中仍不能排遣的思乡深情。全诗一句一境，似各不关联，奇妙地反映了诗人潜意识中对生活的向往与思考，希望与失落。陈衍评曰：“此诗当真是梦中作，如有神助。”

【原诗】

夜凉吹笛千山月，路暗迷人百种花。棋罢不知人换世^{〔1〕}，酒阑无奈客思家^{〔2〕}。

注释

〔1〕棋罢句：用王质典故。《述异记》载，晋人王质入山砍柴，见二童子下棋，他在旁观看至终，发觉手中斧柄已烂。下山回到家中，才知已过百年，同辈之人都已死尽。

〔2〕酒阑：行酒结束时，喝完酒。阑：尽，残。客，诗人自指。

【今译】

夜凉如水听一片笛声悠扬，
千山映照着清冷月华。
道路幽暗迷离，
四周有迷人的百种鲜花。
看完了他人的棋局，
并不知世事已天翻地覆地变化。
酒虽然喝到沉醉，
仍禁不住我无限思念故家。

沧浪亭^{〔1〕}

欧阳修

【题解】

作者的诗友苏舜钦（杜衍婿）仁宗庆历间曾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时杜衍、富弼、范仲淹执政，主持政治革新，“多引用一时闻人，欲更张庶事。御史中丞王拱辰等不便其所为，会进奏院祠神，舜钦与右班殿直刘巽辄用鬻故纸公钱召妓乐，间多会宾客……”（《宋史·苏舜钦传》）于是王拱辰进行弹劾，想借此动摇杜衍等人的地位。苏坐自盗罪被除名，与会者十余名士皆得罪被逐。苏长期放废，寓居苏州，买故园废地，筑沧浪亭，徜徉其间。并写有《沧浪亭记》一文，详记其事。欧阳修此诗作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诗人依据《沧浪亭记》，

在想象中描绘了沧浪亭四周高古葱翠的气象，春朝夏日，清风白月之夜的幽雅景致，以及自己对其地的向往之情。并对“壮士憔悴”——友人放废的不幸遭遇给以深切同情，且为他能得山水佳地逍遥度日感到庆幸。篇末寓有对友人的安慰及对其未来命运的祝祷，对其诗文的褒美。全诗铺叙自然，语言流畅。但正如陈衍所评：“未免辞费”。然其中亦自有流传佳句，如“风高月白最宜夜，一片莹净铺琼田”，“清风明月本无价，可惜只卖四万钱”等。

【原诗】

子美寄我沧浪吟^{〔2〕}，邀我共作沧浪篇^{〔3〕}。沧浪有景不可到，使我东望心悠然^{〔4〕}。荒湾野水气象古，高林翠阜相回环^{〔5〕}。新篁抽笋添夏景^{〔6〕}，老桧乱发争春妍^{〔7〕}。水禽闲暇事高格，山鸟日夕相啾喧^{〔8〕}。不知此地几兴废？仰视乔木皆苍烟^{〔9〕}。堪嗟人迹到不远，虽有来路曾无缘^{〔10〕}。穷奇极怪谁似子^{〔11〕}？搜索幽隐探神仙^{〔12〕}。初寻一径入蒙密，豁目异境无穷边^{〔13〕}。风高月白最宜夜，一片莹净铺琼田^{〔14〕}。清光不辨水与月，但见空碧涵漪涟^{〔15〕}。清风明月本无价^{〔16〕}，可惜只卖四万钱^{〔17〕}！又疑此境天乞与^{〔18〕}，壮士憔悴天应怜。鸱夷古亦有独往^{〔19〕}，江湖波涛渺翻天。崎岖世路欲脱去，反以身试蛟龙渊^{〔20〕}。岂如扁舟任飘兀^{〔21〕}，红蕖绿浪摇醉眠^{〔22〕}。丈夫身在岂长弃^{〔23〕}？新诗美酒聊穷年^{〔24〕}。虽然不许俗客到^{〔25〕}，莫惜佳句人间传。

注释

〔1〕题一作《寄题子美沧浪亭》。沧浪亭：原为五代吴越广陵王钱元璋的花园，宋苏舜钦放废后寓居苏州，购其地，筑沧浪亭。南宋时归韩世忠。

〔2〕子美：苏舜钦字。沧浪吟：指苏舜钦《沧浪亭记》及《沧浪亭》诗。

〔3〕共作：原校，一作“共赋”。

〔4〕心悠然：谓心遥向往之。

〔5〕荒湾二句：苏舜钦《沧浪亭记》：“……一日过郡学，东顾草树郁然，崇阜广水，不类乎城中。并水得微径于杂花修竹之间。东趋数百步，有弃地，纵广合五六十寻，三向皆水也。杠之南，其地益阔，旁无民居，左右皆林木相亏蔽，……坳隆胜势，遗意尚存。”阜，小山。

〔6〕篁（huáng）：竹的通称。

〔7〕桧（niè）：树木经砍伐后重新生长的枝条，同“榦”、“櫟”。

〔8〕日夕：原作“月夕”，一作“日夕”。啾（jiū）喧：形容鸟鸣声琐细而热闹。

〔9〕不知二句：因沧浪亭原为吴越广陵王故园，苏舜钦购前早已荒废，诗人故发历史沧桑之慨。乔木，孟子见齐宣王曰：“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有世臣之谓也。”但故国（有历史的旧国）乔木在古诗文中仍联系而用。此处亦暗用其意。乔木，久经年代的高大树木。

〔10〕堪嗟二句：谓一般的俗子无缘寻找到苏氏所找到的山水佳胜之地。

〔11〕穷奇极怪：谓穷尽幽奇怪异之景。

〔12〕探神仙：谓探访神仙所居之地。

〔13〕初寻二句：参见注〔5〕。蒙密，草木繁密。豁目，眼界豁然开阔。

〔14〕风高二句：苏舜钦《沧浪亭记》：“……前竹后水，水之阳又竹，无穷极。澄川翠干，光影会合于轩户之间，尤与风月为相宜。”此用其意。琼田，形容月光映照的水面。

〔15〕原校：一本在此后尚有“姑苏台边人响绝，夜深往往闻鸣船”二句。空碧：指碧天。涵：包容。漪（yī）涟：微波。

〔16〕清风句：李白《襄阳歌》曰“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此处反用其意。

〔17〕可惜句：苏舜钦《沧浪亭记》说钱氏故园之地以四万钱购得。

〔18〕此境：原校，一作“此景”。天乞与：谓天赐与苏氏。

〔19〕鸱（chī）夷句：用范蠡事。春秋越国大夫范蠡佐越王灭吴，知勾践为人不可共安乐，因浮海出齐，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20〕蛟龙渊：指大海。谓范蠡浮于蛟龙出没、波涛险恶的大海。

〔21〕岂如句：苏舜钦《沧浪亭记》：“予时榜小舟，幅巾以往，至则洒然忘其归。箕而浩歌，踞而仰啸，野老不至，鱼鸟共乐。”句意即指苏氏潇洒出尘的清雅生活。岂如：原校，一作“岂知”。飘兀（wù）：犹飘忽。兀，动摇。

〔22〕红蕖（qú）：红莲。蕖，芙蕖，荷花的别名。淅（lù）浪：清波。

〔23〕长弃：指长期放废不被进用。

〔24〕新诗美酒：原校：一作“诗新酒美”。聊穷年：聊以尽年。

〔25〕俗客：凡俗的客人，作者自谦的称谓。

【今译】

子美寄给我咏唱沧浪亭的诗文，
邀我一同写作沧浪亭诗篇。
沧浪亭美景不可能亲眼去看，
使我东望时心中向往遥遥思念。
想那荒落曲折的河岸，
一湾野水气象古老悠远，
高大的林木苍翠的山冈，
在沧浪亭四周回环。
新竹抽笋增添了夏日景致，
老树枝条乱长，争斗春天的鲜妍。
水禽三三两两闲暇地逗留，
仰慕着主人情趣格调高攀，
山中小鸟无论早晨还是夜晚，
啼鸣细碎一片声喧。
不知道此地经过了几番兴废，
抬头只见古老的大树织成一片苍烟。
真该叹息俗人的足迹到不了此间，
虽有道路可通却寻访无缘。

谁能像你这样穷尽了
山水的瑰异奇险？
一直搜索到幽深隐秘之处，
探求的地方居住着神仙。
最初找到那条小路
深隐在繁密的草木之间，
小路尽处眼界忽然开阔，
突现的境地神奇无边。
风高月白的良夜，
清幽的佳景最令人留恋，
晶莹的月光铺在水面，
仿佛是一片白玉田。
分不出清清的是水光还是月色，
只看见碧空与绿波连成一片。
清风明月本没有价目，
可惜卖给你才只四万铜钱。
我又觉得这山水佳境是老天爷特别赐与，
壮士失意老天理当爱怜。
古代的鸱夷子曾独自去往江海，
也不管江湖上波涛浩渺翻天。
一心想脱离崎岖的世间道路，
宁愿只身去到蛟龙腾跃的深渊。
哪儿比得上你驾起一叶扁舟，
飘忽来往于沧浪亭边，
水中红的莲花绿的水波，
轻摇着你酣然醉眠。
大丈夫只要活在世间，
怎么会长期被弃置不管？
姑且吟咏新诗畅饮美酒，
逍遥地度过眼前流年。
虽然那清幽的沧浪亭，
不让我这俗客亲眼得见，
还望你切莫吝惜笔墨，
一定时时寄来佳句好向人间流传。

丰乐亭小饮^{〔1〕}

欧阳修

【题解】

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范仲淹、富弼、杜衍等人主持的政治革新失败被贬，欧阳修上疏为之申辩，贬为滁州（今属安徽）知州。次年，修“丰乐亭”。其《丰乐亭记》云：“修既治滁之明年，夏，始饮滁水而甘，问诸滁人，得于州南百步之近。其上丰山耸然而特立，下则幽谷窈然而深蔽，中有清泉潄然而仰出。俯视左右，顾而乐之。于是疏泉凿石，辟地以为亭，而与滁人往游其间。”此诗作于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春。本篇描写造物无私，僻远山城中亦自

有山桃溪杏趁时而开的大好春光。并从太守眼中见出装扮村野的游女与春花争艳的欢乐情景，由此发出人生当及时行乐的慨叹。但是，在对丰乐亭春景的描绘中，在主人公故作旷达的语气中，我们不难领会到诗人被贬来山城内心深处那拂之不去的愁闷。

【原诗】

造物无情不择物^{〔2〕}，春色亦到深山中。山桃溪杏少意思^{〔3〕}，自趁时节开春风。看花游女不知丑，古妆野态争花红。人生行乐当勉强^{〔4〕}，有酒莫负琉璃钟^{〔5〕}。主人勿笑花与女，嗟尔自是花前翁^{〔6〕}。

注释

〔1〕丰乐亭：欧阳修于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知滁州时所建，参见

【题解】。

〔2〕造物：创造万物的主宰者。

〔3〕少意思：一作“有谁顾”。

〔4〕当：原作“在”，一作“当”。勉强：犹“勉力”。

〔5〕琉璃（liú lí）钟：犹言“水晶杯”，酒杯的美称。琉璃，天然的各种有光宝石、水晶之类。

〔6〕嗟：叹息。尔：你，此诗人自指。

【今译】

造物主没有偏私的感情，
施恩于万物并不进行筛选，
春色因此也来到这
僻远的深山之间。
山中桃花与溪边红杏，
本缺少情韵悠远，
也各自趁着美好时节，
开放在春风面前。
看花的山中游女，
不懂得什么是审美观念，
古朴的装束村野的姿态，
一心要和红花争奇斗艳。
人生本应当尽量及时行乐，
不要辜负水晶杯中美酒滟滟。
主人公请不要嘲笑山花和村女，
可叹你已是花前老翁年迈衰残。

戏答元珍^{〔1〕}

欧阳修

【题解】

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欧阳修因作书为痛责高若讷附和权贵、不为忠而被贬的范仲淹辩诬，降职为峡州夷陵（今湖北宜昌）县令。此诗为次年春在夷陵所作。首联表面上似是直写眼前事物，却暗寓王之涣《凉州词》“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诗句中对朝廷所表示的怨望之情。诗人对此二句颇为自得，曾向人说：“若无下句，则上句不见佳处，并读之，便觉精神顿出。”（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引《西清诗话》）其实我们觉得“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一联更为精警，它以锤炼的语言，表现了时序交迭变换时生动的物象。后苏轼《赠刘景文》诗“荷尽已无擎雨盖，菊残犹有傲霜枝”二句，受到此联影响，内蕴则不如多矣。五、六两联写思乡之情与时序之慨，且作自我宽慰之辞，见出其坚毅执着的人生态度。全诗联联紧扣，意脉绵密，以不怨之怨反映出作者远贬山城的凄寂心情，隐含对现实政治的谴责。

【原诗】

春风疑不到天涯^{〔2〕}，二月山城未见花。残雪压枝犹有桔，冻雷惊笋欲抽芽^{〔3〕}。夜闻归雁生乡思，病入新年感物华^{〔4〕}。曾是洛阳花下客^{〔5〕}，野芳虽晚不须嗟。

注释

〔1〕元珍：丁宝臣，字元珍，有文名，时为峡州军事判官，与欧阳修友善。

〔2〕春风句：为“疑春风不到天涯”的倒文。

〔3〕冻雷：犹言寒雷。

〔4〕夜闻二句：一作“鸟声渐变知芳节，人意无聊感物华”。归雁：原作“啼雁”。物华：自然景色。

〔5〕曾是句：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至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欧阳修曾任西京（洛阳）留守推官，故云。洛阳以花（尤以牡丹）著称。作者《洛阳牡丹记·风俗记》云：“洛阳之俗，大抵好花。春时，城中无（论）贵贱皆插花，虽负担者亦然。花开时，士庶竞为游遨。”

【今译】

我疑心和暖的春风
怕是吹不到这遥远的天之涯，
芳春二月时山城里
却还没看见开花。
去冬的残雪压在树梢，
但仍有未曾凋落的桔实留在枝桠，
寒雷忽地一声震响，
惊得竹笋连忙从地底生出新芽。
夜晚听北归的鸿雁声声啼鸣，
引发我情思无限遥念故家，
疾病中新年替代了旧岁，
不由得感慨自然景物的迅速变化。
我曾经是欣赏洛阳名花的故客，
如今山野春色虽晚，也不必去叹他。

丰乐亭游春

欧阳修

【题解】

《丰乐亭游春》共三首，此为第一首。作于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全诗一扫通常的伤春气息，而描写了欢乐的暮春景色，以及诗人沉浸在山光树色、鸟歌花舞之中，陶然醉饮的情形。末句“酒醒春已归”，极言春光的短暂，深含惜春之意。全篇语言飞动，节律明快。

【原诗】

绿树交加山鸟啼^{〔1〕}，晴风荡漾落花飞^{〔2〕}。鸟啼花舞太守醉^{〔3〕}，明日酒醒春已归^{〔4〕}。

注释

〔1〕交加：相集，错杂。一作“新阴”。山鸟啼：一作“野鸟啼”。

〔2〕此句一作“晚晴斜日杂花飞”。

〔3〕太守：唐宋时知州相当于汉代州郡太守，作者时知滁州，故称。

〔4〕明日：一作“明月”。春已归：一作“春色归”。

【今译】

绿树错杂交集山鸟欢乐鸣啼，
晴风荡漾，落花风中纷飞。
鸟歌花又舞，太守我陶然酣醉，
明天酒醒时，春光怕是早已归。

怀嵩楼新开南轩与郡僚小饮^{〔1〕}

欧阳修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庆历七年（公元1047年）。唐代名相李德裕曾任滁州刺史，建造了“怀嵩楼”，表示对嵩洛的怀念。欧阳修早年任西京留守推官，常与梅尧臣、尹洙等邀游伊阙、嵩山。贬来滁州后，仍然时常怀念嵩洛。他登上“怀嵩楼”与众郡僚小饮，作此诗抒怀。诗中首先追怀政绩斐然却因党争被徙滁州的李德裕，自己的遭遇与之正有相似之处，但诗人却一笔撇开，不再进一步阐发感慨，而突出描写眼前霜林木落、众山争出的飒爽之景，以及野菊花开酒兴正浓的逸怀。西风听画角声哀，诗人却豪迈地解开衣带，并在夕阳下观赏苍劲的青松。且与在座之客相约，待到冬雪磷峋，再来共赏仙境般的玉山。显示出诗人的胸襟极为豁达，精神极其健旺，足见其百折不挠的坚强意志。

【原诗】

绕郭云烟匝几重^{〔2〕}？昔人曾此感怀嵩^{〔3〕}。霜林落后山争出，野菊开时酒正浓。解带西风飘画角^{〔4〕}，倚栏斜日照青松。会须乘醉携佳客^{〔5〕}，踏雪来看群玉峰^{〔6〕}。

注释

〔1〕唐文宗开成元年（公元836年），李德裕由袁州长史徙为滁州刺史，建“怀嵩楼”，并写有《怀嵩楼记》一文。嵩（sōng）：中岳嵩山，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县北，洛阳东南。轩：窗。

〔2〕绕郭云烟：一作“绕阁烟云”。郭：内城称城，外城称郭。匝（zā）：环绕一周叫一匝。

〔3〕昔人：指李德裕。嵩：兼指嵩山与洛阳，因洛阳又称嵩京，李曾分司东都（洛阳）。

〔4〕画角：彩绘的号角，用以报时。

〔5〕会须：犹该当，此处带有期望之意。

〔6〕群玉峰：群玉山，神话传说中的仙山。此处借指白雪覆盖的山峰。

【今译】

环绕城郭的浓浓云烟，
迷迷朦朦不知有多少重，
唐时的名相曾经在此地
怀念嵩洛感慨无穷。
秋霜下树林里木叶凋尽，
众山争相显露各自面容，
野菊开放的美好时令，
我们畅饮醇酒逸兴正浓。
西风中飘来画角清哀的声音，
我解开衣带胸怀更加豪雄，
斜倚着楼上高栏
观赏夕阳照在苍翠的青松。
我将要乘着醉意带领佳客，
冬雪皑皑时再踏上如玉的群峰。

别 滁^{〔1〕}

欧阳修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诗人此年徙为扬州知州，告别他生活了将近三年的滁州，内心的感受是复杂微妙的，量移扬州固然是值得欣喜的事，但同时又难以割舍与僚友及当地百姓的感情，整首诗在轻快的笔意中含淡淡愁思。前二句以绚丽的春光衬托热烈的送别场面。后二句字面上虽如陈衍所评“直是乐天”，但内里实在蕴含着惜别的深情，只是故作旷达自慰且慰人罢了。正由于所抒感情的多重性，所以耐人寻味。

【原诗】

花光浓烂柳轻明^{〔2〕}，酌酒花前送我行。我亦且如常日醉^{〔3〕}，莫教弦管作离声^{〔4〕}。

注释

〔1〕别滁：告别滁州。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闰正月朝廷下达令欧阳修徙知扬州的诏命。

〔2〕轻明：一本作“轻盈”。

〔3〕且：一作“只”。

〔4〕离声：指别离歌曲。

【今译】

花光多么绚烂浓郁，
绿柳丝丝轻柔鲜明，
人们在花前安排酒宴，
热情地为我送行。
我只不过是像平日一样
和大家一同相聚畅饮，
请不要让管弦奏出
令人感伤的离别哀音。

招许主客^{〔1〕}

欧阳修

【题解】

此篇于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在扬州知州任上作。这首诗写得十分别致，篇首先设问：“欲将何物招嘉客？”引起悬念，接下去铺叙了一系列物象：秋天无限的新凉，照进百亩广庭的明月清光，楼头将圆的月，瓮中已香的酒，这一切便不仅是招待嘉客的好东西，更是给大家准备的好诗料。篇末赞誉座中诗友梅尧臣将会是诗中魁首。全诗以活泼诙谐的语言，表现了主人公清极、雅极的生活情趣，读之令人忘俗。

【原诗】

欲将何物招嘉客？惟有新秋一味凉。更扫广庭宽百亩^{〔2〕}，少容明月放清光^{〔3〕}。楼头破鉴看将满^{〔4〕}，瓮面浮蛆拨已香^{〔5〕}。仍约多为诗准备^{〔6〕}，共防梅老敌难当^{〔7〕}。

注释

〔1〕许主客：作者友人，生平未详。主客：官名，隋唐以后在礼部都设有主客司，置主客郎中及员外郎，负责各藩属国朝聘、接待给赐等事。

〔2〕更扫：一作“静扫”。宽百亩：一作“开百亩”。

〔3〕少：稍。放清光：一作“吐清光”。

〔4〕破鉴：破镜，形容未满月。李白《古朗月行》：“小时不识月，呼作白玉盘。又疑瑶台镜，飞上青云端。”

〔5〕浮蛆（qū）：犹言浮蚁，形容酒面浮滓。

〔6〕仍约：一作“更约”。仍，犹“更”。多为诗准备：犹言“多准备为诗”。

〔7〕梅老：指作者好友诗人梅尧臣，详见后梅尧臣小传。敌难当：难以抵敌。

【今译】

我用什么来招待嘉客？
只有新秋无限清凉。
再把百亩宽的庭院打扫干净，
好稍稍容纳明月洒下的清光。
照在楼头破镜样的半月，
眼看就要变得围圆明亮，
酒瓮面上浮着细渣，
拨动一下已发出浓郁芳香。
还要跟诸位相约多准备诗篇，
须共同留意梅老先生的诗才难以抵挡。

宿云梦馆^{〔1〕}

欧阳修

【题解】

本诗当系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诗人痛斥高若讷后被指为范仲淹“朋党”，贬作夷陵（今湖北宜昌）令时，途经湖北安陆（古云梦地区），独宿客馆思亲之作。诗中描写北雁南飞岁已将暮，鸿雁传递了与家人相互间的音讯，信中所诉梦绕魂萦的思情与梦中飞归乡里的情事孰浓孰淡，梦耶非耶，竟难以分别。“井桐叶落荷池尽”的夜雨景象居然无所闻见，足见归梦之香甜，正所谓“梦里不知身是客，一晌贪欢”。实暗寓羁旅苦况，使人可想见其梦醒后的难堪之情。末句化用李商隐《夜雨寄北》句意，隐含对亲人的思念与盼望。诗歌语言清丽而凄婉。

【原诗】

北雁来时岁欲暮，私书归梦杳难分^{〔2〕}。井桐叶落荷池尽，一夜西窗雨不闻^{〔3〕}！

注释

〔1〕云梦馆：似指古云梦地区某客馆。云梦，古云梦泽地域相当广大，大致包括今湖南益阳县湘阴县以北，湖北江陵县安陆县以南、武汉以西地区。此处可能指云梦县，即湖北安陆。

〔2〕私书：指家书。杳：隐约貌。

〔3〕一夜句：李商隐《夜雨寄北》诗：“何当共剪西窗烛，却话巴山夜雨时。”此化用其意。

【今译】

鸿雁从北方飞来时，
又到了一年岁月的黄昏，
家书中诉说的思亲深情，
和梦里怀归的神魂隐约难分。
井台边梧桐叶都飘落，
池塘的荷花也已凋尽，
我沉浸在黑甜的归梦中，
西窗外一夜雨声竟充耳未闻！

苏舜钦 六首

哭曼卿〔1〕

苏舜钦

【作者简介】

苏舜钦（公元1008—1049年），字子美，原籍梓州铜山（今四川中江东南），自曾祖起移家开封（今属河南）。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进士。历任蒙城、长坦县令。入为集贤校理、监进奏院。时杜衍、富弼、范仲淹执政，锐意推行“庆历新政”，改革弊政。遭到王拱辰等人反对。苏为杜衍婿，某次，进奏院祠神，以出售废纸公钱宴会，为王氏所劾，以监守自盗罪削职为民，闲居苏州。后复为湖州长史。苏为诗文革新的主将之一，作古歌诗杂文先于欧阳修，“为于举世不为之时”，“始终自守，不牵世俗趋舍，可谓特立之士也。”（欧阳修《苏氏文集序》）诗与梅尧臣齐名，时称“苏梅”。风格超迈横绝，苍古雄放。有《苏学士文集》。

【题解】

这首诗为哀悼、缅怀作者诗友石延年而作。石延年（字曼卿）卒于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本篇即写于当年。诗中追忆去年春天和诗友曼卿相会、欢乐无涯的情景，以及相互之间“忘形到尔汝”的亲密情谊。然后用大量篇幅描写友人忽已长逝，自己唯能痛哭致奠的情景。并以春日芳菲又一度更新的欢景，反衬知友容颜不复重睹的哀情。且叙述送葬归来悲不能食，知友遗墨犹挂壁间，更引发生死阻隔的哀痛而向风洒泪的情形。诗中充满对人生无常的深深慨叹。语言平易自然，艺术上无特别出色处，唯以抒情真挚感染人。

【原诗】

去年春雨开百花，与君相会欢无涯。高歌长吟插花醉^{〔2〕}，醉倒不去眠君家。今年恸哭来致奠^{〔3〕}，忍欲出送攀魂车^{〔4〕}。春辉照眼一如昨，花已破颧兰生芽^{〔5〕}。唯君颜色不复见，精魂飘忽随朝霞^{〔6〕}。归来悲痛不能食，壁上遗墨如栖鸦^{〔7〕}。呜呼死生遂相隔，使我双泪风中斜^{〔8〕}。

注释

〔1〕曼卿：作者友人诗人石延年字曼卿，生平详见前石延年诗附小传。

〔2〕高歌句：陈衍说此句“的是曼卿酒酣精神（详欧阳公文中）”。

〔3〕恸（tòng）哭：痛哭。奠：设酒食以祭。

〔4〕忍：怎忍，不忍。攀魂车：指牵攀自己灵魂的友人灵车。

〔5〕破颧（lèi）：犹破蕾。颧，丝上的结，比喻花蕾。一本作“破蕾”。

〔6〕精魂：精神魂魄。

〔7〕壁上句：潘岳《悼亡诗》三首其一：“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韩屏无仿佛，翰墨有余迹。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此化用其意。

〔8〕呜呼：叹词，此处表悲痛。

【今译】

去年春风中百花盛开，
和你相会欢乐无涯。
你高声歌唱长吟诗篇，
插花酣饮何其豪雅！
我畅饮美酒喝得沉醉，
不离去随意在你家住下。
谁知道今年竟然痛哭着
为祭奠你来到了你家，
怎能忍心送出那牵攀我心魂
载着你长别的车马。
春日耀眼的光辉一如往昔，
花已破蕾兰草长出了嫩芽。
只是再也看不见
你亲切面容的光华，
你飘忽的精神魂魄，
悠悠远去跟随着朝霞。
归来后我心中满是悲伤，
什么饮食也吞咽不下，
见墙壁上你遗留的墨迹，
如同栖息着的点点乌鸦。
哀痛啊！就此同你生死永隔，
使我伤心泪水在斜风中不断落下。

中秋夜吴江亭上对月怀前宰张子野及寄君谟蔡大^{〔1〕}

苏舜钦

【题解】

本篇抒写望月怀友之情，正如陈衍所评：“望月怀人语，数见不鲜矣。此作颇能避熟就生，写月光澈骨，种种异乎寻常。如自责得陇望蜀，尤其透过一层处。”诗中描写人间天上共惜中秋，晴空万里与江上万顷碧色上下相照，一片澄澈空明，天上月、水中影如双璧浮游，整个宇宙透明得连自己的筋脉都缕缕可数，鱼龙亦无所逃避，诗人直疑是乘槎于天河直触斗牛。这种种描写确实清新绝俗，显出诗人胸无点尘的高洁情怀。由无限胜景生出无人共赏因而深深怀友的感情，也觉语自肺腑，自然而然。

【原诗】

独坐对月心悠悠^{〔2〕}，故人不见使我愁。古今共传惜今夕，况在松江亭上头。可怜节物会人意^{〔3〕}，十日阴雨此夜收。不惟人间惜此月^{〔4〕}，天亦有意于中秋。长空无瑕露表里^{〔5〕}，拂拂渐上寒光流^{〔6〕}。江平万顷正碧色，上下清澈双璧浮^{〔7〕}。自视直欲见筋脉，无所逃避鱼龙忧。不疑身世在地上，只恐槎去触斗牛^{〔8〕}。景清境胜反不足，叹息此际无交游^{〔9〕}。心魂冷烈晓不寝，勉为笔此传中州^{〔10〕}。

注释

〔1〕吴江亭：一称“松江亭”。在吴江县东吴淞江口。吴淞江别称吴江，为太湖最大的支流。前宰张子野：张先（字子野）曾任吴江县令，故称“前宰”。君谔蔡大：诗人、书法家蔡襄字君谔，排行老大，故称。二人均为作者诗友，详见前二人诗附小传。

〔2〕悠悠：深思，忧思。

〔3〕节物：应时节的景物。会：领会，理解。

〔4〕惜此月：别本一作“重此月”。

〔5〕瑕（xiá）：玉的斑点，此处借指微云。

〔6〕拂拂：风吹动貌，此喻月冉冉上升貌。

〔7〕璧（bì）：平圆形中心有孔的玉器，此喻月圆如璧。

〔8〕只恐句：晋张华《博物志》：“旧说云：天河与海通，近世有人居海渚者，年年八月，有浮槎来去，不失期。人有奇志，立飞阁于槎上，多赍粮，乘槎而去。至一处，有城郭状，屋舍甚严，遥望宫中多织妇，见一丈夫牵牛渚次饮之。此人问此是何处，答曰：‘君还至蜀郡问严君平则知之。’”牵牛人则为牵牛星。此用其典。槎（chá），通“槎”。斗牛，二十八宿中的斗宿和牛宿。

〔9〕交游：往来的朋友。

〔10〕笔此：犹言作此、写此。传：犹“寄”。中州：古豫州地处九州中间，称中州。今河南为古豫州地，故相沿亦称河南为中州。此处指北宋京都。

【今译】

独坐江边仰望明月满怀深思，
看不见老朋友令我心中忧愁。
从古至今代代相传共惜今夜时光，

何况又置身在美丽的松江亭上头。
可爱的应时景物善解人意，
十天连绵阴雨今晚忽地全收。
不光人间爱惜此夜明月，
上天也特别偏向于中秋。
长空没有一丝微云表里尽露，
明月冉冉升起寒光四散分流。
江面平静正见万顷碧色，
水天清澈一双璧月上下浮游。
在这透明世界，自视筋骨脉络条缕可见，
鱼龙也因无处藏身全都发愁。
我并不怀疑自己是生活在地上，
却又怕乘着浮舟就会触到天上斗牛。
景色清绝环境优雅反觉美中不足，
叹息此时没有好友一同遨游。
心魂被清光浸得冰冷我到晓难眠，
努力写成此诗寄往友人所在的中州。

静胜堂夏日呈王尉^{〔1〕}

苏舜钦

【题解】

此诗当系早岁任县令时所作。诗中先描写夏日公务稀少，闲卧吟诗令人生出陶然忘机的尘外之想。“窗静蜂迷出，帘疏燕误飞”二句，极写夏日的寂静与炎热使蜂燕欲昏的景象，生动细腻。后四句写诗人想到公事完毕后的爽快，而更令人神往的是与友人“王尉”共赏白云外苍翠的山色。

【原诗】

虚堂吏事稀^{〔2〕}，吟卧欲忘机^{〔3〕}。窗静蜂迷出，帘疏燕误飞^{〔4〕}。
烦心倾晚簟^{〔5〕}，倦体快风衣^{〔6〕}。更想霜云外^{〔7〕}，同君看翠微^{〔8〕}。

注释

〔1〕静胜堂：当为官衙内堂名，具址不详。王尉：指王姓的县尉。尉，官名，北宋太祖建隆三年（公元962年），每县置尉一员，在主簿之下，俸赐并同。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凡县不置簿，则尉兼之。（见《宋史·职官》七）

〔2〕吏事：犹言公务。

〔3〕忘机：忘却计较或巧诈之心，指自甘恬淡与世无争。

〔4〕帘疏：一本作“帘轻”。

〔5〕簟（diàn）：竹席。

〔6〕倦体句：为“风衣快倦体”的倒文。风衣，指轻薄浴风的便衣。

〔7〕霜云：白云。霜，比喻白。

〔8〕翠微：轻淡青葱的山色。

【今译】

清寂的公堂事务稀少，
闲卧吟咏，功名俗念已不放心上。
窗扉幽静蜜蜂儿迷失了来路，
帷帘疏落小燕子误飞进厅堂。
烦躁的心怀向往着夜晚清凉的竹席，
浴风的便衣可以使慵倦的身躯舒爽。
最令我神往的是在那白云以外，
和你把青葱的山色一同观赏。

过苏州

苏舜钦

【题解】

此诗作于何年难以确证，有人说系晚年复起为湖州长史时期，途经苏州所作，似乎可通。诗中盛赞苏州山明水秀、风物清雅的美景，又写出诗人怀无限眷恋、不忍离开此地的心情，并于羁旅穷愁的抒发中，见其放旷闲逸、一任自然的豁达胸襟。语言平易自然。

【原诗】

东出盘门刮眼明^{〔1〕}，萧萧疏雨更阴晴^{〔2〕}。绿杨白鹭俱自得，近水远山皆有情。万物盛衰天意在^{〔3〕}，一身羁苦俗人轻^{〔4〕}。无穷好景无缘住^{〔5〕}，旅棹区区暮亦行^{〔6〕}。

注释

〔1〕盘门：苏州城西南门。初名蟠门，后因此地水陆萦回曲折，改称盘门。刮眼明：谓看得真切。唐韩愈《过襄城》诗：“鄆城辞罢过襄城，颍水高山刮眼明。”

〔2〕更（gēng）：改换。

〔3〕天意在：“在天意”的倒文。

〔4〕俗人轻：为俗人所轻。

〔5〕无穷：别本一作“无情”。

〔6〕旅棹（zhào）：客船。区区：匆忙。区，通“驱”。

【今译】

东出盘门景物看得格外分明，
落一阵萧萧细雨改换了阴晴。
绿杨依依白鹭点点，
全都各自怡乐欢欣，
近处的水远处的山，

一处处隐含着深情。
世间万物有盛有衰，
凭仗上天旨意施行，
叹息我尝尽羁旅愁苦，
却被凡夫俗子们看轻。
这无穷美景可惜无缘留住，
客船黄昏时竟还匆匆远行。

和淮上遇便风^{〔1〕}

苏舜钦

【题解】

本篇为和人之作。前二句以雄健的笔力描绘了清淮浩荡、流向天边的高远景象，以及万里长风吹送归舟的畅快心情，且暗用宗悫语，自抒壮阔怀抱。第三句笔锋转而描写想象之境，显示诗人不愿身陷浊世、不愿同流合污的高洁心志。末句极言对自由天地的无限向往。全诗气势豪迈，表现了诗人奔放不羁的个性及其高情远志。耐人吟味。

【原诗】

浩荡清淮天共流^{〔2〕}，长风万里送归舟^{〔3〕}。应愁晚泊喧卑地^{〔4〕}，
吹入沧溟始自由^{〔5〕}！

注释

〔1〕便风：顺风。

〔2〕清淮：淮水（河）清澈，故称。

〔3〕长风句：《宋书·宗悫（què）传》载，宗悫少年时，叔父问其志向，答曰：“愿乘长风，破万里浪。”此暗用其意。长风，远风。

〔4〕喧卑地：喧闹低湿之地。

〔5〕沧溟：指大海。

【今译】

清澈的淮水浩浩荡荡，
好像与天河汇合同流，
远风打从万里吹来，
吹送着我小小的归舟。
黄昏时假如泊舟在
喧闹低湿的地方，将令我忧愁。
愿长风把我的行舟吹进辽阔的大海，
在那儿我才能领受真正的自由！

淮中晚泊犊头^{〔1〕}

【题解】

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秋冬之际，诗人被政敌所构陷，削职为民，逐出京都。他由水路南行，于次年四月抵达苏州。本诗是其旅途中泊舟淮上的犊头镇时所作。首二句在春天沉沉的暗绿的背景下，突出描绘了耀眼而幽独的花树，富有象征意义，这孤寂而明丽的花，正是耿介傲岸、兀立于险恶政治环境的诗人的自我写照。后二句，在泊舟古祠，在满川风雨中独看涨潮的即景描写中，寄寓了诗人对官场风雨不定、阴晴难测、“等闲平地起波澜”的状况，像旁观者一样镇定自若、处之夷然的心态，而在平和心境的暗示中，又显露了内心深处的愤激不平。全诗色彩明暗、景物动静对照强烈，抒情气氛极其浓郁，感情借景物言之，尤觉含蕴悠远。这是一首传世名作，极得时人及后人称赏。本诗深受唐韦应物《滁州西涧》一诗影响，气势与内涵则过之。

【原诗】

春阴垂野草青青，时有幽花一树明^{〔2〕}。晚泊孤舟古祠下，满川风雨看潮生^{〔3〕}。

注释

〔1〕淮中：指淮河旅途中。犊（dú）头：犊头镇，在古楚州淮阴县（今属江苏）。

〔2〕幽花：幽雅、幽独的花。

〔3〕川：指平川，平野。

【今译】

春天暗绿的树阴覆盖了平野，
春草无边，一片深青，
不时可以看见在僻静的地方，
有一棵幽雅的花树分外鲜明。
黄昏中古老祠庙下，
系着我孤舟的缆绳，
在满川急风暴雨里，
我观看那晚潮汹涌而生。

梅尧臣 二十四首

和才叔岸旁庙^{〔1〕}

梅尧臣

【作者简介】

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字圣俞，行二，又称梅二十

五。宣城（今安徽宣州）人。宣城古名宛陵，故世称宛陵先生。父梅让务农，叔梅询进士及第，历官至翰林侍读学士，梅尧臣因以“门荫”补太庙斋郎。历桐城、河南、河阳三县主簿，及建德、襄城知县等职。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赐同进士出身，为国子直讲，累迁至尚书都部员外郎。任河阳主簿时，受到钱惟演赏识，为之延誉，又受到欧阳修、尹洙等人推重，并与欧成为莫逆之交。梅是北宋诗文革新的主将之一，与欧阳修、苏舜钦齐名，并称“梅欧”或“苏梅”。

《宋诗钞·宛陵诗钞》引龚啸语称其“去浮靡之习于（西）昆体极弊之际，存古淡之道于诸大家未起之先”。多有反映时事和民生疾苦的篇章。诗风平淡含蓄。艺术上提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含不尽之意见于言外”的著名主张。诗间有雄奇险怪之作。不少诗作过于古硬质朴，较少文采，亦多议论化、散文化倾向，平淡有余而情韵不足。

《宋史》本传称其“善谈笑，与物无忤，谈嘲刺讥托于诗，晚益工。有人得西南夷布弓衣，其织文乃尧臣诗也，名重于时如此。”他对宋诗的发展有重要影响。有《宛陵先生集》。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赴开封应进士试不第，以德兴县令知建德县时。这是一首和人咏古庙的篇章。诗人先从外景写起，以枝条乱垂的老树，来衬托野水荒祠的冷寂。再深入描绘祠内的败落之象：土木偶人雨淋破损，扑倒在地，古旧的屋宇为狂风吹折，却有野鸟自在地栖息在满是尘埃的神座上，而座前，竟还留有渔人祀神求福献酒的竹杯。诗人见此情景，不由得哀神灵的虚妄与民风的朴陋，于是借《楚辞》发之。此诗不仅如陈衍所评“写破庙如画”，极其传神，且寄寓了深沉的哲学理念，辞古而意新，有醒世之效。

【原诗】

树老垂纓乱^{〔2〕}，祠荒向水开。偶人经雨踣^{〔3〕}，古屋为风摧^{〔4〕}。野鸟栖尘坐^{〔5〕}，渔郎奠竹杯^{〔6〕}。欲传《山鬼》曲^{〔7〕}，无奈《楚辞》哀^{〔8〕}。

注释

〔1〕才叔：未详。一说指石苍舒，字才叔，雍（今陕西凤翔）人。

〔2〕纓（yīng）：原指丝、线等做成的穗状饰物，此处形容下垂的枝条。

〔3〕偶人：指土木刻绘塑造的神像。踣（bó）：僵仆。

〔4〕摧：毁坏。

〔5〕坐：通“座”，指神座。

〔6〕奠：设酒食以祭。

〔7〕山鬼：屈原《楚辞·九歌》篇名，祀一山中女神，因其非正神，故称“山鬼”。此处借指荒庙所供之神。

〔8〕楚辞哀：屈原所作《楚辞》大多情调哀怨凄婉，故云。

【今译】

苍老的大树胡乱地垂着枝条，
荒凉的庙门向寂寞的河岸开启。
泥塑木雕的神像被雨淋坏，
一尊尊跌倒在地。
古旧的屋宇经不住狂风摧折，
早已变得破败荒废。
野鸟飞进来，大模大样地
在满是尘埃的神座上栖息。
神座前竟还留有盛酒的竹杯，
那是渔人求福时进献的祭礼。
我想唱一首山鬼之歌，
哀婉的《楚辞》曲调会使我满怀愁意。

范饶州坐中客语食河豚鱼^{〔1〕}

梅尧臣

【题解】

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诗人知建德任满，时范仲淹知饶州（治所在今江西波阳），此诗作于饶州一次宴会上。欧阳修《六一诗话》载：“梅圣俞尝于范希文席上赋《河豚鱼》诗云：‘春洲生荻芽，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河豚常出于春暮，群游水上，食絮而肥。南人多与荻芽为羹，云最美。故知诗者谓只破题两句，已道尽河豚好处。圣俞平生苦于吟咏，以闲远古淡为意，故其构思极艰。此诗作于尊俎之间，笔力雄贍，顷刻而成，遂为绝唱。”从以上介绍可知本篇为妙手偶得之作。诗中就南方人“拚死吃河豚”这一生活习俗，极言河豚毒人之深，且又征引韩、柳典故，从正反两方面反复议论，最后归结为“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的箴戒之义。全诗诚如陈衍所评，只首四句绝佳，“余皆辞费”。然议论风发屈其座人，亦可想见其挥毫时的雄迈气势。

【原诗】

春洲生荻芽^{〔2〕}，春岸飞杨花。河豚当是时，贵不数鱼虾。其状已可怪，其毒亦莫加。忿腹若封豕^{〔3〕}，怒目犹吴蛙^{〔4〕}，庖煎苟失所^{〔5〕}，入喉为镞铳^{〔6〕}。若此丧躯体，何须资齿牙^{〔7〕}？持问南方人，党护复矜夸^{〔8〕}。皆言美无度，谁谓死如麻^{〔9〕}？吾语不能屈，自思空咄嗟^{〔10〕}，退之来潮阳，始惮飧笼蛇^{〔11〕}。子厚居柳州，而甘食虾蟆^{〔12〕}。二物虽可憎，性命无舛差^{〔13〕}。斯味曾不比^{〔14〕}，中藏祸无涯。甚美恶亦称，此言诚可嘉。

注释

〔1〕范饶州：范仲淹。范氏于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针对时弊上《百官图》，指摘吕夷简用人唯亲，被诬为朋党，贬知饶州，因称范饶州。河豚（tún）：鱼名，古称为鲀，又名鲐、鲑，亦称河鲀。四五月间产

卵，在此时期卵巢及肝脏有剧毒，误食可以致命。

〔2〕荻(dí)芽：芦笋。

〔3〕忿腹：犹言怒腹，河豚腹大，故云。封豕(shǐ)：大猪。

〔4〕犹：像。吴蛙：指南方大蛙，如牛蛙之类。

〔5〕庖(páo)煎：烹调。失所：指不得法、不合时宜。

〔6〕镆铘(mò yé)：即莫邪，剑、戟之属，常指利剑。一说因春秋吴国莫邪善铸剑，故称。

〔7〕资：依仗。

〔8〕党护：偏袒，袒护。矜(jīn)夸：骄傲自大。

〔9〕死如麻：形容死亡极多。

〔10〕吾语：一作“我语”。不能屈：谓不能使人屈。

〔11〕咄(duō)嗟：叹息。

〔12〕退之二句：唐韩愈(字退之)因谏迎佛骨事，被贬为潮州刺史，其《初南食贻元十八协律》诗云：“唯蛇旧所识，实憚口眼狞。开笼听其去，郁屈尚不平。”憚(dàn)，惧怕。飧(sūn)，夕食，此处泛指食；一作“餐”。

〔13〕子厚二句：唐柳宗元(字子厚)贬为柳州刺史时，韩愈《答柳柳州食虾蟆》诗云：“我初不下喉，近亦能稍稍，常惧染蛮夷，失平生好乐。而君复何为，甘食比豢豹。”柳宗元原诗今已不存。

〔14〕舛(chuǎn)差：犹“舛误”，谬误，错失，此指失误。

〔15〕斯味：指河豚。

〔16〕甚美句：《左传·昭公二十八年》：“甚美必有甚恶”，此用其意。

【今译】

春天的洲渚刚刚长出芦芽，
春天的河岸漫天飞舞杨花。
这时候河豚最最肥美，
价格昂贵远胜过鱼虾。
它的形状丑陋古怪，
它的毒性更是无以复加。
鼓鼓的肚子就像大猪，
双眼凸出好比南方的牛蛙。
假如烹调不得法，
吃进去就会变成利剑把人刺杀。
人们会因此丧失生命，
哪还用河豚长一口咬人的毒牙。
向南方人询问拚死吃河豚的事由，
他们加以袒护还为此骄傲自夸。
都说河豚鲜美得无与伦比，
谁听说过因为吃它而人死如麻？
我的话不能说服在座的人，
仔细思量空自叹息无话。
韩退之被贬来到潮阳，
开始时见笼中的长蛇心中害怕。
柳子厚谪居柳州，

渐渐能甘甜地吃着虾蟆。
这两种东西虽然面目可憎，
并不把人的性命害杀。
河豚味道虽美却不能与之相比，
因为其中隐藏的灾祸无边无涯。
古人说太美的东西必有很恶的因素，
这真是可以作为箴戒的好话。

送何遁山人归蜀^{〔1〕}

梅尧臣

【题解】

这是一首送隐者归乡的诗。一个春日，作者送友人归蜀，诗人先以想象之笔，写出友人的孩子们倚门候望父亲归家的情景。“远壑杜鹃响，前山蜀客归”一联，为“寻常语，用之送归蜀者，独觉自然稳切”（陈衍评语），因杜鹃本为蜀地产物，其鸣声类似“不如归去！”方远山杜鹃啼鸣之际，何遁已返回乡里，此情此景，意味深长。后四句写友人归乡的时间与日常生活情景，且点明友人本为超然尘外的隐士，终日优游，临水照影，人与水一样清澈明净，更见淡泊宁静之致。

【原诗】

春风入树绿，童稚望柴扉^{〔2〕}。远壑杜鹃响^{〔3〕}，前山蜀客归。到家逢社燕^{〔4〕}，下马浣征衣^{〔5〕}。终日自临水，应知已息机^{〔6〕}。

注释

〔1〕何遁：作者友人，生平未详。山人：山居者，多指隐士。

〔2〕童稚：小孩子。柴扉（fēi）：柴门，泛指简陋的房屋。

〔3〕壑（hè）：山谷。杜鹃：鸟名。传说为古蜀帝杜宇魂魄所化，啼声凄切，如曰：“不如归去！”

〔4〕社燕：指春社时飞来的燕子。社：指社日，古代祀社神之日。汉以后，一般以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

〔5〕浣（huàn）：洗涤。征衣：旅外远人所穿的衣服。

〔6〕息机：摆脱世务，停止活动。

【今译】

春风吹绿了树木，
孩子们盼待你守候在柴门。
远处山谷杜鹃声声啼鸣，
前山已归来了你这出行的人。
到家正是燕子飞回的春社，
下了马立即洗净旅衣的征尘。
终日徜徉你临水照影，
摆脱一切世务，心境水一般澄静。

醉中留别永叔、子履^{〔1〕}

梅尧臣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作者于宝元、嘉祐中，曾上书言兵，希望亲临边塞，抗击西夏，却未受到重视。庆历元年在开封受命被派往江南监湖州盐税，这与他报国立功的宏愿大相径庭，因作此诗抒写与挚友离别之情，且抒胸中愤懑不平的感情。诗中细致地描述了自己去往欧阳修官舍辞行，对方殷勤置酒席款待，朋友们从夜到明尽情畅饮、论辩戏谑的情景。对自己“论兵究弊又何益，万口不谓儒者知”的政治遭遇，借酒酣耳热之际发泄一通，此为本诗主旨。诗中又对派往江南一事极表不满，借班固评屈原语及张翰辞官南归事，聊以自我解嘲，故示旷达，实则暗寓悲慨。篇末以豪迈之情作离别之语。全诗将政治上的失意和离别京都、离别挚友的感伤，以及大丈夫洒落的襟怀，种种复杂的心境，表现得淋漓尽致。

【原诗】

新霜未落汴水浅^{〔2〕}，轻舸唯恐东下迟^{〔3〕}。绕城假得老病马^{〔4〕}，一步一跛令人疲^{〔5〕}。到君官舍欲取别^{〔6〕}，君惜我去频增嗜^{〔7〕}。便步髯奴呼子履^{〔8〕}，又令开席罗酒卮^{〔9〕}。逡巡陈子果亦至^{〔10〕}，共坐小室聊伸眉^{〔11〕}。烹鸡庖兔下筋美^{〔12〕}，盘实钉饧栗与梨^{〔13〕}。萧萧细雨作寒色，饘饘尽醉安可辞^{〔14〕}？门前有客莫许报，我方剧饮冠帙欹^{〔15〕}。文章或论到渊奥^{〔16〕}，轻重曾不遗毫厘^{〔17〕}。间以辨讎每绝倒^{〔18〕}，岂顾明日无晨炊^{〔19〕}。六街禁夜犹未去^{〔20〕}，童仆窃讶吾侬痴^{〔21〕}。谈兵究弊又何益^{〔22〕}？万口不谓儒者知^{〔23〕}。酒酣耳热试发泄，二子尚乃惊我为^{〔24〕}。露才扬己古来恶^{〔25〕}，卷舌噤口南方驰^{〔26〕}。江湖秋老鳊鲈熟^{〔27〕}，归奉甘旨诚其宜^{〔28〕}。但愿音尘寄鸟翼^{〔29〕}，慎勿却效儿女悲^{〔30〕}。

注释

〔1〕永叔：欧阳修，字永叔，作者挚友。子履：陆经，字子履，越州（今浙江绍兴）人，其母再嫁陈见素，冒姓陈。后见素卒，仍复姓陆。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为集贤校理。

〔2〕汴水：即汴河。由河南流经安徽入淮河。为唐宋漕运的重要河道。

〔3〕舸（gě）：大船，此处泛指船。

〔4〕假：犹“借”。

〔5〕跛（bǒ）：瘸。

〔6〕官舍：此时欧阳修为馆阁校勘。取别：告别。

〔7〕嗜：叹息。

〔8〕便步：按日常习惯行走的步调，区别于正步。髯（rán）奴：指老仆。髯，古称多须者为髯。

〔9〕卮（zhī）：酒器，此泛指酒杯。

〔10〕逡（qūn）巡：不一会。陈子：指陆经，参见注〔1〕。

〔11〕伸眉：谓解脱愁苦。

〔12〕筴（zhù）：筷子。

〔13〕钉铨（dìng dòu）：堆积。

〔14〕饔（yàn）饔：饱。别本作“厌厌”。

〔15〕剧饮：痛饮。幘（zé）：包头巾。欹（qī）：倾斜。

〔16〕渊奥：深刻奥妙。

〔17〕毫厘：十丝为毫，十毫为厘，比喻微小。

〔18〕辨：通“辩”。谑（xuè）：开玩笑。绝倒：俯仰大笑。

〔19〕晨炊：早饭。

〔20〕六街：唐代长安城中有左右六条大街，北宋汴京也有六街。禁夜：禁止夜行。

〔21〕吾侪（chái）：我辈。侪，辈，类。

〔22〕弊：指朝政弊端。

〔23〕儒者：指文士。

〔24〕尚乃：也还。

〔25〕露才句：汉班固《离骚序》云：“今若屈原，露才扬己，竞乎危国群小之间，以离谗贼。”〔南朝·梁〕刘勰《文心雕龙·辨骚》：“班固以为露才扬己，忿怼沉江。此用其事。露才扬己：显露才能，表现自己。”

〔26〕卷舌噤（jìn）口：闭口不言，表示不再对朝政发表议论意见。噤，闭。南方驰：指被派作监湖州盐税事。

〔27〕江湖句：用张翰事。《晋书·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鳊（guì），淡水鱼名，亦称石桂鱼，体侧偏，口大鳞细，黄绿色，有黑色斑点，肉味鲜美。鲈（lú），淡水鱼名，体侧偏，巨口，细鳞，头大，背苍腹白，古名银鲈、玉花鲈，以松江所产最为肥美。熟：谓长大成熟。

〔28〕奉：接受。甘旨：美味。

〔29〕寄鸟翼：古有鸿雁传书之说，故云。

〔30〕慎勿句：唐高适《别韦参军》诗：“丈夫不作儿女别，临歧涕泪沾衣巾。”此用其意。慎勿，切勿。慎，千万。

【今译】

秋霜还没降下，汴河水很浅，
只怕东下的轻舟不能走得迅疾。
绕满都城借来匹又老又病的马，
一步一瘸令我体倦神疲。
到你的官舍想和你告别，
你惋惜我将要离去频频地叹息。
老仆迈着随意的步子去请子履，
你又让人罗列杯盘安排酒席。
不一会儿陆先生果然也来到此地，
聚坐在小屋谈话聊以排遣愁意。
烹制的鸡兔味道鲜美，
果盘中满满地堆放着栗和梨。

细雨萧萧天色生寒，
尽情醉饱哪有推辞的道理。
门前如有客至不许通报，
我正痛饮，帽子头巾歪得已不整齐。
有时谈论文章到深入玄妙处，
轻和重不曾遗漏一毫半厘。
其间论辩夹杂戏谑常叫人笑倒，
哪儿还顾得没有明天早餐的粮米。
直到京城六街宵禁，还没有散去，
书童仆人悄悄惊讶着我们的痴迷。
谈论军事研究时弊又有什么补益？
众人都不认为读书人懂得这些大道理。
酒酣耳热试着发泄胸中郁愤，
连两位朋友都因我的行为而诧异。
显露才能表现自己从古就为人所恶，
我只有卷舌闭口奔到南方去。
江湖上秋色深鲙鱼鲈鱼正肥，
归去大吃美味倒很合时宜。
但愿你们常常寄来音信，
千万不要学小儿女离别时悲悲凄凄。

送潘供奉承勋^{〔1〕}

梅尧臣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监湖州盐税任期中，是一首赠别诗，所赠对象当系一年轻人。诗人一生好谈兵，曾注《孙子》十三篇，还曾向朝廷请求亲临边塞杀敌立功，宏愿未遂却被派往湖州管盐税，快快不得志。他便把扫荡边尘的希望寄托在他送别的这位青年身上，鼓励他不应仅依靠祖上的功劳，而应自立自强“踊跃发奇策”，获得好的声誉。篇末故作反语，以激励对方。全诗语重心长，不作一般客套语，铮铮有金石之声。艺术上则未见出色。

【原诗】

与君迹熟情已亲^{〔2〕}，欲将行迈聊感人^{〔3〕}。举酒不能效时俗^{〔4〕}，
半醉苦语资立身^{〔5〕}。长大实好带刀剑，何不往助清边尘^{〔6〕}。门戟
虽高岂自有^{〔7〕}，当思乃祖为功臣。所宜踊跃发奇策，嘉名定体庶得
真^{〔8〕}。傥以斯言作狂说^{〔9〕}，乘肥食脆任青春^{〔10〕}。

注释

〔1〕潘供奉承勋：潘承勋，生平未详。供奉，内廷官职名称。

〔2〕迹熟：形迹相熟，指交往多。

〔3〕行迈：行。《诗·王风·黍离》：“行迈靡靡，中心摇摇”。

《传》：“迈，行也。”

〔4〕效时俗：谓效时俗临别作一般吉祥祝福语。

〔5〕半醉：原本作“半辞”，据别本改。资：助。

〔6〕何：原本作“曷”，据别本改。

〔7〕门戟（jǐ）：宫庙、官府以及显贵之家所列之戟，以为仪仗，此处泛指家世显贵。

〔8〕定体：支配躯体。《国语·周语下》：“夫君子目以定体，足以从之，是以观其容而知其心矣。”庶（shù），差不多。真，指人生真谛。

〔9〕傥（tǎng）：通“倘”。斯言：原本作“此言”，据别本改。

〔10〕乘肥食脆：乘肥马食美味，谓纵情享乐。

【今译】

和你交往多感情已很亲近，
你将远行我想用言语来打动人。
我不能仿效时俗举起酒杯，
说一些吉祥话为你送行。
喝得半醉语重心长苦言劝谏，
鼓励你早早去扬名立身。
你身材魁梧喜欢舞弄刀剑，
何不去往边地为国家净扫敌尘？
门第显贵并非由于你的本领，
要想想你祖上原是朝中功臣。
你应当奋勇直前献上奇策，
用好的声誉来支配行动，
差不多就懂得了真正的人生。
如果认为我这番话是狂怪言语，
只管去乘肥马食美味，
随便地抛掷你的青春。

寄题徐都官新居假山〔1〕

梅尧臣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庆历三年（公元1043年）。诗人赞美徐都官新居以太湖石建造的假山，得真山的气势神韵。而通往山顶的小径长满青苔与树梢齐平，显得十分苍古，山下且有河流自墙角引入，见出园林建构巧妙，尽得自然之趣，写来真有尺幅千里之象。诗中又借西汉隐士郑子真身居谷口而名动的典故，赞美主人公的雅韵高德。“只欠林间落狖鼯”句，则作一转折，翻进一层表现诗人的审美趣味，说明人造之景巧夺天工，毕竟比不上万象皆备的大自然，点明所咏乃是假山。篇末写出希望主人公能与民同乐的心意，显示了诗人博大的胸怀。全诗笔力雄劲，格调明快。

【原诗】

太湖万穴古山骨〔2〕，共结峰岚势不孤〔3〕。苔径三层平木末〔4〕

，河流一道接墙隅^{〔5〕}。已知谷口多花药^{〔6〕}，只欠林间落狢鼯^{〔7〕}。
谁侍巾鞵此游乐？里中遗老肯相呼^{〔8〕}？

注释

〔1〕徐都官：所指未详。夏敬观谓“疑即建德徐元兴，集中屡见”。都官，本为官署名，属刑部，北宋前期，设判都官事一员，以无职事朝官充任，无职掌。此指徐氏为判都官事。

〔2〕太湖万穴：指太湖石，园林中叠假山所用之石多采自太湖，其石因风浪冲激，多坳坎、孔窍。古山骨：指石。化用韩愈《石鼎联句》：“巧匠斫山骨”句意。

〔3〕岚（lán）：山中雾气。

〔4〕木末：树梢，屈原《九歌·湘君》：“搴芙蓉于木末。”

〔5〕隅（yú）：角落。

〔6〕已知句：暗用郑子真事。西汉人郑朴字子真，修道守默，成帝时大将军王凤礼聘之，不受。家于谷口，有盛名，世号谷口子真。此处借以赞美徐都官。药，指药草。

〔7〕狢（yàn）：长尾猿。此泛指猿猴。鼯（wú）：鼠名，俗称飞鼠，别名夷由。形似蝙蝠，因其前后肢之间有飞膜，能在树林中滑翔，古人误以为鸟类。

〔8〕谁侍二句：杜甫《客至》诗云：“肯与邻翁相对饮，隔篱呼取尽余杯。”此化用其意。巾鞵（gōu）：代指徐都官。巾，冠的一种，以葛或缣制成，形如帙，横著额上。鞵，革制袖套。肯，可肯。遗老，年老历练的人，此泛指老者。

【今译】

你把千孔万窍的太湖石，
用来作古山的骨髓，
叠成连绵不断的山峰，
云雾缭绕，气势雄伟。
满是青苔的三层小径通往山顶，
与树梢齐平而又曲折萦回。
上下有一条潺湲的河流，
是墙角外引进的活水。
你像郑子真一样居住在谷口，
四周种植了各色鲜花和药类。
就只差山林间跳下猿猴和飞鼠，
不然真可以跟大自然媲美。
谁陪侍你在这园中尽情游乐，
可肯召唤乡里的老者相伴相随？

悼亡三首

梅尧臣

【题解】

梅尧臣与夫人谢氏于仁宗天圣六年（公元1026年）结婚，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谢氏亡故，此三首即作于妻亡当年。《悼亡诗》创自西晋潘安，但正如陈衍所评：“潘安仁诗，以《悼亡三首》为最，然除‘望庐’（‘望庐思其人，入室想所历’）二句，‘流芳’（‘流芳未及歇，遗挂犹在壁’）二句，‘长簟’（‘展转侧枕席，长簟竟床空’）二句外，无沉痛语。盖熏心富贵，朝命刻不去怀……”后中唐时元稹悼其亡妻韦蕙丛的三首《遣悲怀》极负盛名，诗中所记日常生活情景，与所抒生离死别之恨，多有动人之处。但如“今日俸钱过十万，与君营奠复营斋”之句，则透出一股自夸富贵的庸俗气。梅尧臣这一组《悼亡》诗，直抒生死契阔痛彻心肺的哀伤之情，长歌当哭，感人至深。第一首叙述与谢氏结婚十七年，日日相看不足，妻子一旦撒手而去，令其鬓发顿白、痛不欲生，恨不早日从之于地下以践同穴之愿。第二首描写妻子死后，自己神志恍惚，逢人还须勉强应酬，归来则孑然一身，形影相吊，无人可与共语。飞入冷窗的孤萤，半夜哀鸣的断雁，更增其心境悲苦。第三首痛惜美而贤的妻子不得永寿，古人说“天道无亲，常与善人”，所谓天理又安在哉？不禁要斥问苍天为何竟肯使“愚者寿”，而使他那珍贵如连城宝的爱妻“沉埋向九泉”。呼天抢地的悲痛之情如同闻见。三首诗语言质直，以情真意切动人心弦。

其 一

【原诗】

结发为夫妇，于今十七年^{〔1〕}。相看犹不足，何况是长捐^{〔2〕}？我鬓已多白，此身宁久全^{〔3〕}？终当与同穴^{〔4〕}，未死泪涟涟^{〔5〕}。

注释

〔1〕结发二句：欧阳修《梅圣俞墓志铭》引梅尧臣语说谢氏“年二十以归吾，凡十七年而卒”。结发：谓成婚之夕，男左女右共髻束发。曹植《种葛篇》：“与君初婚时，结发恩义深。”

〔2〕长捐：犹言“长逝”，喻人去世。捐：弃，此指弃世。

〔3〕宁：岂。

〔4〕同穴：夫妇死后同葬一个墓穴。《诗·王风·大车》：“谷则异室，死则同穴。”

〔5〕涟（lián）涟：泪落不断貌。

【今译】

和你结发成为恩爱夫妻，
至今还只有短短十七年。
天天相看仍感到心意不足，
何况如今你竟离开我长眠。
我的鬓发差不多都已变白，
这身躯又哪能久留在人间。
总会去跟你同葬一个墓穴，
没死时就不免要涕泪涟涟。

其 二

【原诗】

每出身如梦^{〔1〕}，逢人强意多^{〔2〕}。归来仍寂寞，欲语向谁何^{〔3〕}？
窗冷孤萤入，长宵一雁过。世间无最苦^{〔4〕}，精爽此消磨^{〔5〕}。

注释

〔1〕每出句：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居则忽忽若有所亡，出则不知所如往。”此用其意。

〔2〕强（qiǎng）意：谓强自镇定、勉颜应酬。

〔3〕谁何：谁人，哪个。

〔4〕无最苦：“无如此最苦”的略语。

〔5〕精爽：犹精神。

【今译】

走出门去总觉得恍恍惚惚，
此身就像是在梦里，
遇到熟人谈话应酬，
多半是忍住悲痛勉强自己。
回到家中仍然只有一片寂寞，
心中情愫又能向谁告语！
冷落窗扉飞进闪闪的孤萤，
漫漫长夜听一只鸿雁哀鸣着远去。
世间再没有什么比失去亲人更苦，
我的精神全都因此消磨、萎靡。

其 三

【原诗】

从来有修短^{〔1〕}，岂敢问苍天？见尽人间妇，无如美且贤^{〔2〕}。譬
令愚者寿^{〔3〕}，何不假其年^{〔4〕}？忍此连城宝^{〔5〕}，沉埋向九泉^{〔6〕}！

注释

〔1〕修短：长短，此处指寿命长短。修，长。

〔2〕无如句：为“无如我妻美且贤”的省略语。

〔3〕寿：长寿。

〔4〕假：给与。

〔5〕连城宝：价值连城的珍宝。《史记·蔺相如传》：“赵惠文王时，得楚和氏璧。秦昭王闻之，使人遗赵王书，愿以十五城请易璧。”“价值连城”语出自此典，形容极其珍贵。

〔6〕九泉：地下深处，常指人死后埋葬地。

【今译】

人的生命自来就有长有短，
怎么敢因此去责问苍天？
世间的妇人见过千千万万

没有谁像我爱妻美而且贤。
假令上天肯于让蠢人长寿，
为什么偏偏不让她多活些年？
竟忍心让这价值连城的珍宝，
永远深深地沉埋在九泉！

书 哀

梅尧臣

【题解】

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梅尧臣解湖州盐税任回宣城，不久即赴开封，舟行途中，爱妻谢氏不幸病故。舟次符离（今属安徽）时，次子十十（乳名）也相继死去。这接踵而至的奇祸，使诗人哀伤欲绝，写下此诗直述其事，直抒其情。“两眼虽未枯，片心将欲死”二句，将他连丧亲人、心已痛死的深沉悲哀表现得极其真切。诗中以雨落入地，掘地可见水，珠沉入海，赴海可见珠，来对比人死不可复生这无可补救、无以挽回的惨痛事实。篇末写捶胸顿足又有何用，揽镜自照，只见面容枯槁、瘦削如鬼的形状。全诗于平铺直叙中见深挚沉痛之情。

【原诗】

天既丧我妻，又复丧我子。两眼虽未枯^{〔1〕}，片心将欲死^{〔2〕}。雨落入地中，珠沉入海底。赴海可见珠，掘地可见水。唯人归泉下，万古知已矣^{〔3〕}。拊膺当问谁^{〔4〕}？憔悴鉴中鬼！

注释

〔1〕两眼句：杜甫《新安吏》诗：“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此化用其意。

〔2〕片心句：《庄子·田子方》云：“夫哀莫大于心死。”此用其意。

〔3〕已矣：完了。

〔4〕拊（fǔ）膺（yīng）：捶胸，表示哀痛。

【今译】

老天爷已经夺走我的爱妻，
又夺走了我的儿子。
两眼虽然还没有哭干，
可悲的是我心已经枯死。
雨滴掉下来落进土地，
珍珠被沉没埋在海底。
但是到海里就能找回珍珠，
想寻找落下的雨也可以掘地。
只有人死去葬在九泉，
从古以来就知道再没有希冀。
我悲痛地捶着胸膛又去向谁发问，
只看见镜中憔悴得鬼一样的自己。

四月二十七日与王正仲饮^{〔1〕}

梅尧臣

【题解】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诗人父丧服除，二月离宣城，舟行赴汴京，抵京已五月，本诗写于途中。诗人早年为河阳主簿时，“钱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赏之，为忘年交，引与酬唱，一府尽倾。欧阳修与为诗友，自以为不及。”（《宋史》本传）又与尹洙友善，曾一同登山临水，饮酒赋诗，过过一段豪迈、放诞的生活。“而贤士大夫多从之游，时载酒过门。”（同上书）后来诗人游宦四方，政治上颇不得志，且遭到丧妻失子的大灾难。旧友如钱惟演、尹洙等则早已谢世，心情极其凄黯。本诗篇首篇末写途遇王正仲的欣慰之情，而以大量篇幅追怀昔日欢乐，并对人生难料、世事沧桑寄无限感慨。全诗将复杂的心境表露无遗。

【原诗】

我来自楚君自吴^{〔2〕}，相遇泛波衔舳舻^{〔3〕}。时时举酒共笑乐，莫问罍盎有与无^{〔4〕}。醉忆曩同吾永叔^{〔5〕}，倒冠落佩来西都^{〔6〕}。是时豪快不顾俗^{〔7〕}，留守赠榼少尹俱^{〔8〕}。高吟持去拥鼻学^{〔9〕}，雅阁付唱纤腰姝^{〔10〕}。山东腐儒漫侧目^{〔11〕}，洛下才子争归趋^{〔12〕}。自兹离散二十载，不复更有一日娱。如今旧友已无几^{〔13〕}，岁晚得子欣为徒^{〔14〕}。

注释

〔1〕王正仲：名王存，圣俞妻谢氏的外甥。

〔2〕楚、吴：泛指江南。

〔3〕舳舻（zhú lú）：舳，船后舵；舻，船头，泛指船只。《汉书·武帝纪》：“自浚阳浮江……舳舻千里。”

〔4〕罍（yīng）：盛流质的陶制容器，大肚小口。盎（àng）：一种大腹敛口之盆。此处罍盎泛指盛酒器具，引申为内盛之酒。

〔5〕曩（nǎng）：往昔，从前。永叔：欧阳修字。

〔6〕倒冠落佩：倒戴帽子遗落所佩饰物，形容豪放不拘礼节的样子。佩：古代结于衣带上的饰物，如珠玉、容刀、帨巾等。西都：北宋西都为洛阳。

〔7〕俗：时俗、流俗。

〔8〕留守：指钱惟演，曾任西京留守。赠榼（kē）：犹言“赠酒”，指设宴款待。榼：古代盛酒或贮水的器具。少尹：犹言“小尹”，指尹洙。

〔9〕拥鼻：《世说新语·雅量》：“方作洛生咏。”注引宋明帝《文章志》：“（谢）安能作洛下书生咏，而少有鼻疾，语音浊。后名流多效其咏弗能及，手掩鼻而吟焉。”此用其典。

〔10〕雅阁（què）句：为“雅阁付纤腰姝唱”的倒文。雅阁，雅词。阕，乐曲一首为一阕。纤腰：细腰。姝（shū），美丽的女郎，此指歌女。

〔11〕山东句：山东为孔孟之乡，儒家的发源地。李白游山东时，腐儒嘲笑他不识穷通之理，李白作《嘲鲁儒》诗，云：“鲁叟谈五经，白发死章

句。问以经济策，茫如坠烟雾。……君非叔孙通，与我本殊伦。……”此处暗用其意。腐儒，指迂腐无用的儒生。漫，空。侧目，嫉视，形容怒恨。

〔12〕洛下：指洛阳。

〔13〕如今句：参见【题解】。

〔14〕岁晚：指年纪老大。徒：同伴。

【今译】

我来自楚地你来自吴门，
巧遇在水上，船只相并。
我们时时在一起饮酒欢笑，
也不管瓮中酒是否喝尽。
酣醉中追忆起从前和欧阳永叔，
倒戴帽子散落佩饰来到西京。
那时候一味地快意豪纵，
全不把时俗放置在心。
留守钱惟演殷勤款待，
在座的还有年轻的小尹。
作好的诗拿去给后生们效法，
写成的歌交付细腰的美女唱吟。
山东迂腐的儒生对我们不满，
一个个空自斜着眼睛。
洛阳多才的士人，
却争相来到我们的门庭。
自从离散已过了二十年光阴，
再没有一天曾有过往昔的欢欣。
如今旧日友人已不剩几个，
年纪老大能和你相伴感到分外高兴。

月下怀裴如晦、宋中道^{〔1〕}

梅尧臣

【题解】

仁宗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五月，诗人由宣城来到汴京，本诗写于当年秋天。此时的诗人已饱经忧患，对政治和整个人生感到深深的失望。所以这首怀人诗，在秋月之夜冷寂景象的描写中，特别绘出卧于中庭的老马，以及马厩中相背而睡的倦仆，以此衬托主人公慵倦与凄冷的心境，诗的后半化用李白《月下独酌》诗意，且“翻进两层”（陈衍语），含义甚深。一则表明世罕知己，唯月和影与己相伴，彼此无嫌猜，可以见出世道人心的险恶。二则由月及人，以裴、宋喻月、影，显示相互间非同寻常的交谊，点明怀人主旨。诗中倦仆“相背肖两己”的形容，极为新奇生动，合于诗人“状难写之景如在目前”的艺术主张。

【原诗】

九陌无人行^{〔2〕}，寒月净如水。洗然天宇空^{〔3〕}，玉井东南起^{〔4〕}

。我马卧我庭，帖帖垂颈耳^{〔5〕}。霜花满黑鬣，安欲致千里^{〔6〕}？我仆寝我厩^{〔7〕}，相背肖两己^{〔8〕}。夜深忽惊魇^{〔9〕}，呼若中流矢^{〔10〕}。是时兴我怀，顾影行月底。唯影与月光，举止无猜毁。吾交有裴宋，心意月影比^{〔11〕}。寻常同语默^{〔12〕}，肯问世俗子^{〔13〕}！

注释

〔1〕裴如晦：裴煜字如晦，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进士。历官至翰林学士。宋中道：赵州平棘（今河北赵县）人，参政宋绶之子。二人皆为梅尧臣好友。

〔2〕九陌：汉长安城中有八街、九陌（见《三辅黄图》）。后泛指京都大道，唐骆宾王《帝京篇》：“三条九陌丽城隈，万户千门平旦开。”

〔3〕洗（xiǎn）然：清晰貌。

〔4〕玉井：星官名。《后汉书·郎顗传》李贤注云：“参星下四小星为玉井。”因其形如井，故名。

〔5〕帖帖：安静貌。

〔6〕霜花二句：曹操《步出夏门行》：“老骥伏枥，志在千里。”此反用其意。霜花，形容马毛花白，言其老。一说“霜花”形容洒在马身的月光，亦可通。鬣（liè），兽类颈领上的毛。

〔7〕厩（jiù）：马棚。

〔8〕相背句：形容二人相背而睡如古代礼服上绣的黑青相间如亞形的花纹。肖，像。两己：《尚书·益稷》疏云：“黻（fú）为两己相背，谓刺绣为两己字相背也。”

〔9〕魇（yǎn）：梦中惊骇，恶梦。

〔10〕流矢：冷箭。

〔11〕顾影以下五句：李白《月下独酌》四首其一云：“花间一壶酒，独酌无相亲。举杯邀明月，对影成三人。月既不解饮，影徒随我身。暂伴月将影，行乐须及春。我歌月徘徊，我舞影凌乱。醒时同交欢，醉后各分散。永结无情游，相期邈云汉。”此化用其意。猜毁：猜忌毁谤。

〔12〕寻常：犹言“平常”。同语默：谓志同道合，投契无间。语默：谓说话或沉默。语本《易·系辞上》：“君子之道，或出或处，或默或语。”

〔13〕肯：岂肯。

【今译】

京都大道没有人行走，
一轮秋月水一样澄净。
晴朗的天宇分外空阔，
东南方闪现出玉井四星。
我的马躺卧在中庭，
安宁地垂着双耳和头颈。
月光如霜花洒上它的黑毛，
衰老的马儿哪还能赴千里之行。
我的仆人疲倦地睡在马棚，
背靠背就像礼服上两个己字的花纹。
夜色深沉忽然有人在恶梦中惊骇，

如中了冷箭般发出呼喊声。
这情景引起我满怀思绪，
在月下徘徊我看着自己的身影。
只有我的身影和天上月亮，
没有猜疑毁谤，无论是动还是静。
我跟裴宋二君交谊深厚，
情投意合仿佛月亮和我的身影。
平常不管谈话沉默都同心同德，
哪儿肯去顾念世间的俗人！

东城送运判马察院〔1〕

梅尧臣

【题解】

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诗人在汴京监永济仓，此诗为寒食前送别友人时作。江南一带连年苦旱，《宋史·仁宗纪》载，皇祐三年八月，汴河即已绝流，友人马遵也因此被困京都。次年春，气候有了转机，派去引黄河入汴的役夫也已完工，汴河即将通航。所以诗人先以欢欣的笔调描绘了芳菲春色和天气欲雨、河渠将满的喜人景象。诗的后半希望友人劝谏地方官吏怜念民生疾苦，不要加之以苛重的捐税，并说明只有民富国强，官吏们才可能有优游的条件这一真理。诗中虽表达了典衣沽酒、殷勤送别的深挚友情，主旨却不在抒情而在说理，娓娓道出诗人对国计民生的深深关注，对百姓的一片仁爱之心，真切感人。

【原诗】

东风骋巧如剪刀，先裁杨柳后杏桃〔2〕。圆尖作瓣得疏密〔3〕，颜色又染胭脂牢。黄鹂未鸣鸠欲雨〔4〕，深园静墅声嗷嗷〔5〕。役徒开汴前日放〔6〕，亦将决水归河槽。都人倾望若焦渴，寒食已近沟已淘。何当黄河与雨至？雨深一尺水一篙。都水御史亦即喜，日夜顺疾回轻舠。频年吴楚水苦旱，一稔未足生脂膏。吾愿取之勿求羨，穷鸟困兽易遁逃。我今出城勤送子，沽酒不惜典弊袍。数途必向睢阳去，太傅太尹皆英豪。试乞二公评我说，万分岂不益毫毛？国给民苏自有暇，东园乃可资游遨。

注释

〔1〕运判马察院：指诗人好友马遵，字仲涂，饶州乐平（今属江西）人，时以监察御史为江淮六路发运判官。后官至龙图阁学士。

〔2〕东风二句：唐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此化用其意。

〔3〕得疏密：谓疏密适中，得疏密之致。

〔4〕鸠（jiū）欲雨：陆佃《埤雅·释鸟》：“鸛鸠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匹，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鸛逐妇’者是也。”鸛，指鸛鸠。

〔5〕墅（shù）：农村的简陋房屋。嗷（áo）嗷：众声嘈杂。此指鸛鸠

逐妇的喧闹声。

〔6〕开汴：指疏浚汴河河口和汴河上游。放，指放黄河水入汴。

〔7〕河槽：犹言河渠。

〔8〕倾望：仰望。焦渴：极度口渴。

〔9〕沟已淘：北宋京都每年疏浚沟渠，以防水潦成灾。见《宋史·河渠四京畿沟渠》）。

〔10〕何当：犹合当、应当。黄流：谓黄河水。

〔11〕水一篙（gāo）：形容水深。篙，撑船用的竹竿。

〔12〕都水御史：指马遵，因其以监察御史为漕运官，故称。

〔13〕轻舠（dāo）：轻舟，快船。舠，刀形小船，此处泛指船只。

〔14〕吴楚：泛指江淮一带。频年：连年。水苦旱：一作“岁苦旱”。

〔15〕一稔（rěn）：一次丰收。稔，谷物成熟。脂膏：喻百姓的财物。

〔16〕羨：丰饶。

〔17〕穷鸟困兽：比喻穷苦的百姓。遁（dùn）逃：指逃亡、流亡。

〔18〕沽（gū）酒句：杜甫《曲江》二首其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此化用其语。沽酒，买酒。典，典当。弊袍，破旧的长衣。

〔19〕数途：计算所行道路。睢阳：今河南商丘，宋时称南京应天府。

〔20〕太傅：指曾任宰相推行政治革新的杜衍，此时以太子太傅退居睢阳，即南京应天府。太尹：指欧阳修，当时任应天府知府兼南京留守。汉唐时京师地区行政长官称尹，故尊称欧公为“太尹”。太尹：一作“大尹”。

〔21〕万分句：《孟子·尽心上》：“杨子（杨朱）取为我，拔一毛利天下，不为也。”此反用其意。毫毛，一作“一毛”。

〔22〕国给：谓国家富强，资用不乏。民苏：谓人民得到苏生，能安居乐业。

〔23〕东园句：江淮两浙荆湖发运使许元在真州（治所在今江苏仪征）所筑，梅尧臣写有《真州东园》诗，殷切望其“不独利于己，愿书棠树篇”（周公有德政，百姓爱戴，作《甘棠》诗颂之）。又，诗人所作《许发运待制见过夜话》诗云：“许公运国储，岁入六百万。上莫究所来，下莫有剥怨。十年无纤乏，功利潜亦建。昨除侍从官，聊为磨世钝。……制财犹制兵，太甚则生乱。公警淮阴侯，多多自益办。我今听其谈，夜去为扼腕。书之俟采诗，咨访不可缓。”此句也即规劝许元勿大事搜括民财，要使国强民富，方可优游东园。资，供给。游遨，遨游，游乐。

【今译】

春风卖弄剪刀一样的工巧，
先裁出绿柳后裁出杏和桃。
圆瓣的杏花尖瓣的桃花疏密有致，
染成了胭脂红，色彩鲜又牢。
黄莺还没开始啼唱，
鸬鸟追逐妻子正是下雨的征兆。
深深的园林和平常的农舍，
到处听得见鸬鸟齐声高叫。
役夫疏导汴水前天已打开河口，
就要把黄河水引进河渠沟槽。
京都百姓就像久渴的人盼望见水，

临近寒食，城中的沟渠早已挖好。
黄河水定当跟雨水一起来，
雨水会深一尺，河水深如一篙。
你这负责水运的官员将满心欢喜，
轻舟日夜顺流，江南迅疾去到。
江淮一带连年苦于干旱，
一次丰收也不可能积下财物多少。
我希望征收赋税不要过于贪求，
不然困顿的百姓会像鸟兽般四散奔逃。
如今我殷勤地到城外为你送行，
为买酒不惜典卖了我的旧袍。
计算路途你必然走过睢阳，
杜衍公欧阳公都是当世英豪。
请你让他们评论我这番话语，
是不是于国于民会有一丝一毫的功劳。
国家富强民众能够安居乐业，
官员们当然就有闲暇自在逍遥，
真州那风光佳丽的东园，
才能供给你们尽情地游遨。

许生南归^{〔1〕}

梅尧臣

【题解】

此诗当系慰人落第而作。诗人以海商从众多的珍珠中进行筛选，往往会目迷五色分不清精粗为喻，说明主考官选中的人，不一定都尽善尽美，而许生虽然没有中选，却并不因此减少了真正的价值。诗人劝满腹珠玑的许生不要频频叹息，归家去大可借酒浇愁。诗人又借历史人物作譬，说明入仕做高官不在早晚，而在才德的深浅。诗中所用比喻十分生动精当，对后生的劝箴十分委婉恳切。

【原诗】

大盘小盘堆明珠，海估眩目迷精^{〔2〕}粗。斗量入贡由掇拾^{〔3〕}，未必一一疵纇无^{〔4〕}。不贡亦自有光价，此等固知鱼目殊^{〔5〕}。许生怀文颇所似^{〔6〕}，暂抑安用频增呼^{〔7〕}？倚门老母应日望，霜前稻熟春红稈^{〔8〕}。归来烂炊多酿酒^{〔9〕}，洗荡幽愤倾盆盂^{〔10〕}。九卿有命不愁晚，朱邑当年一啬夫^{〔11〕}。

注释

〔1〕许生：生平未详。

〔2〕海估（gǔ）：海商，贩卖海产品的商人。估，通“贾”，商人。眩（xuàn）目：眼花撩乱。

〔3〕斗量：形容数量多。入贡：进献给朝廷。掇（duó）拾：拾取。

〔4〕疵（cī）：小病，引申为缺点，小毛病。纇（lèi）：缺点毛病。

《淮南子·说林》：“若珠之有颣，玉之有瑕。”

〔5〕此等句：化用“鱼目似珠”成语。南朝梁任昉《大司马记室笺》“惟此鱼目”注引《韩诗外传》：“白骨类象（牙），鱼目似珠”，谓其以假乱真。

〔6〕许生句：谓其满腹文才如珠玑之珍。

〔7〕呼（huò）：谓怒而发声。

〔8〕稃（fú）：谷粒的壳，古籍多作“孚”。

〔9〕烂炊：烧熟。烂：熟。

〔10〕盆盂：器皿，此处泛指盛酒器。

〔11〕九卿二句：用朱邑事。汉时朱邑，舒（今属安徽）人，少为桐乡啬夫（乡官），廉平不苛。吏民爱敬之，举贤良。迁北海太守，治行第一。入为大司马。死后归葬桐乡，乡民共为冢立祠，岁时祭祀不绝。九卿，古时中央政府的九个高级官职。周以少师、少傅、少保、冢宰、司徒、宗伯、司马、司寇、司空为九卿。秦以奉常、郎中令、卫尉、太仆、廷卫、典客、宗正、治粟内史、少府为九卿。汉改奉常为太常、郎中令为光禄勋、典客为太鸿胪、治粟内史为大司农。此处泛指高级官员。一啬夫：一作“是啬夫”。啬夫，乡官。秦制，乡置啬夫，职掌听讼、收取赋税。汉、晋及南朝宋沿袭此制。

【今译】

小盘大盘堆满了明珠，
海商眼花撩乱分不清精和粗。
他收拾好一大批进贡给朝廷，
很难每颗都完美缺点全无。
没入贡的也自有光彩、价值，
明珠当然根本不能等同于鱼目。
许生满腹文才很像还没进贡的明珠，
暂时受到压抑，又何必频频发怒号呼？
老母亲天天倚门将你盼望，
霜降前庄稼熟正春稻谷。
归去后煮好稻米多多酿酒，
一杯杯痛饮能洗净胸中愤怒。
做不做高官自有命运安排，
才德厚就不必发愁迟暮。
汉朝大司农朱邑当年曾是乡间小吏，
只不过管管听讼收租。

吴冲卿出古饮鼎^{〔1〕}

梅尧臣

【题解】

本诗先咏古饮鼎（当为罍），对它作一番细致的描绘，主旨则在咏赞主人吴充及其贤夫人的好古博雅：用古饮鼎盛酒宴客，加之以音乐助兴，极视听之娱，非流俗所能享用。

【原诗】

精铜作鼎土不蚀^{〔2〕}，地下千年藓花冪^{〔3〕}。腹空凤卵留藻文^{〔4〕}，足立三刀刃微直^{〔5〕}。左耳可执口可斟，其上两柱何对植^{〔6〕}。从谁发掘归吴侯^{〔7〕}？来助雅饮欢莫极。又荷君家主母贤^{〔8〕}，翠羽胡琴令奏侧^{〔9〕}。丝声不断玉笋繁^{〔10〕}，绕树黄鹂鸣不得。我虽衰茆为之醉^{〔11〕}，玩古乐今人未识。

注释

〔1〕吴冲卿：吴充（公元1021—1080年），字冲卿，建州浦城（今属福建）人。未冠，举仁宗宝元元年（公元1038年）进士高第。历官至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王安石姻亲而政见与之不同，曾请召还司马光等人。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罢为观文殿大学士，西太一宫使。鼎：古代的一种烹飪器，常见的为三足两耳。此诗所说“古饮鼎”，从诗中描写的形状和用途来看，当为罍（jiǎ），一种温酒器，有三足、两柱、单耳。

〔2〕蚀：侵蚀，毁坏。

〔3〕藓（xiǎn）：隐花植物的一种，无根，生于阴暗潮湿之地。冪（mì）：原指遮盖食物的巾或用巾遮盖食物，引申为覆盖。

〔4〕凤卵：形容饮鼎（罍）腹形状如卵。留藻（zǎo）文：别本一作“腰藻文”。藻文，水草形的花纹，指罍上的镂刻。

〔5〕足立句：罍有三足，故云。

〔6〕对植：犹言对称。

〔7〕谁：何，指何处。吴侯：指吴充。侯，对人的尊称。

〔8〕荷（hè）：蒙受。

〔9〕翠羽胡琴：用翠鸟羽毛装饰的胡琴。胡琴：古代泛指一切从域外传入的弦乐器，往往名同而器异。

〔10〕玉笋：笋的美称。笋：古弦乐器名，形如瑟，十三弦。晏几道《菩萨蛮》词：“哀箏一弄湘江曲，声声写尽湘波绿。纤指十三弦，细将幽恨传。”

〔11〕茆（mié）：即“荼”，俗多作“茆”，疲倦貌。《庄子·齐物论》：“茆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醉：谓陶醉。

【今译】

精铜制成的古代酒器，
泥土没有将它腐蚀吞侵，
埋在地下已有千年，
藓花覆盖了密密一层。
腹中空外形像是凤鸟蛋，
镂刻的水草花纹卷曲分明。
三只脚如同三把利刀，
稍稍直立是刀的尖顶。
左边有执手的单耳，口边可以斟酒，
上面的两根短柱多么对称。
不知从哪儿发掘出来归了吴先生，
来助饮酒的雅兴真是无比欢欣。

又蒙君家的女主人特别贤惠，
命人在一旁奏响饰有翠羽的胡琴。
琴弦声不断，箏声繁复动听，
黄鹂空自绕树，唱不出美妙声音。
我虽已衰老精神疲惫，
也因此陶然而醉发出歌吟，
赏玩古器享受友谊的快乐光景，
世间的俗人哪里能够知情！

寄滁州欧阳永叔

梅尧臣

【题解】

欧阳修于仁宗庆历五年（公元1045年）贬为滁州（治所在今安徽滁县）知州，至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改任扬州知州。本篇为诗人劝勉欧公而作，写于庆历六年，其时诗人在许昌任签书忠武军节度判官。诗中先把欧公与唐代著名诗人韦应物相提并论。且盛赞欧公：“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这美妙比喻，将欧公才思的敏捷和才情的浩荡形容殆尽。然后就此生发，勉励欧公尽其才力写作诗文，以达到惩时救世的目的，从而光照千古。诗人还着重劝勉欧公安于滁州生活“慎勿思北来”，言外之意也就是望其坚持刚正的政治立场，而不要有丝毫妥协，用意十分深切。欧阳修《朋党论》所说：“君子以同道为朋”、“所守者道义，所行者忠义，所惜者名节。以之修身，则同道而相益，以之事国，则同心而共济。”本诗正可证明此理。全诗侃侃而谈，毫无顾忌与保留，于义理则为高论，从艺术方面推求则嫌其拙直，略欠情韵。

【原诗】

昔读韦公集^{〔1〕}，固多滁州词^{〔2〕}。烂熳写风土^{〔3〕}，下上穷幽奇^{〔4〕}。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5〕}。君才比江海^{〔6〕}，浩浩观无涯。下笔犹高帆，十幅美满吹。一举一千里，只在顷刻时。寻常行舟舫^{〔7〕}，傍岸撑牵疲。有才苟如此，但恨不勇为^{〔8〕}。仲尼著《春秋》^{〔9〕}，贬骨尝苦咎^{〔10〕}。后世各有史，善恶亦不遗。君能切体类^{〔11〕}，镜照嫫与施^{〔12〕}，直辞鬼胆惧^{〔13〕}，微文奸魄悲^{〔14〕}。不书儿女事，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15〕}，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此外有甘脆，可以奉亲慈^{〔16〕}。山蔬采笋蕨^{〔17〕}，野膳猎麋麋^{〔18〕}。鲈脍古来美^{〔19〕}，泉炙今且推^{〔20〕}。夏果亦琐细^{〔21〕}，一一旧颇窥。圆尖剥水实^{〔22〕}，青红摘林枝^{〔23〕}。又是供宴乐，聊与子所宜。慎勿思北来^{〔24〕}，我言非狂痴。洗虑当以净^{〔25〕}，洗垢当以脂^{〔26〕}。此言同饮食^{〔27〕}，远寄入君脾。

注释

〔1〕韦公：指中唐诗人韦应物（公元737—约公元789年），京兆长安（今陕西西安）人。曾任三卫郎，吏部员外郎，滁州、江州刺史，左司郎

中，官终苏州刺史，世称韦苏州。有《韦苏州集》十卷。以田园山水诗著称，“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白居易《与元九书》）。后人论唐诗，往往以王（维）、孟（浩然）、韦（应物）、柳（宗元）并举。集中也颇有反映社会乱离、民生疾苦的篇章。

〔2〕固多句：谓韦应物滁州刺史任上所作之诗，多有流传名篇，如《滁州西涧》《寄李儋元锡》《寄全椒山中道士》等。

〔3〕烂熳：焕发，此指文采焕发。风土：风俗习惯和地理环境。

〔4〕穷幽奇：谓写尽幽深奇妙的自然景物。

〔5〕名与句：谓欧阳修与韦应物一样驰名海内。

〔6〕比：犹言“如”、“似”。

〔7〕寻常：指寻常人，一般人。行舟舳（lú）：即行舟。舳：船。

〔8〕恨：遗憾。不勇为：谓欧公写作尚不够多。

〔9〕仲尼：孔子（公元前551—公元前479年），字仲尼，春秋鲁国陬（zōu）邑（今山东曲阜）人。儒家学派的创始人。春秋：编年体史书，相传孔子据鲁史修订而成，所记起鲁隐公元年，至鲁哀公十四年西狩获麟，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

〔10〕贬骨句：谓孔子所修《春秋》微言大义，一字寓褒贬，用意深刻。贬之则如入骨髓，如鞭痛打。笞（chī），用鞭、杖、竹板抽打。

〔11〕切（qì）体类：深入事物的体式、类别。

〔12〕镜照句：谓欧公所作诗文如镜照人，妍媸毕现。媸（mó）：媸母，古代传说中的丑女，黄帝时人。施：西施，春秋时越国美女。后常用作绝色美女的代称。

〔13〕直辞：刚直的言辞。

〔14〕微文：意含褒贬的文字。奸魄：指奸佞之人。

〔15〕先王法：犹言上古的礼法、法则。

〔16〕此外二句：《战国策·韩策》二：“（严）仲子固进，而聂政谢曰：‘臣有老母，……可旦夕得甘脆以养亲。’”此化用其意。甘脆，美味的食物。亲慈，指母亲。

〔17〕蕨（jué）：菜名，嫩叶可食。《诗·召南·草虫》：“陟彼南山，言采其蕨。”又名拳菜、紫蕨。

〔18〕野膳（shàn）：犹言“野味”。膳，所食之物。麇（jūn）：兽名，同“麋”。麋（mí）：兽名，麋鹿，鹿类。

〔19〕鲈脍（kuài）句：用晋张翰事。张翰因见秋风起，思吴中蓴羹、鲈鱼脍……因而弃官回乡。脍，细切为脍。

〔20〕臠（xiāo）炙（zhì）：泛指野禽肉。臠，猛禽，昼潜夜出，俗称猫头鹰。通“鸢”。炙，烧烤的肉。推：推赏。

〔21〕琐细：谓种类繁多。

〔22〕水实：指菱藕之类。

〔23〕青红：指桃、杏、梨等水果。

〔24〕慎勿：切勿。北来：指返回京都。

〔25〕净：指佛教所用净水，能洗去尘俗之虑。

〔26〕垢（gòu）：污秽。脂：油脂。

〔27〕同饮食：意谓和饮食一样重要、不可缺少。

【今译】

从前阅读韦应物先生的集子，
有许多在滁州写的诗句。
他以焕发的才力描绘当地风土，
上下求索，穷尽了自然界的幽深奇异。
你如今来主管这个州郡，
诗名正好跟韦先生并驾齐驱。
你的才情像江海一样浩淼，
广阔得望不到边极。
落笔宛如高升的航帆，
十幅帆又被顺风吹得满满涨起。
一开船就走一千里，
只不过是顷刻须臾。
哪儿像普通人行舟，
傍着河岸撑篙、牵缆费尽力气。
你的才情是那样高华绝世，
只遗憾写作还不十分努力。
仲尼写成《春秋》一书，
一字寓褒贬，宛若鞭打痛到骨髓里。
后世每个朝代都有史书，
善和恶毫无遗漏，一一载入典籍。
你能洞察事物，分辨体式类别，
就像明镜照出丑妇和美女。
刚直的言辞让鬼魅吓破了胆，
深寓褒贬的诗句使奸人悲伤战栗。
不去描写儿女的相思恋情，
不去创作风花雪月的诗句。
只须保存上古的礼法、准则，
好坏是非不容混同一体。
哪儿会求取一时的声誉，
应该期望千载以下的知己。
当地还有美味的食物，
可以奉养老母和亲戚。
山中采摘来竹笋、蕨菜，
想吃野味就把麋鹿猎取。
切细的鲈鱼自古就认为非常鲜美，
如今且把烧熟的山禽肉当成美味。
夏天的果实又是那样繁多，
每一种以前就很诱人食欲。
水中的菱藕之类有尖有圆，
枝头果子有青有红在那树林里。
这些东西足以提供宴饮的欢乐，
使你能够安心居住在此地。
切莫一心想北归返回京都，
我这番话并不是狂言痴语。
洗去尘俗的烦恼要用佛家的净水，
膏脂才能够洗尽污秽油腻。

我说的话就如饮食一样重要，
远远地寄上望你深深记在胸臆。

对雪忆往岁钱塘西湖访林逋^{〔1〕}（三首其一）

梅尧臣

【题解】

诗人林逋隐于杭州西湖之滨的孤山，本诗追忆往昔前去寻访的过程。前两句平铺直叙，不见出色。第三句所绘“折竹压篱”的景象，从侧面表现了林逋所居之地人迹罕至的情形。末句“却穿松下到茅庐”，一则隐隐写出到达目的地的喜悦之情；一则以青松衬托高士“茅庐”的清雅绝俗。至于彼此会面后的情景则留下了悬念，本诗正如一首大曲的序曲或分幕戏剧的序幕。

【原诗】

昔乘野艇向湖上^{〔2〕}，泊岸去寻高士初^{〔3〕}。折竹压篱曾碍过，却穿松下到茅庐^{〔4〕}。

注释

〔1〕林逋：宋初山林诗人，详见前林逋诗附作者小传。

〔2〕野艇：意谓随便的小船，以别于正式的客船。艇，轻便小船。

〔3〕高士：犹“高人”，超世俗之人，多指隐士。

〔4〕却穿：一作“却寻”。茅庐：草屋。

【今译】

回忆往昔驾一叶轻舟，
去向秀丽的西湖，
泊船在岸边再到山上
寻访隐居的高士林逋。
折断的竹枝压在篱笆，
阻碍了行走的道路。
于是就穿过青青的松林，
去到 he 居住的茅屋。

小 村

梅尧臣

【题解】

本篇以生动的诗笔，描绘了淮河之滨一个小小村落贫苦、破败的种种景象。其中“寒鸡得食自呼伴，老叟无衣犹抱孙”两句，勾勒了一幅人不如鸡的惨目伤心的图画，令人不忍闻见。而“野艇”两句极言生计的断绝，可以想象村人衣食无着

的苦难。在史称隆宋的时代，民生竟如此凋敝，难怪诗人要发出“谬入王民版籍论”的惊呼了，这对朝廷是绝大的讽刺，含义极其深刻。

【原诗】

淮阔洲多忽有村^{〔1〕}，棘篱疏散漫为门^{〔2〕}。寒鸡得食自呼伴^{〔3〕}，老叟无衣犹抱孙^{〔4〕}。野艇鸟翘唯断缆^{〔5〕}，枯桑水啮只危根^{〔6〕}。嗟哉生计一如此^{〔7〕}，谬入王民版籍论^{〔8〕}！

注释

〔1〕洲多：别本作“州多”。

〔2〕棘篱：荆棘编成的篱笆。疏散：松散破败。漫：随意。

〔3〕寒鸡：指秋冬时节的鸡。

〔4〕老叟（sǒu）：老头儿。

〔5〕鸟翘：形容船只破败，船尾翘如鸟翼。缆（lǎn）：系船的绳索。

〔6〕水啮（yǎo）：谓被水浸蚀。危：倾危，倾侧欲倒状。

〔7〕嗟哉：可叹。一如此：谓一贫如此。

〔8〕谬（miù）入句：《诗·小雅·北山》：“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此处化用其意。谬，误。版籍，领土，疆域。

【今译】

宽阔的淮河多有洲渚，
忽然看见一个小小的渔村，
荆棘编织的篱笆已经松散破败，
随便地当成掩蔽的屋门。
冷风中瘦鸡偶尔找到食物，
仍呼唤伴侣满含着深情。
老头子身上没有寒衣，
怀中还紧抱着小孙孙。
破烂的小船像鸟翼般翘起，
唯见一条断了的缆绳，
枯老的桑树长年被水浸蚀，
只剩下倾斜欲倒的残根。
可叹啊！百姓的生计，
零落凋敝到如此的情形。
这贫穷的地方误算作圣王的版图，
百姓们错当成圣王的子民！

梦后寄欧阳永叔

梅尧臣

【题解】

仁宗皇祐五年（公元1053年）秋，诗人丧母，解监永济仓官，扶柩归宣城守

丧。此诗作于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丧期将满时。诗中先陈述自己离开朝廷职守，在故乡闲居日久的情形，暗寓对京都、对政治生涯的眷恋。“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两句切题，写出梦中曾与千里之外的挚友相会，梦醒后却唯见残月、唯听晓鸡的惆怅之情，化用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诗意，而深得含蓄之致，为全诗警策。五、六句写诗人由梦中前往京城与知友谈心，言犹在耳，醒后却一切归于消失的情形，深深了悟庄子人生如梦、齐彼此、齐物我、齐夭寿的人生哲理。转而想在有限的年光作出更多的业绩，于是希望已经显达的欧阳修，勿忘举荐自己，用意显豁而言辞婉曲，见出诗人积极用世的精神。当年秋天诗人服丧期满，离宣城，次年抵达汴京，即因欧公及赵概联名奏荐，任国子监直讲之职。

【原诗】

不趁常参久^{〔1〕}，安眠向旧溪^{〔2〕}。五更千里梦，残月一城鸡^{〔3〕}。
适往言犹是^{〔4〕}，浮生理可齐^{〔5〕}。山王今已贵^{〔6〕}，肯听竹禽啼^{〔7〕}？

注释

〔1〕趁：赴。常参：唐制，皇帝正衙日在前殿会见群臣称参。后来泛指定期入朝。王禹偁《对雪》诗：“五日每常参，三馆无公事。”梅尧臣服丧前曾任太常博士、监永济仓官，故得“常参”。

〔2〕旧溪：故乡。诗人故乡有东溪，即宛溪。

〔3〕五更二句：杜甫《梦李白》二首其一：“故人入我梦，明我长相忆。……落月满屋梁，犹疑照颜色。”此处化用其意。

〔4〕适往：即“往”，指梦中前往京都。言犹是：犹“言犹在耳”。

〔5〕浮生：《庄子·刻意》：“其生若浮，其死若休。”认为人生在世，虚浮无定，故称浮生。理可齐：《庄子·齐物论》阐明其“忘彼是（此）、浑成毁，平尊卑（贱）、均物我，外形骸、遗生死”（苏舆语）的人生哲理。

〔6〕山、王：晋山涛、王戎。山涛（公元205—283年），河内怀县（今属河南）人，字巨源。好老庄，与嵇康、阮籍、王戎等作竹林之游，时称竹林七贤。三国魏时为赵国相，入晋为吏部郎、侍中、司徒等职。好举荐、品题人物。曾举荐嵇康。王戎（公元234—305年），琅玕（今属山东）人，入晋后任侍中、吏部尚书、司徒等职。此处以山、王比拟欧阳修，欧阳修时为翰林学士，故云“今已贵”。

〔7〕竹禽：诗人自喻，犹言“山野之人”。隐以竹林诸贤比拟自己与欧阳修等人。

【今译】

很久没有跟随朝班去谒见天子，
多时来安闲地居住在自己的故溪。
五更时做了一个短梦，
千里迢迢和你相见魂梦依稀，
醒来后只看见残月的清光，
只听见满城晓鸡鸣啼。
刚才远到京都去跟你谈心，
话语清晰地萦绕在耳际，

醒后的空虚使我深深领悟
浮生若梦、等同事物的哲理。
你如今已经富贵显达，
晋代的山涛、王戎差可比拟，
可还肯再听一听
我这竹林中野鸟满含期望的歌曲？

戊子三月二十一日殇小女称称^{〔1〕}（三首录二）

梅尧臣

【题解】

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诗人嫡妻谢氏病故，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续娶，写有《新婚》诗。次年七月生女，有《宋中道快我生女》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三月二十一日幼女称称夭亡，尚在襁褓之中。诗人时年四十七岁，在汴京任国子博士，称称死去的当天，他写下了三首痛惜悲悼的诗篇。第一首以自诘的方式，对夺去他爱女生命的事实表示大惑不解。他试以蜂螫鸦噪的自然环境，来解释幼女夭折的缘由，但仍觉于理不合，便只有泣泪询问苍天了。第二首以含苞待放的花蕾，来比喻晶莹纯洁的女婴，花是美丽的，生命却是脆弱的。爱女稚嫩的生命，像花一样凋谢了，无情的苍天却不懂得亲人的痛苦。自己身为父亲，痛苦已深沉如此，“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二句，更翻进一层说，感情虽不激烈，却令人动魄惊心。

其 一

【原诗】

生汝父母喜，死汝父母伤。我行岂有亏^{〔2〕}？汝命何不长？鸦雏春满巢，蜂子夏满房^{〔3〕}。毒螫与恶噪^{〔4〕}，所生遂飞扬^{〔5〕}。理固不可诘^{〔6〕}，泣泪问苍苍^{〔7〕}。

注释

〔1〕戊子：仁宗庆历八年（公元1048年），岁在戊子。殇（shāng）：未成年而死。

〔2〕行：品德操行。亏：损缺。

〔3〕夏：庆历八年闰正月，称称死于三月二十一日，时近夏令。

〔4〕螫（shì）：毒虫刺人。《诗·周颂·小毖》：“莫予荇蜂，自求辛螫。”恶噪：指乌鸦不祥的聒噪。

〔5〕飞扬：夭亡的隐指。

〔6〕诘（jié）：询问，责问。

〔7〕苍苍：指天。传为东汉蔡琰所作《胡笳十八拍》十六：“泣血仰头诉苍苍，生我兮独罹此殃。”

【今译】

生你时父母十分欢喜，

你死去父母悲痛异常。
我的行为品德难道有什么缺损？
为什么你的寿命竟然不长？
春天里乌鸦雏鸟生满窠巢，
夏日间蜜蜂幼子长满蜂房。
毒蜂的刺伤和乌鸦不祥的聒噪，
使我小小爱女的生命轻轻飞扬。
想来想去总是不能探明此中缘由，
只有哭泣着询问上苍！

其 二

【原诗】

蓓蕾树上花^{〔1〕}，莹洁若婴女^{〔2〕}。春风不长久，吹落便归土。娇
爱命亦然^{〔3〕}，苍天不知苦。慈母眼中血，未干同两乳。

注释

〔1〕蓓（bèi）蕾（lěi）：花蕾，含苞未放的花。

〔2〕若：一作“昔”。婴女：犹言“女婴”，此指称称。

〔3〕娇爱：指所爱娇女。亦然：指不长久。

【今译】

我那晶莹纯洁的幼女，
正像树头含苞未放的花蕾。
春风里花开竟不能长久，
一朝吹落就在泥土中沉睡。
我心爱的娇女生命也像花一样短促，
老天爷却不懂得失去亲人的伤悲。
可叹慈母眼中的血泪，
宛若她乳房里未干的汁水。

东 溪^{〔1〕}

梅尧臣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春。前二句化用王维《终南别业》诗句意，描写诗人在东溪观赏风景，任兴所之、流连忘返的情景。“野凫眠岸有闲意，老树着花无丑枝”，为传诵名句，它表现出一种闲远平淡的美的意境，一种创意出新的审美情趣。同时寄寓了诗人淡泊名利的心境和老当益壮的心志。欧阳修《水谷夜行寄圣俞、子美》诗云：“梅翁事清切，石齿漱寒濑。……文词愈清新，心意虽老大。譬如妖韶女，老自有馀态。”本诗足以当之。后四句意境平常，陈衍评之曰“呆钝”，但与前半相联系，意脉不断。全篇节奏舒徐，语言自然，又不失之轻滑。

【原诗】

行到东溪看水时，坐临孤屿发船迟^{〔2〕}。野凫眠岸有闲意^{〔3〕}，老树着花无丑枝。短短蒲茸齐似剪^{〔4〕}，平平沙石净于筛。情虽不厌住不得^{〔5〕}，薄暮归来车马疲。

注释

〔1〕东溪：即宛溪，在今安徽宣城县。源出宣城东南峰山，至城东北与句溪合，宛、句二水，合称双溪。

〔2〕行到二句：王维《终南别业》诗：“行到水穷处，坐看云起时。”此处化用其意。孤屿（yǔ）：犹孤岛。屿，左思《吴都赋》注曰：“屿，海中洲，上有山。”

〔3〕野凫（fú）：野鸭。

〔4〕蒲茸：初生的蒲草。

〔5〕情虽句：柳宗元《至小丘西小石潭记》“以其境过清，不可久居”，此用其意。

【今译】

我到东溪看水的时候，
总是面对孤岛久久独坐发船很迟。
野鸭在溪岸旁安睡，
多么闲静富有情致，
苍老的树上开满鲜花，
依然没有难看的花枝。
短短的初生蒲草整齐如剪，
平平沙石比筛过的更洁净细腻。
虽然我流连这清幽的景色，
却不能长久留在此地，
黄昏时回到城中，
喧闹声里只觉得马乏人疲。

览显忠上人诗^{〔1〕}

梅尧臣

【题解】

仁宗时释显忠写了《南明山宝相寺十五题》并序，诗篇咏历代高僧对佛寺建筑的惨淡经营及佛寺周围的山水风景。其诗序云：“惜其东南之胜势，此亦一焉，而未见好事者与鬻发，然欲其名之远，非歌咏不能伸之。暇日因历访其尚可，得境物，命为一十五题，杂击赋之。”梅尧臣此诗赞美显忠“寻迹数百载，历危千万层”尔后写下的诗歌，并将他比拟晋代高僧慧远。同时嘲笑贾岛诗境界狭隘。

【原诗】

昔读远公传^{〔2〕}，颇闻高行僧^{〔3〕}。庐山将欲雪，瀑布结成冰。寻

迹数百载，历危千万层^{〔4〕}。师来笑贾岛^{〔5〕}，只解咏嘉陵^{〔6〕}。

注释

〔1〕显忠上人：释（和尚）显忠，号祖印禅师，生活于仁宗时代。为南岳下十一世，金山颖禅师法嗣，住越州石佛寺。上人，佛教称具备德智善行的人。后来作为对僧人的敬称。

〔2〕远公：慧远，东晋雁门楼烦人。俗姓贾。也称庐山慧远，师事名僧道安。后入庐山，居东林寺，与刘遗民、宗炳、慧永等十八人结白莲社。在山三十余年，净土宗推尊为初祖。此处借指释显忠。

〔3〕颇闻句：《高僧传》《庐山莲宗宝鉴》等书多载慧远及白莲社中诸僧事，故云。

〔4〕寻迹二句：指释显忠搜求自晋朝至唐末南明山几代僧人对宝相寺佛像、殿阁惨淡经营的史实，并跋山涉水，访求遗迹，均写入诗篇。

〔5〕师：对释显忠的尊称。贾岛：唐代诗人（公元779—843年），范阳人，字阉仙，一作浪仙。初为僧，法号无本。后还俗，屡试不第。官终普州司户参军。苦吟派诗人，诗风清奇苦僻，着重锻字炼句。

〔6〕咏嘉陵：今存贾岛集未见有咏嘉陵篇及句，恐已佚。嘉陵：当指嘉陵江，源出陕西凤县东北嘉陵谷。

【今译】

从前阅读高僧慧远的传记，
知道很多有关僧人高尚的德行。
如今冷寂的庐山就要下雪，
著名的瀑布将结成冰凌。
你搜寻数百年僧人修寺的史实，
晋代高僧的业绩你来继承，
你经历千难万险爬山涉水，
记录下周围的山水环境。
你诗中的境界清远开阔，
应当哂笑贾岛只知歌咏嘉陵。

缺 月

梅尧臣

【题解】

前两句描写一弯缺月照上屋角，由于夜色朦胧，于是产生了“西家狗吠东家疑”的情形，这里见出诗人体察、表现事物的生动细致。后二句以想象之笔描写夜色深沉，神灵鬼物出没、古老的草木丛无风而响的神秘景象。使全诗笼罩着森然可怖的气氛，情调不够健康。

【原诗】

缺月来照屋角时^{〔1〕}，西家狗吠东家疑。夜深精灵鬼物动^{〔2〕}，僊

窳古莽无风吹^{〔3〕}。

注释

〔1〕缺月：别本一作“映月”。

〔2〕精灵：神灵。鬼物动：别本一作“鬼初动”。

〔3〕僂（xiè）窳（sù）：犹“窳（xī）窳”，象声词，一种细碎的声音。
莽：丛生的草木。

【今译】

一弯缺月照上屋角的时分，
西家狗叫东家疑心发生了什么情况。
夜色深沉精灵鬼怪开始活动，
古老的草木丛并无风吹却窳窳作响。

宋祁 二首

落 花

宋 祁

【作者简介】

宋祁（公元998—1062年），字子京，开封雍丘（今河南杞县）人，后徙安州安陆（今属湖北）。仁宗天圣二年（公元1024年），与兄庠同举进士，礼部奏名第一。章献太后认为弟不可先兄，乃擢庠为第一而置祁第十。时号“大小宋”，或称“二宋”。累官国子监直讲、三司度支判官、知制诰、翰林学士、史馆修撰、工部尚书等。官终翰林学士承旨。卒谥景文。以诗文著称，多用奇字。文骈散兼擅，颇多诘屈聱牙之句，亦有博奥典雅的一面。诗歌多唱酬赠答之什，写景咏物诗风格清丽，常有寄托深意。词作不多，其《玉楼春》因有“红杏枝头春意闹”的名句，得“红杏枝头春意闹尚书”雅号。与欧阳修同撰《新唐书》，用功十余载。有《宋景文公集》。

【题解】

吴处厚《青箱杂记》载，夏竦任安州太守时，宋祁兄弟犹为布衣，受到礼遇，夏命二人作《落花》诗，大加赞赏，并预言日后均前程远大。赵令畤《侯鯖录》云：“宋莒公（庠）兄弟，少作《落花》诗，为时脍炙。”宋祁自言：“年二十四，以文投故相夏公，公奇之，以为必取甲科。”（《宋景文笔记》）可知本诗作于真宗天禧五年（公元1021年）。陈衍说“子京多侍儿，疑有伤逝意”，误。首联破题，描写飞落的桃李花片，正如在幽闺自怜的女子，不胜其愁。颔联将花片随风飘舞、缠绵悱恻的情态，及其坠落在地，犹不改旧日芳姿的素性，表现得极为生动。其间用丽娟事，寄寓了诗人不忘恩遇之意。颈联一方面抒写惜花情意，同

时写出花已坠地遗香仍留人间，以显示诗人报效朝廷“虽九死其犹未悔”的坚毅心志。篇末更写出鲜花无意于轻薄的蝴蝶，却甘愿为辛勤的蜜蜂付出芳心的高洁品格，富有象征意义，象征诗人经时济世的怀抱。诗中多化用前人成句、典故，但却自然浑化，无雕琢痕迹。

【原诗】

坠素翻红各自伤^{〔1〕}，青楼烟雨忍相忘^{〔2〕}？将飞更作回风舞^{〔3〕}，已落犹成半面妆^{〔4〕}。沧海客归珠迸泪^{〔5〕}，章台人去骨遗香^{〔6〕}。可能无意传双蝶，尽付芳心与蜜房^{〔7〕}。

注释

〔1〕素：指李花、梨花之类。红：指桃花、杏花之类。

〔2〕青楼：古时富贵之家的闺阁。曹植《美女篇》：“青楼临大路，高门结重关。”

〔3〕回风舞：《洞冥记》：“武帝所幸宫人名丽娟，于芝生殿唱《回风》之曲，庭中花皆翻落。”曹植《洛神赋》：“飘飘若流风之回雪。”李贺《残丝曲》：“落花起作回风舞。”此化用以上句意。

〔4〕半面妆：《南史·梁元帝徐妃传》：“妃（徐昭佩）以帝眇一目，每知帝将至，必为半面妆以俟，帝见则大怒而出。”

〔5〕沧海句：《博物志》：“南海有鲛人，水居如鱼，不废织绩，其眼能泣珠。”李商隐《锦瑟》诗：“沧海月明珠有泪。”

〔6〕章台人去：用唐韩翃与柳氏事。韩有姬柳氏，貌美。安史乱起，二人离散。柳出家为尼以避乱。韩为平卢节度使侯希逸书记，使人寄柳诗，曰：“章台柳，章台柳，昔日青青今在否？纵使长条似旧垂，也应攀折他人手。”

〔7〕蜜房：指蜜蜂。

【今译】

坠落的李花翻飞的桃花，
各自怀着深深的悲伤，
怎能忘记霏微的烟雨中，
佳人在幽居的妆楼凝神结想。
花片飞离了故枝，
又在风中旋舞飘荡，
她依然保持着半旧日芳容，
尽管已经凋落在地上。
客人从苍茫的海上归来，
颗颗珍珠还变作泪水汪汪。
花儿像章台的美人已经离去，
却遗留下透骨的芬芳。
她大概没有心思
对轻薄的蝴蝶倾诉衷肠，
甘愿将一片芳心，
向辛勤的蜜蜂全部献上。

九日置酒^{〔1〕}

宋 祁

【题解】

宋祁晚年外放，历知寿、陈、许、毫、成德、定、益、郑等军州。但他却能以坦荡的胸襟、豁达的态度，来对待宦海的沉浮，本篇即体现了诗人积极乐观的精神面貌。诗人平生喜宾客，好游宴，尚奢华，此诗前半以欢快的笔调描写了当前重阳的良辰美景，设帐宴客、音乐大作的盛况，以及宴席上宾主相得，竞享欢乐的热闹场景。其间化用孟嘉落帽典故，显示了诗人一派洒落的风致。五、六句绘出雨后水天空明澄净的情景，也见出诗人的雅赏。末二句写出诗人鬓发虽白，却满怀着对生活的热爱，竟还有“满插茱萸望辟邪”的天真举动。全诗一扫通常重九诗多感慨时序、叹老嗟卑的萎靡之气，风格豪健爽朗。

【原诗】

秋晚佳晨重物华^{〔2〕}，高台复帐驻鸣笳^{〔3〕}。邀欢任落风前帽^{〔4〕}，促饮争吹酒上花^{〔5〕}。溪态澄明初毕雨，日痕清淡不成霞。白头太守真愚甚，满插茱萸望辟邪^{〔6〕}。

注释

〔1〕九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置酒：安排酒宴。

〔2〕物华：自然景物。

〔3〕复帐：双重的帷帐。驻：驻留。鸣笳（jiā）：泛指奏乐。笳，胡笳，古管乐器名，汉时流行于西域一带少数民族间，初卷芦叶吹之，与乐器相和，后以竹为之。

〔4〕邀欢：寻求欢乐。落风前帽：用孟嘉事。《晋书·孟嘉传》：“孟嘉为桓温参军，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有风至，吹嘉帽堕地，嘉不觉之，……温命孙盛作文嘲嘉。”

〔5〕促饮：催人饮酒。酒上花：指菊花。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九月九日，佩茱萸、食饵，饮菊花酒。”

〔6〕满插句：古俗于九月九日重阳节佩带茱（zhū）萸（yú），以祛邪避灾。晋周处《风土记》：“九月九日律中无射而数九，俗于此日……折茱萸房以插头，言辟恶气，而御初寒。”王维《九月九日忆山东兄弟》诗：“遥知兄弟登高处，遍插茱萸少一人。”茱萸：植物名，有山茱萸、吴茱萸、食茱萸三种，生于川谷，其味香烈。辟，同“避”。

【今译】

我特别看重这晚秋九月九
美好早晨的风物清嘉，
命人在高台上张起双重帷幕，
让乐队奏响动听的琴瑟琵琶。
寻求欢畅任随帽子在风中掉落，
彼此劝酒争吹杯里的菊花。

雨后溪水的形态多么澄净空明，
初晴的淡淡日光不能映成彩霞。
我这白头太守真是过份痴愚，
指望避邪把茱萸插满了鬓发。

文彦博 四首

登平嵩阁右嵩亭作^{〔1〕}

文彦博

【作者简介】

文彦博（公元1006—1097年），字宽夫，汾州介休（今属山西）人。仁宗天圣五年（公元1027年）进士。历官殿中侍御史、转运副使、知州判府、枢密副使、平章军国事，拜太师，封潞国公。一生历仕仁、英、神、哲四朝，出将入相五十余年，为北宋名臣。谥忠烈。《澠水燕谈》载：“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文潞公（77岁）留守西京，慕唐白乐天九老会，于是悉聚洛中大夫贤而老且逸者，韩公（富弼）置酒相乐，凡十二人。又命郑奂图形妙觉僧舍，各赋诗，时人呼之曰‘洛阳耆英会’，为一时盛事。”有《文潞公集》。

【题解】

本诗以平实的语言咏嵩山的亭阁，并由视野中是一片绵延的山峦，写出对家乡的思念与热爱。大笔挥洒，气象雄阔。

【原诗】

不较平嵩与右嵩^{〔2〕}，大都亭阁画穹崇^{〔3〕}。太行太室当前后^{〔4〕}，俱是家山入望中^{〔5〕}。

注释

〔1〕平嵩阁、右嵩亭：均为嵩山上的建筑物。

〔2〕不较：不论。

〔3〕大都句：谓亭阁大都依照天宇的圆形来构筑。穹（qiōng）崇，高貌，司马相如《长门赋》：“正殿块以造天兮，郁并起而穹崇。”此处指高天。

〔4〕太行：山名，绵延山西、河北、河南三省界的大山脉。又名五行山、天母山、女娲山等。太室：即中岳嵩山，五岳之一，在今河南登封县北。东称太室，西称少室。

〔5〕家山：家乡。

【今译】

不论平嵩还是右嵩，
亭阁大都仿造穹苍的形状。
太行太室两山在我身前后，
神野中全都望见自己的家乡。

雪中枢密蔡谏议借示范宽雪景图〔1〕

文彦博

【题解】

本篇为观画而作。诗人以生动的画笔，为范宽的雪景图作了一番描绘，使人如游画中，由此可以见出范宽山水画家师法自然、笔补造化的特点。篇末写诗人将图画当作实景，想象延请宾客、拥炉对饮的快意场面，表现了极其幽雅的情致。

【原诗】

梁园深雪里〔2〕，更看范宽山。迥出关荆外〔3〕，如游嵩少间〔4〕。
云愁万木老，渔罢一蓑还〔5〕。此景堪延客〔6〕，拥炉倾小蛮〔7〕。

注释

〔1〕枢密蔡谏议：当指著名书法家蔡襄，曾知谏院、任枢密院直学士，故称。一说指蔡挺，熙宁五年，挺任枢密副使。范宽：五代至北宋初著名山水画家，华原（今陕西耀县）人，名中正，字仲立，性情豁达，故人呼范宽。善画山水，初师李成、荆浩，既而叹曰：“师人不如师造化。”因迁居终南山、太华山地区，对景写生，自成一家。

〔2〕梁园：即“梁苑”，园囿名，在今河南开封市东南，汉梁孝王（刘武）筑，为游赏与延宾之所。当时名士司马相如、枚乘、邹阳皆为座上客。又名兔园。此处指汴京名园。

〔3〕迥（jiǒng）：远。关荆：指五代后梁画家关同、荆浩。擅长山水，为一时名家。长安关同（一作穉）师事荆浩，从其学画，造诣更高于荆。后世论画，多以荆关并称。梅尧臣《观邵不疑学士所藏名书古画》诗：“山水树石硬，荆关艺能至。”

〔4〕嵩少：即指嵩山。

〔5〕一蓑（suō）：指蓑衣。

〔6〕延：请。

〔7〕小蛮：酒器名。白居易《春晚酒醒寻梦得》诗：“还携小蛮去，试觅老刘看。”自注：“小蛮，酒榼（kē）名也。”白居易《夜招晦叔》诗有“高调秦筝一两弄，小花蛮榼二三升。”小蛮即“小花蛮榼”的略称。名称可能由白居易舞姬小蛮而起。此处指酒。

【今译】

都城名园大雪天里，
又把范宽绘画的雪山展看。

他的造诣远在关荆浩之上，
我仿佛亲身到画中的高山去游览。
见冬云愁惨万木凋零，
飞雪里渔人披一领蓑衣从江上回还。
对这好景致真该延请宾客，
大家围着火炉饮酒清谈。

招仲通司封府园避暑^{〔1〕}

文彦博

【题解】

唐代牛僧孺文宗开成初判东都（洛阳）尚书省事、东都留守，筑宅第于归仁里，“嘉木怪石，置之阶庭，馆宇清华，竹木幽邃。常与白居易吟咏其间……”（《旧唐书》牛僧孺本传）白居易诗中言其宅称“南庄”，牛又在南溪别置一室，专为款待白居易而用。文彦博据以上史事，自况为牛僧孺，而将仲通比作白居易，以显示待客的殷切情意和对仲通的重视。诗中还化用了陶渊明北窗下纳凉、曹氏父子罗致文人于邺下，和陈蕃为徐孺子特设一榻等典故，使诗人招仲通前来避暑这一寻常生活情事，具有了极为丰富深厚的文化内涵。

【原诗】

骑山楼下水轩东，一室初开待白公^{〔2〕}。虽是不在南涧上^{〔3〕}，都缘却有北窗风^{〔4〕}。衔杯避暑称河朔^{〔5〕}，飞盖延宾在邺中^{〔6〕}。解榻况逢徐孺子^{〔7〕}，馈浆茹饭与君同^{〔8〕}。

注释

〔1〕仲通：姓名，生平未详。司封：官署名，属吏部。北宋前期，设判司封事一员，以无职事朝官充任，仅主定谥事。元丰改制，主管封爵、赠官，宗室诸亲和命妇奏荫、承袭等事，设司封郎中或员外郎。

〔2〕骑山二句：参见本诗【题解】。白居易《戏赠梦得兼呈思黯（僧孺字）》诗有云：“月终斋满谁开素？须拟奇章（僧孺袭封奇章公）置一筵。”《早春忆游思黯南庄因寄长句》有云：“南庄胜处心常忆，借问轩车早晚游？”《奉和思黯自题南庄见示兼呈梦得》有云：“谢家别墅最新奇，山展屏风花夹篱……抬头有酒莺呼客，水面无尘风洗池。除却吟诗两闲客，其中情状更谁知！”

〔3〕南涧：指牛僧孺南庄之溪堂。

〔4〕北窗风：用典，陶渊明《与子俨等疏》：“常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5〕称河朔：谓有北方气候之凉爽。河朔，泛指北方地带。

〔6〕飞盖句：用典。东汉建安（公元196—220年）前后，以王粲等七人为主的文人依附于曹操，与曹丕、曹植、蔡琰等人形成邺下文人集团。盖，车盖。邺，地名，今属河北，故城在今河北临漳县北。

〔7〕解榻句：用典。《后汉书·徐稚（字孺子）传》载，陈蕃为豫章

(今江西南昌)太守时“不接宾客，惟稚来特设一榻，去则悬之。”徐孺子，此借指仲通。

〔8〕馈(kuì)：食。浆：指酒水。茹：吃。

【今译】

在官府骑山的楼阁下，
在那水滨的厅堂之东，
我为你特地敞开一个房舍，
就如当年牛僧孺等待着白公。
虽然并不是在佳胜的南涧上，
清凉舒爽却都因为有了北窗好风。
饮酒避暑这儿可以比得上河朔，
飞车接待嘉客我像曹操在邺中。
况且解下床榻遇见你这样的贤士，
饮酒吃饭我都要与你相共。

清明后同秦帅端明会饮李氏园池^{〔1〕}

文彦博

【题解】

本诗是神宗熙宁末(公元1073—1077年)与司马光同游洛阳的李氏园池时所作。诗中化用杜甫《曲江》二首其二“传语风光共流转，暂时相赏莫相违”及李白《襄阳歌》“清风朗月不用一钱买，玉山自倒(醉倒)非人推”等句意，抒写了诗人当暮春时节与知友放情欣赏风光，在花前尽兴醉饮的豪迈情致。诗中全无伤春滥调，词情明快，表现了诗人健康爽朗的胸襟。

【原诗】

洛浦林塘春暮时^{〔2〕}，暂同游赏莫相违。风光不要人传语，一任花前尽醉归^{〔3〕}。

注释

〔1〕秦帅端明：当指司马光。司马光于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因跟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辖境相当今宁夏、甘肃、陕西等部分地区)，故称秦帅。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司马光又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居洛阳，故称秦帅端明。文彦博集中多有与司马光唱酬赠答的诗篇。他为司马光所作挽词有“莫逆论交司马丈，君心知我我知君。同谋同道殊无间……”之句。

〔2〕洛浦：洛水之滨。汉张衡《思立赋》：“载太华之玉女兮，召洛浦之宓妃。”

〔3〕暂同三句：化用杜甫及李白诗意，参见【题解】。

【今译】

洛水之滨的美丽林塘正当春暮，
让我们一同游赏莫把良辰违背。
不必传话给风光叫他暂且留住，
任随我们在花前醉饮兴尽而归。

黄庶 五首

探 春

黄 庶

【作者简介】

黄庶（公元1019—1058年），字亚夫（或作亚父），晚号青社。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庭坚父。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历一府三州，皆为从事。曾随宋祁幕许州，随晏殊再幕长安。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又改幕许州，受知于文彦博。后文徙知青州，辟为通判。至和中，摄知康州。原有《伐檀集》六卷，今存二卷。

【题解】

前二句以欢悦的笔调，写出诗人见到雪里梅开，为迎接春天要在梅树下尽情醉饮的心情。其间化用了南朝陈江总《梅花落》诗“腊月正月早惊春，众花未发梅花新。……满酌金卮催玉柱，落梅树下宜歌舞”等句意。后二句写出诗人由眼前雪里报春的梅开，想象到不久将更见万紫千红的芳菲之景，不由得由衷地咏赞造化之功的神奇美妙，虽化用前人诗句而又自出新意。

【原诗】

雪里犹能醉落梅，好营杯具待春来^{〔1〕}。东风便试新刀尺，万叶千花一手裁^{〔2〕}。

注释

〔1〕雪里二句：化用江总诗句，参见【题解】。又，古有《小梅花》琴曲，《梅花落》笛曲。营，犹“备”。杯具，指酒器。

〔2〕东风二句：化用贺知章《咏柳》诗“不知细叶谁裁出，二月春风似剪刀”句意。

【今译】

雪里梅花盛开，
落梅笛曲也令人心神畅快，
正该准备酒具尽情酣饮，
好迎接芳菲春光的到来。

东风在尝试新的刀尺，
将把万叶千花一手剪裁。

望春偶书

黄 庶

【题解】

本篇描写诗人信马悠悠去寻春，登上古原只见平野如绣，于是发为诗章的情景。诗人用“花应笑我将诗句，便当游人费万钱”的调侃语句，隐约地讽刺了那些只知歌舞相随、追欢买笑，而并不真正懂得欣赏自然美的庸俗的游人。字里行间，颇以自己的清雅而得意，语言平易，婉而多讽。

【原诗】

信马寻春上古原^{〔1〕}，天工一幅绣平川^{〔2〕}。花应笑我将诗句，便当游人费万钱^{〔3〕}。

注释

〔1〕信马：谓骑着马随意漫步。

〔2〕天工：本指造物者，此指自然形成的工巧。

〔3〕费万钱：指歌舞酒宴追欢买笑。

【今译】

我骑着马悠然地漫游，
登上了古原去探寻春光。
造物者的创作真是美妙，
平川像绣出的图画一样。
春花怕是会嘲笑我，
只把为她写出的诗行，
当作那些歌舞宴饮的游客
破费了巨资的抵偿。

饮张承制园亭^{〔1〕}

黄 庶

【题解】

此诗原本题作《和陪丞相听蜀僧琴》，而内容却与听琴完全无关。《全宋诗》据四库本改为《饮张承制园亭》，在本诗之前有一首七律题目是《和陪丞相听蜀僧琴》，诗题正好与本诗互相错植，《全宋诗》编者在诗题下注明：“原与后题互易，据四库本改”。此诗内容平常，诗中描写四月小园春光已尽，只有飞花落入酒杯。但由于园主人惜春与待客的深情厚意，使作为宾客的诗人仍感到春意浓

郁。

【原诗】

小园岂是春来晚，四月花飞入酒杯。都为主人尤好事^{〔2〕}，风光留住不教回。

注释

〔1〕张承制：名字、生平不详。承制，官名。承帝命制诏诰。

〔2〕好事：指留春与待客。

【今译】

小园并不是春天来得太晚，
四月里却有花片飞进酒杯。
都只为主人特别好事，
让春光长留琴曲不叫她辞归。

怪 石

黄 庶

【题解】

这首诗咏怪石，先以山精水怪和传说中的异兽作为比喻，营造了一种幽森的气氛。再写出诗人坐对怪石而产生的遐想，说这块怪石当是汉唐池馆中的旧物。由此引发对久远历史的缅怀与想象。陈衍评曰：“落想不凡，突过卢仝、李贺。”

【原诗】

山鬼水怪著薜荔^{〔1〕}，天禄辟邪眠莓苔^{〔2〕}。钩帘坐对心语口，曾见汉唐池馆来^{〔3〕}。

注释

〔1〕著：附着。薜（bì）荔：木本植物，又名木莲、木馒头，茎蔓生，花小，隐于花托中，实形似莲房，攀援类植物。

〔2〕天禄：传说中的兽名。辟（bì）邪：古代传说中的一种神兽，似狮而带翼。莓苔：即指苔藓。

〔3〕汉唐池馆：汉代多以天禄、辟邪用为雕刻的装饰品。《后汉书·灵帝纪》“复修玉堂殿，铸……天禄、虾蟆。”李贤注：“今邓州南阳县北有宗资碑，旁有两石兽，镌其膊一曰天禄，一曰辟邪。”

【今译】

像山精水怪它生活在薜荔丛中，
像天禄辟邪它睡卧在苔藓之上，
我坐在挂有银钩的帘外

面对怪石不由得口里自语心中思量。
它一定经历过久远的年代，
栖身的池馆曾属于汉唐。

元伯示清水泊之什因和酬^{〔1〕}

黄 庶

【题解】

此诗题为和友人咏清水泊而作，实际上重在自我抒情。诗中写出作者长久远离故乡，只有梦中得去游历的惆怅，并指出每当念及故乡情景，不由得视官职如仇敌，于是远慕张翰弃官归乡的雅志。诗中又写出因读友人“清水吟”，陡然引起奔走仕途、浪掷年华的感慨与愁闷，以及想要归去作“山中侯”，好尽情享受清风明月的愿望，且写出此志目前虽然未遂，但吟诵友人诗章亦能聊以忘忧的心情，由此可以想见友人诗篇令人神驰的感染力量。全诗透露了作者出仕与归隐深刻的矛盾，在清远意境的描绘中，织入了郁陶的忧思，出语自然。

【原诗】

十年不踏故溪上，有时梦去千里游。每思鱼行鉴中见^{〔2〕}，青衫手版如仇雠^{〔3〕}。秋风鲈肥美无价，莫怪张翰不可留^{〔4〕}。前日诵君清水吟，胸中突起百尺愁。儿牵女婴走尘土^{〔5〕}，百年一半如弃投^{〔6〕}。清风明月无界畔^{〔7〕}，白首愿作山中侯^{〔8〕}。君诗写出渔者意，老景一片在目眸^{〔9〕}。清泉钓舟未入手，聊可观诵忘吾忧。

注释

〔1〕元伯：作者友人，生平未详。清水泊：当指黄庶家乡的修水，即于延水，一名建昌江，源出江西修水县西之幕阜山，下游分入于赣江及鄱阳湖。什：篇什，此指诗篇。和酬：和诗酬答。

〔2〕鉴：镜，此形容水清如镜。

〔3〕青衫：唐制官八、九品服青色，泛指官职卑微。手版：即笏（hù），古代官吏上朝或谒见上司时所执，备记事用。仇雠（chóu）：仇敌。雠，匹配、匹敌。

〔4〕秋风二句：用张翰事。《世说新语·识鉴》：“张季鹰（翰字）辟齐王东曹掾，在洛，见秋风起，因思吴中菰菜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意尔，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遂命驾便归。”

〔5〕婴：环绕、羁绊，此处犹言纠缠。尘土：指仕途。

〔6〕百年：一辈子。

〔7〕界畔：犹言“边际”。

〔8〕山中侯：指隐士。

〔9〕目眸（móu）：指眼前。

【今译】

十年来足迹没踏过故乡的水滨，

有时睡梦中去作千里远行。
每当想起故乡水是那样澄清，
看鱼行水中如游在明镜，
这青色官服和手中执版，
不由得当作仇敌般憎恨。
秋风起鲈鱼肥此中的美难以估价，
难怪晋代的张翰不肯留在洛京。
前几天诵读你写的清水吟，
我胸中突然垒起了百尺愁城。
我拖儿带女奔走在污浊的仕途，
一生光阴已经一半儿白扔。
清风明月给人美的感受没有边际，
晚年我愿作山中侯隐居泉林。
你的诗写出了渔人的逸兴高致，
眼前展现出我美好的老年光景。
清泉和钓鱼船虽然还未得到，
读罢诗也让我将忧愁暂且忘个干净。

司马光 十三首

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1〕}

司马光

【作者简介】

司马光（公元1019—1086年），字君实，号迂夫，晚号迂叟，陕州夏县（今属山西）人。家居涑水乡，世称涑水先生。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进士。历官苏州、武成军签判、馆阁校勘、并州通判、开封府推官等。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迁起居舍人同知谏院。神宗即位，诏为翰林学士。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改判西京留司御史台。六年，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居洛阳，以十余年时间全力致志于历史巨著《资治通鉴》的编写。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拜左仆射兼门下侍郎，主持国政。当政仅八个月，病卒。赠温国公，谥文正。有文集八十卷，杂著多种。存诗十四卷。诗多唱酬赠答、怀古纪游、写景咏物之作，时有佳篇妙句。其所作《续诗话》，品评诗歌，颇有见解。

【题解】

本诗是神宗朝作者居洛倾力编撰《资治通鉴》期间所作，和邵雍（字尧夫）《安乐窝中吟》十三首中的第一首。诗中赞美了邵氏淡泊恬静的胸襟，同时亦寓有自许之意。作者又以欣赏的笔调，描写邵氏悠闲清雅的隐居生活之乐，诗末点出自己日以著书为事，忙碌于案牍之间，受到邵氏诗篇的感染，忙里偷闲偶

一登楼，以享受大自然美丽的赐与。其间还翻用了自己的诗句，亦寓有对邵氏的期盼之情。

【原诗】

灵台无事日休休^{〔2〕}，安乐由来不外求。细雨寒风宜独坐，暖天佳景即闲游^{〔3〕}。松篁亦足开青眼^{〔4〕}，桃李何妨插白头。我以著书为职业^{〔5〕}，为君偷暇上高楼^{〔6〕}。

注释

〔1〕邵尧夫：北宋著名理学家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定居洛阳，以教授生徒为业。司马光神宗朝居洛时与之相识，并成为莫逆之交，多唱酬赠答的诗篇。《安乐窝中职事吟》：原题作《安乐窝中吟》，共十三首，司马光和其第一首，原诗有：“安乐窝中分修，分修之外更何求”，后人遂题为《安乐窝中职事吟》。安乐窝：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1年），西京留守王拱辰就洛阳天宫寺西天津桥南五代节度使安审琦故宅基建屋三十间，为雍新居，因名“安乐窝”，自号安乐先生。职事：职事官，宋沿唐制，官员之有执掌者称职事官，此处为戏称。

〔2〕灵台：谓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释文》：“郭（象）云：‘心也。案，谓心有灵智能任持也。’”休休：安闲貌。《诗·唐风·蟋蟀》：“好乐无荒，良士休休。”毛传：“休休，乐道之心。”

〔3〕细雨二句：写邵雍日常游处之乐。邵雍《安乐窝中打乖吟》有“重寒盛暑多闭户，轻暖初凉时出街”之句，司马光诗云“长掩柴扉避寒暑，只将花卉记冬春”，又《和邵尧夫秋霖登石阁》诗自注云：先生冬夏俱不出。

〔4〕篁（huáng）：竹的通称。青眼：用晋阮籍青白眼典故。《世说新语·简傲》注引《晋百官名》说阮籍不拘礼敬，能为青白眼。见礼俗之士，以白眼对之。嵇康赍酒挟琴来访，籍大悦，乃对以青眼。

〔5〕我以句：司马光居洛十五年，全力致志于《资治通鉴》的编撰，故云。

〔6〕为君句：邵雍《安乐窝中吟》十三首其一末二句“因思平地春言语，使我尝登百尺楼”自注：司马君实（司马光字）有诗云：“始知平地上，看不尽青春。”此句“上高楼”即为看春色。

【今译】

心灵宁静无事天天都一样悠闲，
安乐从来不必到身外去谋求。
细雨寒风的时日宜于独自静坐，
天气和暖景色佳丽就出外闲游。
松竹苍翠足以令人双眼愉悦，
艳美的桃李花又何妨插在白头。
我把著书当作自己的职业，
为了盼待你共赏春色我偷暇登上高楼。

和君貺题潞公东庄^{〔1〕}

司马光

【题解】

司马光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自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即退居洛阳。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宰辅名臣文彦博（潞国公）、富弼（韩国公）等人，也因反对新法致仕居洛。文彦博远慕白居易九老会结社吟诗的雅事，集洛阳年德俱高的士大夫十三人为“耆英会”，并建“耆英堂”绘像其间。司马光、王拱辰（字君貺）均为会中人。这首诗是和作，王拱辰原诗已佚。诗的前半写景，后半抒情。作者从大处落墨，把潞公的居第放在高山千重雪、伊浦一片天的壮阔背景中来写，由远及近，描绘了一个依山傍水的宁静庄园，令人神思超越尘俗。后半篇却笔锋突转，撇开隐居生活的进一步刻画而侃然阐发议论，说国之大厦须柱石支撑，文、富等人正是国之栋梁，作者又以渡河为喻，说明他们经邦济世的宏图必得倚仗君王方能实现。但可悲可叹的现实却是：潞公虽曾像萧何一样为君王的左右手，如今却被投闲置散，只能满足于庄园的宴游之乐，此中对神宗深含讽喻。诗中亦借他人酒杯浇自家块垒，表达了司马光被迫闲居的幽愤心情。全诗起伏跌宕，用意深远，写景抒情都很出色。

【原诗】

高峰远叠千重雪^{〔2〕}，伊浦低临一片天^{〔3〕}。百顷平皋连别馆^{〔4〕}，
两行疏柳拂清泉。国须柱石扶丕构^{〔5〕}，人待楼船济巨川^{〔6〕}。萧相
方如左右手^{〔7〕}，且于穷僻置闲田^{〔8〕}。

注释

〔1〕君貺（huàng）：王拱辰（公元1012—1085年），旧名拱寿，仁宗赐今名，开封咸平（今河南通许）人。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历官至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三司使等。司马光与之有交谊，多寄赠唱和之作。潞公：文彦博封潞国公，详见前文彦博诗附小传。东庄：文彦博洛阳居第。《蒙斋笔谈》：“文潞公居第不甚宏大，晚得其旁隙地数亩为园，号‘东田’。”

〔2〕嵩（sōng）峰：中岳嵩山，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县北。叠，原本作“迭”，据别本改。

〔3〕伊：伊河、伊川，水名，出河南卢氏县东南，东北流经嵩县、伊川、洛阳，至偃师，入洛河。浦：水滨。

〔4〕平皋（gāo）：水边平地。皋，水岸。别馆：别墅。

〔5〕丕（pī）构：犹言大厦。丕，大。

〔6〕楼船：有叠层的大船。济：渡。巨川：大河。

〔7〕萧相句：以萧何比喻文彦博。沛人萧何（？—公元前193年）佐刘邦（汉高祖）建立汉王朝，为第一功臣，汉律令典制，多其制定。左右手：比喻得力的助手，《史记·淮阴侯传》：“人有言上曰：‘丞相（萧）何（逃）亡。’上（汉高祖）大怒，如失左右手。”

〔8〕且于句：《史记·萧相国世家》：“何置田必居穷处，为家不治垣

屋。”此处借喻潞公置田建屋于荒僻之地。

【今译】

遥远的嵩山堆千重白雪，
低低的伊水映一片蓝天。
水滨百顷田地连接着别墅，
两行疏落的柳枝拂动清泉。
国之大厦正须柱石般的重臣支撑，
谁想渡过大河必得凭借高大楼船。
潞公像萧相国一样曾是左右臂膀，
如今却在荒僻的村野造屋买田。

闲居

司马光

【题解】

此诗是作者退居洛阳时所作。前二句对世情看冷暖、人面逐高低的浇薄风气深感感慨。后二句借童仆的慵懒写出自己倦怠的心情，以及与世疏隔的落寞情怀。

【原诗】

故人通贵绝相过^{〔1〕}，门外真堪置雀罗^{〔2〕}。我已幽慵童更懒^{〔3〕}，
雨来春草一番多。

注释

〔1〕通贵：全都显贵。通，全部。绝，断。相过：来往、过从。

〔2〕门外句：用汲郑典，谓门庭冷落，来客绝少，至能张罗捕雀。《史记·汲郑传》太史公曰：“始翟公为廷尉，宾客阗门；及废，门外可设雀罗。”

〔3〕幽慵：沉静而慵倦。

【今译】

老朋友全都显贵，断绝了跟我来往，
门外冷落得真可以捕雀张罗。
我已沉静慵倦，童仆还更懒惰，
雨来时一任春草长得多多。

野轩^{〔1〕}

司马光

【题解】

本诗描写了作者居洛时古朴、单纯的田园生活之乐，以及隐士装束透出的林下风味。后二句连用两个农夫的典故，来表现作者在村野居室中的宁静心境。

【原诗】

黄鸡白酒田间乐，藜杖葛巾林下风^{〔2〕}。若更食芹仍暴背^{〔3〕}，野怀并在一轩中^{〔4〕}。

注释

〔1〕野轩：村野中的居室。轩，堂之前沿，外周以廊，也指长廊或小室，此处泛指房屋。

〔2〕藜（lí）杖：用藜的老茎制成的手杖。葛巾：以葛布制成的头巾。林下风：谓隐士的风度。林下，指山林退隐之所。

〔3〕食芹暴（曝pù）背：《列子·杨朱》：“昔者宋国有田夫……自曝于日，……顾谓其妻曰：‘负日之暄（暖），人莫知者，以献吾君，将有重赏。’里之富室告之曰：‘昔人有美戎菽、甘泉茎、芹萍子者，对乡豪称之。乡豪取而尝之，蜚于口，惨于腹，众哂而怨之，其人大惭。’”嵇康《与山巨源绝交书》：“野人有快炙背而美芹子者……”仍，更。曝，晒。

〔4〕野怀：村居的心情、兴味。

【今译】

黄鸡白酒足以使田间生活快乐，
手持藜杖头戴葛巾萧然有隐士之风。
如果再学农夫吃芹菜又晒背，
村居的情味就都在我这野屋中。

闲 居

司马光

【题解】

本篇描写作者闲居洛阳的生活情景，全诗语言十分灵动，如“伐木添山色，穿渠擘水声”二句，“添”字和“擘”字用得很讲究，活画出经过作者整理后、更添秀美的山色和动听的水声。“经霜”两句则道出村居生活真切的体验和由此产生的愉悦心情。扫叶迎邻翁的描写，显示了作者隐居之所断绝车马行迹的幽静，以及作者待客的诚挚、热情。清美的语言从作者笔下自然流出，勾勒了一幅生动的村居图画。

【原诗】

闲居虽懒放，未得便无营^{〔1〕}。伐木添山色，穿渠擘水声^{〔2〕}。经霜收芋美，带雨接花成。前日邻翁至，柴门扫叶迎^{〔3〕}。

注释

〔1〕营：经营。

〔2〕穿渠：犹言开渠。擘（bò）：分。

〔3〕柴门句：杜甫《客至》诗：“花径不曾缘客扫，蓬门今始为君开。”此处化用其意。柴门：用柴作的门，言其简陋。

【今译】

闲居虽然慵懒而疏放，
但不能什么也不去经营。
砍伐枯朽的树木山色更添苍翠，
开凿清渠分来泉水淙淙的乐声。
经霜后收获的芋头味道甜美，
细雨中嫁接花木更容易功成，
前天邻家的老翁来到这里，
我扫除落叶打开柴门将他欢迎。

别长安^{〔1〕}

司马光

【题解】

神宗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作者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知永兴军，快快不得志。不久，改判西京留守御史台。此诗为告别长安时所作。长安系汉唐故都，宋人诗词中常以之借喻宋都城，本诗字面上抒写对终南山色的留恋，实则表现了对北宋都城亦即朝廷的深深眷恋，言近而指远。

【原诗】

暂来还复去，梦里到长安。可惜终南色^{〔2〕}，临行子细看^{〔3〕}。

注释

〔1〕长安：北宋时为永兴军治所。

〔2〕终南：终南山，秦岭山峰之一，在陕西西安市南，又称南山。

〔3〕子细：即“仔细”。

【今译】

短时间来到此地又要离去，
今后只有梦里能回到长安。
我多么留恋终南山青翠山色，
临行时再仔细地看一看。

暮春同刘伯寿、史诚之饮宋叔达园^{〔1〕}

司马光

【题解】

这首诗描写在宋道园林的宴饮。首二句以飞絮成团、青梅小小的眼前景物突现暮春风光，由此引出无限惜春情意，再进入宴饮的叙述。诗中绘出宋道园庭得自然山水之趣，而宴会上嫩蔬鲜果之美，衬托了宾主神仙中人的绝俗风采，诗中又抒发了对友情的珍视。末二句让仆人随意解下良马的鞍鞅，亦见出马主人解职后的自由不羁。

【原诗】

狂飞作团，梅小不多酸。共惜春余好，更穷今日欢^{〔2〕}。清流入花底，翠岭出林端。嫩笋玉萦箸^{〔3〕}，新樱珠照盘。邀迎喜客易，会合故人难。寄语门前仆，骅骝任解鞍^{〔4〕}。

注释

〔1〕刘伯寿：刘几（公元1008—1088年）字伯寿，洛阳人。仁宗朝进士。曾任邠州通判、宁州知州。神宗时知保州，治状为河北第一，还为秘书监致仕，隐居嵩山玉华峰下，号玉华峰主。为文彦博组织的“耆英会”成员之一。史诚之：作者友人，生平未详。宋叔达：宋道（公元1014—1083年）字叔达，河南府（今河南洛阳）人。登进士第，为益州节度推官，迁原州通判。历官至开封府推官，知同州。与兄宋迪（字复古）均为著名画家。

〔2〕穷：尽。

〔3〕箸（zhù）：同“筴”，筷子。

〔4〕骅（huá）骝（liú）句：为“任解骅骝鞍”的倒文。骅骝，赤色骏马，亦名枣骝，此泛指良马。

【今译】

轻狂的柳絮在风中飞成一团团，
枝头青梅还小没有许多酸。
大家都爱惜这最后的美好春光，
更要在今天尽情地游宴同欢。
清清溪流流进了花丛，
青葱的山岭露出在树林上端。
竹笋鲜嫩像碧玉萦绕筷底，
新摘樱桃如颗颗红珠光照金盘。
邀请嘉宾宴饮固然容易，
会合老朋友聚首却是很难。
传语给门前的仆人：
且随意解下良马的雕鞍！

久雨效乐天体^{〔1〕}

司马光

【题解】

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号醉吟先生，所作多闲适诗，或写身边琐事，或抒知足保和的道理和怡然自乐的心情，司马光此篇仿效其作。诗中写雨后新凉的喜悦，闲居生活的慵懒及自足自乐的心境。篇末以朝中大臣正忧国事，决然不能享此清悠作结。陈衍评曰：“显宦退居，措语得体。”其实篇末深寓“身在江湖之上，心存魏阙之下”的意味，正见其未能真正忘怀国事。

【原诗】

雨多虽可厌，气凉还可喜。欲语口慵开^{〔2〕}，无眠身懒起。一榻有馀宽^{〔3〕}，一饭有馀美。想彼庙堂人^{〔4〕}，正应忧变理^{〔5〕}。

注释

〔1〕乐天体：指白居易式的通俗的闲适小诗。

〔2〕口慵开：别本作“言慵开”。

〔3〕榻（tà）：狭长而低的坐卧用具。

〔4〕庙堂人：指朝中大臣。庙堂，宗庙明堂，此处指朝廷。

〔5〕变（xiè）理：协调治理。《书·周官》：“立太师太傅太保，兹惟三公，论道经邦，变理阴阳。”《传》：“此惟三公之任，佐王论道，以经纬国事，和理阴阳。”

【今译】

久雨不止虽然可厌，
天气清凉又还可喜。
想说话却倦于开口，
睡不着，身子懒怠爬起。
一张小榻容身已觉宽余，
一顿家常饭美味无比。
想起那些朝中大臣，
正在忧念国事忙于调协治理。

南园饮罢，留宿诘朝，呈鲜于子骏、范尧夫彝叟兄弟^{〔1〕}

司马光

【题解】

此诗抒写居洛时留宿南园的感受。先写因园林偏僻，青草生遍，使人觉得春日已深，再写久雨初停，夜凉袭人，不由得感到衣单身寒。夜半酒醒，卧对满窗皓月，看万象俱寂，听群动皆息，此时的月下清景如同玉壶冰一般明洁，作者浸润其间，心灵也正一样地明洁，这是诗人借景喻怀。作者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以致无法存身朝廷而最终闲居洛阳。他在《自题画像》诗中感慨说：“居然不可市朝住，骨相天生林野人。”但他一直坚持自己的政见，不肯苟且迎合，以玉壶冰自况正见其高洁品格。此诗艺术上未见特别出色，以含蓄深婉启人深思。

【原诗】

园僻青春深，衣寒积雨阁^{〔2〕}。中宵酒力散，卧对满窗月。旁观万象寂^{〔3〕}，远听群动绝^{〔4〕}。只疑玉壶冰^{〔5〕}，未应比明洁^{〔6〕}。

注释

〔1〕南园：洛阳某处园林。或说即司马光洛阳府第花园。诘（jié）朝：次晨。鲜于子骏；鲜于侁（shēn）（公元1019—1087年）字子骏，阆州（今四川阆中）人。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进士，历官至集贤殿修撰。范尧夫（公元1027—1101年）：范仲淹次子，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哲宗朝曾拜相。彝叟：范仲淹第三子纯礼（公元1031—1106年）字，曾以龙图阁直学士知开封府，擢尚书右丞。

〔2〕阁：终，止。

〔3〕万象：指自然界的一切事物、景象。

〔4〕群动：各种动物，陶渊明《饮酒》诗：“日入群动息，归鸟趋林鸣。”

〔5〕玉壶冰：比喻晶莹、澄澈、高洁。鲍照《代白头吟》：“直如朱丝绳，清如玉壶冰。”王昌龄《芙蓉楼送辛渐》诗：“洛阳亲友如相问，一片冰心在玉壶。”

〔6〕未应：别本作“未足”。

【今译】

园林偏僻长满青草但觉春日深深，
多日积雨停歇后，寒气袭人衣裳。
半夜里酒力散尽我辗转不寐，
卧对满窗银色的月光。
近看四周景象一派沉寂，
远听各种动物也已悄无声响。
我真疑心玉壶中晶莹的清冰，
也不会比这景象更澄净明亮。

和邵尧夫年老逢春^{〔1〕}

司马光

【题解】

邵雍写有《年老逢春》诗十三首，此和其第一首韵。邵雍的原诗固然也对年华流逝、时序更迭发出叹息，主旋律却是平和恬静的。司马光此篇则充满“美人迟暮”、“岁不我予”的恍然之慨，并写出闲居生活中百无聊赖的心境。只有末二句以盼望友人前来谈笑，辞情显得稍稍开朗。作者在《独步至洛滨》诗中虽表明：“紫衣金带尽脱去，便是林间一野夫”，实际上被迫离开朝廷，他内心深处是很痛苦的，因而在这首普普通通的酬和诗中，也不由自主地流露出来。

【原诗】

年老逢春春莫咍^{〔2〕}，朱颜不肯似春回。酒因多病无心醉，花不

解愁随处开。荒径倦游从碧草^{〔3〕}，空庭懒扫自苍苔^{〔4〕}。相逢谈笑犹能在，坐待牵车陌上来^{〔5〕}。

注释

〔1〕邵尧夫：邵雍，字尧夫，见前《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注〔1〕。

〔2〕哈（hāi）：嗤笑。

〔3〕从：任从、任随。

〔4〕懒扫：别本作“慵扫”。

〔5〕坐待句：谓等待邵雍乘车前来，司马光《邵尧夫许来石阁久待不至》诗云“林间高阁望已久，花外小车犹未来”，《宋史》邵雍本传说他“出则乘小车，一人挽之，惟意所适。士大夫家识其车音，争相迎候”。

【今译】

年纪老大又逢春天，
春天呵，你不要嘲笑人已老年，
青春的容颜本不肯
像春天一样总是返回人间。
因为多病，我早都无心醉饮，
不解愁的花儿却随意开得鲜艳。
厌倦了漫游，任碧草长满荒芜的小径，
空寂庭院懒得清扫，由它青苔生遍。
只有和你相见谈笑能令我常觉欣慰，
我等待你乘车从大路来到我面前。

华严真师以诗见贶，聊成二章纪其趣尚^{〔1〕}（二首）

司马光

【题解】

这首诗赞美了华严真师随缘自适的人生态度，说他只求一榻容身，而不管人间尘世多么宽广，也就是说他已彻底弃绝一切尘俗的欲念而专心向道。陈衍评曰：“不忤（zhì嫉恨）不求，诗人之旨也，（《诗·邶风·雄雉》：‘不忤不求，何用不臧（善）？’）然推到世界，自是对释家言。”

其 一

【原诗】

知是随缘处处安^{〔2〕}，一身温饱不为难。禅房窄小方容榻^{〔3〕}，此外从他世界宽^{〔4〕}。

注释

〔1〕华严真师：对僧人的尊称。华严：华严宗，佛教宗派名，又名法界

宗、贤首宗。此宗以《华严经》为法典，出现于南朝陈、隋之际，与三论、天台、净土、法相等宗对峙。此处泛指佛教。真师：道家佛家对得道者的尊称。贖(huàng)：赠。纪：同“记”。趣尚：志趣好尚。

〔2〕随缘：佛家语。外界事物皆自体感触，谓之缘；应其缘而动作，称随缘。

〔3〕禅房：僧人居住的地方。

〔4〕世界：指红尘俗世，相对佛家的清虚之地而言。

【今译】

你知足随缘到处心中安然，
求得自身温饱本来并不困难。
禅房窄小只能放下一张卧榻，
你别无所需心足意满，
任随红尘俗世有多么热闹，
也任随它有多广多宽。

其 二

【题解】

诗中描绘了华严真师华发青眸、炯炯有神的老者形象，且说明他之所以能长葆生命的青春，在于从未去游学游宦，也从没有案牍车马之劳顿，心中宁静无求，也就能自由自在一无拘碍。字里行间透露了作者羡慕和敬仰的感情。

【原诗】

素发青眸七十余^{〔1〕}，未尝游学只安居^{〔2〕}。旁无几杖身轻健^{〔3〕}，应为心闲得自如^{〔4〕}。

注释

〔1〕素发：白发，谓发白如素丝。青眸：犹“青瞳”，形容眼睛黑白分明有神采。唐贯休《天台老僧》：“白发垂不剃，青眸笑更深。”

〔2〕游学：出外求学。

〔3〕几：几案，书案。

〔4〕自如：自由无碍。

【今译】

你七十多岁白发青瞳神采奕奕，
从未出外求学，只在佛寺安心居住。
旁边没有几案手杖，身体轻捷康健，
总因心中宁静无求才能这样自如。

客中初夏

司马光

【题解】

宋蔡正孙《诗林广记》后集卷十题此诗为《居洛初夏作》。诗中描写初夏雨霁的种种景象。“南山当户转分明”句真切地绘出雨后更加清晰的山容，且含有陶渊明《饮酒》诗“举头见南山”自然闲雅的意味。后二句借物言志：柳絮本性轻狂随风飞舞，为作者所鄙，这里隐约地表明作者绝不肯趋时附势的坚强意志。“惟有葵花向日倾”句化用杜甫诗句，含义更深。作者一贯以国家社稷为重，耿耿孤忠，日月可鉴，生性如此，难以改变。他在《初到洛中书怀》诗中说“所存旧业惟清白，不负明君有朴忠”，正可作为此句的注脚。这首小诗借眼前景物吐露心曲，深得蕴藉之致。

【原诗】

四月清和雨乍晴，南山当户转分明。更无柳絮因风起^{〔1〕}，惟有葵花向日倾^{〔2〕}。

注释

〔1〕更无句：化用谢道韞诗句。《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韞，安西将军奕之女也。……俄而雪骤下，（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

〔2〕惟有句：杜甫《自京赴奉先县咏怀五百字》：“葵藿倾太阳，物性固莫夺”，此化用其意。

【今译】

四月里雨初晴天气温和晴朗，
当门的南山变得更加葱翠明晰。
再也看不见随风飞舞的轻薄柳絮，
只有坚强的葵花向着太阳挺立！

句（三条）

司马光

—

松声工醒酒，泉味最便茶。

注释

此二句出自《和何济川汉州西湖杂咏》五律诗十七首第十首《清燕亭》，原诗云：“波澄荫群木，永日湛清华。碧簾静秋色，白蘋低晚花。松声工醒酒，泉味最便茶。外事付丞掾，无妨风景佳。”工：擅长，善于。便：适宜。

【今译】

松涛声独善于醒人酒意，

山泉水最适宜烹煮清茶。

二

登山置酒延邹湛，上马回鞭问葛强。

注释

此二句出自《奉和始平公忆东平》二首其一，原诗云：“相印东临汶水阳，两看春叶与秋霜。登山置酒延邹湛，上马回鞭问葛强。谿竹低垂寒滴翠，露荷相倚净交香。宵衣深念长城固，肯待从容傲醉乡。”延：请，招待。邹湛：字润甫，西晋新野（今属河南）人。少以文学知名，仕魏为太学博士，泰始间历征南从事中郎，深为羊祜所器重。此处借指文学之士。葛强：晋征南将军山简的部将，在襄阳常陪山简宴饮。《晋书·山涛传》附《山简传》载，山简镇襄阳，常在习家池上醉饮，“时有儿童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时时能骑马，倒著白接篱。举鞭问葛强：何如幽并儿？’（葛）强家在并州，（山）简爱将也。”此处借指门下宾客。

【今译】

登上山冈安排酒席，
延请文学之士像礼待邹湛一样，
跨马扬鞭回问门客，
主人风采像不像幽并儿葛强？

三

云低秦野阔，木落渭川长。

注释

此二句出自《重过华下》，原诗云：“昔辞莲幕去，三十四炎凉。旧物三峰雪，新悲一镊霜。云低秦野阔，木落渭川长。欲问当时事，无人独叹伤。”秦：指今陕西一带。渭川：渭河，黄河主要支流之一，源出甘肃渭源县北鸟鼠山。

【今译】

白云低飞秦地平野愈显广阔，
木叶凋尽渭河水流更觉绵长。

刘敞 二首

短 槐

刘 敞

【作者简介】

刘敞（公元1019—1068年），字原父，或作原甫，新喻（今江西新余）人，号公是，与弟刘攽、子刘奉世称“三刘”。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进士第二。累官至知制诰、翰林侍读学士等。英宗朝改集贤院学士，判南京御史台。《宋史》本传称其“学问渊博，自佛老、卜筮、天文、方药、山经、地志，皆究知大略”。精于《春秋》之学，善诗。与梅尧臣、欧阳修交谊很深，多有赠答唱和之篇，与王安石也有诗歌往还。有《公是集》《春秋权衡》等著作。

【题解】

陈衍评此诗为“自谦之词”，诗中以低矮的槐树比喻自己才不称位、空妨贤路。后二句以僧人请人绘槐作画屏，暗喻受到朝廷重视的情况。刘敞历仕仁、英两朝，政绩卓著，以短槐自比，足见其谦逊美德。

【原诗】

蹢躅不称三公位^{〔1〕}，偃蹇空妨数亩田^{〔2〕}。只有僧人偏爱惜，倩人图画作春屏^{〔3〕}。

注释

〔1〕蹢躅（pán shān）：本谓跛行貌，此处形容槐树低矮姿态不美。三公位：周时朝廷前植三槐九棘，朝会时公卿大夫分别位于槐、棘下。后遂以三公称辅弼大臣。《周礼·称官·朝士》：“面三槐，三公之位焉。”

〔2〕偃蹇（yǎn jiǎn）：屈曲貌。淮南小山《招隐士》：“桂树生兮山之幽，偃蹇连蜷枝相缭。”

〔3〕倩（qīng）：请人代作某事。春屏：绘有春景的画屏。

【今译】

低矮的槐树配不上三公的地位，
枝干盘曲白白占据了几亩宽的中庭。
只有僧侣偏偏还将它爱惜，
倩人绘成春景做一扇画屏。

微雨登城

刘 敞

【题解】

首句点题，把秋雨如丝似有若无、映衬寒空的景观描绘得十分真切。次句抒写登楼望远的闲逸情致。第三句将微雨中山色明暗相间、有深有浅、树木错落不齐、或高或低的清疏景色，用极其简炼的笔法勾勒出来。末句以赞美江南风景淡远如水墨画作结，引人遐想。其实全诗也正像一幅有声的水墨图，得画家三昧。

【原诗】

雨映寒空半有无，重楼闲上倚城隅^{〔1〕}。浅深山色高低树，一片江南水墨图^{〔2〕}。

注释

〔1〕重楼：层楼，高楼。城隅（yú）：城角。隅，角落。

〔2〕水墨图：专用水墨而不施彩色的画，创自唐代王维。

【今译】

微雨如丝似有若无，
映衬得秋日寒空一片迷离，
我安闲地登上高楼，
为饱览景色斜倚城隅。
细雨中山色有明有暗深浅不同，
树丛错落或高或低，
这真是一幅江南水墨图画，
不着彩色而清淡美丽。

杨杰 二首

勿去草^{〔1〕}

杨 杰

【作者简介】

杨杰，字次公，自号无为子，无为军（州治在今安徽无为）人。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进士。历官太常博士、礼部员外郎、两浙提点刑狱。著有文集二十余卷，《乐记》五卷，已佚。《全宋诗》录其诗一卷。

【题解】

此诗借题发挥，抒写对世态人情的不满。诗中化用汲郑典故，对翻云覆雨的浇薄世风深表痛恨，并以人的无情和草的有情作一强烈对比。诗中又化用淮南小山《招隐士》及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诗句意，且对世人作出劝喻，点明“勿去草”的主旨，前后呼应。全诗“用意甚深厚”（陈衍评语），虽多议论，但以故为新，于平易处见奇，亦颇醒人耳目。

【原诗】

勿去草^{〔2〕}，草无恶^{〔3〕}，若比世俗俗浮薄^{〔4〕}。君不见，长安公卿家，公卿盛时客如麻；公卿去后门无车^{〔5〕}，惟有芳草年年加^{〔6〕}。又不见，千里万里江湖滨，触目凄凄无故人，惟有芳草随车轮^{〔7〕}。

一日还旧居，门前草先除。草于主人实无负，主人于草宜何如^{〔8〕}？
勿去草，草无恶，若比世俗俗浮薄。

注释

〔1〕《全宋诗》编者按：“此诗一作王安石诗。”

〔2〕去草：犹言“除草”。

〔3〕恶：罪过。

〔4〕世俗：世间通行的风俗习惯。

〔5〕君不见三句：用汲郑典，详见前司马光《闲居》注〔2〕。公卿：泛指达官贵人。

〔6〕加：犹言“生长”。

〔7〕又不见三句：淮南小山《招隐士》：“王孙游兮不归，春草生兮萋萋。”白居易《赋得古原草送别》：“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远芳侵古道，晴翠接荒城。……”此处化用以上句意。凄凄：同“萋萋”，茂盛貌。

〔8〕宜：应当。

【今译】

不要铲掉青草，
青草没有罪过，
用它来比世俗人情，
世俗更加显得浮薄。
难道你没有听说
长安达官贵人的居所，
主人得势时宾客盈门有如乱麻，
主人失势后门前再没车马经过，
唯有芳草年年依旧生长许多。
难道你没有看见
走在千里万里的江湖之滨，
满目是萋萋芳草却不见了故人，
唯有芳草多情地跟随着车轮。
有朝一日返回故居，
门前先把青草除去。
草对主人实在没有辜负，
主人对草又应当何如？
不要铲掉青草，
青草没有罪过，
用它来比世俗人情，
世俗更加显得浮薄。

和穆父待制竹堂^{〔1〕}

杨 杰

【题解】

钱勰（xié），字穆父，哲宗朝曾任龙图阁待制，写有《竹堂》诗，原诗已佚，杨杰此篇为和作。诗中赞誉主人公继承了会稽王羲之家族爱竹的遗风，“傍竹为堂”，并以青竹的君子之节比喻其高尚，把历史故事与眼前现实相勾连，引发人悠远的想象。诗中又写出竹林延客的清雅情趣，并借“莫夹桃花引蜂蝶”，劝喻主人公不要理会那些夤缘攀附的势利小人。篇末用庄子典故，意含双关地称美竹子与其主人不同凡响的流品。

【原诗】

会稽风土竹相宜^{〔2〕}，傍竹为堂趣尚奇。内史旧居经几代？此君高节似当时^{〔3〕}。林无暑气客频到^{〔4〕}，笋过邻墙僧不知。莫夹桃花引蜂蝶，实成须与凤凰期^{〔5〕}。

注释

〔1〕穆父：钱勰（公元1034—1097年）字穆夫，行四，吴越王后裔，惟演从孙。历官中书舍人、龙图阁待制、翰林学士、知制诰兼侍读等。与苏轼交谊颇深。

〔2〕会稽：今浙江绍兴。

〔3〕内史二句：用东晋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及其子王徽之事。王羲之世居会稽，官至右军将军、会稽内史。其子王徽之（字子猷）爱竹成癖，《世说新语·任诞》：“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内史旧居，借指钱勰家宅。

〔4〕林无：暗用竹林七贤故事。三国魏末，阮籍、嵇康、山涛、向秀、阮咸、王戎、刘伶相与友善，常宴集于竹林之下，时人号为竹林七贤。

〔5〕实成句：用庄子典故。《庄子·秋水》：“惠子相梁，庄子往见之。……曰：‘南方有鸟，其名为鹓鶵（凤凰）’……非梧桐不止，非练实（竹实）不食，非醴泉不饮。实：指竹实，竹子所结的实，状如小麦，又名竹米。

【今译】

绍兴的风土真与竹子相宜，
竹林边建堂你崇尚清奇的情致。
内史王羲之的旧居经历了多少朝代？
青竹的高风亮节依然一如当时。
林中没有暑气，雅客频频前来，
竹笋长过邻墙，僧侣却全然不知。
不要夹种轻薄的桃花招蜂引蝶，
竹米成熟须等待凤凰来食。

石介 一首

乙亥冬^{〔1〕}，富春先生以老儒醇师居我东斋^{〔2〕}，济北

张洞明远^{〔3〕}、楚丘李缙仲渊，皆服道就义^{〔4〕}，与介同执弟子之礼，北面受其业^{〔5〕}，因作百八十二言相勉

石 介

【作者简介】

石介（公元1005—1045年），字守道，一字公操，兖州奉符（今山东泰安东南）人。尝讲学于徂徕山下，学者称徂徕先生。仁宗天圣八年（公元1030年）进士。历郓州、南京推官，又曾代父为嘉州军事判官，后入为国子监直讲，擢直集贤院，不久通判濮州，未赴而卒。《宋史》本传称其“笃学有志尚，乐善疾恶，喜声名，遇事奋然敢为”。石介为宋代理学的先驱者之一，推崇韩愈，反对西昆派诗文，著《怪说》以攻之，然其重道轻文的倾向很明显。诗歌道学气也很重，艺术上多不足取。有《徂徕先生文集》。

【题解】

宋代理学的发轫者是孙复、石介等人。孙复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石介师事之。本诗称赞孙复“道德如韩孟”，并写出张洞、李缙与作者自己不同流俗的胸怀、见解，以及尊孙复为师，北面受业的情况。诗中还表现了他们宗经明道，以复兴儒学为己任并拟用之经世济时的主张和抱负。全诗写得气势磅礴，热情洋溢，但道学气过于浓重，缺少诗歌美的特质。后来石介、孙复担任国子监直讲，在他们的倡导下，形成了以言理为高，鄙薄辞章，重道轻文的写作倾向，形成一种食古不化、艰涩难读的“太学体”，为不少有识之士所不满。可见本诗所宣称的主张以及他们后来的实践，是相当偏颇的。

【原诗】

凤凰飞来百鸟随^{〔6〕}，神龙游处群鱼嬉。先生道德如韩孟^{〔7〕}，四方学者争奔驰。济北张洞壮且勇，楚丘李缙少而奇。二子磊落惊俗^{〔8〕}，泰山石介更过之^{〔9〕}。三人堂堂负英气，胸中拳拳蟠蛟螭^{〔10〕}。道可服兮身可屈^{〔11〕}，北面受业尊为师。先生晨起坐堂上，口讽大易春秋辞^{〔12〕}。洪音琅琅响齿牙^{〔13〕}，鼓簧孔子与宓戏^{〔14〕}，先生居前三子后，恂恂如在汾河湄^{〔15〕}。续作六经岂必让^{〔16〕}？焉无房杜廊庙资^{〔17〕}。吁嗟斯文敝已久^{〔18〕}，天生吾辈同扶持。二子勉旃吾不惰^{〔19〕}，先生大用终有时^{〔20〕}。当以斯文施天下，岂徒玩书心神疲。

注释

〔1〕乙亥：仁宗景祐二年，公元1035年。

〔2〕富春先生：东汉严光曾隐于富春山，在富春江垂钓，此借指孙复（公元992—1059年）隐于泰山。孙复字明复，晋州平阳（今山西临汾）人。举进士不第，退居泰山。治《春秋》，为时人推重，石介等师事之。庆

历二年（公元1042年），以范仲淹、富弼荐，累官至国子监直讲、殿中丞。东齐：指泰山一带。

〔3〕济北：今山东长清县南。张洞：字明远，生平未详。石介《招张洞明远》诗云：“君言下第我西飞，执手都门泪满衣。万里得归头半白，经年相别道应肥。……暂到东山慰愁抱，春秋之学说深微。”可见他是一位不得志的儒士。洞：别本作“洞”。仁宗时另有一张洞，字仲通，祥符（今河南开封）人。

〔4〕楚丘：泛指江南。李缙：字仲渊，生平未详。石介《寄李缙仲渊》诗说他“三十青衫得一尉”，又说“一日得罪系滁州”。另有《永伯仲渊在狱作九十二言伤之》诗。缙：原本作“温”，据别本改。就义：归向仁义。《庄子·列御寇》：“故其就义若渴者，其去义若热。”

〔5〕北面受业：谓老师坐北朝南讲课，弟子听讲。

〔6〕凤凰句：俗语有“百鸟朝凤”之说。凤凰，传说中鸟名，此处比喻孙复。

〔7〕韩孟：韩愈、孟轲。唐韩愈提倡复兴儒学，并以孟轲的直接继承者自居。

〔8〕磊落：指人洒脱不拘，直率开朗。

〔9〕泰山：徂徕山在今山东泰安东南，为泰山支脉，故云。

〔10〕拳挛：郁结不舒。蟠（pán）：盘伏、屈曲。蛟螭（chī）：蛟龙。螭，传说中无角的龙。

〔11〕身可屈：谓屈身师事孙复。

〔12〕讽：讽诵。《大易》：易经，儒家六经之一。《春秋》：相传为孔子据鲁史修订的编年体史书。

〔13〕琅（láng）琅：清朗、响亮的声音。

〔14〕鼓簧：犹言“鼓吹”，宣扬。簧：乐器中有弹性的薄片。鼓簧，原本作“故横”，据别本改。宓（fú）羲：传说中古帝名，即“伏羲”，相传他始画八卦。此处代指卜筮之书，即《易》。

〔15〕恂（xún）恂句：用王通事。《新唐书·王绩传》：“兄通，隋末大儒也，聚徒河、汾间，仿古作《六经》，又为《中说》，以拟《论语》。”孙复为临汾人，故以之比拟王通。恂恂：恭顺貌。《论语·乡党》：“孔子于乡党，恂恂如也，似不能言者。”汾河：水名，黄河支流，源出山西宁武县管涔山。涓：水草交接处，指水滨。

〔16〕续作句：参见上注王通事。此处比喻孙复的经学著作。六经：指《诗》《书》《礼》《易》《春秋》六种儒家经典。让：谦虚。

〔17〕房杜：唐太宗时名相房玄龄与杜如晦，此处谓孙复有治国之才。廊庙：廊，殿四周的廊；庙，太庙。均为古代帝王和大臣用以议论政事的地方，后因称朝廷为廊庙。资：资质、才具。

〔18〕吁嗟（xū juē）：叹词，犹言“可叹啊”。斯文：《论语·子罕》：“天之将丧斯文也，后死者不得与于斯文也！”文，本指礼乐制度，此处兼指孔孟韩愈之文。敝：败，坏。

〔19〕勉旃（zhān）：犹言“勉之”。勉，努力。旃，助词，相当于“之”。

〔20〕先生句：谓孙复将入朝为重臣。《宋史》孙复本传载：“（石）介既为学官，语人曰：‘孙先生非隐者也。’于是范仲淹、富弼皆言复有经术，宜

在朝廷。除秘书省校书郎、国子监直讲。车驾幸太学，赐绯衣银鱼，召为迎英阁祗候说书。”

【今译】

凤凰飞来百鸟全都把它跟随，
神龙游的地方群鱼也来嬉戏。
先生道德高尚像孟轲韩愈一样，
四方学者争做弟子奔驰来到此地。
济北的张洞壮伟而武勇，
江南的李缙年少又奇逸。
二人爽朗豪迈很使俗士惊异，
泰山的石介更加洒脱不拘。
三人堂堂正正颇有英磊之气，
胸中郁结未舒仿佛蛟龙盘屈。
要奉行大道应该不惜躬身，
孙先生坐北朝南被我们尊为业师。
先生早晨起来端坐在堂上，
口里讽诵《大易》《春秋》的书辞。
洪亮的读书声在牙齿间回荡，
宣扬着孔子和伏羲的主张和要义。
先生在前面三个学生跟随在后，
恭敬如汾河边王通的弟子。
先生续作六经又何必谦虚，
难道您没有房杜般治国的才具资质？
可叹孔孟韩愈的学说久已败坏，
天生我辈共同来扶持。
两位同学勤奋努力，我也绝不懒惰，
先生总有一天会大有用于当世。
应该以儒家学说施行天下，
哪里只是玩弄学问白白耗费神思！

韩维 二首

答师厚夜归客舍见诒^{〔1〕}

韩 维

【作者简介】

韩维（公元1017—1098年），字持国，颖昌（今河南许昌）人。亿子，与韩绛、韩缜为兄弟。以父荫为官，父死后闭门不仕。仁宗时以欧阳修荐知太常礼院。英宗时曾任知制诰。神宗时迁翰林院，知开封府。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地方官。哲宗朝召为门下侍郎，又出知邓州、汝州，以太子少傅致仕。后又曾定为元祐党人遭到

贬谪。曾封南阳郡公，有《南阳集》。

【题解】

这首诗是和作，谢景初（字师厚）原诗已佚。细玩诗意，当是神宗熙宁间与王安石政见不合，出为州郡官时，或哲宗朝致仕后所写。诗中先写作者幽居时心向老庄之学，想要达到“忘言”的境界，其中暗含对现实的不满，以及世罕知音，无人可与言说之意。再写谢景初到来，二人谈得投机，讨论到精微之处连处身的客观世界和时间都忘记了，只听窗外秋风敲竹，不觉夜已深沉寂静。陈衍评此篇“精微处王孟所未及”，虽不无溢美，但全诗表现某种人生体验确实非常入神，淡静而深沉。

【原诗】

幽居直欲学忘言^{〔2〕}，忍对贤豪遂默然^{〔3〕}。谈到精微夜寥阒^{〔4〕}，秋风时下竹窗前。

注释

〔1〕师厚：谢景初（公元1020—1084年）字师厚，富阳（今属浙江）人，绉子。仁宗庆历六年（公元1046年）进士。官至司封郎中。诒（yí）：赠与，通“贻”。

〔2〕学忘言：谓学老庄学说，《庄子·外物》：“言者所以在意，得意而忘言。”此处意含双关，还指不愿谈论国事、发表政见。

〔3〕忍：怎忍。

〔4〕精微：精细隐微。寥阒（liáo qù）：空虚寂静。

【今译】

闭门幽居真想学到庄生的忘言，
面对贤豪的友人，又怎忍沉默把口缄。
我们谈到精细隐微的绝妙处，
竟不知夜色已深四下寂然。
唯听得阵阵秋风，
把翠竹轻轻地摇响在窗前。

酴 醾^{〔1〕}

韩 维

【题解】

诗中写出作者对酴醾花的特殊喜爱，并写出春归花谢虽则遗憾，但酴醾酒的名称使人感到仿佛还有花的流芳余韵，令人心中心中仍觉慰藉。叶梦得《石林诗话》说：“韩持国虽刚果特立，风节凜然，而情致风流，绝出时辈。”于此诗可见一斑。

【原诗】

平生为爱此香浓，仰面常迎落架风^{〔2〕}。每至春归有遗恨，典型犹在酒杯中^{〔3〕}。

注释

〔1〕酴醾（tú mí）：花名，以色似酴醾酒，故名。张邦基《墨庄漫录》：“酴醾花或作荼蘼，一名木香，有二品，一品花大而棘长条而紫心者为酴醾；一品花小而繁，小枝而檀心者为木香。”

〔2〕架：指酴醾花架。

〔3〕典型：指有代表意义的事物，此处指酴醾酒。酴醾酒即重酿酒。

【今译】

平生特别喜爱酴醾花香气浓浓，
常常仰着头迎接吹下花架的轻风。
每当春天归去心头总觉遗憾，
代表花名的酴醾却还留在杯中。

邵雍 二首

安乐窝^{〔1〕}

邵 雍

【作者简介】

邵雍（公元1011—1077年），字尧夫，自号安乐先生、伊川翁等。祖籍范阳（今河北涿州），早年随父移居共城（今河南辉县）苏门山下，筑室苏门山百源上读书，学者称百源先生。尝漫游河、汾、淮、汉一带。又尝受学于共城令李之才。与周敦颐、程颐、程颢齐名，以治《易》、先天象数之学著称。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定居洛阳。富弼、司马光、吕公著等退居洛中，敬重邵雍，恒相从游。仁、神两朝两度被荐，皆称疾不赴。谥康节。有《皇极经世》《观物内外篇》等著作。有诗集《伊川击壤集》。

【题解】

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西京留守王拱辰为邵雍治园建屋，名安乐窝。邵雍以“安乐窝”命题，写了一系列诗篇，此是其中一首。这首诗以暮春光景作为衬托，描写作者慵懒而恬静的生活情形和一种迷离而美妙的心境。

【原诗】

半记不记梦觉后，似愁无愁情倦时。拥衾侧卧未欲起^{〔2〕}，帘外落花撩乱飞。

注释

〔1〕安乐窝：详见前司马光《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诗注〔1〕。

〔2〕衾(qīn)：被子。

【今译】

觉来后梦里景象半记不记朦胧依稀，
情思倦怠时仿佛有愁又似并无愁意。
拥着被子侧卧在床还不想起身，
见帘外落花片片撩乱飞起。

插花吟

邵 雍

【题解】

北宋前期保持了相当长时期的承平局面，史称“隆宋”。在社会财富充裕的基础上，隐逸风气盛行，不少诗人如潘阆、林逋、魏野等，均以隐士身份获得了很高的声誉。邵雍终身未仕，是一位学者型的隐士。《宋史》本传说他：“旦则焚香燕坐，晡时酌酒三四中瓯，微醺即止，常不及醉也。兴至辄哦诗自咏。春秋时出游城中……”他之所以得以优游岁月，与所处的太平盛世密切相关，因此在这首诗中，他热情地赞颂了那一时代，他把芳菲的春景、闲适的生活和整个社会状况联系起来写，表达了内心极度的欢愉，毫无粉饰太平之嫌，而使人感到真实、健康、开朗。

【原诗】

头上花枝照酒卮^{〔1〕}，酒卮中有好花枝。身经两世太平日^{〔2〕}，眼见四朝全盛时^{〔3〕}。况复筋骸粗康健^{〔4〕}，那堪时节更芳菲？酒涵花影红光满^{〔5〕}，争忍花前不醉归^{〔6〕}？

注释

〔1〕卮(zhī)：酒器，容量四升，此泛指酒杯。

〔2〕两世：一世为三十年，两世六十年。

〔3〕四朝：指太祖、太宗、真宗、仁宗四朝，或是指真宗、仁宗、英宗、神宗四朝。

〔4〕筋骸：筋骨，指身体。

〔5〕涵：包容，沉浸。

〔6〕争：犹“怎”。

【今译】

头上花枝光照酒杯，
酒杯中映着好花枝。
亲身经历两世太平日子，
双眼见到四朝全盛之时。

况且我的筋骨还很康健，
更遇上时节正这样芳菲？
美酒里涵容着婆娑花影，
一片红光从杯中流溢，
面对着大好春景，
怎么能不在花前醉饮然后归去！

句

邵 雍

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

注释

此二句出自《小车吟》，原诗如下：“自从三度绝韦编，不读书来十二年。大瓮子中消白日，小车儿上看青天。闲为水竹云山主，静得风花雪月权。俯仰之间无所愧，任他人谤是神仙。”

【今译】

生活闲逸，可作水竹云山的主人，
心境淡静，得掌风花雪月的权柄。

蔡确 一首

夏日登车盖亭

蔡 确

【作者简介】

蔡确（公元1037—1093年），字持正，泉州晋江（今福建泉州）人。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进士。历官知制诰、御史中丞、参知政事、尚书右仆射兼中书侍郎、尚书左仆射兼门下侍郎。哲宗元祐初罢为观文殿学士，知陈、安、邓等州，累贬英州别驾、新州安置，卒。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赠太师，谥忠怀。入《宋史·奸臣传》。

【题解】

《宋史》本传说“确在安陆（今属湖北），尝游车盖亭，赋诗十章”，吴处厚时知汉阳军，上其诗，指斥为谤讥宣仁太后，因被贬为英州别驾，安置新州。本篇为十首中的第四首。诗中描写作者被贬安州官冷身闲，得以放情山水的逸兴，并化用《楚辞·渔父》句意，隐约地表达了对现实的不满和对隐遁生活的向往，闲

静的基调中含沉郁之致，委婉深切，耐人吟味。蔡确初附王安石，后又挤之，且屡兴冤狱以求升迁，人品固不足道，但因赋诗得罪被贬，终至死于贬所，亦深可叹息。

【原诗】

纸屏石枕竹方床，手倦抛书午梦长^{〔2〕}。睡觉莞然成独笑^{〔3〕}，数声渔笛在沧浪^{〔4〕}。

注释

〔1〕车盖亭：在湖北安陆西北。

〔2〕书：蔡确《夏日登车盖亭》十首其一有“卧展柴桑处士诗”之句，或以为“书”即指陶渊明诗集。解为一般书史亦可。

〔3〕莞（wǎn）然成独笑：《楚辞·渔父》：“渔父莞尔（犹‘莞然’）而笑，鼓枻（桨）而去，乃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吾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吾足。’遂去，不复与（屈原）言。”王逸《楚辞章句》注云：“水清，喻世昭明，沐浴，升朝廷也；水浊，喻世昏暗，宜隐遁也。”莞然，微笑貌。

〔4〕沧浪：即汉水，为长江最大支流。《书·禹贡》：“嶓冢导漾（水），东流为汉（水），又东为沧浪之水。”汉水东南流经陕西南部、湖北西北部和中部。

【今译】

纸围屏风石作枕头，
卧在竹床多么清凉，
久举书卷手已疲累，
抛书一旁渐入悠长梦乡。
醒来后不觉独自微笑，
把世事细细思量，
忽听几声清亮的渔笛
回旋在沧浪水上。

杜常 一首

题华清宫

杜 常

【作者简介】

杜常，字正甫，卫州（今河南卫辉）人，昭宪皇后族孙。《宋史》本传称其“折节学问，无戚里气习”。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进士，调河阳司法参军事，富弼礼重之。历官河东转运判官、提

点河北刑狱、兵部左司郎中、太常少卿、太仆太府卿等。徽宗时拜工部尚书，以龙图阁学士知河阳军，有政绩。诗仅存四首。

【题解】

《宋诗纪事》引《河上楮谈》云：“临潼骊山，华清宫温泉在焉。中有萃玉屏，皆宋元及今人诗刻。内杜常诗四篇，前题‘权发遣秦、凤等路提点刑狱公事太常寺杜常’，后跋云：‘正甫大寺自河北移使秦、凤，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九月二十七日过华清，有诗四首，词意高远，气格清古。……’”本诗为四首中的第一首。首句先记行程，次写“和月”来到华清宫天已将晓的情形。后二句看似描写眼前实景，内中却从虚处传神，对唐玄宗和杨玉环的爱情悲剧作一历史回顾，且寄予深深同情。词情极含蓄婉曲、富有韵味，无怪陈衍评曰：“直是唐音！”

【原诗】

东别家山十六程，晓来和月到华清^{〔2〕}。朝元阁上西风急，都入长杨作雨声^{〔3〕}！

注释

〔1〕华清宫：唐宫名，在陕西临潼骊山上，山有温泉，原称温泉宫，玄宗天宝六载大加扩建，更名华清宫。玄宗与杨贵妃冬夏常幸此宫以避寒暑。

〔2〕东别二句：别本作“行尽江南数十程，晓风残月入华清”。家山：家乡。十六程：言行程遥远，十六非实指。

〔3〕朝元阁二句：李商隐《华清宫》诗：“朝元阁迥羽衣新，首按昭阳第一人。”又杜牧《华清宫》诗：“行云不下朝元阁，一曲《霖铃》泪数行。”皆咏杨妃事，此处暗用以上句意。朝元阁：阁名，在陕西临潼骊山。唐王朝崇奉道教，玄宗天宝七载，传说玄元皇帝（老子）见于朝元阁，因改名“降圣阁”。长杨，汉行宫名，因宫有长杨树而名，故址在今陕西周至县东南。此处借指华清宫。

【今译】

在东方辞别自己的家乡，
走了一程又一程道路多么遥远，
在清晓的残月光里，
我来到了华清宫殿。
朝元阁上悄无人迹，
只有秋风急切地低咽。
秋风吹进当年欢乐的行宫，
都化作凄苦的寒雨点点。

王令 三首

原 蝗^{〔1〕}

【作者简介】

王令（公元1032—1059年），字逢原，初字钟美，原籍元城（今河北大名）。幼年丧父，往依广陵为官的叔父，遂称广陵（今江苏扬州）人。少时尚意气，后折节读书，不求仕进，以教授生徒为生，往来于瓜洲、天长、高邮、润州、江阴一带。后投赠诗文给王安石，极受安石赏识，结成知交，为之延誉，遂以文学知名。诗深受韩愈、孟郊、卢仝等人的影响，气魄极雄伟，多反映民生疾苦的篇章。可惜英年早卒，未能充分发挥才情。有《广陵先生文集》。

【题解】

作者在另一首《梦蝗》诗中写道：“至和（仁宗年号）改元之一年（至和三年，公元1056年，改元为嘉祐），有蝗不知自何来。朝飞蔽天不见日，若以万布筛尘灰。暮行啮地赤千顷，积叠数尺交相埋。”以致造成“群农聚哭天，血滴地烂皮”的惨象。作者“发为疾蝗诗，愤扫百笔秃”。本诗即详尽地描写了蝗虫所以生长及如何危害农作物的种种情形，并由此细推物情天理，对天地生此能飞能跳的害人之虫，表示大惑不解。继而又用一系列比方，说明蝗灾的出现“在人不在天”。作者“忧国叹息”，因而写下此篇用以警世的诗。此诗类似寓言诗，不仅仅是纪实，深层意义在于揭露并根除人间一切不合理现象。全诗议论风发，格调雄健，艺术上则显得粗糙。

【原诗】

蝗生于野谁所为^{〔2〕}？秋死一母遗百儿。埋藏地下不腐烂^{〔3〕}，疑有鬼党相扶持^{〔4〕}。寒禽冬饥啄地食，拾掇谷种无余遗^{〔5〕}。吻惟掠卵不加破^{〔6〕}，意似留与人为饥。去年冬温腊雪少，土脉不冻无冰澌^{〔7〕}。春气蒸炊出地面^{〔8〕}，戢戢密若在釜糜^{〔9〕}。老农顽愚不识事，小不扑灭大莫追。遂令相聚成气势，来若大水无垠涯^{〔10〕}。蓬蒿满眼幸无用^{〔11〕}，尔纵嚼尽谁尔讥^{〔12〕}。而何存留不咀嚼，反向禾黍加伤害^{〔13〕}。鸱鸦啄衔各取饱^{〔14〕}，充实肠腹如撑支。儿童跳跃仰面笑，却爱其密嫌疏稀。吾思万物造作始，一一尽可天理推。四其行蹄翼不假^{〔15〕}，上既载角齿乃亏^{〔16〕}。夫何此独出群类？即使跳跃仍令飞。麒麟千载或一见^{〔17〕}，仁足不忍踏草萎。凤凰偶出即为瑞，亦曰竹实梧桐栖^{〔18〕}。彼何甚少此何众？况又口腹害不訾^{〔19〕}。遂令思虑不可及，万目仰面号天私^{〔20〕}。天公被诬莫自辩，惨惨白日阴无辉。而余昏狂不自度^{〔21〕}，欲尽物理穷毫丝^{〔22〕}。要祛众惑运独见^{〔23〕}，中夜力为穷研思^{〔24〕}。始知在人不在天，譬之蚤虱生裳衣^{〔25〕}。扪搜拨捉要归尽^{〔26〕}，是岂人者尚好之^{〔27〕}！然而身常不绝种，岂此垢旧招致斯^{〔28〕}。鱼枯生虫肉腐蠹^{〔29〕}，理有常尔夫何疑^{〔30〕}。谁为忧国太息者^{〔31〕}？应喜我有《原蝗》诗。

注释

- 〔1〕原：推其根原。
〔2〕于：一本作“满”。
〔3〕腐烂：原本作“腐”，据别本改，一作“朽腐”。
〔4〕扶持：原作“收持”，一作“扶持”。
〔5〕拾掇（duō）：拾取。
〔6〕吻：唇的两边，此指鸟嘴。卵：指蝗虫卵。
〔7〕冰渐（sī）：本指水上融化的流冰，此处谓冻冰。
〔8〕春气：一作“春风”。
〔9〕戢（jí）戢：聚集貌。釜（fǔ）：无脚的锅。糜：粥。
〔10〕垠（yín）涯：边际。
〔11〕蓬蒿：野草名。
〔12〕谁尔讥：“谁讥尔”的倒文。尔：你。
〔13〕伤夷：犹言“伤害”。夷：通“痍”，创伤。
〔14〕鸱（chī）：鸱鸺，即猫头鹰。
〔15〕假：给予。
〔16〕载角：一作“戴角”。
〔17〕麒麟：传说中仁兽名。
〔18〕凤凰二句：详见前杨杰《和穆父待制竹堂》诗注。瑞：吉祥的征

兆。

- 〔19〕不訾（zǐ）：不可计量。訾：通“贲”，计量。
〔20〕号（háo）：大声喊叫，哭。
〔21〕度（duó）：量，思忖。
〔22〕物理：事物的常理。穷：寻根究源。毫丝：比喻极其细微。
〔23〕祛：除去。
〔24〕穷研思：原本作“穷所思”，一作“穷研思”。穷：穷尽。
〔25〕蚤（zǎo）：跳蚤。虱（shī）：寄生于人畜身上吸血的小虫。
〔26〕扪（mén）搜拨捉：谓搜寻捕捉。拨捉，一本作“剔拨”。
〔27〕是：此，指蚤虱等害人虫。尚好：喜爱。
〔28〕岂复：原本作“岂此”，一作“岂复”。垢（gòu）：污秽、肮脏的东西。

斯：此。

- 〔29〕蠹（dù）：蛀虫。
〔30〕尔、夫：均为语助词。
〔31〕太息：叹息。

【今译】

蝗虫生于原野是谁所为？
秋天一只蝗虫死去把百个幼子留遗。
埋藏在地底下不会腐烂，
真怀疑有鬼物暗暗将它扶持。
寒鸟冬天饥饿，在地上啄食，
拾取谷粒不会有一点剩余。
鸟嘴掠过蝗虫卵但没把它弄破，
就好像特意留给人们为敌。

去年冬暖腊月里很少下雪，
土脉不冻冰也不曾结在水里。
春天暖气蒸腾蝗虫生出地面，
密密麻麻仿佛锅中的粥米。
老农愚昧不明事理，
虫小时不扑灭长大就无法追缉。
因此蝗虫便相聚成为气势，
来时有如大水泛滥无边无际。
满眼蓬蒿本没有用处，
即使被蝗虫吃尽也没关系。
为什么留着野草不吃，
反而把庄稼伤害无遗？
鸱鸒乌鸦啄食蝗虫吃一个饱，
肠胃被撑得满满胀起。
小孩儿抬头看见蝗虫又笑又跳，
喜欢它们密密匝匝惟恐过于疏稀。
我想世间万物创作之始，
每一种都能够推究天理。
四只蹄走路的不再给它翅膀，
头上生角就让它缺少牙齿。
为什么蝗虫单单不同于各类生物？
既让它跳跃又让它能飞？
麒麟也许千年才出现一次，
仁兽的脚都不忍把草踏得枯死。
凤凰偶尔出现就是吉祥的征兆，
也只不过吃着竹子在梧桐树上栖息。
为什么那些好的鸟兽极少，害人的蝗虫这么多？
况且它们吃掉的五谷无以数计。
于是想来想去弄不明白，
万民仰面哭叫着天公过分偏私。
天公被诬枉没法为自己辩白，
天容惨暗太阳光辉失去，
而我却昏昧狂妄不自思量，
想推究事情的原委直追入毫丝。
要除掉众人的疑惑运用我独特的见解，
半夜里努力思索用尽脑子，
才明白此事在人并不在天，
就如同跳蚤虱子会长在衣。
搜寻捕捉一定要彻底干净，
跳蚤虱子哪儿是人们好之，
然而人身上常常难以绝种，
岂不是污垢把它们招来此地。
鱼干枯肉腐烂要生出蛀虫，
这本是常理没有什么可以怀疑。
哪个人忧伤国事为此叹息？
应当高兴我写了这篇《原蝗》诗句。

暑旱苦热

王 令

【题解】

王令是一个有远大抱负的诗人，怀着一腔“兼济天下”的热忱。在这首暑旱苦热的诗中，他代百姓责天呵地，以浪漫的手法把暑热形容得无以复加，并表明虽有昆仑蓬莱的清凉世界，但既不能携天下人同往，自己便不忍心独自前去。这里显示了作者博大的胸怀和后天下之乐而乐的高尚品格。刘克庄《后村诗话》称此诗“骨气老苍，识度高远”。

【原诗】

清风无力屠得热^{〔1〕}，落日着翅飞上山^{〔2〕}。人固已惧江海竭，天岂不惜河汉干^{〔3〕}？昆仑之高有积雪^{〔4〕}，蓬莱之远有遗寒^{〔5〕}。不能手提天下往，何忍身去游其间！

注释

〔1〕屠：杀，此处犹言“灭”。

〔2〕落日句：谓太阳酷烈，不肯下山。

〔3〕河汉：天河、银河。

〔4〕昆仑：山名，在新疆西藏之间，西接帕米尔高原，东延入青海境内。层峰叠岭，势极高峻。古代有不少与之相关的神话传说。

〔5〕蓬莱：古代传说中的海上三神山之一。

【今译】

清风没有力量把暑热减灭，
太阳不肯落下长了翅膀飞上山。
人们当然惧怕江海会枯竭，
老天难道不可惜天河也被晒干？
高峻的昆仑山上堆积着冰雪，
遥远的蓬莱仙境常留有清寒。
不能够手提整个人间前往，
又怎么忍心独自漫游其间！

春 游

王 令

【题解】

王令诗以矫健豪迈、峻峭生硬为特点，这首小诗却是别调。诗中表现了作者细腻婉约的惜春情绪，以小儿女的“无情”反衬自己的多情，富有韵致。

【原诗】

春城儿女纵春游，醉倚层台笑上楼^{〔1〕}。满眼落花多少意，若何无个解春愁^{〔2〕}！

注释

〔1〕层台：高台。

〔2〕若何：如何。

【今译】

春天里城中的儿女纵情地春游，
微醉时斜倚高台欢笑地登上高楼。
满眼落花纷飞，让人生出多少惜春情意，
为什么没有一个人懂得春将归去的忧愁！

卷 二

王安石 三十四首

元丰行示德逢^{〔1〕}

王安石

【作者简介】

王安石（公元1021—1086年），字介甫，晚号半山，抚州临川（今属江西）人。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进士。《宋史》本传称其年轻时便有“矫世变俗之志”。中进士后在江浙一带任地方官十余年，局部推行革新措施。他有不平凡的政治及文学才能，曾受到欧阳修、文彦博等著名大臣的奖誉、举荐。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入为度支判官，上万言书极陈当前之务，主张变法。六年，为知制诰。英宗朝官至翰林学士。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除参知政事，推行新法。次年，拜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七年，因新法迭遭攻击，辞相位，以观文殿学士知江宁府。八年，复相。九年，再辞，判江宁府。十年，退居江宁（今江苏南京）。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封舒国公，后改封荆，世称王荆公。卒赠太傅。谥号文。王安石为大政治家、大经学家、大文学家。散文列唐宋八大家之一，文风峭刻，笔力雄健。诗歌成就更高，早年诗作多反映社会、现实问题。罢相退居后创作了大量写景诗，不少诗修辞巧妙，意境清新，有很高的艺术成就。虽不以词名家，亦有佳作传世。有《临川集》《唐百家诗选》《新经周礼义》（残）等。

【题解】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王安石写了一组五首《歌元丰》诗，歌颂元丰初年社会安定、农业丰收、万民欢乐的种种景象。五首其三末二句说：“曾侍玉阶知帝力，曲中时有誉尧心。”这两句正可作为本诗的主题。本诗作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是写给金陵（今江苏南京）蒋山的邻居杨骥（字德逢）的。诗中先描绘了一幅赤日炎炎、土地龟裂的严重旱象和杨骥对浇灌田地的雨水的盼望。然后写到天公竟肯从人心愿，忽而雷电交加乌云翻滚，好雨及时降临，干枯的庄稼很快得到苏生的情景，同时生动地描写了杨骥的欢悦心情。诗的后段总束到连年丰收，当归功于天子。这里一方面夸示新法实施多年的富国效果，一方面含有对神宗的期望，望他不要轻易改变、废止新法。篇末反用孔子语，说明杨骥身逢盛明之世的幸运，并将元丰之世比作上古的唐尧圣代。王安石作此诗时虽已

被迫退隐多年，却仍系念着朝廷政治。这首诗不是一般的颂圣，而在于证明新法的上合天意、下顺民情，寓意颇为深切。诗中用典虽多而能浑化自然，无生硬之弊。

【原诗】

四山脩脩映赤日^{〔2〕}，田背坼如龟兆出^{〔3〕}。湖阴先生坐草室^{〔4〕}，看踏沟车望秋实^{〔5〕}。雷蟠电掣云涛涛^{〔6〕}，夜半载雨输亭皋^{〔7〕}。旱禾秀发埋牛尻^{〔8〕}，豆死更苏肥荚毛。倒持龙骨挂屋敖^{〔9〕}，买酒浇客追前劳^{〔10〕}。三年五谷贱如水，今年西成复如此^{〔11〕}。元丰圣人与天通^{〔12〕}，千秋万岁与此同。先生在野固不穷^{〔13〕}，击壤至老歌元丰^{〔14〕}。

注释

〔1〕元丰：神宗年号（公元1078—1085年）。德逢：杨骥，字德逢，号湖阴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期的邻居。

〔2〕脩（xiāo）脩：鸟羽破敝貌，此处形容草木枯萎。

〔3〕坼（chè）：裂。龟兆：古人用龟甲占卜，灼龟甲所见的坼裂之纹称龟兆。此处暗用《左传·昭公五年》“龟兆告吉”之意。

〔4〕湖阴先生：参见注〔1〕。草室：犹言“茅屋”。

〔5〕沟车：沟，田间水道；车，指水车。秋实：指秋后的收成。

〔6〕雷蟠（pán）：谓雷声轰鸣，充满天地。蟠：充满。电掣（chè）：形容电光闪耀。

〔7〕输：犹言“输入”，运进。亭皋：水边的平地。司马相如《上林赋》：“亭皋千里，靡不被筑。”此处指平野。亭，平。皋，水旁地。

〔8〕秀发：谓谷物生长茂盛。《诗·大雅·生民》：“实发实秀。”尻（kāo）：臀部。

〔9〕龙骨：水车的别名。屋敖：“敖屋”的倒文。敖，粮仓，后作“廩”。

〔10〕浇客：犹“饮客”。

〔11〕西成：谓秋季收成。《书·尧典》：“寅饯纳日，平秩西成。”《传》：“秋，西方，万物成，平序其政助成物。”

〔12〕元丰圣人：指神宗皇帝。圣人，对帝王的尊称。《礼》“大传”：“圣人南面而治天下。”

〔13〕先生句：《论语·卫灵公》载孔子在陈，绝粮，曰：“君子固穷（甘处贫困）。”此处反用其意。在野，与“在朝”相对，指不做官。

〔14〕击壤：相传尧时，有老人击壤而歌曰：“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力于我何有哉！”后成为歌颂盛世太平的典故。壤，一种木制戏具，长尺四，阔三寸，其形如履。

【今译】

四周山岭枯萎的草木映着火红的太阳，
田地干裂就像龟甲烧灼后现出吉兆。
湖阴先生坐在茅屋，
看渠道上踏水车盼着秋天收成好。
忽然间雷声轰鸣响彻天地，

电光闪耀、乌云翻滚如同浪滔，
半夜里云层载着密雨，
运送到广阔的原野和田间沟壕。
干旱的禾木很快就长得繁茂，
牛行田野臀部都被埋没难以寻找。
枯死的豆苗重又苏生，
长出肥肥的豆荚多多的豆毛。
湖阴先生把水车倒挂在粮仓，
买酒请客补偿先前的辛劳。
三年来五谷的价钱贱如白水，
今年的丰收景象依然如同往岁。
元丰皇帝的政令跟天意相通，
但愿千秋万岁与元丰相同。
先生您虽然在野却不贫穷，
到老都会击壤歌颂唐尧一样的元丰！

后元丰行

王安石

【题解】

本诗也写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可看作前一首诗的续篇。作者以极其轻快的笔调，描绘了风调雨顺、沃野千里、鱼笋肥美、物价低廉、民间歌舞鼓乐不辍、幼者嬉嬉、老者怡怡的种种欢乐景象，活画出一幅盛世的太平图卷。仍是突出歌颂元丰的主旨，表达他对新法坚信不疑的态度。这首诗也可算是王安石为自己所作的一篇翻案文章。《宋史》本传载：“（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春，天下久旱，饥民流离，帝忧形于色，对朝嗟叹，欲尽罢法度之不善者。安石曰：‘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此不足招圣虑，但当修人事以应之。’……监安上门郑侠上疏，绘所见流民扶老携幼困苦之状，为图以献，曰：‘旱由安石所致。去安石，天必雨。’……”此年安石即被罢相。陈衍说这首诗“亦专言得雨事，不能忘情于因旱被攻击也”。

【原诗】

歌元丰，十日五日一雨风。麦行千里不见土，连山没云皆种黍。
水秧绵绵复多稌^{〔1〕}，龙骨长干挂梁杓^{〔2〕}。鲋鱼出网蔽洲渚^{〔3〕}，荻笋肥甘胜牛乳^{〔4〕}。百钱可得酒斗许，虽非社日长闻鼓^{〔5〕}。吴儿踏歌女起舞^{〔6〕}，但道快乐无所苦。老翁堑水西南流，杨柳中间杙小舟^{〔7〕}。
乘兴敬眠过白下^{〔8〕}，逢人欢笑得无愁。

注释

〔1〕稌（tú）：稻。《诗·周颂·丰年》：“丰年多黍多稌。”一说专指粳稻，一说专指糯稻。

〔2〕杓（lǚ）：屋檐。

〔3〕鲋（shí）鱼：一种名贵食用鱼，体形扁而长，腹部银白色，生活

海中，五六月间入淡水产卵。以其进出有时，故名鲋。也作“鮒”。

〔4〕荻笋：即芦笋。

〔5〕社日：古代祀社神之日。汉以后有春秋两社，立春后第五个戊日为春社，立秋后第五个戊日为秋社，适当春分、秋分前后。

〔6〕踏歌：连手而歌，以足踏地为节奏。李白《赠汪伦》：“李白乘舟将欲行，忽闻岸上踏歌声。”

〔7〕老翁二句：谓老翁乘小船在运河中向西南行去，运河杨柳夹岸，舟行柳中。堑（qiàn），沟渠，这里指人工开凿的运河、护城河之类。杙（yì），系船的小木桩。此字原本作“找”，《集韵》“找”为“划”之本字（《集韵·邦·麻韵》“划、找，舟进竿谓之划，或从手”）。当依原本。

〔8〕欹（qī）眠：侧卧，或曰斜靠而眠。欹，倾斜。白下：白下城，东晋咸和三年，陶侃讨苏峻，筑白石垒，后因以为城。故城在今南京市北。唐武德九年，更金陵为白下，移治白下故城，故亦称南京为白下。此处指故白下城。

【今译】

我热情地歌颂元丰，
十天五天就有时雨好风。
千里之遥只见麦子不见黄土，
白云笼罩的重山叠岭都种满禾黍。
秧苗连绵其中有许多是香糯，
水车长挂屋檐没有了用处。
名贵的鲋鱼出网时盖没了江岸，
芦笋肥美清甜胜过牛乳。
一百个小钱就可以沽上好酒一斗，
虽不是社日却处处听到打鼓。
江南的小伙子踏着节拍唱歌，
姑娘们一个个翩翩起舞，
都说生活十分快乐，
不再有什么痛苦。
老翁沿着运河向西南走，
在杨柳树间划着他的小舟，
乘兴侧卧悠然地经过白下城，
遇见人便欢悦地说笑无虑无愁。

纯甫出惠崇画要予作诗〔1〕

王安石

【题解】

这是一首题画诗。诗中先直白地写出作者对惠崇绘画技压群师的肯定评价，然后细致地描摹惠崇的秋江凫雁图带给作者身临其境的幻觉与唤起的美好回忆，由此生出对惠崇“异域山川能断取”、“洒落生绡变寒暑”的艺术魅力的景仰、赞叹。诗中并以前代的画僧巨然作为对照，从侧面证明本诗篇首的观点。且拈出与

惠崇同时代的花鸟画家崔白精湛的技艺作一陪衬，对他们二人皆身怀绝艺却穷愁潦倒的命运深致痛惜。篇末又对并不真正懂得艺术，却一味附庸风雅、厚古薄今的豪贵之家给以隐微的讽刺，针砭了时弊。本诗在立意、谋篇等方面，深受杜甫《丹青引》〔赠曹霸将军〕诗的影响，也显示了作者对艺术及艺术家深刻的理解。清方东树盛赞此诗章法。又云：“通篇用全力，千锤百炼，无一字一笔懈，如挽万钧之弩。”（《昭昧詹言》）

【原诗】

画史纷纷何足数^{〔2〕}，惠崇晚出吾最许^{〔3〕}。旱云六月涨林莽^{〔4〕}，移我翛然堕洲渚^{〔5〕}。黄芦低摧雪翳土^{〔6〕}，凫雁静立将俦侣^{〔7〕}。往时所历今在眼，沙平水澹西江浦^{〔8〕}。暮气沉舟暗鱼罟^{〔9〕}，欹眠呕轧如鸣橹^{〔10〕}。颇疑道人三昧力^{〔11〕}，异域山川能断取^{〔12〕}。方诸承水调幻药^{〔13〕}，洒落生绡变寒暑^{〔14〕}。金坡巨大山数堵^{〔15〕}，粉墨空多真漫与^{〔16〕}。濠梁崔白亦善画^{〔17〕}，曾见桃花净初吐。酒酣弄笔起春风，便恐飘零作红雨^{〔18〕}。流莺探枝婉欲语，蜜蜂采蕊随翅股^{〔19〕}。一时二子皆绝艺，裘马穿羸久羁旅^{〔20〕}。华堂岂惜万黄金^{〔21〕}，苦道今人不如古。

注释

〔1〕纯甫：王安石幼弟，名安上，字纯甫。惠崇：宋初九诗僧之一，淮南（今江苏扬州）人，一作建阳（今属福建）人。工诗善画。《图画见闻志》称其“工画鹅雁鹭鸶，尤工小景，善为寒江远渚，萧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也”。现有《秋浦双鸳图》《湖山春晓图卷》等传世。

〔2〕画史：善画的人。《庄子·田子方》：“宋元君将画图，众史皆至。”

〔3〕许：赞许、称道。

〔4〕旱云句：谓六月炎暑，见画中林木苍莽，如潮水涨起。

〔5〕翛（xiāo）然：迅疾貌。

〔6〕摧：折，垂。雪：形容芦花。翳（yì）：遮蔽。

〔7〕凫（fú）：野鸭。将：携带。俦（chóu）侣：伴侣。

〔8〕澹（dàn）：恬静。西江浦：指作者家乡的水滨。一本作“江西浦”。

〔9〕罟（gǔ）：鱼网。

〔10〕呕（ōu）轧：象声词，象摇橹声。如鸣橹：一本作“如鸣榔”。

〔11〕道人：僧人。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下：“晋、宋间佛学初行，其徒犹未有僧称，通曰道人。”此指惠崇。三昧：佛家语，梵文音译。意为“定”、“正定”等，即排除杂念，使心神平静。后用以指奥妙、诀窍。唐李肇《国史补》：“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

〔12〕异域句：《维摩诘所说经·不思议品》：“又舍利弗，住不可思议解脱菩萨，断取三千大千世界，如陶家轮，著右掌中，掷过恒河沙世界之外。”此化用其意。断取，截割。

〔13〕方诸：古代在月下承露取水之器，远古用蛤壳，后来用铜铸。

《周礼·秋官》：“以鉴取明水于月。”郑玄注：“鉴，镜属，取水者，世谓之方诸。”幻药：使人产生不同幻觉的药物。《楞严经》卷三：“诸大幻师求太阳

精和幻药。”宋叶廷珪《海录碎事·百工·图画》：“太宗时，江南李主（煜）献画牛，昼则啮草在栏外，夜则归卧栏中。莫晓其理。僧赞曰：‘此幻药所置。南海倭国有蚌泪，和色著物，昼隐夜见；沃焦山有石，磨色染物，夜见昼隐。’”

〔14〕生绡（xiāo）：生丝织成的薄纱、薄绢。

〔15〕金坡：古时皇宫正殿称金銮殿，殿旁有坡称金銮坡，坡与翰林院相接，故以“金坡”借指翰林院。巨然：南唐僧，名画家，江宁（今江苏南京）人。南唐后主降宋，随至汴京，居开元寺。工画山水，以师法董源，并称“董巨”，为五代北宋间南方山水画的主要流派。山数堵：《銮坡遗事》：“玉堂后北壁两堵董源画水，正北一壁吴僧巨然画山水，皆有远思，一时绝笔也。有二小壁画松，亦妙。”

〔16〕粉墨句：谓巨然画粉墨虽多，非惨淡经营之作。浑：只。漫与：随意对付。

〔17〕濠梁：地名，今安徽凤阳。濠梁，原本作大梁，据别本改。崔白：字子西，工画花竹翎毛，与惠崇同时代。

〔18〕便恐句：化用李贺《将进酒》“桃花乱落如红雨”句意。

〔19〕采蕊：一本作“掇蕊”。

〔20〕二子：指惠宗、崔白。裘马穿羸（léi）：为“裘穿马羸”的倒文。裘，皮袍子。穿，破。羸：瘦弱。

〔21〕华堂：指豪贵之家。

【今译】

古往今来画家多得难以数计，
晚近的惠崇我最最推许尊敬。
炎夏六月云气燥热，
见到他苍莽的林木图景，
就像潮水涨起，立刻把我带到
清凉的秋日水滨。
黄色的芦苇在风中低垂，
雪白的芦花把大地全都遮蔽，
野鸭和大雁静静地站立，
携同着它们亲爱的伴侣。
往日经历的情景仿佛就在眼前，
仿佛见到故乡的西江，
水波静沙岸平齐，
暮霭沉落，小舟渔网也变得暗淡，
侧卧着就听见摇橹声呀呀啾啾。
我真疑心这位画僧得到了什么奥妙，
能把异地的山川截取到图画里。
他像是在承接露水的方诸中调和仙药，
洒画上画绢幻化成秋景驱除了暑气。
翰林院墙壁上有几幅巨然画的山水，
粉墨虽多但缺少真情实趣。
濠梁人崔白也擅长绘画，
曾见他所画初开的桃花洁净美丽。
仿佛酒酣时他一动笔就顿起春风，

又怕这春风吹落桃花飘零如红雨。
画幅上流莺探出枝头婉然欲语，
蜜蜂采花，花粉沾满了双腿和羽翼。
惠崇与崔白驰名一时，
二人全都身怀绝艺，
可叹衣袍破旧坐骑瘦弱，
长久地漂泊羁旅。
豪贵不惜万金求取图画，
却不重视他们二人的技艺，
还硬说今人的画
不如古人的神奇。

寄吴氏女子^{〔1〕}

王安石

【题解】

这是作者寄给长女的诗。全篇以诗代简，娓娓叙谈家常。诗中先点出女儿遭际的幸运，以及作者两个弟弟的情况，以证明女儿大可以无忧。再以大量笔墨描述自己罢相退居后，尽享山泉皋壤之乐、林木花草之美，恬静而安闲，进一步证明女儿“书每说涕零”的忧思实属多余，篇末并嘱孙儿可来游玩。点出所以写此诗是为了让女儿了解自己真正地“嘉此林垆”。全篇语气旷达，但言外之意、弦外之音却不无凄凉之感，正如陈衍所评：“此亦弃外后不得意之词。”

【原诗】

伯姬不见我^{〔2〕}，乃今始七龄。家书无虚月，岂异常归宁^{〔3〕}？汝夫缀卿官^{〔4〕}，汝儿亦搢绅^{〔5〕}。儿已受师学，出蓝而更清^{〔6〕}。女复知女功^{〔7〕}，婉孌有典刑^{〔8〕}。自吾舍汝东，中父继在廷^{〔9〕}。小父数往来^{〔10〕}，吉音汝每聆^{〔11〕}。既嫁遂愿怀^{〔12〕}，孰如汝所丁^{〔13〕}？而吾与汝母，汤熨幸小停^{〔14〕}。丘园禄一品^{〔15〕}，吏卒给使令。膏粱以晚食，安步而车骈^{〔16〕}。山泉皋壤间^{〔17〕}，适志多所经。汝何思而忧^{〔18〕}？书每说涕零。吾庐所封殖^{〔19〕}，岁久愈华菁^{〔20〕}。岂特茂松竹，梧楸亦冥冥^{〔21〕}。芰荷美花实^{〔22〕}，弥漫争沟洫^{〔23〕}。诸孙肯来游，谁谓川无舲^{〔24〕}？姑示汝我诗，知嘉此林垆^{〔25〕}。未有拟寒山，觉汝耳目荧。因之授汝季，季也亦淑灵。

注释

〔1〕吴氏女子：王安石长女，嫁宰相吴充子安持，封长安县君，善诗。后因其子侔坐张怀素狱凌迟处死，被远窜太平州羁管。

〔2〕伯姬：犹言长女。伯：长兄称伯。姬，古代女子的美称。《吴越春秋·王僚使公子光传》：“于是庄王弃其秦姬越女，罢钟鼓之乐。”

〔3〕归宁：回家省亲。《诗·周南·葛覃》：“害澣害否，归宁父母。”陆机《思归赋》：“冀王事之暇豫，庶归宁之有时。”归宁本通指男女而言，后

多指已嫁女子回至母家。

〔4〕汝夫句：王安石长女之婿吴安持，神宗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为太子中允。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知滑州，旋知苏州。哲宗朝官至工部侍郎。缀（zhuì）：连结，此指连任。卿官：此泛指朝廷命官。

〔5〕搢绅（jìn tīng）：系佩玉于身，谓居官。这里指官宦之后，出身名门。绅，佩玉的丝绶。搢绅：一本作“搢绅”。

〔6〕出蓝句：荀子《劝学》：“青，取之于蓝，而青于蓝。冰，水为之，而寒于水。”多用以喻弟子胜过老师。蓝，蓝草，染青色之草。

〔7〕女功：女子的工作，如纺织、刺绣、缝纫等。

〔8〕婉孌（yì）：犹“婉孌”，柔顺貌。张华《女史箴》：“婉孌淑慎，正位居室。”婉，和顺。孌，淑善。婉孌，一本作“婉孌”。典刑：常规、旧法。

〔9〕中父句：谓吴氏女叔父安石次弟安礼仍在朝做官。王安礼（公元1035—1096年）字和甫，仁宗嘉祐间进士，神宗熙宁朝官至知制诰，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拜尚书右丞，次年转左丞。有政声。与兄安石政见不一，苏轼作诗讽刺新法下御史狱，曾予营救。

〔10〕小父：指安石幼弟安上，字纯甫。

〔11〕吉音：好消息。聆（líng）：听。

〔12〕遂：一本作“可”，一本作“所”。

〔13〕孰：谁。丁：遭际。

〔14〕汤（tāng）熨（wèi）：中医的一种医治方法，用热水熨贴患处以散寒止痛。

〔15〕丘园句：为调侃之语，言享受山丘林园无上之乐。一品，古代自三国魏以后，官分九品，最高者为一品。

〔16〕膏粱二句：《战国策·齐策》四：“彘愿得归，晚食以当肉，安步以当车。”此用其意，表示甘于淡泊。膏粱，精美的食物。膏：肉之肥者，粱，食之精者。车骈（píng）：即“骈车”，有帷盖的车。此泛指车。车骈，一本作“輶骈”。

〔17〕皋壤：泽房洼地，《庄子·知北游》：“山林与？皋壤与？使我欣欣然而乐与？”

〔18〕汝何句：安石女曾寄诗云：“西风不入小窗纱，秋气应怜我忆家。极目江南千里恨，依前和泪看黄花。”安石《次吴氏女子》诗答曰：“孙陵西曲岸乌纱，知汝凄凉正忆家。人生岂能无聚散，亦逢佳节且吹花。”《再次前韵》曰：“秋灯一点映笼纱，好读楞严莫念家。能了诸缘如梦幻，世间唯有妙莲花。”可证吴氏女子对娘家感情至深，忧念亦深。

〔19〕吾庐：犹言“我家”。封殖：栽培，种植。

〔20〕华：美。菁（jīng）：盛貌。

〔21〕梧：梧桐，落叶乔木。楸（qiū）：木名，木材可造船、制棋盘等器物。冥冥：幽暗浓密貌。

〔22〕菱（jì）：菱角，两角者为菱，四角者为菱。

〔23〕泾（jīng）：小河流。

〔24〕川：泛指江河。舫（líng）：有窗的小船，此泛指船。

〔25〕林垞（jiōng）：林野、远郊。垞，郊野。《诗·鲁颂·驹》：“驹駉牡马，在垞之野。”“传”：“垞，远野也。邑外曰郊，郊外曰野，野外曰

林，林外曰垧。”

〔26〕末：似指本篇末。另，安石有《拟寒山拾得》诗二十首。此处也可能是指《再次前韵》（见注〔18〕）类似寒山佛家偈语之作。拟：模仿。寒山：唐诗僧，大历中隐居天台翠屏山。

〔27〕觉汝句：使你的耳目从迷惑中觉醒。荧：眩惑，通“背”、“营”。《庄子·人间世》：“若唯无诏，王公必将乘人而斗其捷，而目将荧之，而色将平之，口将营之，容将形之，心且成之。”

〔28〕季：指安石次女，嫁蔡卞为妻。

〔29〕淑：善。

【今译】

大女儿你没有见到我们，
至今才不过七年光景。
每个月都有书信往还，
岂不是等同常回家省亲？
你丈夫连任朝廷官职，
儿子出身在仕宦门庭。
他已经从师受业完毕，
青出于蓝学问更加深精。
你女儿又很会做女工，
性情柔顺合乎古来的典型。
自从我离开你来到东南，
二叔叔依然效力在朝中。
小叔叔跟我时时来往，
好消息你也能常常闻听。
你出嫁以后一切都顺心如意，
谁能够有你这样的好命？
说到我自己和你母亲，
疾病幸而都已经减轻。
如今我做着山林里的一品官，
有小吏兵卒听候命令。
晚吃饭可当得珍羞美味，
安步走权充作乘车而行。
清雅幽静的山泉水滨，
正合乎心志，我要多多经营。
你为什么要忧念悲愁？
来信总说是涕泪不停。
咱们家种植的花草树木，
年深月久更显得华美苍青。
何止是松竹长年茂盛，
梧桐楸树也一样郁郁葱葱。
菱角芰荷花果都美极了，
争着把小河小沟充盈。
外孙们如果肯来这里玩耍，
谁说河川里没有游艇？
我姑且把这诗寄给你看，

好知道我多么喜欢这山林野径。
信后面还附有《拟寒山》诗。
读了它能让你耳目清莹。
请把我的意思转达给你的妹妹，
你妹妹也一样善良聪颖。

明妃曲^{〔1〕}（二首其一）

王安石

【题解】

《明妃曲》二首作于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王昭君远嫁匈奴，埋骨域外，永不能返回故国的悲剧故事，历代文人多所题咏。王安石此二诗以立意新警、托旨高远传诵千古。二诗在当时即负盛誉，梅尧臣、欧阳修、司马光、刘敞等皆有和作，但没有一篇堪与安石原唱媲美。这第一首开头几句细致入神地刻划了昭君不忍离别汉宫的种种惆怅、悲伤的情态。以“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的侧笔，表现了昭君绝世的美丽风姿。以下再简略地点出汉元帝的惊艳、痛悔和杀死画师的史实，然后作一顿宕，翻出“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的独特看法，一方面讽刺汉帝依凭画像来辨识美丑的浅薄、昏昧，一方面表达了作者不同流俗的美学观点。“一去心知更不归”以下六句，着重写出昭君对故国故乡的无限眷恋与热爱，以及家人的安慰之词，并拈出宠极一时的阿娇也落得幽居长门的不幸遭遇，揭示人生失意无论远近南北的事实，以见出君王的薄情寡恩。由此抒发了作者对“美人零落依草木，志士憔悴守蒿蓬”（《独山桃花》诗）的现实悲剧的普遍感慨，暗寓自身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幽愤之情。全诗转折甚多，跳跃颇大，叙事抒慨十分出色、动人。

【原诗】

明妃初出汉宫时，泪湿春风鬓角垂^{〔2〕}。低徊顾影无颜色，尚得君王不自持^{〔3〕}。归来却怪丹青手^{〔4〕}，入眼平生几曾有^{〔5〕}？意态由来画不成，当时枉杀毛延寿^{〔6〕}。一去心知更不归，可怜着尽汉宫衣。寄声欲问塞南事^{〔7〕}，只有年年鸿雁飞。家人万里传消息，好在毡城莫相忆^{〔8〕}。君不见，咫尺长门闭阿娇^{〔9〕}，人生失意无南北^{〔10〕}！

注释

〔1〕明妃：王昭君。《后汉书·南匈奴传》：“昭君字嫱，南郡人也。初，元帝时，以良家子选入掖庭。时呼韩邪来朝，帝敕以宫女五人赐之。昭君入宫数岁，不得见御，积悲怨，乃请掖庭令求行。呼韩邪临辞大会，帝召五女以示之。昭君丰容靓饰，光明汉宫，顾景（影）裴回（徘徊），竦动左右。帝见大惊，意欲留之，而难于失信，遂与匈奴。生二子。”晋时避司马昭讳，改称明君，即明妃。

〔2〕泪湿句：形容容颜愁惨。春风，谓美丽容颜，语本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咏昭君：“画图省识春风面。”

〔3〕低徊二句：参见注〔1〕。

〔4〕丹青手：画师。

〔5〕几曾有：一本作“未曾有”。

〔6〕意态二句：《西京杂记》卷二：“元帝后宫既多，不得常见，乃使画工图形，案图召幸之。诸宫人皆赂画工，多者十万，少者亦不减五万。独王嫱不肯，遂不得见。匈奴入朝，求美人为阏氏。于是上案图以昭君行。及去，召见。貌为后宫第一，善应对，举止闲雅。帝悔之。而名籍已定，帝重信于外国，故不复更人。乃穷案其事，画工皆弃市。籍其家资，皆巨万。画工有杜陵毛延寿，为人形，丑好老少必得其真。……同日弃市。”

〔7〕塞南：指汉王朝。

〔8〕毡城：古代匈奴人住毡帐，故云。

〔9〕咫尺句：汉武帝幼时喜爱姑母之女陈阿娇，曾说：“若得阿娇为妇，当以金屋贮之。”后阿娇立为皇后，失宠，贬居长门宫。曾以黄金百斤请司马相如写《长门赋》，希望武帝读后感悟，再得亲幸。历史记载陈皇后未能再得亲幸。咫（zhǐ）尺，八寸曰咫，咫尺比喻距离很近。长门，汉宫名。

〔10〕无南北：无论南北。

【今译】

明妃刚刚离别汉宫的时候，
泪水沾湿了美丽面容，鬓发低垂。
她低下头徘徊不定顾影自怜，
失去了往常的鲜丽光辉。
就是这样一副悲伤的模样，
还使得君王迷恋难以控制情感，
回来责怪绘像的画师，
这绝代佳人平生我哪曾得见？
但活生生的风姿意态原本就难以画出，
当时杀死了毛延寿未免太冤。
明妃辞别了汉家，
深深地知道从此再不能返回宫苑，
可怜她一心眷念故国，
把汉宫的衣衫直穿到破烂。
想寄封书信询问塞南的事情，
年年只见鸿雁飞来又飞去，
家人万里以外传递来音讯，
让她好好安住毡城不必相忆。
难道没有听说，
长门宫距天子所居不过咫尺之遥，
阿娇却悲怨地独自幽居，
人生若是失意并不在于是南是北有多少距离！

明妃曲（二首其二）

王安石

【题解】

本诗先铺排胡人迎接昭君的盛况，然后写出虽则胡人百般殷勤，昭君却满腹心事，由于两下语言不通，更无一人可以告语，只有借琵琶曲来传达。随行的汉宫侍女因命运相仿，且因同情昭君，也不觉暗自垂泪。“沙上行人”四句为本篇主旨，作者借“行人”的劝慰“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表达了他不同凡庸的见解，作者曾为此受到后人的不少攻击。但诗中的重点在于表明，胡恩虽深，却丝毫不能改变昭君对故国始终如一的爱与思念，于是她怀带着一腔爱与幽怨，含恨死于异域。正如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末二句所云：“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本诗篇末化用其意，对昭君的悲剧命运深致叹息，余音袅袅，不绝如缕。

【原诗】

明妃初嫁与胡儿，毡车百两皆胡姬^{〔1〕}。含情欲说独无处，传与琵琶心自知^{〔2〕}。黄金杆拨春风手^{〔3〕}，弹看飞鸿劝胡酒^{〔4〕}。汉宫侍女暗垂泪，沙上行人却回首。汉恩自浅胡自深，人生乐在相知心。可怜青冢已芜没^{〔5〕}，尚有哀弦留至今^{〔6〕}。

注释

〔1〕毡车句：《诗·召南·鹊巢》“之子于归，百两御（迎）之”，此用其意。毡车，以毛毡作车篷的车。两，同“辆”。

〔2〕传与句：《琴操》：“昭君在匈奴，恨帝始不见遇，乃作怨思之歌。”琵琶，本胡乐，推手向前曰琵，却手向后曰琶。

〔3〕黄金杆拨：弹奏琵琶的工具。《旧唐书·音乐志》：“旧琵琶皆以木拨弹之，太宗贞观，始有手弹之法。”《礼乐志》：“高丽伎琵琶以蛇皮为槽，厚寸余……象牙为杆拨。”春风手：谓明妃的手能弹奏出美妙乐曲。

〔4〕弹看飞鸿：嵇康《赠秀才入军》诗有“目送归鸿，手挥五弦”之句，形容闲雅的心境，此处只用其字面。飞鸿，代指所盼之音信。

〔5〕青冢（zhǒng）：即王昭君墓，在今内蒙古自治区呼和浩特市城南二十里。《太平寰宇记》：“其上草色常青，故云青冢。”

〔6〕尚有句：参见本诗注〔2〕。又，《乐府诗集》卷五十九《琴曲歌辞》有四言《昭君怨》一首，题作“汉王嫱”。后人多写有《昭君词》《昭君叹》等。琴曲并有《昭君怨》曲。杜甫《咏怀古迹》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珮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

【今译】

明妃刚刚嫁给胡人的时候，
上百辆毡篷马车载着胡女前来相迎。
明妃有满腹心事想要诉说，
苦于言语不通无人可以倾听，
她将一腔幽怨寄托给怀中琵琶，
弹奏心中深深的故国爱、乡土情。
她用黄金拨杆弹出美妙乐曲，
一边眼望鸿雁一边劝人把胡酒畅饮。
随行的汉家宫女听了动人曲调，

禁不住悄悄落泪暗自伤情。
沙漠上的行人却回过头来，
把这样两句话语奉敬：
汉家恩情太浅胡人情义很深，
人生最大的快乐莫过两相知心。
可怜青冢早已经荒凉败落，
却还有悲哀的《昭君怨》曲流传至今！

书任村马铺^{〔1〕}

王安石

【题解】

本诗描写了旅行所经之地沧海桑田的巨大变化，并发出垂老的作者“身独在”的叹息，暗示故人已矣，不但自然界变化无端，人事也已今非昔比，河水却永远向东奔流，由此引出他深沉的历史与人生感慨，且发出悲伤只自知，更无一人与之同感的叹息。诗中纪行、叙事历历如在目前。陈衍评此篇：“并无深意，音节独绝。”

【原诗】

儿童系马黄河曲^{〔2〕}，近岸河流如可掬^{〔3〕}。任村炊米朝食鱼，日暮荥阳驿中宿^{〔4〕}。投老经过身独在^{〔5〕}，当时洲渚今平陆^{〔6〕}。秫黍冥冥十数家^{〔7〕}。仰视荒蹊但乔木^{〔8〕}。冰盘羹美客自知^{〔9〕}，起看白水还东驰^{〔10〕}。尔来百日皆少年^{〔11〕}，归与何人共此悲！

注释

〔1〕任村：当为河南荥阳附近某小地名。

〔2〕曲：幽深处。

〔3〕可掬（jū）：谓水清可双手捧取来饮。

〔4〕荥（xíng）阳：古县名，今属河南。驿：驿站，此泛指客舍。

〔5〕投老：临老。

〔6〕洲渚（zhǔ）：水中沙洲。

〔7〕秫（shú）：稷（高粱）之粘者称秫，可以酿酒。黍：黄米。

〔8〕蹊（xī）：小路。但：谓但见，只见。

〔9〕冰盘：形容洁净晶莹的食器。羹：一本作“鲙”。

〔10〕白水：此处指黄河。《左传·僖公二四年》：“及河，子犯以璧授公子曰：‘……请由此亡。’公子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

〔11〕尔来：犹言自那时以来，近来。

【今译】

儿童在黄河边隐蔽的地方，
把马匹牢牢地拴定，
靠近河岸的水流是这样清澈，

似乎可以用双手捧来啜饮。
在任村烧饭早晨吃了鲜鱼，
到晚来宿息在茱阳的旅店。
临老时经行此地看不到往昔的故人，
只有我孑然一身还存活世间。
当年的水中沙洲已变作平野，
十几户人家种着密密的庄稼一片。
抬头见从前荒落的小径，
如今高大的乔木参天。
晶莹洁净的盘中盛着羹汤，
美妙的滋味旅客记在心间。
起身看河水依旧一如既往，
奔向东方就不再流回，
近时身边百来人全都还年轻
归去跟谁共同感受这深深的伤悲。

葛蕴作《巫山高》，爱其飘逸，因亦作两篇^{〔1〕} (二首其二)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使用乐府古题，着力铺陈、咏叹巫山的奇险峻峭，其间融入山鬼及神女故事，并将传说、故事中人物的装束、活动，表现得极其生动、神秘。全篇以文字为诗，脱去羁绊而任意挥洒，写得奇伟瑰丽，光怪陆离，读之令人生出无穷遐想。篇中多佳句妙语，如“山亦起伏为波涛”句，气势不凡，想象特异，可与杜甫“群山万壑赴荆门”句媲美。又如写巫山神女“以云为衣月为褚，乘光服暗无留阻”，亦奇妙之至。全篇受到李白《蜀道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等诗的影响。

【原诗】

巫山高^{〔2〕}，偃薄江水之滔滔^{〔3〕}，水于天下实至险，山亦起伏为波涛。其巔冥冥不可见^{〔4〕}，崖岸斗绝悲猿猱^{〔5〕}。赤枫青栌生满谷^{〔6〕}，山鬼白日樵人遭^{〔7〕}。窈窕阳台彼神女，朝朝暮暮能云雨^{〔8〕}。以云为衣月为褚^{〔9〕}，乘光服暗无留阻^{〔10〕}。昆仑曾城道可取^{〔11〕}，方丈蓬莱多仙侣^{〔12〕}。块独守此嗟何求^{〔13〕}？况乃低徊梦中语！

注释

〔1〕葛蕴：生平未详。曾巩《元丰类稿》有《答葛蕴》诗说：“我初未识子，已知子能文。”又：“得子百篇作，读之为欣忻。大章已逸发，小章更清新。”可知葛是位有一定知名度的诗人。巫山高，汉铙歌名，歌辞原是说江淮水深，无桥可渡。临水远望，不得东归。但后来如南朝齐王融“想象巫山高”、南朝梁范云“巫山高不极”，掺杂阳台神女故事，已无远望思归之意。作两篇：原本为“作一篇”，据别本改。

〔2〕巫山：在四川巫山县东，即巫峡，巴山山脉特起处，有十二峰，山下有神女庙。

〔3〕偃（yǎn）薄：犹压迫。汉荀悦《汉纪·昭帝纪》：“……冬则为风霜之所偃薄。”

〔4〕巔（diān）：山顶。冥冥：幽暗貌。

〔5〕崖岸：山崖、堤岸。斗绝：陡峭险峻。斗，通“陡”。悲猿猱（náo）：郦道元《水经注》引谚云：“巴东三峡巫峡长，猿鸣三声泪沾裳。”又，李白《蜀道难》：“黄鹤之飞尚不得过，猿猱欲度愁攀援。”猱，兽名，猿类，善攀援。

〔6〕栎（lì）：木名，又名栩，俗称作栎，或麻栎，果实叫橡子、橡斗。

〔7〕山鬼：屈原《九歌·山鬼》描写一位多情的山中女神等待情人不至，因而惆怅幽怨，诗中所写女神即为巫山之神，因其非正神故称“鬼”。遭：犹遇。

〔8〕窈窕（yǎo tiǎo）二句：宋玉《高唐赋序》说楚顷襄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临别时云：“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窈窕：美好貌。《诗·周南·关雎》：“窈窕淑女，君子好逑。”

〔9〕褚（zhǔ）：囊袋。《庄子·至乐》：“褚小者不可以怀大。”

〔10〕服暗：意谓以黑暗为车乘。服，役马名，古代一车驾四马，居中的两匹称服。《诗·郑风·大叔于田》：“两服上襄，两骖雁行。”

〔11〕昆仑：昆仑山，古代有不少有关昆仑的神话传说，因将其地当作仙境。曾城：传说中地名。东汉张衡《思立赋》：“登阆风之曾城兮，构不死而为床。”注引《淮南子》：“昆仑山有曾城九重，高万一千里，上有不死树在其西。”

〔12〕方丈蓬莱：神话传说中有海上三神山，为蓬莱、方丈、瀛洲。

〔13〕块独句：宋玉《九辩》：“块独守此无泽兮，仰浮云而永叹。”块，孤独。

【今译】

巫山是多么地高峻，
俯压得长江水白浪滔滔。
天底下水实在最是凶险，
而连绵起伏的巫山也正像滚滚波涛。
山顶幽暗昏黑不能够看清，
有密密的云雾笼罩。
山崖堤岸这样陡峭，
愁坏了善于攀援的猿猱。
山谷里长满红枫青栎，
山中女神樵夫在白天也能遇到。
阳台下美丽妖娆的神女，
朝朝暮暮能化作云雨飘飘。
她身穿云霓制成的衣衫，
把月亮当香囊系在腰上，
不论是乘着光辉还是驾驭黑暗，

她都飘忽来去无所阻挡。
昆仑曾城的道路可以探访，
方丈山蓬莱山多有仙人好作伴侣，
可叹神女到底要寻求什么，
还孤独地守候在这里，
并且低下头来徘徊不定，
喃喃地说些梦中话语。

哭梅圣俞^{〔1〕}

王安石

【题解】

王安石是大政治家、大经学家，他志在复三代之治，所以注重经术，要“讨论先王之法以措之天下”，并说“经术正所以经世务尔”。与此相应，在文学方面他主张文以载道，主张文学为政治服务，他自己早期的诗文就大多是为政治服务的。在这首诗中，他借着对梅尧臣的赞扬，对北宋前期不合“先王之道”的浮靡文风，表示了极大的不满。他热情地赞誉梅尧臣不顾流俗，奋然以复古为革新的文学功绩，并对其坎坷命运寄予同情，且为之发出不平之鸣。诗中又从“圣贤与命相矛盾”和“诗人况又多穷愁”的历史事实，说明梅公的困厄是势所必然，并预言梅公身虽湮没，文学业绩却将永存世间。篇末抒写了对梅公的哀悼之情。全诗议论过多，缺少韵味，文辞多佶屈聱牙，在安石诗中实在不能算是一篇佳作。

【原诗】

诗行于世先《春秋》^{〔2〕}，国风变衰始《柏舟》^{〔3〕}。文辞感激多所忧^{〔4〕}，律吕尚可谐鸣球^{〔5〕}。先王泽竭士已偷^{〔6〕}，纷纷作者始可羞。其声与节急以浮^{〔7〕}，真人当天施再流^{〔8〕}。笃生以公应时求^{〔9〕}，颂歌文武功业优^{〔10〕}，经奇伟丽散九州^{〔11〕}。众皆少锐老则不^{〔12〕}，翁独辛苦不能休。惜无采者入名道^{〔13〕}，贵人怜公青两眸^{〔14〕}。吹嘘可使高岑楼^{〔15〕}，坐令隐约不见收。空能乞钱助饘粥^{〔16〕}，疑此有物司诸幽^{〔17〕}。栖栖孔孟葬鲁邹^{〔18〕}，后始卓荦称轲丘^{〔19〕}。圣贤与命相矛盾，势欲强达诚无由。诗人况又多穷愁，李杜身不为公侯^{〔20〕}。公窥穷厄以身投^{〔21〕}，坎坷坐老当谁尤^{〔22〕}？吁嗟岂即非善谋^{〔23〕}？虎豹虽死皮终留。飘然载丧下阴沟^{〔24〕}，粉书轴幅悬无旒^{〔25〕}。高堂万里哀白头^{〔26〕}，东望使我商声讴^{〔27〕}？

注释

〔1〕梅圣俞：梅尧臣（公元1002—1060年）字圣俞，诗文革新的主将之一。详见前梅尧臣诗附小传。

〔2〕诗：指《诗经》，是我国古代最早的一本诗歌总集，收集了公元前十一世纪至公元前六世纪共五百多年305首诗，古时称“诗三百”，汉时被尊为儒家经典之一。《春秋》：相传为孔子所撰编年体断代史。

〔3〕国风句：《诗大序》云：“……风至于王道衰、礼义废、政教失、

国异政、家殊俗而变风、变雅作矣……”旧说除《周南》《召南》之外，其余十三国风皆为变风。国风，诗经分风、雅、颂三个部分，国风是十五国风，即各地的民间歌曲，是《诗经》中最具艺术价值的部分。《柏舟》：《诗邶风》的第一首，即“变风”的第一首，本为一首弃妇诗，《诗小序》云：“《柏舟》言仁而不遇也。卫嬖公之时，仁人不遇，小人在侧。”

〔4〕文辞句：谓《柏舟》诗句感情激荡，多言忧伤，如“耿耿不寐，如有隐忧”；“忧心悄悄，愠于群小”；“心之忧矣，如匪澣衣”。感激，感动激发。

〔5〕律吕：乐律的统称。古人以十二根孔径相同、长短不同的律管确定十二个标准音，依单双次第，分别称为六律六吕，合称律吕。此处指音调韵律。鸣球：玉磬。《书·益稷》：“夔击鸣球。”《疏》：“《释器》云：‘球，玉也。’乐器惟磬用玉，故球为玉磬。”

〔6〕先王：指古代圣君如尧、舜、禹、周文王、周武王等。泽：德泽。偷：浇薄、不厚道。《论语·泰伯》：“故旧不遗，则民不偷。”

〔7〕浮：指浮薄、浮靡。

〔8〕真人：谓得道之人。

〔9〕笃（dǔ）生：谓生而不平凡，犹得天独厚。《诗·大雅·大明》：“长子维行，笃生武王。”

〔10〕文武：文功和武德。

〔11〕经奇纬丽：以纺织比喻创作奇丽的诗文。经纬，织物的纵线与横线。九州，中国古代设置的九个州，后泛指中国。

〔12〕少锐：少年刚锐。不（fǒu）：同“否”。

〔13〕名道（qiú）：著名的道人。道，指道人，古时掌宣布教化的官。

〔14〕青两眸：表示重视、垂爱。典出阮籍能为青白眼事，详见前司马光《和邵尧夫安乐窝中职事吟》诗注。

〔15〕吹嘘：替人宣扬、说好话。高岑（cén）楼：《孟子·告子》下：“不揣其本而齐其末，方寸之木，可使高于岑楼。”岑楼，尖顶高楼。

〔16〕空能句：梅尧臣仕途坎坷，家境贫困，以至于“妻孥每饥寒，内愧剧剜割。时赖二三友，乞米慰穷惨”（《正仲见赠依韵和答》）。饘（fēn）馏（liù）：饭食。

〔17〕司：主宰。幽：谓冥冥之中。

〔18〕栖栖：忙碌不安貌。《论语·宪问》：“微生亩谓孔子曰：‘丘何为是栖栖者与？’”鲁：指山东曲阜孔子故乡。邹：县名，属山东省，孟子故乡现改称邹城市。

〔19〕卓犖（luò）：卓绝出众。轲丘：孔子名丘，孟子名轲，西汉武帝时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孔孟并称，为儒家宗师。

〔20〕李杜句：李白杜甫政治生涯均不如意，故云。

〔21〕厄（è）：困苦。

〔22〕坐老：犹到老。当谁尤：为“当尤谁”的倒文。尤：归咎，责怪。

〔23〕吁嗟：叹词，表示忧伤或有所感。谢朓《和王著作八公山诗》：“平生仰令图，吁嗟命不淑。”

〔24〕阴沟：犹言黄泉。

〔25〕粉书轴幅：指挽联之类。悬旒（liú）：无悬旒，谓出殡时灵柩前的幡旗简朴无装饰物。旒，旗帜下边悬垂的饰物。

〔26〕高堂：谓父母，此指梅尧臣的父母。

〔27〕商声讴（ōu）：讴商声，即唱哀歌。商声：即商歌，悲凉低音的歌。

【今译】

《诗经》在世上流传比《春秋》还早，
国风变得衰微第一篇就是《柏舟》。

《柏舟》文辞感发激荡多诉忧愁，
音调韵律和谐还可以配合玉磬演奏。

先代圣君道德的余泽已尽，
读书人的风气已经浇薄不厚，
写诗文的人倒有许许多多，
那些作品却让人感到可羞，
作品音繁节促格调轻浮，
真人在天要把先王大德再度布流。

不同凡响的梅公适应时代需求，
歌颂文德武功业绩堪称至优。
一般人少年时刚毅敢为到老就会改变，
只有梅公辛苦耕耘始终不休。

可惜没有人用他作宣布教化的名官，
贵人对他看重也曾转动青眸，
假如肯替他延誉，
原可使其名声高过尖顶高楼，
却让他白白湮没，
没能够被朝廷收受。

只不过给些钱物帮助他的生活，
我真怀疑有什么主宰在冥冥之中筹谋。
生前忙碌不歇的孔孟，
葬在曲阜邹城冷落备受，
后来才被当作卓绝的宗师，
被儒者并称孟轲孔丘。

看来命运跟圣贤总是作对，
想要努力通达确实没有由头。

况且诗人大多穷愁潦倒，
李白杜甫也没能做到公侯。

梅公明明知道要受穷困，
却甘心为诗文献出了自身。

他仕途坎坷一直到老年，
这到底应当归罪于何人？
但他的命运固然令人叹惋，
难道不正是成就功业的情由！

勇猛的虎豹虽则死去，
美丽的皮毛却在世间长留。

梅公飘然归于黄泉，
没有装饰的幡旗挽联十分简陋。

万里以外的白发双亲为他伤心，
我朝东凝望禁不住唱出悲哀的歌吟。

半山春晚即事^{〔1〕}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脱去常人惜花伤春的窠臼，生动地描绘了暮春时庭园的种种佳景。作者以生花妙笔把春风写得十分多情，它虽然吹落了红花，却酬人清阴以为补偿，使人感到造化的赐与真是用之不尽。陈衍说起二句本于唐人“绿阴清润似花时”，但安石的两句含义却深厚得多，感情色彩浓烈得多，韵味也胜过许多。诗中描写了作者生活环境的幽静美丽和退居后的安舒闲逸。末二句则在宁静、喜悦感受的抒写中，又隐约地透露了世罕知音的淡淡哀愁。

【原诗】

春风取花去^{〔2〕}，酬我以清阴。翳翳陂路静^{〔3〕}，交交园屋深^{〔4〕}。
床敷每小息^{〔5〕}，杖屦或寻幽^{〔6〕}。唯有北山鸟^{〔7〕}，经过遗好音。

注释

〔1〕半山：指半山园。王安石于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退居江宁。元丰中营建园宅，称半山园，因其地距白下门与钟山均为七里，正在一半路程中，并自号半山。

〔2〕春风：一本作“晚风”。

〔3〕翳（yì）翳：深晦不明貌。陂（bēi）：池塘。

〔4〕交交：犹交加，错杂貌。

〔5〕床敷：铺设床具。敷：铺陈。

〔6〕杖屦（jù）：扶杖散步。杜甫《祠南夕望》诗：“兴来犹杖屦，目断更云沙。”

〔7〕北山：即钟山。南朝宋周顒与孔稚圭曾隐居于此，后周顒离山出仕，孔曾作《北山移文》表示讥刺。王安石有《思北山》等诗，寄托真心隐逸的心境。

【今译】

春风虽然把百花取走，
却酬谢人清凉的绿阴。
幽暗的池边小路十分宁静，
草木掩隐的园屋多么深沉。
我时而打开床铺稍事休息，
时而扶着手杖去寻幽探胜。
只看见钟山的小鸟飞来，
经过我这里留下了一串动听的歌声。

定 林^{〔1〕}

王安石

【题解】

《漫叟诗话》说：“荆公《定林》后诗，精深华妙，非少作之比。”认为这首诗标示了王安石诗艺术上迈向成熟、高超的转折点。诗中描写作者在定林寺游憩时，泉甘野旷、山水幽美使他受伤的身体和心灵得到休息与抚慰，因而真正达到了脱去名缰利锁如脱鞋履的超拔境界，以及与云月为伴自足怡悦的闲适心情，且写出作者出处自如、无所往而不乐的旷达胸襟和对自然美细微深刻的体察、领悟。全诗自然流丽，不以写景为主而是以情带景，突出描写心理感受。陈衍评此诗“颇有王右丞（维）‘松风吹解带，山月照弹琴’意境”。

【原诗】

漱甘凉病齿^{〔2〕}，坐旷息烦襟^{〔3〕}。因脱水边屨^{〔4〕}，就敷岩上衾。但留云对宿^{〔5〕}，仍值月相寻^{〔6〕}。真乐非无寄^{〔7〕}，悲虫亦好音。^{〔8〕}

注释

〔1〕一本作《定林院三首》。定林：寺院名。《建康志》说定林寺有两处，上定林寺在钟山应潮井后，南朝宋武帝元嘉十六年（公元439年）建造。下定林寺在钟山宝公塔西北，元嘉元年（公元424年）置，有王安石读书处。

〔2〕甘：指甘甜的泉水。

〔3〕烦襟：烦闷的心怀。王勃《游梵宇三觉寺》诗：“遽忻陪妙躅，延赏涤烦襟。”

〔4〕因脱句：王充《论衡·非韩》：“夫志洁行显，不徇爵禄，去卿相位若脱屣（鞋）者……”此处暗用其意。屨（jù），鞋子。

〔5〕但：只。

〔6〕值：遇。

〔7〕真乐句：《列子·仲尼》：“无乐无知，是真乐真知。”晋张湛注：“都无所乐，都无所知，则能乐天下之乐，知天下之知，而我无心（机心）者也。”此处暗用其意。

〔8〕悲虫：指吟声凄切的秋虫。

【今译】

用甘泉漱口我的病齿感到清凉，
闲坐旷野消尽了烦闷的心情。
在水边自由自在地脱去鞋子，
又随便在山岩上铺被就寝。
只留下逍遥的白云和我相对宿息，
还又遇多情明月将我探访找寻。
真能无时不乐并不是没有寄托，
悲鸣的虫声我听起来如同悦耳的歌吟。

壬辰寒食^{〔1〕}

王安石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诗人时年三十二岁。安石年轻时便想干出一番惊天动地的大事业，但二十二岁中进士后，十年间辗转于州县，不得一展雄图，不由得生出无限未老先衰、壮志不酬的感慨，此诗便写出他客居南京在寒食节令时的悲凉怀抱。陈衍评“起十字无穷生清新，余衰飒太过”，这评论很是精彩。“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二句，将作者由时序更迭油然而生的客愁乡思形容得生动入妙，仿佛可以看见、可以把握，极清新自然。其它六句的确过于衰飒，“未知轩冕乐，但欲老渔樵”二句字面上似乎表现作者不汲汲于名利的人生态度，却并非由衷之言。

【原诗】

客思似杨柳，春风千万条。更倾寒食泪，欲涨冶城潮^{〔2〕}。巾发雪争出，镜颜朱早凋。未知轩冕乐^{〔3〕}，但欲老渔樵^{〔4〕}。

注释

〔1〕壬辰：宋仁宗皇祐四年，公元1052年。寒食，节令名，在清明前一日（一说前二日）。春秋时晋文公烧山逼介之推出山做官，之推坚决不肯，抱木焚死。为纪念他，就于此日禁火，只吃冷食，后相沿成习，称寒食。

〔2〕冶城：故址在江苏南京市朝天宫附近。相传三国吴（一说春秋吴王夫差）冶铁于此，故名。

〔3〕轩冕：卿大夫的轩车和冕服，亦谓官位爵禄。

〔4〕但欲句：意谓志在隐居山林泉泽。

【今译】

心中的客愁乡思如像是杨柳，
春风吹起就生出千枝万条。
寒食佳节我却更加伤心流泪，
使冶城水满好似涨潮。
白发争着从头巾下钻出，
镜中青春的面容早已枯凋。
我不懂得官高爵显有什么快乐，
只愿终老于江湖打鱼采樵。

送程公辟得谢归姑苏^{〔1〕}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为送别程师孟（字公辟）致仕后返回故乡苏州而作。作者以欣喜的笔调，在想象中描绘了主人公归乡后徜徉山水、与友人吟咏唱和的种种生活情景，辞情明朗欢快。

【原诗】

东归行路叹贤哉^{〔2〕}，碧落新除宠上才^{〔3〕}。白傅林塘传画去^{〔4〕}，
吴王花鸟入诗来^{〔5〕}。唱酬自有微之在^{〔6〕}，谈笑应容逸少陪^{〔7〕}。
除此两翁相见外，不知三径为谁开^{〔8〕}？

注释

〔1〕本课题作《送程公辟还姑苏》。程公辟：（公元1009—1086年）
程师孟字，吴（今江苏苏州）人。仁宗景祐元年（公元1034年）进士。历知
南康军、楚州、洪州、福州等。官至给事中、判都水监。后出知越州、青
州，致仕。谢：谢职。姑苏：原为山名，在江苏吴县西南，山上有姑苏台，
相传为吴王阖闾或夫差所筑，又称“胥台”。后来也称吴县治所为姑苏。

〔2〕贤哉：《论语·雍也》孔子称赞颜回：“贤哉回也，一簞食，一瓢
饮，在陋巷，人不堪其忧，回也不改其乐。贤哉回也！”此处称赞程师孟出处
自如，不以为意。

〔3〕碧落：天空，此指上天。除：此谓除去官职而拜天上仙籍。除，除
官拜职。

〔4〕白傅林塘：白居易任苏州刺史时所辟园林。白居易开成初授同州刺
史，不拜，改太子少傅，世称“白傅”。传画去：将绘入图画而广为人知。

〔5〕吴王句：谓吴地好风光程师孟将摄入诗章。苏州原为春秋吴故都，
因说吴王花鸟。

〔6〕唱酬句：此处将程师孟比作白居易，白居易和元稹（字微之）为莫
逆之交，文友诗敌，互相唱和很多，此处微之指程师孟好友元绛。

〔7〕逸少：王羲之（公元303—361年），字逸少，东晋著名书法家、
文学家。此处比喻程师孟友人。原注云：“少保元绛谢事居姑苏，又王中甫善
歌词，与相唱酬燕（宴）集。”

〔8〕除此二句：用西汉蒋诩典。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告病
辞归，隐居乡里，于院中开辟三径，唯与求仲、羊仲来往。后常以三径指家
园。

【今译】

你欣然地走上东归的道路，
我赞叹你这贤士出处都一般安详，
你不再做世俗的官吏，
上天荣宠新选高才的你如神仙模样。
你会把白傅开辟的林塘
摄入画图传扬开去，
吴王故都美丽的花鸟
也将摄进你奇妙的诗章。
有微之样才情的知友与你唱和，
谈笑的友人还有的像逸少般风流倜傥。
除了这两位老友同你来往，
你的庭园不知更能为谁开放？

思王逢原（三首其二）^{〔1〕}

王安石

【题解】

高才卓犖的诗人王令曾得到安石极度的赞赏，还将妻妹许配给他，并为之延誉。二人结成莫逆之交，所谓“行藏已许终身共”，岂料天不从人愿，正当青春年华的王令，来不及充分发挥才情，施展抱负，年仅二十八岁便过早地离开了人间。他逝世的次年秋，即仁宗嘉祐五年（公元1060年），安石写了三首《思王逢原》诗，表达怀念、悼惜之情，这是第二首。首二句作者用想象的诗笔描写千里之外王令的坟墓荒草萋萋的景象，暗示自己并没因时光的流逝而淡了对友人的深情。颔联写出作者为王令生前不为常人所知，不为当世所用而感到的遗憾，且表明唯有自己才是对方的真正知己。颈联追忆往事，回首两年前在江西与王令一同读书饮酒、畅论古今的欢乐情景，引入庐山、湓水作为参与者，使境界十分壮阔，堪称名句。尾联点明曾日月之几何，往日欢乐永远变为陈迹，作者悲从中来不可断绝。全诗写得一往情深、真挚感人。成语、典故的妙用使诗歌内容更其丰厚。

【原诗】

蓬蒿今日想纷披，冢上秋风又一吹^{〔2〕}。妙质不为平世得^{〔3〕}，微言惟有故人知^{〔4〕}。庐山南堕当书案，湓水东来倾酒卮^{〔5〕}。陈迹可怜随手尽，欲欢无复似当时。

注释

〔1〕王逢原：王令字，详见前王令诗附小传。

〔2〕蓬蒿二句：《礼·檀弓》上：“朋友之墓，有宿草（陈根）而不哭焉。”此处反用其意。蓬蒿，野草。纷披：盛貌。冢（zhǒng）：坟墓。王令病逝后葬于江苏常州。

〔3〕妙质句：安石《思王逢原》第一首尾联云“便恐世间无妙质，鼻端从此罢挥斤”，正可作为此句注脚。其用《庄子》典故，《庄子·徐无鬼》：“郢人垾（白土）慢（漫，犹涂）其鼻端，若蝇翼，使匠石斫之；匠石运斤成风，听而斫之，尽垾而鼻不伤。”妙质即指郢人鼻上垾。质：射的、箭靶。

〔4〕微言：精微的言论。《汉书·艺文志》：“仲尼没而微言绝。”

〔5〕庐山二句：嘉祐三年（公元1058年），王安石任江西提点刑狱，王令曾往江西与之相会。湓（pén）水：也称益水，源出江西瑞昌县西清湓山，东流经九江城下，北流入长江。

【今译】

想象中你远方的墓地，
如今早已长满茂盛的蒿蓬，
哀悼你的深情仍如去岁，
尽管你孤独的坟茔又一度萧瑟秋风。

你美妙非凡的资质没有能够
在这太平盛世得到器重，
精微博厚的学问
也只有我这老友深深地理解和认同。
回想起那年雄奇的庐山倾向南方，
正对着书案，我们说古论今其乐融融，
东来的湓水滔滔奔涌，
仿佛流进你我的酒杯之中。
可惜美好往事转眼间竟变为陈迹，
一切都随着你的逝去而告终，
从此生活里再也没有什么欢乐，
能够比得上从前同你相共。

寄阙下诸父兄兼示平甫兄弟^{〔1〕}

王安石

【题解】

本诗赞誉在京都做官的叔、伯与弟兄，特别点出弟弟平甫（安国字）、安礼卓犖的文才。诗人欣喜祖业有人承传，并预言他们都将各极其用，大展鸿图。后半篇故作自谦语，说自己喜爱阳羨山水佳胜，且以陶渊明自况淡泊性分。篇末祝愿“一门皆贵仕”，叮咛对方勿忘不时前来自己隐居的茅屋探望。安石本以济世为己任，诗中却故作恬退之态，想是心中有许多难言的隐衷。此篇内容与艺术手法皆属平常，实在称不上是什么佳作。

【原诗】

父兄为学众人知，小弟文章亦自奇^{〔2〕}。家势到今宜有后^{〔3〕}，士才如此岂无时^{〔4〕}？久闻阳羨溪山好^{〔5〕}，颇与渊明性分宜^{〔6〕}。但愿一门皆贵仕，时将车马过茅茨^{〔7〕}。

注释

〔1〕阙下：京都。诸父兄：指同宗叔、伯、兄、弟。平甫兄弟：指作者弟弟王安国（字平甫）与王安礼（字和甫）。王安礼，详见前《寄吴氏女子》注〔9〕。

〔2〕小弟句：安石弟安国（公元1028—1074年）“幼敏悟，未尝从学，而文词天成。年十二，出为诗、铭、论、赋数十篇示人，语皆警拔，遂以文章称于世，士大夫交口称之”（《宋史》本传）。《宋史·王安礼传》称安礼其“伟风仪，论议明辨，常以经纶自任”。

〔3〕家势：一本作“家世”。

〔4〕士才：一本作“人才”。时：谓遇时而用。

〔5〕阳羨：今江苏宜兴古称阳羨，山水清嘉。

〔6〕渊明：此处安石借以自喻恬淡。

〔7〕茅茨：茅屋，谓隐居之所。

【今译】

父兄们的学问众人皆知，
我弟弟的文章也卓越出奇。
家世如今有后人承传，
这样的人才哪能不遇于时！
早就听说阳羨溪山清丽，
很与我渊明般淡泊的生性相宜。
但愿一家人全都做到高官，
时不时乘车马来我隐居的茅屋这里。

歌元丰（五首其五）

王安石

【题解】

神宗元丰初，王安石虽然已经退居江宁多时，却仍关注着朝廷对施行新法的态度，神宗没有因安石辞去相位而废止新法，又适逢连年风调雨顺大获丰收，这使作者十分欣慰和喜悦，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写下一组五首《歌元丰》诗，此是第五首。在前几首中，作者已写足了“水满陂塘谷满篝”、“家家露积如山垆”的丰收年景，以及百姓们“神林处处传箫鼓”，共庆丰收的欢乐情状，并在第四首中歌颂了天子继续推行新法的功德。这第五首便收束到作者作为一个旁观者欣喜的感受。诗中先写作者经行的村庄猪栏鸡舍笼盖在暮霭之中，显示出一派宁静和平的生活气氛。再写木叶摇落，钟山将其清晰的山容呈献在作者面前，句中不用“现南山”，而用一“献”字，将无知无觉的钟山点化得极富感情，似乎它也为丰收而欢悦。作者将所见一切景象总束为“丰收处处人家好”，且写出自身卸去了官职重担，得以飘然来往于富庶的乡村之间，感到无比的轻松与欣慰。全诗格调明快，寓意深长。

【原诗】

豚栅鸡埭暝霭间^{〔1〕}，暮林摇落献南山^{〔2〕}。丰年处处人家好，随意飘然得往还。

注释

〔1〕豚（tún）：小猪，或作“豮”、“豮”，此泛指猪。鸡埭（shí）：凿墙为鸡窝称埭，《诗·王风·君子于役》：“鸡栖于埭。”此泛指鸡窝。暝（ǎn）：昏暗，同“暗”。

〔2〕摇落：木叶凋零。宋玉《九辩》：“悲哉秋之为气也，萧瑟兮草木摇落而变衰。”南山：钟山又称北山，此谓南山当指钟山向阳的一面。

【今译】

村落笼盖在沉沉暮霭中，
猪栏鸡舍昏暗而宁静。
深秋时树林里木叶凋尽，
钟山呈献出清晰的身影。

在这丰收的岁月，
每处人家都一样欢乐和平，
自由自在的我能够任意地
飘然来往于乡间路径。

谢安墩（二首其一）^{〔1〕}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以调侃的语气，用对话的方式借“谢公墩”的名目，把跟自己历史地位相仿佛的谢安联系在一起，开一个巧妙的玩笑。在玩笑之中，可以看出王安石不让古人的自负的意气，及其不乏诙谐幽默的性格特点。

【原诗】

我名公字偶相同^{〔2〕}，我屋公墩在眼中。公去我来墩属我，不应墩姓尚随公^{〔3〕}。

注释

〔1〕谢安墩：一本作《谢公墩》。山名，在今江苏江宁县城北。东晋谢安尝居半山，后王安石亦居此。

〔2〕我名句：谢安字安石，故云。

〔3〕公去二句：为调侃之语，但亦寓有深意。王安石《谢安》诗云：“谢公才业自超群，误长清淡助世纷。”对谢安颇有微辞，可见王安石是自视功业高过谢安的。

【今译】

我的名与谢公的字偶然相同，
公墩对着我的屋宇正在眼中。
公去我来墩已经属于我，
总不该墩姓还随着谢公。

山陂

王安石

【题解】

前两句一从听觉一从视觉，描写了山寺晚钟敲响、城内外灯火初上的情景。此情此景本当引发主人公的生活情趣、兴味，后二句却说自己“白发逢春唯有睡”，且进一步说“睡闻啼鸟亦生憎”。由此可见诗中表现的不是一种安宁恬静的退闲心境，而隐含着愤懑不平的情绪。

【原诗】

山陂院落今挈钟^{〔1〕}，城郭楼台已放灯^{〔2〕}。白发逢春唯有睡，睡闻啼鸟亦生憎^{〔3〕}！

注释

〔1〕山陂（bēi）：山坡。院落：当指寺院。挈（suī）钟：敲钟。《玉篇·手部》：“挈，击也。”

〔2〕城郭：内城曰城，外城称郭。放灯：犹言上灯。

〔3〕睡闻：一本作“睡间”。生憎：讨厌、憎恨。生，极、偏。

【今译】

山坡的寺院敲响了晚钟，
城里城外楼台上点起了明灯。
白发的我在这春来只想睡觉，
睡梦中听到鸟啼声也只感到厌憎。

北陂杏花^{〔1〕}

王安石

【题解】

前两句以生动入神的画笔，描写池边杏花与水中倒影，绘出了“照花前后镜，花面交相映”那种美的意象虚实两个方面的表现，显然受到林逋《山园小梅》“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诗句的影响。林逋句描绘了疏淡空灵的美，安石句则表现了一种艳丽而又虚静的美，二者有异曲同工之妙。后二句写池畔杏花纵然凋落依然洁净如雪，比起热闹市街“碾成尘”的杏花，清浊高下自有本质差别。陈衍说：“末二句恰是自己身份。”这里寄寓了王安石孤高的个性，以及他被迫退居后无可奈何却不甘屈服的精神状态。全诗写景奇妙，寄意深刻，不愧为传诵名篇。

【原诗】

一陂春水绕花身，花影妖娆各占春^{〔2〕}。纵被春风吹作雪^{〔3〕}，绝胜南陌碾成尘^{〔4〕}！

注释

〔1〕一本题作《北陂水花》。

〔2〕妖娆（ráo）：娇艳妩媚。占：据有。

〔3〕雪：形容水边凋落的杏花。

〔4〕南陌：南边大路。

【今译】

一池碧绿的春水，

环绕着盛开的杏花，
花和水中倒影一样娇艳妩媚，
各自占领着春天的芳华。
纵使她被春风吹落枝头，
依旧如片片雪花纯净洁白，
绝然胜过在那南边大路上，
被纷纷车马碾作尘埃！

北 山^{〔1〕}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描绘了一幅退闲生活小景。前二句围绕着“水”，从山上写到平地的河沟池塘，将无边春意都化作盈盈春水这流动的、澄净的美。后二句极写作者闲逸的情致和静谧的心境，但在这闲极静极的生活景象背后，却隐藏着诗人吾道不行的无奈与落寞。叶梦得称此二句用意深刻，当即指此。

【原诗】

北山输绿涨横陂^{〔2〕}，直堑回塘滟滟时^{〔3〕}。细数落花因坐久，
寻芳草得归迟^{〔4〕}。

注释

〔1〕一本作《蔷薇四首》。北山：即钟山。

〔2〕输绿：谓北山山泉向下灌注。

〔3〕直堑（qiàn）：直的河沟。回塘：曲折的池塘。滟（yàn）滟：波光。

〔4〕细数二句：王维《从岐王过杨氏别业应教》诗云：“兴阑啼鸟散，坐久落花多。”此化用其句。

【今译】

北山输送着山泉，
碧绿的泉水涨满了横塘，
笔直的河沟曲折的小池，
闪动着粼粼波光。
我久久闲坐，
细数着残花一片片飘落身旁，
我缓缓地探寻芳草，
很晚很晚才返回田庄。

勘会贺兰溪主^{〔1〕}

（贺兰溪，洛京地名^{〔2〕}。陈绎买地筑居^{〔3〕}，于卹中

问之〔4〕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的表现方法很是特别，诗中全用问句，对友人买得洛阳的贺兰溪，隐约地表示了祝贺，字里行间也流露出羡慕之情。纯用寻常口语，写得活泼幽默。陈衍认为这种写法“开诚斋（杨万里）先路”。

【原诗】

贺兰溪上几株松，南北东西有几峰？买得住来今几日，寻常谁与坐从容〔5〕？

注释

〔1〕勘（kān）会：同“勘当”，唐宋公文中的用词，含有议定、审核的意思。此处为戏谑之语。

〔2〕洛京：北宋西京洛阳。

〔3〕陈绛（公元1021—1088年）字和叔，洛阳（今属河南）人，一说开封人。仁宗景祐中廷试误用韵，被黜。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再举，为别试第一。历官西京留守推官、馆阁校勘、集贤院校理等，勘定《前汉书》。神宗朝官至太中大夫、龙图阁待制，后因事遭贬。哲宗立，复太中大夫。

〔4〕于邨中问之：即寄书信问之。

〔5〕谁与坐从容：“与谁从容坐”的倒文。从（cōng）容，安逸舒缓。

【今译】

贺兰溪上到底有几棵青松？
南北东西又有几座山峰？
买得这个好地方至今多少时日？
平常跟谁一起闲坐谈笑从容？

书湖阴先生壁〔1〕

王安石

【题解】

王安石《题张司业（籍）》诗曰：“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这评语移用于他自己的许多作品，尤其是一些小诗特别恰当，本诗便是一例。前两句描写杨德逢居所的简朴、洁净和美丽，又可见出一位隐者充满情趣的勤劳生活。第三句将镜头拉远，绘出房舍附近一弯绿水环绕田地的乡间风光。第四句本意是说杨家开门可见青山，诗人却化被动为主动，写成多情的山特地推开杨家的门，送来它青青的山色，描写极新奇生动。这后二句是安石诗修辞巧妙有名的例

子，两句均用《汉书》典，用事而不使人知觉，如从胸臆间自然流出。如不知为用典，单从字面看也使人感到清新流美，如知其用典，则更能懂得诗人学问的深博、用典的精工。写来从容不迫，举重若轻，令人赞叹不已。

【原诗】

茅檐长扫净无苔，花木成畦手自栽^{〔2〕}。一水护田将绿绕^{〔3〕}，两山排闥送青来^{〔4〕}。

注释

〔1〕湖阴先生：杨骥，字德逢，号湖阴先生，是王安石退居金陵时的邻居。

〔2〕畦（qí）：长方形、土埂围着的整齐的田块。

〔3〕护田：用《汉书》典。《汉书·西域传》云：“轮台、渠犂皆有田卒数百人，置使者校尉领护。”注云：“统领保护营田之事也。”此处将“一水”比作护田兵将。

〔4〕排闥（tà）：《汉书·樊哙传》：“高帝尝病，恶见人，卧禁中，诏户者无得入群臣，哙乃排闥直入，大臣随之。”闥，宫中小门，此处泛指门。排，推，推门直入。

【今译】

茅檐长扫洁净得不生青苔，
花木成畦全都是亲手栽培。
一弯碧绿的河水环绕田地，
如同护田兵将团团守卫，
两座多情的青山，
直推开门户送来苍翠。

示公佐^{〔1〕}

王安石

【题解】

此诗为退闲后所作，前二句写衰老的诗人只是酷爱读书，且喜得到年轻的公佐的启发。后二句写二人议论得十分热烈，因此长夜不眠，连窗外滴上石阶的雨声也只是偶尔听到。但此诗在表面的闲淡、欢快的描写中，仍寄寓无穷感慨，从“生”曰“残生”，“性”称“伤性”的说法，以及道无所施于天下，而只一味读书、讨论的生活场景本身，便透露出深深的悲哀。

【原诗】

残生伤性老耽书^{〔2〕}，年少东来复起予^{〔3〕}。各据槁梧同不寐^{〔4〕}，偶然闻雨落阶除^{〔5〕}。

注释

〔1〕公佐：姓江，生平未详。

〔2〕伤性：谓心性、心灵受到挫伤。耽：沉溺于某种事物。

〔3〕起予：《论语·八佾》：“子曰：‘起予者商也，始可与言诗已矣。’”《疏》：“起，发也。予，我也。商，子夏名。孔子言，能发明我意者，是子夏也。”后指自他人得到教益。

〔4〕槁梧：古琴。《庄子·德充符》：“倚树而吟，据槁梧而瞑。”《释文》：“崔（篆）云：‘据琴而睡。’”一说为夹膝几。

〔5〕阶除：阶沿。

【今译】

我只有残余的生命、受伤的心灵，
老年人只在书中沉溺，
东来的少年公佐，
又使我得到深深的启迪。
我二人各自凭倚着古琴，
通夜不眠谈得十分投契，
只在偶然间听到了窗外
阶沿上响几声雨滴。

金陵即事^{〔1〕}（三首录二）

王安石

其 一

【题解】

诗中描绘了诗人退闲时居住环境的宁静美好，一切情景都从屋门内诗人的视野中展开：开门的屋门向着水滨，连接小桥的道路长满青苔，说明门前绝无车马、行人的踪迹。在纷扰的政治生活过后，诗人认真地体验着隐居所特有的一份情趣，句中并没寄寓落寞之慨。那诗人笔下“背人照影”的杨柳风姿绰约，简直就是古典美人的化身，自怜自赏，同时暗自期待着他人的爱赏。真把水边杨柳写得极有灵性。“隔屋吹香并是梅”句，虽只从诗人的嗅觉来写，却能使人想象疏梅成林、盛开怒放的繁丽景象，艺术表现十分含蓄深细。全诗浑然天成，精工而不见雕琢之迹。

【原诗】

水际柴门一半开，小桥分路入青苔^{〔2〕}。背人照影无穷柳，隔屋吹香并是梅。

注释

〔1〕一本题作《即事十五首》。

〔2〕小桥分路：谓小桥将道路分作两截。青苔：一本作“苍苔”。

【今译】

我幽居的茅屋，
柴门朝着水滨一半打开，
小桥将道路分成两段，
延伸处但见厚厚的青苔。
无数的杨柳背向人悄悄照影，
在轻风中舞弄绰约的姿采。
疏梅还隔着我的房屋，
却把阵阵幽香吹送进来。

其 二

【题解】

这是一首怀古诗。金陵系六朝故都，歌舞繁华之地，本诗只是客观地描绘出今昔景物的变化，便表达出对历史兴亡深沉的沧桑之感，尤其对陈朝的亡国寓无限教训意义，却只从虚处传神，让人寻绎无尽。杨万里评安石诗说：“三百篇（诗经）遗味黯然犹存也，近世惟半山老人得之。”即指其诗篇思想深厚，艺术表现深曲，此诗便是一例。唐刘禹锡有《台城》诗云：“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意思相近，含蓄蕴藉则远不如本诗。

【原诗】

结绮临春歌舞地^{〔1〕}，荒蹊狭巷两三家。东风漫漫吹桃李，非复当时仗外花^{〔2〕}。

注释

〔1〕结绮（qǐ）临春：均为南朝陈殿阁名。《陈书·张贵妃传》载，陈后主至德二年（公元584年），于光昭殿前起“临春”、“结绮”、“望仙”三阁，高数十丈，并数十间。其窗牖、壁带、悬楣、栏槛之类，皆以沉香檀为之，又饰以金石，间以珠翠，外施珠帘，穷极奢华。后主自居临春阁，张贵妃居结绮阁，龚、孔二贵嫔居望仙阁，并复道交相往来。

〔2〕东风二句：唐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诗云：“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翻用其意。仗：指皇帝巡游时的仪仗。

【今译】

那往昔的临春阁结绮阁，
歌舞声不绝多么地奢华，
如今此地只剩有荒僻的小路，
狭窄的里巷中住两三户人家。
东风漫漫又一度吹开了桃李，
再不是当年热闹的仪仗外繁丽的花。

乌 塘^{〔1〕}

王安石

【题解】

这首诗咏江西乌塘柘冈春景。首句描写乌塘盈盈春水与堤岸平齐的美好风光。第二句中“各有携”三字，将游人如云，各携食具、酒器嬉游堤上的热闹情景，浓缩、凸现在人们眼前，语言于平易中见凝炼。后二句点出辛夷花盛开如雪的柘冈西边，是诗人最为喜爱的处所。全诗格调轻快，表现了诗人对自然、对生活的热爱。

【原诗】

乌塘渺渺绿平堤^{〔2〕}，堤上行人各有携。试问春风何处好？辛夷如雪柘冈西^{〔3〕}。

注释

〔1〕乌塘：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二十一：“乌石冈距临川（今属江西）三十里，下有塘，王介甫诗‘乌塘渺渺绿平堤……’。”

〔2〕渺渺：悠远貌，此指水大而广。绿：一本作“绿”。

〔3〕辛夷：香木名，花有紫、白两种，白者称玉兰，亦称望春、迎春。此处指玉兰。柘冈：在江西金谿县西之十里，与临川灵谷山相接，上有王安石读书堂。

【今译】

浩渺的乌塘一望无际，
盈盈绿水与堤岸平齐，
堤上行人手持各类器具，
在这美好时令游乐嬉戏。
若是问我何处春光最好，
就在玉兰开如白雪的柘冈以西。

午 枕^{〔1〕}

王安石

【题解】

本篇以极其清美的诗笔描摹了日常生活中一个小小的场景：午梦初醒时的所见、所感、所思。从首句“簟欲流”写竹席花纹清凉如水的语意来看，应是初夏时令。次句绘红花枝影映上帘钩的情景，冠以“日催”二字，与上句相连，显示出午梦的悠长和香甜，同时展现了一幅极富诗美的图像。三、四句写主人公的午梦被“窥人”的小鸟所唤醒，而梦则形容为“悠扬”梦，这梦境的悠远美妙，可让人产生许多遐想。由于醒来时美妙梦境已不复存在，诗人所见唯隔水连绵起伏的山峰，于是触发了婉转的、难以言说的清愁，句中着一“供”字，加深了主观感情的内涵。整首诗诗情空灵飘忽，风格柔婉，富有一种神秘莫测的美的意境，体现了诗人极其细腻的内心感情和超凡入圣的艺术表现力。

【原诗】

午枕花前簟欲流，日催红影上帘钩。窥人鸟唤悠扬梦，隔水山供宛转愁。

注释

〔1〕一本题作《独卧三首》。

〔2〕簟(diàn)：竹席。

【今译】

花前一枕午睡，
竹席清凉如水波欲流，
斜阳已照着花枝，
将婆娑红影映上我的帘钩。
窥视人的小鸟声声啼鸣，
惊起飘忽的梦，它去得悠悠。
只看见水那边青山重重叠叠，
引惹起心头深隐难言的清愁。

钟山即事〔1〕

王安石

【题解】

此诗描绘了一幅寂静而富于动态的图画：“绕竹流”的无声涧水、“弄春柔”的竹西花草、没有鸟鸣声的钟山，这一切物象无不体现出“静”的特征，却又都是活泼而充满生机的，它们与终日闲坐在茅檐下的欣赏者——诗人安详的外部形象及丰富而恬静的内心世界，取得了和谐的统一。整首诗诗情流丽而舒徐。唯末句反用前人诗句，淡而无味，情韵比原句逊色许多，可以说是一个意欲推陈出新却未能达到成功的例子。

【原诗】

涧水无声绕竹流〔2〕，竹西花草弄春柔。茅檐相对坐终日，一鸟不鸣山更幽〔3〕。

注释

〔1〕一本题作《钟山绝句二首》。

〔2〕涧：夹在两山间的流水。

〔3〕一鸟句：由隋入唐的王绩《入若耶溪》诗云：“蝉噪林愈静，鸟鸣山更幽。”此处反用其意。

【今译】

碧绿的山涧水，
悄然无声地绕竹缓流，
竹林西边的鲜花芳草，

舞弄着春色的温柔。
茅檐下我终日面对钟山闲坐，
山中没有一声鸟鸣更觉清幽。

送和甫至龙安^{〔1〕}，微雨，因寄吴氏女子

王安石

【题解】

刘熙载《艺概》评安石文曰：“每言及骨肉之情，酸恻呜咽，言语自肺腑中流出。他文却未能本此意扩而充之。”这段评语大致亦可移用于他的诗歌。这首诗由送别弟弟的种种相似情景，勾起对女儿的深深思念，融情于景，写得真切动人。

【原诗】

荒烟凉雨助人悲，泪染衣襟不自知。除却东风沙际绿，一如看汝过江时^{〔2〕}。

注释

〔1〕和甫：诗人次弟王安礼，详见前《寄吴氏女子》注。龙安：龙安津，在今江苏省江宁县西北二十里。吴氏女子：指诗人长女，嫁吴充子吴安持，详见前《寄吴氏女子》注。

〔2〕汝：指长女。

【今译】

荒烟冷雨更增加心中悲凄，
泪水浸透衣襟我却浑然不知。
除却东风已吹绿沙岸边芳草，
种种情景宛如当年送你过江之时。

夜直^{〔1〕}

王安石

【题解】

《宋史》王安石本传载：“神宗在颖邸，（韩）维为记室，每讲说见称，辄曰：‘此非维之说，维之友王安石之说也。’及为太子庶子，又荐自代。帝由是想见其人，甫即位，命知江宁府。数月，召为翰林学士兼侍讲。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四月，始造朝，入对……”二年二月，拜参加政事，议行新法。本诗当作于拜参知政事前夕。前二句描写诗人细看炉中香尽，静听更漏声残，勤谨而兴奋的情景，以及微寒的轻风带来春天消息的欣喜心绪，暗示自己将大有用于朝廷。后二句绘出春色撩人，“月移花影上栏杆”的美好夜景，使诗人欲眠不得。这里，在景物的描绘中，融进了诗人对于君臣风云际会，从此将实现宏图大略的极度欢悦，

却表现得十分含蓄，富有无限诗情画意，令人回味不已。二语向称名句。

【原诗】

金炉香烬漏声残^{〔2〕}，翦翦轻风阵阵寒^{〔3〕}。春色恼人眠不得^{〔4〕}，月移花影上栏杆。

注释

〔1〕夜直：据沈括《梦溪笔谈》卷二十三载，宋代制度，翰林学士每夜一人轮流在学士院内值班住宿。

〔2〕金炉句：暗用杜甫《春宿左省》诗“明朝有封事，数问夜如何”句意。烬（jìn），物体烧残后剩下的部分。漏，古时计时器，壶中盛水或沙，立箭，上有刻度，据沙或水滴漏的程度计时。

〔3〕翦（jiǎn）翦句：唐韩偓《寒食夜》诗“测（恻）测轻寒翦翦风”，此化用其句。翦翦，形容风削面。

〔4〕春色句：唐罗隐《春日叶秀才曲江》诗“春色恼人遮不得”，此化用其句。恼，谓撩拨之意。

【今译】

铜炉中沉香已燃成灰烬，
宫廷里漏声也已滴残，
微寒的轻风阵阵拂面，
却已感觉到春意正酣。
美好的春色撩拨人心，
想要成眠实在很难，
窗外花影摇曳，
跟随月光移上了栏杆。

越人以幕养花，因游其下^{〔1〕} （二首其二）

王安石

【题解】

诗人于仁宗庆历二年（公元1042年）中进士高第，签书淮南判官，调知鄞县（今属浙江），此诗当作于鄞县知县任上。本题共作二首，二首其一云：“幕天无日地无尘，百紫千红占得春。野草自花还自落，落时还有惜花人。”第二首用意与第一首相仿，对幕中鲜花，虽不经风雨但也因此不曾获得真正的生命、真正的欢乐与痛苦表示怜悯。有人说本诗系变法失败后自悲身世之作，时代怕是不确。联系第一首看，不过为青年时即兴随感，信笔写成，并无政治寓意。

【原诗】

尚有残红已可悲，更忧回首只空枝^{〔2〕}。莫嗟身世浑无事^{〔3〕}，睡

过春风作恶时。

注释

〔1〕越：指今浙江一带。以幕养花：白居易《买花》诗“上张幄幕庇，旁织笆篱护”，犹今之暖房种植花木。

〔2〕尚有二句：唐杜秋娘《金缕衣》诗“花开堪折直须折，莫待无花空折枝”，此化用其意。

〔3〕嗟：此处表示赞叹。身世：指一生。浑：全然。

【今译】

枝头还剩有残存的红萼，
已使人感到十分悲凄；
更令我忧愁的是转瞬间，
残红落尽只留下空枝。
不要自喜一生平安无事，
帷幕中熟睡你躲过了春风作恶的时际。

鄞县西亭〔1〕

王安石

【题解】

王安石年轻时知鄞县，曾“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出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宋史》本传）。他“慨然有矫世变俗之志”，却辗转州县，未得重用，这首诗就通过诗人出仕与归隐矛盾的揭示，通过末句“乱栽花竹养风烟”的自嘲，表达了政治上不能大展雄图的苦闷心情。

【原诗】

收功无路去无田〔2〕，窃食穷城度两年〔3〕。更作世间儿女态，乱栽花竹养风烟〔4〕！

注释

〔1〕一本题作《起县舍西亭三首》。鄞（yín）县：今属浙江。西亭：指鄞县官舍中的亭子。

〔2〕收功：指为国建立功业。去：离，此指弃官归田。

〔3〕窃食：自谦之辞，谓白白窃取禄米而一事无成。

〔4〕风烟：景象，风光。唐骆宾王《在江南赠宋五之问》诗：“风烟标迥秀，英灵信多美。”此处犹言“风景”、“景致”。

【今译】

想取得不世功名却没有路途，
要弃官归隐又缺少良田，
惭愧我白白地领着禄米，

在这贫穷的小城过了两年。
如今又学世间儿女的模样，
制造风景乱种些花竹在亭边。

题西太一宫壁二首^{〔1〕}

王安石

其 一

【题解】

仁宗景祐三年（公元1036年），十六岁的诗人随其父王益至汴京，曾游西太一宫。次年其父任江宁（今江苏南京）通判，诗人到了江宁，不久，王益去世，葬于江宁，举家居于江宁。至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安石任知制诰，其母吴氏死于任所，诗人又扶柩归江宁居丧。直至神宗熙宁元年（公元1068年），奉诏入京，重游西太一宫，已过了三十二载，自己已年近百岁，家庭多故而功业未成，感慨良深，题了两首六言绝句抒慨。本诗前两句描写西太一宫的夏景，浓密暗绿的柳叶与夕阳返照中的红荷，配成一幅色彩绚丽、对比鲜明的图画。其间再加上密叶丛中的声声蝉鸣，写得声色俱佳，令人神往。“红酣”二字，既以美人醉颜比拟荷花，又展示了落日辉映下的特定景象，还隐隐传达出诗人的陶醉之情。三四句写由眼前水塘风光，引发对江南水乡春色、对亲人的深深怀想。而“白头”对此绿暗红酣的美景，自然会生出岁月蹉跎，物是人非的种种感触，而这一切，却尽在不言之中了，深得含蓄蕴藉之致。

【原诗】

柳叶鸣蜩绿暗，荷花落日红酣^{〔2〕}。三十六陂春水^{〔4〕}，白头想见江南。

注释

〔1〕原本题为《六言绝句》二首，据别本改。六言诗始见于东汉末年孔融、曹丕之作，唐时亦有诗人用此体裁，如王维有著名的六言绝句流传。至宋朝，此体颇为流行，王安石此诗，欧阳修、苏轼、黄庭坚等均有和作。西太一宫：在汴京西南八角镇。太一，尊神名。

〔2〕柳叶二句：一本作“草色浮云漠漠，树阴落日潭潭”。蜩（tiáo），蝉。酣，浓、盛的意思。

〔3〕三十六陂：指西太一宫附近的水塘。苏轼《奉敕祭西太一和韩川韵》四首其四亦云：“陂水初含晓绿，稻花半作秋香。”此处三十六言水塘之多，并非实数。又《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九七载，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三月，“引古索河为源，注房家、黄家、孟、王陂及三十六陂高仰处，渚水为塘以备。”则三十六陂为一处蓄水塘。三十六陂，一本作“三十六宫”。春水：一本作“烟水”。

〔4〕想见：原本作“相见”，据别本改。

【今译】

繁密的柳叶幽深浓绿，
一声声蝉鸣响在那绿叶丛间，
夕阳余辉的映照下，
荷花红得像美人酒醉的容颜。
处处池塘水波清亮，
白头的我不禁怀想江南水乡的春天。

其 二

【题解】

此篇通过对往事的回忆，寄托对逝去的父亲和远离的兄长的思念，并抒写独自重游旧地，昔日欢乐寻觅无处的惆怅、悲凉的心情。言浅而意深，含义无限。陈衍评曰：“绝代销魂，荆公诗当以此二首压卷。东坡见之曰：‘此老野狐精也’，遂和之。”

【原诗】

三十年前此地，父兄持我东西^{〔1〕}。今日重来白首^{〔2〕}，欲寻陈迹都迷^{〔3〕}。

注释

〔1〕三十年二句：参见二首其一【题解】。兄：指诗人的哥哥王安仁。东西：谓由东到西，即指随父兄来到汴京。

〔2〕今日句：此年王安石四十八岁。

〔3〕陈迹：指已往的旧事、游踪。

【今译】

三十年前我曾来过此地，
父亲和哥哥带领我到了京邑。
今天重游我已经白头，
想寻找往事踪迹却只有一片迷离。

苏轼 八十八首

往富阳新城，李节推先行三日，留风水洞见待^{〔1〕}

苏 轼

【作者简介】

苏轼（公元1036—1101年），字子瞻，一字和仲，号东坡居士。眉州眉山（今四川眉山）人。苏洵子。少年时即“奋厉有当世志”（《宋史》本传）。十余岁，博通经史。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与弟辙中同榜进士，为主考官欧阳修所赏识、推奖。六年，

召试秘阁，复殿试，入三等，授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府。英宗治平二年（公元1065年）除直史馆。次年，父洵逝，护丧归蜀。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服除还朝。因不赞成王安石新法的激烈主张，自感在朝处境艰危，请求外放，先后通判杭州，知密州、徐州。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移知湖州。李定、舒亶等人摘取其诗句，四次上章弹劾，诬苏轼“谤讪朝廷”，被捕入御史台狱，这便是有名的“乌台诗案”。后被贬为黄州团练副使。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迁中书舍人，翰林学士兼侍读学士、礼部尚书。因反对尽废新法，被“旧党”人物目为“安石第二”，又因与洛党程颐等发生矛盾，再度请求外任，历知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掌权，被贬至惠州（今广东惠阳），四年，再贬儋州（今海南）。徽宗即位（公元1100年），遇赦，提举玉局观。次年，卒于常州，谥文忠。苏轼一生立朝刚正不阿，以国家天下为重，于新旧两党皆无所依违，且“不以一身祸福，易其忧国之心”（陆游语）。在地方官任上，多有德政，受到百姓深深爱戴。他思想博杂，融合了佛、道、儒三家特点圆通灵活地加以运用。既积极从政，始终关心国事，又能超脱于个人的沉浮、得失之外，历尽磨难而不改其乐观精神与旺盛的创作生命。

苏轼是北宋文坛领袖人物，建树了多方面的文学业绩，散文与欧阳修并称“欧苏”，是唐宋八大家之一，又是其中最重要韩、柳、欧、苏之一。诗歌与黄庭坚并称“苏黄”，开有宋一代诗歌新貌。其诗题材广阔，内容丰富，政治诗、抒情写景诗、咏物诗、哲理诗，“其境界皆开辟古今之所未有，天地万物，嬉笑怒骂，无不鼓舞于笔端”（叶燮《原诗》）。赵翼赞其“天生健笔一支，爽如哀梨，快如并剪，有必达之隐，无难达之情，继李、杜后为一大家”（《瓯北诗话》）。创作个性极其鲜明。其词与辛弃疾并称“苏辛”，于传统的婉丽风格外，开创豪放清雄一派，有极高的造诣，为后世所宗。其书法与黄庭坚、米芾、蔡襄并称“四大家”，绘画是以文同为首的“文湖州竹派”的重要画家。苏轼在文学艺术各个领域都取得了突出的成绩，在中国文艺史上是极为罕见的。他是北宋文化最高成就的杰出代表。有《东坡全集》《东坡乐府》《东坡易传》《东坡书传》等。

【题解】

宋朋九万《东坡乌台诗案》载苏轼供词曰：“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正月二十七日游风水洞，有本州推官李必知轼到来，在彼等候。轼到，乃诗意图于壁……”即指本诗。这首诗为感谢李必而作。全诗四句一换意，先写诗人漫游春山不可无诗，也不可无李必相伴；再写自己一路追踪对方的情景，并从他人的视角，绘出李必“清且婉”的少年风采；第三段写自己为山溪所阻，不得夜行，只得留宿的无奈，以及在溪桥见水中梅萼，因而想象是对方系马，使得岩花飘落的生动景象。末段赞扬李必不顾妻儿怪骂，不但先行三日相待，又陪伴同游迟迟不去的深情厚意，并将世俗为名利奔竞的小人与之对比，更显出李必珍重友情的可贵。

品格。全诗流畅自然，感情层层推进，于平易中见波澜。由于诗末“世上小儿夸疾走”句，对以变法作为政治投机的“新进勇锐之士”深寓讽刺，被罗织成为“乌台诗案”谤讪新政的罪证之一。

【原诗】

春山礚礚鸣春禽^{〔2〕}，此间不可无我吟。路长漫漫傍江浦^{〔3〕}，此间不可无君语。金鲫池边不见君^{〔4〕}，追君直过定山村^{〔5〕}。路人皆言君未远，骑马少年清且婉^{〔6〕}。风岩水穴旧闻名，只隔山溪夜不行。溪桥晓溜浮梅萼^{〔7〕}，知君系马岩花落。出城三日尚逶迟^{〔8〕}，妻孥怪骂归何时^{〔9〕}？世上小儿夸疾走，如君相待今安有^{〔10〕}！

注释

〔1〕富阳新城：富阳今属浙江，新城系富阳一镇，北宋时为杭州府所属县。李节推：指杭州节度推官李泌。节推：节度推官的简称。风水洞：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一“临安府”载：“风水洞，去钱塘（杭州）旧治五十里，在杨村慈岩院，洞极大，流水不竭，洞顶又有一洞，清风微出，故名。”

〔2〕礚（zhé）礚：象声词，此指鸟鸣声。

〔3〕漫漫：悠远貌，屈原《离骚》：“路漫漫其修远兮。”傍江浦：由杭州往富阳，沿富春江而行，故云。

〔4〕金鲫池：在钱塘江畔开化寺（六和塔即建于此）后，山涧水底有金鲫鱼，故云。《宋诗纪事》卷二十一引苏轼云：“旧读苏子美（舜钦）《六和塔》诗云：‘松桥待金鲫，竟日独迟留。’初不喻此语。后倅钱塘，乃知寺后池中有此鱼，金色也。”金鲫，一作“金鱼”。

〔5〕定山村：在钱塘县西南四十七里处。

〔6〕清且婉：形容李泌少年风采，《诗·郑风·野有蔓草》“有美一人，清婉婉兮”，此化用其语。清，谓眉清目秀；婉，美好貌。

〔7〕溜：小股水流，此指溪水。

〔8〕出城：一作“出行”。逶（wēi）迟：纡回逗留貌。江淹《别赋》：“舟凝滞于水滨，车逶迟于山侧。”逶迟，一作“逶迤”。

〔9〕妻孥（nú）：妻子儿女。何时：一作“何迟”。

〔10〕世上句：《乌台诗案》载东坡供词云：“其末章不合云‘世上小儿夸疾走’，以讥世之小人多务急进也。”

【今译】

春山里充满小鸟欢鸣的声音，
这中间不能没有我的歌曲。
沿着江滨的道路悠远漫长，
这中间不能没有你和我共语。
金鲫池边找不见你的踪影，
急忙追赶直奔过定山村边。
路人都说你走得还不远：
曾见骑马的少年眉清目秀风度翩翩。
我老早就听说风水洞景致十分著名，
可惜隔一道山溪里夜里不能再向前，

早晨溪桥下水流中飘浮着梅花，
我想你曾在这儿系马摇落了岩花片片。
你出城已经三天还在逗留等待，
妻儿责骂你几时才得归来！
世上小人争相为名利奔走，
如今哪还有人像你这样将我厚爱！

新城道中二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春，诗人在杭州通判任上，奉命出巡本州所属县，这两首诗写于富阳赴新城途中。本诗以明畅欢快的笔调，出色地描写了诗人途中所见的山乡景色与山村生活图画。开头先写知情识趣的东风，特地为诗人吹断积雨声，使他得以顺利出行。次写久雨初晴，山顶白云缭绕如戴絮帽，树头初日光明如挂一面铜钲，这一联形容云、日不仅极生动准确，且带有一种童趣，显示出诗人不失赤子之心的天真烂漫。“野桃”一联，将诗人自在自得的愉快感情移于物象，写得婀娜多姿，向为传诵佳句。尾联展现了一幅山乡人家春耕歇晌、忙中有闲的热闹、欢乐的图景。诗人将普普通通的山村光景，写得极富诗情画意，真是信笔点染，触处生辉，充分表现了他心中盎然的生意，以及高度的艺术锤炼功夫。

【原诗】

东风知我欲山行，吹断檐间积雨声。岭上晴云披絮帽〔2〕，树头初日挂铜钲〔3〕。野桃含笑竹篱短，溪柳自摇沙水清。西崦人家应最乐〔4〕，煮葵烧笋饷春耕〔5〕。

注释

〔1〕新城：在杭州西南，宋时为杭州属县，即今浙江富阳县新登镇。参见前诗注〔1〕。

〔2〕岭上句：杜牧《长安杂题长句》“晴云似絮惹低空”，此化用其句，以絮喻云，取其轻软而色白。絮帽，白丝绵制的头巾（便帽）。古人头巾多用白色，如白葛巾、白纶巾、白毡巾等。

〔3〕铜钲（zhēng）：铜锣，熔铜形如盘，边穿孔，缀于木框，框左右施铜环，系绳悬项以击之。

〔4〕西崦（yān）：西山。

〔5〕葵：葵菜，即冬葵。一作“芹”。饷（xiǎng）：此指给田间送饭。

【今译】

多情的东风知道我要去往山中，
特地为我把檐间积雨声吹跑。

山顶上白云缭绕，
如同戴了丝绵软帽，
一轮初升的朝阳，
就像圆月的铜锣挂在树梢。
短短的竹篱边，
半开的野桃花含着微笑，
溪中沙水清亮，
杨柳在溪边自在地轻摇。
西山下那些人家多么快乐，
煮葵菜烧嫩笋给田间春耕的人送去佳肴。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写出诗人由旅途的曲折漫长，联想到自己的身世、遭际，心情不觉变得沉重起来，当他在溪边放开缰绳细听溪水潺湲时，不由得沉入对人生严肃的思考：因为政见与王安石不同，因为党争激烈，诗人在朝廷感到处境艰危，请求外放，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来做杭州通判。政治舞台晴雨不定，祸福难测，“散材”一联，既表白了诗人忧谗畏讥的顾虑，又抒发了无以报国，且疲于政治角斗的矛盾而消沉的心情。写到此处笔锋陡转：旅途中的细雨忽地使诗人为茶民将获丰收而油然生出无限的喜悦，他赞美了新城县令、友人晁端友清正的品节，并寓有言外之意，隐约地表示了对大多数官吏的不满。尾联借端说理，借迷失道路的眼前事实，使用孔子问津的典故，写出诗人因国事不可为而想要归隐的念头。这首诗显得沉郁凝重，与前一首的清新活泼大异其趣。

【原诗】

身世悠悠我此行^{〔1〕}，溪边委辔听溪声^{〔2〕}。散材畏见搜林斧^{〔3〕}，
疲马思闻卷旌钲^{〔4〕}。细雨足时茶户喜，乱山深处长官清^{〔5〕}。人间
歧路知多少^{〔6〕}？试向桑田问耦耕^{〔7〕}。

注释

〔1〕悠悠：谓飘忽不定。此行：一作“自行”。

〔2〕委辔（pèi）：放松缰绳，信马缓步。

〔3〕散材句：《庄子·山木》：“庄子行于山中，见大木枝叶盛茂，伐木者止其劳而不取也。问其故，曰：‘无所可用。’庄子曰：‘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此处反用其意。散材，即“散木”，指无用之材，《庄子·人间世》：“匠石之齐，至于曲辕，见栢社树，……曰：‘已矣，勿言之矣，散木也。以为舟则沉，以为棺槨则速腐，以为器则速毁，以为门户则液樯，以为柱则蠹，是不材之木也，无所可用。’”此处以散材自喻。

〔4〕卷旌（jīng）钲：谓鸣金卷旗收兵。钲，古乐器名，亦名丁宁，形似钟而狭长，有长柄，用时口朝上，以槌敲击，行军时用以节止步伐。《诗·小雅·采芣》：“钲以静之，鼓以动之。”

〔5〕乱山句：赞美新城县令晁端友（字君成，晁补之之父），谓友（《宋史》作“有”）为官清正，言外之意谓富州大县往往吏治繁苛。陈衍评“第六句有微词”即此意。

〔6〕人间句：谓人生道路坎坷。歧路，岔道。

〔7〕试向句：用孔子典故，《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孔子过之，使子路问津焉。……问于桀溺……曰：“滔滔者，天下皆是也，而谁以易之？且而与其从避人之士也，岂若从避世之士哉？””此处隐约地透露了诗人对仕途的厌倦和想要归隐的念头。耦（ǒu）耕，两人并耕。

【今译】

我的身世飘忽不定，
就像道路迂回曲折的这番旅行，
在溪边我放松了缰绳，
信马缓步将潺潺的水声聆听。
我这无用的木材
也怕看见刀斧来搜索树林，
倦于征战的老马，
想听到一声讯号收兵鸣金。
细雨绵绵水分充足，
茶山的农户定当为丰收欢庆，
乱山深处穷乡僻壤，
政令简约长官水一般清。
谁知人间到底有多少坎坷的岔道？
我试着向桑田里耕作的人把路途打听。

过江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1〕

苏 轼

【题解】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诗人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今河南汝阳），四月离开黄州，五月赴筠州（今江西高安）去与弟辙相见，过长江时作此诗。诗人《武昌山》诗序曾说：“嘉祐中，翰林学士承旨邓公圣求（邓润甫，字温伯，后以字为名，改字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从这段话可知诗人对黄州及附近的山川，怀着深厚的感情。这首诗以夜行武昌山闻黄州鼓角发端，借多情的鼓角送诗人南行，表达了诗人对此地的无限留恋。全诗主要从听觉来写，诗人在“江南”，“又闻出塞曲”“半杂江声作悲健”，似乎为他倾泻了一腔愤怨不平。政治生活变幻莫测，诗人以记江边枯柳为他年旧相识，以及一旦再贬此地，望黄州鼓角仍吹“出塞曲”来迎候，表现他对身世翻覆难定的隐忧和随境而乐的达观态度。全诗格调于清壮中透露悲凉之意。

【原诗】

清风弄水月衔山〔2〕，幽人夜度吴王岷〔3〕。黄州鼓角亦多情，送我南来不辞远。江南又闻出塞曲〔4〕，半杂江声作悲健。谁言万方声一概〔5〕？鼙鼓龙愁为余变〔6〕。我记江边枯柳树，未死相逢真识面。他年一叶泝江来〔7〕，还吹此曲相迎饯〔8〕。

注释

〔1〕武昌山：指武昌西山，一名樊山，在今湖北鄂城县西北，又名袁山、来山、樊冈、寿昌山。今称雷山。

〔2〕月衔山：为“山衔月”的倒文。

〔3〕幽人：隐士，诗人自称。吴山岘（xiàn）：又称吴王台。顾祖禹《读史方輿纪要》卷七十六《樊山》下云：“在县（武昌县）西三里……南有九曲岭，九曲岭下为吴造岘，亦曰吴王岘。昔孙权于樊口，被风破船，凿樊岭而归。”岘，小而高的山岭。

〔4〕出塞曲：原指乐府《横吹曲辞·汉横吹曲》，此处泛指军中乐曲。

〔5〕万方句：杜甫《秦州杂诗》之四：“万方声一概，吾道竟何之？”一概，一样，一律。

〔6〕鼉（tuó）：动物名，一名鼉龙，又名猪龙婆，或称扬子鳄。体长六尺至丈余，四足，背尾鳞甲。变，指“江声作悲健”。

〔7〕他年：指日后。一叶：指乘一叶扁舟。溯（sù）：也作“溯”、“溯”，逆水而上。

〔8〕迎饯：意即相近。

【今译】

清风戏弄水波，两山衔着明月，
幽居的我渡过了吴玉岘。
黄州鼓角是这样多情，
殷勤地送我南行不辞遥远。
长江南岸又听到“出塞曲”，
乐曲半杂涛声悲凉又壮健。
谁说万方的声音全是一样？
水底鱼龙为我愤怒江声都变。
我且记住江边这棵干枯的柳树，
不死如再相逢，仍能彼此辨识颜面。
他年我若又乘一叶扁舟逆水而来，
黄州鼓角呵，请你还吹《出塞曲》迎我相见。

泛 颖^{〔1〕}

苏 轼

【题解】

哲宗元祐初，司马光执政，苏轼被召入京，官至礼部郎中，翰林学士兼侍读，但因他反对司马光废除一切新法，引起所谓“旧党”人物的不满。他又与程颐等人发生矛盾，只得要求外放，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出任杭州知州。六年（公元1091年），又被召为翰林学士承旨，再度遭到程颐党徒的攻击，请求离开朝廷，八月，出知颍州（今安徽阜阳）。诗人来到恩师欧阳修曾任知州及晚年居住的地方，他写下不少怀念欧公的诗词，并时常与欧阳修的两个儿子和其他友人一道饮酒赋诗，本诗就是他与欧阳发兄弟、赵令畴、陈师道同泛颍水（即西湖）时所作。颍州西湖为游览胜地，诗人守此郡政务清简，多优游山水，秦观有赠诗

云：“十里荷花菡萏初，吾公身在有西湖。欲将公事湖中了，见说官闲事亦无。”（元陈秀明《东坡诗话录》）这首《泛颖》诗便写出诗人寄情西湖，想在自然风光中超脱官场的扰攘纷争的心情。诗中写他喜爱颖水、十日九临的情形，从吏民口中绘出一个嗜水成癖的亲切的长官形象。诗中描写了颖水上、下流各不相同的特点。“画船俯仰”六句，出色地绘出水由静态变化动态，“乱我须眉”，且“散为百东坡”的幻象，以及风忽地静止，顷刻间回复到明镜照一影的原状，写得穷形极相妙趣横生。真是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人所不能形容者，东坡能形容得入神入妙。诗人将这动静相生的情态看作是水在与他嬉戏，由此更想到声色货利眩惑世俗之人，得失即在须臾，亦如玩笑。但他说明，不同的是水不磷不缁，不会使人迷失清高良善的本性，既写出了水的品质，也借以自明淡泊之志。最后以友人们同泛颖水各有所赋，也各有所得总束“泛颖”之举。篇中所发对自然、人生的感悟多发人深省。全诗融叙事、写景、说理为一体，明畅自然，跌宕多致。

【原诗】

我性喜临水，得颖意甚奇。到官十日来^{〔2〕}，九日水之湄^{〔3〕}。吏民笑相语，使君老而痴。使君实不痴，流水有令姿^{〔4〕}。绕郡十余里，不驶亦不迟^{〔5〕}。上流清而直，下流曲而漪^{〔6〕}。画船俯明镜，笑问汝为谁？忽然生鳞甲^{〔7〕}，乱我须与眉。散为百东坡，顷刻复在兹。此岂水薄相^{〔8〕}，与我相娱嬉。声色与臭味^{〔9〕}，颠倒眩小儿^{〔10〕}。等是儿戏物^{〔11〕}，水中少磷缁^{〔12〕}。赵陈两欧阳^{〔13〕}，同参天人师^{〔14〕}。观妙忽有得^{〔15〕}，共赋泛颖诗。

注释

〔1〕颖（yǐng）：指颍州西湖，《清一统志》：“西湖在阜阳县西北三里，长十里，广二里。颍河合诸水汇流处也。”

〔2〕十日：非实数，言其时间短。

〔3〕水之湄：《诗·秦风·蒹葭》：“所谓伊人，在水之湄。”湄，水草相接处，即指水滨。

〔4〕令姿：美好的姿态。令，美好。

〔5〕不驶：指水流不急。不迟：指水流亦不过缓。驶，马行迅疾，泛指迅速。

〔6〕漪（yī）：微波。

〔7〕鳞甲：形容波浪。

〔8〕薄相：轻薄之相，指捉弄、开玩笑之意。苏轼《赠虔州慈云寺鉴老》诗：“遍界难藏真薄相，一丝不挂且逢场”；《次韵黄鲁直赤目》诗：“天公戏人亦薄相，略遣幻翳生明珠。”

〔9〕臭（xiù）味：气味。

〔10〕眩（xuàn）：使人眩晕迷乱。

〔11〕等：同。儿戏：一作“儿嬉”。

〔12〕磷（lín）缁（zī）：《论语·阳货》：“不曰坚乎？磨而不磷；不曰白乎？涅而不缁。”磷，谓因磨而致薄损。缁，谓因染而变黑。后以磷缁比喻受环境影响而起不良变化。

〔13〕赵：指赵令畴（公元1061—1134年），宋宗室，初字景观，苏轼为改字德麟，自号聊复翁。太祖次子燕王德昭玄孙。元祐六年（公元1091

年），签判颍州公事，苏轼为知州，与之友善，且荐其才于朝。轼贬岭外，坐废十年。高宗绍兴初，袭封安定郡王，迁宁远军承宣使，同知行在大宗正事。善文辞，尝以唐元稹《会真记》为题材，作《商调蝶恋花鼓子词》十二首，对后来《西厢记》诸宫调及杂剧均有影响。著有《聊复集》，笔记《侯鯖录》等。陈：指苏门六君子之一陈师道，详见后陈师道诗附小传。两欧阳：指欧阳修之子欧阳发（字伯和）、欧阳棐（字叔弼）。

〔14〕参：参悟。天人：指物我之间、客观与主观之间。

〔15〕观妙：谓观物之妙，即由客观景物悟出自然与人生哲理。

【今译】

我的生性喜爱流水，
得到颍州西湖实在是意外。
到达任所才不过十天，
却有九天到颍河之滨来。
小吏和百姓互相说笑：
这个太守真是老迈而痴呆。
其实并不是太守痴呆，
要知道流水自有美好的姿态。
环绕郡城十多里，
水流不急也不慢。
上流的水笔直而澄静，
下流的水曲折多波澜。
我从画船上俯视明镜般的水面，
笑问水中身影你到底是哪位？
忽然间风过处水面生出鳞甲，
吹乱了我的胡须和双眉。
水中波底分散成一百个东坡，
一会儿风平浪静我的身影又在此地，
这哪里是水存心将人捉弄，
它不过是和我做片刻游戏。
我想到声色气味等东西，
使世间小儿七颠八倒头昏目眩，
跟水同样都是儿戏之物，
水却不会让人本性磨损和改变。
赵景观、陈履常和两位欧阳子，
都是参悟天与人的尊师，
由客观事物找到真谛各有所得，
共同赋写泛舟颍河的歌诗。

慈湖夹阻风^{〔1〕}

苏 轼

【题解】

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高太后去世，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九

月，先让苏轼出知定州（今河北定县）。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四月，又将他“落两职，降一官”，贬知英州（今广东英德）。赴贬所途中，他写了不少纪游诗，《慈湖夹阻风》五首即作于途中。这是五首中的第三首。全诗描写水村风光与水村生活极其真切。

【原诗】

我行都是退之诗，真有人家水半扉^{〔2〕}。千顷桑麻在舡底^{〔3〕}，空余石发挂鱼衣^{〔4〕}。

注释

〔1〕慈湖夹：原本作“慈湖峡”，据别本改。慈湖：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慈湖，在（安徽）当涂北六十五里。《郡志》：晋陶侃与苏峻战于慈湖。苏子瞻慈湖阻风诗……”

〔2〕我行二句：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苏轼赴定州，途经太行山，风沙很大，未能观赏山景。次年由定州赴岭南，天朗气清，西望太行，草木可数。他不由得想到韩愈从贬所潮州北还，途经衡山，有《谒衡岳庙遂宿岳寺题门楼》诗云：“我来正逢秋雨节，阴气晦昧无清风。潜心默祷若有应，岂非正直能感通。须臾静扫众峰出，仰见突兀撑青空。”苏轼东行途经太行，天气转好，似乎也是吉祥的兆头，他在《临城道中作》诗里写道：“未应愚谷能留柳（宗元），可独衡山解识韩？”当他行至当涂慈湖，所见景象，正如韩愈诗中所写，深有感触，故云“我行都是退之（韩愈字）诗”。真有句，韩愈《宿曾江口》诗：“暮宿投民村，高处水半扉。”

〔3〕千顷句：谓水中出产丰富如陆地桑麻。舡（xiāng）：船。

〔4〕石发：生于水边石上的苔藻。《初学记》二七晋周处《风土记》：“石发，水苔也，青绿色，皆生于石也。”鱼衣：即“渔衣”，蓑衣。

【今译】

我一路见到的景象，
都如同退之写过的诗句，
真有人家的门户，
一半儿开在水际。
船底下广阔的千顷湖水，
出产丰盛像桑麻生长在陆地，
但却只能看得见石上青苔，
挂在渔家的蓑衣。

澄迈驿通潮阁^{〔1〕}（二首其二）

苏 轼

【题解】

哲宗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五月，诗人受命移廉州（今广西合浦）安置，六月赴廉途中作《澄迈驿通潮阁》诗二首，此为二首其二。诗人自绍圣元年（公

元1094年）起，被一贬再贬，在荒远的惠州、儋州度过了六、七年艰难的岁月，以为将贬死于天涯海角，不料却接到诏命北迁，当他离开已经住惯了的海南时，不由得悲喜参半、百感交集，本诗前二句就表达了这种复杂的情绪。后二句是传诵的写景名句。诗人早年所作《题宝鸡县斯飞阁》诗有“野阔牛羊同雁鹜，天长草树接云霄”之句，描绘高远壮阔的景象历历如画，字里行间充满对生活、对自然风光的爱赏。而本诗后二句同样是描写辽远的景象，却使人感到诗人眼中所见千里无物，荒远而凄凉，而“青山一发是中原”句中所含对中原的极度向往以及渴望北归的感情深沉而悲怆。二诗所表现的诗人心境真是天差地别，写景绝妙则异曲而同工，只是本诗气韵更为雄奇，格调沉郁苍凉。

【原诗】

余生欲老海南村，帝遣巫阳招我魂^{〔2〕}。杳杳天低鹄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3〕}。

注释

〔1〕澄迈：县名，旧属琼州府，在海南岛北部。《清一统志·琼州府·古迹》：“通潮阁在澄迈县治西。宋苏轼尝憩其上，有诗。其后胡铨和之，李光书楹。”通潮阁，一名通明阁。

〔2〕帝遣句：屈原（一作宋玉）《招魂》赋：“帝告巫阳曰：‘有人在下，我欲辅之。魂魄离散，汝筮予之。’巫阳乃下招曰：‘魂兮归来！’”此借指奉帝命北移。

〔3〕杳杳二句：宋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后集》卷三十：“《澄迈通潮阁》诗云：‘杳杳天低鹄没处，青山一发是中原。’《伏波将军庙碑》有云：‘南望连山，若有若无，杳杳一发耳。’皆两用之。其语倔奇，盖得意也。”杳（yǎo）杳，深远貌。鹄（gǔ），鹄鸟，能俯击鸬鹚而食之。一说鹄即隼（sǔn），鸬鹚类。鹄没处：一作“鸿没处”。

【今译】

还以为余生要老死在
这荒僻的海南小村，
谁想到天帝竟派遣巫阳，
来招回我的精魂。
视野中遥远而又遥远的地方，
那鹰隼飞没的天边，
青山横亘如一线丝发，
就是我心向神往的中原！

王维吴道子画^{〔1〕}

苏 轼

【题解】

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二十六岁的苏轼任凤翔（今属陕西）府签

判，作组诗《凤翔八观》，此诗为八首其三，咏普门寺与开元寺所存吴道子、王维壁画，表现了年轻的苏轼对艺术的真知灼见。汪师韩称其“以史迁合传赞之体作诗，开合离奇，音节疏古”（《苏诗选评笺释》）。开篇六句总评吴、王二人之画，以下分别评论吴画和王画，诗中对吴道子佛像壁画备极称誉，并有生动细致的描绘，赞曰“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也就是做到了苏轼所要求的“求物之妙，如捕风系影”，以创作灵感和雄放的笔力驾驭了高超的表现技巧。诗中评论王维墨竹画，不但形容生动简炼，还给予更高的评价，认为王维表现了高洁的人品和画品，且与诗品一致。最后六句总评吴、王之画，认为吴是高明的画工，而王维画则形神兼备，物与神游，“得之于象外”，“有如仙翩谢笼樊”，达到最高的境界，故尔使诗人深深拜服。全诗结构新颖，于整齐中见出变化之妙。方东树《昭昧詹言》评曰：“神品妙品，笔势奇纵；神变气变，浑脱浏亮。一气奔赴中，又顿挫沉郁。所谓‘海波翻’、‘气已吞’、‘一一可寻源’、‘仙翩谢笼樊’等语，皆可状此诗。”本篇虽为诗人少作，艺术上却达到纯熟、精粹的高度，是其评画诗的上乘之作。

【原诗】

何处访吴画？普门与开元^{〔2〕}。开元有东塔，摩诘留手痕。吾观画品中，莫如二子尊。道子实雄放，浩如海波翻。当其下手风雨快，笔所未到气已吞。亭亭双林间^{〔3〕}，彩晕扶桑墩^{〔4〕}。中有至人谈寂灭^{〔5〕}，悟者悲涕迷者手自扪。蛮君鬼伯千万万^{〔6〕}，相排竞进头如鼋^{〔7〕}。摩诘本诗老^{〔8〕}，佩芷袭芳荪^{〔9〕}。今观此壁画，亦若其诗清且敦^{〔10〕}。祇园弟子尽鹤骨^{〔11〕}，心如死灰不复温^{〔12〕}。门前两丛竹，雪节贯霜根^{〔13〕}。交柯乱叶动无数^{〔14〕}，一一皆可寻其源。吴生虽妙绝，犹以画工论。摩诘得之于象外^{〔15〕}，有如仙翩谢笼樊^{〔16〕}。君观二子皆神俊^{〔17〕}，又于维也敛衽无间言^{〔18〕}。

注释

〔1〕王维：字摩诘，太原人，唐代山水田园诗派领袖诗人，且为南宗水墨画创始人。苏轼《书摩诘蓝田烟雨图》赞曰：“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吴道子：唐张彦远《历代名画记》卷九：“吴道玄，阳翟人。……初名道子，玄宗召入禁中，改名道玄。……张怀瓘云：‘吴生之画，下笔有神，是张僧繇后身也。’可谓知言。”

〔2〕普门、开元：凤翔二佛寺名。吴道子在两寺画有佛像，王维在开元寺画有墨竹。

〔3〕亭亭句：邵博《邵氏闻见后录》卷二十八：“凤翔府开元寺大殿九间，后壁吴道玄画，自佛始生修行说法至灭度（即涅槃，佛教最高境界，实际上即是死去），山林、宫室、人物、禽兽数千万种，极古今天下之妙。如佛灭度，比丘众踴踊哭泣，皆若不自胜者。虽飞鸟走兽之属，亦作号顿之状，独菩萨淡然在旁如平时，略无哀戚之容。岂以其能尽死生之致者与？曰‘画圣’宜矣。”本诗所记吴道子画即为释迦牟尼佛在天竺（印度）拘尸那城娑罗双树下说法入涅槃时情景。亭亭，高丛貌。双林，指两株娑罗树。

〔4〕彩晕：指太阳灿烂的光辉。扶桑：古代神话中树木名，日出之处。《山海经·海外东经》：“汤谷上有扶桑，十日所浴。”暎（tūn）：初升的太阳。

〔5〕至人：至高无上的人，指释迦牟尼佛。寂灭：佛家语，“涅槃”的意译，意谓超脱世间入于不生不灭之境。《无量寿经》上：“诚谛以虚，超出世间，深乐寂灭。”能入寂灭之境，即能熄灭一切烦恼，从而具备一切清净功德。

〔6〕蛮君句：《释迦谱》载释迦涅槃时，自“一恒河沙菩萨摩訶萨”，以至“一亿恒河沙贪色鬼魅，百亿恒河沙天诸嫫女，千亿恒河沙诸地鬼王，十万亿恒河沙诸天王及四天王等”纷纷前来听说法。

〔7〕相排句：形容听众拥挤，争先伸头听法。鼃（yuán），大鳖，背青黄色，头有疙瘩，能伸缩，此处形容信徒众头攒聚、伸长。

〔8〕诗老：老诗人。原本作“诗伯”，一本作“诗老”。

〔9〕佩芷句：屈原《离骚》“扈江离与辟芷兮，纫秋兰以为佩”，此化用其意，比喻王维的人品与诗品清超秀美绝尘。芷，香草名。袞，穿戴。荇（sūn），香草名，即荃。

〔10〕清且敦：清秀而敦厚。

〔11〕祇（qí）园：“祇树给孤独园”或“祇园精舍”的简称，相传释迦在此宣扬佛法二十余年，借指佛寺。鹤骨：形容画中人物清瘦绝俗。

〔12〕心如死灰：《庄子·齐物论》：“形固可使如槁木，而心固可使如死灰乎？”此处指佛门弟子六根清净断绝尘念，内心孤寂。

〔13〕雪节、霜根：形容竹子内在的清劲品格，不单指其颜色。

〔14〕交柯：互相交错的枝干。

〔15〕象外：外部形象之外，指内在的精神实质，脱略形迹的悠远情韵。

〔16〕有如句：以鸟飞离樊笼比喻王维画突破形似而获得神似。翻（hé）：鸟翎的茎，即指鸟。谢，离开。

〔17〕神俊：精神饱满，气势飞扬。

〔18〕敛衽（rèn）：整理衣襟，表示尊敬。间（jiàn）言：异议。

【今译】

到哪儿去寻访吴道子的画？

普门和开元两座寺院的墙壁。

开元寺有东塔，

留存着王维绘画的手迹。

我看古往今来的画家，

没有谁比得上这两位先生尊贵的品级。

道子的画风实在雄奇奔放，

浩浩荡荡如同海浪翻滚。

当他下笔时灵感像疾风骤雨，

画笔未到处气势已先夺人。

在那高高的两棵娑罗树间，

灿烂的朝阳从扶桑冉冉东升。

画中间有至高无上的佛祖，

在讲说寂灭的教义是超脱死生。

觉悟的信徒全都在悲哀哭泣，

也有人手扞胸膛表示理解不深。

天竺的众多君长和千千万鬼王，

互相拥挤争听佛法，像鼋一样拼命把头伸。
摩诃本是一位可敬的老诗人，
如佩香草诗风秀美芳芬。
现在观看他的壁画，
也像诗品一样朴美清淳。
画中的祇园弟子个个清瘦如仙鹤，
内心枯寂宛若死灰不会再温。
门前的两丛竹子，
霜雪般清劲竹节贯连着竹根。
枝干交错，繁乱的叶子像在摇动，
一一都能找到根源和经脉。
吴先生的画虽然绝妙，
还只能看作杰出的画工技艺超迈。
摩诃得到了物象内在的精神，
就如仙鸟飞离樊笼超脱于形迹以外。
我认为两人的画全都
气势飞扬寓于神采，
对于王维我尤其崇敬
说不出一句异议的话来。

真兴寺阁^{〔1〕}

苏 轼

【题解】

此诗为《凤翔八观》八首其六。篇首先以神来之笔极写寺阁的高峻，生动地绘出当诗人登高临远，只看见山川城郭渺渺冥冥，浑然同形；只听得杂沓市声与鸦鹊啼鸣响成一片。诗人又用自问自答的形式，极度夸张的艺术手法，描绘寺阁高到“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的程度，表现了一种身临其境却带有幻想色彩的感受。然后引出对历史的回顾，点明建阁之人，以及眼前所见寺阁中留存的王中令威武的画像，正与险峻的寺阁共斗峥嵘，风格协调。篇末六句对建阁人非同寻常的胆气，极表惊叹和赞赏，并特别点明见到寺阁的壮观，即可推知王中令的英勇气概。全诗由阁到人，几度回环描写，跌宕有致，意境极壮阔，语言极雄健，显示了年轻诗人的勃勃英气与豪迈胸襟。

【原诗】

山川与城郭，漠漠同一形^{〔2〕}。市人与鸦鹊^{〔3〕}，浩浩同一声^{〔4〕}。
此阁几何高？何人之所营？侧身送落日，引手攀飞星^{〔5〕}。当年王中令，斫木南山颠^{〔7〕}。
写真留阁下^{〔8〕}，铁面眼有棱^{〔9〕}。身强八九尺^{〔10〕}，与阁两峥嵘^{〔11〕}。古人虽暴恣^{〔12〕}，作事令世惊^{〔13〕}。登者尚呀咤^{〔14〕}，作者何以胜^{〔15〕}！曷不观此阁^{〔16〕}，其人勇且英^{〔17〕}。

注释

〔1〕真兴寺阁在凤翔城中，高十余丈，为宋初河阳三城节度使王彦超所

建。

〔2〕山川二句：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俯视但一气，焉能辨皇州？”此化用其意。漠漠：密布、广布貌。陆机《君子有所思行》：“廛里一何盛，街巷纷漠漠。”

〔3〕市人句：此指市人的喧闹。

〔4〕浩浩：远貌。

〔5〕侧身二句：李白《蜀道难》“扪参历井仰胁息”、“连峰去天不盈尺”等句形容蜀山之高险。又，宋阮阅《诗话总龟》前集引《古今诗话》云杨亿儿时尝作《登楼》诗：“危楼高百尺，手可摘星辰。不敢高声语，恐惊天上人。”《侯鯖录》《西清诗话》谓此乃李白诗，首二句作“夜宿峰顶寺，举手扪星辰”；《竹坡诗话》亦疑为李白或托名李白作。此处化用以上句意。

〔6〕王中令：指王彦超，临清（今属山东）人，历仕晋汉周，累官河阳三城节度使，以功加检校太师。北周及宋初曾两任凤翔节度使，宋初加兼中书令，封邠国公。中令，中书令的省称。

〔7〕斫（zhuó）木：谓砍伐木材建筑寺阁。南山赭（chě）：谓终南山林木被伐尽，山岭赤裸呈红色。赭，赤色。

〔8〕写真：画像。

〔9〕眼有稜（léng）：谓目光炯炯有神。

〔10〕身强：一作“身长”。

〔11〕峥嵘（zhēng róng）：高峻，并谓气象超越寻常。

〔12〕暴恣：暴戾骄纵。

〔13〕令世惊：一本作“今世惊”。

〔14〕呀喘：张口喘气。

〔15〕胜（shēng）：承受，力能担任。

〔16〕曷（hé）：何，何故。

〔17〕其人句：李白《送张遥之寿春幕府》诗“张子勇且英”，此用其字面。其人，指王彦超。

【今译】

登阁远眺但见山川和城郭，
渺渺冥冥浑同一体难以辨认。
市人的喧闹与鸦鹊啼鸣，
远远听来合成了一种声音。
这个寺阁到底有多高峻？
这个寺阁又是谁人经营？
侧着身子可以送走落日，
举起手来就能攀摘飞星。
当年那位姓王的中书令，
曾把终南山的林木砍伐干净。
绘下自己的画像留在阁中，
面色铁黑目光炯炯。
身躯有八九尺高大，
和寺阁一样气度峥嵘。
古代虽有许多人粗暴骄横，
作的事却常让世人惊叹。

登阁的人还紧张得张口喘息，
造阁的人不知何以能够承担！
为何不仔细观看这一寺阁，
就可以知道王中书有多么英勇大胆。

石苍舒醉墨堂^{〔1〕}

苏 轼

【题解】

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苏轼在汴京作此诗寄赠友人、书法家石苍舒。此前不久，苏轼守父丧期满由蜀返京，途径长安时，曾与石苍舒会于韩琦家中。诗中先以调侃戏谑的语气，称誉石氏草书的神妙，其间又融入对人生、政治生涯的感慨。诗中说明自己与对方同样是好书成癖，且以《庄子》篇名，表达进行书法创作时所感受到的无上快乐与精神自由。然后点出对方作堂起名“醉墨”深刻、美好的用意。再进一步具体而生动地称赞石氏通过“堆墙败笔如山丘”的苦练，书艺达到至精至粹的程度，以至“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获得创作的神功和喜悦。诗中提出了书法艺术崇尚自然的可贵观点：摆脱羁绊，放笔快意，追求创作的最大自由，而这却不是靠一时的灵感，而是经由长期积累、艰苦劳动，终于水到渠成的境界。诗中还说明石氏是自己观点的支持者和自己书法作品的珍爱者。篇末四句借古人赞誉对方，语气于自谦中带有自负。最后反用古人典故作结，与篇首调侃戏谑前后呼应。全诗信笔点染，脱略故常，纵横捭阖，无不如意，多使用书史典故，而无堆砌炫才之弊，但见议论风生之致，是诗人论书法的代表名篇之一。

【原诗】

人生识字忧患始，姓名粗记可以休^{〔2〕}。何用草书夸神速，开卷
恹恹令人愁^{〔3〕}。我尝好之每自笑，君有此疾何能瘳^{〔4〕}。自言其中有
至乐，适意无异逍遥游^{〔5〕}。近者作堂名“醉墨”，如饮美酒销百忧。
乃知柳子语不妄，病嗜土炭如珍羞^{〔6〕}。君于此艺亦云至，堆墙败壁
如山丘^{〔7〕}。兴来一挥百纸尽，骏马倏忽踏九州^{〔8〕}。我书意造本无法^{〔9〕}，
点画信手烦推求。胡为议论独见假^{〔10〕}，只字片纸皆藏收？不
减钟张君自足^{〔11〕}，下方罗赵我亦优^{〔12〕}。不须临池更苦学，完取绢
素充衾裯^{〔13〕}。

注释

〔1〕石苍舒：字才叔，祥符（今河南开封）人。君瑜子。攻词章，善草隶，曾官高陵县主簿，通判保安军。

〔2〕姓名句：《史记·项羽本纪》：“项籍（羽）少时，学书不成，去学剑，又不成。项梁怒之。籍曰：‘书足以记名姓而已。剑，一人敌，不足学，学万人敌。’”

〔3〕恹（chǎng）恹：模糊不清，此谓草书龙飞凤舞难以辨认。

〔4〕何能瘳（chōu）：原本作“何年瘳”，据别本改。瘳，病愈。

〔5〕至乐、逍遥游：均为《庄子》篇名。

〔6〕乃知二句：柳宗元《报崔黯秀才论为文书》：“凡人好辞工书，皆病癖也。”“吾尝见病心腹人，有思啖土炭，嗜盐酸咸者，不得则大戚，……观吾子之意亦已戚矣。”

〔7〕堆墙句：《唐国史补》卷中：“长沙僧怀素好草书，自言得草圣三昧。弃笔堆积，埋于山下，号曰笔冢。”此谓石苍舒勤学苦练。

〔8〕骏马句：形容石氏草书神速，放笔快意，自由无碍。倏（shū）忽，疾速，指极短的时间。九州，指全国各地。

〔9〕我书句：《南史·曹景宗传》：“景宗为人自恃尚胜，每作书字，有不解，不以问人，皆以意造。”此用其语不用其意。

〔10〕胡为：何为、为何。假：宽容。

〔11〕不减句：《法书要录》卷一《晋王右军（羲之）自论书》：“吾书比之钟（繇）张（芝），当抗行，或谓过之。”又，《法帖释文》卷五载唐怀素书：“右军云：‘吾真书过钟，而草故不减张。’仆以为真不如钟，草不及张。”此推崇石苍舒书法不减钟、张。苏轼平生最推崇魏人钟繇、晋人王羲之的书法，赞云：“萧散简远，妙在笔画之外。”他认为唐代颜真卿、柳公权虽集古今书法之大成，“极书之变，天下翕然以为宗师”，但“钟、王之法益微”。（《书黄子思诗集后》）

〔12〕下方句：《晋书·卫恒传》载卫恒《四体书势》云：“罗景叔（暉）、赵元嗣（袭）者，与伯英（张芝）并时，见称于西州，而矜巧自与，众颇惑之。故英自称：‘上比崔（崔瑗、崔寔）、杜（度）不足，下方罗、赵有余。’”此处借用其语，于自谦中复见自负之意。

〔13〕不须二句：卫恒《四体书势》云：“弘农张伯英者，因而转精甚巧，凡家之衣帛，必书而后练之。临池学书，池水尽黑。”此反用其意，以作调侃戏谑。完，完好。衾裯（chóu），泛指被子。

【今译】

人生识字就开始有了忧患，
能粗记姓名，便可以从此罢休。
何必要夸示草书写得神速，
开卷见字迹飞动难认，令人生愁。
我本酷爱书法常常自嘲，
你也有这毛病，哪能医治得好。
还说法创作是至高无上的快乐，
写到得意处，简直像自由自在地漫游。
近来你建造厅堂，命名“醉墨”，
一定如同畅饮美酒，消解百忧。
才知道柳先生的话一点儿也不差，
有人生了病受吃土炭，如尝珍羞。
你的书法技艺精粹纯熟，
写坏的毛笔堆积墙边，有如山丘。
兴致来时，一挥毫百张纸都写尽，
宛若骏马，片刻间踏遍九州。
我写字自由创造不遵旧法，
随意点染，不去过分推究。

为什么独有你赞同我的议论，
还把我的只字片纸珍爱地保留？
你的书法造诣不减钟繇张芝，
跟罗晖、赵袭相比，我也还略优。
不必再像张芝那样临池苦学，
还是把完好的丝绢做成被头。

傅尧俞济源草堂^{〔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咏傅尧俞家乡居所济源（今属河南）“草堂”。篇中先写诗人与傅氏共有退居田园的高情逸兴，然后描绘傅氏所居面临清清的济水，先世栽种的幼树已长成乔木且美丽如画，而邻里也对傅氏居所的幼竹备加爱护。诗中虽然没有正面赞美傅氏，但从其居所环境的幽雅，可想见其人清雅的情趣，从邻里的态度可推知对傅氏的尊敬和感情。《全宋诗》引元《排韵增广事类氏族大全》卷三，将本篇前四句列为傅尧俞作品。

【原诗】

微官共有田园兴，老罢方寻退隐庐^{〔2〕}。栽种成阴十年事，仓皇求买百金无^{〔3〕}。先生卜筑临清济^{〔4〕}，乔木如今似画图^{〔5〕}。邻里亦知偏爱竹，春来相与护龙雏^{〔6〕}。

注释

〔1〕傅尧俞（公元1024—1091年），字钦之，本郢州须城（今山东东平）人，徙居孟州济源（今属河南）。未冠即举进士。神宗熙宁初知和州、庐州，哲宗朝官至吏部尚书、中书侍郎。谥献简。济源：县名，属河南省。

〔2〕老罢：年老罢职。庐：屋。

〔3〕求买：指求买房屋、树木。一作“欲买”。百金：原本作“万金”，据别本改。

〔4〕卜筑：择地建屋。清济：指济水，源出河南济源王屋山。

〔5〕乔木：古老高大的树木。《孟子·梁惠王》下：“所谓故国者，非谓有乔木之谓也。”因傅氏早已徙居济源，因以乔木代表其故乡并言其居住久长。

〔6〕龙雏：指竹笋。

【今译】

做小官的都有回归田园的逸兴，
老迈罢职才真地找寻隐居的屋庐。
幼树栽种十年方能够绿叶成荫，
仓促间百两黄金难以买到树木。
傅先生造屋面临着清清济水，

乔木如今已美如画图。
邻里也懂得最爱竹子，
春天共同保护那细小的嫩竹。

越州张中舍寿乐堂^{〔1〕}

苏轼

【题解】

此诗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在杭州通判任上作。篇首先正咏青山如高人不肯轻易踏入官府，再反说青山与高人有交情，因而“不待招邀满庭户”，以点明诗中主人公张君与青山一样清高的秉性，及其所建寿乐堂得青山真趣的美好环境。诗中又以世俗之人枕山造屋，以致背山而不得见山面的愚钝，反衬出张君建堂于面山的荒僻之处，不出门便将青山秀色收揽庭户的慧眼独具。“才多事少”以下八句，用想象的画笔描绘了张君作为山主人，得以饱览自然美景、优游岁月的闲适生活。全诗多用前人成语典故，笔意雄放，活泼多致。以起四句最为奇崛，篇末笔力显得单薄，正如陈衍所评：“公七古多似昌黎（韩愈），而收处常不逮。”

【原诗】

青山偃蹇如高人^{〔2〕}，常时不肯入官府^{〔3〕}。高人自与山有素^{〔4〕}，不待招邀满庭户。卧龙蟠屈半东州，万室鳞鳞枕其股^{〔5〕}。背之不见与无同，狐裘反衣无乃鲁^{〔6〕}。张君眼力觑天奥^{〔7〕}，能遣荆榛化堂宇^{〔8〕}。持颐宴坐不出门^{〔9〕}，收揽奇秀得十五^{〔10〕}。才多事少厌闲寂，卧看云烟变风雨。笋如玉筍椹如簪^{〔11〕}，强饮且为山作主^{〔12〕}。不忧儿辈知此乐^{〔13〕}，但恐造物怪多取^{〔14〕}。春浓睡足午窗明，想见新茶如泼乳^{〔15〕}。

注释

〔1〕越州：今浙江绍兴，古称越州或会稽。张中舍：似指张伯玉，比苏轼年长十余岁，曾知越州，其《州宅》诗云“我惭白首方怀绂，犹得蓬莱（指蓬莱阁，在绍兴卧龙山）作主人”，可见其知越州时年纪已老大。另，张伯玉与绍兴刁景纯学士有交谊，苏轼称刁为“丈”，多有诗歌唱和，并曾同游山水。中舍：宋初，以朝官有出身的人为太子中允，没有出身的为太子中舍。元丰改官制称通直郎。后来传说称中书舍人为中舍。

〔2〕偃蹇（yǎn jiǎn）：高耸，引申为高傲。高人：超世俗之人，多指隐士。

〔3〕常时句：《后汉书·逸民传》：“庞公居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此化用其意，指山拟人化。

〔4〕素：交情。

〔5〕卧龙句：宋祝穆《方輿胜览》卷三“浙东路·绍兴府”：州宅后枕卧龙山（山），面直秦望（山），唐元微之（稹）云：“州宅居山之阳，尝以夸白居易云：‘州城萦绕拂云堆，照水稽山满目来。四面常时对屏障，一家终日在楼’”

台……”此处谓州府民宅枕山而建。卧龙，山名，在浙江绍兴县治后，越大夫文种葬于此处，又名种山。一作重山。蟠（pán）屈：曲折。东州，指浙江。万室鳞鳞，谓民宅相次排列如鱼鳞。鳞鳞，犹言鳞比、鳞次。

〔6〕狐裘句：《汉书·匡衡传》载，扬兴荐匡衡于史高曰：“夫富贵在身而列士不誉，是有狐白之裘而反衣之也。”此化用其意。无乃，岂不是，表示婉转语气。鲁：鲁钝，愚笨。

〔7〕覩（qù）：意指窥探。天奥：此指自然界的奥秘。

〔8〕荆榛：灌木丛。

〔9〕持颐：《庄子·渔父》：“左手据膝，右手持颐以听。”颐，腮，下颌。宴坐：安坐。

〔10〕十五：十之五。

〔11〕玉筍（zhù）：玉簇。榘（shēn）：木上生的菌。晋张华《博物志》卷三“异草木”：“江南诸山郡中大树断倒者，经春夏生菌，谓之榘。”庾信《对雨》诗：“湿杨生细榘。”簪（zān）：插定发髻或冠的长针。

〔12〕强（qiǎng）饮：勉力饮酒，此指豪饮。张伯玉善饮善诗，称张百杯、张百篇。

〔13〕儿辈知此乐：《晋书·王羲之传》：“羲之既去官，与东土士人尽山水之游……谢安尝谓羲之曰：‘中年以来，伤于哀乐，与亲友别，辄作数日恶。’羲之曰：‘年在桑榆，自然至此。顷正赖丝竹陶写，恒恐儿辈觉，损其欢乐之趣。’”

〔14〕造物：指造物主，创造万物的主宰者。

〔15〕泼乳：形容烹茶浓郁如牛奶。泼：烹、煮。

【今译】

青山像高人一样清傲，
轻易不肯踏进官府。
但高人素来和青山结有交情，
不用去邀请它自会把山影投满庭户。
卧龙山蜿蜒曲折，
伸展到浙东一半的州府
千万所房屋排列如鱼鳞，
枕藉着卧龙山的腿部。
背着山不见山景就等于无山，
反穿珍贵的狐皮袍岂不是太愚鲁？
张君的慧眼能窥见自然奥秘，
让生长灌木丛的荒地化作堂屋。
以手托腮安坐着不必出门，
就收揽了青山奇秀的十分之五。
才华高公务少只嫌过于闲寂，
卧看云烟怎样地变幻生出风雨。
嫩笋如玉簇，香菌像发簪，
且做山主人放情畅饮在此中沉迷。
并不怕儿孙知道这一番乐趣，
只恐造物主怪人把山川灵秀多多攫取。
张君深春里浓睡醒来，

午间的窗外正一派明丽。
想见你悠闲地烹煮新茶，
新茶酹如牛奶令人惬意。

和鲜于子骏《郢州新堂月夜》二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此诗作于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178年），诗人时任徐州知州。诗人自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通判杭州，七年（公元1074年）改知密州，九年（公元1076年）改知河内府，尚未到任又改知徐州。他离开朝廷七、八年之久，辗转州郡，几经调遣，政治上很不如意。本诗通过回忆与友人同游新堂之乐事，对时序更迭，朋友离别，岁月不居，人世无常，发出深沉的感叹。诗中“佳人如桃李，蝴蝶入衫袖”二句，对应鲜于侁原诗“振衣步庭下，颢气入襟袖”，赞美友人的清芬气质，比喻优美，极有韵味。

【原诗】

去岁游新堂，春风雪消后。池中半篙水^{〔2〕}，池上千尺柳。佳人如桃李^{〔3〕}，蝴蝶入衫袖。山川今何许^{〔4〕}？疆界已分宿^{〔5〕}。岁月不可思，驰若舡放溜^{〔6〕}。繁华真一梦，寂寞两荣朽^{〔7〕}。惟有当时月，依然照杯酒^{〔8〕}。应怜船上人，坐稳不知漏。

注释

〔1〕鲜于侁（shēn）原作题为《新堂夜坐月色皎然由连理亭信步庭中徘徊久之因为五言一首》。苏轼和诗第一首步原韵，第二首不次韵。鲜于子骏（公元1019—1087年），名侁，字子骏，阆州人（今四川阆中）。仁宗景祐五年（公元1038年）进士。历官至右谏议大夫、集贤殿修撰。苏轼好友。郢（yǐn）州：今山东郛城。

〔2〕篙（gāo）：撑船的竿。

〔3〕佳人：犹言佳士，指鲜于侁。

〔4〕何许：指何处，什么地方。

〔5〕疆界句：谓郢州与徐州已属不同地区、不同分野。疆界：一本作“疆野”。分宿（xiù），分野，古天文学说，把十二星辰的位置跟地上的州、国的位置相对应，如以鹑火对应周，鹑尾对应楚等。就天文说，称分星（即分宿）；就地上说，称分野。

〔6〕舡（xiāng）：船。一本作“船”。驰：一本作“驶”。溜：一本作“流”，按鲜于侁原诗句尾为“溜”，此处作“溜”为是。

〔7〕寂寞句：谓荣朽同归寂寞。

〔8〕惟有二句：李白《把酒问月》诗：“唯愿当歌对酒时，月光长照金樽里。”此化用其意，谓物是人非。

【今译】

去年一同漫游新堂，
正当春风吹融残雪以后。
池中有半篙深的盈盈碧水，
池上有千尺高的依依绿柳。
你这佳士气质清芬如像桃李，
慕恋的蝴蝶纷纷飞进衫袖。
往日同游的山川今在哪里？
郢州徐州已分属不同的星宿。
美好的岁月难以追思，
它快如飞船跟随着急流。
繁华真的不过是一场短梦，
同样归于寂寞不论是荣宠还是枯朽。
唯有你我当时共对的明月，
依然照着我杯中清酒。
唉，真要怜悯江上行舟的人，
稳坐船中不知船只已经破漏。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描绘了郢州新堂清美的月夜和堂中主人公——苏轼友人鲜于侁与水月一样高洁澄净的心灵。诗中以想象之笔描写友人独自赏月，行走时廊虚步响，更显出四周一片寂静的情景。诗中又以世人大多追欢逐乐，反衬友人鲜于侁远离尘嚣，唯对月吟诗的幽雅怀抱，并称赞其诗清新如韦应物。篇末点明诗人与对方各望明月，共怀思念的深挚友情。全诗清丽疏淡，音节爽朗。

【原诗】

明月入华池，反照池上堂。堂上隐几人^{〔1〕}，心与水月凉^{〔2〕}。风萤已无迹，露草时有光。起观河汉流^{〔3〕}，步屣响长廊^{〔4〕}。名都信繁会^{〔5〕}，千指调笙簧^{〔6〕}。先生病不饮^{〔7〕}，童子为烧香。独作五字诗^{〔8〕}，清绝如韦郎^{〔9〕}。诗成月渐侧，皎皎两相望^{〔10〕}。

注释

〔1〕堂上：一本作“堂中”。隐（yìn）几：倚着几案。《庄子·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

〔2〕水月：指水与月。

〔3〕河汉流：杜甫《同诸公登慈恩寺塔》诗：“七星在北户，河汉声西流。”河汉，天河、银河。

〔4〕步屣（xiè）句：用典。《吴郡志》卷八《古迹》：“响屣廊在灵岩山寺。相传吴王令西施辈步屣（木底鞋），廊虚而响。”

〔5〕繁会：犹言繁华。

〔6〕千指：百人千指，此形容人多，非实指。调笙簧：泛指演奏音乐。调，调弄，即演奏。笙，管乐器名，大者十九簧，小者十三簧。簧，乐器中

有弹性的薄片，用以振动发声。《诗·小雅·鹿鸣》：“吹笙鼓簧。”

〔7〕先生句：鲜于侁原诗有“多病谢尊羹”句。

〔8〕五字诗：即五言诗，指鲜于侁所作新堂月夜诗。

〔9〕清绝：极其清新，一本作“清卓”。韦郎：指中唐诗人韦应物。白居易《与元九书》：“近岁韦苏州（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故称），清丽之外，颇近兴讽；其五言诗，又高雅闲淡，自成一家之体。”苏轼推重陶渊明、韦应物、柳宗元诗，其《书黄子思诗集后》云：“苏李之天成，曹刘之自得，陶谢之超然，盖亦至矣。而李太白、杜子美以英玮绝世之姿，凌跨百代，古今诗人尽废；然魏晋以来高风绝尘，亦少衰矣。……独韦应物、柳宗元，发纤秣于简古，寄至味于淡泊，非余子所及也。”

〔10〕皎皎：光明貌，此指月亮。嵇康《杂诗》：“皎皎亮月，丽于高隅。”

【今译】

明月映进了华美的水池，
又把清光返照在新堂。
堂上凭几闲坐的友人，
心境如水月般澄净清凉。
秋风中已不见萤火虫飞来飞去，
草上的露珠时时闪着微光。
起身观看银河缓缓西流，
幽寂的长廊里你的步声格外响亮。
因为生病不再饮酒，
童子为你点燃起沉香。
你独自写作五言诗歌，
风调极其清新就像韦郎。
写成诗歌明月渐渐转侧，
分隔的你我同对明月深深怀想。

南 堂^{〔1〕}（五首）

苏 轼

其 一

【题解】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苏轼被贬为黄州（今湖北黄冈）团练副使，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抵黄州，起初寓居定惠（一作慧）院，以罪人的身份屏居独处，很是郁闷。不久，他迁居到城南长江边上的临皋亭，并在这里建造了南堂。这组诗作于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这第一首以欣喜的笔调写明南堂独得地理之胜，诗人平生爱水，在南堂可以俯瞰江景，甚至可以“卧看千帆落浅溪”，在贬斥生涯中，这也足以使诗人受伤的、孤寂的心灵得到不小的慰藉了。

【原诗】

江上西山半隐堤^{〔2〕}，此邦台馆一时西^{〔3〕}。南堂独有西南向，卧看千帆落浅溪^{〔4〕}。

注释

〔1〕南堂：在黄州城南一里处，俯临长江，为苏轼所建。参见【题解】。

〔2〕西山：即樊山，在今湖北武昌西，与赤壁隔江相对，上有苏园，为苏轼贬居黄州时的读书处。

〔3〕此邦：指黄州。

〔4〕浅溪：谓浅滩，近岸水浅处。

【今译】

江上西山遮掩了一半江堤，
此地的亭台楼阁一时间全都朝西，
独有南堂建造在西南方向，
可以卧看千张风帆在浅滩收起。

其 二

【题解】

前二句描写诗人虽已年老，却依旧眼明身健，两鬓青青，见出他身处逆境却能泰然自若的开阔胸襟，以及尽管政治上遭罹严酷的打击，精神则不可屈曲的坚毅性格。后二句展现诗人明窗下写小字，幽室中养丹砂的日常生活场景，由此显示他宁静淡远的心境。苏轼谪居黄州后，常常“焚香默坐，深自省察，则物我相忘，身心皆空，求罪垢所从生而不可得。一念清静，染污自落，表里翛然，无所附丽，私窃乐之”（《黄州安国寺记》）。他专心写小字也好，学道士养丹砂也好，都是为了达到忘世忘物的清虚境界，从而得到心灵的充实和自我愉悦。这境界是诗人从老庄、释道等思想中悟到、求得的。

【原诗】

暮年眼力嗟犹在^{〔1〕}，多病颠毛却未华^{〔2〕}。故作明窗书小字，更开幽室养丹砂^{〔3〕}。

注释

〔1〕嗟：表示赞叹。

〔2〕颠毛：头顶之发。《国语·齐语》：“管子对曰：‘……班序颠毛，以为民纪统。’”

〔3〕幽室：昏暗的房间。养丹砂：以炉火炼丹砂。置朱砂于炉中炼制，然后服用，为道家法术。苏轼《与王定国书云》：“近有人惠大丹砂少许，光彩甚奇，固不敢服。然其教以养之，观其变化，聊以悦神度日。”

【今译】

我年纪已经老大，
且喜眼力实不比以前稍差，

虽然时常生病，
头顶的毛发却未变花。
特地在明亮处开一小窗，
细写小字在这窗下，
还又打开一个昏暗的房间，
好观看炉火中如何炼制朱砂。

其 三

【题解】

本诗环绕着对雨声引发的不同感受，表现了昔日与现今全然迥别的两种心境：过去每当夜雨时诗人便频移床铺，怕听点点雨声滴上愁心。如今，久已安于逆境的诗人，心境已由愤激不平趋于超脱恬静。尤其是营造了临江的新堂，给他不幸的贬居生活增添了很多乐趣，诗中写出当诗人听到雨滴南堂新瓦的铿锵声，不由得浮想联翩，想象东坞的荷花被雨催开，进而想象已经闻到阵阵荷香。诗人把艰危孤寂的贬斥生活也大大地艺术化了，这里体现了他对人生深深的热爱，以及随缘自适的乐观性情。

【原诗】

他时雨夜困移床^{〔1〕}，坐厌愁声点愁肠^{〔2〕}。一听南堂新瓦响，似闻东坞小荷香^{〔3〕}。

注释

〔1〕他时：指旧时、昔日。雨夜：一本作“夜雨”，一作“雨后”。困：指困扰。

〔2〕坐：介词，因，由于。

〔3〕坞（wù）：四面高中间低的谷地，此处指坞中池塘。

【今译】

从前每当夜雨绵绵，
我总是烦恼着频频移床，
因为厌憎添人愁闷的雨声
滴在我满是客愁的心上。
如今一听雨打南堂新瓦，
似乎已闻到东坞一阵阵荷花幽香。

其 四

【题解】

苏轼在黄州时期，不仅政治上极度失意，物质生活也相当匮乏，在营建南堂之后，他的老友马正卿又为他请得城东过去的营防废地数十亩，诗人亲自开荒、耕作，此地命名东坡，诗人也因之自号东坡居士。后来，他又在东坡修建了“雪堂”，往来于临皋南堂与东坡雪堂之间。本诗描写了诗人带领家人辛勤劳作，生活终于无忧，以及南堂可以款待佳客的喜悦心情。

【原诗】

山家为割千房蜜^{〔1〕}，稚子新畦五亩蔬^{〔2〕}。更有南堂堪着客，不忧门外故人车^{〔3〕}。

注释

〔1〕山家：山居的人家，此诗人自指。房：指蜂房。

〔2〕畦（xī）：原指田畦，田垅，此处用为动词，指分畦种植。屈原《离骚》：“畦留夷与揭车兮，杂杜衡与芳芷。”五亩蔬，孟郊《立德新居》诗：“独治五亩蔬。”苏轼《问大冶长老乞桃花茶栽东坡》诗有云：“嗟我五亩园，桑麦苦蒙翳。不令寸地闲，更乞茶子艺。饥寒未知免，已作太饱计。”五亩非实指。

〔3〕不忧句：《汉书·陈平传》云，陈平“家乃负郭穷巷，以席为门，然门外多长者车辙”。此处化用其事。

【今译】

山居的我割取了众多蜂房的原蜜，
幼子新近分畦种植了五亩蔬菜。
还有建好的南堂足可以待客，
不愁友人的车马停满门外。

其 五

【题解】

这首诗描写了诗人扫地焚香、闭门昼眠的情景。诗中所写清凉如水的竹席和轻柔似烟的纱帐，美丽如梦境，也正是宜于做一场好梦的场所，于是诗人沉入深深的睡乡。诗人写出有客到来惊醒他时，他仍速离惆怅，不知身处何所的情状，十分真切。末句以西窗外碧浪连接远天、浩渺无边的清远壮阔之景作结，衬托了诗人超然尘外的闲静心境。这种心境，并非源于一般士大夫优游卒岁的生活，而来自诗人善处逆境的旷达性情。诗中表现的是一种潇洒清旷的宁静的美。

【原诗】

扫地烧香闭阁眠^{〔1〕}，簟纹如水帐如烟^{〔2〕}。客来梦觉知何处？挂起西窗浪接天。

注释

〔1〕扫地烧香：参见《南堂》五首其二【题解】所引苏轼《黄州安国寺记》。烧香：一本作“焚香”。

〔2〕簟（diàn）：竹席。

【今译】

我扫地焚香后关上房门昼眠，
竹席清凉似水纱帐轻柔如烟。
来客惊醒好梦不知处身何所，

挂起西窗但见碧浪连接远天。

游金山寺^{〔1〕}

苏轼

【题解】

神宗熙宁二年至四年（公元1069—1071年），苏轼在朝任殿中丞、直史馆、权开封府推官等职。这时期王安石为相，大力推行新法，苏轼与安石政见不合，上书表示反对，引起了新党人物的不满，他还曾横遭诬陷，因此深感在朝廷处境孤危，请求外放，于熙宁四年七月离京，赴杭州通判任。途经镇江时，他游览了金山、焦山等名胜，探访宝觉、圆通二僧，并曾夜宿金山寺，此诗作于十一月初三夜。诗人先以濡染大笔绘出金山寺的山川胜景：来自诗人家乡又奔流入海的千里长江、想象中一丈高的潮头和眼前天寒水退留下的沙痕、中冷泉边随波出没的金山，这一切景象写得历历如见。诗中着重表达了诗人对故乡的深深思念，写他登上山顶去遥望家乡，江南江北众多的青山却遮断了他的望眼，当黄昏来临更感到客愁袭人。写他想要离开时，“山僧苦留看落日”，这一转折便引出诗人对江景一连串绝妙的描写。他以“万顷靴文细”来比喻江面微波，以“鱼尾赤”形容半空中的断霞，意象极生动新奇，发前人所未发。后半段又无中生有地描写了二更月落后所见“江心炬火”的幻景，并将此想象为江神对诗人“江山如此不归山”的警示，表明了自己不能归隐的苦衷。整首诗所表现的感情十分错杂，既抒写了诗人对大好江山的热爱，更透露出他对故乡无限的眷恋，又织入由于政治失意倦于游宦，却依然怀抱报国心愿不甘归隐的矛盾心情。全诗写景瑰丽壮阔，抒情深挚细腻，结构完密，转宕多致，不愧是一首名作。江师伟《苏诗选评笺释》卷一评曰：“一往作缥缈之音，觉自来赋金山者，极意着题，正从无从得此远韵。”谓本诗不胶着于题咏而多寓感慨。陈衍评曰：“一起高屋建瓴，为蜀人独足夸口处。通篇遂全就望乡归山落想，可作《庄子·秋水篇》读。”

【原诗】

我家江水初发源^{〔2〕}，宦游直送江入海^{〔3〕}。闻道潮头一丈高，天寒尚有沙痕在。中泠南畔石盘陀^{〔4〕}，古来出没随涛波。试登绝顶望乡国^{〔5〕}，江南江北青山多。羁愁畏晚寻归楫^{〔6〕}，山僧苦留看落日。微风万顷靴文细，断霞半空鱼尾赤^{〔7〕}。是时江月初生魄^{〔8〕}，二更月落无深黑。江心似有炬火明，飞焰照山栖鸟惊。怅然归卧心莫识，非鬼非人竟何物^{〔9〕}？江山如此不归山^{〔10〕}，江神见怪警我顽^{〔11〕}。我谢江神岂得已^{〔12〕}，有田不归如江水^{〔13〕}！

注释

〔1〕金山寺：在今江苏镇江金山上，旧名泽心寺，又名龙游寺、江天寺，俗名金山寺。金山在宋时为屹立江中之岛，后因泥沙淤积，与南岸相连。

〔2〕我家句：古人谓长江源出岷山。《尚书·夏书·禹贡》：“岷山导江。”岷山在四川北部，岷江发源于岷山羊膊岭，南流经眉山，至乐山入长

江。苏轼为眉山人，故云。

〔3〕宦游句：苏轼赴官任途经镇江，故云。长江至镇江以东，江面宽阔，古时与海水相接。彭国光《重建吞海亭碑记》：“金山崛起中流，立江海之间。”宦游，因做官而远游他乡。

〔4〕中泠（líng）：泉名，在金山西北。石盘陀：指金山。盘陀，石不平貌。原本作“盘陀”，据别本改。

〔5〕乡国：家乡。

〔6〕羁愁：旅愁。归楫：归船，指返回镇江的船。

〔7〕鱼尾赤：形容红色的晚霞。《诗·周南·汝坟》：“鲂鱼赪（chēng，赤色）尾。”

〔8〕初生魄：谓月刚有些微光亮。《礼记·乡饮酒义》：“月之三日而成魄。”魄，指月缺或初生时有圆形轮廓而光线暗淡的部分，旧说每月初三以后，此部分逐渐明亮，谓之成魄。

〔9〕江心四句：苏轼自注：“是夜所见如此。”王十朋注本卷五引汪革云：“先生集《物类相感志》：“山林藪泽，晦冥之夜，则野火生焉。散布如人秉烛，其色青，异乎人火。”古人称之为“阴火”，曹唐《南游》诗：“涨海潮生阴火灭，苍梧风暖瘴云开。”栖鸟：原本作“栖鸟”，据别本改。

〔10〕江山如此：谓江山如此美好。归山，谓辞官归隐。

〔11〕见怪：呈现怪异之象，指江心炬火。见，同“现”。警：警示、谴诫。原本作“惊”，据别本改。顽：冥顽、愚顽。

〔12〕谢：谢罪，道歉。

〔13〕有田句：谓如有田产必然归隐。黄彻《碧溪诗话》卷八谓此句“盖与江神指水为盟耳”。《东坡志林·买田求归》：“浮玉老师元公欲为吾买田京口，要与浮玉之田相近者，此意殆不可忘。吾昔有诗云：‘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今有田矣不归，无乃食言于神也耶！”如江水，《左传·僖公二十四年》载晋公子重耳对其舅狐偃誓曰：“所不与舅氏同心者，有如白水（谓去而不返）。”《三国志·吴书·吴主传》引魏文帝报孙权书曰：“此言之诚，有如大江。”《晋书·祖逖传》记祖逖北伐，“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有如大江。’”

【今译】

长江水最初发源在我可爱的家乡，
宦游来到此地直送长江入海。
听说涨潮时潮头竟一丈高，
天已寒冷沙岸还有旧时痕迹存在。
中泠泉南畔的金山巨石突兀，
从古以来随着波涛时没时出。
试着登上顶峰去遥望故乡，
江南江北连绵的青山遮断我望远的双目。
惧怕傍晚的冷寂增添心中客愁，
我寻找着返回镇江的归舟。
山寺僧侣邀我观赏江边落日，
苦苦地将我挽留。
微风吹来，万顷宽的江面
泛起靴文般细碎的波浪，

半空中火红的晚霞，
红得像鲂鱼尾巴一样。
这时候江月刚刚生出光影，
二更天初月落，天空变得黑沉沉的。
江心仿佛有一支火炬放射光亮，
炬火飞照山冈，栖息的鸟鹊都被惊起。
回去就寝还因不能辨识而满心怅惘，
不是鬼不是人那究竟是什么东西？
江心如此壮美我却还不辞官归去，
江神显现怪异对我的愚顽发出警示。
歉疚地向江神说明我身不由己，
如有田产我不肯归隐，就像这江水迅速逝去！

雨中游天竺灵感观音院^{〔1〕}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诗人时在杭州通判任上。诗人一向关切民生疾苦，对政治弊端常借诗文“托事以讽”。他在杭任职两年多，见到当地百姓一直受着水旱蝗灾的严重侵害，而高高在上的统治者如泥塑木雕的神像一样，受着百姓供养，却对造成夏收时节男废耕女废织的水涝灾情毫不关心，这首诗便借讽刺观音菩萨深刻地讽刺了在其位而不谋其职的官僚们，词情含蓄而强劲。汪师伟《苏诗选评笺释》评曰：“如古谣谚，精悍遒古，刺当事不恤民也。”

【原诗】

蚕欲老，麦半黄，前山后山雨浪浪^{〔2〕}。农夫辍耒女废筐^{〔3〕}，白衣仙人在高堂^{〔4〕}。

注释

〔1〕天竺（zhú）：杭州山名，有上、中、下三天竺。《咸淳临安志》卷八十载，灵感观音院在上天竺，五代吴越王钱俶所建，初名天竺看经院，至宋始改今名。为水、旱时祈祷之所。

〔2〕前山句：杭州所属各地，山泽各半，连下多日雨便成水灾。浪（láng）浪，形容大雨倾盆。韩愈《别知赋》：“雨浪浪其不止，云浩浩其长浮。”

〔3〕辍（chuò）耒（lěi）：谓停止农作。辍，止。耒，原指原始的翻土农具，形如木叉，此泛指农具。废筐：谓停止采桑。筐，指采桑的篮子。

〔4〕白衣仙人：谓观世音菩萨，借指不顾百姓疾苦高高在上的当权者。

【今译】

夏蚕快要老去，
麦子已经半黄，
前山后山大雨如注溅溅作响。

农夫停止耕作农女无法采桑，
白衣仙人空自坐在高堂。

与毛令方尉游西菩提寺二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这两首诗作于杭州通判任上。《於潜县图经》记：“毛君宝同方君武与东坡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八月二十七日同游西菩山明智院，石刻存焉。”本诗前四句以故作放旷的语调，抒写去国离乡被迫外任的政治失意之慨，同时显示自己不改素志，关切国计民生，不忘讥刺时弊的“顽固”（顽强）精神。诗人赴杭州通判任时，表兄文同曾劝他：“北客若来休问事，西湖虽好莫题诗。”（《送行诗》）以免遭到政敌的攻击、迫害，诗人却“见事有不便于民者不敢言，亦不敢默视也。缘诗人之义，托事以讽，庶几有补于国”（苏辙《东坡先生墓志铭》）。在杭期间，写了不少讥刺时弊的诗章，有些诗词情相当激烈，如《吴中田妇叹》《山村五绝》《和述古冬日牡丹》等。本诗“鱼鸟依然笑我顽”句，看似自嘲，实则自负。诗中又写出不能返回朝廷的苦闷，以及“天教看尽浙西山”这种失意中的意外收获和喜悦，感情是复杂矛盾的。后四句以古人高节赞誉毛、方两位同游者，并写出自己与他们邂逅结伴同游的难得和因此信笔赋诗的豪兴。整首诗如同下一首纪行的引子，内涵却十分丰富。

【原诗】

推挤不去已三年^{〔2〕}，鱼鸟依然笑我顽。人未放归江北路^{〔3〕}，天教看尽浙西山^{〔4〕}。尚书清节衣冠后^{〔5〕}，处士风流水石间^{〔6〕}。一笑相逢那易得，数诗狂语不须删^{〔7〕}。

注释

〔1〕毛令：指於潜（今浙江临安）县令毛国华，字君宝。方尉：指於潜县尉方武，字君武。西菩提寺：一作“西菩寺”，寺在於潜县西十五里的西菩山上，始建于唐天祐年间，宋时易名为“明智寺”。

〔2〕推挤句：《晋书·邓攸传》：“时吴郡阙守，人多欲之，帝以授攸。攸载米之郡，俸禄无所受，唯饮吴水而已。……攸在郡刑政清明，百姓欢悦，为中兴良守。后称疾去职。郡常有送迎钱数百万，攸去郡，不受一钱。百姓数千人留牵攸船，不得进，攸乃小停，夜中发去。吴人歌之曰：‘犹如打五鼓，鸡鸣天欲曙。邓攸拖不留，谢令推不去。’”此化用其事，谓诗人虽受朝廷排挤，却得到百姓爱戴。

〔3〕江北路：指返回帝京的道路。

〔4〕看尽：一作“尽看”。

〔5〕尚书句：《三国志·魏书·毛玠传》：“太祖（曹操）为司空丞相，玠尝为东曹掾，与崔琰并典选举。其所举用，皆清正之士，虽于时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终莫得进。……太祖叹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复何为’”

哉！”魏国初建，毛玠为尚书仆射。此处赞美毛国华为毛玠尚书之后，承其祖上清正遗风。实际上毛国华并非毛玠之后。衣冠，指士大夫。

〔6〕处士句：用方干事。晚唐诗人方干，字雄飞，新定（今浙江建德）人。举进士不第，隐居会稽（今浙江绍兴）镜湖以终。人称“官无一寸禄，名传千万里”。与姚合、贾岛等诗人酬唱频繁，意气相投。诗风清峭幽迥，吴融《赠方干处士》诗称其“句满天下口，名聒天下耳”。门人私谥玄英先生。此处借方干赞美方武徜徉山水，风流闲雅。

〔7〕不须删：谓不须增删、修改。

【今译】

推不去挤不走在里已经三年，
鱼鸟都嘲笑我愚顽过头。
没有放回江北的都城，
老天有意让我把浙西的山水遍游。
毛先生品节清正，
是魏代著名尚书毛玠之后。
方先生宛如唐朝高人方干，
徜徉在水石间多么闲雅风流。
和他们相逢欢笑是这样难得，
趁兴写出狂放诗篇不必把字句细究。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纪游。诗中描绘了西菩提寺内外、前后、上下的自然景观，水清石瘦、白云明月，不一而足。诗中又点出时当秋令，田野中黑黍黄粱、朱柑绿桔，果实累累，色彩斑斓。尾联总束登临游观之乐，且暗寓政治失意之慨。全诗写景如画，对仗工整，只是语言流于滑熟。

【原诗】

路转山腰足未移^{〔1〕}，水清石瘦便能奇。白云自占东西岭^{〔2〕}，明月谁分上下池^{〔3〕}？黑黍黄粱初熟时^{〔4〕}，朱柑绿桔半甜时。人生此乐须天赋，莫遣儿曹取次知^{〔5〕}。

注释

〔1〕足未移：一作“未足移”。

〔2〕白云句：《於潜县图经》：“寺前有东西两山，或有云晦，遥望如岭焉。”

〔3〕明月句：《咸淳临安志》：“明智寺中，有清凉池、明月池。”

〔4〕初熟后：一本作“初熟候”。

〔5〕人生二句：用王羲之典故，见前《越州张中舍寿乐堂》诗注。天赋，一本作“天付”。儿曹，儿辈，一本作“儿郎”。取次，随便。

【今译】

道路转过半山腰脚步还没移，
已看见水清澈石枯瘦一片奇丽。
白云兀自笼盖了东山西岭，
上下各一轮明月分不清天上池底。
果园中半甜的是红橙绿桔，
田野里初熟了黑米黄米。
人生这种陶情山水的愉悦须老天赐与，
可别让儿辈知觉减损了乐趣。

少年时尝过一村院，见壁上有诗云“夜凉疑有雨，院静似无僧”，不知何人作也^{〔1〕}。宿黄州禅智寺，寺僧皆不在，夜半雨作，偶记此诗^{〔2〕}，故作一绝

苏 轼

【题解】

此诗写作缘由诗题中已写得十分清楚。诗作于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初到黄州时，抒发了诗人独宿寺院的心情。从首句“佛灯渐暗饥鼠出”的描写，已可想见寺院的冷落枯寂。夜半山雨忽来，一声声敲响修竹，使贬来荒城的诗人倍感凄凉，因此想起少年时所见诗句，不禁“于我心有戚戚焉”愀然动容，感慨丛生。这感慨绝不仅限于“院静似无僧”，而是由于政治上遭到严重打击油然而生的无限孤愤。诗中虽未明言，读者自可领会。东坡诗多直抒胸臆，此篇则深得含蓄之致。

【原诗】

佛灯渐暗饥鼠出，山雨忽来修竹鸣^{〔3〕}。知是何人旧诗句，已应知我此时情。

注释

〔1〕何人作：一本作“何人诗”。

〔2〕偶记：一本作“尚记”。

〔3〕修竹：长竹。王羲之《兰亭集序》：“此地有崇山峻岭，茂林修竹。”

【今译】

佛灯渐暗，饥鼠出来把食物找寻，
山雨忽来，修竹在风雨中哀鸣。
不知何人旧日题写的诗句，
想是早就领会我此时凄寂的心情。

雪后到乾明寺遂宿

【题解】

本诗作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诗人《书雪》诗序中说：“今年黄州，大雪盈尺”，此篇写他雪后游乾明寺并在寺中留宿的情景。篇首化用温庭筠及韦庄诗意，以“马亦惊”三字突现雪后山光耀眼的奇异感受，给人强烈的视觉印象。然后写诗人至乾明寺赏雪的快意。第三句绘寺中雪景，写出“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的绚丽风光，而句中着一“误”字，表示对隆冬之季清虚之地的寺院竟然有此美景的惊叹和爱赏。第四句描绘月色与雪光交相辉映，使寺院有如“不夜城”的澄明世界。五六句表白诗人对至洁的白雪的细心呵护，以及雪后初晴，鸟雀欢鸣充满生机的景象带给诗人无限喜悦的心情。由此接入篇末留连不返，寄宿僧榻，且待卧听融雪溜檐泻竹之声的美好情景。全诗辞情明快，反映了虽在贬斥之中、处境艰危，但诗人热爱美好事物、热爱生活的情趣依然并不消减的乐观态度。

【原诗】

门外山光马亦惊^{〔2〕}，阶前屐齿我先行。风花误入长春苑^{〔3〕}，云月长临不夜城^{〔4〕}。未许牛羊伤至洁^{〔5〕}，且看鸦雀弄新晴。更须携被留僧榻，且待摧檐泻竹声^{〔6〕}。

注释

〔1〕乾明寺：在今湖北黄冈东。

〔2〕门外句：温庭筠《侠客行》：“白马夜频惊，三更灞陵雪。”韦庄《和同年韦学士华下途中见寄》诗：“马惊门外山如活。”此处化用以上句意。

〔3〕风花：指雪。岑参《白雪歌送武判官归京》：“忽如一夜春风来，千树万树梨花开。”长春苑：谓皇帝宫苑。尉迟偓《中朝故事》：“长春宫，园林繁茂，花木无所不有，芳菲长如三春节。”此借喻乾明寺。

〔4〕不夜城：《齐地记》：“古有日夜出，见于东莱，故莱子立此城，以不夜为名。”故城在今山东文登东北八十五里。此处借喻月色雪光交相辉映的乾明寺。

〔5〕至洁：指白雪。

〔6〕摧檐泻竹：谓白雪融化之象。

【今译】

门外漫山白雪银光照眼，
马儿惊异忽然间换了世界，
我连忙乘兴踏雪去游乾明寺，
将木屐的齿痕一一印上石阶。
隆冬之季东风误吹，
寺庙如长春苑梨花开遍，
月光与雪色交相辉映，
使这不夜城光明总似白天。
不能容许牛羊来践踏至洁的银雪，

却喜欢喳喳欢鸣弄晴的鸦雀。
我还要携着被褥在僧床留宿，
好倾听融雪时摧檐泻竹的音乐。

泗州僧伽塔^{〔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赴杭州通判途中。全诗就祷风于神灵的事，阐发诗人对神佛原属虚妄的议论，并写出自己超然物外的处世态度。诗中先追忆当年（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护送父亲灵柩舟行返蜀，经过泗州适遇逆风，为风沙所困的艰难情形，以及“舟人共劝祷灵塔”之后，风头转顺，舟行如飞的状况。但诗人并未因此便迷信神佛的灵验，而提出了“至人无己何厚薄”，“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的唯物观点。诗的后半转言今情，委婉地表示眼前又为逆风所阻，舟不得行而求神无验，但诗人对此已看得很透，看得很淡。“得行固愿留不恶”，不仅指行路而言，主要表达诗人对进退出处的超脱态度。在表明了这种态度以后，诗人便将所叙之事，所发议论，以及内心深藏的苦闷一齐撇开，转而描写登塔眺望，一览淮上云山的开阔景象，以展示其开阔胸襟。纪昀评此诗：“极力作摆脱语，纯涉理路而仍清空如话。”赞其以议论为诗，多寓人生哲理、感慨，却不流于艰涩。又评其结构：“层层波澜，一齐卷尽，只就塔作结，简便之至。”全诗诗意多转折，自然而颇见匠心，同时又可见出诗人品格之清高、襟怀之豁达。的确是一篇佳作。

【原诗】

我昔南行舟系汴^{〔2〕}，逆风三日沙吹面。舟人共劝祷灵塔，香火未收旗脚转^{〔3〕}。回头顷刻失长桥，却到龟山未朝饭^{〔4〕}。至人无己何厚薄^{〔5〕}，我自怀私欣所便。耕田欲雨刈欲晴，去得顺风来者怨^{〔6〕}。若使人人祷辄遂，造物应须日千变。今我身世两悠悠，去无所逐来无恋^{〔7〕}。得行固愿留不恶，每到有求神亦倦。退之旧云三百尺，澄观所营今已换^{〔8〕}。不嫌俗士污丹梯^{〔9〕}，一看云山绕淮甸^{〔10〕}。

注释

〔1〕泗（sì）州：州治在今安徽泗县。僧伽塔：古塔名，唐代为纪念僧伽大师而筑，宋初曾修葺，又称“泗州塔”。宋刘攽《中山诗话》：“泗州塔，人传下藏真身，后阁上碑道祇园中塑僧伽像事甚详……塔本喻都料造，极工巧，俗谓塔顶为天门。”僧伽，唐西域高僧，曾在泗州临淮县建造寺院，人称泗州和尚。中宗时迎入长安，景龙四年（公元710年）卒，归葬临淮。

〔2〕我昔句：英宗治平三年（公元1066年），苏洵卒于汴京，苏轼护送灵柩舟行返蜀，自汴入淮，曾过泗州僧伽塔。汴，指汴渠，即隋通济渠、唐广济渠的东段。自今河南荥阳北引黄河东南流，经今开封市、杞县、睢县等县，复东南经安徽宿县、灵璧县、泗县等及江苏泗洪县，至盱眙县对岸入淮河。自隋至北宋，为中原通往东南沿海地区的主要水运干道。

〔3〕舟人二句：梅尧臣《龙女祠祈顺风》诗：“龙母龙相依，风云随所变。舟人请予往，出庙旗脚转。”此化用其意。

〔4〕回头二句：梅尧臣《龙女祠祈顺风》诗：“长芦江口发平明，白鹭洲前已朝膳。”此用其意。长桥，桥名。龟山，在泗州城东。

〔5〕至人：指思想、道德、修养等方面达到最高境界的人。《庄子·逍遥游》：“至人无己。”《荀子·无论》：“故明于无人之分，则可谓至人矣。”此处指僧伽。

〔6〕耕田二句：宋史绳祖《学齐佔毕》卷二《坡文之妙》条，谓此二句“乃隐括刘禹锡《何卜赋》中语，曰：‘同涉于川，其时在风，沿（顺水而上）者之吉，泝（逆水而上）者之凶；同菑于野，其时在泽，伊种（先种后熟的谷类）之利，乃穆（后种先熟的谷类）之厄？坡以一联十四字包尽刘禹锡四对三十二字之义，盖夺脱换骨之妙也。”陈衍评曰：“中数句从樵风泾翻出，遂成名言。”《后汉书·郑弘传》注引孔灵符《会稽记》：“射的山南有白鹤山，此鹤为仙人取箭。汉太尉郑弘尝采薪，得一遗箭，顷有人觅，弘还之。问何所欲，弘识其神人也，曰：‘常患若耶溪载薪为难，愿旦南风，暮北风。’后果然。”因称若耶溪风为郑公风，亦称樵风，并名其地为樵风泾。刈（yì），指收割庄稼。

〔7〕我今二句：谓进退出处安闲静止，宠辱不惊。我今，一本作“今我”。两，指进与退。悠悠，安闲静止貌。

〔8〕退之二句：谓唐洛阳名僧澄观所重建之僧伽塔，高达三百尺，现已非旧观。韩愈《送僧澄观》诗：“僧伽后出淮泗上，势到众佛尤恢奇。”“清淮无波平如席，栏杆倾挾半天赤。火烧水转扫地空，突兀便高三百尺。”“借问经营本何人？道人澄观名籍籍！”

〔9〕俗士：诗人自谦坐俗之人，故云。

〔10〕甸：郊外之地，此处指边岸。

【今译】

当年我从汴水泛舟南行，
在此地遇到逆风，三天里尘沙扑面。
船夫都劝我到灵塔去祈祷，
香火未烧完旗角已经顺转。
一会儿回望长桥茫远不见，
抵达龟山还没到早饭时间。
至人僧伽原本无心，哪会分什么厚薄，
我怀着私心欣喜风头转向十分利便。
耕田想要下雨收割又望晴天，
去的得到顺风，来的人必定埋怨。
假设每个人祈祷就会灵验，
造物主一天里岂不要千化万变。
我现在无论遭遇怎样都一样安闲，
去既没有追求来也没什么留恋。
顺利行舟固合心愿滞留也无不可，
每到有所祈求怕是神灵都会烦倦。
退之所说澄观重建的三百尺高塔，
如今早已不是旧观。

神灵不嫌我这尘俗之土玷污佛梯，
且登上塔顶眺望重重云山环绕淮岸。

寒食雨两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这两首诗于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在黄州时作。诗人于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二月来到黄州贬所，至作此诗已过三个寒食，他过着闭门思过、躬耕自给、息交绝游的生活，虽能从老庄、禅佛思想中求得精神上一定程度的解脱，内心苦闷毕竟还会不时给他以冲击。这首诗借寒食前后阴雨连绵、萧瑟如秋的景象，写出他悼惜芳春、悼惜年华似水的心情。诗人对海棠情有独钟，并多次在诗中借以自喻，其《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一诗中说：“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且对自己与花“天涯流落俱可念”的共同命运，发出深深叹息。本诗后段对海棠花谢的叹惋，也正是诗人自身命运的写照。他对横遭苦雨摧折而凋落的海棠，以“何殊病少年，病起头已白”的绝妙比喻，不正是对自己横遭政治迫害、身心受到极大伤害的命运的借喻么？

【原诗】

自我来黄州，已过三寒食。年年欲惜春，春去不容惜。今年又苦雨，两月秋萧瑟。卧闻海棠花，泥污胭脂雪^{〔1〕}。暗中偷负去，夜半真有力^{〔2〕}。何殊病少年^{〔3〕}，病起头已白。

注释

〔1〕胭脂雪：杜甫《曲江对雨》诗云“林花着雨胭脂湿”，此化用其句，指海棠花瓣。

〔2〕暗中二句：《庄子·大宗师》：“藏舟于壑，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借用其意谓海棠被造物主暗中背去，实指花被雨打落。

〔3〕何殊：何异。

【今译】

自我来到黄州，
已度过三个寒食时际。
年年爱惜春光想将它挽留，
春天自管自归去不容人惋惜。
今年又苦于连连阴雨，
绵延两个月气候萧瑟一如秋季。
独卧在床听得雨打海棠，
胭脂样花瓣像雪片凋落污泥。
造物主把艳丽的海棠偷偷背去，

夜半的雨真有神力。
雨中海棠仿佛一位患病的少年，
病愈时双鬓斑白已然老去。

其 二

【题解】

假如说前一首诗表现贬谪之悲还较含蓄，本篇则是长歌当哭，宣泄了诗人心头无限的积郁。诗中先描写雨势凶猛，长江暴涨，似欲冲入诗人居所。而风雨飘摇之中，诗人的小屋如一叶渔舟，飘荡于水云之间的状况，诚如韩师伟《苏诗选评笺释》卷三说：“起四句乃先极荒凉之境，移村落小景以作官舍，情况大可想矣。”“空庖煮寒菜，破灶烧湿苇”二句，描写物质生活的极度匮乏与艰难，可以想见诗人在黄州时常迫于饥寒的窘况，读之令人心酸。诗人从前在京师、杭州等地，每逢寒食佳节，曾经有过许多赏心乐事，如今却只有满目萧条、满目凄凉，他不由得悲极而发出“那知是寒食”的设问。寒食、清明又是祭祖、扫墓的日子，看见“乌衔纸”，诗人这才恍悟，当前确实正是寒食节令，这故作回旋的笔墨，让人领会了诗人痛定思痛的心情。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明言君门九重欲归不能，亲人坟墓远隔万里欲祭不可，于是篇末说是要学阮籍穷途之哭，又反用韩安国典，表示对政治的冷淡和忧谗畏讥的心情。贺裳《载酒园诗话》说诗人“黄州诗尤多不羁”，认为本诗“最为沉痛”。黄州时期，苏轼写了不少旷远清超的诗词，但本诗实在写出了他最为真实、沉痛的内心感情。诗人手书此二诗的真迹至今犹存，也可可见其对此二诗的重视。

【原诗】

春江欲入户，雨势来不已^{〔1〕}。小屋如渔舟，濛濛水云里。空庖煮寒菜^{〔2〕}，破灶烧湿苇。那知是寒食，但见乌衔纸^{〔3〕}。君门深九重^{〔4〕}，坟墓在万里^{〔5〕}。也拟哭涂穷^{〔6〕}，死灰吹不起^{〔7〕}。

注释

〔1〕不已：一作“未已”。已，止。

〔2〕庖（páo）：厨房。寒菜：原特指冬季之菜，此系泛指。

〔3〕但见：一本作“但感”。乌衔纸：谓乌鸦衔取坟前烧剩的纸钱。乌：一作“鸟”。

〔4〕君门句：宋玉《九辩》：“岂不郁陶而思君兮，君之门以九重。”注曰：“君门深邃，不可至也。”九重，指宫禁，极言其深远。

〔5〕坟墓句：谓诗人祖坟在四川眉山，距黄州有万里之遥，欲吊不能。

〔6〕也拟句：用阮籍典。《晋书·阮籍传》载，阮籍“时率意独驾，不由径路，车迹所穷，辄恸哭而反”。杜甫《陪章留后侍御宴南楼得风字》诗“此身醒复醉，不拟哭涂穷”，此反用其意。

〔7〕死灰句：《史记·韩长孺列传》：“安国坐法抵罪，蒙（县）狱吏田甲辱安国。安国曰：‘死灰独不复然（燃）乎？’田甲曰：‘然即溺之。’”此反用其意，且承“乌衔纸”句，切合寒食节令。

【今译】

春江暴涨仿佛要冲进门户，
雨势凶猛袭来似乎没有穷已。
我的小屋宛如一叶渔舟，
笼罩在濛濛水云里。
空空的厨房煮着些寒菜，
潮湿的芦苇燃在破灶底。
哪还知道这一天竟然是寒食，
却看见乌鸦衔来烧剩的纸币。
天子的宫门有九重，深远难以归去，
祖上的坟茔遥隔万里不能吊祭。
我只想学阮籍作穷途痛哭，
心头却似死灰并不想重新燃起。

守 岁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其时诗人在凤翔签判任上。原诗题为《岁晚相与馈问，为“馈岁”；酒食相邀呼，为“别岁”；至除夜，达旦不眠，为“守岁”，蜀之风俗如是。余官于岐下，岁暮思归而不可得，故为此三诗以寄子由》，组诗共三首，分别为《馈岁》《别岁》《守岁》，本诗系三首其三。诗人把就要逝去的年岁，比作游向幽壑、势不可当的长蛇，并说守岁正如想要系住它的尾巴，纯属徒劳无功。这譬喻比起惯常所说的光阴似箭、如白驹过隙、如逝水等等要新奇、生动得多了，堪称绝妙。诗中又细致地描述了人们守岁的情景与心情。“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二句，用虚笔表现了诗人怀亲思弟、想要及早建立功业等心愿和对青春年华的爱惜。篇末显示了诗人与其弟少年刚锐之气。全诗以篇首六句的妙喻醒人耳目，后半篇则意思平常。

【原诗】

欲知垂尽岁，有似赴壑蛇^{〔1〕}。修鳞半已没^{〔2〕}，去意谁能遮。况欲系其尾^{〔3〕}，虽勤知奈何。儿童强不睡^{〔4〕}，相守夜喧哗。晨鸡且勿唱，更鼓畏添挝^{〔5〕}。坐久灯烬落^{〔6〕}，起看北斗斜^{〔7〕}。明年岂无年？心事恐蹉跎^{〔8〕}。努力尽今夕，少年犹可夸。

注释

〔1〕壑（hè）：山谷。

〔2〕修鳞：犹言“长蛇”。

〔3〕系其尾：语出《晋书》卷三十一《后妃上·惠贾皇后》载后曰：“系狗当系颈，今反系尾，何得不然！”此处指守岁。

〔4〕强（qiǎng）：勉力。

〔5〕挝（zhuā）：击，敲打，此处指更鼓声。

〔6〕灯烬（jìn）：灯花。烬，物体燃烧后剩下的部分。

〔7〕北斗斜：谓时已夜半。

〔8〕蹉(cuō)跎(tuó):失时,失误。

【今译】

要知道快要辞别的年岁，
有如游向幽壑的长蛇。
长长的鳞甲一半已经不见，
离去的心意谁能够拦遮！
何况想系住它的尾端，
虽然勤勉明知是无可奈何。
儿童不睡觉努力挣扎，
相守在夜间笑语喧哗。
晨鸡呵请你不要啼唱，
一声声更鼓催促也叫人惧怕。
长久夜坐灯花点点坠落，
起身看北斗星已经横斜。
明年难道再没有年节？
只怕心事又会照旧失差。
努力爱惜这一个夜晚，
少年人意气还可以自夸。

除夜野宿常州城外二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十一月，苏轼奉命前往常州、润州（今江苏镇江）等地赈济灾荒，次年五月事毕始返回杭州，此诗作于常州。除夕本当是万民欢庆的佳节，诗人野宿城外时，听到的却是“行歌”和“野哭”，由此可知民生维艰惨象，诗人不由得悲从中来。次句从视觉描写了夜已将尽的情景，再写诗人所以彻夜不眠，并非因袭旧俗守岁，实际上是在为民间疾苦忧虑，也因客中孤独，思归心切而愁闷。诗中又以举重若轻的手法，平叙“新沐头轻感发稀”的生活琐事，却深寓老之将至的沉重感慨。篇末以故作宽慰的口吻，表现了唯有残灯相伴的旅况的凄凉。全诗辞情清苦，真挚动人。

【原诗】

行歌野哭两堪悲〔2〕，远火低星渐向微。病眼不眠非守岁〔3〕，乡音无伴苦思归。重衾脚冷知霜重〔4〕，新沐头轻感发稀〔5〕。多谢残灯不嫌客，孤舟一夜许相依。

注释

〔1〕野宿：住宿在郊外。

〔2〕行歌：边行走边唱歌，借以抒发感情、表达意愿等。《晏子春秋·

杂上十二》：“梁丘据左操瑟，右挈竽，行歌而出。”野哭：哭于郊外。杜甫《白帝城》诗：“野哭千家闻战伐。”

〔3〕病眼句：白居易《除夜》诗“病眼少眠非守岁”，此化用其句。

〔4〕重（chóng）衾：多条被子。

〔5〕沐（mù）：洗发。

【今译】

有人边行走边唱歌，有人在野外啼哭，
两种声音都令我心中伤悲，
远处的灯火夜空的疏星，
渐渐地趋向暗淡低微。
病眼睡不着并非因着守岁，
乡音无人陪伴我苦苦地思归。
盖着几条被子双脚依旧冰冷，
知道冬霜重满是寒气，
刚洗过头发觉得轻松，
却感知鬓发又已变稀。
多谢残灯并不将人嫌弃，
孤舟中整夜里许我相伴相依。

其 二

【题解】

本诗抒发除夜感慨。诗人以直抒胸臆的手法，写出被迫离开朝廷南来已整整三年，很怕终身奔走于道途，而不能践偿其政治抱负。当此除旧布新的节令，他并不感到喜悦，却畏惧又添年齿，这种心情是十分凄苦的。诗中又结合节令风俗表示了想要退隐的意愿。“烟花”二句，以自然界万物复苏的繁丽景象，反衬自己的衰病老迈。篇末虽作宽慰之辞，主旋律仍是自伤老大。全诗辞情哀切，令人叹息。

【原诗】

南来三见岁云徂^{〔1〕}，直恐终身走道涂。老去怕看新历日，退归拟学旧桃符^{〔2〕}。烟花已作青春意^{〔3〕}，霜雪偏寻病客须^{〔4〕}。但把穷愁博长健，不辞最后饮屠苏^{〔5〕}。

注释

〔1〕南来句：苏轼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冬到杭州通判任，至作此诗，已度过三个除夕。岁云徂（cú），谓年岁辞去。云，语助词，无义。徂，往。

〔2〕桃符：相传东海度朔山有大桃树，其下有神荼、郁垒二神，能食百鬼。故俗于农历元旦，用桃木板画二神于其上，悬于门户，以驱鬼避邪。南朝梁宗懔《荆楚岁时记》：“正月一日，……帖画鸡户上，悬苇索于其上，插桃符其旁，百鬼畏之。”五代后蜀始于桃符板上书写联语，其后改书于纸。王安石《元日》诗：“爆竹声中一岁除，春风送暖入屠苏。千门万户曈曈日，总

把新桃换旧符。”

〔3〕烟花：泛指春景，李白《黄鹤楼送孟浩然之广陵》诗：“故人西辞黄鹤楼，烟花三月下扬州。”青春，春季。《楚辞·大招》“青春受谢”，注：“东方春位，其色青也。”

〔4〕霜雪句：诗人自谓须发白如霜雪。

〔5〕不醉句：古俗，正月初一家人先幼后长依次饮屠苏酒，见《荆楚岁时记》。宋洪迈《容斋续笔》卷二“岁旦饮酒”条云：“今人无日饮屠酥（同苏）酒，自小者起，相传已久，然固有来处。后汉李膺、杜密以党人同系狱，值元日，于狱中饮酒，曰：‘正旦从小起（饮）。’《时镜新书》晋董勋云：‘正旦饮酒先从小者，何也？勋曰：‘俗以小者得岁，故先酒贺之，老者失时，故后饮酒。’”白居易《岁假内命酒》诗云：“岁酒先拈辞不得，被君推作少年人。”此句苏轼自谓年老，故云“最后饮屠苏”。屠苏，酒名，也作“酴酥”、“屠酥”。古代风俗于农历正月初一饮屠苏酒。

【今译】

来到江南见旧岁三度辞去，
真怕终身要奔走在道路。
年纪老大怕看新的日历，
辞官归乡准备学写旧的桃符。
自然景物已表露春天的意味，
我这病客的胡须偏被霜雪找寻。
纵使穷愁潦倒但愿赢得此身长健，
不怕轮到我最后一个把屠苏酒饮。

金山梦中作〔1〕

苏 轼

【题解】

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三月，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四月离黄州，五月赴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弟弟苏辙，二人于七月同至金陵（今江苏南京）。此诗作于八月。在金陵期间，诗人拜访了王安石，二人尽弃前嫌，同游蒋山，诗歌唱和，甚是相得。安石劝诗人买田金陵，诗人也“日以求田为事”，打算卜居金陵一带，而不愿去往距京都很近的汝州。这首诗就是有所感而托之以梦，表现他对江东的向往之情。“卧吹箫管到扬州”的潇洒生活情调，与诗人的迁客身份相距太远，真是梦中幻想。纪昀评此诗“一气浑成，自然神到”。

【原诗】

江东贾客木绵裘〔2〕，会散金山月满楼。夜半潮来风又熟〔3〕，卧吹箫管到扬州。

注释

〔1〕金山：山名，在今江苏镇江，详见前《游金山寺》注〔1〕。

〔2〕江东句：《碧溪诗话》卷六：“此诗集中题云《梦中作》。盖坡尝衣此，坐客误云：‘木棉袄俗。’”饮散乃出此诗，且云：‘虽欲俗不可得也。’坐客大惭。”当时士大夫以皮裘为常服，故以木棉裘为俗。此句谓自己的衣着如同商人。江东，自汉至隋唐称自安徽、芜湖以下的长江下游南岸地区为江东。宋太宗至道三年（公元997年）以金陵、太平、宁国、广德为江南东路，以今江西全省为江南西路。贾（gǔ）客，商人。木绵，即指棉花。绵，一作“棉”。

〔3〕风熟：纪昀曰：“今海舶有‘风熟’之语，盖风之初作，转移不定，过一日不转，则方向定，谓之‘风熟’。”

【今译】

我像江东客商穿着棉袍，
正当金山上月光洒满高楼。
夜半潮水涨风向已定，
卧吹箫管顺流直到扬州。

九月二十日微雪，怀子由弟（二首录一）

苏轼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嘉祐七年（公元1062年）凤翔签判任上。诗人与其弟辙感情至深，自幼同窗共学，嘉祐二年为同榜进士。四年，又一起参加秘阁的制科考试，得到仁宗的激赏。后苏轼任命为大理评事签书凤翔判官，苏辙留京侍奉父亲，六年（公元1061年）十一月，送诗人至郑州，相别于郑州西门外。这是他们兄弟首次远别，当时诗人曾于马上赋诗寄其弟说：“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七年重九寄弟诗又云：“忆弟泪如云不散，望乡心与雁南飞”，可见手足情深之至。九月二十日下小雪，诗人又由此兴感，作诗抒怀。诗中描写时方凉秋九月，凤翔已下小雪，如同岁暮。在一片急促的捣衣声中，诗人更感到时日的萧条、寒冷。而官闲昼永，独处深屋，思弟之情只能借酒排遣。因与亲人离别日久，竟使年轻的诗人早生华发。这种种感受写得情深调苦，披露了他寂寞的心境。但尾联忽作转折，诗人因买貂裘而思出塞，显示了报国疆场的愿望。这却并不是偶发奇想，早在诗人的《进策》中，就声明了坚决抵抗敌人侵扰的主张，且提出系统的抗敌方略。凤翔为西北军事重镇，是抗击西夏的前沿阵地。本诗末句“忽思乘传问西琛”句，即借用《左传》典故，表明抗击西夏的决心。他在后来写的《和子由苦寒见寄》一诗中，更直截了当地表示“丈夫重出处，不退要当前……庙谟虽不战，虏意久欺天”，并豪壮地宣言：“何时逐汝去，与虏试周旋。”诗人与其弟是手足而兼知友、同志，本诗尾联不仅申诉了自己的抱负，也是对弟弟的激励。全诗思想境界至此得到了进一步升华。

【原诗】

岐阳九月天微雪^{〔1〕}，已作萧条岁暮心。短日送寒砧杵急^{〔2〕}，冷官无事屋庐深^{〔3〕}。愁肠别后能消酒，白发秋来已上簪。近买貂裘堪

出塞，忽思乘传问西琛^{〔4〕}。

注释

〔1〕岐阳：即指凤翔。

〔2〕砧（zhēn）杵（chǔ）：捣衣石与捶衣的棒槌。此处指捣衣声。

〔3〕冷官：职位不重要、清闲冷落的官。杜甫《醉时歌》有“诸公衮衮登台省，广文先生官独冷”之句，谓郑虔任广文馆博士。旧注说太守陈公弼命苏轼兼府学教授，故用冷官事，误。陈公弼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方接替宋选任凤翔太守，本诗则作于嘉祐七年。

〔4〕忽思句：化用齐桓公伐楚事。《左传·僖公四年》管仲对楚使曰：“尔贡包茅不入（指不纳贡），王祭不共（供），无以缩酒（渗酒），寡人是征（索取）。”此处谓诗人想出使西夏，使其臣服，纳贡于宋王朝。乘（shèng）传，古代驿站用四匹下等马拉的车，此泛指车马。琛（chēn），珍宝，《诗·鲁颂·泂水》：“憬彼淮夷，来献其琛。”

【今译】

凤翔九月里就降下小雪，
老天爷已作出岁暮萧条的光景。
短短的白昼吹送来阵阵寒气，
急促的捣衣声更令人触景伤情，
做着闲官无事可管，
只觉得屋宇深沉寂静。
离别后慰我愁肠惟有多多饮酒，
秋来发簪上已添白发几茎。
最近买了一件貂皮袍子，
穿上它真可以征战去到边境，
忽而又想乘着车马出使，
问一问西夏为什么不把珍宝奉敬。

暴雨初晴楼上晚景^{〔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神宗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杭州通判任上。原诗题为《追和子由去岁试举人所寄诗五首》，副标题作《暴雨初晴楼上晚景》，此篇为五首其二。诗中咏赞了洛阳的地势之胜，并以彩笔绘出想象中雨后初晴，嵩山树色苍翠、北邙夕阳殷红的明丽景色。后二句由北邙想到逝去的历史人物，感叹古来风流人物全都归于沉寂，并赞颂而今有富弼这样的名臣，虽已衰病，仍轩昂如青山。全诗给人以壮阔和超越时空的感觉。

【原诗】

洛邑从来天地中^{〔2〕}，嵩高苍翠北邙红^{〔3〕}。风流耆旧消磨尽^{〔4〕}

，只有青山对病翁^{〔5〕}。

注释

〔1〕此为和韵诗，苏辙原作题为《熙宁壬子（五年）（公元1072年）八月于洛阳妙觉寺考试举人，及还，道出嵩少之间，至许昌，共得大小诗二十六首》，前五首题作《洛阳试院楼上新晴五绝》。五首其二云：“嵩少犹藏薄雾中，前山迤迳夕阳红。高楼一闭三十日，遥忆岩头种药翁。”

〔2〕洛邑句：《史记·周本纪》：“成王在丰，使召公复营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复卜申视，卒营筑，居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贡道里均。’”此用其字面。洛邑，周朝曾以洛阳为都邑，后世因称洛邑。又，洛阳为北宋西都，故称。

〔3〕嵩（sōng）高：中岳嵩山，五岳之一。在河南登封县北。古称外方，又名嵩高，因处四方之中，山形高大，故称。北邙（máng）：山名，在今河南洛阳市东北，一作“北芒”，即“邙山”，亦称芒山、邙山、北山。汉魏以来，王侯公卿贵族的葬地多在此地，后因泛称墓地。

〔4〕风流句：谓历史上与当世的风云人物已死，归于沉寂，亦即苏轼后来所写《念奴娇》词所云“浪淘尽、千古风流人物”之意。当时范仲淹、欧阳修等均已去世。耆（qí）老，特指受人尊重的老者。《礼记·檀公》上：“鲁哀公诘孔丘曰：‘天不遗耆老，莫相予位焉。’”

〔5〕病翁：诗人自注：“谓富（弼）公也。”富弼（公元1004—1083年），字彦国，洛阳人，北宋名臣，曾同范仲淹、杜衍等人于仁宗朝推行“庆历新政”。至和二年（公元1055年）拜相，时称贤相。英宗时封郑国公。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再度拜相，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求退，出判亳州，复以抵制青苗法被劾，求归洛阳养病，不久即致仕。

【今译】

洛邑从来就处在天地之中，
嵩山树色苍翠，北邙夕阳殷红。
风云人物都被无情岁月消磨尽，
只有青山对着衰病而顽强的富公。

有美堂暴雨^{〔1〕}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初秋。整首诗摹写暴雨，先写暴雨未下时忽然雷声震地，堂中游人为四周密布的阴雨所包围。再写风吹暴雨飞江而来的种种情景，气势极其奇伟壮美。诗人以“黑”字形容急风，以“海立”形容山雨欲来之势，给人以惊心动魄而又不失真实的、鲜明强烈的视觉与感觉印象。雨泻水涌，似乎突过江岸，诗人以杯中酒凸出杯面来比喻，即席取譬，精警非凡。诗人又以千杖敲鼓形容雨声，并说雨声是为了唤醒酒醉的李白，让他写出绝妙诗句，这里用古人事又兼以自喻，突出表现了诗人凌云的豪气与不可一世的卓犖才情。全诗

以神来之笔一气贯注，状难状之景如在目前，不愧是传诵名篇。

【原诗】

游人脚底一声雷^{〔2〕}，满座顽云拨不开^{〔3〕}。天外黑风吹海立^{〔4〕}，浙东飞雨过江来^{〔5〕}。十分潏潏金樽凸^{〔6〕}，千杖敲铿羯鼓催^{〔7〕}。唤起谪仙泉洒面^{〔8〕}，倒倾蛟室泻琼瑰^{〔9〕}。

注释

〔1〕有美堂：在杭州吴山最高处。《庚溪诗话》卷上：“嘉祐初（二年，公元1057年）龙图阁直学士、尚书吏部郎中梅挚公议，出守杭州，上（仁宗）特制诗以宠赐之，其首章曰：‘地有吴山美，东南第一州。’梅既到杭，欲侈上之赐，遂建堂山上，名曰‘有美’。欧阳修为记（《有美堂记》）以述之。”

〔2〕游人句：王文诰注引师民瞻曰：“俗说高雷无雨，故雷自地震，即暴雨也。”

〔3〕顽云：浓云。陆龟蒙《苦雨诗》：“顽云猛雨更相欺。”

〔4〕天外句：杜甫《朝献太清宫赋》：“九天之雨下垂，四海之水皆立”，此化用其意。

〔5〕浙东：钱塘江以东。浙，指浙江，即钱塘江。杭州在浙江以西，故云。

〔6〕十分句：谓暴雨如泻，钱塘江水势浩大。时诗人在有美堂宴饮，故以杯中斟满酒凸出杯口比喻江水汹涌，似突过江岸。潏（liàn）潏（yàn），水满溢貌。

〔7〕千杖句：形容雨声急骤。谓暴雨猛下，如同羯（jié）鼓被鼓杖赶着打击。唐南卓《羯鼓录》说打羯鼓“尤宜促曲急破，作战杖连碎之声”。宋璟“尤善羯鼓”，曾“谓上（玄宗）曰：‘头如青山峰，手如白雨点，此即羯鼓之能事也。’”此句反用其喻。千杖，《唐语林》记唐人以打坏鼓杖数目衡量击鼓技艺高下，李龟年答玄宗“臣打五千杖讫”，玄宗说：“我打却三竖柜也。”敲铿，敲击。韩愈《城南联句》：“树啄头敲铿。”羯鼓，古羯族（古匈奴别部，晋时入居羯室，今山西左权县境）乐器，形如漆桶，下以小牙床承之，击用二杖，声音急促高烈。

〔8〕唤起句：《旧唐书·李白传》：“玄宗度曲，欲造乐府新词，亟召白，白已卧于酒肆矣。召入，以水洒面，即令秉笔，顷之成十余章，帝颇嘉之。……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此用其典，且以李白自比。

〔9〕倒倾句：张华《博物志》载，“蛟（qióng）人（人鱼）从水出，寓人家积日，卖绡。将去，从主人索一器，泣而成珠满盘，以与主人。”蛟室，蛟人所居之室，指海。琼瑰（guī），美玉，此处明喻雨，实承上句谓美妙诗文。

【今译】

游人脚下忽听一声惊雷，
满座都包围在分拨不开的浓云里。
天外黑风把海水吹得站立，

越过钱塘江飞来了浙东暴雨。
江水汹涌溢出了堤岸，
仿佛斟满的酒从杯口凸起，
雨声激烈，像羯鼓被一千根鼓槌
不断急促地敲击。
为了唤起谪仙人李白，
用水把他的醉脸洒洗，
雨势如蛟人所居的海洋倒泻，
好让他写出美好动人的诗句。

雪后书北台壁二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九月，苏轼以太常博士、直史馆，权知密州（今山东诸城）军事，十一月到任，此诗作于抵达密州不久。诗中描写黄昏到夜间由雨成雪的天气变化，十分真切细腻。颈联“五更晓色来书幌，半夜寒声落画檐”，写得最有情味，让人想见夜半雪落画檐，五更雪光照映书窗，清寒而幽雅的景象。尾联切题，描述诗人登上北台望马耳山，犹见其双峰突起正如其名的喜悦心情。全诗笔意轻灵。

【原诗】

黄昏犹作雨纤纤^{〔2〕}，夜静无风势转严。但觉衾裯如泼水^{〔3〕}，不知庭院已堆盐^{〔4〕}。五更晓色来书幌^{〔5〕}，半夜寒声落画檐。试扫北台看马耳^{〔6〕}，未随埋没有双尖。

注释

〔1〕北台：台名，在密州北面。

〔2〕纤纤：细微。

〔3〕衾裯（chòu）：泛指被子。

〔4〕堆盐：用典。《晋书·列女传》：“王凝之妻谢氏，字道韞，安西将军奕之女也。……俄而雪骤下，（谢）安曰：‘何所拟也？’安兄子朗曰：‘散盐空中差可拟。’道韞曰：‘未若柳絮因风起。’安大悦。”此以盐喻雪。

〔5〕五更句：《梁溪漫志》卷七“东坡雪诗”条谓：“此所谓‘五更’者，甲夜至戊夜尔，自昏达旦皆若晓色。”聊备一说。书幌（huǎng），犹言书窗。幌，帷幔，窗帘。

〔6〕马耳：山名，在密州西南五十里，与北台相对。《水经注·潍水》：“潍水又东北，涓水注之，出马耳山，山高百丈，上有二石并举，望齐马耳，故世取名焉。”

【今译】

黄昏时还下着霏霏细雨，
夜静无风气候变得森严。
只觉得被底冰凉如同泼水，
不知道庭院白雪已似堆盐。
五更时银光照亮了书窗，
才悟到半夜是寒雪声声落在画檐。
我试扫北台眺望马耳山，
欣喜它没被埋没仍露出两个峰尖。

其 二

【题解】

本诗承接前一首，描写在北台观赏雪景的情形。先写雪后晴日初升，乌鸦在城头翔舞，道路上融化的雪泥已陷没轮的生动景象。颔联为王安石所叹赏，赞其善用事，以道家语写雪天感受。颈联笔意转折，诗人由瑞雪展望来年的丰收，表现了身为父母官对民生的极度关切，真实自然。尾联自伤老病诗才已退，聊以吟诵古人诗篇，一来显示他仕途失意的黯然心情，二则亦为自谦套语。

【原诗】

城头初日始翻鸦，陌上晴泥已没车。冻合玉楼寒起粟，光摇银海眩生花^{〔1〕}。遗蝗入地应千足^{〔2〕}，宿麦连云有几家^{〔3〕}。老病自嗟诗力退^{〔4〕}，空吟冰柱忆刘叉^{〔5〕}。

注释

〔1〕冻合二句：谓因寒冷而缩起肩胛，皮肤上起了鸡皮疙瘩，双眼被满处雪光照得眼花。赵令畤《侯鯖录》卷一载王安石论此诗云：“道家以肋肩为玉楼，以目为银海。”有人以为此二句不过咏屋堆雪似玉楼，地似银海耀花人眼，但若如此解说则“冻合”二字无从索解。寒起粟，一作“寒起栗”。眩生花，一作“眼生花”。

〔2〕遗蝗句：农家语说蝗虫生子遗而入地，雪深一尺则入地一丈，雪越大则入地愈深，故大雪可避免蝗灾。

〔3〕宿麦句：谓雪宜避蝗及小麦生长，为丰年的祥兆。宿麦，隔年才熟的麦。几家，一本作“万家”。

〔4〕诗力：一作“诗律”。

〔5〕刘叉：中唐诗人，河朔（今河北一带）人，曾为韩愈门客。诗风犷放，其《雪车》《冰柱》二诗颇为著名，《冰柱》诗尤为奇谲奔放，寄托深远。

【今译】

城头刚刚升起初晴的太阳，
已看见翔舞着点点乌鸦，
融化的雪泥很深，
陷没了车轮道路又湿又滑。

冰天雪地里我冻得双肩缩紧，
皮肤生出许多鸡皮疙瘩，
四处雪光照映，
耀得人两眼生花。
蝗虫幼子怕会入地千尺，
来年丰收的麦子连接云天该有多少人家？
可叹我又老又病诗才减退，
空自吟诵《冰柱》篇缅怀刘叉。

聚星堂雪^{〔1〕} 并序

苏 轼

【题解】

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八月，苏轼罢去翰林学士承旨兼侍读，出为颍州知州，本诗作于当年十一月。此诗写作缘起诗序中已说得十分详尽。全诗学习欧阳修《雪》诗，咏雪而不使前人用得俗滥的形容词及代字，脱去故常，以生新的画笔采用白描手法，细腻地摹写飞雪的种种姿态、神韵，并着意写出宾客与诗人由雪引发的豪迈的酒意诗情，以及无限喜悦的心情。诗中又描写了宴会散去、诗人归来后，终夜关注下雪的深浅程度，并写他一清早就出外观赏雪景的情景。尽管只不过是一场小雪，由于旱情稍稍得到缓解，忧国爱民的诗人由衷地感到惊喜。篇末正如陈衍所评：“画龙最后点睛，结不落套”，点明本诗的特点是“白战不许持寸铁”，照应诗序所定避俗就新的写作方法。全诗句句关合小雪，体物入微，如“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模糊桧顶独多时，历乱瓦沟才一瞥”等句，与诗人咏杨花词《水龙吟》中的“似花还似飞花”，“萦损柔肠，困酣娇眼，欲开还闭”等句，可以说同样达到了物与神游的境界。

【原诗】

元祐六年十一月一日，祷雨张龙公^{〔2〕}，得小雪，与客会饮聚星堂。忽忆欧阳文忠公作守时，雪中约客赋诗，禁体物语^{〔3〕}，于艰难中特出奇丽，尔来四十余年，莫有继者。仆以老门生继公后，虽不足追配先生，而宾客之美，殆不减当时。公之二子又适在郡^{〔4〕}，故辄举前令，各赋一篇。

窗前暗响鸣枯叶，龙公试手初行雪。映空先集疑有无，作态斜飞正愁绝。众宾起舞风竹乱^{〔5〕}，老守先醉霜松折^{〔6〕}。恨无翠袖点横斜^{〔7〕}，只有微灯照明灭。归来尚喜更鼓永^{〔8〕}，晨起不待铃索掣^{〔9〕}。未嫌长夜作衣棱^{〔10〕}，都怕初阳生眼缬^{〔11〕}。欲浮大白追余赏^{〔12〕}，幸有回飙惊落屑^{〔13〕}。模糊桧顶独多时^{〔14〕}，历乱瓦沟才一瞥^{〔15〕}。汝南先贤有故事^{〔16〕}，醉翁诗话谁续说^{〔17〕}？当时号令君听取，白战不许持寸铁^{〔18〕}。

注释

〔1〕聚星堂：欧阳修任颍州（今安徽阜阳）知州时所建。

〔2〕张龙公：张路斯，颍上人。欧阳修《集古跋尾》卷十《张龙公碑》：“（唐）赵耕撰，云：君讳（名）路斯，颍上百社人也。……景龙中为宣城令……公罢令归，每夕出，自戌至丑归，体常冷且涩。（妻）砥异而询之，公曰：吾龙也。”“余（欧阳修自指）尝以事至百社村，过其祠下……岁时祷雨，屡获其应，汝阴人尤以为神也。”初行雪，一作“行初雪”。

〔3〕禁体物语：欧阳修于仁宗皇祐二年作《雪》诗，题下有云：“在颍州作，玉、月、梨、梅、练、絮、白、舞、鹅、鹤、银等字皆请勿用。”又，欧阳修《六一诗话》云：“国朝浮图（指僧人），以诗名于世者九人，……当时有进士许洞者，善为词章，俊逸之士也。因会诸诗僧分题，出一纸，约曰：‘不得犯此一字。’其字乃山、水、风、云、竹、石、花、草、雪、霜、星、月、禽、鸟之类，于是诸僧皆搁笔。”据此，则此体创自许洞。体物，铺陈描摹事物的形态。

〔4〕公之二子：指欧阳棐，字叔弼；欧阳辩，字季默。

〔5〕风竹乱：形容舞姿。

〔6〕老守：苏轼时为颍州知州，故自谓老守。霜松折，形容醉态。

〔7〕恨无句：谓无歌妓在席前侑酒。翠袖，代指佳人，杜甫《佳人》诗：“天寒翠袖薄。”横斜，指梅，林逋《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

〔8〕更鼓永：指夜深沉。一作“更鼓暗”。

〔9〕铃索掣：宋制，州府衙门有铃阁，吏人掣铃索以报时。

〔10〕作衣棱（léng）：谓衣服上生出折痕。

〔11〕眼缬（xié）：眼花时所见星星点点。

〔12〕浮大白：饮大杯酒。刘向《说苑·善说》：“魏文侯与大夫饮酒，使公乘不仁为觴政，曰：‘饮不酹者，浮以大白。’”大白，大酒杯。

〔13〕回飙（biāo）：旋风。落屑：指雪。

〔14〕模糊：指雪。白居易《雪中即事》诗：“连夜江云黄惨淡，平明山雪白模糊。”桧（guì）：树名。

〔15〕历乱：烂漫，梁简文帝《采桑》诗：“细萍重叠长，新花历乱开。”此指雪花。瓦沟：瓦楞之间的泄水沟。白居易《宿东亭晓兴》诗：“雪依瓦沟白。”一瞥（piē）：一注目间，比喻极短促的时间。

〔16〕汝南句：指诗序中所说欧阳修作《雪》诗禁用体物语事。汝南先贤，指欧阳修，因其曾任颍州知州，晚年复归老于此，故云。颍州为旧汝南之地。

〔17〕醉翁诗话：指《六一诗话》，欧阳修开创《诗话》这一论诗形式的先例。

〔18〕白战：徒手战，比喻不加形容、不用“体物语”的白描手法。白战，一作“百战”。

【今译】

窗前枯叶萧萧作响，
是龙公小试身手降落初雪，
它们在空中映隐聚集，似有若无，
故作姿态斜斜飘飞令人魂消意绝。
宾客欢欣起舞如青竹风中摇曳，
我这老迈的太守先醉，仿佛霜松摧折，

遗憾席前没有佳人装点梅花，
只有微灯照空中小雪忽明忽灭。
饮罢归来高兴夜还深沉，
清早起身等不及吏人把铃索拉扯。
长夜未眠并不怕衣上生褶，
倒怕耀人眼花的朝阳映雪。
想要豪饮乘兴追赏余景，
惊喜旋风还吹落点点未化的雪屑。
桧树顶上多时见模糊的白色，
瓦沟中雪花烂漫才不过一息。
汝南先前的贤士曾经有过旧例，
醉翁诗话如今由谁来继续？
当时约定的规矩请你听取，
徒手战斗不许拿起一寸武器。

江上值雪，效欧阳体，限不以盐、玉、鹤、鹭、絮、蝶、飞舞之类为比，仍不使皓、白、洁、素等字，次子由韵^{〔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仁宗嘉祐四年（公元1059年），跟前一首诗同样以白描手法咏雪。诗中先细致地描绘了诗人江上所见种种景象：江边望去白茫茫无际，青山一夜之间变成了白山；沙岸深雪盈尺而水面却片雪不留；坑谷高陵到处落满白雪。偶尔飘在诗人衣衫的雪花仔细看去是那样巧丽，片片皆似刻镂而成，诗人不禁惊叹造物主神奇地一挥手即白遍九野。诗人继而又从写景转入对雪中人物的描写，他以想象的画笔绘出带酒唱歌的担柴樵子，因见瑞雪而欣喜丰年的天子及朝贺的宰相，以及雪天用功读写的书生、寒夜纺织的贫女、巾帽飘拂如仙的高士、云游的野僧，以及踏雪上朝的官吏，各色人物都以典型的形象与活动呈现于画面，成为诗人所绘雪景最为生动的部分。此中又还表达了他对世间苦乐不均的慨叹和对民生疾苦的关切。诗中最后归结到诗人自身，突出显露他想要在雪中射猎的豪放情志，想象中“敲冰煮鹿”的欢乐场面，令人深深感受到少年诗人的英迈之气。全诗多有佳句，如“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的绝妙形容，“高人着屐踏冰冽，飘拂巾帽真仙姿”的超逸画笔，都给人以难忘的印象。本诗虽为诗人少作，却已充分表现出他驾驭诗歌语言的非凡才力。

【原诗】

缩颈夜眠如冻龟，雪来惟有客先知。江边晓起浩无际，树杪风多寒更吹^{〔2〕}。青山有似少年子，一夕变尽沧浪髭^{〔3〕}。方知阳气在流水^{〔4〕}，沙上盈尺江无渐^{〔5〕}。随风颠倒纷不择^{〔6〕}，下满坑谷高陵危^{〔7〕}。江空野阔落不见，入户但沉轻丝丝。沾裳细看巧刻镂^{〔8〕}，岂有一天工为^{〔9〕}？霍然一麾遍九野^{〔10〕}，吁此权柄谁执持^{〔11〕}？世间苦乐

知有几，今我幸免沾肌肤。山夫只见压樵担〔12〕，岂知带酒飘歌儿。天王临轩喜有麦〔13〕，宰相献寿嘉及时〔14〕。冻吟书生笔欲折，夜织贫女寒无帷〔15〕。高人着屐踏冷冽〔16〕，飘拂巾帽真仙姿。野僧斫路出门去〔17〕，寒液满鼻清淋漓〔18〕。洒袍入袖湿靴底，亦有执板趋阶墀〔19〕。舟中行客何所爱〔20〕？愿得猎骑当风披。草中咻咻有寒兔〔21〕，孤隼下击千夫驰〔22〕。敲冰煮鹿最可乐，我虽不饮强倒卮〔23〕。楚人自古好弋猎〔24〕，谁能往者我愿随。纷纭旋转从满面〔25〕，马上操笔为赋之。

注释

〔1〕值：遇。效欧阳体：参见《聚星堂雪》诗序及注〔3〕。

〔2〕树杪（miǎo）：树梢。

〔3〕沧浪髭（zī）：谓青色胡须。沧浪，水青色。陆机《塘上行》：“发藻玉台下，垂影沧浪泉。”髭，唇上边的胡须。

〔4〕阳气：温暖之气。

〔5〕渐（sī）：河上的流冰，此处暗指雪片。

〔6〕不择：指不择地点。

〔7〕高陵：高的山丘。危，高。

〔8〕巧刻镂（lòu）：一作“苦刻镂”。刻镂，雕刻。

〔9〕天工：造物者，犹“天公”。

〔10〕霍然：迅疾。一麾（huī）：一招手。九野：中央与八方，即九天。

〔11〕吁：叹。

〔12〕山夫：指山中樵夫。樵担：原本作“樵檐”，一本作“樵担”。

〔13〕天王：指天子。临轩：临窗。

〔14〕献寿：泛指献酒祝颂。及时：指雪下得及时。

〔15〕帷：帘幕。

〔16〕屐（jī）：木底鞋，底有二齿，以行泥地。踏冷冽（liè）：指踏雪。冽：寒冷。

〔17〕斫（zhuó）路：开辟道路。

〔18〕寒液：指雪水。

〔19〕执板：即上朝时执手板笏（hù），有事则书于上，以备遗忘。阶墀（chí）：指朝堂。墀，殿上的空地，也指台阶。

〔20〕舟中行客：诗人自指。

〔21〕咻（xǔ）咻：呼吸声。

〔22〕隼（sǔn）：猛禽，鸢鹰类。千夫：犹言千人。

〔23〕强（qiǎng）：勉力。倒卮（zhī）：表示喝干了杯中酒。卮，酒器，容量四升，此泛指酒杯。

〔24〕楚人：泛指南方人。弋（yì）：以绳系箭而射。

〔25〕纷纭旋转：谓雪花飘飞。从，任随。

【今译】

夜晚缩起脖子睡觉好似受冻的乌龟，

雪片飞来惟有我这行人最先感知。
清晨起看江边白茫茫无际，
树梢风大更吹送阵阵寒气。
青山有如少年人，
一夜间变出白色胡子。
才知道阳气是在流水之中，
沙岸积雪盈尺，江上不留半丝。
江面空阔田野广远雪落下难以看见，
吹入门户只觉得轻如绵丝。
细看沾上衣裳的雪花雕刻奇巧，
难道一片片都是天公着意创思？
迅疾地一挥手就飘满九天，
惊叹这权柄到底是谁人把持。
人世间有苦有乐多有差异，
如今我幸免大雪落上皮肤和躯体。
只见山中樵夫带雪的柴担更加沉重，
谁又懂得他含着酒意唱起山歌的乐趣。
天子在窗前为来年小麦丰收欣喜，
宰相献酒祝贺瑞雪下得及时。
冰天里写作诗文的书生笔都冻得要断，
冷夜中纺织的贫女没有帷帘遮护窗子。
高士足登木屐踏着寒冷的雪地，
雪花飘拂巾帽，真有神仙风姿。
野僧扫清道路出门云游，
满鼻清清雪水直往下滴。
洒上衣袍飘入袖中沾湿鞋底，
百官们在雪中拿着手板走上朝堂阶梯。
我这舟中行客喜爱怎样的情景？
但愿得到一匹猎马当风把白雪纷披，
听见寒兔在草中轻轻嘘气，
鹄鹰直下追击，千人跟着奔去。
敲冰煮鹿最快乐，
我虽不善酒也勉力痛饮无惧。
南方人自古就爱好射猎，
谁能前往我愿追随他去，
任从纷飞的雪片扑满脸面，
我要在马上挥笔写下诗句。

大风留金山两日^{〔1〕}

苏 轼

【题解】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诗人赴湖州太守任，四月途经镇江金山，作此诗。前半篇写景，起句突兀，化用佛图澄事，以塔铃自语报告大风消息。接着便以生动的画笔描写疾风吹浪拍打山崖，浪花又从山崖倒射船上轩窗如同飞雨；江

中高大的楼船不敢行走，一叶渔舟却任随风浪掀舞无所畏惧等情景，历历如置人眉睫之间。后半篇以调侃的口吻，说自己本不必忙于奔向湖州，蛟龙掀起怒涛未免无事生非。诗人又以童仆、妻儿的态度作为陪衬，突现他自己随缘自适，一任去留的超脱的人生态度。篇末二句为余笔，写同载的友人僧道潜不以风流为意的宁静心境。

【原诗】

塔上一铃独自语^{〔2〕}：“明日颠风当断渡^{〔3〕}。”朝来白浪打苍崖，倒射轩窗作飞雨。龙骧万斛不敢过^{〔4〕}，渔舟一叶从掀舞。细思城市有底忙^{〔5〕}？却笑蛟龙为谁怒？无事久留童仆怪^{〔6〕}，此风聊得妻孥许^{〔7〕}。潜山道人独何事^{〔8〕}，半夜不眠听粥鼓^{〔9〕}。

注释

〔1〕金山：译见前苏轼《游金山寺》诗注〔1〕。

〔2〕塔上句：《晋书·佛图澄传》：“（石）勒死之年，天静无风，而塔上一铃独鸣。澄谓众曰：‘铃音云：国有大丧，不出今年矣。’既而勒果死。”此处化用其事。

〔3〕颠风：狂风。杜甫《逼侧行赠毕曜》诗：“晓来急雨春风颠。”

〔4〕龙骧（xiāng）：晋龙骧将军王濬受命伐吴，造大船，一船可容二千余人，后因以龙骧称大船。万斛（hú）：形容船容量极大。古时一斛十斗，南宋末改五斗为一斛。

〔5〕渔舟：原本作“鱼艇”，一本作“渔舟”。

〔6〕城市：指前往湖州城。底，什么。

〔7〕怪：责怪。

〔8〕此风：原本作“有风”，一本作“此风”。妻孥（nú）：妻子儿女。

〔9〕潜山道人：即释道潜，本名昙潜，号参寥子，赐号妙总大师。俗姓王，钱塘（今浙江杭州）人。一说姓何，於潜（今浙江临安西南）人。幼即出家为僧，能文章，尤喜为诗。与苏轼、秦观友善，常有唱和。苏轼赴湖州任途中，过高邮时与他相会，并与之同行。

〔10〕半夜：一本作“夜半”。粥鼓：即粥鱼，僧寺于黎明击木招呼众僧食粥，木像鱼形，故称粥鱼。此处泛指木鱼。

【今译】

塔上的一个铃铛在自言自语：

“明天有狂风不能渡过江南去。”

早晨风吹白浪拍击着青色山崖，
又从山崖倒射船窗化作点点飞雨。

高大宽阔的楼船不敢航行，
一叶小小的渔舟却任随风浪翻舞，
细思量奔往湖州又有何事可忙？

倒暗笑蛟龙掀起怒涛为了什么缘故。

无事久留童仆就会责怪，
这场大风使妻儿同意我在此地暂住。

潜山道人独自在做些什么，

半夜不睡静静地倾听寺中的木鱼梆鼓。

题西林壁^{〔1〕}

苏 轼

【题解】

这是一首以写景阐明哲理的诗篇。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苏轼由黄州团练副使量移汝州（治所在今河南临汝），四月离开黄州贬所，前往筠州（今江西高安）看望弟弟子由，并曾畅游庐山，足迹遍及庐山名胜的十之五六，有诗文记游，“最后与总长老同游西林”，作此诗，说：“仆庐山诗尽于此矣。”（《东坡志林》卷一“记庐山游”条）诗人描写了庐山横看、侧观、远近、高低各不相同的特点，并以身在庐山，难以认识庐山真面的现象，阐明要了解事物的全貌、本质，必须入乎其内又出乎其外，才能对事物作总体的宏观把握。而从欣赏自然风光的角度来看，也必须是有了一定的距离感之后，才能真正地挾其精华。本诗还说明了“旁观者清，当局者迷”这样一个浅显的生活道理。由于诗人用以取譬的事物平常而亲切，包蕴的思想理念深刻而浅近，完全摒除了一般说理诗平板枯燥的缺陷，而能够深入人心，成为千古名篇，千古名言。

【原诗】

横看成岭侧成峰^{〔2〕}，远近高低各不同^{〔3〕}。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4〕}。

注释

〔1〕西林：寺名，一名乾明寺，位于庐山七岭之西。宋陈舜俞《庐山记》三：“东林之西百余步，至远公塔；塔西百余步至西林乾明寺。”

〔2〕横看句：冯应榴《苏文公诗合注》卷二十三引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南山宣律师《感通录》云：‘庐山七岭，共会于东，合而成峰。’因知东坡‘横看成岭侧成峰’之句，有自来矣。”

〔3〕远近句：一本作“远近看山各不同”。各不同，原本作“无一同”，一作“无不同”，一作“各不同”，一本作“总不同”。

〔4〕缘：因为。

【今译】

横看是一片平岭，
侧观又成多座尖峰，
从远近高低各个角度看山，
山的模样总是不同。
不能够认识庐山的真实面目，
只因为处身在庐山之中。

百步洪^{〔1〕} 二首并序（录一）

【题解】

此诗系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作于徐州太守任上，是二首中的第一首，赠僧道潜者。诗的前半写景，后半说理。诗人以一支健笔描绘了放舟百步洪种种惊险而鲜见的奇景：长洪跳波、轻舟如梭、水师大叫、野鸭惊飞，轻舟从乱石间一线窄的缝隙中擦过。这一切，如一串电影特写镜头突现在人们眼前。随后四句诗人使用博喻手法，一连以七种妙喻来比方水流湍急、舟行迅疾的情形，发前人所未发，格局开拓，令人耳目一新。诗人继而又描写了舟中人经历险境所产生的惊喜交并的愉悦感。后半篇由百步洪引出对人生哲理的阐发。诗人认为生命固然应顺随自然的运转变化，思想意念却可以超越时空自由驰骋，而不为造物所限。而世事沧桑变幻虽不过一瞬，但如能超脱凡庸，参透名利，就获得如流水一样自如自得的心境，也就获得了彻底的解脱。在这些哲理的阐述中，融会了佛、道思想，显露了诗人能不为外物所役，坦荡豁达的胸怀与超然的品格，给人以启示。且句句与眼前的流水、行舟相关合，非但不使人觉得与前半篇写景脱节，反见其即景兴感思理自然，妙语警世。全诗奇句俊语层见迭出，正如纪昀所评：“语皆奇逸，亦有滩起涡旋之势。”

【原诗】

王定国访余于彭城〔2〕。一日棹小舟〔3〕，与颜长道携盼、英、卿三子游泗水〔4〕，北上圣女山〔5〕，南下百步洪，吹笛饮酒，乘月而归。余时以事不得往，夜着羽衣〔6〕，伫立于黄楼上，相视而笑，以为李太白死，世间无此乐三百余年矣。定国既去，逾月〔7〕，余复与钱塘参寥师〔8〕，放舟洪下。追怀曩游〔9〕，已为陈迹，喟然而叹〔10〕，故作二诗，一以遗参寥〔11〕，一以寄定国，且示颜长道、舒尧文，请同赋云〔12〕。

长洪斗落生跳波〔13〕，轻舟南下如投梭。水师绝叫鳧雁起〔14〕，乱石一线争磋磨。有如兔走鹰隼落，骏马下注千丈坡。断弦离柱箭脱手，飞电过隙珠翻荷〔15〕。四山眩转风惊耳，但见流沫生千涡。险中得乐虽一快，何异水伯夸秋河〔16〕。我生乘化日夜逝〔17〕，坐觉一念逾新罗〔18〕。纷纷争夺醉梦里，岂信荆棘生铜驼〔19〕。觉来俯仰失千劫〔20〕，回视此水殊委蛇〔21〕。君看岸边苍石上〔22〕，古来篙眼如蜂窠〔23〕。但应此心无所住〔24〕，造物虽驶如吾何〔25〕。回船上马各归去，多言饶饶师所呵〔26〕。

注释

〔1〕百步洪：在徐州东南二里，悬流湍急，乱石激涛，蔚为壮观。今已不存。

〔2〕王定国：名巩，大名莘县人，工诗，与苏轼颇有交谊。彭城：即今江苏徐州。

〔3〕棹（zhào）：用如动词，划水行舟。陶渊明《归去来兮辞》：“或命巾车，或棹孤舟。”

〔4〕颜长道：名复，山东人。盼、英、卿：马盼盼、张英英与某卿卿，

均为徐州歌妓。泗（sì）水：即泗河，发源于今山东泗水县陪尾山，因其四源合为一水，故名。流经徐州。

〔5〕圣女山：当在徐州北。

〔6〕羽衣：羽毛编织的衣服，取其神仙飞翔之意。

〔7〕逾（yú）：超过。

〔8〕钱塘参寥师：即僧道潜，参见前《大风留金山二日》诗注〔9〕。时道潜自余杭至徐州探访诗人。

〔9〕曩（nǎng）游：从前的游历。曩，往昔，从前。

〔10〕喟（kuì）然：叹声。《论语·先进》：“夫子喟然叹曰……”

〔11〕遗（wèi）：赠，给予。

〔12〕舒尧文：舒焕，字尧文，时任徐州教授，曾有和诗。

〔13〕斗：即“陡”，突然。跳（tiào）波：翻腾的波浪。隋薛道衡《入郴江》诗：“跳波鸣石碛，溅沫拥沙洲。”

〔14〕凫（fú）雁：野鸭。

〔15〕有如四句：洪迈《容斋随笔·三笔》卷六“韩（愈）苏（轼）文章譬喻”条云：“韩、苏两公为文章，用譬喻处，重复联贯，至有七八转者。韩公《送石洪序》云：‘论人高下，事后当成败，若河决下流东注；若驷马驾轻车就熟路，而王良、造父为之先后也；若烛照数计而龟卜也。’……苏公《百步洪》诗云：‘长洪斗落……有如兔走鹰隼落……飞电过隙珠翻荷’之类是也。”

〔16〕何异句：用《庄子》典。《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为天下之美为尽在己。”何异：一本作“何意”。

〔17〕乘化：一任命运自然的变化，语出陶渊明《归去来兮辞》：“聊乘化以归尽。”《文选五臣注》：“乘化，谓乘其运会。”日夜逝：指时光如水流逝不息，《论语·子罕》：“子在川上曰：‘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

〔18〕坐觉句：谓一念之间，已越过遥远的新罗国。《景德传灯录》卷二十三：“有僧问（从盛禅师）：‘如何是覷面事？’师曰：‘新罗国去也。’”唐宋时新罗，即今朝鲜的一部分。坐，但，只。

〔19〕荆棘埋铜驼：《晋书·索靖传》：“靖有先识远量，知天下将乱，指洛阳宫门铜驼，叹曰：‘会见汝在荆棘中耳！’”比喻世事沧桑巨变。

〔20〕劫：佛家语言天地的形成到毁灭谓之一劫。《法苑珠林·劫量述意》：“夫劫者，盖是纪时之名，犹年号耳。”

〔21〕委蛇（tuó）：此处谓从容自得的样子。原本作“委佗”，一本作“委蛇”。

〔22〕君看：一作“坐看”。

〔23〕窠（ké）：巢。

〔24〕但应句：《金刚经》：“应无所住而生其心”，此用其意。住，住着，佛家语，执著之意。

〔25〕造物：指自然。如吾何：一作“如余何”。

〔26〕诮（náo）诮：争论不休，啰嗦。师，指参寥师。呵（kē）：大声喝斥。

【今译】

长洪陡然下落，
湍急的水流翻腾着涛波，
南去的轻舟顺水直下，
宛如投出的小小织梭。
船夫尖声呼叫，野鸭四散惊飞，
一线窄缝中，小舟擦着乱石争先驶过。
迅急的水流像是狡兔奔跑，
像是鸱鹰从高空直落，
又像骏马腾跃
来自那千丈高坡。
水中小舟像琴弦忽地崩离弦柱
又像羽箭从手中飞快射出，
像电光从缝隙中一闪而过，
又像荷叶上一下翻落的露颗。
四面青山都在旋转令人眼花，
惊风从耳边嗖嗖地掠过，
又见水中飞沫流转，
形成千百个小小漩涡。
得到这种冒险的乐趣固然很有快感，
但也跟河伯自夸秋水差太多。
我此生命运任随自然流转，
世间万事也如日夜逝去的水波，
却感到意念可以在一瞬间
自由地越过遥远的国度新罗。
人们纷纷你争我夺，
全都在醉中梦里何尝醒过，
哪儿肯相信荆棘丛中
会埋没曾在宫门站立的铜驼。
觉悟后俯仰之间已失去太多岁月，
回望百步洪却始终宛曲从容地流着。
请看岸边青苍的岩石，
古来留下的篙眼多如蜂窝，
只要此心不去把外物苦苦追索，
时光流逝洪涛汹涌也对我无可奈何。
我们还是回船上马各自归去，
怕被参寥师斥责人过于啰嗦。

夜泛西湖

苏 轼

【题解】

此诗题共作五首，本篇为五首其四。写于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七月上旬，时诗人在杭州通判任上。前两句描写菰蒲无边、湖水茫茫、荷花夜放、风露含香的湖上风光。第三句写远处寺院灯火渐明的情景，显示了时间的推移，又引发人悠远的想象。末句“更待月黑看湖光”句，陈衍评曰：“未有人说过”，它既

体现诗人不同凡俗的审美眼光，也写出了“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次韵答马忠玉》），其美无所不在的多姿多态，以及诗人对西湖的极度喜爱。全诗扣紧“夜泛”的题旨，绘出一幅幅饱含诗意而韵味不同的清丽宁静的西湖图景。

【原诗】

菰蒲无边水茫茫^{〔1〕}，荷花夜开风露香。渐见灯明出远寺，更待月黑看湖光^{〔2〕}。

注释

〔1〕菰（gū）：植物名，同“菰”，亦名“蒋”。俗称茭白，生于河边、陂泽，可作蔬菜。其实如米，称雕胡米，可作饭。蒲：菖蒲，草名，生于水边。

〔2〕月黑：指月落天黑。

【今译】

两岸菰蒲茂密望不到边际，
湖上茫茫绿水荡漾，
荷花在夜晚静静开放，
风露中满含细细幽香。
远处的寺院灯火，
越来越显得明亮，
我还要等待月落天黑，
欣赏这万顷闪耀的湖光。

轼在颍州与赵德麟同治西湖^{〔1〕}，未成，改扬州。三月十六日湖成，德麟有诗见怀，次韵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哲宗元祐七年（公元1092年）扬州知州任上。苏轼一向重视兴修水利，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出为杭州知州，他疏浚了被水草淤塞了很大面积的西湖，为此上《乞开杭州西湖状》，对“水浅葑横，如云翳空，倏忽便满，更二十年，无西湖矣”的情形深感忧虑。他说“杭州之有西湖，如人之有眉目”，“使杭无西湖，如人去其眉目，岂复为人乎？”苏轼强调了西湖淤废对国计民生的种种不利。他亲自领导、参与了疏浚西湖的工程，湖上挖出的淤泥筑成了长堤，上植芙蓉杨柳，又架筑了六桥，使西湖面目一新。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诗人调知颍州，又与赵令畤一起疏浚颍州西湖，次年，工程未毕，诗人改知扬州，赵寄来诗歌告知工程已毕，苏轼便以欢欣的心情写此诗作答。诗的开头用道、佛两家思想观点，将杭州西湖与颍州西湖作等量齐观，出语奇崛，将深奥的哲理运于景物，表现了诗人机敏的谈锋与其能够包容万象的开阔胸襟，表现了他对祖国山山水水一视同仁的热爱。诗中追忆了当初治理杭州西湖，把西湖点化为人间仙境、游览

胜地的情景。接着又描写了与赵令時同治颍州西湖，使之一改旧观，工程未毕诗人移知扬州，却一心只系念颍州西湖的情形，以及得知颍州西湖已由友人主持完成的欣喜和向往。篇末四句对扬州水利弛废表示不满。本诗自注云“德麟（赵令時字）见约来扬寄居，亦有意求杭倅（cui副职）”，因此说“明年诗客来吊古，伴我霜夜号秋虫”，可见扬州百废待兴的状况。全诗多用前人诗句、典故，使语言的涵盖面大大扩展，生动而富有趣味。诗人曾自言其文：“在平地则滔滔汨汨，虽一日千里无难；及其与山石曲折，随物赋形，不可知也，所可知者，常行于所当行，止于所不可不止。”（《文说》）其诗亦然，笔力纵肆，无施不可，于此篇可见一斑。

【原诗】

太山秋毫两无穷^{〔2〕}，巨细本出相形中。大千起灭一尘里^{〔3〕}，未觉杭颖谁雌雄^{〔4〕}。我在钱塘拓湖渌^{〔5〕}，大堤士女争昌丰^{〔6〕}。六桥横绝天汉上^{〔7〕}，北山始与南屏通^{〔8〕}。忽惊二十五万丈，老葑席卷苍云空^{〔9〕}。揭来颍尾弄秋色^{〔10〕}，一水萦带昭灵宫^{〔11〕}。坐思吴越不可到^{〔12〕}，借君月斧修朣朣^{〔13〕}。二十四桥亦何有^{〔14〕}？换此十顷玻璃风^{〔15〕}。雷塘水干禾黍满^{〔16〕}，宝钗耕出余鸾龙^{〔17〕}。明年诗客来吊古，伴我霜夜号秋虫^{〔18〕}。

注释

〔1〕赵德麟：名令時，诗人，词家，苏轼好友，苏知颍州时赵任通判。详见前《泛颍》诗注。

〔2〕太山（泰山）句：《庄子·齐物论》：“天下莫大于秋毫之末，而太山为小。”秋毫，鸟兽之毛，至秋更生，细而未锐，谓之秋毫，常以之喻事物之微细者。

〔3〕大千句：《法华经》：“譬如有经卷书写：三大千世界事全在微尘中，时有智人破微尘出此经卷。”并说每一大千世界历劫则碎为一微尘。大千，大千世界，佛教语，谓以须弥山为中心，以铁围山为外郭，是一小世界；一千小世界合起来就是小千世界；一千个小千世界合起来就是中千世界；一千个中千世界合起来就是大千世界，总称三大千世界，指广大无边的世界。一尘，一粒微尘，佛家比喻极小的量。

〔4〕杭颖：指杭州西湖与颍州西湖。雌雄：喻胜负、高下。

〔5〕我在句：言诗人知杭州时疏浚西湖事，参见【题解】。渌（lù），清澈。

〔6〕大堤句：乐府《大堤曲》：“朝发襄阳城，暮至大堤宿。大堤诸女儿，花艳惊郎目。”《诗·郑风·丰》：“子之丰兮，俟我乎巷兮”，“子之昌兮，俟我乎堂兮。”大兮大堤，指西湖挖出淤泥所筑之十里长堤，人称“苏公堤”或“苏堤”。昌，健壮美好貌。丰，丰满，漂亮。

〔7〕六桥：指苏轼主持架筑的映波、锁澜、望山、压堤、东浦、跨虹六桥。天汉：天河，此处比喻西湖。

〔8〕北山、南屏：为西湖北与西湖南两座山名。

〔9〕忽惊二句：苏轼《乞开杭州西湖状》云，西湖“自国初以来，稍废不治，水涸草生，渐成葑田。……辄已差官打量湖上葑田，计二十五万余丈。……”诗人疏浚了“如云翳空”的杂草丛生、淤塞过半的西湖，故云。葑

(fēng)，菰根，即茭白根，此处泛指水草。

〔10〕揭(jiē)来：犹尔来。颍尾：指颍州西湖，因其在颍水下游，故云。弄秋色：诗人于元祐六年秋至颍州，故云。

〔11〕昭灵宫：祀张路斯张龙公的庙。张路斯，参见前《聚星堂雪》注〔2〕，神宗熙宁间诏封张路斯为昭灵侯。

〔12〕坐：因。吴越：指杭州。

〔13〕借君句：用修月典故借指修治颍州西湖。月斧，段成式《酉阳杂俎》载：“太和中郑仁本表弟，……见一人布衣甚洁白，枕一襆物，方眠熟，即呼之。……问其所自。其人笑曰：‘君知月乃七宝合成乎？月势如丸，其影日烁其凸处也。常有八千二万户修，予即一数。’因开襆，有斤（斧）凿数事。”臃肿，似明不明貌。潘岳《秋兴赋》：“月臃(tóng)朜(lóng)以含光兮”，此以月不明比喻湖水不清澈。

〔14〕二十四桥：有二说，沈括《梦溪笔谈·补笔谈》卷三云：“扬州在唐时最为富盛，……可纪者有二十四桥。”注明“今存”者只有六桥及一处“新桥”。二，《扬州画舫录》卷二十五谓二十四桥“即吴家砖桥，一名红药桥。……《扬州鼓吹词·序》云：‘是桥因古之二十四美人吹箫于此，故名。’”杜牧《寄扬州韩绰判官》诗：“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

〔15〕十顷玻璃：指颍州四湖。玻璃：古时指天然水晶石，此处比喻湖水清澈。

〔16〕雷塘句：意谓隋唐时清澈的雷塘已湮废，变为民田。雷塘，一名雷陂，在今江苏扬州东北江都，隋炀帝生前常携宫人来此游玩。唐高祖武德五年（公元622年）改葬炀帝于雷塘南平冈上。

〔17〕宝钗句：谓雷塘水枯成田，耕出前朝宫妃残缺的首饰。《拾遗记》云，魏文帝纳薛灵芸时，“外国献火珠龙鸾之钗。”此借指宫妃首饰。

〔18〕明年二句：参见本诗【题解】。

【今译】

泰山与秋毫全都没有穷尽，
大和小原本出自相比之中。
大千世界生成毁灭不过在一粒微尘里，
杭州颍州两个西湖看不出有什么雌雄。
我在钱塘时开拓西湖使水澄清，
十里长堤游乐的男女争比美好风度与面容。
六桥横跨湖面如同越过天河，
北山和南屏山这才开始畅通。
人们惊讶二十五万丈宽的葑田，
本像满天乌云，忽地被席卷一空。
前些时在颍州西湖欣赏秋色，
颍水如一条绿带萦绕着昭灵宫。
因为思念杭州却不可能再到，
要借你的月斧使颍州西湖修成清澈面容。
著名的二十四桥我并不羡慕，
平白换走了颍州十顷湖上的绿水清风。
雪塘水已干涸长满了禾黍，
种田人耕出前朝宫人发钗上的鸾龙。

明年你这诗客前来扬州凭吊古迹，
将伴我在凉夜里叹息如同秋虫。

舟中夜起

苏轼

【题解】

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诗人由徐州知州移为湖州知州，途中作此诗。本诗描写舟中夜起所见情景与所生感慨。首二句写诗人在舟中听风吹菰蒲萧萧作响，以为下起了雨，开门却只见满湖月色，四周一片静寂。“舟人水鸟两同梦”句，既是写实，又化用庄子梦蝶故事，绘出人鸟相忘于江湖、同为一梦的浪漫景象，极富意趣。诗中又突出描写“大鱼惊鼯如奔狐”的生动情景，并由此引发“夜深人物不相管，我独形影相嬉娱”的感慨。诗人自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出为地方官，将近十年辗转州郡，年轻时“致君尧舜”的政治理想终成一梦，在夜静更阑、只身独处、沉思冥想的时候，种种感触不禁油然而生。但他生性旷达，又深受老庄思想影响，所以善处逆境。又由于他热爱生活、热爱自然，总能从生活中发现美、感受美。“此生忽忽忧患里，清境过眼能须臾”二句，既有对人生不如意的慨叹，更有对美好事物、景物的珍惜。本诗不仅如陈衍所说写“水宿风景如画”，并能将细致幽微处描绘入神，从诗情画意中，还可窥见诗人极其丰富的、矛盾的内心世界。

【原诗】

微风萧萧吹菰蒲^{〔1〕}，开门看雨月满湖。舟人水鸟两同梦^{〔2〕}，大鱼惊鼯如奔狐。夜深人物两不管，我独形影相嬉娱^{〔3〕}。暗潮生渚吊寒蛩，落月挂柳看悬蛛^{〔4〕}。此生忽忽忧患里^{〔5〕}，清境过眼能须臾^{〔6〕}。鸡鸣钟动百鸟散，船头击鼓还相呼。

注释

〔1〕菰蒲：泛指芦苇、水草之类。

〔2〕舟人句：《庄子·齐物论》：“昔者庄周梦为胡蝶，栩栩然胡蝶也。自喻适志与？不知周与。俄然觉，则蘧蘧然周也。不知周之梦为胡蝶与？胡蝶之梦为周也？”此处化用其意。

〔3〕我独句：李密《陈情表》：“茕茕子立，形影相弔”，此暗用其意，表示孤独。

〔4〕悬蛛：一作“悬珠”。

〔5〕忽忽：倏忽，形容时间过得很快。

〔6〕清境句：苏轼诗中常发人生苦短、好景不常的感慨，如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所作《东栏梨花》诗云：“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须臾（yú），一会儿，片刻。

【今译】

微风吹动菰蒲萧萧作响，

开门看看可是下雨，却见月色满湖。
船夫和水鸟相忘江湖同作一梦，
大鱼忽而惊窜如狂奔的野狐。
夜深沉人与物自由自在各不相管，
只有我形影互娱闲暇而孤独。
暗潮上升洲渚逗出了避寒的蚯蚓，
落月挂在柳梢看得见悬网的蜘蛛。
此生短促匆忙还总是处身忧患，
清美的情景能有多少在眼前留驻？
听鸡鸣钟响百鸟飞散，
船头上水夫击鼓开船在向我招呼。

六月二十七日望湖楼醉书五绝^{〔1〕}（录二）

苏 轼

其 一

【题解】

这一组诗作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杭州通判任上。诗人热爱杭州这一“山水窟”，曾有终老于此的打算。公务之余，他时常徜徉山水，尽享西湖的佳丽风光。本诗从泛舟的诗人的视角，绘出“放生鱼鳖逐人来，无主荷花到处开”的无拘无束的湖上美景，见出大自然的慷慨赐与。后二句描写诗人躺在随波上下的船上，看山忽低忽昂，而随风飘移的轻舟又似与天上明月一同流转的生动情景。全诗语言流丽自然，表现了诗人身心融于自然美的那种潇洒出尘的风致。

【原诗】

放生鱼鳖逐人来^{〔2〕}，无主荷花到处开。水枕能令山俯仰^{〔3〕}，风船解与月徘徊^{〔4〕}。

注释

〔1〕望湖楼：五代时吴越王钱俶所建，在杭州西湖边昭庆寺前。又名看经楼、先德楼。

〔2〕放生鱼鳖：宋真宗天禧四年（公元1020年），太子太保判杭州王钦若曾奏请以西湖为放生池，禁捕鱼类，为皇上祈福。后沈遘在仁宗朝任知州时，亦曾禁捕西湖鱼鳖。

〔3〕水枕句：苏轼《出颍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诗云：“青山久与船低昂”，《李思训画长江绝岛》诗云：“孤山久与船低昂”等，与此句意同。水枕：指铺在船上的枕头。

〔4〕风船：原本作“风舡”，据别本改。

【今译】

放生的鱼鳖追逐着湖上游人，
不属于任何人的荷花到处开放。

躺在船上的枕席看两岸青山，
看得见青山跟着水波上下忽低忽昂，
随风飘移的轻舟，
又似乎与天上明月一同徘徊浮荡。

其 二

【题解】

本诗抒诗人由于政治上郁郁不得志，且喜来到山水清嘉的杭州担任闲官，正可陶情山水的心怀。诗人进不能立于朝堂之上，退不愿隐于山林之间，得以在杭尽享优游湖山之乐，这使他受伤的心灵得到了极大的抚慰。篇末“故乡无此好湖山”句，写出了诗人对杭州深深的喜爱。他甚至向友人表示过“平生所乐在吴会，老死欲葬杭与苏”的愿望（《喜刘景文至》），可见这感情的真挚深厚。

【原诗】

未成小隐聊中隐^{〔1〕}，可得长闲胜暂闲。我本无家更安往^{〔2〕}，故乡无此好湖山。

注释

〔1〕未成句：晋王康琚《反招隐》诗云：“小隐隐陵薮，大隐隐朝市。”白居易《中隐》诗云：“大隐入朝市，小隐入丘樊。……不如作中隐，隐在留司官。”此处化用以上句意。未成小隐，苏轼在赴杭州通判任途中所作《游金山寺》诗曾说：“江山如此不归山，江神见怪警我顽。我谢江神岂得已，有田不归如江水”等句，可作注脚。

〔2〕无家：谓不能返回故里而到处游宦，故云“无家”。

【今译】

没能小隐隐居山林，
暂且隐于闲官做个中隐，
这样就可以得到长久的闲暇，
远胜过一时的闲暇清静。
我本无家游宦四方还能去往何处？
故乡没有此地清嘉的湖山美景。

望海楼晚景五绝^{〔1〕}（录一）

苏 轼

【题解】

这一组诗于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秋在试院作。诗人《答范梦得书》云：“某旬日来，被差本州监试，得闲二十余日，在中和堂望海楼闲坐，渐觉快适，有诗数首寄去，以发一笑。”全诗扣紧“晚景”二字，先写远望所见：层层宝塔耸立青山，苍翠的山林似被隔断。再写身在高处，可听到对岸人家的呼唤声，显示出黄昏的分外寂静。后二句点明时令，并调侃地说“江上晚来秋风急”，是为了

将悦耳的钟鼓声远送到西兴浦口。全诗格调明快，表露了诗人盎然的生活情趣。

【原诗】

青山断处塔层层^{〔2〕}，隔岸人家唤欲应。江上晚来秋风急^{〔3〕}，为传钟鼓到西兴^{〔4〕}。

注释

〔1〕望海楼：在杭州西湖凤凰山腰，能观钱塘江潮。

〔2〕青山句：欧阳修《玉楼春》词“杏花红处青山缺”，此用意略近。

〔3〕江：指钱塘江。

〔4〕西兴：渡口名。在钱塘江南，今杭州对岸，萧山县治之西。本名固陵，相传春秋时越范蠡于此筑城。六朝时为西陵戍，五代吴越改名西兴。

【今译】

远处苍翠的山林忽然隔断，
显露出高高宝塔一层又一层，
黄昏的寂静中似乎可以回答
那对岸人家的呼唤声。
江上晚来秋风紧急，
为把悦耳的钟鼓传送到西兴。

九日黄楼作^{〔1〕}

苏 轼

【题解】

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苏轼到徐州知州任，七月十七日，黄河在澶州（治所在今河南清丰西）曹村埽决口，淹四十五县，坏田三十万顷。八月二十一日，洪水汇至徐州城下，水深近三丈。苏轼坚决表示要与徐州共存亡，他亲自组织军民抗洪，自己住在城上，“过家不入”。经一个多月的抢险救灾，又开凿清冷口，将积水引入黄河故道，到十月，险情排除。诗人保住了一城生命财产的安全。为了防止水患再度侵袭，诗人请求朝廷同意他增筑徐州城堤，功成，他在东门上建造了一座黄楼。次年，即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重阳节，诗人宴宾客于黄楼，写下此诗。全诗以大开大合之笔，追述了去年重阳洪水泛滥，诗人和百姓们一道忙于抢险救灾，根本不可能顾及过节之事和洪水退去，黄楼落成的情景，并突出点明历尽艰险后的今年重阳，诗人所感到的有如获得第二次生命般的极度欢欣。后半篇又以生动的画笔描绘了当前重阳日阴晴变化的种种景观，并展示了酒宴上豪英众多，歌舞不辍的热闹场面，且写出诗人殷勤待客的深情厚意。全诗雄健爽朗，跳荡奔放，杂以戏谑、调侃，很能从中看到诗人的真性情。

【原诗】

去年重阳不可说，南城夜半千沓发^{〔2〕}。水穿城下作雷鸣，泥满城头飞雨滑。黄花白酒无人问^{〔3〕}，日暮归来洗靴袜。岂知还复有今

年，把盏对花容一呷^{〔4〕}。莫嫌酒薄红粉陋^{〔5〕}，终胜泥中千柄锺^{〔6〕}。黄楼新成壁未干，青荷已落霜初杀^{〔7〕}。朝来白雾细如雨^{〔8〕}，南山不见千寻刹^{〔9〕}。楼前便作海茫茫，楼下空闻橹鸦轧^{〔10〕}。薄寒中人老可畏^{〔11〕}，热酒浇肠气先压。烟销日出见渔村，远山鳞鳞山髻髻^{〔12〕}。诗人猛士杂龙虎，楚舞吴歌乱鹅鸭^{〔14〕}。一杯相属君勿辞，此境何殊泛清霄^{〔15〕}。

注释

〔1〕黄楼：秦观《黄楼赋·引》：“太守苏公守彭城之明年（指元丰元年），既治河决之变，民以更生，又因修缮其城，作黄楼于东门之上。以为水受制于土，而土之色黄，故取名焉。”苏轼《答范淳甫》诗：“惟有黄楼临泗水”句自注：“郡有厅事，俗谓之霸王厅，相传不可坐。仆拆之以盖黄楼。”

〔2〕沔（ōu）：水中浮泡。

〔3〕黄花：菊花。

〔4〕呷（xiā）：吸而饮。

〔5〕红粉：指宴会上侑酒的歌女。

〔6〕千柄锺（chā）：一作“事锺锺”。锺，亦作“舂”、“插”，即锹（qiāo）。

〔7〕青荷：一本作“清河”。霜初杀：霜初降。

〔8〕细如雨：一本作“如细雨”。

〔9〕千寻：形容高大，八尺为一寻。刹：佛寺。

〔10〕楼下句：黄楼临泗水，故云。橹（lǔ）：划船的工具。长大而纵者曰橹。鸦轧：器物相挤擦声，此指舟行摇橹声。

〔11〕薄寒中（zhòng）人：谓人中寒气。

〔12〕鳞鳞：明亮貌。髻（yà）髻：齿参差不齐，此处形容山峰参差。

〔13〕诗人句：苏轼自注：“坐客三十余人，多知名之士。”

〔14〕楚舞吴歌：泛指南方歌舞。

〔15〕此境：一本作“此景”。清霄（zàn）：一作“苔（tiáo）霄”。霄，雪溪。东苕溪、西苕溪等水在浙江吴兴汇合后，称雪溪，流入太湖。

【今译】

去年重阳的情形简直难以说尽，
南城半夜里忽然洪水大发。
汹涌的怒涛穿过城下如同雷鸣，
城头浸满泥水，飞雨又急又滑。
应节的黄花白酒无人问津，
日暮归来只顾洗净泥湿的鞋袜。
哪还能想到能有今年的欢乐光景，
举酒对花容人饮酒闲暇。
别嫌酒味薄佳人不够漂亮，
总胜过去年湿泥中千人动锺。
黄楼刚刚建好墙壁还没干透，
绿荷已经凋枯，秋霜初下。
清晨时白雾濛濛有如细雨，

抬头望不见南山上的千寻高刹。
楼前白茫茫一片仿佛海洋，
只听得到楼下摇橹声咿咿呀呀。
年老的我觉得受了寒气，
连忙灌热酒暖肚把寒气来压。
不一会烟雾散朝阳升，望见了渔村，
远水波光闪烁，山峰参差高下。
座间的诗人猛士众英杰有龙有虎，
席前的楚舞吴歌乱纷纷如同鹅鸭。
一杯相敬请不要推辞，
此情此境比得上一同泛舟清雪。

孙莘老求墨妙亭诗^{〔1〕}

苏 轼

【题解】

神宗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苏轼的友人孙觉（字莘老）建亭于吴兴（今浙江湖州）府第中，以收藏古碑刻法帖，命名为“墨妙亭”，同时向苏轼求诗题咏。时诗人任杭州通判，作此诗并亲手书写以赠孙觉。这是一首以议论为诗的代表作品。前半篇评论了历代书法家的成就与特点，并对杜甫“评书贵瘦硬”的看法表示不予认同。诗人认为“短长肥瘦各有态”，主张书法艺术应重视各种不同风格的发扬，表现了他对艺术的真知灼见，以及对艺术广采博收、如百川纳海的阔大胸怀。后半篇对友人的好古博雅极力揄扬，同时点明“墨妙亭”修建的由来与作用，点明友人求诗题咏的主旨。篇末特别发表了人生固然短促，艺术却能永世长存的宝贵见解。陈衍评此诗说“仅有一、二名句”，这看法似乎有些褊狭，本诗的精彩处在于深含文化底蕴，于议论风生中发精辟见解，给后人以无穷启示。

【原诗】

兰亭茧纸入昭陵^{〔2〕}，世间遗迹犹龙腾^{〔3〕}。颜公变法出新意^{〔4〕}，
细筋入骨如秋鹰^{〔5〕}。徐家父子亦秀绝^{〔6〕}，字外出力中藏棱。峯山
传刻典刑在^{〔7〕}，千载笔法留阳冰^{〔8〕}。杜陵评书贵瘦硬^{〔9〕}，此论未
公吾不凭。短长肥瘦各有态，玉环飞燕谁敢憎^{〔10〕}？吴兴太守真好
古，购买断缺挥缣缣^{〔11〕}。龟趺入坐螭隐壁^{〔12〕}，空斋昼静闻登登^{〔13〕}。
奇踪散出走吴越^{〔14〕}，胜事传说夸友朋。书来乞诗要自写，为把栗
尾书溪藤^{〔15〕}。后来视今犹视昔^{〔16〕}，过眼百世如风灯。他年刘郎忆
贺监，还道同时须服膺^{〔17〕}。

注释

〔1〕孙莘老：孙觉（公元1028—1090年），字莘老，高邮（今属江苏）人。仁宗皇祐元年（公元1049年）进士。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召知谏院、审官院。忤王安石，出知广德军。四年，徙知湖州。苏轼好友。墨妙亭：参见本诗【题解】。

〔2〕兰亭句：谓唐太宗最喜爱王羲之的字，以《兰亭集序》真迹作为殉葬品。兰亭，指东晋大书家王羲之《兰亭集序》写本。茧纸，为蚕茧做成、晋代习用的一种纸。昭陵，唐太宗陵墓。

〔3〕世间遗迹：指王羲之的书法遗迹，如《兰亭集序》拓本。唐太宗曾以兰亭拓本分赐贵族、近臣。龙腾：梁武帝评王羲之字云：“如龙跃天门，虎卧凤阁。”

〔4〕颜公：颜真卿，唐代大书家。变法：谓变更书法。颜善正、草书，笔力雄浑沉着，为世所宝，称“颜体”。

〔5〕细筋入骨：谓颜公书法笔力雄健。古人论书法，注重“多骨微肉”，表现笔力，谓之“筋骨”。

〔6〕徐家父子：唐代大书家徐峤之、徐浩父子，浩名尤著。

〔7〕峰（yì）山句：秦始皇二十八年，东巡郡县，曾登峰山刻石纪功，石刻文为李斯所写。峰山，即邹山，在山东邹城市东南。又名邹峰山、邾峰山。典刑：即“典型”。刑，通“型”。

〔8〕阳冰：唐代大书家李阳冰，善小篆，其书专学秦石刻字体。

〔9〕杜陵句：杜甫《李潮八分小篆歌》：“书贵瘦硬方通神。”杜陵，杜甫自称“杜陵野老”。

〔10〕玉环：唐玄宗贵妃杨玉环，体态丰腴。赵飞燕：汉成帝皇后，体纤瘦。

〔11〕断缺：指断碑残石。缣（jiān）缁（zēng）：丝帛之类，此处借指钱财。

〔12〕龟趺（fū）：龟形的碑座。螭（chī）：传说中无角的龙。古代常雕刻其形以为装饰。

〔13〕登登：指拓碑的声音。

〔14〕奇踪句：谓孙觉以拓片遍赠友人。

〔15〕栗尾：笔名，以鼯（yòu）鼠毛所制成的笔，即所谓“狼毫”。溪藤：纸名，以剡（shàn）溪所产古藤制造而成，称剡纸或剡藤。

〔16〕后来句：王羲之《兰亭集序》：“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

〔17〕他年二句：刘禹锡《洛中寺北楼见贺监草书题诗》有“高楼贺监昔曾登，壁上笔踪犹虎腾”句，并说“恨不同时便伏（服）膺（yīng）”。此用其意。刘郎，指唐诗人刘禹锡，他所作两首玄都观诗均自称刘郎。贺监，唐诗人贺知章曾任秘书监，也称贺监。服膺，牢记胸中，衷心信服。《礼·中庸》：“得一善，则拳拳服膺而弗失之矣。”

【今译】

茧纸书写的《兰亭集序》真迹已埋入昭陵，

人间还遗留下王羲之龙腾虎跃的字形。

颜真卿公改变书法创造新意，

字体筋骨强健如秋日雄鹰。

徐峤之父子的书法也极其清秀，

锋芒不露笔势却苍劲雄浑。

峰山上的石刻文垂示了典范，

千载书法传承者是李氏阳冰。

杜甫评论书法特别看重瘦硬，

这样的观点我不能够听凭。

书法无论短长肥瘦各有姿态，
玉环肥飞燕瘦能说哪个不美丽绝伦！
湖州太守真是好古博雅，
不惜花费金钱求购断石残碑刻文。
亭中有龟形碑座，壁上镶嵌着螭龙雕刻，
白昼静书斋空，只听拓碑声响登登。
你把奇妙的拓片赠给友人走遍吴越，
风雅事在朋友间夸奖谈论。
写信来求诗要我亲自书写，
于是我手执狼毫写在了名纸剡藤。
后来人看待今天正像今人回顾往昔，
过眼的百世光景不过是风中之灯。
将来人们也会像当年的刘郎怀念贺监，
遗憾没和我们坐在同时好表示内心崇敬。

待月台^{〔1〕}

苏轼

【题解】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苏轼于密州任上，作《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本诗为第十首。熙宁八年苏轼的从表兄兼好友文同（字与可）知洋州（治所在今陕西洋县），曾寄诗人《洋州园池三十首》，诗人一一依题和之。孔子曾说“知（智）者乐（yào）水，仁者乐山”（《论语·雍也》），说明对自然景物的偏爱，有着人格认同的内涵。苏轼不仅爱山爱水，还和李白一样特别喜爱明月，写过许多咏赞明月的诗文、词章。本诗首句把皓洁的明月视为清超绝俗的“高人”——文与可和诗人的同类、知己，即是品格的认同。次句写出娟娟初月和人的亲近，使首句具象化。后二句写出月满即是月缺的前奏，一方面说明“月有阴晴圆缺”的自然常理，并表示怅惋之情，同时也含有“满招损”的政治失意之叹。而这层意思，却只从清丽的画笔下隐隐传出。全诗将咏物、抒情、寄慨融合无间，意味清永。诗中点化前人诗句而浑然无迹。

【原诗】

月与高人本有期，挂檐低户映蛾眉^{〔2〕}。只从昨夜十分满，渐觉冰轮出海迟^{〔3〕}。

注释

〔1〕待月台：文同原诗云：“城端筑层台，木杪转深路。常此候明月，上到天心去。”

〔2〕蛾眉：以美人弯眉喻初月。南朝宋鲍照《玩月城西门廨中》诗：“未映东北堦，娟娟似蛾眉。”

〔3〕只从二句：唐朱庆余《十六夜月》诗：“昨夜忽已过，冰轮始觉亏。”此化用其意。冰轮，指明月。

【今译】

皓洁明媚的月亮，
本来和清超的高人素有期约，
特地挂上屋檐将清光低映门户
就是那蛾眉一样美丽的弯月。
只因为昨晚已到十分圆满，
清寒的明月今夜出海稍迟，又渐渐损缺。

溪光亭^{〔1〕}

苏 轼

【题解】

此篇是《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的第十八首。这首诗正如诗中所说：“溪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赞美文同将无形、无情的溪光，描绘得灵动而富有情思。

【原诗】

决去湖波尚有情^{〔2〕}，却随初日动檐楹^{〔3〕}。溪光自古无人画，凭仗新诗与写成。

注释

〔1〕文同《溪光亭》原诗五言四句：“横湖决余波，泐泐泻寒溜。日影上高林，清光动窗牖。”

〔2〕决去：辞别离去。

〔3〕楹（yíng）：厅堂的前柱。

【今译】

溪水告别了江湖远离，
依然怀带着一份依恋的感情，
又跟随初升的朝阳，
在屋檐和厅柱间流动波光盈盈。
溪光自古以来无人描画，
凭仗你的新诗将它画成。

筧簞谷^{〔1〕}

苏 轼

【题解】

本篇为《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的第二十四首。苏轼《文与可画筧簞谷偃竹记》云：“筧簞谷在洋州，与可尝令予作洋州三十咏，筧簞谷其一也。予诗

云：‘汉川修竹……’与可是日与其妻游谷中，烧笋晚食，发函得诗，失笑，喷饭满案。”由此诗可知表兄弟之间情谊之深厚，亦可见苏轼“嘻笑怒骂皆成文章”的绝妙才情。而未句“渭滨千亩在胸中”句，不仅就清廉的文同只是食笋而言，也借以赞美文同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熟烂于心，所以能绘出竹的气势、神韵。全诗笔调轻快，富有内涵。

【原诗】

汉川修竹贱如蓬^{〔2〕}，斤斧何曾赦箨龙^{〔3〕}？料得清贫馋太守，渭滨千亩在胸中^{〔4〕}。

注释

〔1〕文同《筧(yún)箨(dāng)谷》原诗五言四句：“千舆翠羽盖，万铤绿沈枪。定有葛陂种，不知何处藏。”筧筧谷：在洋县城西北十里，文同知洋州时，曾在谷中筑披云亭，经常往游其间。筧筧，一种高大的竹子，皮薄，节长而竿高。汉杨孚《异物志》：“筧筧生水边，长数丈，围一尺六寸，一节相去六七尺，或相去一丈。”

〔2〕汉川：指汉水流域，汉水一称汉江，是长江最大的支流，源出陕西宁强县北蟠冢山。

〔3〕斤斧句：唐卢仝《寄男抱孙》诗云：“万箨(tuò)抱龙儿，攒进溢林蕝……箨龙正称冤，莫杀入汝口。丁宁嘱付汝，汝活箨龙否？”此处化用其意。斤，斧头。箨龙，竹笋的异名。

〔4〕渭滨千亩：指渭水流域千亩修竹。渭滨：原本作“渭川”，一本作“渭滨”。渭，指渭河，黄河主要支流之一，流经陕西省。

【今译】

汉水一带长竹繁茂贱如蓬草，
斧头何曾将鲜嫩的竹笋轻饶？
料想你这个清贫嘴馋的太守，
定把渭滨千亩青竹吞进肚了。

寒芦港^{〔1〕}

苏 轼

【题解】

这是《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的第二十五首。诗中想象寒芦港暮春时节柳絮纷飞、芦笋初生的美好景象，并采用设问的方式，表达了诗人自己对江南风物的深深眷恋。

【原诗】

溶溶晴港漾春晖^{〔2〕}，芦笋生时柳絮飞^{〔3〕}。还有江南风物否？桃花流水鳜鱼肥^{〔4〕}。

注释

〔1〕文同《寒芦港》原诗五言四句：“落月照冰湖，晓气何太爽。两岸雪烟昏，凫鸥出深港。”

〔2〕溶溶：水盛而流动貌。杜牧《阿房宫赋》：“二川溶溶，流入宫墙。”春晖：一作“清晖”。

〔3〕芦笋：芦的嫩芽，形似竹笋而小。

〔4〕桃花句：唐张致和《渔歌子》词：“西塞山前白鹭飞，桃花流水鳊鱼肥。”此用其意。鲇（zī）鱼，鱼名，即鲋鱼，又名鲚鱼、𩚰鱼。《山海经·南山经》：“（浮玉之山）苕水出于其阴，北流注于具区，其中多鲇鱼。”注：“鲇鱼狭薄而长，头大者尺余，太湖中今饶之，一名鲋鱼。”

【今译】

水波盈盈流动的寒芦港，
晴日下摇漾着春天的光辉，
芦笋初生的时候，
柳絮已开始轻轻飘飞。
那地方是否有江南美好的风物？
桃花红流水碧鲋鱼正肥。

南 园^{〔1〕}

苏 轼

【题解】

本篇是《和文与可洋州园池三十首》的第二十九首。前两句暗切文同的知州身份，写春天到来他不去栽种、观赏天桃绿杨，而一心一意努力督促农事，见出他对民生的极度关注。后二句采用联想及比喻等多种修辞手段，画出一幅未来的、诱人的丰收图景。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五评此二句：“如《华严经》举因知果，譬如莲花，方其吐华而果具蕊中。”这种表现手法在苏诗中屡屡可见，陈衍就说：“后二句，即长江绕郭（知鱼美，好山连竹觉笋香）一联作法”，思维极敏捷，联想极美妙，引人遐思。

【原诗】

不种夭桃与绿杨^{〔2〕}，使君应欲候农桑^{〔3〕}。春畦雨过罗纨腻^{〔4〕}，
夏垞风来饼饵香^{〔5〕}。

注释

〔1〕文同《南园》原诗五言四句：“农桑乘晓日，凌乱如碧油。紫椹熟未熟，但闻黄栗留。”

〔2〕夭桃：《诗·周南·桃夭》：“桃之夭夭，灼灼其华。”夭，秾盛貌。

〔3〕使君：汉以后对州郡长官的尊称。候农桑：原本为“作农桑”，一本作“候农桑”。候农桑，指视察农桑之事。候，伺望。

〔4〕春畦二句：王十朋注本卷十引赵次公曰：“此格谓之言山不言山，

言水不言水之格，最为巧妙。”“旧《眉山集》一本云‘桑畴’、‘麦垆’，今云‘春畴’、‘夏垆’。言‘春’则知其为桑，况下又有‘罗纨腻’字；言‘夏’则知其为麦，况下又有‘饼饵香’字乎？……”春畦：原本作“春畴”，一本作“春畦”。罗纨（wán），泛指丝绸绢缎。腻，指细腻柔滑。夏垆，原作“麦垆”，一本作“夏垆”。饼饵（ěr），饼与饵，泛指饼类食物。《急就篇》二：“饼饵麦饭甘豆羹。”注：“漫面而蒸熟之则为饼，……漫米而蒸熟之则为饵。”

【今译】

不种秾丽的桃花和碧绿的杨柳，
使君你只是全心去视察农桑。
春雨降落在种植桑树的田区，
我仿佛已感觉到丝绸的细腻柔爽，
夏风吹过麦地的土壤，
我似乎就闻着面饼的扑鼻芳香。

东栏梨花^{〔1〕}

苏 轼

【题解】

神州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苏轼到徐州任，作《和孔密州五绝》组诗，寄给继任密州知州的孔宗翰，孔所作原诗今已不存。本篇是和诗五首其三。前两句描写了梨花盛开、柳絮纷飞的暮春景色，而诗人惆怅落寞的心情即隐然含于句中。后二句仍扣紧“东栏梨花”的题目，化用前人成句，将对于春光短暂的怅惋，深化为对人生如寄的沉重叹息。诗中以“淡白”、“一株雪”状梨花，得摹写物象之妙。全诗正符合苏轼的审美观念，表现为“寄至味于淡薄”，“癯（瘦）而实腴（肥）”的特点，令人寻绎无尽。洪迈《容斋随笔》卷十五“张文潜（耒）哦苏杜诗”条记张耒：“又好诵东坡《梨花》绝句，所谓‘梨花淡白柳深青……’者，每吟一过，必击节赏叹不能已，文潜盖有省于此云。”可见诗中所含深意和深深的艺术感染力。

【原诗】

梨花淡白柳深青，柳絮飞时花满城^{〔1〕}。惆怅东栏一株雪，人生看得几清明^{〔2〕}！

注释

〔1〕花：指梨花。

〔2〕惆怅二句：杜牧《初冬夜饮》诗云：“砌下梨花一堆雪，明年谁此凭栏杆？”此化用其意，杜牧诗以梨花喻雪，此以雪拟梨花。

【今译】

梨花淡雅洁白，柳叶浓绿成荫，
柳絮纷飞时梨花已开满全城。

对着东栏白雪般的一株梨花，
我油然生出无限惆怅之情，
人生是这样地短暂，
能够欣赏几个美丽的清明？

司马君实独乐园^{〔1〕}

苏 轼

【题解】

此诗于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在徐州作。《渑水燕谈》记：“富韩公（琦）熙宁四年以司空归洛，时年六十八。是年，司马端明（光）不拜枢密副使，求判西台，时年五十三。二公安居冲默，不交世务。”司马光在洛阳尊贤坊北国子监旁故营地买田二十亩，筑园名《独乐园》，表示安分而守己，不敢效君子“所乐必与人共之”。他在洛阳绝口不论政事，专心致力于《资治通鉴》的编撰。苏轼此诗首先描写了独乐园的自然环境与园中景物，并设想园主人饮酒下棋的闲适生活。然后委婉地叙述司马光虽云“独乐”，而实际上洛阳名士定将聚集在他周围，标榜“独乐”，其实内里有许多难言的隐衷，诗人对此表示了深深的理解。诗中又用《庄子·德充符》及老子句意，赞誉司马光才全德充，众望所归，“天下之人冀其复用于朝”（《渑水燕谈录》），他想要逃名避世，怕是难以办到，于理亦不合。篇末几句便以嬉笑戏谑的口吻激励司马光，当以政事为重，不宜一味装聋作哑，表达了他真实地发表政见以及盼其重新入朝执政的殷切希望。由于本诗观点鲜明，议论直率大胆，在后来的《乌台诗案》中，便成为诗人反对新法的罪证之一。

【原诗】

青山在屋上，流水在屋下。中有五亩园，花竹秀而野。花香袭杖履，竹色侵杯斝。樽酒乐余春，棋局消长夏。洛阳古多士，冠盖倾洛社。虽云与众乐，中有独乐者。才全德不形，所贵知我寡。先生独何事，四海望陶冶。儿童诵君实，走卒知司马。持此欲安归？造物不我舍。名声逐我辈，此病天所赒。抚掌笑先生，年来效喑哑。

注释

〔1〕司马君实：司马光字君实，详见前司马光诗附作者小传。独乐园：参见本诗【题解】。独乐，语出《孟子·梁惠王》下：“独乐（yuè）乐，与人乐乐，孰乐？”

〔2〕青山二句：司马光《独乐园记》谓园中有见山台，可望见万安、轩辕、太室诸山。又有读书堂，“堂南有屋一区，引水北流贯宇下。”

〔3〕五亩园：泛指园林，五亩非实指。

〔4〕花竹句：司马光《独乐园》中有“浇花亭”、“种竹斋”，故云。

〔5〕杯斝（jiǎ）：即指酒杯，斝，古代铜制酒器，似爵而较大。

〔6〕尔雅：谓近于雅正。

〔7〕不出：谓不出仕朝廷。熙宁三年（公元1070年）神宗任司马光为

枢密副使，光上疏力辞，请求外任。

〔8〕冠盖：本指官员，此指名流。洛社：白居易晚年退居洛阳，爱香山之胜，与僧满如等结社于此，号称“洛社”，此借指司马光与富弼等人。

〔9〕才全句：《庄子·德充符》：“哀公曰：‘何谓才全？’仲尼曰：‘死生存亡，穷达贫富，贤与不肖、毁誉，饥渴寒暑，是事之变，命（自然）之行也；日夜相代乎前，而知不能规（窥）乎其始者也，故不足以滑和（谐和），不可入于灵府（心）。使之和豫（安适），通而不失于兑（悦），使日夜无郤（隙）而与物为春，是接（接触外物）而生时（顺时）于心者也。是之谓才全。’何谓德不形？”曰：‘平者，水停之盛也。其可以为法也，内保之而不外荡也。德者，成和之修也。德不形者，物不能离也。’”才全，才智完备。德不形，有最高的道德修养而不外露。

〔10〕所贵句：《老子》第七十章：“知我者希（稀），则我者贵。是以圣人被褐怀玉。”此用其意。

〔11〕先生四句：《澠水燕谈录》：“司马文正公以高才全德，大得中外之望。士大夫识与不识，称之曰君实；下至闾阎畎亩，匹夫匹妇，莫不能道司马公。身退十余年，而天下之人日冀其复用于朝。”苏轼《乌台诗案》自言：“此诗言四海望光执政，陶冶天下，以讥见（现）任执政不得其人”；“言儿童走卒皆知其姓字，终当进用……”

〔12〕不我舍：“不舍我”的倒文。

〔13〕赭（zhě）：指赤褐色衣，古代囚徒穿红衣，因亦称罪人为赭衣。此处谓加罪于身。

〔14〕喑（yīn）哑：喻沉默不言。

【今译】

青山环绕在你的屋上，
溪水周流在你的屋基。
中间有五亩园林，
花竹秀美而充满野意。
花香扑上你手杖和鞋履，
竹色沉浸到你酒杯里。
你畅饮美酒度着余春，
悠然的棋局消磨了炎夏。
洛阳自古以来多有名士，
风俗至今还十分尔雅。
先生您闲卧不出，
名流却聚集到您的家。
古人虽说过和众人听乐更加快乐，
而您，却标榜是一个独乐者。
您才智完备德不外露，
珍视的是极少有人了解我。
但又是为了什么您竟使
海内的人都盼望您陶冶天下？
小孩子知道君实的大名，
贩夫走卒也懂得崇敬司马？
背负着这样的盛誉您能逃往何处？

造物者最终不会把我们丢下。
近些年声名追逐着我们，
这罪过是老天爷所加。
我倒真要拍手笑您先生，
连年来沉默不言装聋作哑。

饮湖上初晴后雨

苏 轼

【题解】

这是一首脍炙人口的杰作，写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杭州通判任上。诗中描绘了西湖或晴或雨各极其妙的动人景色，并把西湖比作“淡妆浓抹总相宜”的绝代佳人西施。后来西子、西子湖便成为了西湖的别名。这首诗之所以迥出千古，是因为比喻实在奇妙而贴切，有后人不敢复题之誉。宋人武衍赞叹说：“除却淡妆浓抹句，更将何语比西湖！”（《正月二日泛舟湖上》）清查慎行评曰：“多少西湖诗总被二语扫尽，何处着一毫脂粉颜色！”（《初白庵诗评》）后来周济《介存斋论词杂著》以严（浓）妆、淡妆、粗服乱头的美妇人毛嫱、西施辈，来比喻温庭筠、韦庄、李煜词的不同风采，正是由本诗后二句得到启示，成为了著名的评语。

【原诗】

水光潋滟晴方好^{〔1〕}，山色空濛雨亦奇^{〔2〕}。欲把西湖比西子^{〔3〕}，淡妆浓抹总相宜。

注释

〔1〕潋滟（liàn yàn）：水光闪动貌。

〔2〕空濛：形容雨中雾气迷濛。谢朓《观朝雨》：“空濛如薄雾。”

〔3〕欲把句：苏轼诗中屡屡以西湖比作西子，如《次韵刘景文登介亭》：“西湖真西子，烟树点眉目。”《次前韵答马忠玉》：“只有西湖似西子，故应宛转为君容。”西子，指春秋时越国美女西施。

【今译】

水波闪烁着金色光芒，
晴日的西湖正这样美丽，
忽然间细雨霏霏，
空灵迷濛的山色清秀出奇。
我想把西湖比作绝色的西子，
无论淡妆还是浓妆总一样相宜。

月夜与客饮酒杏花下^{〔1〕}

苏 轼

【题解】

此诗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春在徐州知州任上作。这首诗描绘了春天月夜清美绝俗的景色，以及诗人在杏花下置酒待客的殷切情意，并在“洞箫声断月明中”的良辰美景中，发出惟恐人生好景不常的叹息。全诗表现出一种超越时空的清逸之气，如不食人间烟火人语。诗中不使事用典而自然流美，如“褰衣步月踏花影，炯如流水涵青萍”二句，将月照杏花投影于地的景象，用月华如水，点点花影如水中青萍的另一番美丽景象来比喻，使被喻的主体同比喻的客体，达到了完美无间的和谐统一。《东坡志林·记承天寺夜游》：“……庭中如积水空明，水中藻荇交横，盖竹柏影也”，与本诗“褰衣”二句同妙，证明了诗人体物入微、极善比喻的高超技巧。

【原诗】

杏花飞帘散余春^{〔2〕}，明月入户寻幽人。褰衣步月踏花影^{〔3〕}，炯如流水涵青萍^{〔4〕}。花间置酒清香发，争挽长条落香雪^{〔5〕}。山城酒薄不堪饮，劝君且吸杯中月。洞箫声断月明中，惟忧月落酒杯空^{〔6〕}。明朝卷地春风恶，但见绿叶栖残红。

注释

〔1〕《东坡志林》卷一“黄州忆王子立”条云：“仆在徐州，王子立、子敏（王适、王适兄弟）皆馆于官舍，而蜀人张师厚来过，二王方年少，吹洞箫饮酒杏花下。”诗题一本无“酒”字。

〔2〕散余春：一作“报余春”。

〔3〕褰（qiān）衣：用手提（撩）起长袍。

〔4〕炯（jiǒng）：光明貌。

〔5〕香雪：指杏花片。

〔6〕惟忧句：化用李白《将进酒》“莫使金樽空对月”句意。

【今译】

杏花飞扑帘幕散播着最后的春光，
明月进入门户寻找我这幽居的人。
提起衣袍在月下漫步踏着摇曳花影，
月华如水，点点花影有如水中飘浮的青萍。
在花下安排酒席杏花清香流溢，
客人争攀枝条花片如纷纷香雪，
山城酒薄喝起来没有味道，
劝各位不如吸取映入杯中的明月。
清越的洞箫声在这月明之夜吹断，
我只愁明月落下，酒杯空空，
明朝可恶的春风卷地刮起，
就只见绿叶丛中栖息着点点残红。

书丹元子所示《李太白真》^{〔1〕}

【题解】

本诗作于哲宗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时诗人罢礼部尚书任，以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充河北西路安抚使兼马步军都总管，知定州（今河北定县）军州事。此年九月高太后死，哲宗亲政，重新起用新党人物，贬斥元祐诸臣，苏轼被命知定州，告别弟辙时诗人曾感伤地说：“今年中山（指古中山国即定州）去，白首归无期。”（《东府雨中别子由》）诗人离京赴任本当上殿面辞，哲宗却拒绝召见。政治生涯中的大起大落、忽起忽落，使苏轼在看到丹元子出示的李白画像时，产生了异代知己的亲切感，因而作此诗赞颂李白，并借以自明心志。诗中赞颂了李白不同凡响的器质、与杜甫的深挚友谊和名垂千古的艺术成就；赞颂了李白不受名利羁绊，“西望太白横峨嵋，眼高四海空无人”的傲岸清介、不可一世的精神面貌。更称扬他能慧眼识拔英雄于危难之中，以及视权贵如粪土的高尚品格。诗中李白的形象，也正是苏轼的自我写照。

【原诗】

天人几何同一沕^{〔2〕}，谪仙非谪乃其游^{〔3〕}。麾斥八极隘九州^{〔4〕}。化为两鸟鸣相酬，一鸣一止三千秋^{〔5〕}。开元有道为少留^{〔6〕}，縻之不可矧肯求^{〔7〕}。西望太白横峨嵋^{〔8〕}，眼高四海空无人。大儿汾阳中令君，小儿天台坐忘身^{〔9〕}。生平不识高将军，手污吾足乃敢嗔^{〔10〕}。作诗一笑君应闻。

注释

〔1〕丹元子：道士姚丹元。叶梦得《避暑录话》卷上，记苏轼“晚因王巩又得姚丹元者，尤奇之，真以为李太白所作，赠诗数十篇。姚本京师富人王氏子，不肖，为父所逐，事建隆观一道士。天资慧，因取道藏遍读，或能成诵，又多得其方术丹药。大抵好大言，……浮沉淮南，屡易姓名……”真：写真，画像。

〔2〕天人句：谓自然与人生皆短暂虚无，如一水泡旋生旋灭。《楞严经》：“空生大觉中，如海一沕发。”沕，水泡。

〔3〕谪仙：《旧唐书·李白传》：“初，贺知章见白，赏之曰：‘此天上谪仙人也。’”

〔4〕麾斥句：谓纵游宇宙而以九州为狭小。《庄子·田子方》：“夫至人者，上窥青天，下潜黄泉，挥斥八极，神气不变。”麾斥，即挥斥，放纵，奔放。八极，最边远之处。隘九州，以九州为隘。隘，狭小。

〔5〕化为二句：韩愈《双鸟诗》：“双鸟海外来，飞飞到中州。一鸟落城市，一鸟巢岩幽。不得相伴鸣，尔来三千秋。”“天公怪两鸟，各提一处囚”，“还当三千秋，更起鸣相酬。”韩愈此诗有指李杜、韩孟、佛老三说，苏轼采取前一说，以两鸟比李杜，并说后世难以为继。

〔6〕开元：唐玄宗年号，借指玄宗。少，稍。

〔7〕縻（mí）：束缚。矧（shěn）：况。

〔8〕西望句：李白《蜀道难》：“西当太白有鸟道，可以横绝峨眉巅。”太白，太白山，在陕西郿县东南。峨嵋山，在四川松潘县北。峨眉，在眉山县南。峨嵋一支脉与峨眉山相连，故连称峨嵋或峨峨。

〔9〕大儿二句：《后汉书·祢衡传》谓祢衡高傲，目中无人，“常称曰：‘大儿孔文举（融），小儿杨祖德（修）。余子碌碌，莫足数也。’”邠阳中令君，郭子仪，曾封汾阳王，任中书令。《李翰林别集传》谓：“白尝有知鉴，客并州，识汾阳王郭子仪于行伍间，为脱其刑责而奖重之。及翰林坐永王之事，汾阳功成，请以官爵赎翰林，上许之，因而免诛。”小儿天台，谓司马子微，李白《大鹏赋序》：“余昔于江陵见天台司马子微。谓余有仙风道骨，可与神游八极之表。”司马子微写过《坐忘论》，讲：“坐忘安心之法，略成七条，以为修道阶次。”（《坐忘论序》）坐忘身，一作“坐忘真”。

〔10〕平生二句：《新唐书·李白传》：“白尝侍帝，醉，使高力士脱靴，力士素贵，耻之，摘其诗以邀杨贵。帝欲官白，妃辄沮止。……恳求还山，帝赐金放还。”生平，一本作“平生”，不识，一作“不知”。高将军，高力士，曾任右监门卫将军、骠骑大将军，专擅朝政，“帝或不名而呼将军。”嗔（chēn），怒。一作“瞋”。苏轼所作《李太白碑阴记》云：“士以气为主。方高力士用事，公卿大夫争事之，而太白使脱靴殿上，固已气盖天下矣。使之得志，必不肯附权倖以取容，其肯从君于昏乎？夏侯湛赞东方生云：‘开济明豁，包含弘大。陵轹卿相，嘲哂豪杰。笼罩靡前，踰籍贵势。出不休显，贱不忧戚。戏万乘若僚友，视俦列如草芥。雄节迈伦，高气盖世。可谓拔乎其萃，游方之外也。’吾于太白亦云。”此段文字可作本诗注脚。

【今译】

自然和人到底是什么？
不过同是一个水中浮泡虚无暂短，
李谪仙并非天上贬下的仙人，
只不过偶尔游历来到人寰。
奔放的游踪到达最最边远的地方，
九州大地在他看来过于褊狭，
他和杜甫化作两只小鸟，
互相酬唱结成的友谊传为佳话。
自从他们鸣唱停止已过了三千年，
再也没人能有那样美妙的歌喉，
以为开元皇帝是有道明君，
太白才肯在宫廷稍稍逗留，
他不愿受到一点儿束缚笼络，
哪里还会为了名利去乞求？
西望太白山、横飞过峨眉山岷山，
高高的眼界俯看四海目空无人，
大儿是汾阳王中书令郭君，
小儿是天台司马子微，论道坐而忘身。
生平不认识什么尊贵的高将军，
贱手弄脏他的脚，就敢发怒骂人。
如今我写成这首诗暗自一笑，
太白定能听得到我的笑声。

【题解】

此篇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杭州通判任上。本诗由於潜僧以绿竹名轩生发，咏赞了喜爱品节清劲的青竹的高人雅士。“无竹令人俗”句，写出物象与人的精神世界至为密切的关系。孔子赞“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王徽之爱竹、陶渊明爱菊、周敦颐爱莲……就都把自然景物当作自我品格的象征或写照。诗人批判了对世俗物欲的贪求，嘲笑了那些想要占尽天上人间一切好事的俗士。议论中阐发了深刻的哲理，表达了诗人自持清操、直道正行的君子之节，给人以启示。

【原诗】

可使食无肉，不可使居无竹^{〔2〕}。无肉令人瘦，无竹令人俗。人瘦尚可肥，士俗不可医^{〔3〕}。旁人笑此言，仍高还似痴。若对此君仍大嚼^{〔4〕}，世间那有扬州鹤^{〔5〕}！

注释

〔1〕於潜僧：名孜，字慧觉，在浙江於潜县南二里的丰国乡寂照寺出家。绿筠轩，在寂照寺内。筠（yún），原指竹外青皮，引申为竹的别称。

〔2〕不可句：晋王羲之之子王徽之（子猷）生性爱竹。南宋刘义庆《世说新语·任诞》记：“王子猷尝暂寄人空宅住，便令种竹。或问：‘暂住何烦尔？’王啸咏良久，直指竹曰：‘何可一日无此君！’”一本无“使”字。

〔3〕士俗：原本作“俗士”，一作“士俗”。

〔4〕若对句：曹植《与吴质书》：“过屠门而大嚼，虽不得肉，贵且快意。”此化用其语。若，一作“欲”。此君，指竹。

〔5〕扬州鹤：《说郛》载南朝梁殷芸《殷芸小说》：“有客相从，各言所志：或愿为扬州刺史，或愿多货财，或愿骑鹤上升。其一人曰：‘腰缠十万贯，骑鹤上扬州。’欲兼三者。”

【今译】

没有肉吃使人消瘦，
居处无竹使人庸俗，
人如消瘦还能够养胖，
士若庸俗就不可救药。
有人听了这话发出哂笑，
我说种竹想得清名一面又要大嚼，
就正像世人没人能骑鹤飞到扬州，
十万元财又缠系在腰！

陌上花三首 并引（录一）

【题解】

本诗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杭州通判任上，据诗人序，系改编民歌之作，其间又融入历史兴亡之叹。清王士禛《渔洋诗话》云：“五代时，吴越人物，不及南唐、西蜀之盛，而武肃王（即吴越王钱俶）寄妃书云：‘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二语艳称千古。……东坡又演为《陌上花》……晁无咎（补之）亦和八首……二公诗皆绝唱，入乐府，即《小秦王调》也。”本诗为三首其一，含思凄婉，寄意深长。

【原诗】

游九仙山^{〔1〕}，闻里中儿歌《陌上花》^{〔2〕}，吴越王妃每岁春必归临安^{〔3〕}，王以书遗妃曰：“陌上花开，可缓缓归矣。”吴人用其语为歌，含思宛转，听之凄然。而其词鄙野，为易之云^{〔4〕}。

陌上花开胡蝶飞，江山犹是昔人非。遗民几度垂垂老^{〔5〕}，游女长歌缓缓归^{〔6〕}。

注释

〔1〕九仙山：苏轼《宿九仙山》诗题下自注：“九仙谓左元放、许迈、王（俭）、谢（安）之流。”九仙山在杭州西，山上无量岩相传为葛洪、许迈炼丹处。

〔2〕《陌上花》后，一本有“父老云”三字。

〔3〕吴越王妃：指五代吴越王钱俶之妃。吴越王，《新五代史·吴越世家》载，宋兴，吴越王钱俶“始倾其国以事贡献。太祖皇帝时，俶尝来朝，厚礼遣还国。……太平兴国（宋太宗年号）三年，诏俶来朝，俶举族归于京师，国除”。

〔4〕鄙野：粗鄙俚俗。易：更改。

〔5〕遗民：亡国之民。垂垂：渐渐。垂垂：一作“年年”。

〔6〕缓缓归：参见本诗诗序。

【今译】

大路上鲜花开放蝴蝶乱飞，
江山如故往昔的人事早已全非。
遗留在此地的亡国旧民渐渐老去，
却仍听到游女高唱着“缓缓归”。

海 棠

苏 轼

【题解】

这首诗作于神宗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春，时诗人在黄州团练副使贬所。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苏轼曾作七言古体海棠诗，诗中赞美海棠“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并感叹“陋邦何处得此花，无乃好事移西蜀？”全诗借幽独清高的海棠自喻品格、身世，并有意补杜甫长期留居有“香海棠国”的西蜀却不作

海棠诗之缺。元丰七年三月上巳（即作此诗的同时），诗人写有《记游定惠院》文，文中说：“黄州定惠院东小山上，有海棠一株，特繁茂。每岁盛开，必携酒置客，已五醉其下矣。”可知苏轼爱海棠至深的特殊感情，是和他的乡土之思密不可分，也正因这一缘故，本篇咏海棠诗写得卓绝千古。诗中前二句绘出芳春月夜海棠盛开、清香流溢的梦一般的美景，营造了一种浓郁的诗的氛围，摄出了春与花之魂，令人心神欲醉。后二句反用《太真外传》故事，以绝世美人比喻海棠，且将明月比做宝烛，为了不使海棠“睡去”而高高燃烧，比喻极奇巧，造语极俊雅，诗人对海棠的无限爱赏即寓于句中。这首诗有着很高的审美价值，所以传诵不衰。

【原诗】

东风袅袅泛崇光^{〔1〕}，香雾空濛月转廊。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

注释

〔1〕东风：原本作“东方”，一本作“东风”。袅（niǎo）袅：摇曳不定貌。一作“渺渺”。泛崇光：《楚辞·招魂》：“光风转蕙，泛崇兰些”，此用其语。泛：摇动貌。崇光：指在高处的海棠的花光。

〔2〕空濛：原本作“霏霏”，一本作“空濛”。

〔3〕只恐二句：释惠洪《冷斋夜话》卷一指出系用《太真外传》事。《太真外传》曰：“上皇登沉香亭，召太真妃子。妃子时卯醉未醒，命力士从侍儿扶掖而至。妃子醉颜残妆，鬓乱钗横，不能再拜。上皇笑曰：‘岂是妃子醉，真海棠睡未足耳。’”此反用其事。花睡去，杨慎《升庵诗话》卷一“月黄昏”条云：“盖昼午后，阴气用事，花房敛藏；夜半时，阳气用事，而花敷蕊散香。凡花皆然……坡诗‘只恐夜深花睡去，故烧高烛照红妆’。”白居易《惜牡丹花二首》有云：“明朝风起应吹尽，夜惜衰红把火看。”李商隐《花下醉》有云：“客散酒醒深夜后，更持红烛赏残花。”此二句由以上句意生发，而意境的幽雅清美远出前人诗句之上。故烧高烛，原本为“高烧银烛”，据别本改。

【今译】

摇曳不定的和煦东风，
吹动着高处海棠的花光，
迷濛的夜雾中清香流溢，
月亮静静地转过回廊。
只怕夜深时花儿会像美人一样睡去，
特地让明月如高烧的银烛把海棠照亮。

赠孙莘老^{〔1〕}

苏 轼

【题解】

熙宁五年（公元1072年）诗人在杭州通判任上，作七首绝句赠给孙觉，此是其一。王文诰《乌台诗案》云：“熙宁五年十二月作诗，因任杭州通判日，蒙运司差往湖州相度堤堰利害，因与湖州知州相见。轼作诗与孙觉云：‘若对青山……’。轼是时约孙觉并坐客，如有言及时事者，罚一大盏。虽不指时事，是亦轼意言时事多不便，更不可说，说亦不尽也。”由此可知苏轼在地方官任上了解新法不便于民、不利于民的流弊，却又不能直言进谏，只好装聋作哑，心中苦闷却是很深的，本诗就写出他对现实政治的不满与失望。

【原诗】

嗟予与子久离群，耳冷心灰百不闻。若对青山谈世事，当须举白便浮君^{〔2〕}。

注释

〔1〕孙莘老：孙觉，字莘老，苏轼知友，时任湖州知州。详见前《孙莘老求墨妙亭诗》注〔1〕。

〔2〕白：大白，海杯名。浮：罚酒，引申为满饮一大杯。

【今译】

叹息我和你长久地索居离群，
耳边清静心意灰懒百事不听。
若是有人面对青山还谈论世事，
举起大杯酒就罚他满饮。

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1〕}

苏 轼

【题解】

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轼出任签书凤翔府判官，弟苏辙任命为商州推官，但因父亲苏洵在京编修《礼书》，轼又赴外任，便留京侍奉。送轼至郑州西门，兄弟第一次离别，诗人写下此诗。诗中抒写了与亲人远别内心如醉的怅惘之情。“登高回首坡陇隔，但见乌帽出复没”二句，远绍《诗·邶风·燕燕》“之子于归，远送于野，瞻望弗及，泣涕如雨”句意，将临歧相别、回首引望、恋恋不忍远去的心情，描绘得十分真切、工致、历历如画。诗人与弟感情至深，早年曾有夜雨对床之约，相约早共退闲之乐，诗中追忆旧约，感伤眼前离别，并殷勤叮嘱勿忘昔日之言。全诗语意跌宕曲折，笔力老健，虽为诗人少作，已表现出非凡的艺术功力。

【原诗】

不饮胡为醉兀兀^{〔2〕}？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3〕}，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陇隔，惟见乌帽出复没^{〔4〕}。苦寒念尔衣裘薄，独骑瘦马踏残月。路人行歌居人乐，童仆怪我苦凄恻^{〔5〕}。亦

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6〕}。

注释

〔1〕辛丑：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郑州西门：一说指汴京西城的新郑门。

〔2〕兀（wù）兀：昏沉貌。白居易《对酒》诗：“所以刘阮辈，终年醉兀兀。”

〔3〕归人：指苏辙。庭闱：晋束广微（皙）《补亡诗·南陔》：“眷恋庭闱，心不遑安。”注：“庭闱，亲人所居。”后借指父母。

〔4〕惟见二句：陈岩肖《庚溪诗话》卷一引王维《观别者》诗：“车徒望不见，时见起行尘”；欧阳詹《初发太原途中寄太原所思》：“高城已不见，况复城中人”，以及此二句评曰：“咸纪行人已远而故人不可复见，语虽不同，其惜别之意则同也。”吴师道《吴礼部诗话》说此二句“模写甚工，异时记凌虚台，谓‘见山之出于林木之上者，累累然如人之旅行于墙外而见其髻也’，盖同一机杼。”惟见，一本作“但见”。

〔5〕僮仆：一本作“童仆”。悽惻：悲伤。

〔6〕寒灯四句：苏轼自注：“尝有夜雨对床之言，故云尔。”唐韦应物《示全真元常》诗有：“宁知风雪夜，复此对床眠”句，苏轼兄弟往日同读此诗“惻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苏辙《逍遥堂会宿诗序》）。此意于苏轼兄弟诗中屡屡见之。如苏轼《予以事系御史台狱……遗子由》：“是处青山可埋骨，他年夜雨独伤神”；《初秋寄子由》：“雪堂风雨夜，已作对床声”；《东府雨中别子由》：“对床定悠悠，夜雨空萧瑟”；《满江红》〔怀子由作〕：“对床夜雨听萧瑟”等。苏辙《逍遥堂会宿》诗云：“逍遥堂后千寻木，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舟次磁湖……子瞻以诗见寄，作二篇答之》：“夜深魂梦先飞去，风雨对床闻晓钟”；《五月一日同子瞻转对》：“对床贪听连宵雨”；《神水馆寄子瞻兄》：“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等。苦爱，过爱。

【今译】

没喝酒为什么醉酒般昏昏沉沉？
我心已跟随他的马走向归程。
返回的兄弟惦念着高堂父母，
有谁能安慰我眼前的寂寞。
登高回望却隔着层层山坡，
只看见他的黑帽子忽高忽低时出时没。
天气严寒我怜念他穿着薄薄衣袍，
骑一匹瘦马在残月下独自归去。
路人边行边歌，居人安坐家中，全都很快乐，
僮仆惊怪我为何悲伤忧戚。
我当然知道人生总会有别离，
怕只怕岁月飞快地飘忽流逝。
记得从前寒灯下读诗的约言，
同听潇潇夜雨不知将在何时？
你懂得此中的用意不可忘却，

千万别过于爱惜高高官职。

和子由浍池怀旧^{〔1〕}

苏 轼

【题解】

仁宗嘉祐元年（公元1056年）苏轼兄弟由苏洵带领离蜀赴京应举，途经河南浍池，寄宿于县中僧舍，曾在老僧奉闲壁上题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十一月，苏轼与弟弟在郑州西门分别后过浍池，和其弟《怀浍池寄子瞻兄》诗作此篇。诗人重游浍池时，老僧奉闲已死，墙垣颓败，旧日题诗亦无处寻觅，诗人有感于世事沧桑、人生的偶然与无定，于是发出深深的慨叹，创造出卓绝千古的“雪泥鸿爪”的奇妙比喻，向被视为苏诗长于譬喻的典范例证。意象极清美，含义极深永。

【原诗】

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已死成新塔^{〔2〕}，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崎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3〕}。

注释

〔1〕苏辙《怀浍池寄子瞻兄》诗云：“相携话别郑原上，共道长途怕雪泥。归骑还寻大梁陌，行人已渡古崤西。曾为县吏民知否（自注：辙尝为此县簿，未赴而中第），旧宿僧房壁共题（自注：辙昔与子瞻应举，过宿县中寺舍，题其老僧奉闲壁）。遥想独游佳味少，无言匹马但鸣嘶。”浍（miǎn）池：在今河南浍池县西。

〔2〕老僧：指奉闲。新塔：僧人死去不用墓葬，火葬后造一小塔藏其骨灰。

〔3〕此二句后苏轼自注：“往岁（指嘉祐元年）马死于二陵（即二崤山，东崤和西崤，为陕豫间交通要道之一，在浍池县西。），骑驴至浍池。”蹇（jiǎn）驴：跛足驴，意即指疲驴、病驴。

【今译】

人生所到的踪迹像是什么？
就像飞鸿降落时踏过雪泥。
泥上偶然留下了指爪痕印，
鸿雁飞来飞去哪管东还是西。
老僧奉闲已经死去，刚刚造好新塔，
颓败的墙壁找不到从前题写的诗句。
往日旅途的艰辛你可还记得？
路长人困但听病驴鸣嘶。

捕蝗至浮云岭，山行疲苦，有怀子由第二首^{〔1〕}（录

【题解】

此诗作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秋，时诗人任杭州通判。他在任两年多来，杭州一带的水旱蝗灾一直很严重，蝗虫自西北飞来，声乱浙江之涛，上遮日月，下掩草木，所到之处田地一片荒芜。苏轼在同一年赠给於潜令毛国华的诗中说：“宦游逢此岁年恶，飞蝗来时半天黑。”但当时一些地方官吏，为了取悦朝廷、歌颂新法，竟隐瞒灾情，诗人在本题二首其一中给以辛辣讽刺，同时写出自己积极捕蝗的行动。这第二首诗一方面描绘了渐近重阳的明丽秋光和自己山行疲倦、醉舞村落的情景，同时表现出对政治的失望与厌倦，以及想要弃官归于林下的愿望。其间又夹杂着忆弟思亲的深情。全诗于看似轻松的笔调中见出沉重心境。

【原诗】

霜风渐欲作重阳，熠熠溪边野菊黄^{〔2〕}。久废山行疲薾确^{〔3〕}，尚能村醉舞淋浪^{〔4〕}。独眠林下梦魂好^{〔5〕}，回首人间忧患长。杀马毁车从此逝^{〔6〕}，子来何处间行藏^{〔7〕}？

注释

〔1〕浮云岭：在杭州西於潜县南二十五里（见《咸淳临安志》）。疲薾：一本作“疲茶”。

〔2〕熠熠（yì）熠：鲜明貌。阮籍《清思赋》：“色熠熠以流烂兮。”

〔3〕薾（luò）确：石多貌。韩愈《山石》诗：“山石薾确行径微。”

〔4〕淋浪：尽情、畅快。

〔5〕林下：原本作“床上”，一本作“林下”。

〔6〕杀马句：《后汉书·周燮传》载，冯良三十岁为县尉，奉命去迎接上司，他“耻在厮役，因毁车马，裂衣冠”远遁。此借用其事。

〔7〕行藏：《论语·述而》：“子谓颜渊曰：用之则行，舍之则藏，惟吾与尔有是夫！”谓出仕即行其所学之道，否则退隐藏道以待时机。后因以行藏指出处或行止。此指行踪。

【今译】

秋风渐凉临近了重阳，
鲜亮的野菊花开溪边一片金黄。
长久不曾登山，多石的小路令人疲惫，
却还能在村中饮酒，尽情地醉舞一场。
独自睡在山林梦魂宁静美好，
回望人间忧患正长。
我要杀马毁车从此弃官远去，
你若来时可到哪里去将我寻访？

子由将赴南都，与余会宿于逍遥堂，作两绝句，读之殆不可为怀，因和其诗以自解。余观子由自少旷达，天资近道，又得至人养生长年之诀，而余亦窃闻其一二。以为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既以自解，且以慰子由^{〔1〕}（录一）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徐州知州任上。苏轼兄弟感情之亲厚，非比寻常。《宋史·苏辙传》说：“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少无怨尤，近古罕见。”兄弟二人早年读韦应物诗，相约早退，共享亲居之乐。但进入仕途后，二人天各一方，别多会少，最长的一次分离竟达七年之久。熙宁十年四月，苏辙送苏轼赴徐州太守任，在徐州相聚一百多天。辙将赴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签判任，作《逍遥堂会宿》诗两首，抒写了兄弟久别重逢悲喜交集的心情，也流露了彼此政治上郁郁不得志的苦闷不平。苏轼读后不胜感伤，“因和其诗以自解……且以慰子由”。前二句抒写离别之苦，写出眼前风雨萧萧，不是早年所盼望的正可对床夜语共享安乐，而是别期将近助人悲哀，现实与理想的反差太大，不能不令人“断魂”。后二句故作宽解语，意即诗题中所说“今者宦游相别之日浅，而异时退休相从之日长”，但诗语却充满凄惻之情，言外有更深的含义。其时王安石已罢相，执政的新党人物多为政治投机家，争权夺利，排除异己，不择手段，苏轼兄弟的处境十分艰危，祸福难料。诗人因此暗用《后汉书·党锢传》夏馥事，曲折地表达了对时事的不满，并以暂时未遭其事自慰，并安慰弟弟，感情沉郁，读之令人心酸。

【原诗】

别期渐近不堪闻，风雨萧萧已断魂。犹胜相逢不相识，形容变尽语音存^{〔2〕}。

注释

〔1〕苏辙两绝句见后苏辙诗。天资近道：苏轼同年所作《初别子由》诗有云：“我少知子由，天资和而清，好学老益坚，表里渐融明。”一本题末“子由”后有“云”字。

〔2〕犹胜二句：贺知章《回乡偶书》诗：“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儿童相见不相识，笑问客从何处来？”此化用其意。又《后汉书·党锢传》云，党锢祸起，宦官诬陷、收捕“党人”，党人纷纷逃亡，“党魁”夏馥“剪发变形，隐匿姓名，为冶家佣，亲突烟炭，形貌毁瘁，人无知者。弟静，遇馥不识，闻其言声，乃觉而拜之”。此暗用其事。

【今译】

不忍听离别的日期就要临近，
风雨萧萧更令人黯然伤神。

也还胜过相逢时彼此已不能相识，
模样变尽只有从前的语音犹存。

六年正月二十日复出东门，仍用前韵

苏轼

【题解】

本诗于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在黄州贬所作。元丰四年，苏轼写有《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郭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一诗；元丰五年，又作《正月二十日，与潘、郭二生出郊寻春，忽忆去年是日同至女王城作诗，乃和前韵》，本诗仍用前二首诗韵写成。作此诗时苏轼贬来黄州已第四个年头，诗中描写自己“身在淮南尽头村”，所居之处惟见乱山野水，俨然已成为林野闲人。他的《南堂》诗有“山家为割千房蜜，稚子新畦五亩蔬”句，说明诗人已薄治田产，所以说“五亩渐成终老计”，暗指一谪数年回朝无望，只得终老于斯的莫可奈何。更何况王安石改革官制，罢去三馆，曾直史馆的诗人已失去旧时托身之所，语意十分悲凉，以不怨之怨的笔法表达了内心的幽愤。远离了政治生涯，因此苏轼在诗中说和他亲近的只有水上沙鸥与岸边钓石，足见他早已忘却机心，甘于渔樵。但篇末仍借韩偓诗意，隐约地表示企望被朝廷重新任用的心愿。全诗以温雅含蓄的笔调写政治失意之悲，愈觉感情深厚。

【原诗】

乱山环合水侵门，身在淮南尽处村。五亩渐成终老计^{〔1〕}，九重新扫旧巢痕^{〔2〕}。岂惟见惯沙鸥熟，已觉来多钓石温^{〔3〕}。长与东风约今日，暗香先返梅花魂^{〔4〕}。

注释

〔1〕五亩：《孟子·梁惠王上》：“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苏轼《南堂》五首其四云：“稚子新畦五亩蔬”，此指苏轼在黄州所垦殖的东坡田地和建造的临皋亭南堂、雪堂等住宅。

〔2〕九重句：陆游《施司谏注东坡诗序》：“昔祖宗以三馆（弘文、集贤、史馆）养士储将相材，及官制行（指王安石改官制），罢三馆，而东坡盖尝直史馆，然自谪为散官，削去史馆之职久矣，至是史馆亦废，故云‘新扫旧巢痕’，其用事之严如此。而‘凤巢西隔九重门’则又李义山（商隐）诗也。”李商隐《越燕》二首其二有“安巢复旧痕”之句，为本句所本。苏轼《王中甫哀辞》追叙罢制科取士说：“堪笑东坡痴钝老，区区犹记刻舟痕”，意亦近之。九重，指朝廷。

〔3〕岂惟二句：陈衍评曰：“读五、六二句，觉《旄丘》（《诗·邶风》篇名，旧说诗为黎臣怨卫伯不救而作）之‘何多日也，何其久也’，殊少含蓄矣。”沙鸥熟，《列子·黄帝》：“海上之人有好鸥鸟者，每旦之海上，从鸥鸟游，鸥鸟之至者百住而不止。其父曰：‘吾闻鸥鸟皆从汝游，汝取来，吾玩之。’明日之海上，鸥鸟舞而不下也。”此化用其典，谓甘心退隐忘掉机心。

〔4〕长与二句：唐韩偓被排挤出朝廷，作《湖南梅花一冬再发，偶题于

花援》诗云：“玉为通体依稀见，香号返魂容易回。”结句云：“天桃莫倚东风势，调鼎何曾用不材。”《书·说命》任传说为相之辞：“若作调羹，惟尔盐梅。”调鼎之材喻宰执大臣。苏轼用其意，表示希望朝廷起用。东风，暗指君王。暗香，林逋《山园小梅》诗：“疏影横斜水清浅，暗香浮动月黄昏。”后因以“疏影”、“暗香”指梅花。

【今译】

乱山回环在我的住所，
江水侵袭着我的屋门，
长久以来我居住在
淮南尽头荒远的小村。
渐渐置下五亩薄薄的田宅，
终老此地的打算可以完成。
朝廷近来实行新的举措，
扫除了我昔日栖身的巢窠不留旧痕。
水上沙鸥岂止是见惯我的身影，
早就和我相熟亲近十分，
来到江边岁月已多，
垂钓的石台也被我坐温。
我与东风订好了寻春的盟约，
让梅花再度开放返回玉体香魂。

西太一见王荆公旧诗，偶次其韵^{〔1〕}

苏 轼

【题解】

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七月立秋日，苏轼以中书舍人奉敕祭西太一宫，见王安石旧题六言诗，因步其韵作二诗，这是其中第二首。苏轼与王安石虽政见不合，却私相倾慕彼此才情与正道直行的政治品质。诗人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量移汝州，到金陵（今南京）时，王安石曾野服骑驴迎于江滨，二人同游蒋山，诗歌唱和，也曾纵论时事。安石劝诗人买田卜居，诗人也准备归隐田园，其《次荆公韵》诗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对安石表示了由衷的敬仰。作本诗前三个月王安石病逝。这首诗抒写了对一位杰出政治家身后凄凉的感慨，同时也对其生前的好大喜功，隐约地表示了不满。

【原诗】

但有樽中若下^{〔2〕}，何须墓上征西^{〔3〕}。闻道乌衣巷口，而今烟草萋迷^{〔4〕}。

注释

〔1〕西太一：魏泰《东轩笔录》卷五：“太乙宫旧在京城西苏村，谓之西太一。”王荆公旧诗，指王安石《题西太一宫壁》诗，见前王安石《六言绝

句》。

〔2〕若下：村名，在浙江吴兴，产酒闻名于世，故代指酒。邹阳《酒赋》：“其品类则沙洛绿酃，程乡若下。”

〔3〕何须句：曹操《让县自明本志令》：“……后征为都尉，迁典军校尉，意遂更欲为国家讨贼立功，欲望封侯作征西将军，然后题墓道言：‘汉故征西将军曹侯之墓’，此其志也。”此反用其意。

〔4〕闻道二句：刘禹锡《金陵五题·乌衣巷》诗：“朱雀桥边野草花，乌衣巷口夕阳斜。旧时王谢堂前燕，飞入寻常百姓家。”此处借用其意，暗指王安石去世以后，旧居荒凉。乌衣巷，在金陵秦淮河南，东晋王导卜居于此，后为王谢（安）家族世居之处。

【今译】

只要杯中总有美酒，
墓上征西将军的字样又何须追求。
听说丞相金陵故居，
如今已烟草凄迷令人生愁。

腊日游孤山访惠勤、惠思二僧^{〔1〕}

苏 轼

【题解】

苏轼《六一泉铭叙》云：“予昔通守钱塘，见公（欧阳修）于汝阴而南。公曰：‘西湖僧惠勤甚文而长于诗，吾昔为《山中乐》三章以赠之。子闲于民事，求人于湖山间而不可得，则往从勤乎？’予到官三日，访勤于孤山之下。”此诗即作于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到杭州通判任不久的腊祭之日。本诗正如汪师伟所评：“结句‘清景’二字，一篇之大旨。云雪楼台，远望之景；水清林深，近接之景。未至其居，见盘纤之山路；既造其屋，有坐睡之蒲团。至于仆夫整驾，回望云山，寒日将晡，宛焉入画。‘野鹑’句于分明处写出迷离，正与起五句相对照。又以‘欢有余’应前‘实自娱’，语语清景，亦语语自娱。而道人有道之处，已于言外得之。栩栩欲仙，何必涂笔于冰瓯雪碗。”（《苏诗选评笺注》）篇末二句描写捕捉稍纵即逝的创作灵感急如星火、如追逃犯的状态，是千古不朽的确论。

【原诗】

天欲雪，云满湖，楼台明灭山有无^{〔2〕}。水清出石鱼可数^{〔3〕}，林深无人鸟相呼^{〔4〕}。腊日不归对妻孥，名寻道人实自娱。道人之居在何许？宝云山前路盘纡^{〔5〕}。孤山孤绝谁肯庐^{〔6〕}？道人有道山不孤。纸窗竹屋深自暖，拥褐坐睡依团蒲^{〔7〕}。天寒路远愁仆夫^{〔8〕}，整驾催归及未晡^{〔9〕}。出山回望云木合^{〔10〕}，但见野鹑盘浮图^{〔11〕}。兹游淡泊欢有余^{〔12〕}，到家恍如梦蘧蘧^{〔13〕}。作诗火急迫亡逋^{〔14〕}，清景一失后难摹。

注释

〔1〕腊日：旧时腊祭之日。汉代以冬至后第三个戌日为腊日。晋宗懔《荆楚岁时记》：“十二月八日为腊日。”《旧唐书·礼仪志》五，唐“以辰日腊”。宋袭用汉腊。姚宽《西溪丛语》卷下云：“国朝用汉腊，盖冬至后第三戌火墓日也，是为腊。”熙宁四年十一月二十八日冬至，第三个戌日则为十二月二十四日。惠勤、惠思两僧，均为余杭人，能诗，苏轼称其“新诗如洗出，不受外垢蒙”。

〔2〕楼台句：杜甫《雨》诗：“明灭洲景微，隐见岩姿露”；王维《汉江临泛》诗：“江流天地外，山色有无中。”此化用以上句意。

〔3〕水清句：柳宗元《至西小丘小石潭记》：“下见小潭，水尤清冽。全石以为底，近岸，卷石底以出……潭中鱼可百许头，皆若空游无所依。”此化用其意。出石，一本作“石出”。

〔4〕鸟相呼：一作“鸟自呼”。

〔5〕宝云山：五代吴越王在西湖北建宝云寺，寺中有宝云庵山。盘纡，曲折盘旋。

〔6〕孤山孤绝：孤山因一峰独立，旁无他山相联而得名，故云孤绝。庐，谓造屋居住。

〔7〕褐（hè）：粗麻织成的衣服，泛指粗陋简朴的衣服。团蒲，一作“圆蒲”。

〔8〕愁仆夫：为“仆夫愁”的倒文。

〔9〕驾：车马。晡（bū）：申时，黄昏时。

〔10〕出山句：王维《终南山》诗：“白云回望合，青霭入看无。”

〔11〕鹞（gǔ）：鸷鸟，鹰类。浮图：佛塔。

〔12〕淡泊：一本作“淡薄”。

〔13〕恍如句：用庄子梦蝶典故，详见前。遽（qú）遽，梦后惊醒的样子。

〔14〕作诗句：何文焕《历代诗话考索》云：“齐诸暨令袁嘏，自诩‘诗有生气，须捉着，不尔便飞去’。此语隗甚！坡仙云：‘作诗火急如追逮’似从此脱化。”亡逋（bū），逃亡的人。

【今译】

天将下雪，
密云满湖，
楼台忽隐忽现，
山色时见时无。
水清石出游鱼可数，
林深无人唯听小鸟相呼。
腊日不回家去对着妻子儿女，
名义上寻访道人，实际是自寻欢愉。
道人居住在什么地方？
宝云山前道路盘旋纡曲。
孤山孤绝已极谁肯造屋去住？
但道人有道孤山也就不孤。
寺中纸窗竹屋深深自是温暖，
道人穿粗布衣衫坐卧都靠团蒲。
仆夫愁着天寒路远，

没到黄昏就备好车马催我走上归途。
出山回望云木在迷濛中相合，
只见野鹰绕着高高佛塔飞翔旋舞。
这次清幽的旅行欢乐有余，
到家后仿佛一场梦醒精神恍惚。
作诗要立即抓住灵感，
就如火速把逃犯追捕，
清景一在记忆中丢失，
以后就再难真切描出。

九日，寻臻阁黎，遂泛小舟至勤师院^{〔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重阳日。此日诗人寻访南屏山寺高僧臻，然后一同泛舟至孤山宝云寺拜会惠勤，作诗二首，陈衍所选为第二首。前四句描绘了清秀的湖山景色，并写出孤山“山不在高，有仙则名”的一派佳气。同时真切地描写了自己从热闹的笙歌丛里抽身，借云水光洗净世俗尘眼的超然意味。后四句写惠勤相迎正值拒霜、黄菊开放，值此佳日宾主烹茶闲坐的清雅情趣，末句并定下明年再来的后约。全诗写得兴会淋漓、自然清妙。

【原诗】

湖上青山翠作堆，葱葱郁郁气佳哉^{〔2〕}。笙歌丛里抽身出，云水光中洗眼来。白足赤髭迎我笑^{〔3〕}，拒霜黄菊为谁开^{〔4〕}。明年桑苧煎茶处，忆着衰翁首重回^{〔5〕}。

注释

〔1〕臻阁（dū）黎：高僧名臻，西湖南屏山寺僧。阁黎，梵语，僧徒之师，亦译为阇梨、阿阇梨、阿遮梨耶，义译为轨范师，谓能纠正弟子品行，为弟子规范。勤师院：指僧惠勤所在的孤山宝云寺。

〔2〕葱葱句：汉王充《论衡·吉验》：“王莽时，谒者苏伯阿能望气……及光武（刘秀）到河北，与阿伯见，问曰：‘卿前过舂陵，何用（以）知其气佳也？’阿伯对曰：‘见其郁郁葱葱耳。’”葱葱郁郁，气盛貌，形容草木茂密有青翠或气象旺盛。

〔3〕白足赤髭（zī）：南朝梁慧皎《高僧传·译经中·佛陀耶舍》：“舍（耶舍）为人赤髭，善解《毗婆沙》，时人号曰赤髭毗婆沙。”又《神异下·释昙始》：“始（昙始）足白于面，虽跣（赤足）涉泥水，未尝沾湿，天下咸称白足和尚。”后以赤髭白足泛指有道行的僧人。唐刘禹锡《送僧无曷南游》诗引：“备将迎者皆赤髭白足之侣。”此处指僧惠勤。赤髭，一作“赤须”。髭：唇上短须。

〔4〕拒霜句：杜甫《九日寄岑参》诗：“是节东篱菊，纷披为谁秀？”此用其意。拒霜，木芙蓉花的异名，又名木莲、华木。冬凋夏茂，仲秋开花，

耐寒不落，故名。

〔5〕明年二句：唐孟浩然《过故人庄》：“待到重阳日，还来就菊花”，此暗用其意。苏轼自注：“（唐僧）皎然有《九日与陆羽煎茶》诗，羽自号桑苧翁（著有《茶经》），余来年九日，去此久矣。”（按，苏轼于熙宁七年（公元1074年）五月改任密州知州，九月已离杭，故云。）此处以陆羽比惠勤。衰翁，诗人自称。

【今译】

湖上秀丽的青山苍翠成堆，
郁郁葱葱气象真是佳哉。
我从热闹的笙歌丛里抽身出来，
到清幽的云水光中洗去俗眼尘埃。
白足赤须的高僧笑着相迎，
拒霜黄菊为了谁朵朵盛开？
明年此际桑苧翁你烹茶的时节，
想着衰病的我定然还会再来。

文与可有诗见寄云：“待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次韵答之〔1〕

苏 轼

【题解】

这首诗作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徐州知州任上，文与可原诗已佚，只遗本诗题所录断句。二人唱和诗中还有一段有趣的故事。苏轼《文与可画筼谷偃竹记》云：“与可画竹，初不自贵重。四方之人，持缣素（丝绢）而请者，足相蹑于其门。与可厌之，投诸地而骂曰：‘吾将以为袜！’士大夫传之，以为口实。及与可自洋州还，而余为徐州。与可以书遗余曰：‘近语士大夫：‘吾墨竹一派，近在彭城（徐州，指苏轼），可往求之。’袜材当萃于子矣。’书尾复写一诗，其略曰：‘拟将一段鹅溪绢，扫取寒梢万尺长。’予谓与可：‘竹长万尺，当用绢二百五十匹，知公倦于笔砚，愿得此绢而已！’与可无以答，则曰：‘吾言妄矣，世岂有万尺竹哉？’余因而实之，答其诗曰：‘世间亦有千寻竹，月落庭空影许长。’与可笑曰：‘苏子辩矣，然二百五十匹绢，吾将买田而归老焉！’因以所画《筼筜谷偃竹》遗予曰：‘此竹数尺耳，而有万尺之势。’”这段故事写出了苏轼与文同深厚的情谊和绘画艺术上同样高深的造诣。这首诗则表现了苏轼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以及翻空出奇的辩才。

【原诗】

为爱鹅溪白茧光，扫残鸡距紫毫芒〔2〕。世间那有千寻竹〔3〕？月落庭空影许长〔4〕！

注释

〔1〕待将：苏轼文中作“拟将”，参见本诗【题解】。鹅溪绢，产于四川

盐亭县鹅溪的绢帛。唐代为贡品，宋人书画尤重之。宋周紫芝《竹坡诗话》：“余尝戏作小诗，用少陵事云：‘百尺寒松老干枯，韦郎妙笔古今无。何如莫扫鹅溪绢，留取天吴紫凤图。’”黄庭坚《题郑防画夹》诗之二：“欲写李成骤雨，惜无六幅鹅溪。”又称鹅溪白。寒梢，指竹。

〔2〕鸡距：笔名，短锋，形如鸡距。白居易《鸡距笔赋》：“故不得免毫，无以成起草之用；不名鸡距，无以表入木之功。”

〔3〕寻：八尺为一寻。

〔4〕许：如此。

【今译】

因为喜爱鹅溪绢洁白的丝光，
不知磨损了多少鸡距笔毫芒，
世间哪儿能有万丈青竹，
月落庭空投影才会有如此之长。

次韵子由使契丹至涿州见寄四首^{〔1〕}

苏 轼

其 一

【题解】

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辙权吏部尚书，出使契丹，行至涿州，写有《神水馆寄子瞻兄四绝》，苏轼也答了四首和作，时出为杭州知州。苏辙诗题下自注“十一月二十六日，是日大风”，第一首诗写道：“少年病肺不禁寒，命出中朝敢避难。莫倚皂貂欺朔雪，更催灵火煮铅丹。”苏轼这首和作，先是谦逊地说自己老而痴顽愚钝，不堪奉使。弟弟则是责无旁贷，虽冒严寒，但能观赏异域风光，且能凭吊历史名人的遗迹，亦可谓壮哉此行。全诗笔力劲健，格调高亢，比苏辙原作出色多了。

【原诗】

老人痴钝已逃寒^{〔1〕}，子复辞行理亦难^{〔2〕}。要到卢龙看古塞^{〔3〕}，投文易水吊燕丹^{〔4〕}。

注释

〔1〕老人：诗人自指。

〔2〕子复句：苏轼自注：“余昔年辞免使北。”

〔3〕卢龙：李广为右北平太守，匈奴号曰飞将军，避不敢入塞。右北平，唐时为北平郡，又名平州，治所在卢龙县。此处借指北方要塞。

〔4〕投文句：战国时，燕太子丹曾被作为人质扣留在秦国，受到侮辱，他立誓报仇。卫国人荆轲为燕太子丹宾客，受命至秦刺秦王，不中，被杀。燕太子丹后亦被杀。荆轲自燕出发时，燕太子丹及众宾客送行于易水之滨，歌“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西汉时贾谊贬为长沙王太傅，曾

投诗汨罗吊屈原，此处合二事用之。

【今译】

我年纪老迈痴顽愚钝，
可以不必出使去冒风寒，
你想要推辞使命，
从道理上说怕也困难。
这一行能够看到北地雄伟的要塞，
路过易水时，可投赠诗文凭吊燕太子丹。

其 二

【题解】

苏辙原诗云：“夜雨从来相对眠，兹行万里隔胡天。试依北斗看南斗，始觉吴山在目前。”全诗主要抒写思兄之情。苏轼这首和作先以想象之笔描绘了北地风光，再以兄弟虽相隔遥远仍同戴一天安慰对方并以之自慰。诗中且以苏武事策励弟弟不辱使命，同时感慨北宋朝廷不能收复燕云十六州，不能制服契丹，致使沦陷该地的遗老，因见汉使思故国，却欲归不能而伤心哭泣，表明苏轼一贯反对屈和、主张净扫边尘的正义立场。虽为小诗而作铿锵之声。

【原诗】

胡羊代马得安眠^{〔1〕}，穷发之南共一天^{〔2〕}。又见子卿持汉节^{〔3〕}，遥知遗老泣山前^{〔4〕}。

注释

〔1〕胡羊代马：指北方以羊代马驾车。

〔2〕穷发之南：指苏辙出使途经之地涿州。穷发，《庄子·逍遥游》：“穷发之北，有冥海者，天地也。”《释文》：“发犹毛也。山以草木为发，穷发言极荒远之地也。”此处以穷发指契丹，涿州在契丹南，故云穷发之南。

〔3〕子卿：苏武（公元前140—公元前60年），西汉杜陵人，字子卿。武帝天汉元年以中郎将出使匈奴，被留。匈奴单于胁迫其投降，武不屈，被徙至北海，使牧公羊，言公羊产子乃释放。武啮雪食草籽，持汉节牧羊十九年，节旄尽落。昭帝即位，与匈奴和亲，武得归，拜为典属国。宣帝时赐爵关内侯，图形于麒麟阁。此借苏武事鼓励苏辙不辱使命。节，符节，古代使臣执以示信之物。

〔4〕遗老句：五代时石敬瑭割让燕云十六州给契丹，后汉、后周及宋均未能收复，诗人深以为恨，故云。遗老，指契丹治下旧时的汉族人。

【今译】

胡羊代马车驾走得缓慢，
你正可得到安稳的睡眠，
虽然你远到穷发以南，
我们依旧共戴同一个青天。

又见你像汉朝的苏武持节出使，
遥想遗老看到汉使，定会哭泣在山前。

其 三

【题解】

苏辙原诗云：“谁将家集过幽都，逢见胡人问大苏。莫把文章动蛮貊，恐妨笑谈卧江湖。”诗中主要描述苏氏父子的作品已流传至契丹；而哥哥的声名尤著。苏轼答诗针对原诗对他的赞誉，故自谦逊，表明自己老迈多病将归隐江湖。同时字里行间对异域已流传他父子三人的作品，也流露出喜悦之情。

【原诗】

毡毳年来亦甚都^{〔1〕}，时时^{〔2〕}舌问三苏^{〔3〕}。那知老病浑无用，
欲向君王乞镜湖^{〔3〕}。

注释

〔1〕毡毳（cuì）：犹言毡幕、毡帐、毡乡。北方游牧民族多住毡帐，此指契丹。毳，粗糙的毛织物。都，优美貌，此处指有文化。

〔2〕时时句，苏轼自注：“余与子由入京时，北使已问所在。后余馆伴，北使屡诵三苏文。”^{〔2〕}舌，（jué）舌，《孟子·滕文公》上：“今也南蛮^{〔2〕}舌之人，非先王之道。”形容少数民族语言难听难懂。此借指契丹人。三苏，指苏洵、苏轼、苏辙父子三人。

〔3〕欲向：原本作“欲问”，一本作“欲向”。乞镜湖：贺知章晚年为道士，请求朝廷赐其镜湖为放生池。此借指归隐。

【今译】

以毡帐为房的北方，
近年来文化也有些发达，
满口异族话语的人们，
时不时问起三苏一家。
哪里知道我已老病无用，
想向朝廷请求归隐从此告假。

其 四

【题解】

苏辙原诗云：“虏廷一意向中原，言语绸缪礼亦虔。顾我何功惭陆贾，囊装聊复助归田。”诗中有使命已然完成可以归田之意。苏轼答诗借屈原称美其弟，并以僧虔事赞其器识阔大。后二句意谓随父入京以来，兄弟二人政治上从来共进退，而目前正应是积极用世之时，不当讲到归田云云。兄弟二人情兼师友，所守者惟道义二字，从此诗可见一斑。

【原诗】

始忆庚寅降屈原^{〔1〕}，旋看蜡凤戏僧虔^{〔2〕}。随翁万里心如铁^{〔3〕}

，此子何劳为买田？

注释

〔1〕始忆句：屈原《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此借以称美苏辙，谓其生于佳时。

〔2〕旋看句：用僧虔事。《南史·王昙首传》：“僧虔，金紫光禄大夫僧绰弟也。父昙首，与兄弟集会子孙，任其戏适。……僧虔采蜡珠为凤凰，（伯父）弘称其长者云。”

〔3〕随翁句：苏轼自注：“时犹子迟待行。”心如铁：谓心志坚定如铁。

【今译】

想起你像屈原一样降生在嘉美时日，
又见你如僧虔做成蜡凤器识阔远。
跟随父亲万里入京，用世之心坚定如铁，
如今为什么说是要归隐买田？

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1〕

苏 轼

【题解】

此诗约作于熙宁二年至三年（公元1069—1070年）之间，时诗人在殿中丞、直史馆，判官告院任。诗为送其乡人科场不得志还乡而作。诗中赞美了安惇的好学，为他眼前的不得志而叹惋。然后以大量篇幅自我抒情，先追忆当年在家乡时好学不倦的情景，似乎入仕后将大有作为于当世，事实却远非如此，诗中“弃去旧学从儿嬉”、“狂谋谬算百不遂，惟有霜鬓来如期”、“十年浪走宁非痴”等句，均深深地流露出仕途不如意的感叹。诗中并以切身体会劝慰对方：得仕未必是好事，塞翁失马，安知非福！结句寓惜别之意。全诗纯由肺腑中出，一片真诚。

【原诗】

旧书不厌百回读，熟读深思子自知。他年名宦恐不免，今日栖迟那可追〔2〕。我昔家居断往还，著书不复窥园葵〔3〕。谒来东游慕人爵〔4〕，弃去旧学从儿嬉〔5〕。狂谋谬算百不遂〔6〕，惟有霜鬓来如期〔7〕。故山松竹皆手种，行且拱矣归何时〔8〕？万事早知皆有命，十年浪走宁非痴〔9〕？与君未可较得失，临别惟有长嗟咨。

注释

〔1〕安惇（公元1042—1104年），字处厚，广安军（今四川广安）人。上舍及第，调成都府教授。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擢监察御史。绍圣初，协助章惇、蔡卞构陷元祐大臣，官至御史中丞，后放归田里。徽宗朝，蔡京为相，复拜工部侍郎、兵部尚书。崇宁初，同知枢密院。《宋史》入《奸臣传》。

〔2〕栖迟：淹留，《后汉书·冯衍传》：“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

〔3〕著书句：用董仲舒典。《史记·儒林列传》：“董仲舒，广川人也。以治《春秋》，孝景时为博士，下帷讲诵，弟子传以久次相受业，或莫见其面，盖三年董仲舒不观于舍园，其精如此。”不复，一本作“不暇”。

〔4〕謁（jiē）来：犹“尔来”。东游，指离开家乡东游京师。

〔5〕旧学：指传统的儒学。儿嬉，犹“儿戏”，此暗指王安石新法。熙宁二年安石为相，实行变法。

〔6〕狂谋句：苏轼少年时即“奋厉有当世志”，其《沁园春》词云：“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陆机、陆云兄弟）初来俱少年。”满以为“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事实上却与心志大相违背，政治抱负不得施展，反遭排挤、诬陷，故云“百不遂”。

〔7〕如期：一作“无期”。

〔8〕行且：将要。拱矣：《左传·僖公三十二年》：“尔何知！中寿，尔墓之木拱矣。”谓死已久矣，墓旁之树已可合抱。此指树已长大。

〔9〕浪走：犹“漫游”。宁，难道。

【今译】

旧书不厌烦读他百遍，
熟读还须深思，这道理你早就领会。
他年你必定成为有名的官宦，
如今的不得意事哪能追回。
从前我在家乡时断绝对外交往，
写书顾不上看一眼园中黄葵。
这些时东游京师羡慕别人入仕，
丢掉旧学去跟从政治游戏。
早先宏远的抱负计划百不顺遂，
惟有霜鬓来得如期。
故乡的松柏都是我亲手栽种，
树木长得就要合抱，归去又在何时？
早知万事皆已命定，
十年空自东奔西走岂不太痴？
我与你谁得谁失没法计算，
临别只有长长叹气。

送子由使契丹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哲宗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杭州知州任上。诗人到任（七月）的第二个月，苏轼作为贺辽国生辰国信使出使契丹。诗中抒写了兄弟远离的惜别之情，并以壮语鼓励弟弟：所以不辞辛劳不畏严寒出使，为的是使异族之邦了解宋朝杰出的人才和高度的文明。诗中又以想象之笔写出弟弟在异国他乡思念京都、

思念兄长的情景，且谆谆嘱咐其切勿承认苏氏父子是最佳的人才，因为中原人才济济，不一而足。这首诗饱含着诗人热爱邦家民族、努力维护朝廷声誉的深厚感情。尽管此时他自己已被排挤出朝廷，他的爱国感情却并不因此减少半分。由此可以认识到苏轼博大的胸怀和谦逊的美德。

【原诗】

云海相望寄此身，那因远适更沾巾^{〔1〕}。不辞驿骑凌风雪^{〔2〕}，要使天骄识凤麟^{〔3〕}。沙漠回看清禁月^{〔4〕}，湖山应梦武林春^{〔5〕}。单于若问君家世，莫道中朝第一人！

注释

〔1〕云海二句：化用杜甫《南征》诗：“偷生长避地，远适更沾襟”句。适，往。

〔2〕驿骑：犹言“驿使”，传驿的信使。凌，冲冒。

〔3〕天骄：汉时，匈奴自称“天之骄子”（《汉书·匈奴传》，后泛指强盛的边地民族。此处指契丹。凤麟：凤凰与麒麟，比喻杰出的、罕见的人才。

〔4〕清禁：皇宫。苏辙时任翰林学士，常出入宫禁。

〔5〕武林：山名，即今杭州西灵隐山，后多用武林指杭州。苏轼时知杭州。

〔6〕单于二句：《新唐书·李揆传》：“揆美风仪，善奏对，帝（肃宗）叹曰：‘卿门第、人物、文学，皆当世第一，信朝廷羽仪乎？’故时称三绝。”德宗时他曾“入蕃会盟使”，至蕃地，“酋长曰：‘闻唐有第一人李揆，公是否？’揆畏留，因给之曰：‘彼李揆安肯来邪！’”苏氏一门，尤其是苏轼在契丹声名尤著，故化用此典，说明中原人才众多，不止苏氏。单于，匈奴最高首领的称号，此借指辽国国主。

【今译】

我寄身此地和你隔着云海遥遥相望，
何必因为你要远行又泪湿衣巾。
你不辞劳苦充当信使去冒风雪，
为的是要让异族认识朝廷杰出的精英。
你将在沙漠留恋地回望京都夜月，
梦魂定会越过湖山见到杭城春景。
辽国国主若是问起你的家世，
可别说朝中第一等人物只在苏家门庭。

和子由踏青^{〔1〕}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仁宗嘉祐八年（公元1063年），时诗人任凤翔签判。前半篇以轻快的笔调写出人们倾城出郊踏青、歌舞宴游欢乐、热闹的情景，犹如一幅赏春风俗

画，充满了对美好春日、美好生活的咏赞。后半篇绘声绘色地描写一个道人遮道聚众，粗声大气地吆喝些吉利话，强使路人买他的符书祈福的生动场景，道人骗得金钱，却不过是沽酒买醉而已，还夸说神符灵验。这戏剧性的人物、戏剧性的场景，为春日郊游增添了几分幽默的色彩，令人难忘。

【原诗】

春风陌上惊微尘^{〔2〕}，游人初乐岁华新。人闲正好路旁饮，麦短未怕游车轮。城中居人厌城郭^{〔3〕}，喧阗晓出空四邻^{〔4〕}。歌鼓惊山草木动，簞瓢散野乌鸢驯^{〔5〕}。何人聚众称道人，遮道卖符色怒嗔^{〔6〕}？宜蚕使汝蚕如瓮，宜畜使汝羊如麕^{〔7〕}。路人未必信此语，强为买服襊新春^{〔8〕}。道人得钱径沽酒，醉倒自谓吾符神^{〔9〕}。

注释

〔1〕踏青：春日郊游。

〔2〕春风：一本作“东风”。

〔3〕城郭：内城为城，外城为郭，此处偏指城市。

〔4〕喧阗（tián）：喧闹声。

〔5〕簞（dān）瓢句：杜甫《南邻》诗：“得食阶除鸟雀驯”，此化用其意。簞，食器。瓢，饮具。鸢（yuān）：鸱鸢。此处泛指鸟类。

〔6〕遮道：拦路。色怒嗔（chēn）：一作“色怒瞋”。嗔，怒。

〔7〕麕（jūn）：獐子。

〔8〕强（qiǎng）：勉强。服：佩带。襊（ráng）：原为去邪除恶之祭，此处用为动词，谓去灾求福。

〔9〕神：灵验。

【今译】

轻柔的春风惊起了大路微尘，
游人欣喜着岁华又一度更新。
人们闲暇正好在路旁饮酒，
小麦苗短还不怕辗上车轮。
城中居民厌腻了都市繁华，
四邻一清早车马喧闹全部出郊踏青。
歌鼓震响山林草木摇动，
饮食散落郊野鸟儿得食变得温驯。
什么人口称道人众人聚集围观，
拦路卖符一脸蛮横？
说他的符可使你养的蚕大如瓦瓮，
可使你养的羊个大如麕。
路人未必就相信这些话语，
勉强买符佩带为的是去灾求福在新春。
道人得了钱径直跑去沽酒，
醉倒还在说“我的符灵验如神！”

自金山放船至焦山〔1〕

【题解】

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苏轼赴杭州通判任途中作此诗。这首诗可看作《游金山寺》诗的姊妹篇。篇首极言金山楼观壮观伟深沉，钟鼓声响亮清远，以见僧徒之众、香火之盛，并用此对比写出焦山的清静冷落。诗人对那些不愿前往冷寂焦山的同游者，进行了隐约的嘲讽，实际上也就是对名利场中俗子的鄙视。然后他又以自傲的口吻写到诗人以穷薄之命不畏江潭之险，独自遨游，饮酒歌啸的超然之乐。又写到焦山老僧惊见客至，迎笑交谈得知竟是同乡，于是诗人在观赏山水景色之外，得到了他乡遇故人的分外之乐。老僧简朴宁静的生活，引起了诗人对山林的向往。他慨叹自身不能见容于朝廷，刚直的生性也很难适应险恶的官场，因此在篇末表露出想要辞官归隐的意愿。全诗于纪游中多抒感慨，自然流利。

【原诗】

金山楼观何眈眈^{〔2〕}，撞钟击鼓闻淮南^{〔3〕}。焦山何有有修竹，采薪汲水僧两三。云霾浪打人迹绝^{〔4〕}，时有沙户祈春蚕^{〔5〕}。我来金山更留宿，而此不到心怀惭^{〔6〕}。同游尽返决独往^{〔7〕}，赋命穷薄轻江潭^{〔8〕}。清晨无风浪自涌，中流歌啸倚半酣。老僧下山惊客至，迎笑喜作巴人谈^{〔9〕}。自言久客忘乡井，只有弥勒为同龕^{〔10〕}。困眠得就纸帐暖^{〔11〕}，饱食未厌山蔬甘。山林饥饿古亦有，无田不退宁非贫^{〔12〕}？展禽虽未三见黜^{〔13〕}，叔夜自知七不堪^{〔14〕}。行当投劾谢簪组^{〔15〕}，为我佳处留茅庵。

注释

〔1〕焦山：在长江中，因汉末焦先隐居于此，故名，与金山对峙，并称“金、焦”。

〔2〕眈（dān）眈：深邃貌。左思《魏都赋》：“翼翼京室，眈眈帝宇。”

〔3〕淮南：指扬州。

〔4〕云霾（mái）：阴云，形容翻卷的浪涛。

〔5〕沙户：诗人自注：吴人谓水中可田者为沙。

〔6〕此：指焦山。

〔7〕尽返：一本作“兴尽”。

〔8〕赋命：天生的命运。

〔9〕迎笑句：诗人自注：“焦山长老，中江人也。”中江，四川县名。

〔10〕弥勒：佛名。弥勒是姓，为慈氏；字阿逸多，义为无胜。同龕（kān）：意为同室相伴。龕，盛着佛像或神主的小阁。

〔11〕纸帐：纸作的帐子。用藤皮茧纸缠于木上，以索缠紧，勒作皱纹，不用糊，以绵拆缝，以稀布为顶，取其透气。唐诗僧齐己《夏日草堂作》诗：“沙泉带草堂，纸帐卷空床。”

〔12〕无田句：苏轼《游金山寺》诗云：“有田不归如江水”，此处进一步加强语气，以表示想要辞官归隐的心愿。

〔13〕展禽句：春秋时鲁大夫，鲁僖公时人，又字秀。因食邑柳下，谥

惠，故称柳下惠。任士师时，三次被免官。此诗人借以自况仕途不得志。黜(chù)，废免。

〔14〕叔夜句：三国时魏人嵇康（字叔夜）反对当时执政的司马师、司马昭等。山涛推荐他做选曹郎，他在给山涛的绝交书里列陈不能出仕的原因有“必不堪者七，甚不可者二”。后以“七不堪”作为才能不称的典故。苏轼反对王安石变法，故用此典，表明不合作态度。

〔15〕投劾(hé)：指自劾。劾，检举过失，古代官员检举某官过失，向上司或朝廷打报告，称“劾状”。凡是被劾或自劾的，视其过失大小，予以不同的处分。谢簪组，辞去官职。谢，辞谢。簪，固冠的签子。组，系印的带子。簪组犹言冠带，指有官职的人。

【今译】

金山的寺院楼阁多么壮伟深邃，
撞钟击鼓的宏亮声音一直传到淮南。
焦山到底有什么？只有茂密长竹，
打柴汲水的僧侣不过二三。
翻卷的波涛汹涌人迹罕到，
时有沙田农户前去祈求春蚕。
我来金山还在此地留宿，
不去焦山让我心中自惭。
同游的人都已返回，我决然独自前往，
天生命穷运薄不惧怕险恶的江潭。
清晨无风波浪兀自腾涌，
舟行中流我高歌长啸趁着饮酒半酣。
老僧下山惊异我这远客来到，
笑着迎接知是同乡，欣喜地亲切交谈。
老僧说久客异地已忘怀故里，
终年只是跟弥勒佛相随相伴。
困眠时纸帐中十分温暖，
饱食从来没嫌弃山中菜蔬味道不甘。
居住在山林从自古以来就会有饥饿，
未置田产因此不肯退隐岂不太贪？
我虽然没像展禽那样三次被罢，
却如嵇康般自知出仕有七种不堪。
我就要自己请求辞去官职，
请为我在山水佳处留一茅屋且把身安。

病中游祖塔院^{〔1〕}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诗人描写了病中游祖塔院的情景。诗中
所写紫李黄瓜的乡村风光，与乌纱白葛道衣装束的诗人，搭配成一幅色彩清丽、
情调脱俗的图画。而野寺的幽静清凉正宜于病中的诗人休息，于是诗人由此深深

体悟了因病得闲的妙处，并借佛祖故事表明，此心安处是医治一切身体与灵魂创伤的良方。末二句归结到和僧侣自然而亲切的关系，以见诗人自己已经“近道”的内心境界。全诗写景中不但如陈衍所评“有兴味”，还蕴含着更深的哲理。

【原诗】

紫李黄瓜村路香，乌纱白葛道衣凉^{〔2〕}。闭门野寺松阴转，欹枕风轩客梦长。因病得闲殊不恶，安心是药更无方^{〔3〕}。道人不惜阶前水^{〔4〕}，借与匏樽自在尝^{〔5〕}。

注释

〔1〕祖塔院：即虎跑寺，在杭州虎跑山上。寺内有泉（虎跑泉）自山岩中流出，甘冽胜常。为西湖名胜之一。

〔2〕葛（gé）：葛布，以葛的纤维织成的布，俗称夏布。道衣，僧道所穿之服，亦指家居穿的道袍。林逋《湖山小隐》诗：“步穿僧径出，肩搭道衣归。”

〔3〕欹（qī）：斜倚。

〔4〕安心句：《景德传灯录》卷三《第二十八祖菩提达摩》记僧神光（慧可）向达摩求法，“光曰：‘我心未宁，乞师与安。’师曰：‘将心来与汝安。’曰：‘觅心了不可得。’师曰：‘我与汝安心竟。’”苏轼《次韵韶守狄大夫见赠》二首其一：“有病安心是药方。”

〔5〕阶前水：指虎跑泉水，味极甘冽。

〔6〕匏（páo）樽：葫芦作的酒樽，泛指饮器。

【今译】

村路上紫李黄瓜一阵阵芳香，
乌纱帽白夏布道袍十分清凉。
野寺里闭门休息任他松阴转移，
斜靠枕头睡在风凉的窗下午梦正长。
因病得到闲暇确实不错，
安心就是医治一切疾病的良方。
僧人不吝惜阶前甘冽的泉水，
借给我容器让我随意品尝。

惠崇春江晚景^{〔1〕}（二首录一）

苏 轼

【题解】

本诗于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在汴京作，是为僧惠崇所画的一幅戏鸭图而题。苏轼评论王维时曾说：“观摩诘之画，画中有诗；味摩诘之诗，诗中有画。”（《题蓝田烟雨图》）这评语也正可用于苏轼自己的诗画，他也是一位将诗情和画意结合得很好的人，这首诗文字本身就象是一幅生动的、有声有色的春江图，诗中所写的竹外桃花、春江浮鸭、蒌蒿芦芽、欲上的河豚，无不充满生命的

喜悦，无不充满诗人对早春美好风光的礼赞。“春江水暖鸭先知”句，既点明画题，兴象又极为深妙，令人叫绝。这是一首脍炙人口、传诵久远的名作。

【原诗】

竹外桃花三两枝，春江水暖鸭先知。蒌蒿满地芦芽短^{〔2〕}，正是河豚欲上时^{〔3〕}。

注释

〔1〕惠崇：淮南人，一作建阳人，宋初九诗僧之一，能诗善画。《图绘宝鉴》说他“工画鹅、鸭、鹭鸶”。《图画见闻志》说他：“尤工小景，为寒汀远渚、潇洒虚旷之象，人所难到。”王安石《纯甫出释惠崇画要予作诗》推尊道：“画史纷纷何足数，惠崇晚出吾最许。”晚景，一本作“晓景”。

〔2〕蒌（lóu）蒿句：王士禛《居易录》卷十三：“《尔雅》：蒌，蒌蒿。郭璞注：蒌蒿也，生下田，初出可啖，江东用羹鱼。故坡诗云：‘蒌蒿满地……河豚欲上时。’七字非泛咏景物，可见坡诗无一字无来历也。”蒌蒿，水草名，也称蒌荻，白蒿。

〔3〕河豚（tún）：鱼名，古谓之鲀，又名鲐、鲑。亦称河鲀。

【今译】

竹林外刚开了桃花三两枝，
春江水温暖小鸭最先感知。
遍地长满蒌蒿芦芽还短，
正是河豚将要游上来时。

八月十五日看潮五绝^{〔1〕}（录三）

苏 轼

其 一

【题解】

这一组七绝作于熙宁六年（公元1073年），诗人时任杭州通判。宋初潘阆《酒泉子》【忆余杭】词云：“长忆观潮，满郭人争江上望。来疑沧海尽成空，万面鼓声中。”由此可知钱塘江潮气势声威之壮。本诗犹如一首序曲，写出江潮将至时，“已作霜风九月寒”的威力，同时表露自己等待月夜时观看夜潮的殷切心情。

【原诗】

定知玉兔十分圆^{〔2〕}，已作霜风九月寒。寄语重门休上钥^{〔3〕}，夜潮留向月中看。

注释

〔1〕看潮：一作“观潮”。

〔2〕玉兔：古代传说月中有玉兔捣药，故以玉兔代指月。圆：一

作“团”。

〔3〕重门：指九重天门。钥：门锁。

【今译】

准知道今晚的月亮十分团圆，
江潮欲来秋风已带着九月的清寒。
寄语九重天门请不要上锁，
我要留住月色把夜潮观看。

其 二

【题解】

这一首借用西晋王濬平吴的故事，将汹涌而至的江潮比作王濬率领战船、万人鼓噪进军使吴人震恐的壮大气势，形容恰如其分，生动而准确。诗中又写潮头竟将越山吞没的情景，可以想见那是一幅如何雄丽的图景。

【原诗】

万人鼓噪慑吴侬，犹似浮江老阿童^{〔1〕}。欲识潮头高几许？越山浑在浪花中^{〔2〕}。

注释

〔1〕万人二句：参见本诗【题解】。鼓噪，击鼓呼叫。慑（shè）吴侬，使吴人震慑。侬，恐惧。吴侬，吴语称我为“侬”，此处吴侬即指吴人。阿童，晋王濬小名阿童，平蜀以后，他造战船、练水军，顺流东下，一举消灭了东吴。似，一作“是”。

〔2〕越山：泛指杭州一带的山。浑，完全。

【今译】

江潮如万军击鼓呼叫，
壮大的声威使吴人震恐惊吓，
就好像当年王濬
率领着水兵顺流东下。
要知道潮头有多么高，
连越山都完全被吞没在浪花。

其 三

【题解】

诗为原五首之五。前两句巧用《庄子》典故，把江神河伯比作泛起微澜的小虫，相形之下，东来的海神涨起江潮则有气吐虹霓之势，正是庄子所说的小大之辨。后二句使用夫差及吴越王典故，以见用事的本地色彩。

【原诗】

江神河伯两醺鸡^{〔1〕}，海若东来气吐霓^{〔2〕}。安得夫差水犀手，三

千强弩射潮低^{〔3〕}。

注释

〔1〕河伯：传说之河神。《庄子·秋水》：“秋水时至，百川灌河，泾流之大，两涘渚崖之间不辨牛马。于是焉，河伯欣然自喜，以天下之美为尽在己。”《释文》：“河伯姓冯（pīn），名夷，一名冰夷。”醯（xī）鸡：小虫名。《庄子·田子方》：“丘之于道也，其犹醯鸡与！”注：“醯鸡者，瓮中之蠅（mìn）蠅（měng）（小虫，似蚊蚋，喜乱飞）。”

〔2〕海若：《庄子·秋水》：“（河伯）顺流而东行，至于北海，东面而视，不见水端。于是焉河伯始旋其面目，望洋向（海）若而叹曰……”若，海神。

〔3〕安得二句：诗人自注：“吴越王尝以弓弩射潮头，与海神战，自尔（从此）水不近城。”又《国语·越语》上载：“今（吴王）夫差衣水犀之甲者，亿有三千。”注：“犀形似象而大，今徼外所送，有山犀、水犀。水犀之皮，有珠甲，山犀则无。”杜牧《润州》诗：“谢朓诗中佳丽地，夫差传里水犀军。”此处以夫差借指五代时吴越王。

【今译】

江神河伯泛起微波
不过是两只小蠅虫而已，
海神挟带潮水汹涌东来
气势真如吞吐虹霓。
哪儿能找到吴王夫差的兵士
个个身穿水犀甲衣？
三千支强劲的弓箭，
定把高高的潮头射低。

东坡一绝

苏轼

【题解】

本诗作于神宗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苏轼《东坡八首·序》云：“余至黄州二年，日以困匮。故人马正卿哀余乏食，为于郡中请故营地数十亩，使得躬耕其中，地既久荒，为茨棘瓦砾之场，而岁又大旱，垦辟之劳，筋力殆尽。”尽管政治处境险恶，生活条件困苦，苏轼仍能泰然自处，保持对生活的热爱，并敢于向生活挑战，保持其不畏艰难的坚毅精神。这首小诗就以寻常生活小景——月夜里拄杖漫步于山石高低不平的东坡为乐，显示了诗人幽独高洁的心性和履险如夷的人生态度。陈衍评曰：“东坡兴趣佳，不论何题，必有一二佳句，此类是也。”这理解还嫌过于狭窄浅陋，我们所以赞赏此诗并不在于一二佳句，而在于诗中显露出的诗人高尚的精神境界。

【原诗】

雨洗东坡月色清，市人行尽野人行^{〔2〕}。莫嫌荦确坡头路^{〔3〕}，自爱铿然曳杖声^{〔4〕}。

注释

〔1〕东坡：参见本诗【题解】，其地在黄州东门外，又效白居易忠州东坡之名，故云东坡，诗人并以之作为自己的别号。

〔2〕市人：隐指追名逐利奔走于仕途的人。野人，乡野之人，在野的无官职的居士，苏轼自指。

〔3〕荦（luò）确：指险峻不平的山石。

〔4〕铿（kēng）：象声词，此指手杖敲击山石所发之声。曳，拖。

【今译】

雨水洗净了东坡，
月色更显得清明，
熙熙攘攘的市人全都散去，
我这乡野之人独自出行。
不嫌坡头的石路高低不平，
就爱听手杖敲在上面铿锵的声音。

初到黄州

苏 轼

【题解】

元丰二年（公元1071年）八月，苏轼因“乌台诗案”被捕入狱，经过一百多天的审讯、折磨，其间又得到朝廷内外的多方营救，于同年十二月廿八日被责授检校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使。次年正月出京，二月抵黄州贬所，作此诗。诗中先用自嘲的口吻以双关语说自己为了生计而做官，又因言事和作诗获罪，总之是“为口忙”。早年抱负一无所成，反而变为罪人，不由得自笑“荒唐”，在这语句的背后潜藏着的是点点血泪。但诗人生性旷达，贬所水绿山青，物产丰饶，使他产生许多美妙的联想，见出他对生活的无限热爱。苏轼又以调侃的语气说明历代不少诗人曾任水部员外郎，自己列队其间，亦不为不幸。遗憾的是作为闲官他不能为国效力，只是空费俸禄而已。全诗以看似平和的格调，表现出内心深处的兀傲不平。

【原诗】

自笑平生为口忙^{〔2〕}，老来事业转荒唐。长江绕郭知鱼美，好竹连山觉笋香^{〔3〕}。逐客不妨员外置^{〔4〕}，诗人例作水曹郎^{〔5〕}。只惭无补丝毫事，尚费官家压酒囊^{〔6〕}。

注释

〔1〕黄州：今湖北黄冈。

〔2〕为口忙：意含双关，一指为生计而入仕，又指因言事获罪。其挽高

太后诗二首其二云：“关雎卷耳平生事，白首累臣正坐诗。”《四月十一日初食荔枝》诗云：“我生涉世本为口。”

〔3〕长江二句：句法正如其《南园》诗：“春畦雨过罗纨腻，夏垅风来饼饵香”，采用举果知因的联想手法。黄州在长江北岸，三面环水，且多竹。

〔4〕逐客：诗人被贬谪的罪人，故自称逐客。员外，定员以外的官员。置，安插。

〔5〕诗人句：南朝梁何逊、唐张籍、宋孟宾于均曾任水部郎，且都是诗人。

〔6〕尚费句：苏轼自注：“检校官例折支，多得退酒袋。”宋代官俸一部分用实物来抵数，叫做折支。《宋史·职官志》十一：“凡文武官料钱（俸钱），并支一分见（现）钱，二分折支。”检校官的“折支”，多用官府酿酒用剩的酒袋来抵数。

【今译】

真要嘲笑自己平生
总是为一张嘴不断奔忙，
年纪老大事业无成，
反作罪人转觉荒唐。
长江环绕着黄州城郭，
我想到鲜鱼一定味美非常，
山连着山都是翠绿修竹，
我已觉得嫩嫩的竹笋十分甜香。
我这被放逐的人
不妨安插在定员外的位置上，
历代许多诗人做过水部郎官，
我也不过是按照旧例一样。
只是惭愧从此对朝廷完全无用，
却要空费官府支付压酒的布囊。

正月二十日，往岐亭，郡人潘、古、郭三人送余于女王城东禅庄院^{〔1〕}

苏 轼

【题解】

本诗作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苏轼贬至黄州后，过着幽独的几乎是与世隔绝的生活，心境凄凉寂寞，尝尽了世态炎凉、人情冷暖的滋味。但也有不少知友或门生始终与他共进退而无怨无悔。在黄州也结识了一些新朋友，使他受伤的心得到友情的抚慰。追随他二十年的马正卿为他请得东坡之地并帮他垦荒，潘、古、郭三位新友也参预其间。苏轼《东坡八首》其七说：“我穷交旧绝，三子独见存。从我于东坡，劳饷同一飧。”本诗的写作背景诗题中已说得很清楚。诗中描写了乍见的初春种种景象，有声有色，又纯是乡野风光。同时在日常生活情形的叙述中，表现了贬斥生涯里友情带给他的温暖。篇末回忆去年贬来黄州途中“细雨梅花正断魂”的况味，痛定思痛，于平静中透出辛酸。全诗自然天成，正如纪昀

所评“其高处在气机生动，才力富健”（《瀛奎律髓刊误》卷十）。

【原诗】

十日春寒不出门，不知江柳正摇春。稍闻决决流冰谷^{〔2〕}，尽放青青没烧痕^{〔3〕}。数亩荒园留我住，半瓶浊酒待君温。去年今日关山路，细雨梅花正断魂^{〔4〕}。

注释

〔1〕岐亭：在今湖北麻城西南，苏轼在黄州期间时常往游。潘、古、郭：苏轼黄州新友，其《黄州八首》之七云：“潘子久不调，沽酒江南村。郭生本将种，卖药西市垣。古生亦好事，疑是押牙孙”，指潘大临（一说为潘丙，大临之叔）、郭遵、古耕道三人。女王城：《东坡志林》卷四《黄州隋永安郡》条：“今黄州都（东）十五里许有永安城，而俗谓之女王城。”一说为楚王城的讹音。东禅庄院，即定惠院。

〔2〕稍：犹“渐”。决决，水流貌。

〔3〕青青：指新生的野草。烧（shào），指野火。

〔4〕去年二句：暗用杜牧《清明》诗“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句意。元丰三年在赴黄州贬所途中，苏轼曾作《梅花》诗二首云：“春来幽谷水潺潺，的皪梅花草棘间。一夜东风吹石裂，半随飞雪度关山”；“何人把酒慰深幽，开自无聊落更愁。幸有清溪三百曲，不辞相送到黄州。”

【今译】

初春的严寒里，
十天来我未曾走出家门，
不知道江边柳丝，
已摇曳着新的青春。
渐渐听到山谷中
流冰融化的声音，
原野上一望无际的新草，
遮没了烧过野火的旧痕。
几亩荒僻的田园留我在这儿居住，
半瓶浑浊的老酒等待友人来温。
去年今日我走在关山道路，
细雨中梅花开放正暗自断魂。

书林逋诗后^{〔1〕}

苏 轼

【题解】

此诗作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诗中对宋初山林诗人林逋的人格、诗歌、书法，都给予很高的评价。诗人以赞赏的笔调写江南清丽的山光水色，甚至使浸润其间的“佣奴贩妇”都具有“冰玉”之质，并以此作为衬托，显示林逋的资质

气度更是“神清骨冷”、超凡脱俗。然后诗人写到自己对林逋的景仰，并称扬他的诗清而不寒，书法瘦而劲健。诗中又写出诗人最为看重的是林逋蔑视富贵利禄，清高傲世的人格，并认为他的流品足以配水仙王，是神仙一般的人物，只可以寒泉秋菊祭祀，才称其高洁。本篇虽以议论为诗，却多有妙句。

【原诗】

吴侬生长湖山曲^{〔2〕}，呼吸湖光饮山绿^{〔3〕}。不论世外隐君子，佣奴贩妇皆冰玉^{〔4〕}。先生可是绝俗人^{〔5〕}，神清骨冷无由俗。我不识君曾梦见，瞳子瞭然光可烛^{〔6〕}。遗篇妙字处处有，步绕西湖看不足。诗如东野不言寒^{〔7〕}，书似西台差少肉^{〔8〕}。平生高节已难继，将死微言犹可录^{〔9〕}。自言不作封禅书^{〔10〕}，更肯悲吟白头曲^{〔11〕}？我笑吴人不好事，好作祠堂傍修竹。不然配食水仙王^{〔12〕}，一盏寒泉荐秋菊。

注释

〔1〕林逋：见前林逋诗附小传。

〔2〕吴侬：吴语自称或称人为“侬”，此泛指江南人。曲，一作“麓”。

〔3〕绿：原本作“渌”，一本作“绿”。

〔4〕佣奴：一作“佣儿”。

〔5〕可是：岂是。

〔6〕瞳子句：皇甫湜《唐故著作佐郎顾况集序》：“湜以童子见君扬州孝感寺，君披黄衫白绢^髻头，眸子瞭然，炯炯清立。”此用其意。瞭然，谓眼珠明亮。

〔7〕诗如句：苏轼《祭柳子玉文》谓“郊寒岛瘦”，因孟郊（字东野）多穷苦之辞，诗风清寒。

〔8〕西台：指宋书法家李建中，字得中，蜀人，善真行书，曾掌西京（洛阳）留司御史台，故称李西台或李留台。

〔9〕微言：精微的言论。

〔10〕自言句：苏轼自注：“逋临终诗云：‘茂陵他日求遗稿，犹喜初无封禅书。’”《史记·司马相如列传》：“相如既病免，家居茂陵。天子（武帝）曰：‘司马相如病甚，可往从悉取其书，若不然，后失之矣。’使所忠往，而相如已死，家无书。问其妻，对曰：‘长卿固未尝有书也。时时著书，人又取去，即空居。长卿未死时，为一卷书，曰有使者来求书，奏之。无他书。’其遗札言封禅事，奏所忠。忠奏其书，天子异之。”

〔11〕白头曲：葛洪《西京杂记》云：“相如将聘茂陵女为妾，卓文君作《白头吟》以自绝，相如乃止。”此处白头曲借指伤老嗟卑的诗歌。

〔12〕不然二句：苏轼自注：“湖（西湖）上有水仙王庙。”荐，遇时节供时物而祭。

【今译】

吴人生长在湖山深曲处，
呼吸着湖光饮的是青山翠绿。
不用说超然世外的隐士，
连奴仆女贩都清如冰玉。
林先生并不是隔绝凡尘的人，

天生就神清骨冷资质脱俗。
我不认识林先生却曾经梦见，
目光清炯照人犹如明烛。
遗留的诗篇和墨迹处处都有，
环绕着西湖总也看不足。
诗歌像孟郊但没有寒苦格调，
书法似李建中笔力瘦硬刚拙。
平生高尚的风节无人能继，
临终时精微的言语还值得记录。
自己说没有写过封禅书一类的东西，
难道他还肯把叹老嗟悲的诗句写出？
我笑江南人并不好事，
倒喜欢建造祠堂依傍着修竹。
不然就该让林先生的像配水仙王，
将一盏寒泉一支秋菊向他献上。

予以事系御史台狱，狱吏稍见侵^{〔1〕}，自度不能堪，
死狱中不得一别子由，故作二诗授狱卒梁成以遗子由

苏 轼

其 一

【题解】

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王安石罢相，退居金陵。从此变法派中人物多为政治投机家，结党营私，专力排斥异己，苏轼不幸成为了官僚们倾轧的牺牲品。元丰二年（公元1081年）四月，苏轼由徐州知州调任湖州知州，在《湖州谢表》中有“知其愚不适时，难以追陪新进；察其老不生事，或能牧养小民”等语，引起新党人物的极大不满。苏轼在多年地方官任上，一方面对新法中利民的部分积极推行，对新法流弊则在诗文中“托事以讽”。言官何正臣、李定、舒亶等摘其诗文中的片言只语，四次上章弹劾，给苏轼加上“愚弄朝廷”、“指斥乘舆”、“包藏祸心”等罪名，终于由御史台派人于同年七月二十八，在湖州任所将苏轼抓捕，递解至京师。八月十八日，将其投入御史台狱，这就是有名的“乌台诗案”。苏轼在狱中遭受诟辱折磨，感到难以逃脱一死的厄运，于是写下这两首痛彻心腑的诗与弟弟诀别。诗中诉说自己因“愚暗”不识时务而获罪，只好用未老的生命去“偿债”，这固然是令人痛心的事，而自己死后，家小的负担将加在弟弟头上，心中不忍却又无奈。自己死去虽不足惜，但与弟弟早早退闲对床同听夜雨的旧约终成为泡影，日后每当夜雨时，弟弟将因悼念兄长而独自伤心，今生已矣，只能与弟弟结来世之缘。全诗写得沉痛已极，令人不忍卒读，“是处”二句最为凄恻、精警。

【原诗】

圣主如天万物春^{〔2〕}，小臣愚暗自亡身。百年未满先偿债^{〔3〕}，十口无归更累人^{〔4〕}。是处青山可埋骨^{〔5〕}，他年夜雨独伤神^{〔6〕}。与君世世为兄弟，又结来生未了因^{〔7〕}。

注释

〔1〕狱吏：原本作“府吏”，一作“狱吏”。

〔2〕圣主句：《论语·阳货》：“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此化用其意。

〔3〕百年未几：苏轼时年四十四。百年，指人的自然寿命，即一生。

先：一作“须”。偿债：指以生命抵罪。

〔4〕十口句：苏轼入狱，其家眷由苏辙之婿王适兄弟安置在南都（应天府），由苏辙照管，负债累累。

〔5〕是处：一作到处。埋骨，原本作“藏骨”，一本作“埋骨”。

〔6〕他年句：参见前《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诗注，及本诗“题解”。他年，一本作“他时”。

〔7〕又结：一作“更结”。来生，一作“人间”。

【今译】

圣明的君主有如上天，
光辉照耀万物焕发青春，
小臣我愚昧不明事理，
自己毁灭了自己的一生。
没有能够活到自然的天寿，
先要用半老的生命把孽债还清，
叹息十口家小失去归宿，
从此就要带累亲人。
处处青山自可以埋葬我的尸骨，
日后每逢夜雨你却要独自伤神。
与你相约世世永做兄弟，
再结束了的缘分在来生。

其 二

【题解】

诗中描写了御史台狱阴气森然的景象，月夜风动檐铃引起的不是宁静、愉悦的感觉，反倒是“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向往自由不可得而死亡就在须臾之间的恐惧之情。这两句写得惊心动魄，只有一个无辜而遭陷害沦于绝境，濒于死亡的人，才可能体验到。只有才华绝世的苏轼才能如此简炼、深切地表达出来。诗中又抒写了对妻子儿女留恋与惭愧交并的复杂感情。篇末写出因闻江浙百姓为自己祈祷，盼望死后埋葬彼地的心愿。全诗以凄苦的笔调写出一个正直敢言深受百姓爱戴的官员横遭迫害的绝望心情，千载以下仍能引起人们对他深深的同情。

【原诗】

柏台霜气夜凄凄^{〔1〕}，风动琅玕月向低^{〔2〕}。梦绕云山心似鹿，魂惊汤火命如鸡^{〔3〕}。眼中犀角真吾子^{〔4〕}，身后牛衣愧老妻^{〔5〕}。百岁神游定何处^{〔6〕}？桐乡知葬浙江西^{〔7〕}。

注释

〔1〕柏台：即御史台。汉御史府中列植柏树，常有野鸟数千栖宿其上，后因称御史台为柏台或称乌台。此处指御史台狱。霜气：一作“霜叶”。

〔2〕风动：一作“风撼”。琅（láng）珰：金属或玉器相碰击的声音，此处指檐铃，杜甫《大云寺赞公房》诗：“夜深殿突兀，风动金琅玕。”

〔3〕梦魂二句：苏轼在狱中多次被提审、逼供、诟辱、拷打，尤其是九月十四日李定提审他，“诟辱通宵不忍闻”。在初入狱时，狱卒就曾问他“五代有无誓书铁券”，即祖上有无功勋可使子孙犯了死罪而能得到赦免的特权证明。至写此诗时，苏轼自分必死，故有此二句。惊，原本作“飞”，一本作“惊”。

〔4〕犀角：额角骨，谓天庭饱满。《战国策·中山》：“若乃其眉目准颧权衡，犀角偃月，彼乃帝王之后，非诸侯之姬也。”苏轼《将至筠先寄迟适远三犹子》诗：“未见丰盈犀角儿，先逢玉雪王郎子（指苏辙婿王子立）。”

〔5〕身后句《汉书·王章传》：“初，章为诸生学长安，独与妻居，章疾病，无被，卧牛衣中。……后章仕宦历位，及为京兆，欲上封事，妻又止之，曰：‘人当知足，独不念牛衣中泣涕时耶？’”后王章不听，上书弹劾外戚权臣王凤得祸，下狱死。此用其事表明对朝廷的忠直，并表示对妻子的歉疚心情。牛衣，给牛御寒的蓑衣。

〔6〕百岁：指死后。

〔7〕桐乡句：苏轼自注：“狱中闻杭、湖间民为余作解厄道场累月，故有此句。”此句用朱邑事，西汉朱邑在桐乡（今安徽舒城）做官时为百姓做了许多好事，死后葬于桐乡，当地人为之建祠奉祀。苏轼任杭州通判三年，甚有德政，受到百姓深深爱戴，故以朱邑自比。

【今译】

御史台霜气森然，
夜晚更显得万分凄寂，
秋风吹檐铃叮当乱响，
天上明月一点一点地转低。
心神惶惑如同囚系的麋鹿，
梦魂萦绕着山林那自由天地，
又像就要被宰割的小鸡，
想到烈火烧着沸水，不由得魂惊魄悸。
思念我天庭饱满可爱的儿子，
却因忠直获罪愧向患难与共的老妻。
要知死后的神魂游往何处？
会如朱邑葬于桐乡，埋骨在浙江之西。

东坡摘句图（十条）

苏 轼

《龟山》云：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

注释

原诗如下：“我生飘荡去何求，再过龟山岁五周。身行万里半天下，僧卧一庵初白头。地隔中原劳北望，潮连沧海欲东游。元嘉旧事无人记，故垒摧颓今在不（否）？”龟山，山名，在泗州境内（今安徽盱眙县）。苏轼自注：“（南朝）宋文帝遣将拒魏太武，筑城北山。”

【今译】

我已飘荡万里走遍半个天下，
僧人却始终静卧此寺初生白发。

二

《赠东林总长老》云：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静身？

注释

原诗如下：“溪声便是广长舌，山色岂非清静身？夜来八万四千偈，他日如何举似人！”东林，寺名，故址在今江西庐山，晋江州刺史桓伊为释慧远所建。广长舌，佛教谓佛有三十二相，第二十七相为广长舌相，言舌叶广而长。《法华经》六“如来神力品”：“现大神力，出广长舌，上至梵世。”后用为能言善辩之喻。

【今译】

溪水潺潺就是神佛能言善辩的舌相，
苍翠山色难道不是清虚宁静的佛身？

三

《甘露寺》云：江山岂不好？独游情易阑。

注释

原诗如下：“江山岂不好？独游情易阑。但有相携人，何必素所欢。我欲访甘露，当途无闲官。二子旧不识，欣然肯联鞍。古郡山为城，层梯转朱栏。楼台断崖上，地窄天水宽。一览吞数州，山长江漫漫。却望大阳寺，惟见烟中竿。狠石卧庭下，穹隆如伏羶。缅怀卧龙公，挟策事珣钻。一谈收狮子，再说走老瞞。名高有余想，事往无留观。萧翁古铁钁，相对空团团。坡陀受百斛，积雨生微澜。泗水逸周鼎，渭城辞汉盘。山川失故态，怪此能独完。僧繇六化人，霓衣挂冰纨。隐见十二叠，观者疑夸谩。破板陆生画，青猊戏盘跚。上有二天人，挥手如翔鸾。笔墨虽欲尽，典刑垂不刊。赫赫赞皇公，英姿凛以寒。古柏亲手种，挺然谁敢干。枝撑云峰裂，根入石窟蟠。荆草得断碑，斩崖出金棺。瘞藏岂不牢，见伏理可叹。四雄皆龙虎，遗迹俨未刊。方其盛壮时，争夺肯少安？废兴属造物，迁逝谁控搏？况彼妄庸子，而欲事所难。古今共一轨，后世徒辛酸。聊兴广武叹，不待雍门弹。”甘露寺，在今江苏镇江北固山上，传为三国东吴甘露年间（公元265年）始建。唐乾符

间（公元875—879年），庙毁。宋大中祥符间（公元1008—1012年）移建于北固山上。

【今译】

江山胜景难道不美？
独自漫游情兴容易衰减。

四

《和子由论书》云：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又：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

注释

原诗如下：“吾虽不善书，晓书莫如我。苟能通其意，常谓不学可。貌妍容有颦，璧美何妨椭。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好之每自讥，不谓子亦颇。书成辄弃去，谬被旁人裹。皆云本阔落，结束入细么。子诗亦见推，语重未敢荷。迩来又学射，力薄愁官诤。好多竟无成，不精安用夥。何当尽屏去，万事付懒惰。吾闻古书法，守骏莫如跛。世俗笔苦骄，众中强嵬𡗗。钟张忽已远，此语与时左。”吾虽，原本作“我衰”，据别本改。婀（ē）娜（nuǒ）：柔美貌。

【今译】

我虽然并不专擅书法，
懂书法却没人比得上我。
书法应在端庄中兼有流丽，
刚健的骨力下透露出柔和。

五

《试院煎茶》云：蟹眼已过鱼眼生，飏飏欲作松风鸣。

注释

原诗如下：“蟹眼已过鱼眼生，飏飏欲作松风鸣。蒙茸出磨细珠落，眩转绕瓯飞雪轻。银瓶泻汤夸第二，未识古人煎水意。君不见，昔时李生好客手自煎，贵从活火发清泉。又不见，今时潞公煎茶学西蜀，定州花瓷琢红玉。我今贫病常苦饥，分无玉笋捧蛾眉。且学公家作茗饮，搏炉石铉行相随。不用撑肠拄腹文字五千卷，但愿一瓯常及睡足自高时。”试院，指杭州府试院。蟹眼，形容水初沸时泛起的小水泡。泡渐大为鱼眼。

【今译】

蟹眼样的小水泡渐变作鱼眼大，
煎的茶飏飏作响如闻松风欲鸣。

六

《伯时所画王摩诘》云：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

注释

诗题应作《次韵鲁直书伯时所画王摩诘》。原诗如下：“前身陶彭泽，后身韦苏州。欲觅王右丞，还向五字求。诗人与画手，兰菊方春秋。又恐两皆是，分身来入流。”伯时，李公麟，字伯时，号龙眠居士（一作龙眠山人）。舒城（今属安徽）人，元祐进士。著名画家，擅画山水、佛道像，山水似李思训，佛像近吴道子，尤精鞍马，又是鉴赏家和收藏家。王摩诘，唐诗人王维字摩诘，山水田园诗派领袖，又是南宗水墨画的创始人。陶彭泽，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任彭泽令，故称。韦苏州，唐诗人韦应物曾任苏州刺史，故称。苏轼极其敬仰推尊此二位诗人，故以之称誉王维。

【今译】

你上辈子就是诗风淡雅的陶渊明，
你下辈子变作诗风简远的韦应物。

七

《戏子由》云：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

注释

原诗如下：“宛丘先生长如丘，宛丘学舍小如舟。常时低头诵经史，忽然欠伸屋打头。斜风吹帷雨注面，先生不愧旁人羞。任从饱死笑方朔，肯为雨立求秦优？眼前勃谿何足道，处置六凿顶天游。读书万卷不读律，致君尧舜知无术。劝农冠盖闹如云，送老齏盐甘似蜜。门前万事不挂眼，头虽长低气不屈。余杭别驾无功劳，画堂五丈容旗旄。重楼跨空雨声远，屋多人少风骚骚。平生所惭今不耻，坐对疲氓更鞭撻。道逢阳虎呼与言，心知其非口唯诺。居高志下真何益，气节消缩今无几。文章小技安足程，先生别驾旧齐名。如今衰老俱无用，付与时人分重轻。”所摘二句讥刺当时朝廷重法轻儒。律、法律、法令，此具体指王安石新法。致君句，杜甫《奉赠韦左丞丈二十二韵》：“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苏轼《沁园春》词：“当时共客长安，似二陆初来俱少年，有笔头千字，胸中万卷；致君尧舜，此事何难。”尧舜，上古两位圣君。术，指治术。

【今译】

虽然读书万卷却不读法家的律令。
辅佐君王成为尧舜自知没有法术。

八

《送李公择》云：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

注释

原诗如下：“嗟余寡兄弟，四海一子由。故人虽云多，出处不我谋。弓车无停招，逝去势莫留。仅存今几人？各在天一隅。有如长庚月，到晓烂不收。宜我与夫子，相好手足俟。比年两见之，宾主更献酬。乐哉十日饮，衍衍和不流。论事到深夜，僵仆铃与驺。颇尝见使君，有客如此不？欲别不忍

言，惨惨集百忧。念我野夫兄，知名三十秋。已得其为人，不待风马牛。他年林下见，倾盖如白头。”李公择，李常（公元1027—1090年），字公择，建昌（今江西永修）人。与苏轼交谊最厚，政治立场一致。王安石尝引为三司条例检详官，辞不就。曾上十余疏反对新法。

【今译】

叹息我家兄弟实在太少，
四海之内只有一个子由。

九

《睡起》云：一枕清风直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

注释

原诗如下：“一枕清风值万钱，无人肯买北窗眠。开心暖胃门冬饮，知是东坡手自煎。”诗题别本作《睡起闻米元章冒热到东园送麦门冬饮子》。直，同“值”。北窗眠，用陶渊明事。陶渊明《与子俨等疏》云：“尝言五六月中北窗下卧，遇凉风暂至，自谓是羲皇上人。”

【今译】

清风中一枕短梦真值万钱，
如今却无人肯买北窗下眠。

十

《寄题吴州新开古东池》云：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

注释

原诗如下：“百亩清池傍郭斜，居人行乐路人夸。自言官长如灵运，能使江山似永嘉。纵饮座中遗白蛤，幽寻尽处见桃花。不堪山鸟号归去，长遣王孙苦忆家。”诗题别本作《寄题兴州晁太守新开古东池》。吴州，当指吴兴，即今浙江湖州。灵运，南朝刘宋诗人谢灵运，曾为永嘉（今属浙江温州）太守，“郡有名山水，灵运素所爱好。……遂肆意游遨，遍历诸县，动逾旬朔。……所至辄为诗咏以致其意。”（《南史·谢灵运传》）此处以吴兴太守比喻喜凿山浚湖、遨游山水的诗人谢灵运，赞其有德政而风雅。又，晋王羲之亦曾任永嘉太守。

【今译】

自己说做官长像南朝的谢灵运，
能使江山如永嘉一样清雅秀丽。

苏辙 二首

与兄子瞻会宿二首^{〔1〕}

苏 辙

其 一

【作者简介】

苏辙（公元1039—1112年），字子由，一字同叔，晚号颍滨遗老，眉州眉山（今属四川）人。与父洵、兄轼同以文学知名。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六年，又举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因乞侍父未仕。英宗朝为大名府留守推官。神宗朝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由朝廷出为河南推官、齐州掌书记等职。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兄轼被罪，辙亦坐贬监筠州盐酒税。哲宗元祐间累官至尚书右丞、大中大夫守门下侍郎。绍圣初以元祐党人落职。出知汝州、袁州等，后责授化州别驾，雷州安置。徽宗朝屡退屡进。政和二年（公元1112年）以大中大夫致仕。其散文成就最高，与父、兄同列唐宋古文八大家，亦善诗赋，诗追步其兄，艺术造诣则远逊其兄。有《栞城集》。

【题解】

《宋史·苏辙传》云：“辙与兄进退出处，无不相同，患难之中，友爱弥笃，少无怨尤，近古罕见。”仁宗嘉祐六年（公元1061年）苏辙兄弟入仕途，第一次分手时，轼赠诗有云：“亦知人生要有别，但恐岁月去飘忽。寒灯相对记畴昔，夜雨何时听萧瑟？君知此意不可忘，慎勿苦爱高官职。”苏轼兄弟早年共读韦应物诗，惻然有感，相约早退，共享亲居之乐。但进入仕途后，二人天各一方，别多会少，最长的一次分离竟达七年。神宗熙宁十年（公元1077年）四月，苏辙送兄赴徐州太守任，在徐州相聚一百多天。此二诗作于七月。诗中抒写了兄弟二人久别重逢悲喜交集的心情，也流露出政治上不得志的郁闷和不平。这第一首即景抒情。在古木幽森的逍遥堂里兄弟共宿，只听得半夜传来萧萧风雨之声，它引起二人悲欢离合的无限感慨。从前他们相约早退林下，对床卧听夜雨，眼前似乎践偿了前约，在风雨声中共宿，实际上却只不过是“误喜”，或是短暂的欢喜罢了。自熙宁四年以后苏轼兄弟因与王安石政见不合相继被迫外任，二人辗转州郡，早年“致君尧舜”的壮志一无所成，四处游宦，岁月蹉跎。这长年的别离并非是“苦爱高官职”，而是政治失意，身不由己。今天兄弟会宿一堂，恍惚中暂时忘记了是漂泊他乡。诗中的“不知”二字与“误喜”一样，是自嘲，更是悲叹。这首诗以故作轻松的笔调，抒发了极其悲凉的感情。

【原诗】

逍遥堂后千寻木^{〔2〕}，长送中宵风雨声。误喜对床寻旧约，不知漂泊在彭城^{〔3〕}。

注释

〔1〕诗题别本一作“逍遥堂会宿二首并引”。其引曰：“辙幼从子瞻读书，未尝一日相舍。既壮，将宦游四方，读韦苏州诗至‘安知风雨夜，复此对

床眠’，惘然感之，乃相约早退，为闲居之乐。故子瞻始为凤翔幕府，留诗为别曰：‘夜雨何时听萧瑟？’其后子瞻通守余杭，复移守胶西，而辙滞留于淮阳、济南，不见者七年。熙宁十年二月，始复会于澶渊之间，相从来徐，留百余日。时宿于逍遥堂，追感前约，为二小诗记之。”

〔2〕千寻：原本作“千章”，据别本改。一寻为八尺，千寻形容树木高大。

〔3〕误喜二句：参见本诗【题解】与注〔1〕。彭城，即今江苏徐州。

【今译】

逍遥堂后千丈高的幽森古木，
半夜里远方送来萧萧的风雨声。
误以为实现了对床共听夜雨的盟约而高兴，
暂时忘怀了眼前不过是漂泊在彭城。

其 二

【题解】

这是一首抒别情诗。诗人只从兄长苏轼这一方来刻画，想象自己离去后，逍遥堂秋来夜凉如水，心情与环境同样凄冷的兄长，为了驱散离愁，将像山简那样喝得酩酊大醉，独自在北窗下困卧不起。而窗外风雨吹打松竹，发出一片凄切的秋声。这跟兄弟对床夜话，是两幅截然不同的生活图画，回应二人的前约，越发显示了别离的愁苦。这首诗不写自己的别恨，而从对方来写，感情的层次表现得更深。本诗和前首写得真挚、质朴，情调凄楚，有极强的艺术感力，致使苏轼“读之殆不可为怀”。

【原诗】

秋来官阁凉如水〔1〕，客去山公醉似泥〔2〕。困卧北窗呼不起〔3〕，风吹松竹雨凄凄。

注释

〔1〕官阁：一本作“东阁”。

〔2〕客去：原本作“别后”，据别本改。山公醉似泥，化用山简事，《晋书·山简传》载，山简为襄阳太守时，“每出嬉游，多之（习家）池上，置酒辄醉，名之曰高阳池。时有儿童歌曰：‘山公出何许，往至高阳池。日夕倒载归，酩酊无所知。’”李白《襄阳歌》：“旁人借问笑何事？笑杀山公醉似泥。”

〔3〕北窗：原本作“纸窗”，据别本改。

【今译】

秋天官舍里夜凉似水，
我离去后你将像山公烂醉如泥。
困卧在北窗喊也喊不醒，
只听得窗外风吹松竹寒雨凄凄。

黄庭坚 三十九首

古诗二首上苏子瞻

黄庭坚

其 一

【作者简介】

黄庭坚（公元1045—1105年），字鲁直，自号山谷道人，又号涪翁，洪州分宁（今江西修水）人。英宗治平四年（公元1067年）进士，历任北京（今河北大名）国子监教授、吉州太和县知县等。哲宗元祐间召为校书郎，迁著作佐郎、集贤校理、起居舍人、秘书丞。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以元祐党人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丰三年（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召还。旋遭赵挺之排挤，以文字罪除名，编管宜州（今属广西），死于贬所。黄庭坚为“苏门四学士”之首，以诗歌负盛名，与苏轼并称“苏黄”，开一代诗风，为“江西诗派”宗师，又是著名书法家。作诗取法杜甫，在杜诗及前代诸家的艺术形式、格律句法上下功夫，刻意求新，讲究使事用典，“无一字无来历”，提出“夺胎换骨”、“点铁成金”之法，强调作诗要以学问、胸次为根本，强调化用前人成句，但讲求师其意而不师其句，力求洗削凡俗，创意出奇，造语尚奇尚硬。刘克庄《江西诗派》文中称其“会萃百家句律之长，穷究历代体制之变，搜猎奇书，穿穴异闻，作为古律，自成一家”。其诗注重诗法，着意炼字炼句，多用虚字，风格瘦硬生新。他所开创的“江西诗派”成为宋代最强有力、对后世影响极其深远的诗派。有《豫章先生文集》《山谷琴趣外篇》等。

【题解】

神宗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任北京国子监教授的诗人，倾慕时任徐州知州的苏轼，写了一封信并此二首诗寄给他。第一首以托物寄兴的手法，将苏轼比作“托根桃李场”（官场）的江梅，由于他孤傲高洁，终为权臣——桃李所忌，空自在冰雪中散放清香。而梅原本是调鼎之物，暗指苏轼本应作宰辅大臣，但却蹉跎岁月，老而无成。诗中又说梅味酸，亦即生性耿介，不如桃李甘甜，讨好于人，所以遭到弃掷。虽则如此，梅只要保住自己的本根——志行高洁的本性，一时被弃掷亦应无伤。全诗充满对苏轼的景仰、赞美，并为他横遭新党排挤，连年辗转远郡的遭遇，表示愤懑不平和深深的叹息。

【原诗】

江梅有佳实，托根桃李场^{〔1〕}。桃李终不言^{〔2〕}，朝露借恩光^{〔3〕}。
孤芳忌皎洁，冰雪空自香。古来和鼎实，此物升庙廊^{〔4〕}。岁月坐成晚^{〔5〕}，烟雨青已黄^{〔6〕}。得升桃李盘，以远初见尝^{〔7〕}。终然不可

口，掷置官道旁〔8〕。但使本根在，弃捐果何伤？

注释

〔1〕桃李：暗指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权臣。

〔2〕桃李终不言：《史记·李广李将军列传》引谚曰：“桃李不言，下自成蹊。”此处只用上半句字面，非用原意。

〔3〕朝露恩光：比喻天子的恩泽。

〔4〕古来二句：《尚书·说命》下：“若作和羹，尔惟盐梅。”盐、梅均是调味品，意谓商王武丁立傅说为相，欲其治理国家，如调鼎中之味，使之协调。后因以盐梅和鼎（和羹、调鼎）为宰相职责的喻称。庙廊，指朝廷。

〔5〕坐：徒自，空自。

〔6〕烟雨句：比喻苏轼年已老大。

〔7〕得升二句：以梅实与桃李实同盘，比喻苏轼与以王安石为首的新党同在朝中，因政见不同而被疏远。以远初见尝，为“初见尝以远”的倒文。

〔8〕终然二句：以梅味太酸不为人所喜爱，比喻苏轼不肯阿附新党，多次向朝廷上书表示反对意见，终被排挤出朝。

【今译】

江梅有美好的果实，
托根在桃李丛生的林场。
桃李始终不肯说它的好话，
它只是凭借朝露的恩光生长。
桃李妒忌它高洁又孤芳自赏，
在冰雪中它徒然散放清香。
自古以来调鼎和羹要靠盐梅，
梅实本应进入高高的朝堂。
可惜岁月空晚，
烟雨中青梅已经变黄。
梅子曾跟桃、李同置盘中，
初一品尝就被远放。
因为它实在不甘甜可口，
终于扔在了官道边旁。
但是只要它的本根安然无恙，
果实纵被弃掷，也没多大损伤！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和前一首相同，纯用比体。诗中以幽谷深涧的青松风闻十里，比喻苏轼大材而不得其用，沉沦下僚，但却声名远播，受到追随者的拥戴。诗中又说菟丝可与青松长久相依，以此表白要与苏轼订立终身之盟的心愿，并说明自己虽为“小草”却有“远志”，与对方同气相求，材虽大小不同，却同具志在“匡国”的抱负。苏轼读了这两首诗，依韵写了和作，并在复信中赞扬黄庭坚“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称其“古风二首，托物引类，真得古诗人之风”。从此，两位大文学家相互推许，终身相重，成为文学史上的佳话。

【原诗】

青松出涧壑^{〔1〕}，十里闻风声。上有百尺丝^{〔2〕}，下有千岁苓^{〔3〕}。
。自性得久要，为人制颓龄^{〔4〕}。小草有远志^{〔5〕}，相依在平生。医和
不并世^{〔6〕}，深根且固蒂。人言可医国^{〔7〕}，何用太早计？小小材则
殊，气味固相似^{〔8〕}。

注释

〔1〕青松句：晋左思《咏史》诗八首其二云：“郁郁涧底松，离离山上苗。以彼径寸茎，荫此百尺条。世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此化用其意。

〔2〕丝：指菟（tù）丝，又名女萝，攀援植物，可入药。此处用以自比。惠洪《石门文字禅》云：“‘君为女萝草，妾作菟丝花。’此李白作，寄情于君臣朋友之际，必托二物以比况，汉苏（武）李（陵）以来作者多如此。”

〔3〕苓：茯苓，生在树根上的菌类植物，可入药。此处比喻苏轼门下贤士。

〔4〕自性二句：谓茯苓本性为青松旧友，能为人祛老延年。久要（yāo），旧约，旧交。语出《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制颓龄，陶渊明《九日闲居》诗：“酒能祛百虑，菊为制颓龄。”颓龄，老年，衰暮之年。

〔5〕小草句：《本草纲目》：“远志，叶名小草。”此处借指菟丝。

〔6〕医知：春秋时秦国的名医，此借指能荐用贤士的人。并世，同时生存在世上。

〔7〕医国：《国语·晋语》：“上医医国，其次救人。”

〔8〕小小二句：意谓自己与苏轼材虽小有殊，但品格情调却很相似。气味相似，即《易·乾卦》所说“同声相应，同气相求”之意。苏轼答书谓庭坚：“超逸绝尘，独立万物之表。驭风骑气，以与造物者游，非独今世之君子所不能用，虽如轼之放浪自弃与世疏阔者，亦莫得而友也。……轼方以此求友于足下而惧其不可得，岂意得此于足下乎！”可见二人是怎样地气味相投了。

【今译】

你如青松，虽然生长在深涧幽谷，
十里外却听得见劲风吹动的涛声。
树干上有缠绕百尺的女萝，
根部生长着千年的老茯苓。
茯苓本性与青松原是旧友，
能为人们祛老延龄。
我虽是小草却有远志，
愿跟青松相依此生。
不得与名医和氏同时存于世间，
且修养本身让自己蒂固根深。
人们说最上等的医生是医治国家，
又何必过早忧虑还要等待时辰。
小草和青松才能大小相差很远，
相似的是彼此的情调品性。

醇道得蛤蜊，复索舜泉，舜泉已酌尽，官酝不堪，不敢送^{〔1〕}

黄庭坚

【题解】

这首玩笑之作用典恰如其分，与诗题紧扣，诗作于元丰元年（公元1078年），诗人时年三十三，已可初步见出其写作特点。

【原诗】

青州从事难再得^{〔2〕}，墙底数樽犹未眠。商略督邮风味恶^{〔3〕}，不堪持到蛤蜊前^{〔4〕}。

注释

〔1〕醇道：当系诗人亲友，姓氏生平未详。舜泉，酒名，疑指惠（一作慧）泉酒。无锡惠山一名历山，俗称舜山，第一峰白石坞下有惠泉，以泉水酿酒，颇清冽，称惠泉酒。官酝，指官府所酿之酒。酝，犹“酿”。不堪，指酒味不好。

〔2〕青州从事：指美酒。《世说新语·术解》：“桓（温）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齐（齐），督邮言在鬲上住。”因好酒下齐，恶酒凝鬲。从事，美官；督邮，贱职，故以为比。

〔3〕眠：谓醉眠。

〔4〕商略：本意为商量，此处有征询对方之意。督邮，指劣酒，即诗题中所言“官酝”，详见本诗注〔2〕。

〔5〕不堪句：意含双关，一指不堪馈赠，又指劣酒不配蛤蜊美味。

【今译】

有青州从事美称的惠泉酒难以再得，
墙底下喝上几大杯也不会醉眠。
思量官酿酒似督邮风味太差，
真不敢送到你鲜美的蛤蜊跟前。

王稚川既得官都下，有所盼未归。予戏作林夫人《欸乃歌》二章与之。《竹枝歌》本出三巴，其流在湖湘耳。欸乃，湖南歌也^{〔1〕}

黄庭坚

【题解】

此二诗作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诗歌写作缘由诗题中已明白交代。此篇是戏代王稚川（名诒）夫人林氏以民歌体抒写她由冬历春至夏，对丈夫的思念和盼望。风格清新、爽朗、明快。

【原诗】

花上盈盈人不归^{〔2〕}，枣下纂纂实已垂^{〔3〕}。腊雪在时听马嘶^{〔4〕}，长安城中花片飞。

注释

〔1〕诗题别本一作《欸乃歌二章戏王稚川》。王稚川：王诒（hóng），字稚川，寓家鼎州（今湖南常德）。神宗元丰初调官至京师，与山谷过从甚密，并相互诗歌唱酬。得官，一本作“待官”。欸乃（ǎi nǎi）歌，湖南流行的船歌。欸乃，行船摇橹声。竹枝歌，乐府名，唐刘禹锡据四川民歌创之，形式为七言绝句，多咏男女恋情及山川风俗。三巴，四川巴郡、巴东、巴西合称三巴，此处泛指四川。欸乃，湖南歌也。王诒《书旅邸壁》诗云：“雁外无书为客久，蛰边有梦到家多。画堂玉佩萦云响，不及桃源（今湖南常德）欸乃歌。”

〔2〕盈盈：美好貌，充盈貌。

〔3〕枣下句：潘岳《笙赋》：“咏园桃之夭夭，歌枣下之纂（zuǎn）纂。”注云：“古《咄暗歌》曰：‘枣下何攒攒，荣华各有时。……攒，聚貌。纂与攒，古字通。’”

〔4〕腊雪句：谓离别时情景。

【今译】

枝上开满花朵远人还没回归，
又盼到枣树垂下果实累累。
腊月雪天里听得马鸣你离我而去，
如今长安城中怕已花片纷飞。

其 二

【题解】

山谷《次韵王稚川客舍二首》原注云稚川“寓家鼎州，亲年九十余矣……”这一首代林夫人抒写富贵功名的不足恃，以及家中老母日日倚门盼其归来的情景。末句以乌鸦尚知反哺，反衬老母望儿不见归来的失望心情。民歌风味不如前一首浓郁。

【原诗】

从师学道鱼千里，盖世成功黍一炊^{〔1〕}。日日倚门人不见，看尽林鸟反哺儿^{〔2〕}。

注释

〔1〕盖世句：唐沈既济《枕中记》载：卢生于邯郸客店中遇道者吕翁。生自叹穷困，翁乃授之枕，使入梦。生梦中历尽富贵荣华。及醒，主人炊黄粱尚未熟。后因以喻富贵终归虚幻。此用其典。

〔2〕反哺：鸟雏长成，衔食哺母鸟。《初学记》三十晋成公绥《鸟赋》：“雏既壮而能飞兮，乃衔食而反哺。”后常用以比喻子女报答亲恩。

【今译】

你跟老师学道像远游千里的鱼
成就了盖世功名不过是一梦黄粱。
老母天天倚门不见你归来，
看尽林中反哺小鸭不由得心伤。

宿旧彭泽怀陶令

黄庭坚

【题解】

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诗人宿于彭泽（今属江西），追忆缅怀曾在此地担任过县令的陶渊明，遂作此诗。全诗主要从陶渊明的名和字寻绎深意，先说渊明则水清无鱼，因而以一世之豪沉沦于县令这样卑微的官职。诗中又说刘汉制作的礼乐至晋代已丧失殆尽有如死灰，而陶渊明晚岁以字“元亮”行于世，素志在于以恢复天下为己任，并暗含对诸葛亮的企慕与效法。可惜当世没有刘备那样善用贤才的人，致使他未能实现平生心愿，却在江湖中消磨了岁月，只留诗歌于后世。篇末写出自己对陶渊明的无限钦仰和以诗文凭吊、招魂的用意。全诗正如陈衍所评：“古人命名，未尝非用意有在，但专就名字上着笔，终近小巧，而铸词有极工处。”

【原诗】

潜鱼愿深渺，渊明无由逃〔1〕。彭泽当此时，沉冥一世豪〔2〕。司马寒如灰，礼乐卯金刀〔3〕。岁晚以字行〔4〕，更始号元亮〔5〕。凄其望诸葛〔6〕，肮脏犹汉相〔7〕。时无益州牧〔8〕，指挥用诸将。平生本朝心〔9〕，岁月阅江浪。空余诗语工，落笔九天上〔10〕。向来非无人，此友独可尚〔11〕。属予刚制酒〔12〕，无用酌杯盎〔13〕。欲招千岁魂，斯文或宜当〔14〕。

注释

〔1〕渊明句：用“水清无鱼”之意。《大戴礼·子张问入官》：“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徒。”谓水太清则鱼不能藏身，人过于苛察，则不能容于众。

〔2〕沉冥：泯灭无迹。一世豪，陶渊明原有用世之心，志大才高，却被埋没于微官，其《感士不遇赋序》云：“自真风告逝，大伪斯兴，闾阎懈廉退之节，市朝驱易进之心。怀正志道之士，或潜玉于当年；洁已清操之人，或没世以徒勤。”赋云：“虽怀琼而握兰，徒芳洁而谁亮！”

〔3〕司马二句：为倒装句，按诗意本应当为“礼乐卯金刀，司马寒如灰”，意谓汉高祖刘邦命萧何制礼作乐，至司马氏掌天下的晋代，尤其至陶渊明生活的东晋末世，礼乐废丧，已如死灰难以复燃。卯金刀，为“刘”字。

〔4〕以字行：陶渊明，字元亮。一说名潜字渊明。

〔5〕更始：重新开始，《庄子·盗跖》：“与天下更始，罢兵休卒。”此指重新恢复礼乐。

〔6〕凄其句：南朝宋谢灵运《初发石首城》诗：“怀贤亦凄其”，此化用其意。凄其，寒凉。其，词尾。此形容情绪凄怆。诸葛，指三国时蜀汉宰相诸葛亮。

〔7〕肮（kǎng）脏：刚直倔强貌。犹，如同。汉相，即指诸葛亮。

〔8〕益州牧：指刘备（公元162—223年），字玄德，河北涿县人。东汉末，先后任安喜尉、高唐令等。后为徐州牧。得诸葛亮辅佐，联合孙权，大败曹操于赤壁。因取荆州，并得刘璋益州（今大多属四川）及汉中。后称帝，建立蜀汉政权。牧，指太守。刘备善用贤士良将。

〔9〕本朝心：指匡扶晋室之心。

〔10〕落笔句：化用杜甫《寄李十二白二十韵》“笔落惊风雨”句意。九天，极言其高。《孙子·形》：“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

〔11〕向来二句：《孟子·万章》下：“以友天下之善士为未足，又尚论古之人，颂其诗，读其书，不知其人可乎？是以论其世，是尚友也。”此化用其意。尚友，上与古人为友。尚，通“上”。

〔12〕属：适值，恰好。制酒，止酒，戒酒。

〔13〕无用：无以。酌，斟酒，此指以酒祭献。杯盎（àng），泛指酒器。盎，一种大腹敛口之盆。

〔14〕斯文：此文，即指此诗。

【今译】

潜伏的鱼希望藏身在幽渺的地方，
渊水澄明鱼儿无处可逃。
彭泽县曾经在古时，
埋没了陶渊明这盖世英豪。
汉室刘姓制作礼乐，
到司马氏手中已衰微非常。
中年以后陶渊明只用字号，
要重振朝纲字号唤作元亮。
凄怆地缅怀汉相诸葛，
刚直倔强的个性也和他相仿。
可惜当世没有益州太守刘备，
能够任用贤才指挥良将，
致使渊明平生徒存安邦定国的心愿，
却只好把岁月消磨在江湖之上。
空留下精工的诗篇，
好像从九天落笔美妙非常。
从古到今不是没有可敬的人，
独有渊明最值得交友、景仰。
不巧正遇我刚刚戒酒，

因此不能斟杯酒向他献上。
想要招回他千年以前的灵魂，
或许这首诗倒还适宜、妥当。

秋思和子由

黄庭坚

【题解】

此诗作于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诗人时任吉州太和县（今江西泰和）令。苏辙于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因其兄轼以作诗“谤讪朝廷”的罪名被捕下狱，上书请求以自己的官职为兄赎罪，不准，牵连被贬监筠州（治所在今江西高安），与山谷相距不远。当秋景萧疏之际，山谷凄然感兴，写此诗寄苏辙。诗中从色彩与声音两方面描绘了晚秋风光，表示岁云暮矣的时序之慨，并写出自己和对方经历了宦海浮沉，参透人生，看淡功名，想要归隐云山的志向，且强调此志的坚定不可动摇。诗中多化用前人诗句而浑然无斧凿痕迹。风格清峭道劲。

【原诗】

黄落山川知晚秋，小虫催女献功裘^{〔1〕}。老松阅世卧云壑^{〔2〕}，挽着沧江无万牛^{〔3〕}。

注释

〔1〕小虫句：《诗·唐风·蟋蟀》：“蟋蟀在堂，岁聿其逝。”此用其意。小虫，指促织，蟋蟀的别名。晋崔豹《古今注》“鱼虫”：“促织，一名投机，谓其声如急织也。”古谚有“蟋蟀鸣，懒妇惊”之语，因蟋蟀鸣时，女子当缝制寒衣。

〔2〕老松：诗人自比。卧云壑，表示辞官隐居，唐于鹄《过凌霄洞天谒张先生祠》：“乃知轩冕徒，宁此云壑眠。”云壑，云气覆盖的山谷，此泛指隐居的山林。

〔3〕挽着句：杜甫《古柏行》：“孔明庙前有老柏，柯如青铜根如石。……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志士幽人莫怨嗟，古来材大难为用。”此处暗用其意，并以自己如老松重如丘山，只有挽纤的万牛才能拉动，表示归卧云山意志的坚定。

【今译】

黄叶落满山川知道秋光已晚，
蟋蟀声催促女子缝制御冬的衣裘。
我如老松看尽世间沧桑，
惟愿安卧云山把清闲享受，
意志坚定像老松，
想用江上纤绳挽动，哪儿有一万头牛！

送王郎^{〔1〕}

【题解】

本诗作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时诗人已由知太和县调监德州德平镇（今山东德平）。诗为送别妹婿而写。前半篇用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一的格式，一连铺排六个长句，一气贯注地倾吐了对妹夫的惜别之情，字里行间又充满对他科场失意的同情与劝慰之意，辞采富丽，大笔如椽。然后忽地“转折如龙虎，扫弃一切，独提精要之语”（方东树《昭昧詹言》卷十二），点出“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的“龙睛”，说明彼此遭逢虽有五十步与百步之别，失时、失意，漂泊羁旅的感受则无二致，且说明两人以骨肉之情加上知己之交，更觉情亲。二句虽化用杜诗，却仍给人创意出奇之感，语言极精炼，内涵极深厚。诗中又回忆了与王郎共聚论学的乐趣，并赞美对方学问渊深。且劝其用心学道而不为空巧之文，语意恳挚，笔力雄健。篇末四句转用杜甫《同谷七歌》句法，称扬王郎家人，以激励王郎更专精于学问。

【原诗】

酌君以蒲城桑落之酒^{〔2〕}，泛君以湘累秋菊之英^{〔3〕}。赠君以黟川点漆之墨^{〔4〕}，送君以阳关堕泪之声^{〔5〕}。酒浇胸次之磊块^{〔6〕}，菊制短世之颓龄^{〔7〕}。墨以传万古文章之印^{〔8〕}，歌以写一家骨肉之情。江山千里俱头白，骨肉十年终眼青^{〔9〕}。连床夜语鸡戒晓^{〔10〕}，书囊无底谈未了^{〔11〕}。有功翰墨乃如此，何恨远别音书少。炊沙作糜终不饱^{〔12〕}，镂冰文章费工巧^{〔13〕}。要须心地收汗马^{〔14〕}，孔孟行世日杲杲^{〔15〕}。有弟有弟力持家^{〔16〕}，妇能养姑供珍鲑^{〔17〕}。儿大诗书女丝麻，公但读书煮春茶^{〔18〕}。

注释

〔1〕王郎：黄庭坚《送王郎》前一首《留王郎》诗原注：“王纯亮字世弼，山谷之妹婿。”

〔2〕酌君六句：南朝宋鲍照《拟行路难》十八首其一云：“奉君金巵之美酒，瑇瑁玉匣之雕琴，七彩芙蓉之羽帐，九华蒲萄之锦衾。……愿君裁悲且减思，听我抵节《行路》吟。”欧阳修《奉送原甫侍读出守永嘉》诗云：“酌君以荆州鱼枕之蕉，赠君以宣城鼠须之管。酒如长虹饮沧海，笔若骏马驰平坂。”此处用其句法。蒲城，县名，属陕西省。桑落，酒名。《水经注》四《河水》：“民有姓刘名墜者，宿擅工酿，采挹河流，酝成芳酎。悬食同枯枝之年，排于桑落之辰，故酒得其名矣。”杜甫《九日杨奉先会白水崔明府》诗：“坐开桑落酒，来把菊花枝。”

〔3〕泛君句：谓以菊花浸酒。湘累，指屈原。《汉书·扬雄传》载其《反离骚》云：“因江潭而泣，欲吊楚之湘累。”注：“李奇曰：‘诸不以罪死曰累，荀息、仇牧皆是也。屈原赴湘死，故曰湘累也。’”秋菊之落英，屈原《离骚》：“朝饮木兰之坠露兮，夕餐秋菊之落英。”英，花瓣。

〔4〕黟（yī）川：指黟县（今属安徽），即徽州，以产墨著名。点漆之墨，形容上等墨黑亮如漆。

〔5〕阳关堕泪之声：指催人泪下的离歌。王维《送元二使安西》

诗：“渭城朝雨浥轻尘，客舍青青柳色新。劝君更尽一杯酒，西出阳关无故人。”又称阳关曲，此诗被谱成曲，经常在送别场合演唱。此处泛指离歌。

〔6〕胸次：一本作“胸中”。磊块，郁积于心中的不平之气。块，原本作“隗”，据别本改。

〔7〕菊制句：见前黄庭坚《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二注〔4〕。

〔8〕万古文章之印：指古今作家有所会心的相同感受。万古，一本作“千古”。

〔9〕江山二句：杜甫《秦州见敕目薛三璩授司议郎、毕四曜除监察，与二子有故，远喜迁官，兼述索居凡三十韵》诗：“别来头并白，相见眼终青。”此化用其句。千里，一本作“万里”。眼青，用阮籍典，正眼相看，表示对人重视。

〔10〕鸡戒晓：鸡警晓，鸡鸣声报告天晓。

〔11〕书囊无底：赞誉对方学富五车。

〔12〕炊沙作糜：《楞严经》：“若不断淫，修禅定者，如蒸沙石欲成其饭，经百千劫，只名热沙。何以故？此非饭，本沙石故。”唐顾况《行路难》诗：“君不见担雪塞井徒用力，炊沙作饭岂堪吃？”喻徒劳无功。炊，原本作炒，据别本改。糜，粥。

〔13〕镂冰：汉桓宽《盐铁论·殊路》：“故内无其质而外学其文，虽有贤师良友，若画脂镂冰，费日损功。”

〔14〕要须句：黄庭坚《答王雱书》：“想以道义乱纷华之兵，……要须心地收汗马之功，读书乃有味。”此同其意，谓应收敛心神，潜身道义，战胜浮华。要须，一本作“须要”。汗马，指战功。

〔15〕孔孟：指孔孟的儒家大道。杲（gǎo）杲：日出光明貌。

〔16〕有弟以下四句：杜甫《乾元中寓居同谷县作歌七首》其一云：“有客有客字子美，白头乱发垂过耳。”其三云：“有弟有弟在远方，三人各瘦何人强？”此用其句法。

〔17〕妇：指王郎妇，即山谷妹。养：奉养。姑：指婆婆。珍鲑（xié）：珍羞美味。鲑，鱼菜的总称。

〔18〕诗书：一本作“诗礼”。丝麻：一本作“桑麻”。

【今译】

给你斟上蒲城的桑落美酒，
酒中把几片屈原餐用的秋菊加进。
赠与你黟县黑亮如漆的好墨，
送别你唱着催人泪下的阳关歌吟。
酒用来浇你胸中的积郁不平，
菊用来使短暂的生命永葆年轻。
墨为了传写千古文章相同的感应，
歌为了抒发一家兄弟的亲情。
你我漂泊千里江山都已白头，
成为骨肉十年以来相重知心。
我们连床夜话直到晨鸡报晓，
你如书囊没底论学无休无了，
翰墨的功底如此之深，
又何用感叹远别后音书会少。

拿沙石做饭终归不可能吃饱，
镂冰般浮华的文章枉费工巧。
必须收敛心神不求功利，
才能真正发扬光大孔孟儒道。
你有弟弟会独力持家，
妻子能用美味佳肴把婆婆侍奉好。
儿子读诗书女儿绩丝麻，
你只消专心读书煎煮春茶。

次韵刘景文登邺王台见思^{〔1〕}（五首录一）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为五首之五，作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首二句化用汉李延年《李夫人歌》以“倾城倾国”咏赞美人的千古名句，来咏赞少年时即诗才出色的佳士刘景文，语言极其活泼，给人以翻新出奇的突出、鲜明的印象，使人历久难忘。诗中又以辛劳而失意的“荡子妇”，来比喻刘景文仕途的不得志，并代他写出世罕知音之苦。篇末以泛于江湖的范蠡比喻刘景文，暗中赞誉其淡泊功名的恬静心境。全诗写得极有韵味。

【原诗】

公诗如美色，未嫁已倾城^{〔2〕}。嫁作荡子妇^{〔3〕}，寒机泣到明。绿琴蛛网遍，弦绝不成声^{〔4〕}。想见鸱夷子^{〔5〕}，江湖万里情。

注释

〔1〕刘景文：刘季孙（公元1033—1092年），字景文，祥符（今河南开封）人。仁宗嘉祐间，以左班殿直监饶州酒务，摄州学事。哲宗元祐中以左藏库副使为两浙兵马都监。因苏轼荐知隰州，仕至文思副史。好古博雅，淹通书史，善诗文，与苏轼交谊最深。刘季孙《登邺王台见思五首》今已不存。邺（yè），古都邑名，在相州邺县（今属河南）。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曹操为魏王，定都于此。曹操曾在邺城内作铜雀台、金虎台、冰井台等。邺王台即指此。

〔2〕公诗二句：李延年《李夫人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宁不知倾城与倾国，佳人难再得。”此化用其句。

〔3〕嫁作句：《古诗十九首·青青河畔草》：“……今为荡子妇。荡子行不归，空床难独守。”荡子，流浪不归的男子。

〔4〕绿琴二句：《吕氏春秋·本味》记俞伯牙善鼓琴，钟子期善听琴，子期死，伯牙破琴绝弦，终身不复鼓琴。此化用其典，表示世罕知音。绿琴，绿绮琴的简称，司马相如有琴名绿绮，后用为琴的通称。

〔5〕鸱（chī）夷子：即鸱夷子皮，指春秋越国大夫范蠡。蠡既佐越王勾践灭吴，知勾践为人不可以共安乐，因浮海出齐，游于五湖，变姓名，自谓鸱夷子皮（见《史记·越王勾践世家》）。

【今译】

你的诗如像是绝代佳人，
待字闺中就已倾国倾城。
可惜嫁给流荡不归的男子，
寒夜里独自纺织哭到天明。
你那绿绮琴上结满蛛网，
琴弦断绝弹不成声。
想见你像古时淡泊功名的范蠡，
万里江湖寄托恬静的感情。

次韵吴宣义三径怀友^{〔1〕}

黄庭坚

【题解】

此诗作于元丰七年（公元1084年），是一首怀友诗。时诗人监德州德平镇（在今山东德州市东），怀念任宣义郎的吴姓友人，步其诗作原韵而作。诗中化用了孟浩然诗句、古诗十九首句、《庄子》句意，又用鸿雁传书事，曲折委婉地抒写了对朋友天各一方音讯难通，岁月催人老去，以及生命短暂的种种伤感，格调颇为沉郁。

【原诗】

佳眠未知晓，屋角闻晴哢^{〔2〕}。万事颇忘怀，犹牵故人梦。采兰秋蓬深^{〔3〕}，汲井短绠冻^{〔4〕}。起看冥飞鸿，乃见天宇空^{〔5〕}。甚念故人寒，谁省机与综^{〔6〕}？在者天一方^{〔7〕}，日月老宾送^{〔8〕}。往者不可言^{〔9〕}，古柏守翁仲^{〔10〕}。

注释

〔1〕吴宣义：作者的吴姓友人任宣义郎，生平未详。宣义，宣义郎，宋文臣寄禄官名，元丰三元（公元1080年）置，相当于旧寄禄官光禄、卫尉寺丞、将作监丞。三径，西汉末，王莽专权，兖州刺史蒋诩告病辞官，隐居乡里，于院中辟三径，惟与求仲、羊仲来往，事见晋赵岐《三辅决录·逃名》。后常以三径指家园。陶渊明《归去来辞》：“三径就荒，松菊犹存。”

〔2〕佳眠二句：孟浩然《春晓》诗：“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此化用其句意。哢（lòng），鸟鸣声。

〔3〕采兰句：《古诗十九首·涉江采芙蓉》：“涉江采芙蓉，兰泽多芳草。采之欲遗谁？所思在远道。”此化用其意。

〔4〕汲（jí）井句：《庄子·至乐》：“昔者管子有言……褚小者不可以怀大，绠短者不可以汲深。”此化用其意，表示想写相思给对方而力不能及。绠（gěng），汲水器上的绳索。

〔5〕起看二句：意谓天空渺冥不见可以传递书信的鸿雁。雁足传书事见《汉书·苏武传》。

〔6〕谁省句：谓无人能为织寒衣。机，指织机。综，丝缕经线与纬线交织

曰综。

〔7〕在者：指活着的人。

〔8〕日月老宾送：为“日月送宾老”的倒文。宾，客。

〔9〕往者：指死去的人。

〔10〕翁仲：传说为秦时巨人名，后指铜像或墓道石像。此指墓前石人。

【今译】

睡得沉酣不知天色已明，
晴日里听屋角鸟鸣声声。
人间万事我差不多都已忘怀，
梦魂却还萦系着远方故人。
想采摘兰草赠你，可叹秋蓬太深，
就像引取井水却用冻硬的短绳。
起身仰望苍空传信的飞鸿，
却只见天宇空旷深沉。
我非常挂念老朋友是否寒冷，
不知有没有人为你将寒衣织成。
活着的朋友天各一方不能相见，
日月催老我们这异乡之人。
死去的人已不可言说，
古柏丛里站着翁仲高大的石身。

寄黄几复^{〔1〕}

黄庭坚

【题解】

这是诗人的七律名篇，作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首二句巧妙地使用了《左传·僖公四年》的典故，以及雁至衡阳不再南飞的故事，写出诗人与故友相隔遥远音书难寄的惆怅，语言跳脱而辞义清晰。三四句以往昔彼此年少、相聚时和煦温馨的情景，与别后长年失意、流荡江湖、孤寂凄凉的苦况作一鲜明对照，以寻常语句组成非同寻常的图像，可谓戛戛独造。后二联以想象的诗笔描绘了黄几复清廉贫穷的生活和虽有高才却沉沦下僚的情形，以及对方虽则白头，却仍在蛮风瘴雨、夜猿哀啼声中勤学不已的动人情景。其间深寓诗人对友人的赞美，并为之发不平之鸣。同时亦寄托自身的失意之慨。全诗格调高，感情深挚动人，耐人吟味。

【原诗】

我居北海君南海^{〔2〕}，寄雁传书谢不能^{〔3〕}。桃李春风一杯酒^{〔4〕}，江湖夜雨十年灯。持家但有四立壁^{〔5〕}，治病不祈三折肱^{〔6〕}。想得读书头已白，隔溪猿哭瘴溪藤^{〔7〕}。

注释

〔1〕黄几复：黄介，名几复，系诗人同乡，年轻时即相与往来。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二人同科出身。写此诗时，黄几复知四会（今广东肇庆）。

〔2〕我居句：诗人自注：“几复在广州四会，予在德州德平镇，皆海滨也。”《左传·僖公四年》：“君处北海，寡人处南海，惟是风马牛不相及也。”此化用其句。

〔3〕寄雁句：湖南衡阳有回雁峰，传说雁飞至此不再往南，四会在衡山之南，故云。谢，辞谢。

〔4〕桃李句：指熙宁九年（公元1076年）诗人与黄介同科出身，少年得志，相聚欢乐。暗用杜甫《春日忆李白》“渭北春天树，江东日暮云。何时一杯酒，重与细论文”诗意。

〔5〕持家句：谓家徒四壁，一贫如洗。《史记·司马相如列传》：“文君夜奔相如，相如驰归成都，家徒四壁立。”

〔6〕治病句：《左传·定公十三年》：“三折肱，知为良医。”此处称道黄几复有治世高才，不待阅历丰富已有良好政绩，不图虚名而办实事求实。

〔7〕想得二句：暗用李贺《南园》诗“文章何处哭秋风”意。瘴溪，旧传岭南一带多瘴疠之气，故云。

【今译】

我住北海你住在辽远的南海，
想托鸿雁传信，雁儿却辞谢不能。
当初在桃李花开的春日，
我们共同畅饮欢聚京城，
离别后十年来飘零江湖，
夜雨中各自独对一盏寒灯。
你持家清廉生活贫苦家徒四壁，
理政才高却不求良医的虚名。
想见你头发斑白仍勤读不已，
隔溪听哀猿啼哭在瘴气弥漫的溪藤。

送舅氏野夫之宣城^{〔1〕} 二首

黄庭坚

其 一

【题解】

本诗作于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为送舅氏李莘任宣城太守而赋。宣城系舟车繁会的名城，自古多贤才、名士，不少著名文人如江淹、谢朓、颜真卿、杜牧、晏殊、余靖等，均曾在此地做官。本诗赞美了宣城物产的丰饶、景色的清嘉，并特别将土产的紫毫笔冠以“风流”的名号，暗指历代文人曾用此写下名诗佳篇，流传不朽。诗中又以调侃的口吻，说诗人舅氏往任太守，如以牛刀割鸡，一则叹其大材小用，一则赞其理政游刃有余。全诗多用借语、典故，显示其“无一字无来处”的特点。

【原诗】

藉甚宣城郡^{〔2〕}，风流数贡毛^{〔3〕}。霜林收鸭脚，春网荐琴高^{〔4〕}。
。共理须良守^{〔5〕}，今年辍省曹^{〔6〕}。平生割鸡手^{〔7〕}，聊试发硎刀^{〔8〕}。
。

注释

〔1〕舅氏野夫：《山谷集》题下注“李莘”。李曾官屯田郎中、知宣州，其余未详。宣城，今属安徽。

〔2〕藉甚：谓声名甚大。《汉书·陆贾传》：“贾以此游公卿间，名声藉甚。”藉，同“籍”。

〔3〕贡毛：指紫毫笔。宋祝穆《方輿胜览》卷十五《宁国府·宣城》：“土产紫毫，白居易诗《起居郎侍御史》：‘尔知紫毫不易致，每岁宣城进（贡）笔时。紫毫之价如金贵……’”因紫毫笔为贡品，故称贡毛。

〔4〕霜林：一本作“林霜”。鸭脚，木名，即银杏，以树叶似鸭脚而名。

〔5〕荐：献。琴高：《搜神记》及刘向《列仙传》谓琴高为战国赵人，能鼓琴，为宋康王舍人，学修炼长生之术，游于冀州涿城之间。后入涿水中取龙子，与弟子期某日返。至时，高果乘赤鲤而出，留一月余，复入水去。此借指鲤鱼。

〔6〕共理句：陈衍谓此句用汉诏中语。理，指治理政事。辍（chuò）：中止。省曹，谓京官。省，官署名，指京师官署，如尚书、中书、门下各官署皆设于禁中，因称省。曹，古时分职治事的官署或部门。

〔7〕割鸡手：《论语·阳货》：“（孔）子之武城，闻弦歌之声。夫子莞尔而笑曰：‘割鸡焉用牛刀？’”此化用其意，比喻大材小用，沉沦下僚。

〔8〕聊试句：谓施展才能。发硎（xíng）刀：《庄子·养生主》：“今臣之刀十九年矣，所解数千牛矣，而刀刃若新发于硎。”硎，磨刀石。

【今译】

宣城郡多么负有盛名，
第一风流要数进贡的紫毫笔。
秋霜下林中鸭脚形的银杏叶落满，
春日里丝网将献出名唤琴高的鲤鱼。
共同治理政事须是贤良太守，
今年你不再做京都的官吏。
平生材大用小一向以牛刀割鸡，
这一次且再试一试你新磨的刀具。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咏赞宣城山明水秀的佳丽风光，并以想象之笔写出舅父到任后受到民众拥戴、歌舞欢欣的景象，以及百姓富足、政事简易清明的情形。且以曾在此地做官的谢朓来比喻舅父的文采风流，还特别用王羲之的故事点明其淡泊心境。全诗笔法简炼，内涵丰富，虽未全脱送人上任的陈套，但因诗中多写入当地名胜、人物，使人感到平易亲切。同时引起人对于遥远历史的追思遐想。

【原诗】

试说宣城郡，停杯且细听。晚楼明宛水^{〔1〕}，春骑簇昭亭^{〔2〕}。稂
秔丰圩户^{〔3〕}，桁杨卧讼庭^{〔4〕}。谢公歌舞处^{〔5〕}，时对换鹅经^{〔6〕}。

注释

〔1〕明宛水：为“宛水明”的倒文。宛水，指宛溪，源出安徽宣城县东南的峰山，东北流为九曲河，折而西，绕城东，叫宛溪。

〔2〕骑（jì）：一人一马曰骑，此指州太守部属。簇（cù）：犹言“簇拥”，众人护卫或围着。昭亭：祝穆《方輿胜览》卷十六“宁国府·宣城”载，宣城北有昭亭山，昭亭当筑于山上。

〔3〕稂（bà）秔（yà）：稻名。唐韦庄《稻田》诗：“绿波春浪满前陂，极目连云稂秔肥。”丰圩（yú）户，使圩户丰足。圩户，指佃种圩田的农户，江淮多洼地，田边筑堤防水，称圩田。

〔4〕桁（háng）杨句：谓律令简易不用刑法而政事清明。桁杨，加在犯人颈上或脚上的大型刑具。《庄子·在宥》：“今世殊死者相枕也，桁杨者相推也，刑戮者相望也。”“疏”：“桁杨者械也，夹脚及颈，皆名桁杨。”讼（xòng）庭，诉讼案件的地方，犹今之法庭。

〔5〕谢公：指谢朓（公元464—499年），南朝齐陈郡阳夏人，字玄晖，与谢灵运同族，称小谢。曾任宣城太守，世称谢宣城。善草隶，工五言诗，为“永明体”主要诗人，以山水诗最为著称。宣城北二里有谢公亭。此处借喻山谷舅氏李莘，谓其文采风流可比谢朓。

〔6〕换鹅经：即指老子《道德经》。《晋书·王羲之传》载，王羲之好鹅，山阴有一道士养好鹅。羲之往观，求购甚切，道士云：“为写《道德经》，当举群相赠耳。”羲之欣然写毕，笼鹅而归。

【今译】

我试着说一说宣城郡，
请你暂且停杯细听。
黄昏中一弯明净的宛溪环绕楼阁，
春日里部将簇拥着你宴饮在昭亭。
水稻茁壮，圩田的农家生活富裕，
刑具闲卧法庭，你理政简易清明。
你将追踪风流太守谢朓欢歌妙舞，
还不时吟诵王羲之用来换鹅的《道德经》。

次韵子瞻武昌西山^{〔1〕}

黄庭坚

【题解】

哲宗元祐元年，苏轼作《武昌西山》诗，序云：“嘉祐中，翰林学士丞旨邓公圣求为武昌令，常游寒溪西山，山中人至今能言之。轼谪居黄冈，与武昌相望，亦常往来溪山间。元祐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考试馆职，与圣求会宿玉堂，偶话

旧事。圣求尝作《元次山注尊铭》刻之岩石，因为此诗，请圣求同赋，当以遗邑人，使刻之铭侧。”此诗一写出，和诗者三十余，山谷此诗亦作于元祐元年，为和诗中之杰出者。唐代诗人元结年轻时有安邦济世之志，安史乱中，他曾避乱入湖北大冶猗玗洞，此处距武昌甚近。本诗前四句呼应苏轼诗序中提到的《注尊铭》，用想象之笔勾勒出元结当年隐于江南时，以石为尊，以花鸟为友的生活情景，且点明其胸中大志，借以比喻苏轼。然后转入正题，描写苏轼贬居黄州从政无路却不忘国事，又能旷达闲静追步前贤寄情山水，以江作尊，招饮嘉客的洒落情怀。且为其文章光照今古、却老于渔樵之间的不幸命运深致叹息。诗中将邓圣求作铭刻石的事一笔带过，后半篇仍以苏轼为主，将他比作贬居长沙的贾谊，又写出其归朝后仍忧国不辍的可贵品质，以及身在廊庙之上心在江湖之间的深刻的内心矛盾。而在这矛盾后面，实则隐伏着微妙难言的政治背景。全诗虽系和作，却不为浮泛之语，通过山谷细致的描写，将我们带入苏轼内心世界的深处。

【原诗】

漫郎江南栖隐处^{〔2〕}，古木参天应手栽。石砌^{〔3〕}为尊酌花鸟^{〔3〕}，
自许作鼎调盐梅^{〔4〕}。平生四海苏太史^{〔5〕}，酒浇不下胸崔嵬^{〔6〕}。黄
州副使坐闲散，谏疏无路通银台^{〔7〕}。鸛鹑洲前弄明月^{〔8〕}，江妃起舞
袜生埃^{〔9〕}。次山醉魂招仿佛^{〔10〕}，步入寒溪金碧堆^{〔11〕}。洗湔尘痕饮
嘉客^{〔12〕}，笑倚武昌江作壘^{〔13〕}。谁知文章照今古，野老争席渔争隈^{〔14〕}。
邓公勒铭留刻画^{〔15〕}，剗剔银钩洗绿苔^{〔16〕}。琢磨十年烟雨晦^{〔17〕}，
模索一读心眼开。谪去长沙忧鹏入^{〔18〕}，归来杞国痛天摧^{〔19〕}。
玉堂却对邓公直^{〔20〕}，北门唤仗听风雷^{〔21〕}。山川悠远莫浪许，富
贵峥嵘今鼎来^{〔22〕}。万壑松声如在耳，意不及此文生哀^{〔23〕}。

注释

〔1〕武昌西山：因在武昌西，故名，又名樊山。

〔2〕漫郎：指元结。《新唐书·元结传》载元结《自释》文曰：“河南，元氏望也。结，元子名也。次山，结字也。世业载国史，世系在家。少居商余山，著《元子》十篇，故以元子为称。天下兵兴，逃乱入猗玗洞，始称猗玗子。后家襄滨，乃自称浪士。及有官，人以为浪者亦漫为官乎，呼为漫郎……”后称漫叟、漫翁。栖隐，一本作“酒隐”。

〔3〕石砌（āo）为尊：元结《窾（wā）樽》诗：“巉巉小山石，数峰对窾亭，窾石堪为樽，状类不可名。”又《窾樽铭》：“道州（今湖南道县）城东有左湖，湖东二十步有小石山，山巔有窾石可以为樽。”窾樽，即“注樽”。唐开元中湖州别驾李适之登岘山（在今湖北襄阳），以山上有石窦如酒尊，可注斗酒，因建亭名曰“注尊”。大历中颜真卿为郡守，曾登亭与僚友宴集，有《登岘山观李左相石尊联句》：“李公登饮处，因石为注尊。”砌，低凹的地方。按，元结为道州刺史时曾作《石鱼湖上醉歌》诗有“山为樽，水为沼”句。其《石鱼湖上作》诗序云：“湫泉南上有独石在水中，状如游鱼，鱼凹处，修之可以贮（贮存）酒。”苏轼《武昌西山》诗说“浪翁醉处今尚在，石臼杯饮无樽壘”，当指元结隐于湖北大冶时事。《大明一统志》卷五十九“武昌府”“流寓”条云：“元结，唐瑞昌人，避乱寓武昌樊山（即西山），自称漫士，又呼漫郎。有子二，长叔闲呼为直者，次叔静呼为正者。优游山间，以耕钓为业，尝作诗云：‘将牛何处去？耕彼西山阳。’……”

〔4〕调鼎盐梅：见前黄庭坚《古诗二首上苏子瞻》其一注〔4〕。

〔5〕四海句：《晋书·习凿齿传》载：“……时有桑门释道安，俊辩有高才，自北至荆州，与凿齿初相见。道安曰：‘弥天释道安。’凿齿曰：‘四海习凿齿。’时人以为佳对。”此用其语。四海，暗含四海漂流而扬名天下之意。苏太史，苏轼曾直史馆，故称“太史”。

〔6〕酒浇句：《世说新语·任诞》：“阮籍胸中垒块，故须酒浇之。”此化用其意。崔嵬，犹言“垒块”，胸中郁积不平。

〔7〕谏疏：上给朝廷的谏诤之书。银台，宋门下省置银台司，掌国家奏状案牒。以司署设在银台门（宫门名）内，故名。此泛指朝廷。

〔8〕鹦鹉洲：洲名，在湖北汉阳西南江中。东汉末，黄祖为江夏太守，祖长子射，大会宾客，有人献鹦鹉，祢衡作赋，洲因以为名。后祢衡为黄祖所杀，葬于鹦鹉洲。崔颢《黄鹤楼》诗：“晴川历历汉阳树，芳草萋萋鹦鹉洲。”

〔9〕江妃句：曹植《洛神赋》谓洛水女神宓妃“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此化用其语。江妃，指江水中仙女。《列仙传》：“江妃二女游于江滨，逢郑交甫，遂解佩与之。交甫受佩而去，数十步，怀中无佩，女亦不见。”

〔10〕次山：元结字。

〔11〕金碧堆：指云山深处。

〔12〕洗湔（jiān）：洗涤。

〔13〕武昌：指武昌西山。江作壘（léi），苏轼《武昌西山》诗云“春江绿涨蒲萄醅”，系化用李白《襄阳歌》“遥看汉水鸭头绿，恰似蒲萄初醅”句，以江水为酒池。壘，古代盛酒器。

〔14〕野老争席：王维《积雨辋川庄作诗》：“野老与人争席罢，海鸥何事更相疑？”此用其意。野老，乡野之人。争席，争持客席的座次。渔争隈（wēi）：与野老争席意同，谓与渔夫争地盘。《淮南子·览冥》：“田者不侵畔，渔者不争隈。”“注”：“隈，曲深处”，指山水弯曲处。苏轼《答李端叔书》：“扁舟草屨，放浪山水间，与渔樵杂处，往往为醉人所推骂。”

〔15〕邓公句：言邓圣求作《次元次山洼樽铭》刻石事。邓公，邓润甫，字圣求，哲宗绍圣时，官至尚书左丞。

〔16〕剗（kū）剔：剖挖。银钩：状书法笔势之遒劲。《晋书·索靖传》：“盖草书之为状也，宛若银钩，漂若惊鸾。”

〔17〕琢磨句：谓刻石为铭十年来为烟雨所剥蚀。

〔18〕谪去句：汉贾谊少年高才，屡上疏欲改革政事，为元老重臣所忌，贬为长沙王太傅，作《鹏鸟赋》并序，序云：“谊为长沙王傅，三年，有鹏鸟飞入谊舍，止于坐隅，鹏似鸱，不祥鸟也。谊既以谪居长沙，长沙卑湿，谊自伤悼，以为寿不得长，乃为赋以自广。”此处借贾谊贬长沙，比喻苏轼谪于黄州。

〔19〕归来：指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苏轼被召还朝任礼部郎中，迁起居舍人，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入侍延和殿，三月除中书舍人，八月擢为翰林学士知制诰等事实。杞（qǐ）国痛天摧：化用杞人忧天事，《列子·天瑞》：“杞国有人，忧天地崩坠，身亡（无）所寄，废寝食者。”此借指苏轼忧虑国事。一说“痛天摧”指神宗去世。

〔20〕玉堂：即翰林院。直，值班。

〔21〕北门：唐时翰林院在银台之北，翰林学士常从皇宫北门出入，故称北门学士，此处即指北宫门。

〔22〕富贵句：参见本诗注〔19〕。峥嵘，超越寻常。鼎来，方来，正来。

〔23〕意不句：谓苏轼意不在个人富贵利禄而志在国家天下，但元祐初司马光执政，全部废除新法，苏轼不同意这种偏激做法却回天无力，政治斗争形势非常复杂，故曰“文生哀”。此句或指苏轼因还朝为官不能再悠闲地漫游山水故尔“文生哀”。苏轼原诗有“山人帐空猿鹤怨，江湖水生鸿雁来。请公作诗寄父老，往和万壑松风哀”之句。其《西山诗和者三十余人再用前韵为谢》诗又有“欲收暮景返田里，远溯江水穷离堆。还朝岂独羞老病，自叹才尽倾空罍”等句，据此，即以以后一种解释更为妥当。

【今译】

号称漫郎的元结江南隐居的地方，
参天古木应是他当年亲手自栽。
以石凹作樽请花鸟饮酒，
自许是治理天下的宰相之材。
平生八方漂流名扬四海的苏太史，
多少酒也浇不下胸中郁结的磊块。
贬作闲散的黄州团练副使，
心系国事谏书却递送不到宫中省台。
只好在鹦鹉洲前观赏明月，
看江妃起舞罗袜生出尘埃。
恍惚间似乎招来了元次山的醉魂，
一同步入寒溪金碧绘成的山水。
苏公洗净次山用过的洼樽来分酌嘉客，
笑倚武昌西山把长江当成硕大酒壘。
谁知苏公的文章光照今古，
却长年和农父渔夫争夺席位。
邓公写成洼樽铭刻上山石，
镌刻的字迹遭雨如银钩尽洗青苔。
雕琢刻画十年来烟雨将它弄得灰暗，
好好摸索得到旧迹，一读就心眼皆开。
像忠贞的贾谊谪往长沙忧虑鹏鸟入户，
苏公也被长久贬居在偏远的湖北。
还朝后依然如杞人忧国无济于事，
为天子圣驾崩摧痛哭伤悲。
翰林院正好和邓公一同值夜，
北门外拄着手杖共听疾风惊雷。
山川已很悠远，请不要空自许身，
超越寻常的富贵如今刚刚到来。
千山万壑雄奇的松涛声仿佛响在耳边，
不能再漫游江湖，诗文中透出悲哀。

子瞻诗句妙一世，乃云效庭坚体，盖退之戏效孟郊、

樊宗师之比，以文滑稽耳。恐后生不解，故次韵道之。子瞻《送杨孟容》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即此韵^{〔1〕}

黄庭坚

【题解】

曹丕在《典论·论文》中说“文人相轻，自古而然”，本诗却完全推翻了这种论点。诗题中即写出苏、黄二人互相推许、互相学习的高尚品格，以及他们深厚的友情。山谷终身师事苏轼，而苏轼则不但对后辈不遗余力地奖拔，还谦逊地学习弟子的长处，昭示了大文豪容山纳海的广阔胸襟。山谷这首诗以自谦的口吻称扬苏轼诗歌泱泱大国的风范，以及雄伟磅礴的气势。诗中以赤壁和玉堂（翰林院）分别代表苏轼不同的政治遭遇、生活环境和艺术成就，并赞其诗标格独树。诗中又用“点铁成金”的手段，化用杜甫及韩愈诗句，来譬喻苏轼力拔山兮气盖世的笔力。诗中一再地自谦浅陋，称扬苏轼折节下交。篇末还写到愿与苏门结为儿女亲家的心愿。全诗比喻绝妙，用典精切，且充分显示了两位大诗人极度谦逊的作风。《邵氏闻见后录》云：“赵肯堂亲见鲁直晚年悬东坡像于室，每早衣冠荐香，肃揖甚敬。或以同时声名相上下为问，则离席惊避曰：‘庭坚望东坡门弟子耳，安敢失其序哉！’”观本诗则此说诚非谬传，足可增文坛佳话。

【原诗】

我诗如曹邨，浅陋不成邦^{〔2〕}。公如大国楚，吞五湖三江^{〔3〕}。赤壁风月笛^{〔4〕}，玉堂云雾窗^{〔5〕}。句法提一律，坚城受我降^{〔6〕}。枯松倒涧壑，波涛所舂撞。万牛挽不前，公乃独力扛^{〔7〕}。诸人方嗤点^{〔8〕}，渠非晁张双^{〔9〕}。袒怀相识察^{〔10〕}，床下拜老庞^{〔11〕}。小儿未可知^{〔12〕}，客或许敦庞^{〔13〕}。诚堪阿巽婿^{〔14〕}，买红缠酒缸^{〔15〕}。

注释

〔1〕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作《送杨孟容》诗，自言效黄庭坚体，其诗云：“我家峨眉阴，与子同一邦。相望六十里，共饮玻璃江。江山不违人，遍满千家窗。但苦窗中人，寸心不自降。子归治小国，洪钟噓微撞。我留待玉座，弱步敲丰扛。后生多高才，名与黄童双。不肯入州府，故人余老庞。殷勤与问讯，爱惜双眉庞。何以待我归，寒醅发春缸。”山谷步此诗韵作和诗，亦当在元祐二年。编为元祐元年，误。一本诗题无“子瞻《送杨孟容》诗……”一段文字。唐诗人韩愈（字退之）有《答孟郊》《酬樊宗师》等诗，分别模拟孟、樊二人的艺术风格。滑（gǔ）稽，犹言“开玩笑”、“逗乐”。

〔2〕我诗二句：《左传·襄公二十九年》载吴公子季札至鲁国观乐，“使工为之歌《周南》《召南》，曰：‘美哉，始基之矣，犹未也……’为之歌《邶》《鄘》《卫》，曰：‘美哉，渊乎！……’为之歌《唐》，曰：‘思深哉！……’为之歌《陈》，曰：‘国无主，其能久乎！’自《邶》以下，无讥焉。”《诗经》十五国风，《陈》以下尚有《邶风》《曹风》，吴季札不再给

予评论是因我国小而轻视。山谷此以小国比喻自己诗歌的浅陋。

〔3〕吞五湖三江：王勃《滕王阁序》“襟三江而带五湖”，此化用其语。

〔4〕赤壁风月笛：谓苏轼贬居黄州五年，政治失意而寄情山水多次畅游赤壁，写下许多优美的诗、文、词、赋。其《前赤壁赋》云：“壬戌之秋，七月既望，苏子与客泛舟游于赤壁之下。清风徐来，水波不兴。……少焉，月出于东山之上……扣舷而歌之……客有吹洞箫者，倚歌而和之……”其《李委吹笛》诗并引，引曰：“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十二月十九日，东坡生日也。置酒赤壁矶下。……酒酣，笛声起于江上。客有郭、石二生，颇知音，谓坡曰，笛声有新意，非俗士也。使人问之，则进士李委，闻坡生日，作新曲曰《鹤南飞》以献……嘹然有穿云裂石之声，坐客皆引满醉倒……”

〔5〕玉堂句：谓苏轼元祐初任翰林院学士，翰林院如神仙府第。玉堂，唐宋以后，称翰林院为玉堂。宋苏易简为学士，太宗以红罗飞白书“玉堂之署”以赐。

〔6〕句法二句：谓苏轼自成一家诗律，如筑起坚固之城接受山谷投降。

〔7〕枯松四句：杜甫《古柏行》：“大厦如倾要梁栋，万牛回首丘山重。”韩愈《病中赠张十八诗》：“龙文百斛鼎，笔力可独扛。”此点化其意比喻坡诗笔力之雄伟。

〔8〕嗤（chī）点：讥笑点画。

〔9〕渠：第三人称“他”。非晁张双，谓不足附于苏门与晁补之、张耒等并列称四学士。

〔10〕袒怀句：谓彼此真诚知契。袒怀，一本作“但怀”。

〔11〕床下句：《襄阳记》云：“庞德，襄阳人。孔明（诸葛亮）每至其家，独拜于床下。”此处借以指苏轼折节纳交并器重自己。老庞，庞德公，东汉末年人，因年长，人称庞公，有令名。居襄阳岷山之南，未尝入城府，为司马徽、诸葛亮、徐庶等人所尊事。荆州刺史刘表数次延请，不赴，携子登鹿门山采药不返。

〔12〕小儿：指山谷儿子黄相，时约三、四岁。

〔13〕许：称许。敦庞：敦厚笃实。王充《论衡·自纪》：“没华虚之文，存敦庞之朴。”

〔14〕阿巽：苏轼子苏迈的女儿。

〔15〕买红：买喜事用的红色丝织物。

【今译】

我的诗有如曹国郢国，
浅陋狭窄不成家邦。
君诗好比泱泱楚国地域广阔，
可以涵容五湖三江。
你政治失意谪居黄州漫游赤壁，
清风明月和悠扬笛声下，你写出许多诗章；
而今荣耀地置身在翰林院，
仿佛神仙府第云雾缭绕书窗。
你作诗句法格律自成一体，
如筑坚固城池招我纳降。
笔势像枯松倒挂悬崖山涧，
波涛时时刻刻冲刷激撞。

一万头牛也不能将它拉动，
你却独自鼎力去扛。
众人正在那儿讥笑指划，
说我不配跟晁、张排列一行。
只不过我们坦诚地互相知契，
我就像诸葛亮拜倒在庞德公床。
我儿子有没有出息还无法预知，
客人中时有人夸他忠厚淳良。
假使他可以做阿翼的夫婿，
我会高兴地买回红罗缠上酒缸。

题郑防画夹五首（录一）^{〔1〕}

黄庭坚

【题解】

这组诗作于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此年山谷写了大量的题画诗。本篇题画僧惠崇的山水画。首二句写明惠崇所画是烟雨归雁图，绘画是如此生动，以致使诗人如置身潇湘、洞庭之中，由此引出呼唤扁舟从此归去的心愿。第四句忽作一突然转折，朋友在一旁提醒诗人：眼前山水只不过是图画？这其实是诗人故弄玄虚的一笔，用此“活法”突出表现画面的生动和引发观者无限的遐想，又使句律变化跌宕，产生强烈的效果。

【原诗】

惠崇烟雨归雁^{〔2〕}，坐我潇湘洞庭^{〔3〕}。欲唤扁舟归去，故人言是丹青^{〔4〕}。

注释

〔1〕郑防：当为与黄庭坚同时代的藏画者，生平未详。画夹，画册之类。

〔2〕惠崇：见前苏轼《惠崇春江晚景》诗注〔1〕。

〔3〕坐：致。潇湘，潇水和湘水，在湖南境内，北流入洞庭湖。

〔4〕丹青：图画。

【今译】

惠崇的画中烟雨迷茫归雁斜飞，
使我如同真正置身在洞庭潇湘。
想呼唤扁舟就此返回故里，
老朋友提醒我眼前山水是在画上。

题伯时画严子陵钓滩^{〔1〕}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作于礼部试院，为李公麟所画严子陵钓滩而题。但全诗并不以题画为主，却是以议论为主。前二句颂扬严光并不因为与刘秀系少年之交就出山做高官，而始终隐居保持自己高尚的名节，这种蔑视富贵利禄的精神品格是值得崇敬的。后二句借画面上严光垂钓进一步引发感慨，谓正由于东汉多名节之士，而严光绍其始，致使汉家天下如九鼎之固。诗中以一钓丝之轻而系国家九鼎之重，对比鲜明，意象新奇，深含言外之意。王安石推行新法，许多政治投机家趋炎附势，营私结党，诛除异己，致使政局扰攘，山谷借严光事予以讽喻。

【原诗】

平生久要刘文叔^{〔2〕}，不肯为渠作三公^{〔3〕}。能令汉家重九鼎^{〔4〕}，桐江波上一丝风^{〔5〕}。

注释

〔1〕李伯时，宋时画家李公麟，字伯时，安徽舒州人。详见前苏轼《伯时所画王摩诘》摘句注。严子陵钓滩，《太平寰宇记》：“严子陵钓台（亦称钓滩）在（浙江桐庐）县南大江侧。”严子陵，严光，字子陵，东汉初会稽余姚人，曾是汉光武帝刘秀的同学，光武即位后，严光变姓名隐遁。刘秀派人觅访，征召到京，授谏议大夫，不受，退隐于富春山。事见《后汉书·隐逸传》。

〔2〕平生久要：语出《论语·宪问》：“久要不忘平生之言。”久要，旧约，旧交。刘秀，字文叔。

〔3〕渠：他。三公，东汉时以太尉、司徒、司空合称三公，为共同负责军政的最高长官，此泛指高官。

〔4〕九鼎：相传夏禹铸九鼎，《史记·武帝记》：“禹收九牧之金，铸九鼎，象九州。”为古代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之宝。后用以比喻分量之重，《史记·平原君传》：“毛（遂）先生一至楚，而使赵重于九鼎大吕。”

〔5〕桐江：即富春江。一丝，指鱼竿上的钓线。

【今译】

平生和刘文叔虽然是旧交，
也不肯为了他就去作三公。
能使汉家天下有九鼎之重，
全仗桐江垂钓的亮节高风！

题伯时画松下渊明^{〔1〕}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与前首同作于礼部试院。诗中追述了晋宋之际政权交替的乱世背景，以及陶渊明隐居不仕和他对高僧慧远、刘遗民的赞许与若即若离的微妙关系。诗中

又称扬渊明崇尚自然，独得自然幽秘的乐趣和他不预尘事的清高态度。全诗平淡疏淡。“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之句，又入深深禅意。

【原诗】

南渡诚草草，长沙慰艰难^{〔2〕}。终风霾八表，夜半失前山^{〔3〕}。远公香火社，遗民文字禅^{〔4〕}。虽非老翁事，幽尚亦可观^{〔5〕}。松风自度曲，我琴不须弹^{〔6〕}。客来欲开说，觞至不得言^{〔7〕}。

注释

〔1〕渊明：东晋大诗人陶潜，字渊明。

〔2〕南渡二句：谓晋元帝南渡长江，建立偏安政权。晋成帝封渊明曾祖陶侃长沙郡公，慰其勤王功业。西晋政治腐败，皇族间争夺政权，终于引发“八王之乱”。匈奴贵族刘渊趁机起兵，攻破洛阳，俘去晋怀帝，后又攻占长安，俘去晋愍帝。皇族司马睿南渡，出镇建康（今江苏南京），后建立东晋政权，称晋元帝。成帝时，苏峻起兵反晋，攻入建康，为陶侃所讨平，以功封长沙郡公。草草，匆促。

〔3〕终风二句：谓东晋末年政局混乱黑暗，终于失去大好河山。东晋将领刘裕曾击败桓玄，灭南燕，收巴蜀，灭后秦，建立赫赫功业，并于元熙二年（公元420年）代晋称帝，国号宋。终风，《诗·邶风·终风》：“终风且霾（mái）。”注：“终日风为终风。霾，土雨也。”八表，八方之外。八方指东、南、西、北、东南、东北、西南、西北。夜半句，《庄子·大宗师》：“藏山于泽，谓之固矣，然而夜半有力者负之而走，昧者不知也。”此比喻失去江山。夜半，一本作“半夜”。

〔4〕远公二句：东晋末高僧慧远建白莲社。《高僧传》载，刘遗民随慧远游，慧远建社，令遗民作记，以表明宗旨。远公，对僧慧远的尊称。香火社，佛教徒的结社，因以香烟灯烛供佛，故名。此处指慧远与慧永、刘遗民、雷次宗等十八人结于庐山东林寺的白莲社，同修净土之法，因称白莲社。遗民，刘遗民，彭城（今江苏徐州）人，遁迹匡山（即庐山），与周续之、陶渊明合称“浔阳三隐”，见《陶渊明集》梁萧统《陶渊明传》。

〔5〕虽非二句：据《庐阜杂记》载：“（慧）远法师结白莲社，以书招渊明。……遂造焉。因勉令入社，陶攒眉而去。”陶虽不入社，却往来其间，因诸人志尚幽远，值得赞许。

〔6〕松风二句：《晋书·陶渊明传》载，陶“性不解音，而畜素琴一张，弦徽不具，每朋酒之会，则抚而和之，曰：‘但识琴中趣，何劳弦上声！’”此化用其意。自度曲，自己创作的曲调。

〔7〕觞（shāng）：盛有酒的杯，此指酒。

【今译】

南渡建立东晋政权实在很是仓促，
封陶侃长沙郡公抚慰他勤王的艰难。
如终日劲风吹尘土飞满天地，
改朝换代像半夜失去了前山。
慧远公与同仁结成白莲社，
刘遗民作记留下共同的誓言。

这些事渊明老翁虽然不去参预，
那志尚幽远的做法他也称赞。
风吹松动就是自己创作的音乐，
他虽有鸣琴却不必去弹。
客人到门刚想说说尘世事务，
酒端上来也就不便开谈。

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王宣义^{〔1〕}

黄庭坚

【题解】

苏轼原诗题云：“庆源宣义王文以累举得官为洪雅主簿，雅州户椽，遇吏民如家人，人人安乐之。既谢事，居眉之青神瑞草桥，放怀自得，有书来求红带，既以遗之，且作诗为戏。请黄鲁直、秦少游各为赋一首，为老人光华。”原诗与这首和作均作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本诗描写了王庆源持官的清正廉洁、人格修养的高尚、生性的疏阔狂傲和外貌的雄奇，从各方面显示其不宜混迹官场的特性，并写他辞归后尽管生活清贫，却能安享萧然林下的悠静之乐。篇中只以一二句点出苏轼赠红衣带事，篇末即围绕衣带阐发议论。诗中多用事用典，含义曲折深厚，章法错综变化，颇见艺术功力。

【原诗】

参军但有四立壁^{〔2〕}，初无临江千木奴^{〔3〕}。白头不是折腰具^{〔4〕}，
桐帽棕鞋称老夫。沧江鸥鹭野心性^{〔5〕}，阴壑虎豹雄牙须^{〔6〕}。鹈鹕
作裘初服在^{〔7〕}，猩血染带邻翁无^{〔8〕}。昨来杜鹃劝归去^{〔9〕}，更待把
酒听提壶^{〔10〕}。当今人材不乏使，天上二老须人扶^{〔11〕}。儿无饱饭尚
勤书，妇无复裨且著襦^{〔12〕}。社瓮可漉溪可渔^{〔13〕}，更问黄鸡肥与羸^{〔14〕}。
林间醉着人伐木，犹梦官下闻追呼^{〔15〕}。万钉围腰莫爱渠^{〔16〕}，
富贵安能润黄垆^{〔17〕}。

注释

〔1〕诗题一作《次韵子瞻以红带寄眉山王宣义》。庆源王宣义，苏轼妻叔王淮，字庆源，眉山青神人，曾任宣义郎，故称。

〔2〕参军：录事参军，掌管各曹文书、纠察府事的属官，王淮曾任雅州户曹参军。四立壁，见前山谷《寄黄几复》诗注。

〔3〕千木奴：用李衡事，《三国志·吴志·嗣主传》“孙休”注引《襄阳记》说，丹阳太守李衡于宅边种桔千株，临死谓其子曰：“汝母恶我治家，故穷如是。然吾州里有千头木奴（指桔树），不责汝衣食，岁上一匹绢，亦可足用矣。”

〔4〕白头句：暗用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事。苏轼子苏过《王元直墓碑》载，王庆源“以论事不合，取长官怒，阳以罪去，谋于公，公笑曰：‘古人不肯束带见督邮，彼何人哉！’庆源服其语，即谢病去。”苏轼原诗赞王庆源云：“青衫半作霜叶枯，遇民如儿吏如奴。吏民莫作官长看，我是识字耕田

夫。妻啼儿号刺史怒，时有野人来挽须。拂衣自注下下老，芋魁饭豆吾岂无！”由此可知其人格之高尚。

〔5〕沧江句：暗用《列子·黄帝篇》鸥鹭忘机的典故。

〔6〕阴壑句：形容王庆源雄奇不凡的长相和威仪。

〔7〕鹇（sù）鸕（shuāng）句：《西京杂记》云司马相如归成都“居贫愁懣，以所著鹇鸕裘就市人阳昌贳酒与文君为欢”。屈原《离骚》：“退将复修吾初服”，此处化用以上句意暗示王庆源退隐后高深的道德修养。鹇鸕，水鸟，雁的一种，羽毛可制为裘。也作“鹇鸕”。

〔8〕猩血染带：指苏轼所赠红带系猩猩血染制而成，色泽鲜丽。

〔9〕杜鹃劝归：据说杜鹃啼声如人言“不如归去”。

〔10〕更待：一本作“更得”。提壶，鸟名，鸣声如“提壶芦”。

〔11〕天上二老：指文彦博、吕公著，二人均以年高而任宰相。

〔12〕妇无句：暗用韩伯事。《晋书·韩伯传》：“家贫窶，伯年数岁，至大寒，母方为作襦（rú短袄），令伯捉熨斗，而谓之曰：‘且著襦，寻当复襦（kūn可絮棉花的夹裤）。’伯曰：‘不复须（复襦）。’母问其故。对曰：‘火在斗中，而柄尚热，今既著襦，下亦当暖。’”

〔13〕社：村社，古代风俗，春秋社日祭祀土地神。漉（lù）：指滤酒。

〔14〕更问句：化用李白《南陵别儿童》诗“黄鸡啄黍秋正肥”句。羸（qú），瘦。

〔15〕追呼：指胥吏到门号叫催租。

〔16〕万钉围腰：指达官贵人的万钉宝带。万钉，古人在腰带钉上玉片，万钉指玉片之多。

〔17〕富贵句：化用《列子·杨朱篇》“余名岂足润枯骨”句。黄垆（lú），《淮南子·览冥》：“考其功烈，上际九天，下契黄垆。”“注”：“黄泉下垆土也。”垆，黑刚土。

【今译】

王参军一贫如洗家徒四壁，
没像李衡临江种下千头木奴。
霜雪般的头颅不是为了向人折腰，
戴着桐木帽足登棕榈鞋自称是老夫。
如沧江鸥鹭生性疏野没有机心，
像幽谷的虎豹牙须雄健威武。
鹇鸕毛作袍子退隐后穿起百姓衣服，
猩猩血染成的红带为邻翁所无。
昨日杜鹃声声劝人归去，
归来后还等着把酒再听提壶。
当今人材济济并不缺乏，
朝廷中文、吕二老须人搀扶。
儿子吃不饱饭仍然勤苦读书，
妻子穿着短袄就不求棉裤。
村社瓮中酒可喝，溪中鱼可捕，
何必更追问黄鸡肥瘦与否？
醉倒林间听人伐木丁丁，

还梦见官府逼人催租呼号到户。
万钉宝带的高官也不要爱它，
富贵哪能滋润泉下的硬土。

题竹石牧牛并引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作于元祐三年（公元1088年），前半篇描写了画幅中怪石嶙峋、绿竹相倚，小小牧童骑着老牛的种种物象，气韵幽古，神态生动。后半篇以想象的诗笔使画面更加活泼，并借以阐发议论，写出诗人对竹石的爱护，以及怕牛相斗破坏美好自然的心情，暗暗隐射对朝中党派之争的讽喻和厌憎。魏庆之《诗人玉屑》卷八“陵阳论山谷”条云：“一日，因坐客论鲁直诗体致新巧，自作格辙，次客举鲁直……‘石吾甚爱之……牛斗残我竹。’如此体制甚新。公（韩驹）徐曰：‘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盖是李白《独漉篇》也。”但山谷虽师其句法，却不师其句意，而能自出新意，自寓深意，可算变故为新的范例。

【原诗】

子瞻画丛竹怪石，伯时增前坡牧儿骑牛，甚有意态，戏咏^{〔1〕}。
野次小峥嵘^{〔2〕}，幽篁相倚绿^{〔3〕}。阿童三尺捶^{〔4〕}，御此老觳觫^{〔5〕}。
石吾甚爱之，勿遣牛砺角^{〔6〕}，牛砺角尚可，牛斗残我竹。

注释

〔1〕伯时：画家李公麟，详见前苏轼《伯时所画王摩诘》摘句注。

〔2〕野次：野外。小峥嵘：形容怪石如小山嶙峋特立。峥嵘，高峻貌。

〔3〕幽篁（huáng）：幽深的竹林、竹丛。屈原《九歌·山鬼》：“余处幽篁兮终不见天。”

〔4〕捶（chuí）：鞭。

〔5〕觳（hú）觫（sù）：《孟子·梁惠王》：“王曰：舍之，吾不忍其觳觫，若无罪而就死地。”本形容牛恐惧颤抖的样子，此借指牛。

〔6〕砺（lì）：磨。

【今译】

野外怪石如小山嶙峋特立，
幽深的竹丛相倚一片碧绿。
阿童举起三尺长的鞭子，
驾的牛颤颤巍巍拖着老迈的步履。
怪石我非常地爱护，
不要让牛在石上把角磨砺。
牛磨角石头还受损不多，
牛如相斗就会把绿竹毁去。

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1〕}

黄庭坚

【题解】

元祐四年（公元1089年），苏轼不能见容于朝，请求外任，出知杭州，秦观弟觐（gòu）随苏赴杭，山谷作此诗送别。前半篇以迂回之笔先赞秦观，再及其弟，语意深曲。后半篇即事抒感，代秦觐写出从师学道之乐，并慰其乡关、父母之思。

【原诗】

东南淮海惟扬州^{〔2〕}，国土无双秦少游^{〔3〕}。欲攀天关守九虎^{〔4〕}，但有笔力回万牛^{〔5〕}。文学纵横乃如此，故应当家有季子^{〔6〕}。时来谁能力作难，鸿雁行飞入道山^{〔7〕}。斑衣儿啼真自乐^{〔8〕}，从师学道也不恶。但使新年胜故年^{〔9〕}，即如常在郎罢前^{〔10〕}。

注释

〔1〕少章：秦觐，字少章，高邮（今属江苏）人，观弟。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进士，调仁和主簿。翰林苏公，苏轼于元祐元年为翰林学士，四年，外任杭州知州。余杭，即指杭州。

〔2〕淮海：指江苏北部一带。惟扬州：宋置淮南路，治扬州，熙宁中分淮南为东西两路，东路仍治扬州。

〔3〕国土无双：国中独一无二的人才。《史记·淮阴侯传》：“诸将易得耳，至如（韩）信者，国土无双。”秦少游，秦观，字少游，详见后秦观诗附小传。

〔4〕欲攀句：谓秦观拟作武将（因其为将门之后）。天关：指宫廷。唐皎然《览史》诗：“嘉谋匡帝道，高步游天关。”守九虎，指作大将。九虎，原指王莽的九个将军，《汉书·王莽传》：“（王莽）拜将军九人，皆以虎为号，号曰‘九虎’。”后用以喻强悍之军。

〔5〕回万牛：化用杜甫《古柏行》诗句，见前《子瞻诗句妙一世……即此韵》注〔7〕。

〔6〕季子：少子，指秦观弟觐。

〔7〕道山：《后汉书·窦融传附窦章》：“是时学者称东观为老氏臧室，道家蓬莱山。”后以道山借喻人文荟萃之地，犹言儒林、文苑。

〔8〕斑衣儿啼：用老莱子事。相传老莱子着彩衣为儿戏以娱亲，后因以斑衣为老养父母的典故。斑衣，彩衣。

〔9〕新年胜故年：谓学问有长进。

〔10〕郎罢：闽人称父为郎罢，唐顾况《囝》诗：“囝别郎罢，心摧血下。”注：“闽俗呼子为囝，父为郎罢。”

【今译】

淮海东南繁华名城唯有扬州，
国中独一无二的人才要数秦少游。

他本想在朝廷作将，掌管强悍军队，
却只有雄健笔力胜过万牛。
以文学纵横一时竟然如此，
主持家政自当依仗小弟弟。
时运来时谁又能从中刁难，
你如鸿雁随行列飞进文苑。
身穿彩衣学小儿啼哭娱亲真是快乐，
跟从老师学道也很不错。
只要新年的长进胜过旧年，
就好像常受教益在父亲跟前。

梦李白诵竹枝词三叠

黄庭坚

【题解】

此诗作于哲宗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本年山谷以元祐党人贬涪州别驾，黔州（今四川彭水）安置，诗写于赴贬所途中。诗题中山谷故弄虚玄，谓此三首系李白自诵其作，实际上则是借李白之名抒发自身的迁谪之苦、朝廷之思。情调清新哀怨颇类民歌。山谷为大手笔，艰深、浅易无所不能，本篇正如陈衍所评：“音节极佳，先生所谓可以弦歌者。”

【原诗】

予既作《竹枝词》，夜宿歌罗驿，梦李白相见于山间，曰：“予往谪夜郎，于此闻杜鹃，作《竹枝词》三迭，世传之否？”予细忆集中无有，请三诵，乃得之^{〔1〕}。一声望帝花片飞^{〔2〕}，万里明妃雪打围^{〔3〕}。马上胡儿那解听^{〔4〕}？琵琶应道不如归^{〔5〕}！

注释

〔1〕《竹枝词》：指山谷在其诗跋中所说绍圣二年“自荆州上峡，入黔中，备尝山川险阻”所作两首《竹枝词》，曰“撑崖拄谷蝮蛇愁……关门关外莫言远”云云。歌罗驿：《宋史·地理志》云施州清江有歌罗砦（寨），驿亦当在此，在今湖北恩施县西南。予往谪夜郎：唐肃宗乾元元年（公元758年）李白因曾入永王李璘幕府，以附逆罪流放夜郎（今贵州桐梓县）。迭：同“叠”。不：同“否”。

〔2〕望帝：相传为周代蜀国国君，号曰望帝，失国，死后魂魄化作杜鹃，鸣声哀切，有杜鹃啼血之说。此处即指杜鹃。花片飞，杜鹃鸣于暮春、故云。

〔3〕明妃：王昭君，详见前王安石《明妃曲》注〔1〕。雪打围，在雪中围猎。

〔4〕那解听：意含双关，一指听杜鹃，一指下句中的琵琶。

〔5〕琵琶句：以明妃自况，化用杜甫《咏怀古迹》诗五首其三“画图省识春风面，环佩空归月夜魂。千载琵琶作胡语，分明怨恨曲中论”句意，谓琵琶

琵琶出乡关、故国之思，如杜鹃啼曰“不如归去”。

【今译】

听一声杜鹃但见花片纷飞，
明妃雪中围猎远离故国万里。
马上胡儿哪会懂得杜鹃哀鸣的深意，
琵琶怕是一声声奏着不如归去。

题苏若兰回文锦诗图^{〔1〕}

黄庭坚

【题解】

这首诗咏晋窦滔妻苏蕙事，并借此对聪颖而不幸的女性表示同情，只是艺术手法和用意都不见新奇。第二句反用巫山神女事，对负心男子进行讽喻，陈衍评曰“又弄小巧”。总的说来此诗较为平庸，绝不能算是一首佳作。

【原诗】

千字织就回文锦，如此阳台莫雨何^{〔2〕}？亦有英灵苏蕙手^{〔3〕}，只无悔过窦连波^{〔4〕}。

注释

〔1〕苏若兰回文锦诗：《晋书·窦滔妻苏氏传》云：“窦滔妻，始平人也，名蕙，字若兰，善属文。滔，苻坚时为秦州刺史，被徙流沙，苏氏思之，织锦字回文旋玑图诗以赠滔。宛转循环以读之，词甚凄惋，凡八百四十字，文多不录。”

〔2〕如此句：宋玉《高唐赋序》云楚顷襄王梦与巫山神女相会，神女告曰：“妾在巫山之阳，高丘之阻，旦为朝云，暮为行雨，朝朝暮暮，阳台之下。”后因以云雨比喻男女欢会。此反用其意，谓夫妇不能欢会。

〔3〕英灵：指杰出的人才。

〔4〕只无句：民间传说窦滔预备娶妾，妻苏氏因寄锦字回文诗，故云。连波，应为窦滔字，史书不见。

【今译】

千字诗织成回文锦，
即便这样用心也无奈阳台没雨何。
世上只有杰出才女苏蕙灵巧的手，
却没有悔过的丈夫窦连波。

病起荆江亭即事十首^{〔1〕}（录二）

黄庭坚

其 一

【题解】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山谷被召还朝，十一月离开戎州贬所，次年（建中靖国元年）到达江陵（今属湖北），在此养病待命，写下这一组诗，这是十首中的第一首。前两句以东汉马援自比年既老而志不衰，表示作为文坛老将，尚能为国效力。同时说明自己正在病中，因其中年后颇信佛法，故自况病中的维摩诘。后二句以生动的画笔描绘眼前荒野景物，点化唐人陈咏“隔岸水牛浮鼻渡”的成句，推陈出新，兴会淋漓。

【原诗】

翰墨场中老伏波^{〔2〕}，菩提坊里病维摩^{〔3〕}。近人积水无鸥鹭，时有归牛浮鼻过^{〔4〕}。

注释

〔1〕荆江亭：亭名，在荆南沙市（今湖北江陵）。

〔2〕翰墨场：犹文坛。韦应物《送冯著受李广州署为录事》诗：“名在翰墨场。”老伏波，指东汉伏波将军马援。《后汉书·马援传》载，刘尚击五溪蛮，马援时已六十二岁，自请出征，“据鞍顾盼，以示可用。”又曾说：“丈夫为志，穷当益坚，老当益壮。”此处用以自况。

〔3〕菩提坊：相传为释迦牟尼成佛之处。《大方广佛华严经》：“佛在菩提道场，始成正觉。”维摩，维摩诘，佛经中的人物名，与释迦同时代，曾向佛弟子舍利弗、弥勒、文殊、师利等讲说大乘教义。《维摩诘所说经》：“毗耶离城中有长者，名维摩诘，其以方便，现身有病。”此处诗人自况，因其信佛。

〔4〕时有句：孙光宪《北梦琐言》卷七云：“唐朝朝进士陈咏……其诗卷首有一对语云：隔岸水牛浮鼻渡，傍溪沙鸟点头行。”此化用其句。

【今译】

我是文坛人老志不老的伏波，
又做了菩提坊中的病维摩。
近人积水处看不到鸥鸟白鹭，
时时见晚归的牛浮起鼻头渡过。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仿效杜甫的《存殁口号》的做法^{〔1〕}，怀念诗人一个活着一个死去的知友陈师道与秦观，诗中不但表达了对二人生死不渝的深挚友情，并写出二人各自不同的性格特点、创作状态，且对他们各自不幸的遭遇寄予深沉的哀叹。

【原诗】

闭门觅字陈无己^{〔2〕}，对客挥毫秦少游^{〔3〕}。正字不知温饱未^{〔4〕}

？西风吹泪古藤州^{〔5〕}。

注释

〔1〕杜甫《存殁口号》二首其二：“郑公（虔）粉绘随长夜，曹霸丹青已白头。天下何曾有山水，人间不解重骅骝。”第一、三句怀已故的郑虔，二、四句怀存世的曹霸。

〔2〕闭门句：《宋人轶事汇编》引《文献通考》云：“世言陈无己每登览得句，即急归卧一榻，以被蒙首，恶闻人声，谓之‘吟榻’。家人知，即猫犬皆逐去，婴儿稚子抱寄邻家。徐待诗成，乃敢复常。”故云。陈无己，陈师道字无己，详见后陈师道诗附小传。

〔3〕对客句：山谷《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诗曾说秦观：“欲攀天关守九虎，但有笔力回万牛。文学纵横乃如此……”《诗话总龟》记“少游尝以真书题邢惇夫扇”，又王世贞《弇州山人四部稿》载，山谷中兴颂碑后诗跋尾云：“惜不得秦少游妙墨剜之崖石。”秦观工词善诗，能书法，此句赞其文思敏捷，生性豪迈。

〔4〕正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陈师道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官卑职小，生活贫苦。

〔5〕西风句：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贬于雷州（广东海康）的秦观受命为宣德郎，七月动身，八月行至藤州（今广西藤县），在光华亭去世。吹泪，一作挥泪。

【今译】

我思念关起门来寻觅诗句的陈无己，
对着宾客豪迈挥笔的秦少游。
无己做秘书省正字不知可能温饱？
西风将我哀悼少游的泪水吹到古藤州。

次韵中玉水仙花二首^{〔1〕}

黄庭坚

其 一

【题解】

此二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作于江陵，系和韵诗，马中玉原诗已佚。本篇首句就水仙的名实着笔，咏赞它生长的奇特。“水沉为香玉为肌”一句，以生新而贴切的词语，突出显示了水仙超凡脱俗的内在特质和清高的流品。后二句赞美水仙的幽香胜过酴醾，可与寒梅比并，只是缺少寒梅瘦硬的疏枝而较为柔弱。全诗摹写物象可谓曲尽其妙。

【原诗】

借水开花自一奇，水沉为香玉为肌^{〔2〕}。暗香已压酴醾倒^{〔3〕}，只比寒梅无好枝^{〔4〕}。

注释

〔1〕中玉：马城（jiān）字中玉，时知荆州。山谷《次韵马荆州》诗云：“谁谓石渠刘校尉，来依绛帐马荆州。”

〔2〕水沉：沉水香，一种名贵香料。

〔3〕暗香：幽香。酴（tú）醾（mí）：开在春末夏初，蔷薇科落叶灌木，花白而香。苏轼《杜沂游武昌以酴醾花菩萨泉见饷》二首其一云：“酴醾不争春，寂寞开最晚。……不妆艳已绝，无风香自远。”

〔4〕只比句：水仙与梅花均开放于冬季，山谷《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诗云：“山矾是弟梅是兄”，但梅枝瘦硬，傲霜斗雪，水仙开在室内，枝茎柔弱，故云。

【今译】

借水开花称得上十分奇异，
沉水香是她的骨骼白玉为肌肤。
清香压倒芬芳幽远的酴醾，
和寒梅相比她只缺少瘦硬的花枝。

其 二

【题解】

张邦基《墨庄漫录》云：“山谷在荆州时，邻居一女子，闲静妍美，绰有态度，年方笄也。山谷殊叹惜之。其家盖閭閻细民，未几嫁同里，而夫亦庸俗贫下，非其偶也。山谷因和马城中玉《水仙花》诗云云，盖有感而作。”山谷也许是有见于佳人下嫁里巷庸人生出感慨而作此诗，但寓意远不止于此：诗人满腹经纶，负绝世才华，非但仕途不达，反迁谪川蜀累年，因此借水仙流落荒远的荆州自况身世，写出才士与佳人同样的不遇之恨。正如陈衍所评：“末二句实有所指，况以水仙花，恰称穷巷幽姿身份。”全诗咏物而不凝滞于物，言近旨远，情味无穷。

【原诗】

淤泥解作白莲藕^{〔1〕}，粪壤能开黄玉花^{〔2〕}。可惜国香天不管^{〔3〕}，随缘流落小民家^{〔4〕}。

注释

〔1〕淤泥句：《维摩诘经》：“譬如高原陆地，不生莲华（花）；卑湿淤泥，乃生此华。”

〔2〕粪壤：粪土，指秽土、脏土。黄玉花，指水仙，瓣白如玉，蕊黄似金。

〔3〕国香：《左传·宣公三年》：“以兰有国香，人服媚如是。”唐李肇《松窗杂录》载李正封有咏牡丹花诗：“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后亦用以咏它花，如白居易《山石榴花十二韵》诗：“此时逢国色，何处觅天香。”此处咏水仙。

〔4〕随缘句：山谷自注：时间民间事如此，参见本诗【题解】。

【今译】

淤泥里可以生长雪白的莲藕，
粪土中竟能开出玉瓣黄蕊的水仙花。
可惜这名花国色老天并不照管，
让她任随命运流落在小民之家。

王充道送水仙花五十枝，欣然会心，为之作咏^{〔1〕}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冬在荆南沙市（今湖北江陵东）养病待朝命时，此年山谷写了六首咏水仙诗。篇首二句以曹植《洛神赋》中的凌波仙子比喻水仙轻盈幽美的姿态和月下倩影，极其精切奇妙。南宋末周密、张炎等人所作咏水仙词几乎都用洛神事，并屡屡化用山谷诗句，可见其诗影响之深远。三四句说是令人断肠的精魂化作水仙，为着给诗人寄托深深的愁思，可谓神来之笔，意味悠远。篇末忽作转宕，将名花与思虑一齐撇开，而展示门外“大江横”的景象，使意境由幽深细微顿转为开阔爽朗。陈长方《步里客谈》云：“古人作诗，断句旁入他意，最为警策。如老杜云‘鸡虫得失无了时，注目寒江倚仙阁’是也。黄鲁直作水仙花诗，亦用此体。”这一转折不仅给人另一种壮美的感受，也蕴含着诗人对世界、对人生深层的哲学观照。

【原诗】

凌波仙子生尘袜，水上轻盈步微月^{〔2〕}。是谁招此断肠魂，种作寒花寄愁绝^{〔3〕}。含香体素欲倾城^{〔4〕}，山矾是弟梅是兄^{〔5〕}。坐对真成被花恼^{〔6〕}，出门一笑大江横^{〔7〕}。

注释

〔1〕王充道：人名，生平未详。

〔2〕凌波二句：曹植《洛神赋》形容洛水女神体态轻盈云：“凌波微步，罗袜生尘。”此处比喻水仙的轻盈柔美。

〔3〕寒花：秋冬开的花，如菊、梅等，此指水仙。

〔4〕体素：陶渊明《答庞参军》诗：“君爱其体素。”此形容水仙雅洁。倾城，汉李延年歌：“北方有佳人，绝世而独立，一顾倾人城，再顾倾人国。”此形容水仙之美。

〔5〕山矾（fán）：花名，即场（yáng）花，又称玉蕊花。山谷《戏咏高节亭边山矾花序》：“江湖野中，有一小白花，木高数尺，春开极香，野人谓之郑花。王荆公（安石）尝欲作诗而陋其名，予请名曰山矾。野人采郑花叶以染黄，不借矾而成色，故名山矾。”

〔6〕坐对句：杜甫《江上独步寻花》诗：“江上被花恼不彻，无处告诉只颠狂。”此化用其句。

〔7〕出门句：语本阮籍《咏怀》诗：“门外大江横。”司空图《二十四诗品》：“如有佳句，大江前横。”大江，指长江。沙市在长沙左岸，故云“大江”。

横”。

【今译】

她像凌波仙子罗袜生尘，
幽微月色下在水上步履轻盈。
是谁招来这令人断肠的精魂，
化作寒花只为寄托我深深愁情。
她素洁的身体满含清香，美丽倾城，
山矾是弟弟早梅是她的兄长。
终日坐对名花心绪被她恼乱，
撇开一切出门大笑，眼前横着宽阔长江。

戏赠米元章二首^{〔1〕}

黄庭坚

其 一

【题解】

二诗作于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这首诗前二句用调侃的笔调对自己同时代的大书法家兼画家米芾，全身心投入艺术——“麝煤鼠尾过年年”勤苦的创作生涯予以称颂。米芾好古博雅，收藏颇富，自己创作的书画又多，因此后二句玩笑地说，夜晚沧江上出现白虹贯月的奇异现象，一定是米家的书画船行驶着，精诚感动上天的缘故。诙谐的字句中，处处充满了诗人对米芾的欣赏和高度评价。

【原诗】

万里风帆水接天^{〔2〕}，麝煤鼠尾过年年^{〔3〕}。沧江静夜虹贯月^{〔4〕}，
定是米家书画船。

注释

〔1〕米元章：北宋书法家兼画家米芾（fǔ）字元章，详见后米芾诗附小传。

〔2〕水接天：一本作“水着天”。

〔3〕麝（shè）煤：制墨原料，因以为墨的别名。唐韩偓《横塘》诗：“蜀纸麝煤添笔媚。”鼠尾，以栗鼠尾毛制成的笔。

〔4〕虹贯月：化用白虹贯日的典故，《史记·邹阳传》：“昔者荆轲慕燕之义，白虹贯日”，谓精诚感动上天。

【今译】

风帆航行万里江水远接高天，
麝煤鼠尾伴着你度过年复一年。
沧江上静夜里忽见白虹贯月，

定是米家的书画船感动了上天。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赞扬米芾的儿子友仁（字元晖）能继父业，书画传其家学，笔力雄健而自成一统，却先从爱惜其古印章说起，虽为短诗，章法、笔意曲折，有出奇制胜之妙。

【原诗】

我有元晖古印章^{〔1〕}，印_元不忍与诸郎^{〔2〕}。虎儿笔力能扛鼎^{〔3〕}，教字元晖继阿章^{〔4〕}。

注释

〔1〕元晖：米芾之子友仁（公元1085—1165年），字元晖，一字尹仁，自称懒拙老人。官至兵部侍郎、敷文阁直学士。书画承其家学而自具风格，世称小米。所作清秀脱俗，自成一统，因称其所绘山水为“米家山”。传世者有《潇湘奇观》《云山得意》等图。

〔2〕印_元（wán）：指雕刻的印章。元，雕刻。诸郎，指诗人的子侄。

〔3〕虎儿：指米友仁。扛鼎，举鼎。《史记·项羽本纪》：“力能扛鼎，才气过人。”后以形容力大。

〔4〕阿章：指米芾元章。

【今译】

我有元晖赠送的一枚古代印章，
舍不得把这精美的雕刻展示给儿郎。
他真是将门虎子笔下千钧力，
元晖书法有真传继承了你阿章。

雨中登岳阳楼望君山二首^{〔1〕}

黄庭坚

其 一

【题解】

山谷绍圣二年（公元1095年）以修《神宗实录》不实的罪名被贬涪州别驾，黔州安置，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徙戎州（治所在今四川宜宾）。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死，方得放还，改签宁国军节度判官。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改知舒州（治所在今安徽安庄），因病辞命，乞知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至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由沙市东行，经岳阳楼，作此二诗。贬居川蜀六年是山谷平生最为艰苦的一段生活历程，尽管他能以豁达的胸襟面对厄运，在“万里黔中一线天，屋居终日似乘船”的生活环境中，还唱出“莫哭老

翁气犹岸，君看，几人黄菊上华颠”（《定风波》词）的豪迈曲调，内心深处毕竟是愤激难平的。本诗前二句化用柳宗元诗意及班超典故，显示诗人终于挣脱苦难、九死一生的庆幸，后二句写出渐近江南喜悦又深含苦涩的心情，情意恳挚，不求语工而自然精工。

【原诗】

投荒万死鬓毛斑^{〔1〕}，生出瞿塘滟滪关^{〔2〕}。未到江南先一笑，岳阳楼上对君山^{〔3〕}。

注释

〔1〕投荒句：柳宗元《别舍弟宗一》诗“万死投荒十二年”，此用其意。

〔2〕生入句：《汉书·班超传》载班超长年在西域，晚岁请求内调，云：“臣不敢望到酒泉郡，但愿生入玉门关。”此化用其典。瞿塘，在今四川奉节，长江三峡之一，有瞿塘关。滟（yàn）滪（yù），滟滪堆，瞿塘峡口的巨石，水涨时沉于江中，船行者难以辨识，往往触礁。古歌云：“滟滪大如马，瞿塘不可下。”

〔3〕岳阳楼：原为湖南岳阳县西门的城楼，隔着洞庭湖水，与君山遥遥相望。君山，在湖南洞庭湖中，又名洞庭山、湘山。因其为湘君所游处，故称君山。

【今译】

我被流放到荒远的地方，
鬓发都已变白历尽万险千难，
今天居然能够活着走出了
艰险的瞿塘峡滟滪关。
没有去往江南故地先自一笑，
在岳阳楼上欣喜地观赏君山。

其 二

【题解】

本诗从“满川风雨独凭栏”的诗人形象，可以看到他在风雨变幻、阴晴难测的政治环境中坚强、兀傲的态度。诗中写到烟雨中的君山美如湘夫人的青螺发髻，于是化用刘禹锡诗句，表达对“银山堆里看青山”的另一番景致的向往。全诗风调清新明快，写景中透露了诗人对美好前途的展望。

【原诗】

满川风雨独凭栏^{〔1〕}，绾结湘娥十二鬟^{〔2〕}。可惜不当湖水面，银山堆里看青山^{〔3〕}。

注释

〔1〕满川风雨：苏舜钦《淮中晚泊犊头》诗“满川风雨看潮生”，此化用其语。

〔2〕绾（wǎn）绾句：谓君山状如湘娥挽结的十二个发髻。相传舜之二

妃溺死于湘江，为湘水女神，号湘夫人（即湘娥），住在君山。《山海经》卷五《中山经》：“洞庭之山……帝之二女居之。”任渊注；“按君山状如十二螺髻。”

〔3〕银山句：刘禹锡《望洞庭》诗：“遥望洞庭山水翠，白银盘里一青螺。”此化用其句。银山，比喻白浪。

【今译】

满江凄迷风雨我独自凭倚栏杆，
遥望君山如湘夫人挽成的十二个发鬟。
可惜没在湖面上泛舟，
不能从银山堆里观赏青山。

题胡逸老致虚庵^{〔1〕}

黄庭坚

【题解】

本诗作于徽宗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首二句化用《汉书·韦贤传》句意，点出胡逸老藏书之丰，并赞美他以万卷书留给子孙，可使之成材，以见其贤德与教子有方。三四句称道主人公能救贫济困，预言此仁爱之心必能使其门庭有佳子弟。五六句为写景名句，诗人将胡逸老临山傍水的书斋，点化为有声有色的生动图画，使人有极其真切鲜明的感受。篇末写主人公心灵的虚静闲雅，正从所处环境和生活情趣中得到印证。

【原诗】

藏书万卷可教子，遗金满籝常作灾^{〔2〕}。能与贫人共年谷，必有明月生蚌胎^{〔3〕}。山随宴坐画图出^{〔4〕}，水作夜窗风雨来。观水观山皆得妙，更将何物污灵台^{〔5〕}！

注释

〔1〕胡逸老：生平不详。致虚庵，当为其书斋名。

〔2〕藏书二句：《汉书·韦贤传》：“遗（wèi）子黄金满籝（yíng），不如一经。”此化用其意。籝，筐笼一类的盛物竹器。

〔3〕明月句：谓子弟中有杰出者。《三国志·魏书·荀彧传》裴松之注云：“孔融与（韦）康父（韦）端书曰：‘前日元将（康字）来，渊才亮茂，雅度弘毅，伟世之器也。昨日仲将（韦诞字）又来，懿性贞实，文敏笃诚，保家之主也。不意双珠，近出老蚌，甚珍贵之。’后遂以双珠比喻兄弟并美。明月，明月珠，宝珠。”

〔4〕宴坐：闲坐。

〔5〕灵台：指心。《庄子·庚桑楚》：“不可内（纳）于灵台。”“释文”：“郭（象）云：心也。谓心有灵智能任持也。”

【今译】

藏书万卷可以教子孙成材，
给后代金钱满筐往往招致祸灾。
胡先生能拿出谷物救济贫苦人，
门中必有佳弟子如明珠孕于蚌胎。
当你闲坐时山景将如图画映出，
夜晚，书窗外水波会化作风雨吹来。
看山看水总能得到它的妙谛，
你虚静的心灵又如何能惹上尘埃！

武昌松风阁^{〔1〕}

黄庭坚

【题解】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山谷在太平州（治所在今安徽当涂）才做了九天知州，就被贬管勾洪州（今江西南昌）玉隆观，本诗写于九月途经武昌时。吴汝纶《点评黄山谷诗集》云：“吾尝论山谷七古，当推《松风阁》为第一，气骨高邈，杳然难攀。”这首诗确实堪称纪游与抒情相结合的“柏梁体”名作。山谷在刚刚“生出瞿塘滟滪关”不久，再度落入贬谪的苦难，似乎受着命运恶意的播弄。但他却能以超脱荣辱生死的淡泊心境来对待厄运，并保持乐观向上的精神，本诗即是山谷道德修养高达炉火纯青的一种表征。武昌松风阁是山谷所命名，此诗即从阁、松、风三层先作描写：诗中以“箕斗插屋椽”的奇观来突现阁的高峻，写到幸存的参天古松，再依次写出风吹松动，涛声有如女娲鼓瑟，而山水清音荡涤诗人胸襟，使人尘虑全消的种种情景。之后，又转入夜雨景象的生动描写：夜雨洗净山川，使诗人与二三贫士沉浸于更增光辉的自然美的融融之乐，而世道的艰险似乎已不复存在。接着，诗人又将笔锋一转，跌入现实，抒发对老师东坡的缅怀和对即将到来的知友张耒的盼望，且自明心志。“钓台惊涛可昼眠”一句，是对迫害诗人的政敌有力的反击，突出体现了诗人履险如夷的坚毅精神。篇末二句再作转折，表达企望摆脱现实，偕友隐于江湖的心愿。全诗意境高远阔大，笔力沉雄老健，奇思妙想脱弃凡近，章法跌宕，格高韵胜。虽受韩愈《山石》诗影响，艺术成就则在韩诗之上。山谷自己亦颇重此诗，以行书体亲书此诗，写在研花的布纹纸上，现墨迹尚存，笔力劲峭，气势雄浑，与本诗风格颇类。

【原诗】

依山筑阁见平川，夜阑箕斗插屋椽^{〔2〕}。我来名之意适然^{〔3〕}。老松魁梧数百年，斧斤所赦今参天^{〔4〕}。风鸣娲皇五十弦^{〔5〕}，洗耳不须菩萨泉^{〔6〕}。嘉二三子甚好贤^{〔7〕}，力贫买酒醉此筵^{〔8〕}。夜雨鸣廊到晓悬，相看不归卧僧毡。泉枯石燥复潺湲^{〔9〕}，山川光辉为我妍。野僧早饥不能饘^{〔10〕}，晓见寒溪有炊烟^{〔11〕}。东坡道人已沉泉^{〔12〕}，张侯何时到眼前^{〔13〕}？钓台惊涛可昼眠^{〔14〕}，怡亭看篆蛟龙缠^{〔15〕}。安得此身脱拘挛，舟载诸友长周旋^{〔16〕}！

注释

〔1〕武昌：今湖北鄂城。松风阁，在城西樊山（又名西山）上。宋祝穆

《方輿胜览》卷二十八：“松风阁，在西山寺，黄鲁直命名，诗：‘依山筑阁见平川……’。

〔2〕箕：二十八宿之一，苍龙七宿的最后一宿，有星四颗。斗，北斗七星。

〔3〕名之：指给阁取名“松风”。

〔4〕斧斤：斧头。斤，斧。

〔5〕风鸣句：谓松风有如仙瑟。娲（wā）皇，即女娲氏，神话传说中人类的始祖，是伏羲氏之妹（一说为其妻）。传说伏羲曾作五十弦瑟，因归之娲皇。

〔6〕洗耳句：苏轼《听瑟》诗：“归家且觅千斛水，净洗从前筝笛耳。”此化用其句意。菩萨泉：《名胜志》：“西山有泉，曰菩萨水，晋时书‘滴滴泉’三字，刻于崖顶。”

〔7〕嘉：赞许。二三子：诸位，几个人。语出《论语·阳货》：“子曰：‘二三子，偃（子游）之言是也。’”好贤，谓好客。

〔8〕力贫：竭贫家之财力。

〔9〕潺（chán）湲（yuán）：水徐流貌。

〔10〕饘（zhān）：稠粥，此处用作动词，谓煮粥。

〔11〕寒溪：武昌西山附近的溪水名。

〔12〕东坡句：苏轼贬谪黄州时，曾多次往来于武昌溪山间，留有许多诗文。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自海南放归，七月，病逝于常州。沉泉，去世。

〔13〕张侯：指张耒（字文潜），苏门四学士之一，详见后张耒诗附小传。张耒因“闻苏轼讣，为举哀行服”（《宋史·张耒传》），被责授房州别驾（治所在今湖北房县），黄州安置。山谷作此诗时，张还未到湖北。侯，古时士大夫之间的尊称，犹言君。

〔14〕钓台：《方輿胜览》卷二十八：“钓台，在北门外大江中。《郡志》：‘孙权常整陈于钓台。’”

〔15〕怡亭：在今鄂城小北门外江边观音崖上，宋时崖在水中，为一小岛，其上有唐代李阳冰的篆书《怡亭铭》。欧阳修《集古录跋》：“怡亭铭，李阳冰篆，裴虬撰，铭在武昌江水中，有小岛，亭在其上，铭刻于岛石。”蛟龙缠，形容篆字盘曲如蛟龙。杜甫《观薛稷少保书画壁》：“郁郁三大字，蛟龙岌相缠。”

〔16〕安得二句：韩愈《山石》诗云：“当流赤足踏涧石，水声激激风生衣。人生如此自可乐，岂必局束为人鞫？嗟哉吾党二三子，安得至老不更归！”此化用其意。拘挛（luán），束缚，指世事牵缠。周旋，任渊注：“魏晋间多以交游为周旋。”

【今译】

筑成的高阁依傍着西山，
倚阁遥望可以看到一片平川，
夜色深沉，天边的箕宿和北斗，
仿佛插进了高高的屋椽。
我来到此地为阁取名叫做“松风”，
心中很觉得意欣然。
魁梧的老松已经有好几百年，

伐木人的斧子饶过它，如今直参云天。
风吹松动涛声美妙悠远，
如同女娲弹奏起五十根琴弦。
我心境宁静，聆听自然的乐音，
不需要洗耳的菩萨清泉。
我赞许各位这样地好客礼贤，
虽然贫穷却拿出所有的金钱，
买来酒食让我尽情醉饮筵间。
夜晚听廊中雨声不断，
到早晨雨滴依旧还在回旋。
大家相看决定不返回住所，
为观赏雨景暂时歇宿在寺院。
原先泉水干涸山石焦枯，
如今重又听到泉水淙淙溪水潺湲。
雨洗山川，山川更加明净，
似乎为了我特地展示她的秀妍。
村野的僧人因为天旱没有收成，
甚至不能煮粥来把饥腹充填，
雨过后早晨见寒溪那边，
升起一缕缕袅袅炊烟。
东坡道人已经长眠在九泉，
张耒先生何时能来到眼前？
钓台四周拍击着惊涛骇浪，
白日里我却正好在这儿安眠。
怎样才能彻底摆脱世事的牵缠，
让我和朋友们泛舟漫游在山川之间！

次韵文潜^{〔1〕}

黄庭坚

【题解】

这是一首和作，张耒原诗已佚。此诗写作背景与前一首相同，写作时间是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冬。张耒于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因坐元祐党籍，贬监黄州酒税。徽宗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曾初召还朝任太常少卿等职。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蔡京当国，党议再起，张再度被贬为房州别驾，黄州安置。此年冬，张耒来到黄州，山谷自武昌过江与之相见，互相唱和，留下此篇。诗中先从武昌游历和追寻历史旧迹写起，抒发登临怀古之情，并隐含对其师苏轼的忆念。然后转入正题，写到与张耒相见虽均在患难之中，彼此却从友谊的安慰中得到温暖和鼓励。接着，自然而然地折向对共同的良师益友的追怀，对“三豪”为新党迫害终至于死，使文坛蒙受巨大损失的可悲现实而愤激，发出“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的痛心疾首的呼号。后半篇赞扬张耒人病文不病，历险心胆犹壮的高尚人格，且暗以自喻，并对朝廷只知倾轧、打击异己，却置民生疾苦于不顾的现状，深表关切并深深叹息。末四句照应篇中，再度对东坡遗迹犹存人不存深表痛悼之情，且昭示自己与张耒心地之清白与罹祸之无辜和自恃高节无所畏惧的精神，其中又深寓累遭不幸的沉痛感情。全诗虽时有典故佛语，却不

以数典使事为能事，而能浑融点化，增强语言的力度与厚度。虽多发议论，但言出深衷且多用未经人道语，自觉真挚动人。

【原诗】

武昌赤壁吊周郎^{〔2〕}，寒溪西山寻漫浪^{〔3〕}。忽闻天上故人来，呼舡凌江不待饷^{〔4〕}。我瞻高明少吐气^{〔5〕}，君亦欢喜失微恙^{〔6〕}。年来鬼祟覆三豪^{〔7〕}，词林根柢颇摇荡^{〔8〕}。天生大材竟何用？只与千古拜图像^{〔9〕}。张侯文章殊不病，历险心胆元自壮^{〔10〕}。汀州鸿雁未安集^{〔11〕}，风雪牖户当塞向^{〔12〕}。有人出手办兹事^{〔13〕}，政可隐几穷诸妄^{〔14〕}。经行东坡眠食地^{〔15〕}，拂拭宝墨生楚怆^{〔16〕}。水清石见君所知^{〔17〕}，此是吾家秘密藏^{〔18〕}。

注释

〔1〕文潜：张耒，字文潜，详见后张耒诗附小传。

〔2〕武昌赤壁：赤壁之说不一，实际上三国时周瑜击败曹操大军的赤壁是在湖北蒲圻县西、长江南岸。朱彧《萍洲可谈》卷二载黄州“州治之西，距江名赤鼻矶。俗呼鼻为弼，后人往往以此为赤壁。……东坡词有‘人道是周郎赤壁’之句，指赤鼻矶也。坡非不知自有赤壁，故言‘人道是’者，以明俗呼尔”。此沿用其意并寓吊东坡之意。周郎，周瑜年二十四为中郎将，吴中皆呼为周郎（见《三国志·吴志·周瑜传》）。

〔3〕漫浪：指唐诗人元结。元结始称猗琅子，又称浪士，又称漫郎。寒溪、西山皆为元结避乱时常游历之处。

〔4〕舡（xiāng），船。凌江，渡江。饷，同“晌”，片刻。

〔5〕高明：对人的敬称。少：稍。

〔6〕恙（yàng）：疾病。

〔7〕年来句：指秦观、苏轼、陈师道相继去世。鬼祟（suì），鬼魅作祟，带给人的灾祸，暗指新党迫害。三豪，指苏、秦、陈三人。

〔8〕词林：犹言文坛。根柢（dǐ），草木的根，引申为事业的基础。

〔9〕天生二句：化用杜甫《古柏行》“古来材大难为用”及《梦李白》诗二首其二“千秋万岁名，寂寞身后事”等句意。

〔10〕历险：指张耒两度贬来黄州。

〔11〕汀洲句：《诗·小雅》有《鸿雁篇》，《毛诗序》云：“万民离散，不安其居。”

〔12〕风雪句：《诗·豳风·七月》“塞向墐户”，谓堵塞向北的窗户（向），用泥涂抹门窗使不通风，以御寒过冬。牖（yǒu），窗户。

〔13〕有人句：谓朝廷当照料百姓生活。出手，《传灯录》：“与和尚共出只手。”

〔14〕政：同“正”。隐（yìn）几，《庄子·徐无鬼》：“南伯子綦隐几而坐，仰天而嘘。”隐几，倚着几案。穷，尽。诸妄，语出《圆觉经》：“于诸妄心，亦不息灭。”此为断绝妄念。

〔15〕东坡眠食地：东坡被贬黄州团练副使，在黄生活近五年，并常游武昌西山、寒溪等地。此指其生活及漫游过的地方。

〔16〕宝墨：指东坡留下的墨迹、石印。楚怆：悲怆、凄怆。

〔17〕水清石见：古乐府《艳歌行》：“水清石自见。”此谓心地清白，终有昭明之时。

〔18〕秘密藏：《圆觉经》有“为诸菩萨开秘密藏”语。《涅槃经》有“愚人不解，谓之秘密”语，此用其字面。

【今译】

在东坡曾经畅游的武昌赤壁，
我凭吊周瑜这盖世名将，
踏遍寒溪、西山，我寻找着
号称漫郎的元结走过的地方。
忽然听得老友从天而降的喜讯，
我迫不及待地呼唤船只渡过大江。
见到你立刻稍吐胸中闷气，
你也高兴得拔去了病殃。
年来鬼魅作祟带来一连串灾祸，
竟有三位豪士相继归入泉壤。
天生大材在这世上究竟有什么用？
只留下图像千载以下让人瞻仰。
张先生你虽然生病文章却很豪健，
历尽了艰险心胆依旧雄壮。
唉，百姓如汀洲鸿雁还没能安栖，
风雪中御冬的门窗不知是否堵上？
朝廷当然会有人出手料理这些事，
我们正可以凭几而坐扫除一切妄想。
经行东坡曾长久生活的黄州，
拂试他留下的墨迹不由得十分悲怆！
你知道总有一天水清石见心迹昭明，
高洁的操守是我们秘密的宝藏。

鄂州南楼书事四首^{〔1〕}（录一）

黄庭坚

【题解】

崇宁元年（公元1102年）山谷被罢官后流寓鄂州（武昌），等待命运的安排，本诗作于次年六月。政治失意的诗人登上鄂州南楼，置身于山光水色、荷香、风月的清凉国之中，洗去了一切凡思俗虑，忘怀了所有的烦恼困厄，整个心灵也被净化得如周围环境一样晶莹剔透。诗人将登楼时视觉的、嗅觉的、听觉的种种感受，用“一味凉”的感觉来概括，真是新奇精警，既切合南楼纳凉的题旨，又抒写了诗人为禅理所浸润，心灵极度虚静的境界，使人玩绎无穷。陈衍说：“山谷七言绝句皆学杜，少学龙标（王昌龄）、供奉（李白）者，有之，《岳阳楼》《鄂州南楼》近之矣。”本诗有“清水出芙蓉，天然去雕饰”之妙，音节奏朗，情韵悠远。

【原诗】

四顾山光接水光，凭栏十里芰荷香^{〔2〕}。清风明月无人管^{〔3〕}，并作南楼一味凉。

注释

〔1〕鄂州南楼：在湖北鄂城县南黄鹤山顶，临长江，接东湖，亦名“玩月楼”。《世说新语·容止》：“庾太尉（亮）在武昌，秋夜气佳景清，使吏殷浩、王胡之徒登南楼赏月，谈咏竟夕。”后因称南楼为“庾公楼”，省称“庾楼”。

〔2〕芰（jì）荷香：唐罗隐《宿荆州江陵驿》：“风动芰荷香四散，月明楼阁影相侵。”芰荷，指菱叶与荷叶，此偏指荷。

〔3〕清风句：苏轼《前赤壁赋》：“且夫天地之间，物各有主，苟非吾之所有，虽一毫而莫取。惟江上之清风与山间之明月，耳得之而为声，目遇之而成色，取之无禁，用之不竭，是造物者之无尽藏也，而吾与子之所共适。”此化用其意。

〔4〕一味凉：意含双关，一指感觉之清凉，一指心境之清凉。佛家常以清凉指摆脱七情六欲、凡思俗念而达到的无烦恼境界。《大云经》：“有三昧，名曰清凉，能断离爱憎故。”

【今译】

我登上南楼纵目四望，
苍翠的山光连接着碧绿的水光，
凭倚栏杆见十里荷塘，
传过来一阵阵幽雅芳香。
清风明月没有人拘管，
让我这闲散的人尽情来享，
眼前景色连同我的心，
共化作南楼夜晚无限清凉。

寄贺方回^{〔1〕}

黄庭坚

【题解】

本诗崇宁二年（公元1103年）作于鄂州。胡仔《苕溪渔隐丛话》前集卷五十“秦少游”条引惠洪《冷斋夜话》云：“秦少游在处州，梦中作长短句《好事近》曰：‘山路花添雨……醉卧古藤阴下，杳（当为“了”）不知南北。’后南迁久之，北归，逗留于藤州，遂终于瘴江之上光华亭，时方醉起，以玉盂汲泉欲饮，笑视之而化。”本诗前两句即结合以上事实，用凄婉的诗笔，对挚友的辞世表示了深深的痛惜之情。后二句赞扬新知贺铸词章之美，与上文联系，又隐约地写出才华绝世的少游已永离人世，唯贺铸足以继之，字里行间不胜存歿之慨，且表白了三人友情之深与命运之相仿佛。次年，山谷即被贬往宜州，道过衡阳时，览少游《千秋岁》墨迹，追和其词，发出更加深沉的感慨。本诗语简意繁，情韵兼胜。

【原诗】

少游醉卧古藤下^{〔2〕}，谁与愁眉唱一杯^{〔3〕}？解作江南断肠句，只今唯有贺方回^{〔4〕}。

注释

〔1〕贺方回：北宋著名词人贺铸，字方回，详见后贺铸诗附小传。

〔2〕少游句：参见本诗【题解】。又，山谷《千秋岁》词序云：“少游得谪，尝梦中作词云：‘醉卧古藤阴下，了不知南北。’竟以元符庚辰（公元1100年）死于藤州光华亭上。……”

〔3〕谁与句：一指少游再不能写出令人悲愁的好词，一指谁能作词哀悼少游。唱一杯，晏殊《浣溪沙》词“一曲新词酒一杯”，此翻用其意。

〔4〕解作二句：贺铸名作《青玉案》词下片云：“碧云冉冉暮暮，彩笔新题断肠句。试问闲愁都几许？一川烟草，满城风絮，梅子黄时雨。”此词当时极负盛名，贺铸因此得到“贺梅子”的雅号。吴曾《能改斋漫录》卷十六：“贺方回为《青玉案》词，山谷尤爱之，故作小诗以纪其事。”

【今译】

少游醉卧古藤阴下，
永远在那儿长寐，
有谁能再在尊前唱一曲新词，
解开我结攒的愁眉？
懂得写出江南风物、令人断肠的佳句，
如今只有你贺氏方回。

书摩崖碑后^{〔1〕}

黄庭坚

【题解】

宋叶梦得《石林诗话》说杜甫“《北征》《述怀》诸篇，穷极笔力，如太史公纪传，此古今绝唱也”。山谷此诗是学杜的力作，亦以史笔作诗，内容广阔，议论风发，感慨深沉。崇宁三年（公元1104年），山谷被新党诬以“幸灾谤国”的罪名，除名羁管宜州（治所在今广西宜州）。此年春天，他途经祁县（今湖南祁阳），读到了县西南五里刻于浯溪上的《中兴颂》碑，写下这首名篇。全诗以主要篇幅评论了唐代安史之乱前后的政事，对玄宗晚年昏聩拒谏，宠幸野心家安禄山，终于导致安史之乱，大唐王朝从此一蹶不振，玄宗本人也落入被猜忌而幽囚的悲剧命运等一系列史实，深致谴责与感慨。诗中对肃宗私自登基的行为，对他懦弱的性格，内受制于张后，外受制于李辅国，不能恪尽人子之道，致使玄宗晚年极度孤凄悲凉等情况，山谷都予以褒贬，同时也指出玄宗系肇祸之端，亦咎由自取。对玄宗既有严厉的批评复寄予深深的同情。两京收复后，虽然号曰“中兴”，大唐盛世却一去不返，于是篇末又写到诗人面对碑刻，心潮起伏难平的情状。山谷“寂然凝虑，思接千载”（刘勰《文心雕龙·神思》），他所以慨古，主旨实在于伤今，当时的大宋已近末世，徽宗昏淫无道远在玄宗之上，朝政黑暗，党争不已，而金人的威胁也比安史之乱危险得多。山谷忧深思远，是希望朝廷能以

古为鉴，以免“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杜牧《阿房宫赋》）。用心可谓良苦。诗中“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二句，是篇中精策，不单是山谷对元结、杜甫忠贞爱国的赞美和对后人不能深解其诗的感叹，同时，也是借他人酒杯，浇自家之块磊，是诗人复杂而痛苦的内心世界的剖露，含义极其深永。全诗结构谨严，叙事、抒情、寄慨三者，既分合有序又觉融会无间，笔力苍劲，气势雄阔，音节高朗，格调沉郁，不愧为传诵名作。

【原诗】

春风吹船著浯溪^{〔2〕}，扶藜上读《中兴碑》^{〔3〕}。平生半世看墨本^{〔4〕}，摩挲石刻鬓成丝。明皇不作苞桑计，颠倒四海由禄儿^{〔5〕}。九庙不守乘舆西，万官已作乌择栖^{〔6〕}。抚军监国太子事，何乃趣取大物为^{〔7〕}？事有至难天幸耳^{〔8〕}，上皇局蹐还京师^{〔9〕}。内间张后色可否^{〔10〕}？外间李父颐指挥^{〔11〕}。南内凄凉几苟活^{〔12〕}，高将军去事尤危^{〔13〕}。臣结春陵二三策^{〔14〕}，臣甫杜鹃再拜诗^{〔15〕}。安知忠臣痛至骨，世上但赏琼琚词^{〔16〕}。同来野僧六七辈，亦有文士相追随^{〔17〕}。断崖苍藓对立久，冻雨为洗前朝悲^{〔18〕}。

注释

〔1〕摩崖碑：在山崖峭壁上，磨平石面，刻上碑文或题字，此指湖南祁阳县西南五里浯（wú）溪上的《大唐中兴颂》碑文，唐元结文，大书法家颜真卿书写。内容描写肃宗平定安史之乱，使唐室“中兴”的事。

〔2〕浯溪：唐元结《浯溪铭序》：“浯溪在湘水之南，北汇于湘。爱其胜异，遂家溪畔。溪，世无名称者也，为自爱之故，命曰‘浯溪’。”

〔3〕藜：指藜杖。《中兴碑》，即指《大唐中兴碑》。

〔4〕墨本：指从原石上摹拓下来或刻印的《中兴碑》文。

〔5〕明皇二句：谓唐明皇（玄宗李隆基）不作固本之计，致使安禄山起兵反叛，天下大乱。唐玄宗早年励精图治，用贤纳谏，开元之治成为唐代鼎盛时期。晚年昏聩腐朽，不听有识大臣劝谏，将军事大权交给野心家胡人安禄山之手。天宝十四载（公元755年）安禄山起兵，至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天下大乱历时八年，生产遭受严重破坏，并形成藩镇割据的局面，唐王朝从此江河日下。苞桑，《易·否卦·上九》：“其亡，其亡，系于苞桑。”疏：“苞，本也。”意指将东西系于桑树之根就牢固。苞桑计，即根本大计。禄儿，安禄山，平卢、范阳、河东三镇节度使，玄宗宠妃杨玉环认他为义子，故称禄儿。

〔6〕九庙二句：谓祖宗的太庙都失守了。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潼关失守，玄宗从延秋门出逃，往蜀中避乱。大官纷纷投靠新主子，如哥舒翰、陈希烈等先后投降安禄山。一说官员们追随太子李亨到灵武（今属宁夏）。九庙，指祭祀玄宗九位祖宗的太庙九室，其中祖庙五，亲庙四。乘舆，皇帝乘坐的车子，犹言銮驾、圣驾，代指皇帝。

〔7〕抚军二句：指玄宗逃往西蜀，留太子李亨讨贼，李亨在朔方招募士兵，天宝十五载（公元756年）七月，未经玄宗同意，即在灵武登皇帝位，是为肃宗，尊称玄宗为“上皇天帝”。抚军监国，《左传·闵公二年》：“（太子）君行则守，有守则从。从曰抚军，守曰监国。”趣（cù），同“促”，匆忙，急

忙。大物，指国家天下。《庄子·天下》：“天下，大物也。”

〔8〕事有至难：《大唐中兴颂》有“事有至难，宗庙再安”之句。

〔9〕局(jú)踖(jí)：《诗·小雅·正月》：“谓天盖高，不敢不局；谓地盖厚，不敢不踖。”《释文》：“局本又作跼。”局，曲身，弯腰。踖，小步行路，形容行动小心戒惧之貌。

〔10〕内间句：谓肃宗内受制于张后。张后，肃宗为太子时充良娣。乾元中立为皇后，与李辅国勾结弄权，迁上皇于西内，肃宗不敢谒西宫。代宗立，群臣请废为庶人。

〔11〕外间句：谓肃宗大权旁落，外受制于宦官李辅国。李父，指李辅国，本名静忠。初侍玄宗，后侍皇太子李亨。玄宗奔蜀，辅国劝太子即位于灵武。肃宗还京，擅权用事。至德二年（公元758年）封郾(chéng)国公。代宗立，尊为尚父，进司空，封博陆郡王。益跋扈，代宗遣刺客夜刺杀之。颐(yí)，指挥，用面颊表情示意，使人奔走于前，指有权势者气焰之盛。《汉书·贾谊传》：“今陛下力制天下，颐指如意。”

〔12〕南内句：玄宗自蜀还京，初居兴庆宫，即“南内”。张后离间玄宗、肃宗父子关系，又“与李辅国相助，多以私谒挠权……又与辅国谋徙上皇西内……（肃宗）内制于后，卒不敢谒西宫”（《新唐书·后妃下》“张皇后”）。

〔13〕高将军句：玄宗心腹宦官高力士，曾任骠骑大将军，封渤海郡公。玄宗被幽禁后，高力士为李辅国诬陷，流放巫州（今四川巫山），玄宗处境更其孤危。

〔14〕臣结句：唐诗人元结代宗广德元年（公元763年）任道州（今湖南道县）刺史，目睹民生疾苦，写下著名的《舂陵行》，揭露官府的横征暴敛，并两次上表，为民请命。

〔15〕臣甫句：杜甫《杜鹃行》云：“君不见昔日蜀天子，化为杜鹃似老乌……虽同君臣有旧体，骨肉满眼身羁孤。”对玄宗被幽囚的凄凉晚景表示哀伤。

〔16〕琼琚(jū)：华美的佩玉，比喻为华美的诗文。韩愈《祭柳子厚文》：“玉佩琼琚，大放厥辞。”

〔17〕同来二句：黄滔《山谷先生年谱》载：“先生有真迹石刻，题云：崇宁三年己卯风雨中来泊浯溪，进士陶豫、李格，僧伯新、道遵同至中兴崖下。明日，居士蒋大年、石君豫，太医成权及其侄逸，僧守能、志观、德清、义明、崇广俱来……”

〔18〕冻(dōng)雨：暴雨。屈原《九歌·大司命》：“使冻雨兮洒尘。”

【今译】

春风吹送我的船到达浯溪岸边，
手扶藜杖攀上山崖细读中兴碑刻字。
一生中半世里只看过碑文拓本，
今日亲手抚摸石刻已经两鬓成丝。
明皇不作安邦固本的长远大计，
宠幸禄山招致兵祸四海动荡不已。
宗庙不守天子车驾直奔向西，
百官如翻巢鸦雀重找新的栖身之地。

统领军队守卫国家原是太子本分，
何必要匆忙地夺取天下自称皇帝？
削平祸乱再兴国家本是极其艰难，
幸亏有老天保佑恢复了太平之世。
明皇作为太上皇回到京都，
小心谨慎行动受到种种牵制。
内里要看张后眼色是否准许，
外面李辅国气势嚣张令人畏惧。
上皇幽居在南内的兴庆宫，
几乎是苟且偷生孤独悲凄，
高力士将军被诬远谪，
上皇迁往西内，情势更加危急。
臣子元结在舂陵写下同情民生的诗句，
又为民请命上书献计。
杜甫再三写出杜鹃诗篇，
深深哀伤上皇的不幸遭遇，
有谁能理解忠臣念君忧国的彻骨悲痛，
世人只懂得欣赏他们优美的文辞。
同来浯溪的有山野中六七个僧人，
也有几位文士与我相随。
我面对断崖苔藓默默地久立，
天上降下暴雨正为着洗去前朝的伤悲。

郭明甫作西斋于颍尾，请予赋诗二首^{〔1〕}（录一）

黄庭坚

【题解】

此诗作于神宗熙宁四年（公元1071年），时山谷任汝州叶县（今属河南）县尉，诗为友人所筑新居而赋。首句说明自己家贫以官为业的不得已，以引入下句对友人隐居不仕肃然起敬的感情。以下三联纯用想象的诗笔，描绘了郭氏富有书卷气息和园林逸趣的闲居生活，并写出自己对颍水西斋——亦即友人的思念、向往之情，以及友人礼贤好客的儒雅风度。同时想象他日相见从容，饮酒畅谈之时，西斋“女郎台下水如天”的澄明、空阔的景象。全诗一气旋折，层层递进，转宕多致，舒卷自如，手法颇类杜甫《诸将》诗。

【原诗】

食贫自以官为业^{〔2〕}，闻说西斋意凛然^{〔3〕}。万卷藏书宜子弟，十年种木长风烟^{〔4〕}。未尝终日不思颍，想见先生多好贤。安得雍容一樽酒^{〔5〕}，女郎台下水如天^{〔6〕}。

注释

〔1〕郭明甫：山谷友人，生平未详。颍尾，指颍水下游。《左传·昭十二年》：“次于颍尾。”注：“颍水之尾在下蔡西。”下蔡，地名，在今安徽寿

县。

〔2〕食贫：谓家境贫寒，《诗·卫风·氓》“三岁食贫”。

〔3〕凜然：态度严肃，令人敬畏的样子。

〔4〕十年种木：《管子·权修》：“十年之计，莫如树木。”风烟，指自然美景。

〔5〕雍容：从容不迫。

〔6〕女郎台：当为西斋一台名。

【今译】

我家境贫寒只得把做官当成生计，
听到你新筑幽居的西斋真是敬佩万千。
你家藏万卷诗书宜于将学问传给子孙，
栽种林木成为美景需待十年。
我没有一天不思念颖水的友人，
想见先生从来是特别好贤。
几时才能与你从容地对饮，
观赏女郎台下水色如天。

山谷摘句图（十四条）

黄庭坚

—

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登快阁》

注释

原诗如下：“痴儿子却公家事，快阁东西倚晚晴。落木千山天远大，澄江一道月分明。朱弦已为佳人绝，青眼聊因美酒横。万里归船弄长笛，此心吾与白鸥盟。”快阁，《清一统志·吉安府》二载，快阁“在太和县（江西）治东澄江（赣江）之上，以江山广远、景物清华得名”。

【今译】

千山木叶凋落天宇高远广大，
满江澄净碧水月影格外分明。

二

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咏猩猩毛笔》

注释

原诗如下：“爱酒醉魂在，能言机事疏。平生几两屐，身后五车书。物色看王会，勋劳在石渠。拔毛能济世，端为谢杨朱。”诗题一本作《和答钱穆父咏猩猩毛笔》。猩猩毛笔，以猩猩毛制成的笔。平生句，用东晋阮孚典故。

《世说新语·雅量》：“阮遥集（孚）好屐（jī），并恒自经营……或有诣阮，见自吹火烛屐，因叹曰：‘未知一生当着几两（双）屐。’”屐，木底鞋，此借指笔帽。五车书，《庄子·天下》：“惠施多方，其书五车。”后谓读书、著述之多。

【今译】

你一生能带几个笔帽？
身后却留下五车著述。

三

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公心是后凋松。《和高仲本喜相见》

注释

原诗如下：“雨昏南浦曾相对，雪满荆州喜再逢。有子才如不羁马，知君心是后凋松。闲寻书册应多味，老傍人门似更慵。何日晴轩观笔砚？一樽相属要从容。”高仲本，生平未详，徽宗朝曾任万州（今四川万县）太守。不羁马，比喻才气纵横。《史记·邹阳列传》载其《狱中上书》：“使不羁之士，与牛骥同皂。”“索隐”：“言骏（良马）足不可羁绊，以比喻逸才之人。”司马迁《报任少卿书》：“仆少负不羁之材。”羁，马笼头。后凋松，《论语·子罕》：“岁寒，然后知松柏之后凋。”

【今译】

你儿子才气纵横如不受拘系的骏马，
我知道你心志坚毅似不凋的青松。

四

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再赠子勉》

注释

原诗如下：“行要争光日月，诗须皆可弦歌。著鞭莫落人后，百年风转蓬科。”诗题一本作《再用前韵赠子勉四首》。子勉，高荷，字子勉，江陵（今属湖北）人，“江西诗派”诗人之一。争光日月，《史记·屈原贾生列传》：“其（指屈原）志洁，故其称物芳。其行廉，故死而不容自疏。……推此志也，虽与日月争光可也。”诗须句，《礼·乐记》：“正六律，和五声，弦歌《诗·颂》。”“疏”：“谓以琴瑟之弦，歌此《诗·颂》也。”此化用其意。

【今译】

道德行为要与日月争光，
所作诗篇都能配乐歌唱。

五

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跋子瞻和陶诗》

注释

原诗如下：“子瞻谪岭南，时宰欲杀之。饱吃惠州饭，细和渊明诗。彭泽千载人，东坡百世士。出处虽不同，风味乃相似。”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被一贬再贬为宁远军节度副使，惠州（今广东惠阳）安置，在惠州期间写了大量和陶诗，表示对陶渊明的追慕。

【今译】

好好饱餐惠州粗粝的饭食，
细细追和渊明精美的诗篇。

六

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次韵子瞻春菜》

注释

原诗如下：“北方春蔬嚼冰雪，妍暖思采南山蕨。韭苗水饼姑置之，苦菜黄鸡羹粳滑。莼丝色紫茱萸白，茱萸芽甜薺头辣。生菹入汤翻手成，芼以姜橙夸缕抹。惊雷菌子出万钉，白鹅截掌鳖解甲。琅玕森深未飘箨，软炊香粳煨短茁。万钱自是宰相事，一饭且从吾党说。公如端为苦笋归，明日青衫诚可脱。”公如二句，暗用晋张翰事。《晋书·张翰传》：“翰因见秋风起，乃思吴中菰菜、莼羹、鲈鱼脍，曰：‘人生贵得适志，何能羁宦数千里以要名爵乎！’遂命驾而归。”端，犹言端的，确实，当真。青衫，下级官吏的服色。

【今译】

先生如确实为爱苦笋回归乡里，
明朝当真可以将青色官服脱去。

七

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晚春》

注释

诗题应作《次韵张询斋中晚春》。原诗如下：“学古编简残，怀人江湖永。非无车马客，心远境亦静。挽蔬夜雨畦，煮茗寒泉井。春去不窥园，黄鹂颇三请。立朝无物望，补外傥天幸。想乘沧浪船，濯发睇翠岭。”不窥园，用西汉董仲舒典。详见前苏轼《送安惇秀才失解西归》诗注。三请，《晋书》卷三十二列传二“后妃”下“明穆庾皇后”：“……咸和元年，有司奏请追赠后父及夫人毋丘氏，后陈让不许，三请不从。”又《晋书》卷一百二十八载记第二十八“慕容超”：“司徒慕容惠曰：‘……但自古乞援，不遣大臣则不致重兵，是以赵隶三请，楚师不出，平原（君）一使，援至从成。’”三，多次，非实指。

【今译】

春风将尽我没去观赏园林美景，
黄鹂多次殷勤邀请婉啾地啼鸣。

八

水远山长双属玉，身闲心苦一春锄。《池日风雨留三日》

注释

原诗如下：“孤城三日风吹雨，小市人家只菜蔬。水远山长双属玉，身闲心苦一春锄。翁从旁舍来收网，我适临渊不羡鱼。俯仰之间已陈迹，暮窗归了读残书。”池口，镇名，在安徽贵池县西北五里黄龙矶上。属玉，水鸟名，司马相如《上林赋》：“鸿鹄鹄鸕，驾鹄属玉。”“注”引郭璞：“属玉似鸭而大，长颈赤目，紫绀色。”春锄，鸟名，即白鹭。《尔雅·释鸟》：“鹭，春锄。”注：“白鹭也。”也作“春锄”。唐皮日休《夏首病愈因招鲁望》诗：“一声拔谷（布谷）桑柘晚，数点春锄烟雨微。”

【今译】

看水远山长像一对属玉鸟，
我身闲心苦似优雅的白鹭。

九

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咏雪》

注释

诗题应作《咏雪奉呈广平公》。原诗如下：“连空春雪明如洗，忽忆江清水见沙。夜听疏疏还密密，晓看整整复斜斜。风回共作婆娑舞，天巧能开顷刻花。正使尽情寒至骨，不妨桃李用年华。”回，旋转。婆娑（suō），形容舞姿优美。天巧，原本作“天教”，据别本改。花，形容雪片。

【今译】

夜晚听落雪从疏疏又变成密密，
早晨看整整的一行行忽然斜飞。
风儿回旋，它们在空中婆娑起舞，
天工精巧，顷刻间就让白花芳菲。

十

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双井茶送子瞻》

注释

原诗如下：“人间风日不到处，天上玉堂森宝书。想见东坡旧居士，挥毫百斛泻明珠。我家江南摘云腴，落硞菲菲雪不如。为君唤起黄州梦，独载扁舟向五湖。”

双井，井名，在洪州分宁县（山谷家乡），所产茶亦名双井。宋初茶以两浙所产日注为第一，自仁宗景祐以后，双井渐盛，出于日注之上。玉堂，指翰林院。森，众盛貌。宝书，泛指珍贵的书籍。

【今译】

在那人间的风吹不到
日晒不着的清静幽深之地，
翰林院宛如天上仙境，
排列着许许多多珍贵书籍。

十一

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戏呈孔毅父》

注释

原诗如下：“管城子无食肉相，孔方兄有绝交书。文章功用不经世，何异丝窠缀露珠。校书著作频诏除，犹能上车问何如。忽忆僧床同野饭，梦随秋雁到东湖。”孔毅父，孔平仲字毅父，临江新淦（今江西新干）人，与兄文仲、弟武仲俱以文名，合称“清江三孔”，与山谷有交谊。管城子，指毛笔。韩愈《毛颖传》云：“秦皇帝使蒙恬赐之汤沐，而封诸管城，号管城子。”此处借指弄笔的文人。食肉相，《后汉书·班超传》载，看相人谓班超“燕颌虎颈，飞而食肉，此万里侯相也”。孔方兄，钱的别称。铜钱中有方孔，故称。《晋书·鲁褒传》载其《钱神论》曰：“亲之如兄，字曰‘孔方’。”亦称孔兄、方兄。

【今译】

管城子生来没有食肉的面相，
孔方兄的绝交书倒常常寄上。

十二

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次王定国扬州见寄》

注释

诗题应作《次韵王定国扬州见寄》。原诗如下：“清洛思君昼夜流，北归何日片帆收。未生白发犹堪酒，垂上青云却佐州。飞雪堆盘鲙鱼腹，明珠论斗煮鸡头。平生行乐自不恶，岂有竹西歌吹愁。”王定国，王巩，字定国，大名莘县（今属山东）人，宰相王旦之子。神宗朝官至太常博士，坐与苏轼往来，谪监宾州盐酒税。哲宗初，为宗正寺丞，后通判扬州。哲宗末，编管全州。垂，将。上青云，喻仕途得意，连登高位。孔稚圭《北山移文》：“干青云而直上。”佐州，佐理州郡之事，指任扬州通判。

【今译】

你未生白发还能禁受消愁的清酒，
可惜将要青云直上却来佐理郡州。

十三

张侯哦诗松韵寒，六月火云蒸肉山。《戏和文潜》

注释

诗题应作《戏和文潜谢穆父松扇》。原诗如下：“猩毛束笔鱼网纸，松梢织扇清相似。动摇怀袖风雨来，想见僧前落松子。张侯哦诗松韵寒，六月火云蒸肉山。持赠小君聊一笑，不须射雉穀黄间。”文潜，张耒字文潜，详见后张耒诗附小传。侯，对人尊称。哦诗，吟诗。肉山，戏谓人躯体肥大。

【今译】

张君诗如松风之韵风调清寒，
身躯肥六月火云蒸烤着肉山。

十四

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观翰林公出游》

注释

诗题应作《次韵宋懋宗三月十四日到西池都人盛观翰林公出游》。原诗如下：“金狝系马晓莺边，不比春江上水船。人语车声喧法曲，花光楼影倒晴天。人间化鹤三千岁，海上看羊十九年。还作遨头惊俗眼，风流文物属苏仙。”翰林公，指苏轼。人间句：用丁令威事，《搜神后记》汉辽东人丁令威在灵虚山学道成仙，后化鹤归来，落城门华表柱上。有少年欲射之，鹤乃飞鸣作人言：“有鸟有鸟丁令威，去家千年今始归。城郭如故人民非，何不学仙冢累累。”后常用以比喻人世的变迁。此处比喻神、哲两朝新旧党交替执政。海上句，用苏武事，苏武出使匈奴，不降，放至北海牧羊，十九年后始归汉。此处借喻苏轼自神宗四年（公元1071年）被新党排挤出朝，辗转州县至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方被召还朝廷任中书舍人，改翰林学士。外放十六年之久。

【今译】

丁令威化鹤归来人间已越过三千载，
先生如苏武海上牧羊苦度了十九年。

陈师道 二十六首

妾薄命二首^{〔1〕}

陈师道

【作者简介】

陈师道（公元1053—1102年），字履常，一字无己，号后山居士。彭城（今江苏徐州）人。早年师从曾巩，颇受器重。王安石以经义之学取士，师道不以为然，故不应试。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苏轼荐其文行，起为徐州州学教授，又为太学博士。四年，苏轼出任

杭州太守，路过南京（今河南商丘），陈师道前往送行，以擅离职守被劾去职。不久复为颍州教授。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被目为苏轼余党，罢职。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任秘书省正字，次年病逝。师道为苏门六君子之一，工诗善文，诗歌成就远在散文之上。自言“于诗初无诗法”，后“一见黄豫章（庭坚），尽焚其稿而学焉”（《答秦觐书》），二人互相推重，“江西诗派”将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列为“三宗”。师道终身服膺杜甫，五七言律诗的成功之作笔力逼近老杜。但其诗作境界不够阔大，多抒写个人生活与情怀，尤多啼饥号寒之作，颇类孟郊。作诗以苦吟著名，无戏谑之作。他不赞成山谷诗“过于出奇”，主张自然，其诗亦屡有以浅俗之语写真挚之情者。有《后山集》《后山丛谈》《后山诗话》等。

其 一

【题解】

《宋史·陈师道传》说师道：“少而好学苦志，年十六，早以文谒曾巩，巩一见奇之，许其以文著，时人未之知也，留受业。熙宁中，王氏（安石）经学盛行，师道心非其说，遂绝意进取。巩典五朝史事，得自择其属，朝廷以（师道）白衣难之。”《诗林广记》载：“谢叠山（枋得）云：元丰间，曾巩修史，荐后山有道德，有史才，乞自布衣召入史馆，命未下而曾去。后山感其知己，不愿出他人门下，故作《妾薄命》。”宋史本传又记载师道任颍州通判时，苏轼为太守，欲置为门下弟子，“而师道赋诗有‘向来一瓣香，敬为曾南丰’之语。”又载其“初，游京师逾年，未尝一至贵人之门”，章惇为执政大臣，两度欲荐师道，终不往。足见他是一位耿介自守之士。古人云“士为知己者死”，师道一生敬奉曾巩，深感其知遇之恩，至死不渝，其情可佩可感。《妾薄命》二首借男女之情抒师生之谊，字字血泪，动人至深。第一首抒写了元丰六年（公元1083年）曾巩死后，诗人伤心欲绝的心情。全诗假托侍妾之口，婉转地写出主人——曾巩对他特殊的恩遇和他原拟终生侍奉“主人”，却不料对方早早去世，而变故只在须臾的惨痛事实，且表明诗人绝不再事他人的忠贞心志。篇末四句呼天抢地，倾泻了诗人的极度悲伤，令人有“愁自肺腑出，出辄愁肺腑”的痛切感受。诗中多化用前人诗句、典故，而高古自然，如同己出，纯以真情取胜。

【原诗】

主家十二楼^{〔2〕}，一身当三千^{〔3〕}。古来妾薄命，事主不尽年。起舞为主寿，相送南阳阡^{〔4〕}。忍著主衣裳，为人作春妍^{〔5〕}？有声当彻天，有泪当彻泉^{〔6〕}。死者恐无知^{〔7〕}，妾身长自怜^{〔8〕}。

注释

〔1〕妾薄命：乐府杂曲歌辞名。曹植、梁简文帝、李白等均有以《妾薄命》为题的乐府诗，表达生离死别，远聘晚嫁、失宠遭遗弃等感慨。诗人自注：为曾南丰作。曾南丰，曾巩（公元1019—1083年），字子固，建昌军南丰（今属江西）人，因称南丰先生。唐宋散文八大家之一。少时为欧阳修所识拔。仁宗嘉祐二年（公元1057年）进士。曾任馆阁校理、集贤校理，知

齐、襄、洪、福等州。神宗元丰三年（公元1080年），判三班院。四年，迁史馆修撰，典修五朝国史，未及属稿，擢中书舍人。后病卒于江宁。唐张籍有《节妇吟》，为谢绝平卢节度使李师道之聘而作，诗云：“君知妾有夫，赠妾双明珠。感君缠绵意，系在红罗襦。妾家高楼连苑起，良人执戟明光里。知君用心如日月，事夫誓拟同生死。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陈师道《妾薄命》二首效其手法。

〔2〕十二楼：鲍照《代陈思王京洛篇》：“凤楼十二重，四户入绮窗。”谓楼之高华。

〔3〕妾身句：白居易《长恨歌》：“后宫佳丽三千人，三千宠爱在一身。”此用其意。

〔4〕起舞二句：刘禹锡《代靖安佳人怨》诗云：“晓来行歌里门外，昨夜华堂歌舞人。”此化用其意，谓乐往哀来，生死骤变。南阳阡，汉代原涉为其父在南阳（今属河南）置墓，称南阳阡，后泛指墓地。

〔5〕忍着二句：白居易代张愔爱妾盼盼所作《燕子楼》诗：“钿晕罗衫色似烟，几回欲着即潸然。自从不舞霓裳曲，叠在空箱十一年。”此化用其意，表示自守节操，不事他人。忍，怎忍。作春妍，意谓以姿色技艺博取他人欢笑。

〔6〕泉：指黄泉、九泉。

〔7〕死者句：《孔子家语》：“子贡问孔子曰：‘死者有知乎？将无知乎？’”此化用其语。

〔8〕妾身句：李白《去妇辞》：“孤妾长自怜。”此用其语。

【今译】

主人家华美的高楼有十二重，
我身上集中了他对众多姬妾的爱恋。
从古以来妾妇大都薄命，
侍奉主人不能到达自己的终年。
不久前还翩翩起舞为他祝寿，
送他去向墓地却只在转瞬之间。
我怎么忍心穿着主人给我的衣裳，
去博取他人欢乐做出美丽笑颜！
我哭他的悲声响彻云天，
我哭他的泪水洒入黄泉。
死去的主人恐怕一无所知，
孤独的我却只能长年自我哀怜。

其 二

【题解】

本诗仍以侍妾口吻先用比兴手法，借墓地的荒凉景象写出主人死后，自己的孤寂与悲痛，以及不能与之生死相共的深恨和今后余生的难捱，感情表达比前首更其激烈。“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二句，以金石之声说出诗人坚贞的志节，透露了他对曾巩至上至深的崇敬与爱。篇末发华屋山丘之慨，以景结情，余意不尽。南宋末，文天祥被执北去，和王清惠《满江红》词，特别在题下说明：“以庶几后山（师道）《妾薄命》之意”，并在词中表明坚决不事异族和为国

捐躯的英雄志节，可见此二诗影响之深。

【原诗】

落叶风不起^{〔1〕}，山空花自红。捐世不待老^{〔2〕}，惠妾无其终。一死尚可忍，百岁何当穷^{〔3〕}！天地岂不宽？妾身自不容^{〔4〕}。死者如有知，杀身以相从。向来歌舞地，夜雨鸣寒蛩^{〔5〕}。

注释

〔1〕落叶：喻人长逝。潘岳《悼亡诗》：“落叶委埏侧，枯菱带坟隅。”

〔2〕捐世：离弃人世。

〔3〕百岁：一生。穷，尽。

〔4〕天地二句：岑参《西蜀旅舍春叹寄朝中故人呈狄评事》诗：“四海犹未安，一身无所适。自从兵戈动，遂觉天地窄。”此化用其语。

〔5〕蛩（qióng）：蟋蟀。

【今译】

主人像凋落的枯叶风吹不起，
我如空山中的鲜花徒自艳红。
他离开人间不等到年老，
对我的恩惠有始无终。
残酷的死亡还可以忍受，
难捱的余生将苦痛无穷。
谁说天地不够宽广？
我却没有一个角落能把身容。
死去的主人假如有知有觉，
我真想就此杀身与他相从。
可叹往昔歌舞欢乐的场所，
而今只听到夜雨中悲鸣着寒虫。

赠二苏公

陈师道

【题解】

本诗赠给苏轼、苏辙兄弟二人。篇首罗列了蜀中丰富的物产，指出尤其珍贵的是历代产生的众多的历史名人。然后写到苏门父子为独具慧眼的欧阳修所赏识、推奖的事实。中间描述了儒学的兴盛与衰败，并主要攻击了以王安石为首的新经学及其褊狭文学主张的弊端。用语相当激烈，近乎于骂。最后归结到对二苏重振纪纲与文风的殷切期望。对苏氏兄弟极颂扬之能事，表现了诗人对他们的高度崇敬。全篇以文字为诗，以议论为诗，风格逼近韩愈，艺术上显得较为枯索。

【原诗】

岷峨之山中巴江^{〔1〕}，桂椒桢栌枫柞樟^{〔2〕}。青金黄玉丹砂良^{〔3〕}

，兽皮鸟羽不足当〔4〕。异人间出骇四方〔5〕，严王陈李司马扬〔6〕。一翁二季相对望〔7〕，奇宝横道骥服箱〔8〕。谁其识者有欧阳〔9〕，大科异等固其常〔10〕，小却盛之白玉堂〔11〕，典谟雅颂用所长〔12〕。度越周汉登虞唐，千载之下有素王〔13〕。平陈郑毛视荒荒〔14〕，后生不作诸老亡〔15〕。文体变化未可量，万口一律如吃羌〔16〕。妖狐幻人大陆梁〔17〕，虎豹却走逢牛羊〔18〕。上帝惠顾祓不祥〔19〕，天门夜下龙虎章〔20〕。前驱吴回后炎皇〔21〕，绛旂丹轂朱冠裳〔22〕。从以甲冑万鬼行〔23〕，乘风纵燎无留藏〔24〕。天高地下日月光，授公以柄扶病伤〔25〕。士如稻苗待公秧〔26〕，临流不渡公为航〔27〕。如大医王治膏肓〔28〕，外证已解中尚强〔29〕。探囊一试黄昏汤〔30〕，一洗十年新学肠〔31〕。老生塞口不敢尝〔32〕，向来狂杀今尚狂，请公别试囊中方〔33〕。

。

注释

〔1〕岷（mín）峨：岷山与峨眉山。岷山在四川松潘县北，绵延四川甘肃两省边境。峨眉山在四川峨眉县西南，山势雄伟，有山峰相对如蛾眉，故名。中巴江：中江与巴江，均为流经四川的江水。一说中江为四川沱江，巴江即嘉陵江。

〔2〕桂：木名。椒：花椒树。桤（nán）：木名，同“楠”。栌（lú）：木名，一名黄栌。枫：木名。柞（zuò）：木名，木质坚韧，可为凿柄，俗名凿子木。樟：木名，有浓烈香气，欲称香樟木。

〔3〕青金：即铅。《说文》：“铅，青金也。”丹砂：朱砂。

〔4〕不足当：意谓无足论。

〔5〕异人：谓突出的人才。间（jiàn）：更迭、相继。

〔6〕严：指严君平，名遵，西汉蜀郡人。卜筮于成都，日得百钱，足以自养，即闭肆下帘读《老子》，终身不仕。扬雄少时曾从其游学。王：指西汉辞赋家王褒，字子渊。西汉蜀资中人，宣帝时征入都，与张子乔等并待诏，擢为谏大夫。著有《圣主得贤臣颂》《洞箫赋》等。陈：指初唐诗人陈子昂，字伯玉，四川射洪人。以崇尚汉魏风骨的复古主张为文学革新手段，革六朝浮靡之习，开一代诗风。李：指唐代大诗人李白，字太白，蜀绵州彰明县（今四川江油）人。司马：指西汉著名辞赋家司马相如，字长卿，成都人。武帝时，因献赋被任命为郎。曾通使邛、笮有功。著有《子虚》《上林》《大人》等赋。扬：指西汉著名辞赋家扬雄，字子云，成都人。少好学，长于辞赋，多仿效司马相如。成帝时曾献《甘泉》《河东》《羽猎》《长杨》四赋，拜为郎。

〔7〕一翁二季：指苏洵、苏轼与苏辙父子三人。

〔8〕奇宝横道：比喻未为人所认识其价值。骥（jì）服（fù）箱：谓以千里马负车箱（驾车），比喻大材不得其用。

〔9〕谁其句：谓怀卓犖才具的苏门父子三人均为欧阳修所识拔。仁宗嘉祐间，苏洵携二子轼、辙至京师，欧阳修得其文二十二篇，极其赞赏，荐于宰相韩琦，授秘书省校书郎。苏轼兄弟中同榜进士，欧阳修为主考官，得其奖拔。

〔10〕大科句：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等科由皇帝诏试才识优异士人，称

制科。制科试策论，限字数，要求严格，中式后待遇优厚，苏轼苏辙等均由此科入仕，故士大夫以此为荣，称之为“大科”。

〔11〕小者句：谓苏轼兄弟哲宗元祐初均为翰林学士。白玉堂，又称玉堂，指翰林院。

〔12〕典谟：原指《尚书》中的《尧典·大禹谟》，此处借指典范的文章及制订典章制度。雅颂：原指《诗经》中的《雅》《颂》，此处借指雅正的诗歌。

〔13〕度越二句：谓二苏运用孔子创立的儒家学说可使朝政超过周、汉达到古圣帝尧舜之治。唐虞，古史言陶唐氏（尧）与有虞氏（舜）皆以揖让有天下，以唐虞时为太平盛世。素王，汉王充《论衡·定贤》：“孔子不王，素王之业在《春秋》。”后来儒家专以素王称孔子。

〔14〕平陈：平，指平当，字子思，西汉平陵人，对《尚书》《禹贡》深有研究，哀帝时任宰相。陈，指陈翁生，汉梁人，工《尚书》研究，官信都太傅。郑：指东汉经学家郑玄，字康成，遍注五经，今存《毛诗笺》《周礼》《仪礼》《礼记》注等。毛：指大毛公鲁人毛亨、小毛公赵人毛萁，均为汉初传授《诗经》的学者。视荒荒：意谓正宗儒学后继乏人，前途黯淡。荒荒，黯淡无际貌。

〔15〕后生：指年轻的儒学继承者。诸老：指老一辈的儒学家。

〔16〕万口句：谓众人应和王安石所创之新学，还自以为新奇。苏轼《答张文潜书》云：“文字之衰，未有如今日者也，其源实出于王氏（指王安石）。王氏之文未必不善也，而患在好使人同己。自孔子不能使人同，颜渊之仁，子路之勇，不能以相移。而王氏欲以其学问天下。地之美者，同于生物而不同于所生。唯荒瘠斥鹵之地，弥望皆黄茅白苇，此则王氏之同也。”这段文字可作此句注脚。如吃羌，一本作“可吃羌”。吃羌，谓吃“羌煮”，指吃稀奇食物。羌煮，古代西北少数民族的一种杂煮肉食，后传入内地。

〔17〕大：别本作“犬”。陆梁：跳跃貌。张衡《西京赋》：“怪兽陆梁，大雀踈踈。”

〔18〕虎豹：比喻反对新法的元老重臣。却走：退避。

〔19〕祓（fú）：古代除灾祈福的仪式。此指袪除。

〔20〕天门：犹言天宫，借指朝廷。龙虎章：比喻严明威武的诏令。

〔21〕吴回：吴回氏，又名祝融，相传帝喾时继其兄重黎居火正，后世因称为火神。炎皇：即炎帝，传说中的古帝，姜姓，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此处亦借喻火。

〔22〕绛旂：红旗。丹毂（gǔ）：朱轮。

〔23〕万鬼行：比喻新党投机分子四散逃亡。

〔24〕纵燎：犹言纵火焚烧。

〔25〕柄：指权柄、文柄。

〔26〕秧：用为动词，指插秧。

〔27〕为航：谓指点航向。

〔28〕膏肓（huāng）：古代医学称心脏下部为膏，隔膜为肓。病入膏肓谓极其严重难以医治的疾病。

〔29〕外证：谓外部、表面的症状。中尚强：谓内里的病症还很顽固。

〔30〕黄昏汤：即“黄龙汤”，指陈粪。《北齐书·何士开传》：“又有一士人，曾参士开，值疾。医人云：‘王伤寒极重，进药无效，应服黄龙汤。’士开

有难色。”

〔31〕十年：王安石自神宗熙宁二年（公元1069年）主持变法，至哲宗元祐元年（公元1086年）二苏重新入朝，历时十七年，十年举其成数。新学：指王安石新法及新经学。

〔32〕老生：师道自指。

〔33〕囊中方：指医治狂傲的药方。

【今译】

奇峻雄秀的岷山与蛾眉山，
水流清澈的中江和巴江，
生长着多少树木，有桂、椒、桢、栎，
枫树柞木和香樟，
又有上等的青金、黄玉、朱砂，
各类兽皮鸟羽更不足以谈讲。
更其珍贵是蜀中历代不断产生
奇异的人物惊骇了四方，
其中有严君平、王褒、司马相如
扬雄、李白与陈子昂。
又有一位苏姓老翁
和他的两个子弟相对凝望，
却仿佛珍奇的宝贝横置路边，
千里马竟然背负着车厢，
谁是赏识奖拔他们的人？
就是慧眼独具的欧阳。
兄弟二人得中大科异等原本寻常，
退一步也应放置在朝中的翰林玉堂。
制订典章写作雅正的诗文，
充分运用他们的特长。
能使朝政超越周汉达到上古的虞唐，
唯有那孔子，千载以下还被称作素王。
平、陈、郑、毛等大儒经学家，
眼望着前途黯淡荒凉，
年轻人不继承传统，老儒早已死亡。
文体的变化真令人难以思量，
万人一调还以为吃了羌人稀奇的食粮。
妖狐幻化成人的模样，
大肆跳跃极其猖狂，
连豪雄的虎豹也退却躲避，
就如软弱的牛羊。
上帝终于惠顾来祓除不祥，
天宫夜晚发下威武严明的诏章。
前头驱遣着火神后面紧跟火王，
打红旗驾朱轮车，穿戴红色冠冕和衣裳。
全副武装的甲兵浩浩荡荡，
使千万个妖魔鬼怪奔散逃亡。
乘着长风燃起熊熊烈火，

把鬼怪烧得无处躲藏。
从此高高的云天厚厚的地表，
重新又见到日月的光芒，
权柄交给了二位苏公，
让你们为读书人救病扶伤。
读书人就像快要干枯的稻苗，
等待着二公立刻去插秧，
读书人守候在河边不敢摆渡，
期盼着你们前去引导航向。
二公又如高明的国医手，
能医治人病入膏肓，
但是，外有的症状虽已缓解，
内中的病症还很顽强。
请探囊试一试黄龙之汤，
好清洗十年来新学充灌的肺肠。
老生我却闭口不敢把黄龙汤尝，
我向来狂傲如今还一样张狂，
请二公另为我试一种医治狂症的妙方。

九日寄秦觏^{〔1〕}

陈师道

【题解】

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师道因苏轼、傅尧俞、孙觉等举荐，由布衣召为徐州教授。此诗于任上寄给旅居京师的友人、秦观之弟秦觏。师道家境贫寒，熙宁中因反对王安石以经学取士，绝意仕进。元丰间曾巩奉诏修史，荐入史馆，终因布衣未果，生活一直非常困窘。元祐初，司马光执政，师道被荐为徐州州学教授，结束了长期飘泊无依的岁月，心中很觉欣慰。本诗前六句描写了重阳佳节雨后初晴的明丽景色和回首往事痛定思痛，心有余哀的状况，以及登高临远，面对良辰美景，念己怀友百感交集的种种复杂情绪。末二句化用孟嘉落帽事劝勉秦觏创作优秀诗篇，寓有对其文才的赞美和对其前程远大的祝愿。这首诗绘眼前景，抒心中情，朴素真切，与题目紧密结合，篇末用典寓意深刻。

【原诗】

疾风回雨水明霞，沙步丛祠欲暮鸦^{〔2〕}。九日清樽欺白发，十年为客负黄花^{〔3〕}。登高怀远心如在，向老逢辰意有加^{〔4〕}。淮海少年天下士^{〔5〕}，可能无地落乌纱^{〔6〕}？

注释

〔1〕秦觏（gòu）：字少章，秦观弟。详见前黄庭坚《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诗注〔1〕。觏，原本误作“观”。

〔2〕沙步：沙滩边船舶停靠处或渡口。丛祠：乡野林间的神祠。

〔3〕黄花：菊花。

〔4〕辰：指良辰，重阳节。

〔5〕淮海句：黄庭坚曾赞“东南淮海惟扬州，国士无双秦少游”（《送少章从翰林苏公余杭》）。此借以赞秦观。

〔6〕可能句：用孟嘉落帽事。《晋书·孟嘉传》载其“后为征西桓温参军，温甚重之。九月九日，温宴龙山，僚佐毕集。时僚佐并著戎服，有风至，吹嘉帽堕落，嘉不之觉。嘉良久如厕，温令取（帽）还之，命孙盛作文嘲嘉，著嘉坐处。嘉还见，即答之，其文甚美，四座嗟叹”，后因成为九月九日重阳登高的典故。乌纱，乌纱帽，隋唐贵者多戴乌纱帽，后流行于民间，贵贱皆用。

【今译】

急风吹断了雨丝，
澄净的水中辉映着明丽彩霞，
乡野林间荒凉的祠庙，
昏黄暮色里栖息着归鸦。
九月九的清酒，白发的我已不能畅饮，
十年来飘荡的生涯辜负了观赏菊花。
登高怀远心神如在你身边，
垂老之年逢此佳节百感交加。
你这淮海少年天下闻名的佳士，
难道诗篇和前程不会比肩孟嘉？

绝句四首（录一）

陈师道

【题解】

此诗为四首其四约作于哲宗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时师道困居徐州，生活极其贫困。其时苏轼远谪海南，山谷斥在戎州，其他好友亦各居一方相见无因。他过着“五千插架未为贫”的苦读岁月，此诗写他由读书的深切感受，引发了对人生、友情的哲理化的认识。所抒慨叹源于生活，发自内心，启人深思。宋吴曾认为“此无己得意诗也”（《宋诗纪事》引《复斋漫录》）。师道《寄黄充》诗云：“俗子推不去，可人费招呼。世事每如此，我生亦何娱。”意思相近情韵却远逊此篇。

【原诗】

书当快意读易尽，客有可人期不来^{〔1〕}。世事相违每如此^{〔2〕}，好怀百岁几回开？

注释

〔1〕可人：使人满意的人。《礼·杂记下》：“管仲遇盗，取二人焉，上以为公臣。曰：‘其所以游辟也，可人也。’”此处指称心的好友。

〔2〕相违：彼此违背。陶渊明《归去来兮辞》：“世与我而相违。”

【今译】

书读到畅快处却偏容易读尽，
知心的好朋友总是期盼不来。
世间事物每每与我心意相背，
开怀的时刻一生中能有几回？

谢赵使君送乌薪^{〔1〕}

陈师道

【题解】

诗中描写在冬末天寒欲雪、僻巷无人的寂静中，急促的叩门声惊动了鸡犬，原来是赵使君派人送来取暖的木炭。诗人叹息富贵者不知寒冷，而本州太守把温暖送到各家各户的仁爱行为，则更显得高尚，令人感动。诗末自比袁安，以示高节，并表达对命运相同的贫苦人的关怀。全诗文字简括生动，虽颂扬州郡长官，却无一谄辞，只是平叙事实，可信可感。

【原诗】

欲落未落雪迫人^{〔2〕}，将尽不尽冬压春。风枝冰瓦有去鸟，远坊穷巷无来人^{〔3〕}。忽闻叩门声遽速^{〔4〕}，惊鸡透篱犬升屋。使君传教赐薪炭，妓围那解思寒谷^{〔5〕}？老身曲直不足言^{〔6〕}，冷窗冻壁作春温。定知和气家家到^{〔7〕}，不独先生雪塞门^{〔8〕}。

注释

〔1〕诗题一本作《谢赵使君》。使君，对州郡长官的称呼。乌薪，木炭。

〔2〕雪迫人：原本作“雪近人”，一本作“雪迫人”。

〔3〕坊：城市中街市里巷的通称。穷巷，深巷。

〔4〕遽（jù）速：急促。

〔5〕妓围：唐时诸王生活荒淫豪奢，冬天要官妓密围于坐侧，以挡寒气，称妓围。见五代王仁裕《开元天宝遗事》。此处指达官贵人。寒谷，深山溪谷，为日光所不及，故称寒谷。此处借指贫寒人家。

〔6〕老身：诗人自指。曲直，谓原先冻得蜷曲的身体因木炭的温暖而舒展。言，原本作“云”，一本作“言”。

〔7〕和气：阳和之气，指知州对百姓的关切，如春天的温暖。

〔8〕先生：诗人自指。雪塞门，用袁安事。《后汉书·袁安传》：“袁安，字邵公，汝南汝阳人也。”李贤注引《汝南先贤传》：“时大雪积地丈余，洛阳令自出案行，见人家皆除雪出，有乞食者至袁安门，无有行路。谓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户，见安僵卧。问何以不出，安曰：‘大雪人皆饿，不宜干人。’令以为贤，举为孝廉也。”

【今译】

雪欲下未下寒气逼人，

冬将尽不尽挡住了新春。
风吹枝头结冰的屋瓦上小鸟飞去，
偏僻街市的深巷没有前来的人。
忽然听到急促的敲门声，
惊飞的鸡穿过篱笆，狗向屋内狂奔，
原来是使君派人送来木炭，
让我们抵御这冬日的寒冷。
有群妓围坐挡风的达官贵人，
哪能想到贫苦人家的寒冷，
我这垂老的人有了木炭，
蜷曲的身子立时舒展得充分。
寒冷的窗扉冰冻的墙壁，
顷刻间变得像春天一样温润。
我知道使君一定把阳和之气，
送到了千万百姓的家门，
因为大雪封门的
不单是我这像袁安一样贫穷的人。

放歌行二首^{〔1〕}

陈师道

其 一

【题解】

此二诗借失宠宫女的口吻，抒写自己耿介有节，不肯依附权贵，以致仕途失意，沦落不偶的愤慨之情。《宋史》本传说师道“高介有节”。傅尧俞想结识他，先询问秦观，秦观说：“是（此）人非持刺字、俯颜色、伺候乎公卿之门者，殆难（招）致也。”傅立即表示，不敢望师道拜见，而要自己亲自去拜见师道，还怕被他拒绝，请秦观为之介绍。“知其贫，怀金欲为馈（赠），比至，听其议论，益敬畏不敢出（金）。”章惇在枢府，荐于朝，亦托秦观延请，师道婉谢。“及惇为相，又致意焉，终不往。”为秘书省正字时，参预郊祀，天寒无棉衣，师道妻从赵挺之家借得，师道素鄙赵之为人，得知棉衣借自赵家，“不肯服，遂以寒疾死”，终年才四十九。由以上种种事实，可知师道独拔流俗的高洁品格，且因之困顿终生，虽自甘如此，内心深处总难免有所忿怨。这首诗以比兴手法，写一位幽闭深宫的美丽女子，自怜、自惜、自珍的复杂心情，她想大胆地卷起帘子，博得君王一顾，又怕君王并不懂得赏识，而招致更深的苦痛。诗人借此抒发国土难被知遇，而侥幸者常得眷顾的不平之情，且表达了虽遭冷遇，终不肯自丧清操的心志。

【原诗】

春风永巷闭娉婷^{〔2〕}，长使青楼误得名^{〔3〕}。不惜卷帘通一顾^{〔4〕}，怕君着眼未分明^{〔5〕}。

注释

〔1〕放歌行：乐府古题，《瑟调曲》之一。晋傅玄、南朝鲍照、唐王昌龄等均曾用此题作诗。

〔2〕永巷：皇宫中嫔妃住地，即后宫。《南史·后妃传》下《论》：“永巷贫空，有同素室。”娉（pīng）婷：姿态美好，此指美貌女子。

〔3〕青楼句：指青楼女子，即娼女。

〔4〕通：表达。

〔5〕怕君：暗用唐杜荀鹤《春宫怨》诗“承恩不在貌，教妾若为容”句意。

【今译】

芳春时节深宫中幽闭着美貌宫妃，
狐媚的青楼女却侥幸得到君王爱怜。
有心不惜一切开帘博取君王看顾，
又怕他并不能真正赏识我的深情和美妍。

其 二

【题解】

这首诗仍以失意宫女自诉的方式，抒写一位自矜自重的美人的迟暮之叹，并以自身遭遇告诫别人，不要自恃倾国之貌而不肯随俗，要注意打扮合宜，以图得到君王的眷顾。全诗以比兴手法“明独居自爱之志，不似随时者工于早计，品甚超，词甚激，正是好高志古、不浪结纳者口吻”（潘德舆语）。诗歌表达了一个自守高节、不遇于时、困顿以终的寒士的不平之鸣，令人慨叹。

【原诗】

当年不嫁惜娉婷，抹白施朱作后生^{〔1〕}。说与旁人须早计，随时梳洗莫倾城^{〔2〕}。

注释

〔1〕抹白施朱：涂脂抹粉。后生，年轻人。

〔2〕莫倾城：谓不要依仗自己倾国倾城的美貌。倾城，指绝世美丽的姿容，语出李延年歌，见前黄庭坚《次韵刘景文登邺台见思》诗注。

【今译】

当年不肯轻易出嫁，
对自己美丽的容颜珍重十分，
如今虚度青春年纪老大，
却涂脂抹粉学做年轻人。
我要告诉别人痛苦的经历，
劝人早早地安排好终身：
应当跟随时俗的好尚梳洗打扮，
不要高傲地自恃美貌耽搁了青春。

九日无酒书呈漕使韩伯修大夫^{〔1〕}

【题解】

这首诗以辛酸的笔调描写诗人老大伤悲、壮心成灰的落寞情怀，以及他贫寒到骨的窘迫生活，重阳佳节无酒可饮，空羡他人酒车。“黄花也似相欺得，坐对空樽不肯开”二句最为痛切，无知无感的草木竟也如此势利，世态的炎凉、人情的冷暖，更是了然可知。

【原诗】

老大悲伤节物催^{〔2〕}，酒肠枯涸壮心灰^{〔3〕}。惭无白水真人分^{〔4〕}，难致青州从事来^{〔5〕}。倦笔懒从都市出^{〔6〕}，醉眸刚为曲车回^{〔7〕}。黄花也似相欺得，坐对空樽不肯开。

注释

〔1〕漕使：转运使，官名，宋初设随军转运使、水陆计度转运使，供办军需。太宗以后，转运使渐成各路长官，经管一路全部或部分财赋，监察各州官吏，并以官吏违法、民生疾苦情况上报朝廷。韩伯修，韩晋卿，字伯修，安丘（今属山东）人，以明经中第。历知同州、寿州，有政声。元祐间曾任大理卿，持平考核，无所上下，士大夫间推其忠厚。

〔2〕节物：应时节的景物。

〔3〕枯涸（hé）：干枯。

〔4〕白水真人：谓神仙。屈原《离骚》：“朝吾将济于白水兮，登阊风而缦马。”“注”：“《淮南子》言：白水出昆仑之山，饮之不死。”

〔5〕致：原本作“置”，据别本改。青州从事：美酒。《世说新语·术解》：“桓（温）公有主簿，善别酒，有酒辄令先尝。好者谓青州从事，恶者谓平原督邮。青州有齐郡，平原有鬲县。从事言到脐（齐），督邮言在鬲上住。”因好酒下脐，恶酒凝膈。从事，美官；督邮，贱职，故以为比。

〔6〕倦笔：诗人自指。

〔7〕曲车：酒车。杜甫《饮中八仙歌》：“汝阳三斗始朝天，道逢曲车口流涎。”

【今译】

年纪老大哀伤应时的景物将光阴相催，
酒肠干枯壮心也已成灰。
惭愧自己没有神仙中人的缘分，
眼前又难以得到人间美酒的滋味。
慵倦的我懒得走出都市，
见旁人醉眼惺忪刚从酒车边回。
菊花也好像单单将我欺凌，
对坐着她不肯开放，因为看见我的空杯。

赠欧阳叔弼^{〔1〕}

【题解】

诗中赞扬欧阳^斐多才多艺，虽为高门大族却礼节宽厚，喜客好士，故自己能托之于门下。诗中又赞扬了欧阳修虽去世久远，豪迈雄健的家风犹存，故其子仍传承先人之风好古博雅、诗酒风流。诗中间又抒写诗人自己郁郁不得志和未能报效朝廷的遗憾。后四句学习杜诗句法，却浅陋无味。纵观全诗，敷衍成章，略少情韵，实不能算得佳作。

【原诗】

早知汝颖多能事^{〔2〕}，晚以诗书托下僚^{〔3〕}。大府礼容宽懒慢^{〔4〕}，故家文物尚嫖姚^{〔5〕}。只将忧患供谈笑，敢望功名答圣朝^{〔6〕}。岁历四三仍此地^{〔7〕}，家余五一见今朝^{〔8〕}。

注释

〔1〕诗题一本作《赠欧阳叔弼学士》。欧阳叔弼，欧阳修第三子，名^斐，字叔弼，家住颍州（今安徽阜阳）。

〔2〕汝颖：借指欧阳^斐。

〔3〕晚：晚岁。托下僚，犹言托于门下为门生。

〔4〕大府：丞相府，欧阳修曾任枢密副使、参加政事，故称。亦指高级官府。礼容，礼节法度。《史记·孔子世家》：“孔子为儿嬉戏，常陈俎豆，设礼容。”懒慢，懒惰散漫，诗人自谓生性如此。

〔5〕文物：具有历史、艺术价值的古代遗物，此指欧阳修遗留的文学作品及图书金石等。嫖（piào）姚，劲疾貌。

〔6〕只将二句：杜甫《野望》诗：“唯将迟暮供多病，未有涓埃答圣朝。”此化用其意。

〔7〕岁历四三：指欧阳修去世已久。苏轼《木兰花令》：“佳人犹唱醉翁词，四十三年如电抹。”此用其语。

〔8〕五一：欧阳修晚年自号六一居士，作《六一居士传》云：“吾家藏书一万卷，集录三代以来金石遗文一千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以吾一翁，老于五物间，是岂不为‘六一’乎？”此处谓欧阳修虽死，其子亦游于五物间，故云。

【今译】

早就听说颍州的欧阳氏多才多艺，
晚岁幸运地以诗书自托于门庭。

虽为高门望族，礼节法度却很宽松，
竟肯容纳我疏懒散漫的生性。

你祖上流传下来的文物，
依旧是那样地雄迈清劲。

我经历过的种种忧患，
只能作为谈资让人当笑话听听，

哪儿还敢期望给朝廷效力，
博取不朽的功名！

四十三年逝去，你仍居住此地，
欧阳公著名的五个一还流传至今。

即 事^{〔1〕}

陈师道

【题解】

这首诗描写诗人年老无成，想要归隐山林以避世人，去与麋鹿同群的心意。多事的鸟语却故意啾啾唧唧向他报告阴晴，使他不能超然于人间生活之外。全诗语言虽平易，情感却有做作之嫌，未能得自然天成之妙。

【原诗】

老觉山林可避人，正须麋鹿与同群^{〔2〕}。却嫌鸟语犹多事，强管阴晴报客闻^{〔3〕}。

注释

〔1〕即事：原指眼前的事物，陶渊明《癸卯岁始怀古田舍》诗：“虽未量岁功，即事多所欣。”后多用为诗题，如言即景、即事等。

〔2〕老觉二句：《论语·微子》《长沮桀溺耦而耕章》：“夫子怃然曰：‘鸟兽不可与同群，吾非斯人之徒与而谁与！’”此处反用其意。

〔3〕管阴晴：据说鸛（bó）鳩（jiū）可以报告阴晴。陆佃《埤雅·释鸟·鸛鳩》：“鸛鳩，灰色无绣顶，阴则屏逐其妇，晴则呼之。语曰：‘天将雨，鸛逐妇者也。’”

【今译】

老大无成只觉隐居山林可避世人，
正需要麋鹿与我结伴同行。
却嫌鸛鳩多事不住地啼鸣，
非要强管阴晴报告给我听。

绝 句

陈师道

【题解】

本篇描写诗人以毕生精力投入诗歌创作的勤苦，以及晚年“心存力已疲”的苦闷。后二句表示自己的诗歌已落尽华彩，奋力追求清新自然的艺术境界，化用杜甫诗句，只是稍稍变化其意，也是所谓“夺胎换骨”手法。

【原诗】

此生精力尽于诗，末岁心存力已疲^{〔1〕}。不共卢王争出手，却思

陶谢与同时^{〔2〕}。

注释

〔1〕末岁：指晚年。

〔2〕不共二句：杜甫《戏为六绝句》其二云：“王杨卢骆当时体，轻薄为文哂未休。尔曹身与名俱灭，不废江河万古流。”其三云：“纵使卢王操翰墨，劣于汉魏近风骚。龙文虎脊皆君驭，历块过都见尔曹。”赞扬了四人的文学成就，肯定了他们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卢，卢照邻（公元650？—689？年），长于七言歌行，辞采瑰丽。王，王勃（公元650—676年），长于近体诗，诗风清刚高华。杜甫《解闷十二首》其七云：“熟知二谢（谢灵运，谢朓）将能事，颇学阴（铿）何（逊）苦用心。”此处翻用以上句意。陶，陶渊明。谢，指谢朓（公元464—499年），南朝诗人，诗风清新秀发。

【今译】

我这一生精力在诗歌创作中耗尽，
晚年壮心犹存，已觉力衰神疲。
不想跟辞采富丽的卢王争什么高下，
倒盼望和诗风清新的陶谢同在一起。

晁以道^{〔1〕}

陈师道

【题解】

诗人自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首次担任官职，十余年辗转于东南州县，其间又曾因母丧家居六年，家道贫寒，尝尽了生活的艰辛。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被召为秘书省正字，在京都与故友晁说之（字以道）相遇，诗中便描述了自己的宦情之苦，以及与友人相见的惊喜，并回顾多年来彼此音讯难通的怅恨。诗人说自己“冷眼尚堪看细字”，可见精神还很健旺，但句中特别用“冷眼”二字，显出他对政局变化未定的旁观态度，用意颇深。尾联化用范睢的典故，以及杜甫在成都接受严武接济的典实，仍发出生活困苦的呼号，令人唏嘘。全诗语言平易，对仗工整，无生涩之弊，陈衍评曰：“此学杜有得之作。”

【原诗】

转走东南复帝城，故人相见眼偏明。十年作吏仍糊口^{〔2〕}，两地为邻阙寄声^{〔3〕}。冷眼尚堪看细字，白头宁复要时名？孰知范叔寒如此，未觉严公有故情^{〔4〕}。

注释

〔1〕晁以道：晁说之（公元1059—1129年），字以道，一字伯以，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因慕司马光为人，自号景迂生。神宗元丰五年（公元1082年）进士。历官兖州司法参军、宿州教授等职。钦宗时曾任中书舍人，南宋高宗时曾任侍读学士。

〔2〕十年作吏：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因苏轼等荐，任徐州教授，五年，任颍州教授。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坐苏轼余党，谪监海陵酒税。二年，调彭泽令，以母丧未行，家居六年。至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召为秘书省正字，任官职实不足十年，十年举整数。糊（hú）口：指生活贫苦，以粥为食。《左传·隐公十一年》：“寡人有弟，不能和协，而使糊其口于四方。”

〔3〕阙：同“缺”。

〔4〕孰知二句：战国范雎事魏中大夫须贾，为贾毁谤，笞辱几死。逃至秦国，更名张禄，仕秦为相。后须贾出使入秦，范雎故着破衣往见。须贾怜其寒，取一绨袍为赠。杜甫流落至成都，受到东川剑南节度使严武接济，并入其幕府。此处化用以上典故、史实，自叙贫寒和无人相助。范叔，指范雎。严公，严武封郑国公，因称严公。

【今译】

我长期流转在东南各地，
今天才又重新返回京城，
惊喜地与老朋友相见，
我觉得双眼格外分明。
十年来做的是下级官吏，
生活依旧困苦艰辛，
你我分隔在遥远的两地，
很少能彼此互通音信。
我用一对冷眼观察世事，
目力还健小字也能看清，
早已经两鬓斑白，
难道还希求什么当世功名？
有谁知道我像范雎一样清寒，
却不像老杜得到严公救助的深情。

别黄徐州〔1〕

陈师道

【题解】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徽宗即位，暂由太后向氏听政，宽赦旧党人物，苏、黄皆得内迁。七月，陈师道被除为棣州教授，其年秋离徐赴任，途中又改任秘书省正字。此诗当系元符三年离开徐州时所作。诗中叙述了诗人早年为曾巩所推重，后又为苏轼等人所举荐，“虚声满天下”，却始终沉沦下僚的生活境遇。目前离徐应诏，壮心犹在。回顾多年以来，不管自己仕途遭遇如何，徐州知州黄某总是青眼相加，诗人的感激之情真是刻骨铭心。于是在此分手之际，写出伤怀洒泪的别离之情。

【原诗】

姓名曾落荐书中〔2〕，刻画无盐自不工〔3〕。一日虚声满天下，十

年从事得途穷〔4〕。白头未觉功名晚，青眼常蒙今昔同〔5〕。衰疾又为今日别，数行老泪洒西风。

注释

〔1〕黄徐州：徐州知州黄某，生平未详。

〔2〕姓名句：神宗元丰四年（公元1081年），曾巩主修五朝国史，准其自选属员，曾巩荐陈师道，因师道乃一布衣，未准。哲宗元祐二年，苏轼等人荐师道，奏状有云：“伏见徐州布衣陈师道，文词高古，度越流辈，安贫守道，若将终身。苟非其人，义不往见。过壮未仕，实为遗才。欲望圣慈，特赐录用，以奖士类。”（《东坡奏议卷三》）晁补之荐陈师道状云：“伏见徐州陈师道，年三十五，孝弟忠信闻于乡闾。文知圣人之意，文有作者之风。怀其所能，深耻自售，恬淡寡欲，不干有司。亲随京师，身给劳事，蛙生其釜，愠不见色。方朝廷振起滞才，风劝多士。谓如师道一介，亦当褒采不遗。”（《鸡肋集》卷三五）

〔3〕刻画句：《晋书·周顗传》：“庾亮谓顗曰：‘诸人咸以君方乐广。’顗曰：‘何乃刻画无盐，唐突西施也。’”自谦不如乐广，别人过誉，犹如刻画无盐丑女，而赞以西施的美貌，未免唐突西施。此师道借以自喻，谓诗名满天下而名不副实。无盐，齐宣王后。战国时无盐邑有女钟离春，貌极丑，四十未嫁，自谒齐宣王，陈四殆之义，宣王纳为后。后人因用作丑女的通称。

〔4〕一日二句：师道《寄曹州晁大夫》诗云“虚名不救肌肠厄，晚岁仍遭末疾缠”，意颇近之。上句参见本诗注〔2〕。师道元祐二年始入仕任徐州教授，后移颍州教授。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苏轼、庭坚等遭贬逐，师道亦被罢职。他生计无着，携家投靠任澶州知州的岳父郭概。途中母亲去世，师道虽又接到彭泽令的任命，却因母丧未赴任。回徐州葬母后，往依改任曹州知州的岳父。四年（公元1097年），岳父去世，师道仍回徐州，生活极其贫困，有时竟至断炊。途穷：用阮籍典，《晋书·阮籍传》载其“率意独驾不由路径，车迹所穷，辄痛哭而返”。此处指以上所述师道的种种生活艰辛。

〔5〕青眼句：宋陈应行《吟窗杂录》卷三四录宋范讽《题张氏园亭》断句云：“惟有南山与君眼，相逢不改旧时情。”此化用其意。青眼，用阮籍典，谓对人重视。

【今译】

我的姓名被幸运地写进过
贤士们向朝廷举荐的奏书里，
人们称道我擅长诗文，
就像画出丑女却以西施来比拟。
曾在一日之内我的虚名传遍天下，
奔走十年仕途，生活却困顿无计。
如今虽已白头，求取功名也还不晚，
感谢你无论何时总对我关心重视。
衰病的我今天又要和你离别，
几行伤怀的老泪在西风中点点滴滴。

赠寇国宝三首^{〔1〕}（录一）

陈师道

【题解】

寇国宝是陈师道的同乡和学生，师道屡与之诗歌唱和。本诗赞扬寇氏自少便能继承祖业，且为自己能得如此佳士作门生，感到十分欣喜。后二句称道寇氏才思敏捷，极有灵心慧性，“世间快马不须鞭”的比喻，自然贴切而奇妙。

【原诗】

承家从昔如君少^{〔2〕}，得士于今孰我先？口拟说诗心已解，世间快马不须鞭。

注释

〔1〕寇国宝：字荆山，徐州人，绍圣四年举进士。尝从陈师道学，能诗。仕为吴县主簿。

〔2〕承家：继承家业。《易·师》：“开国承家，小人勿用。”

【今译】

你年纪很轻就继承家业，
得到这样的佳士有谁比我占先？
口里正想说诗，你心中早已领悟，
如同世间快马不需要加鞭。

舟中二首（录一）

陈师道

【题解】

此诗作于哲宗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元祐八年（公元1093年）九月，高太后病逝，哲宗亲政，新党投机分子章惇、曾布、蔡京等先后被起用为执政大臣，他们以打击政敌为能事。次年，苏轼、黄庭坚等人纷纷被远贬，师道也被罢去颍州教授之职。在离颍返徐途中，师道感慨时事作《舟中》二首。本篇前四句以恶风卷起激浪、黄流湍急的江上行舟险境，暗喻政治局势的险恶和世路的艰难，隐含忧时伤世之慨。后四句描写旅况的凄寂、一生的失意，以及无限的去国还乡之情，深深透露了志士末路的悲辛。全诗笔力苍劲，格调沉郁，表现出后山诗的老境美。

【原诗】

恶风横江江卷浪，黄流湍猛风用壮^{〔1〕}。疾如万骑千里来，气压三江五湖上^{〔2〕}。岸上空荒火夜明^{〔3〕}，舟中坐起待残更。少年行路今头白，不尽还家去国情。

注释

〔1〕湍（tuān）：水势急速。风用壮，“用风壮”的倒文。用，以，因。

〔2〕三江：说法很多，《水经注》以岷江、松江、浙江为三江；《书·禹贡》释文引《吴地志》以松江、娄江、东江为三江；《汉书·地理志》以北江、中江、南江为三江。五湖，说法不一，如《国语·越下》以太湖为五湖；《水经注》以太湖及附近四湖为五湖；《史记·河渠书》“索隐”以具区（太湖）、洮澗（长荡湖）、彭蠡（彭泽）、青草、洞庭为五湖。此处三江五湖系泛指。

〔3〕火：指磷火。

【今译】

恶风横扫着江面，
江中卷起一重重激浪，
黄色的水流多么湍急，
因为疾风正凶猛猖狂。
恶风像万马从千里外奔腾而来，
气势压在了三江五湖之上。
江岸空寂而荒凉，暗夜里，
唯见点点磷火闪闪发光，
不眠的我从船中坐起，
等待着更漏残尽天色明亮。
少年时走上世路，
历尽艰辛如今已两鬓如霜，
此刻，我心中怀着无限远离京都，
失意返乡的感慨和思量。

东山谒外大父墓〔1〕

陈师道

【题解】

这首诗为师道在河南杞县东山吊谒外祖父庞籍墓时所作。诗中描写了外祖父墓地地势的雄伟、林木的森然，以比况、衬托庞籍孤直的品节。庞籍仁宗朝曾拜相，功勋卓著，故师道颂扬云“一代功名托至公”。篇末二句以凄婉的笔触描写诗人少年时外祖对他的抚爱与期望，而自己已届暮年却一事无成，只能“垂泪向东风”，其间包含多少对外祖的追怀，以及多少愧疚与愤激不平之情，并以少总多，余意无穷。纪昀评此诗“一气浑成，后山最深厚之作。”元方回认为“丛篁侵道更须东”句，比“小人之党尚在”，聊备一说。

【原诗】

土山宛转屈苍龙，下有槃槃盖世翁〔2〕。万木刺天元自直，丛篁侵道更须东〔3〕。百年富贵今谁见？一代功名托至公〔4〕。少日拊头期类我〔5〕，暮年垂泪向西风〔6〕。

注释

〔1〕东山：指雍丘（今河南杞县）东山。外大父，外祖父。师道外祖父庞籍（公元988—1063年），字醇之。单州成武（今属山东）人。大中祥符年间进士。明道间，擢殿中侍御史，会刘太后卒，遗诏欲使杨太妃同议军国事，遂谏请焚垂帘仪制，又建议博采公论，用人勿悉出于执政。西夏攻宋，数任边帅。知延州时，用部将狄青等击退西夏兵。仁宗庆历四年（公元1044年），召升枢密副使，旋拜参知政事、枢密使。并省官属，裁减冗兵，减少财政支出。皇祐三年（公元1051年）拜同平章事，力主狄青击侬智高。后出知郢、并等州。以太子太保致仕，封颍国公。死葬雍丘东山。

〔2〕槃（pán）槃：大貌。《世说新语·赏誉下》：“谚曰：‘扬州独步王文度。’”注引南朝宋檀道鸾《续晋阳秋》：“时人为一代盛誉者语曰：‘大才槃槃谢安家，江东独步王文度（坦之）……。’”此指才大。盖世翁，谓庞籍功高盖世，参见本诗注〔1〕。

〔3〕簠：竹。

〔4〕至公：极公正。语出《吕氏春秋·去私》：“舜有子九人，不与其子而授禹，至公也。”

〔5〕少日句：《后汉书·吴祐传》：“（吴）恢乃止，托其首曰：‘吴氏世不乏季子矣。’”期类我：扬雄《法言·学行》：“螟蛉之子殪而逢蜾蠃，祝之曰：‘类我，类我，久则肖之矣。’”此用其典。

〔6〕暮年句：王安石《谢公墩》诗：“暮年垂泪对桓伊”，此化用其意。

【今译】

土山像苍龙般宛转盘屈，
下面埋葬着才能高超功劳盖世的老翁。
四周万木攒聚，笔直地刺向蓝天，
一丛丛青竹侵占道路又延伸向东。
他终生富贵如今有谁曾见？
获得绝代功名全仗着秉正持公。
少小时他亲切地拍着我的头，
期望我能像他那样为国立功，
可叹一事无成的我当此暮年，
只有在他坟前洒泪向着西风。

次韵晁无斁冬夜见寄〔1〕

陈师道

【题解】

这是一首次韵诗，原诗已佚。诗人以凄楚的笔调抒发他做官隐居两无成而困顿至老的悲苦心情，衬以寒冷冬夜的背景，愈加令人为之心酸。诗中以晁无斁“意气尚青春”与自己日薄西山的老境相对比，叹老嗟卑的用意更深一层。

【原诗】

寒窗冷砚欲生尘^{〔2〕}，短枕长衾却自亲。老子形骸从薄暮^{〔3〕}，先生意气尚青春。覆杯不待回丹颊^{〔4〕}，危坐犹能作直身^{〔5〕}。城郭山林两无得^{〔6〕}，暮年当复几沾巾？

注释

〔1〕晁无咎（yì）：生平未详，曾任曹州学官，师道与之多有唱和。疑为晁补之族人，年辈应较少。

〔2〕冷砚：原本作“冷夜”，据别本改。

〔3〕老子句：李密《陈情表》：“但以（祖母）刘日薄西山，气息奄奄；人命危浅，朝不虑夕……”此处自指老迈。从，任随。薄暮，即“日薄西山”之意。

〔4〕覆杯：倒置酒杯，表示不再饮。回丹颊，指面带酒色而发红。

〔5〕危坐：端坐。古人两膝着地而坐，危坐即正身而跪。后来则以两股着椅正坐为危坐。

〔6〕城郭：指出仕为官。山林，指隐居。

【今译】

寒冷的冬窗下，
石砚久久不用积满了埃尘，
倚着短枕，簇拥长被，
令人感到分外情亲。
老子的躯壳任随它日薄西山，
先生你意气风发还正当青春。
我早早地倒放杯子
并不等到脸上布满酒晕，
端坐的时候却还能够
挺直我病弱的上身。
做官于城市隐居山林都无所得，
暮年的我该有多少次泪湿衣襟！

和范教授同游桓山^{〔1〕}

陈师道

【题解】

本诗描写与友人同游桓山，彼此亲密无间的情谊和欢乐。“破屋传杯积水边”一句，最为传神地写出诗人触处生春的野兴逸致，也显示了他虽处贫贱却不以为忧而寄情山林的仁者品格。“洗壁”二句表现了诗人登高能赋的卓越才情。全诗平淡自然。令人感到不足的是篇末二句纯为敷衍之词，语意诗情均不见佳。

【原诗】

送客寻山已自仙，行谈坐笑复忘年。平郊走马斜阳里，破屋传杯积水边^{〔2〕}。洗壁留名题岁月^{〔3〕}，登高著句记山川^{〔4〕}。风流幕下诸

公子，缩手吟边更觉贤^{〔5〕}。

注释

〔1〕范教授：生平未详，教授，指州学教授。桓山，在江苏铜山县东北二十七里，亦名魁（tuī）山，山下有桓魁墓。苏轼有《游桓山记》并刻石。

〔2〕传杯：谓宴饮中传递酒杯劝酒。杜甫《九日》诗之二：“旧日重阳日，传杯不放杯。”仇兆鳌注引王嗣爽《杜臆》：“‘传杯不放杯’，见古人只用一杯，诸客传饮。”

〔3〕留名题岁月：一本作“题名留岁月。”

〔4〕登高著句：犹言“登高必赋”或“登高能赋”，古代指大夫必须具备的九种才能之一。谓登高见广，能赋诗述其感受。《韩诗外传》卷七：“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汉书·艺文志》：“传曰：不歌而诵谓之赋，登高能赋可以为大夫。”著句，指作诗。

〔5〕缩手：不下手。韩愈《祭柳子厚文》：“巧匠旁观，缩手袖间。”吟边，指作诗事。

【今译】

送别宾客去寻访山林已如神仙，
同行共坐笑谈欢欣更是忘了流年。
平广郊野中缓缓走马在金色斜阳里，
破屋中传杯劝酒就在这积水边。
洗净墙壁留下姓名题上岁月，
登高赋诗描绘美好的山川。
幕府中各位风流佳公子，
做诗时不来参加，更觉他们品格谦谦。

春怀示邻里^{〔1〕}

陈师道

【题解】

本诗于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在徐州所写，是一首学杜的力作，抒发诗人闲居贫苦，由春景引发的深深感怀。首联极言春雨连绵的萧瑟景象与所居之处的破败冷落。颔联表达虽欲出门寻春又觉心灰意懒的萧然情怀，显示诗人生活的不得意。颈联从小处着墨，描绘了眼前热闹的春景，并暗寓自身不得其时之慨。尾联切题，对辜负邻居的相邀表示歉意，且写出尚愿前往赴约共赏最后春光之意。此诗工丽精巧，方回赞曰：“淡中藏美丽，虚处着工夫，力能排天斡地。”（《瀛奎律髓汇评》卷十）前二句评论允当，末句则嫌过于溢美。

【原诗】

断墙著雨蜗成字^{〔2〕}，老屋无僧燕作家^{〔3〕}。剩欲出门追语笑^{〔4〕}，
却嫌归鬓逐尘沙。风翻蛛网开三面^{〔5〕}，雷动蜂窠趁两衙^{〔6〕}。屡失
南邻春事约，只今容有未开花^{〔7〕}。

注释

〔1〕邻里：指诗人的同乡和学生寇国宝。

〔2〕蜗成字：蜗牛行动的痕迹比为篆书，蜗牛有“篆愁君”的称号。

〔3〕僧：作者自指，自嘲之语。

〔4〕剩欲：颇想，很想。剩，多。

〔5〕网开三面：《吕氏春秋》：“汤见祝网者，置四面，其祝曰：从天下坠者，从地出者，从四方来者，皆离（同‘罹’，遭）吾网。汤曰：嘻，尽之矣，非桀，其孰为此也？汤收其三面，置其一面。”意谓商汤时法令尚宽，此借用其典。

〔6〕趁：趋，随。两衙，宋陆佃《埤雅·释虫》：“蜂有两衙应朝”，谓蜂群有早晚两次聚集簇拥蜂王的习性。蜂衙，众蜂簇拥蜂王，如朝拜屏卫，称作蜂衙。

〔7〕容有：当有。

【今译】

破败的墙壁被雨水打湿，
蜗牛留下篆字样的印迹密密麻麻。
古旧的老屋里没有僧人，
燕子把此地当作自由的家。
我很想出门寻春去追逐欢笑，
又怕归来时双鬓落满尘沙。
大风中蜘蛛被吹开了三面，
春雷动蜜蜂赶赴两次上衙。
多少次辜负了邻居邀我赏春的期约，
如今也许还会有未开的鲜花。

和寇十一晚登白门^{〔1〕}

陈师道

【题解】

元符三年（公元1100年）哲宗死，徽宗即位，大赦天下，被远贬的元祐旧臣如苏轼等，皆被召北归。诗人登徐州白门城楼，心旷神怡，写下这首辞情明快的佳作。前半篇扣紧“晚登”二字，写出登楼所见壮阔河山，以及心情轻快，游兴正浓的情景。“小市”二句工巧而自然，情味悠长。诗人于贫苦中忽有此欢悦心境，都因政局改观带给人无限希望，五、六句即说明苏、黄等师友北迁，是诗人关切、系念，为之欣喜的事。但句中“孤臣白发”等字样，又蕴含着无限酸楚之情，辞意凄婉，发人深思。篇末抒写诗人自己出仕与归隐错综复杂的心境，并暗寓即将会见故友的喜悦之情。本诗内涵丰厚，语工而意新，也是一首学杜名篇。

【原诗】

重楼杰观屹相望^{〔2〕}，表里山河自一方^{〔3〕}。小市张灯归意动，轻衫当户晚风长。孤臣白首逢新政^{〔4〕}，游子青春见故乡^{〔5〕}。富贵本非

吾辈事，江湖安得便相忘^{〔6〕}！

注释

〔1〕寇十一：寇国宝，字荆山，徐州人，从陈师道学。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进士，授吴县（今属江苏苏州）主簿。寇所作原诗已佚。白门，徐州城门名。

〔2〕观：楼观。屹（yì），高耸貌。

〔3〕表里山河：谓有山河屏障，自守无虞。《左传·僖公二八年》：“子犯曰：‘战也，战而捷，必得诸侯；若其不捷，表里山河，必无害也。’”注：“晋国外河而内山。”

〔4〕新政：指徽宗初即位，赦元祐旧臣内迁以示宽大。

〔5〕游子句：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诗：“青春作伴好还乡。”此化用其句。游子，指苏轼、黄庭坚等人。

〔6〕江湖相忘：《庄子·天运》：“泉涸，鱼相与处于陆，相呿以湿，相濡以沫，不若相忘于江湖。”此处指江湖隐居生活。

【今译】

重重高阁与楼观相对耸立，
山环水绕的徐州自来雄镇一方。
直待到小市张起明亮灯火，
我这才萌生了归去的愿望。
身穿薄薄衣衫站立在当门，
晚风吹来只觉得分外悠长。
远放的孤忠旧臣白了头发，
幸喜看到如今新的政令更张，
贬在天涯的游子趁着春光，
正好返回久别的故乡。
富贵本不是我们享有的事情，
但又怎能在隐居生活中把师友淡忘！

谢赵生惠芍药三绝句（录一）

陈师道

【题解】

本诗借描写芍药花风神独绝而得春光最晚，寄寓了诗人才华卓犖而仕途失意的孤愤之情。诗中又借咏芍药花眼空无物的清高品格，比喻诗人恃才傲世的精神面貌。全诗构思奇特，意象新颖，深得杜诗神髓，于瘦硬劲健的语句中，含醇厚深长的韵味。

【原诗】

九十风光次第分^{〔2〕}，天怜独得殿残春^{〔3〕}。一枝剩欲簪双髻^{〔4〕}，未有人间第一人。

注释

〔1〕赵生：当系师道乡人，生平未详。惠，惠赠。

〔2〕九十：指春季九十天。次第分；谓各种花依次开放。

〔3〕殿残春：陶穀《清异录》：“唐末文人有谓芍药为婪尾春者。婪尾酒乃最后之杯，芍药殿春，亦得是名。”殿，行军的尾部，此处用如动词。

〔4〕簪（zān）：戴，插。髻（jì）：挽发而结之于顶。

【今译】

九十天好风光里百花依次开放，
苍天爱怜芍药让她独占晚春。
这枝风神超群的芍药真想插在谁的发髻，
世间却没有配得上戴她的绝代佳人。

和李使君九日登戏马台〔1〕

陈师道

【题解】

这是一首应节唱酬之作。全诗以充满自豪的口吻，写出诗人与李使君登高能赋的敏捷诗才。诗中虽用孟嘉落帽旧典，却只从虚处着笔，给人以变故为新的感觉。而“中年怀抱更登台”句，用一“更”字，见出诗人壮心不已的怀抱与飒爽风采。陈衍评曰“三、四句，加‘堪’字，‘更’字便不陈旧。”这也正是明胡应麟所说，“师道得杜骨...多用杜虚字”（《诗薮》外编卷五）的特点。“江山信美因人胜”系全诗警句，是为历史作出的结论，也是为当前实际所作的富于哲理的评判，其间既有对李使君的褒美，更有自我寄托之意，再有下列节令美景作为映衬，愈显出诗人胸怀的壮健和高度的自信。篇末用二谢典故，应照篇首，切合诗题，并再度表示对李使君诗才的赞誉。全诗风格明快，音调铿锵，一扫诗人平素诗中的清寒郁气，令人精神为之一爽。

【原诗】

登高能赋属吾侪〔2〕，不用传杯击钵催〔3〕。九日风光堪落帽〔4〕，
中年怀抱更登台。江山信美因人胜〔5〕，茱萸逢辰满意开〔6〕。二谢
风流今复见〔7〕，千年留句待君来〔8〕。

注释

〔1〕李使君：指徐州知州李某。九日，阴历九月初九重阳节。戏马台，台名，项羽所筑，高八丈，广数百步，在今江苏铜山县南（属徐州）。

〔2〕登高能赋：见前《和范教授同游桓山》诗注〔4〕。吾侪（chái），我辈。

〔3〕传杯：见前《和范教授同游桓山》诗注〔2〕。

〔4〕九日句：用晋孟嘉典故，见前陈师道《九日寄秦觐》诗注。

〔5〕信：诚、真。胜，佳。

〔6〕萸（yú）：茱（zhū）萸，植物名，生于川谷，其味香烈，古代风

俗，阴历九月九日重阳节佩戴茱萸，以祛邪避灾。

〔7〕二谢：东晋安帝义熙十二年（公元416年），刘裕北征，至彭城（今江苏徐州），九月九日会将佐群僚于戏马台，赋诗为乐，当时著名诗人谢瞻和谢灵运曾各写诗一首。二谢即指谢瞻、谢灵运，此处借指诗人与李使君。

〔8〕君：一本作“公”。

【今译】

登高必能赋诗只有我辈，
用不着传杯递酒敲击铜钵相催。
九月九风光多么晴和佳丽，
真可以学学古人落帽作文的风采，
虽然已是中年，我心怀依旧壮健，
今日又欢欣地登上高台。
美好江山成为名胜，
自古到今总因有了杰出人才，
满眼茱萸黄菊，
一到时令开放得十分可爱。
二谢的流风余韵如今重又再现，
千年下好诗句留待你写将出来。

次韵夏日

陈师道

【题解】

此诗作于哲宗绍圣四年（公元1097年），时诗人闲居徐州。首句先写环境的幽雅，次句句“夏日”，写闲静的生活与心境使炎夏变得清凉。三、四句描述自己学问之勤且深，同时委婉地透露仕宦不得意，只好长久过着隐居生活的无奈。五、六句写诗人游于诗艺和学术之乐。篇末二句诗意转宕，谓须眉虽白，犹“解醉佳人锦瑟旁”。全诗于恬静端庄中忽归之于艳丽，使人有耳目一新之感，亦见出诗人并非只是一位迂腐老儒的精神面貌。

【原诗】

江上双峰一草堂^{〔1〕}，门闲心静自清凉。诗书发冢功名薄，麋鹿同群岁月长^{〔2〕}。句里江山随指顾^{〔3〕}，舌端幽渺致张皇^{〔4〕}。莫欺九尺须眉白^{〔5〕}，解醉佳人锦瑟旁。

注释

〔1〕草堂：旧时文人避世隐居，多名其所居为草堂，此泛指简陋的居所。

〔2〕诗书二句：杜甫《秋兴》八首其三：“匡衡抗疏功名薄，刘向传经心事违。”此化用其意。诗书发冢（zhǒng），谓以诗书作为家业。发冢，发

展家业。麋鹿同群，谓过着隐居山林的生活。

〔3〕句：指诗歌。指顾，手指目视。《汉书·律历志》：“指顾取象，然后阴阳万物靡不条鬯该成。”

〔4〕幽渺致张皇：韩愈《进学解》：“抵排异端，攘斥佛老，补苴罅漏，张皇幽渺。”幽渺，指深奥隐微的道理。张皇，张大，引申为阐发。

〔5〕九尺须眉：指男子，古时尺小。杜甫《洗兵马》诗：“张公一生湖海客，身長九尺须眉苍。”

【今译】

江上两座青青的山峰，
那儿有我幽居的简陋草房，
门前没有车马心境平和宁静，
在这炎夏里也自然觉得异常清凉。
以诗书作为家业未能得到功名，
和麋鹿同住山林岁月已很漫长。
在诗句里我任情地指点江山，
深奥幽微的道理我阐发得十分精良，
不要欺我已是须眉皓白的男儿，
我还有豪兴醉倒在美人锦瑟之旁。

寄晁无教

陈师道

【题解】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至四年（公元1097年），诗人寄食于丈人曹州（今山东菏泽）太守郭概家时，晁无教为州教官，二人交往频繁，唱和颇多。这首诗描绘了初春景象和思念晁无教的深情，以及自己年既老而生活热情不衰的情状。诗中回忆了与对方登临谈笑之乐，并化用《庄子·逍遥游》典故及欧阳修诗意，表示对晁氏诗才的高度赞扬。

【原诗】

稍听春鸟语叮咛^{〔1〕}，又见官池出断冰^{〔2〕}。雪后踏青谁与共？花间著语老犹能^{〔3〕}。笑谈莫倦寻常听^{〔4〕}，山院终同一再登。今日已知他日恨，抢榆况得及飞腾^{〔5〕}！

注释

〔1〕叮咛：犹言“殷勤”。

〔2〕官池：指曹州知州府中之池。

〔3〕莫倦：犹“不倦”。寻常听，指平常的话题。

〔4〕今日句：《庄子·逍遥游》：“鹏之徙于南冥也，水击三千里，抟扶摇而上者九万里……蜩（tiáo 蝉）与学鸠（小灰雀）笑之曰：‘我决而起飞，抢（qiāng）榆枋，时则不至，而控于地而已矣；奚以之九万里而南为？’”欧

阳修《赠王介甫》诗：“老去自怜心尚在，后来谁与子争先？”此处化用以上句意，谓晁氏文学成就定当大大超过自己。以大鹏比喻晁氏而自喻为抢（突过）榆枋的小鸟。他日，指将来。况，疑问代词，怎么。

【今译】

刚听到春鸟殷勤地切切私语，
又看见片片流冰浮在官府池塘水面。
雪后初晴，和谁一道去郊外踏青！
我虽已老去，仍能在花前吟咏诗篇。
你我在一起谈笑，
无论怎样平常的话题从不感到烦倦，
一同去登山临水，
在寂静的山中寺院再三地流连。
今日我已能预知将来的遗憾，
我这低飞的小鸟，哪能比得上你鹏飞九天！

春 兴

陈师道

【题解】

这首诗抒写由春光引发的情兴。首二句写东风虽欲肆虐，却已自然地含着暖意，似贬而实褒，又写出野水涨溢，流经沙岸便自成浅滩，眼前景象充满生气，充满春的律动。后二句不说诗人因见细草碧绿欲卧，因见繁花满枝欲赏，却化被动的景物为主动，说“细草无端留客卧，繁枝有意待人看”，赋平常景象以深永的情味。陈衍说“此学杜而却似荆公（王安石）之学杜者”，正点明此诗于寻常处见奇峭，于平易中见功力的特色。

【原诗】

东风作恶不成寒^{〔1〕}，野水穿沙自作滩^{〔2〕}。细草无端留客卧^{〔3〕}，繁枝有意待人看。

注释

〔1〕作恶：闹事。

〔2〕野水：野外的水流。

〔3〕无端：无缘无故，没来由。

【今译】

尽管东风一味顽皮闹事，
却怎么也吹不成清寒，
野外春水涨满，
流经沙岸自然成了浅滩。
嫩绿的芳草没来由地留我躺卧，

枝头有意开遍繁花等人观看。

秦观 六首

泗州东城晚望^{〔1〕}

秦 观

【作者简介】

秦观（公元1049—1100年），字少游，一字太虚，号淮海居士，扬州高邮（今江苏高邮）人。神宗元丰八年（公元1085年）进士，授蔡州教授。哲宗元祐六年（公元1091年）任秘书省正字兼国史院编修官。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坐元祐党籍，出为杭州通判，途中被贬处州监盐酒税，三年，削秩徙郴州。四年，编管横州。元符元年（公元1098年），除名，移广东雷州。三年，放还，至广西藤州卒。秦观青年时即从苏轼游，为苏门四学士之一。工诗文，尤善词章，精工婉丽，为一大家。其诗亦多清婉秀丽之作。有《淮海集》。

【题解】

本诗先绘出“晚望”中一弯白水环绕孤城、朦朦胧胧的俯瞰图，再从听觉描写水中船上的人语声，从“夕霏”中远远飘来的情景，而普普通通的生活图景，因这夕霏的笼罩，便有了一种迥立世外的超尘拔俗之感，意境极其清远。后二句描写林梢青如画的一抹，点出“应是淮流转处山”，仍扣紧“晚望”题旨，绘景缥缈宛如仙境，深具画意和画外的诗意。全诗见出作者清婉的风格，表现出其纯诗人的不凡气质。

【原诗】

渺渺孤城白水环^{〔2〕}，舳舻人语夕霏间^{〔3〕}。林梢一抹青如画，应是淮流转处山。

注释

〔1〕泗（sì）州：《元和郡县志》载，唐开元年间，泗州城自宿迁县移治临淮（今江苏盱眙东北）。《太平寰宇记》云，泗州南至淮水一里，与盱眙分界。清康熙年间，州城陷入洪泽湖。

〔2〕渺渺：远貌。

〔3〕舳（zhú）舻（lú）：舳，船后舵；舻，船头，泛指船只。霏（fēi），云气。

【今译】

远望中一弯白水环绕着孤城，
船上人语声传自缥缈的云雾间。

树林梢头横一抹青色淡美如画，
那该是淮水转折处的远山。

春日五首（录一）

秦 观

【题解】

这是《春日五首》之二，这首诗描绘了春日雨后初晴的景色。首句以轻灵的笔意写夜晚的雷雨，次句写朝阳在雨湿的碧瓦间浮动、闪耀的明丽景象。三四句将带雨的芍药与横卧的蔷薇，写得像娇柔多情的美人那样楚楚可怜。全诗风格纤秀婉丽如其基本词风。元好问《论诗绝句》讥评三四句云：“拈出退之（韩愈）

《山石》句，始知渠（他）是女郎诗。”这样的比较十分不伦，而评语及评态极其偏颇，正如陈衍反评：“诗者，劳人思妇公共之言，岂能有雅颂而无国风，绝不许女郎作诗耶！”此论委实高明。艺术殿堂千门万户，绝不能赞同某一种风格而排斥其他，王国维《人间词话》说得好：“境界有大小，不以是分优劣。‘细雨鱼儿出，微风燕子斜’，何遽不若‘落日照大旗，马鸣风萧萧’；‘宝帘闲挂小银钩’，何遽不若‘雾失楼台，月迷津渡’也。”

【原诗】

一夕轻雷落万丝^{〔1〕}，霁光浮瓦碧参差^{〔2〕}。有情芍药含春泪，无力蔷薇卧晓枝^{〔3〕}。

注释

〔1〕万丝：指雨。

〔2〕霁（jì）光：初晴的阳光。

〔3〕晓枝：一本作“晚枝”。

【今译】

一晚上响着轻轻的雷声，
落下了千万丝细雨。
初晴的阳光浮动在高高低低的屋瓦，
屋瓦更加明亮碧绿。
宛如饱含多情的春泪，
芍药花沾带着点点雨滴，
横卧在清晨枝头的蔷薇，
又是那样地娇柔无力。

秋日三首（录一）

秦 观

【题解】

这是《秋日三首》之二。篇中描绘了诗人碾碎茶饼烹煮、盛以花瓷杯饮之，以及饮茶后呼儿习诵《楚辞》，清雅而充满文化气息的日常生活情景。茶饼用圆月来形容，令人想见其清美。而呼儿习诵的不是通常的经传之属，却偏偏是《楚辞》，似乎就隐微地寄寓了诗人内心深处的愤世嫉俗之情。后二句通过风寂庭静无落叶，唯见“青虫相对吐秋丝”的细腻描写，显示了诗人“静故了群动”的恬淡心境，以及在这恬淡后面深藏着的无所事事的淡淡悲愁。诗风婉曲清丽。

【原诗】

月团新碾瀹花瓷^{〔1〕}，饮罢呼儿课《楚辞》^{〔2〕}。风定小轩无落叶^{〔3〕}，青虫相对吐秋丝。

注释

〔1〕月团：茶名，此形容茶饼。卢仝《走笔谢孟谏议新茶》诗：“开缄宛见谏议面，手阅月团三百片。”瀹（yuè）：烹，煮。

〔2〕课：讲习，学习。楚辞：骚体类文章（赋），创自屈原。后宋玉、景差诸赋，因与屈赋同具楚地方言声韵、风土色彩，故名“楚辞”。

〔3〕轩：堂之前沿，外周以栏，此泛指庭院。

【今译】

碾碎圆月样新的茶饼，
烹煮了用花瓷杯盛起，
饮过清茶呼唤我的小儿。
把《楚辞》好好诵习。
风已停，小院多么寂静，
不再见一片落叶坠地，
只看到树上的青虫，
相对着吐出秋丝细细。

春日偶题呈钱尚书^{〔1〕}

秦 观

【题解】

哲宗元祐二年（公元1087年），秦观以荐应贤良方正能言极谏科试，未第。五年（公元1090年），召为秘书省校对黄本书籍。《王直方诗话》云：“少游为黄本校勘，甚贫。钱穆父（名勰，字穆父）为户书（户部尚书），皆居东华门之堆垛场，少游春日作诗遗穆父云云（指此诗），穆父以米二石送之。”秦观《观辱户部钱尚书和诗饷禄米再成二章上谢》诗，有云“本欲先生一解颐，顿烦分米慰长饥”。本诗首二句描写诗人漂泊京师，沉沦下僚、困顿失意的精神面貌。三四句化用杜诗，写出诗人穷苦已极的生活状况，句中浸透的彻骨酸辛，令人读之不禁悲叹。

【原诗】

三年京国鬓如丝^{〔2〕}，又见新花发故枝。日典春衣非为酒，举家食粥已多时^{〔3〕}。

注释

〔1〕诗题一本作《春日偶题呈上尚书丈丈》。钱尚书：指钱勰（公元1034—1097年），字穆父，钱塘（今浙江杭州）人，吴越王钱俶曾孙。哲宗元祐时曾任户部尚书。哲宗亲政后，任翰林学士兼侍读，因章惇排诋，罢知池州。善诗，与苏轼交谊颇深。

〔2〕京国：京都。

〔3〕日典二句：杜甫《曲江》二首其二：“朝回日日典春衣，每日江头尽醉归。”此处化用其句。

【今译】

京城漂泊三年我两鬓如丝，
却又一度见新花开放在旧枝。
天天典卖春衣并不是为了买酒，
全家人吃粥已有多时。

再遣朝华^{〔1〕}

秦 观

【题解】

《宋诗纪事》卷二十六引《墨庄漫录》：“少游侍儿朝华，姓边氏，京师人。元祐癸酉（八年，1093）岁，少游纳之，尝为‘天风吹月入栏杆’之诗，时朝华年十九也。后三年，少游欲修真断世缘，遂遣归父母家，资以金帛而嫁之。朝华临别，泣不已，少游作诗云云。（秦观《遣朝华》诗云：月露茫茫晓柝悲，玉人挥手断肠时。不须重向灯前泣，百岁终当一别离。）既去二十余日，使其父来云：‘不愿嫁，却乞归。’少游怜而复取归。明年，少游出倅钱塘，至淮上，因与道友论议，叹光景之遒。归谓朝华曰：‘汝不去，吾不得修真矣。’亟使人走京师，呼其父来，遣朝华随去，复作诗云云（指此诗）。时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少游尝手书记此事。”本诗写生别永诀之情，虽忍心遣去爱妾，临别的悲苦之意，仍借景抒发。篇末“夕阳孤塔自崔嵬”，正是迥立的诗人孤独形象的写照。

【原诗】

玉人前去却重来^{〔2〕}，此处分携更不回^{〔3〕}。肠断龟山离别处^{〔4〕}，夕阳孤塔自崔嵬^{〔5〕}。

注释

〔1〕参见本诗【题解】。

〔2〕玉人：美人，指朝华。

〔3〕分携：离别，意同“分首”、“分袂”、“分襟”。

〔4〕龟山：在江苏盱眙县。相传禹治淮，获水神无支祁，锁之龟山之足，即此。

〔5〕崔嵬（wéi）：高耸貌。《诗·小雅·谷风》：“习习谷风，维山崔嵬。”

【今译】

美人前些时离去却又重来，
此地分手不可能再度返回。
龟山离别处深深地悲哀，
唯见孤塔在夕阳中独自崔嵬。

赠女冠畅师^{〔1〕}

秦 观

【题解】

《宋诗纪事》卷二十六引《桐江诗话》：“畅姓，唯汝南有之。其族尤奉道，男女为黄冠者十之八九。时有女冠畅道姑，姿色妍丽，神仙中人也，少游挑之不得，作诗云云。”本诗以清丽的语言描绘了畅道姑动人的美貌、窈窕的体态，并特别勾勒其道姑装束，突出她超然尘外的神仙风姿。诗中并写出畅道姑不为凡间的热闹所扰的宁静心境，且暗示其凛然不可侵犯的冰霜之操。篇末以“落红满地乳鸦啼”这样暄妍的暮春景色作为衬托，更显出与春色一样艳美的畅道姑一心向道、毫无尘缘俗念的人格力量之坚毅。同时句中又深含诗人惋惜其青春虚度之意。

【原诗】

瞳人剪水腰如束^{〔2〕}，一幅乌纱裹寒玉^{〔3〕}。超然自有姑射姿^{〔4〕}，回首粉黛皆尘俗^{〔5〕}。雾阁云窗人莫窥，门前车马任东西^{〔6〕}。礼罢晓坛春日静^{〔7〕}，落红满地乳鸦啼。

注释

〔1〕女冠：女道士。师，对和尚、道士的尊称。

〔2〕瞳人剪水：形容眼波清亮生动，李贺《唐儿歌》：“一双瞳人剪秋水。”

〔3〕乌纱：指道姑黑色的头巾。寒玉，形容道姑清美的容颜。

〔4〕姑射姿：《庄子·逍遥游》：“藐姑射之山，有神人居焉，肌肤若冰雪，绰约若处子。”

〔5〕回首句：白居易《长恨歌》：“回头一笑百媚生，六宫粉黛无颜色”，苏轼《寓居定惠院之东，杂花满山，有海棠一株，土人不知贵也》诗：“嫣然一笑竹篱间，桃李漫山总粗俗”，此处化用以上句意。粉黛，妇女所用化妆品，代指美女。

〔6〕雾阁二句：韩愈《华山女》写一道姑借讲经炫耀姿色，与豪家少年以至宫庭的暧昧关系云：“玉皇颔首许归去，乘龙驾鹤来青冥。豪家少年岂知道，来绕百匝脚不停。云窗雾阁事恍惚，重重翠幔深金屏。仙梯难攀俗缘

重，浪凭青鸟通丁宁。”此处反用其意。

〔7〕坛：祭祷的场所。

【今译】

你明亮动人的眼睛如剪秋水，
小小一束是你纤细的腰肢，
一方乌黑的纱巾裹住你
冷玉般清俊的面庞和身体。
你有着超然世外的神仙风姿，
一回头凡间美女都显得平庸俗气。
你所在的窗阁云雾缥缈，
没有人能够窥见你的踪迹，
任随门前车水马龙东来西往，
繁闹的景象不会扰乱你心境的清虚。
在道坛你作完早晨的祭祷仪式，
春日是这样暄妍、深沉、静寂，
凋零的红花片片撒落在地，
初生小鸦正一声声鸣啼。

晁冲之 三首

留别江子之^{〔1〕}

晁冲之

【作者简介】

晁冲之，生卒年不详，字叔用，一作用道，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说之、补之从弟，未中第，曾受学于陈师道。哲宗绍圣党祸起，说之、补之俱罹党籍。冲之独隐居具茨山（在今河南禹县）下，世称具茨先生。官终承务郎。擅诗名，为“江西诗派”诗人之一。有《晁具茨先生诗集》。

【题解】

本诗当作于绍圣间诗人离开京都去隐居具茨山时。冲之与江端友（字子我）、端本（字子之）兄弟交谊颇深，集中多有寄赠唱和之作。冲之早岁应科举不第，曾授承务郎，长期留连于汴都，其《都下追感往昔因成》诗云：“少年使酒走京华”，又云：“坐客半惊随逝水，主人星散落天涯”，后二句即指绍圣间新党执政人物专以打击“元祐党”人为务，诗人的兄弟、朋辈多遭远贬，他本人虽独得幸免于难，亦不免触目惊心，于是下定决心退隐山林。这首留别江端本的诗便写出了他对政治的失望，以及甘心隐于江湖的意志。但对“平日甚豪今潦倒，少年最乐晚崎岖”的命运，仍不自禁地表露了无可奈何的心情，同时诗中也充满了对京城与友人的眷念之意。刘克庄《后村诗话》评冲之诗“见其意度宏阔，气力宽余，一洗

诗人穷饿醉辛之态”。本诗虽系极度失意时所作，仍可想见其超迈豪放之态。

【原诗】

尽室飘零去上都^{〔2〕}，试于溱洧卜幽居^{〔3〕}。不从刺史求彭泽^{〔4〕}，敢向君王乞镜湖^{〔5〕}。平日甚豪今潦倒，少年最乐晚崎岖^{〔6〕}。故人鼎贵甘相绝^{〔7〕}，别后君须寄一书。

注释

〔1〕江子之：江端本，字子之，开封（今属河南）人。端友弟。早年不赴科举。徽宗初，特补河南府助教。宣和二年（公元1120年），通判温州。南宋高宗绍兴元年（公元1131年），主管临安洞霄宫。冲之与端本兄弟友善，赠诗有云：“江郎淮海秀，经术古同师。温润无前辈，清新有近诗。”（《赠江子我子之》）

〔2〕去：离开。上都，指北宋京都汴京。

〔3〕溱（zhēn）：水名，源出河南密县东北，东南会洧（wěi）水。洧，洧河，即今双洎河，发源于河南登封县东阳城山，东流至新郑县，会溱水为双洎河，入于贾鲁河。卜幽居，用占卜选择隐居之地，此处泛指选择幽居之地。

〔4〕不从句：东晋诗人陶渊明曾为彭泽（故城在今江西湖口县东）县令，后弃官归隐，此用其事，表示不愿作官。

〔5〕敢向句：用唐贺知章事，贺知章晚乞为道士归隐故乡（浙江绍兴），上书求镜湖（又称鉴湖）作放生池，诏许之。此以贺知章自比。

〔6〕崎岖：犹言“坎坷”，谓命运不济。

〔7〕鼎贵：方当显贵。通指显赫贵盛。

【今译】

全家人离开京都出外飘零，
寻找幽栖场所试着去到溱洧流域。
我不希罕让刺史给我做彭泽县令，
却斗胆向君王请求在江湖隐居。
平日我多么豪迈，如今潦倒失意，
少年时最为快乐，老来世路崎岖。
故人显赫贵盛，我甘心同他们绝交，
离别后你千万要将音书寄与。

戏留次褒三十三弟颂之^{〔1〕}

晁冲之

【题解】

细玩诗意，当为诗人在京师挽留即将南游金陵（今江苏南京）的友人而作。首句以想象之笔，描绘江南春泥未干，句中含“雨”字，次句写汴河也将水流潺湲，亦含“雨”字，应寒食前后时令景象。后二句切题，点出“戏留”之意。

【原诗】

白下春泥尚未干^{〔2〕}，汴流更待小潺湲^{〔3〕}。不知汝定成行不，寒食今无数日间。

注释

〔1〕次褒、颂之：姓氏生平未详。

〔2〕白下：指南京。东晋咸和三年（公元328年）陶侃讨苏峻，筑白石垒，后因以为城。故城在今南京市北。唐武德九年（公元626年）更金陵为白下，移治白下故城，故南京亦称白下。

〔3〕汴流：指汴河，流经北宋都城汴京。潺（chán）湲（yuán），水流貌，此暗指雨落水涨。

【今译】

白下城的春泥还没有干，
汴河正等待雨落细流潺湲。
不知你是否能够走得成，
距离寒食佳节还只有几天。

夜 行

晁冲之

【题解】

本诗抒写夜行所感、所见。篇首透露了诗人疏于功名的淡泊心志，“独骑”句化用杜甫诗句而能自出新意。三四句写孤村彻夜灯火通明，“知有人家夜读书”，一方面表示了诗人的赞叹之意，也见出其夜行之久且长。诗风清朗清淡，无一毫雕凿痕迹。

【原诗】

老去功名意转疏^{〔1〕}，独骑瘦马取长途^{〔2〕}。孤村到晓犹灯火，知有人家夜读书。

注释

〔1〕疏：疏淡、疏懒。

〔2〕独骑句：杜甫诗：“古来存老马，不必取长途。”此处化用其意。

【今译】

老来我的功名心变得十分淡薄，
独骑瘦马为的是跋涉长途。
见孤村到黎明还亮着灯光，
知道有人整夜在勤苦读书。

晁补之 四首

赠文潜甥杨克一学文与可画竹求诗^{〔1〕}

晁补之

【作者简介】

晁补之（公元1053—1110年），字无咎，号济北，晚号归来子。济州钜野（今山东巨野）人。十七岁随父至杭州，苏轼嘉许其文，由此知名。神宗元丰二年（公元1079年）进士。历官澶州司户参军、国子监教授、太学正等。为苏门四学士之一。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坐党籍累贬监信州酒税。徽宗朝曾官著作佐郎、礼部郎中，出知河中府。后党论复起，还家，葺归来园，号归来子。大观末起知达州，改泗州，卒于任。善文工词，苏轼称其“为文无所不能，博辩俊伟，绝人远甚”（《晁君臣诗集引》）。诗以古体为主，长于乐府。有《鸡肋集》。

【题解】

这是一首鼓励后生学画的议论诗。诗中先化用苏轼句意，赞美文与可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对客观物象烂熟于心，故画竹能得心应手，如神来之笔。诗人称道张耒外甥随文与可学画，已得其神髓。诗中并以治国之道说明文学画在于总体修养，又如射箭之术在于技巧的纯熟。篇末褒扬克一之舅张耒妙于文理，可作师表。全诗议论风发，文气豪纵。

【原诗】

与可画竹时，胸中有成竹^{〔2〕}。经营似春雨，滋长地中绿。兴来雷出土，万箨起崖谷^{〔3〕}。君今似与可，神会久已熟。吾观古管葛^{〔4〕}，王霸在心曲^{〔5〕}。遭时见毫发^{〔6〕}，便可惊世俗。文章亦技尔，诘可枝叶续^{〔7〕}？穿杨有先中^{〔8〕}，未发猿拥木^{〔9〕}。词林君张舅^{〔10〕}，此理妙观烛^{〔11〕}。君从问轮扁^{〔12〕}，何用知圣读^{〔13〕}。

注释

〔1〕文潜：张耒字文潜，详见后张耒诗所附小传。文与可，文同，字与可，画家兼诗人，详见后文同诗所附作者小传。

〔2〕与可二句：苏轼《文与可画筍谷偃竹记》：“故画竹必先得成竹于胸中，执笔熟视，乃见其所欲画者，急起从之，振笔直遂，以追其所见，如兔起鹘落，少纵则逝矣。与可之教予如此。”

〔3〕箨（tuò）：竹皮、笋壳，此处代指竹。

〔4〕管：春秋时齐相管仲，助齐桓公成就霸业。葛：指三国时蜀汉丞相诸葛亮，佐刘备建立蜀汉。

〔5〕王霸：此处指成就王霸之业的谋略。心曲：内心深处。

〔6〕见：同“现”。毫发：比喻细微，一点点。

〔7〕诂(jù)可句：苏轼《文与可画筍簞谷偃竹记》：“竹之始生，一寸之萌耳，而节叶具焉；自蜩腹蛇蚶，以至于剑拔十寻者，生而有之也。今画者乃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岂复有竹乎？故画竹必先……”此化用其意。诂：何，岂。

〔8〕穿杨：谓善射者能穿杨柳之叶。《战国策·西周》：“楚有养由基者，善射，去柳叶者百步而射之，百发百中。”此处比喻作文、绘画技巧熟练。

〔9〕猿抱木：南朝梁何逊《七召》：“雁闻弦而跼蹐，猿抱木而啾啾。”

〔10〕张舅：指诗人词家张耒。

〔11〕观烛：犹言“观照”，佛教指静观世界，以智慧而照见事理。烛，洞悉。

〔12〕轮扁：古代斫轮的名匠，名扁。《庄子·天道》：“桓公读书于堂上，轮扁斫轮于堂下。”后用作名匠高手的代称。此处指文与可、张耒。

〔13〕圣读：犹言圣人之书。

【今译】

与可画竹的时候，
竹的形神在他胸中已有了全部。
他进行描画就像温润的春雨，
使地下笋苗得以滋长成熟，
兴会淋漓时有如春雷动土，
千万竿绿竹立即长起在山林崖谷。
你如今仿佛与可一样，
对画竹心领神会技艺纯熟。
我看古代的贤相管仲、诸葛
成就王霸大业的谋略早在内心深处。
遇到时机只要稍稍显露，
就可以震惊世俗。
作文章也是一种技艺，
就像画竹哪能一枝一叶地描出。
射箭能百步穿杨总有先中的目标，
没射出便让猿猴惊吓得紧抱大树。
词林杰出的人是你舅舅张君，
作文的妙理他洞悉如照物明烛。
你只要去好好请教那些高手，
又何必要把圣贤书诵读。

题庐山^{〔1〕}

晁补之

【题解】

这首题庐山的诗可以说是不题之题，因庐山胜景佳绝，使诗人发出“不知何处

合题诗”的赞叹，取得了“此时无声胜有声”的效果。诗人似乎特别欣赏前两句，在《由开先万杉栖贤罗汉入城南康守云惜君未至紫霄峰也因此答》诗中又一次使用，只是将“五百僧房缀蜜脾”句变化为“五百伽蓝似蜜脾”。但此二句其实并不见佳，比起黄庭坚《题落星寺》四首其三“蜂房各自开户牖，处处煮茶藤一枝”二句的悠远情韵，要逊色多了。

【原诗】

南康南麓江州北^{〔2〕}，五百僧房缀蜜脾^{〔3〕}。尽是庐山佳绝处，不知何处合题诗。

注释

〔1〕庐山：在江西九江市南，北靠长江，东南傍鄱阳湖。古称南障山。相传秦末有匡俗兄弟七人庐居于此，因而得名。一说以庐江而名。也称匡山、庐阜，总名匡庐。

〔2〕南康：府名，宋太宗太平兴国六年（公元981年）以江西星子县为南康军治。江州：宋以江西浔阳（今九江）为江州。

〔3〕五百僧房：非实指，形容其多，如杜牧《江南春》：“南朝四百八十寺。”蜜脾：蜜蜂以蜜蜡造成连片的窠房，即蜂房。

【今译】

山脚以南是南康府，
江州邻接着山的北边，
五百座僧人的住房，
犹如蜂窠连成一片。
庐山风光处处都佳胜到极点，
真不知该把诗句题写在哪儿？

遇赦北归^{〔1〕}

晁补之

【题解】

哲宗绍圣初，诗人坐党籍累遭贬斥，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远谪信州（今江西上饶）监酒税。次年正月，哲宗死，徽宗即位，诗人遇赦。建中靖国元年（公元1101年），被召为著作佐郎，本诗当作于此年。全诗围绕着“自是人心随境别”这样深切的人生体验，抒写他遇赦北归途中，经行被贬来的险山急水时与当年大不相同的欣喜心情。而对天子的感恩，则通过所听橹声、所见帆色无非欢悦的感受表达出来。全诗以真情实感取胜。

【原诗】

山犹故险水犹奔，无复前年溅泪痕。自是人心随境别^{〔2〕}，橹声帆色尽君恩。

注释

〔1〕遇赦北归：参见本诗【题解】。

〔2〕境：指境遇、遭际。

【今译】

山还是像往昔那样高峻奇险，
水还是像往昔那样湍急奔腾，
我却不再跟前行南来时那样
悲伤得衣襟溅满泪痕。
我真切地体会到随着境遇不同，
人的心情自有天壤之分，
眼前欢乐的橹声、明朗的帆色，
全都浸润着君王的厚恩。

贵溪在信州城南，其水西流七百里入江〔1〕

晁补之

【题解】

绍圣元年（公元1094年），哲宗亲政，新党人物重又登台，苏轼及其门人故旧均遭迫害远谪，补之先被出知齐州（今山东济南），次年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接着又贬亳州（今属安徽）通判。元符二年（公元1099年）九月，远谪信州。本诗写出诗人见到贵溪因千山万壑的障隔，遂向西流的奇异景象，于是借景寄意，表达他被远放的哀怨和对京都无限眷怀的感情，格调清婉隽永。苏轼《和陶诗二十首》有句赞补之云：“高才固难及，雅志或类己”，陈衍则评曰：“晁、张（耒）得苏之隽爽，而不得其雄骏”，更符合实际情况。

【原诗】

玉山东去不通州〔2〕，万壑千岩隘上游〔3〕。应会逐臣西望意〔4〕，
故教溪水只西流。

注释

〔1〕贵溪：信江的一段，由信州（今江西上饶）城南西流七百里入赣江。

〔2〕玉山：即怀玉山，在江西玉山县北。相传夜间山上有异光，又其高势连接北斗，故又名辉山、玉斗山。当吴楚闽越之交，与仙霞、黟山二山脉相连接，山中之水，西出者入江，东出者入浙，为浙江、江西二省的分水岭。

〔3〕隘：阻遏。

〔4〕西望：指西望北宋都城汴京，汴京在信州西北方。

【今译】

高峻的玉山东西，

不能通往邻近的郡州，
千岩万壑如连绵屏障，
阻断了贵溪的上游。
它怕是懂得我西望都城的殷切情意，
因此只让溪水向西奔流。